

皇朝事實類苑序

左朝請大夫權發遣吉州軍州事江少虞撰

古之史者載籍極博其所表見皆不虛書其軼乃時時見子他說不可不知也太史公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至於分散數家之事則甚多疏略後世猶或非之然則自漢以來千有餘歲君臣善惡治亂之外紛紛藉藉日有日繁使論著之心隨在衷撮有所未盡況軼入他說者歷年浸久踈殘之餘不少槩見則史失其傳矣史冊所無有學者不道也錯亂磨滅不可復知者可勝計耶我



宋肇興 聖神克繼二百年太平憲容典踵古治而增
華未有緝燮炳煥可考如今者也不刊信史誠足以表
覈萬代災而秘省邃嚴非外學所得見若其遺文逸說
事美一時語流于載者搢紳先生尚能言之往往皆前
日今世巨公名鄉老師宿儒以其所接于耳目可以警
憲于世者筆之載錄傳紀無慮數十家嘗惜其畔散不
屬難以稽考曩因餘暇備極討論自一話一言皆以附
倫類而整齊之去其文不雅馴或有抵牾者自餘據寔
條次不敢以一字增損總成六十三卷合爲一書名曰

皇宋事實類苑

聖謨神訓朝事典物與夫勲名賢達

前言往行藝術仙釋神怪之事夷狄風俗之殊纖悉備
有釐爲二十四門選義按部考詞就班如出一家語不
待旁搜遠覽而太平遺逸之美麗具在足以觀見當時
風政庶幾乎尚有典刑哉此學士大夫之所欲聞亦喜
傳而樂道也深媿識見淺陋擇焉不精取焉不詳故於
每門之末不敢斷意訖詞篇篇存之將以有望于後之
君子云紹興十五年五月十七日謹序

皇朝事實類苑卷第一

祖宗聖訓

太祖

太祖性至仁聖雖用兵亦戒殺戮親征太原道經潞州麻
衣和尚院躬禱于佛前曰此止以弔伐為意誓不殺
一人開寶中遣將平金陵親召曹彬潘美戒之曰城
陷之日甚無殺戮設若困闕闕則李煜一門不可加害
故彬于江南得王師弔伐之體由 聖訓丁寧也
初梁太祖因宣武府第脩之為建昌宮晉改命曰太寧



宮周世宗復加營繕猶未盡如王者之制 太祖始命改營之一如洛陽之制宮既成 太祖坐正殿令洞開諸門直望之謂左右曰此如我心少有邪曲人皆見之凍水紀聞

錢俶入朝 太祖眷禮甚厚然自宰相以下皆乞留俶而取其地 太祖不從賜還本國復宴餞于便殿屢勸以巨觥陛辭之日俶感泣再拜 太祖命于殿內求一黃袱封識甚密以賜俶且戒以途中密觀洎即望啟之凡數十軸皆羣臣所上章疏俶自是益感懼

江南平遂乞納土

秦亭之西地多陽鎮產巨材森鬱綿亘不知其極止利於戎建隆初國朝方議營造尚書高防知秦州郡地數百里築堡阨其要募兵千餘人為採造務與戎約曰渭之北戎有之渭之南秦有之果獲材數萬本為桴蔽渭而上後藩部率帳屬絕渭奪筏殺防兵出師與我戰我兵剪戮甚衆生擒數十人繫俘于獄以聞太祖憫之曰奪其地之產得無爭乎仍連遼州之殺擾不若罷之下詔厚撫其酋所繫之戎各以袍帶賜優

之遣還其部諸戎泣謝後上表願獻其材五十里於
朝並涑水紀聞

太祖賞與趙中令普議事有所不合 太祖曰安得宰

相如柔維翰者謀之乎普對曰使維翰在 陛下亦

不用蓋維翰愛錢 太祖曰苟用其長亦當護其短

措大眼孔小賜與十萬貫利塞破屋子矣

東軒筆錄

錢俶進寶犀帶 太祖顧謂曰朕有三條帶與此蓋不

同俶請宣示一觀 太祖笑曰汴河一條惠民河一

條五丈河一條俶大愧服其規模豈不宏遠哉

王全斌伐蜀之歲是時大寒 太祖着帽絮被裘御講

武殿毡帳曰此中寒尚不能禦况伐蜀將士乎即脫

所服裘帽遣將持賜全斌其伐江南也曹彬李漢瓊

田欽祚入辭以臣劔授彬曰副將而下不用命斬之

漢瓊等皆股栗畏懼此所以見御將之恩威皆出於

一

太祖皇帝將展外城幸朱雀門親自規畫獨趙韓王普

從幸 上指門額問普曰何不祇書朱雀門須着之

字安用普對曰語助 太祖笑曰之乎者也助得何

事 出湘山野錄

太祖服用儉素退朝常用絕袴麻鞋寢殿門懸青布緣
簾殿中設青布幔 以上出楊文公談苑

太祖少親戎事性好藝文即位未幾召山人郭無為於
崇政殿講書至今講官所領階銜猶曰崇政殿說書
云出傅商公佳話

錢俶初入朝既而賜歸國羣臣多請留俶而使之獻地
太祖曰吾方征江南俶歸治兵以攻其後則吾之
兵力可減半江南若下俶敢不歸乎既而皆如所處

出東軒筆錄

太祖聞國子監集諸生講書喜遣使賜之酒菓曰今之
武臣亦當使之讀經書欲其知為治之道也 出涑水
紀聞

太祖皇帝以神武定天下儒學之士初未甚進用及定卜
郊肆類備法駕乘大輅翰林學士盧多遜攝太僕卿
升輅執綏且備顧問上因嘆儀物之盛詢致理之
致說郭作政
要多遜占對詳敏動皆稱旨他日 上謂左右曰宰
相須用儒者盧後果大用蓋肇於此 出文正公筆錄

今歸田錄無此條

太祖討平諸國收其府藏貯之別庫曰封椿庫每歲國用之餘皆入焉嘗語近臣曰石晉割幽燕諸郡以歸契丹朕憫八州之民久陷夷虜俟所蓄滿五百萬緡遣使此虜以贖贖山後諸郡如不我從則散府財募戰士以圖攻取後改曰左藏庫今為內藏庫出歸田錄魏咸信言故魏國長公主在太祖朝嘗衣貼綉鋪翠襦入宮中太祖見之謂主曰汝當以此與我自今勿復為此飾主笑曰此所用翠羽幾何太祖曰不然主家服此宮闈戚里皆相效京城翠羽價高小民窺利展轉販易傷生浸廣寔汝之由汝生長富貴當念惜福豈可造此惡業之端主慚謝主因侍坐與孝章皇后同言曰官家作天子日久豈不能用黃金裝肩輿乘以出入太祖笑曰我以四海之富宮殿悉以金銀為飾力亦可辦但念我為天下守財耳豈可妄用古稱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苟以自奉養為意使天下之人何仰哉當勿復言

太祖平蜀得孟昶七寶裝溺器擲之于地令杵碎之曰汝以何器貯食似此不亡何待以上見楊文公談苑

此條說郭沫水記聞
中有之

太祖豁達既得天下趙普屢以微時所不足者言之欲

潛加害 太祖曰不可若塵埃中教識天子宰相則

人皆物色之矣自後普不敢復言 出丁晉公談錄

太祖嘗謂左右曰朕每因宴會乘權權至醉經宿未嘗不

悔也

太祖嘗見小黃門損畫殿壁者怒之曰汝可斬也此天

子地解舍耳汝敢敗之耶始平公云

小注

太祖初即位頗好畋獵嘗田獵墜馬怒自狹佩刀刺馬

殺之既而歎曰我耽于逸樂乘危走險自取顛越馬

何罪焉自是遂不復獵

太祖嘗罷朝坐便殿不樂者久之內侍王繼恩請其故

上曰汝謂天子為容易耶早來吾乘快指揮一事而

誤故不樂也孔子曰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太祖有焉

太祖採聰明遠每議邊關關之事纖悉必知有問者自蜀

還 上問曰劍外有何事間者曰但聞成都滿城誦

朱仙長苦熱詩曰煩暑鬱蒸何處避涼風清冷幾時

來 上曰此蜀民思我之來伐也時雖已下荆楚孟

昞有唇亡齒寒之惧而西討無名昞欲朝貢王昭遠

固止之乾德三年祖遣謀者孫遇齋蠟丸帛書間道
往太原結劉筠鈞為援為朝廷所獲 太祖喜曰與師
有名矣孰間者命王王全斌率禁旅三萬分路討之俾
孫遇指畫山川曲折閣道遠近令工圖之面授神策算
令王全斌往焉曰所剋城寨止籍器甲芻斛耳若財
帛盡分結戰士王師至蜀景遣王昭遠帥師來拒未
幾相繼就擒祖始降執泉祀赴闕大將王仁贍自劔南
獨先歸闕乞見恐彰已惡歷教全斌等教將貪黷財
貨縱兵弛律俱為所訴反欲以自蔽 太祖笑謂仁

贍曰納李廷珪妓擅開豐德庫取金寶此又誰耶惶
怖叩伏待罪 上又曰此行清介畏懼止有曹彬一
人耳臺臣請深治蜀諸將橫越之惡 太祖盡釋之
以上出涑水紀聞

太祖即位後遣王全斌劉光義為先鋒曹彬為都監沈

王自大散關入船自夔峽而入水陸齊攻

義倫為行營判官收復西蜀無何全斌殺降三千人
是時曹不從命但收其文案不署字王曹沈等回 太
祖傳宣送中書取劾勅左右曰方克復西蜀回雖殺降
兵亦不可便業劾今後 陛下如何用人 太祖曰

不然河東江南皆未歸服若不勦^後恐今委任者轉
亂殺人又曰曹彬但退不干你事曹不退但叩頭伏

罪曰是臣同商議殺戮降兵朝廷問罪臣首合誅戮

太祖見曹如此皆與原之王授金州節度餘皆進擢

之忽一日宣曹并潘美曰命汝收江南又顧曹曰更

不得似往時西川亂殺人曹徐奏曰臣若不奏又恐

陛下未知曩日西川原不是臣殺降卒緣臣商量因

執不下臣見收得當日文案元不肯署字太祖令

取進呈覽之又謂曰卿既商量不下何為對朕堅自

伏罪曰臣與王全斌等同奉陛下委任若王全斌

等獲罪臣獨清雪不為穩便臣是以一向伏罪太

祖曰卿既自欲當辜如此又安用留此文字曰臣從

初謂陛下必行誅戮臣留此文書令老母進呈乞

全老母一身太祖尤器過之又潛謂曰但只要他

歸服慎勿殺人是他無罪只是自家着他不得卿切

會取曹曰謹奉詔旨不敢違越今國家享無疆之休

良由是耳曹之四子璨瑋琮珣皆享豐祿豈非餘慶

手出了晉公談錄

手出了晉公談錄

宋白言開寶九年雩祀西洛陰雨踰月齋宿之旦尚未

霽 太祖遣中使禱無畏三歲增與之誓言倘不即

止毀其浮圖又俾近臣齋格空兩與嶽神宿齋日雨不止

當施桎梏于汝至太極殿齋宿辰巳間雨霽洛陽令

督役夫輩除道上泥布乾土及郊祀還御明德門賜勅勒衛王歸營車駕還宮而復作無畏

胡僧唐開元中至長安玄宗甚礼重之每祈雨輒應

事具李德裕次柳氏舊聞及李華碑見楊文公談苑

太祖既納趙韓王之謀數遣使者分詣諸道擇選精兵

凡其材力技藝有過人者皆收補禁軍聚之京師以

備宿衛厚其糧賜居常躬自按閱訓練皆一以當百

諸鎮皆自知兵力精銳非京師之敵莫敢有異心者

由我 太祖能強幹弱枝致治于未亂故也

太祖征河東圍太原久之不拔宿衛之士皆自奮告曰

蕞尔城而久不下者士不致力故也臣等請自往力

攻必取之 上曰固止之吾蒐簡訓練汝曹比至於成心盡力竭矣汝

曹天下精兵之髓而吾之股肱爪牙也吾寧不得太

原豈可糜滅汝曹于此城之下哉遂引兵而還軍士

聞之無不感激往々有出涕者

太祖征李筠河東遣其宰相衛融將兵助筠融兵散敗
生獲之青上面貴其助亂因謂曰朕今救汝能為
我用乎對曰臣家四十口皆受劉氏溫衣飽食何忍
負之 陛下雖不殺臣終不為 陛下用得間則
走河東耳 上怒命以鉄搥之其首曳出融曰人誰
不死得死君事臣之福也 上曰忠臣也召之于御
座前傳以良藥賜衣帶及鞍勒拜大府卿 王師平
江南徐鉉從李煜入朝 太祖讓之以其不早勸李
煜降也鉉曰臣在江南備位大臣國亡不能止罪當
死尚何所言 上悅撫之曰卿誠忠臣事我當如是事
李氏也 並見涑水紀聞

開寶中趙普猶秉政江南後主以銀五萬兩遺普白
太祖 太祖曰此不可不受但以書荅謝少賂其使
人可也普叩頭辭讓 上曰大國之體不可自為寢弱
當使之勿測既而後主遣其事從善入貢常賜外密
賫白金如遺普之數江南君臣始震駭服上之偉度
出楊文公談苑

太祖明聖慈惠歷代創業之主不可比也初陳橋為三

軍擁迫而回不得已而狗衆懇乃先與三軍約曰汝等入城不得驚動府君庫不得殺害百姓不得取奪財物能得後吾令則不違汝推戴於是三軍曰不敢違命出丁晉公談錄

太祖將親征軍校有獻手搥者上問曰此何以異于常搥而獻之軍校密言曰陛下試引搥首視之搥首即劍柄也刃有刃韜于中平居可以為杖緩急以備不虞是上笑投之于地曰使我親用此物事將何如當此時此物固足恃乎

太祖親征澤潞中書舍人趙達達憚涉山險稱墜馬傷足止于澤州及師還當草制復称疾上怒謂宰相論達人臣乃敢如此遂貶房州司戶以上出涑水紀聞

太祖皇帝得天下破上黨取李筠征維揚誅李重進皆一舉蕩滅知兵力可用僭偽可平矣常語太宗曰中國自五代以來兵連禍結帑庫虛竭必先取西川次及荆廣江南則國用富饒矣今之勅敵正在契丹自開運以後益輕中國河東正扼兩藩蕃若遽取河東便與兩藩接境莫若且存繼元為我屏翰候我完定取

之未晚故 太祖末年始征河東 太宗即位即一
舉平晉也

周廣者開寶中為內外馬步軍都頭親近好言外事一
日白 太祖曰朝廷遣使吳越錢俶南面坐旁設使
者位俶雖貴極人臣民無二上而奉命者不正其名
此大辱國 太祖曰汝頗能折之否廣曰臣請行
上即日遣廣為使俶猶襲故態廣曰比肩事主不敢
就席俶遂移床西向正賓主之禮復命廣氣甚驕將
希寵賞 太祖曰汝蓋倚朝廷威勢不然者俶何有

於汝哉廣大慙其御下之英略如此

劉鋹性絕巧自結真珠鞍勒為龍戲之狀獻 太祖

太祖以示尚方工皆駭服償以錢三百索 上謂左

右曰移此心勤民政不亦善乎鋹在閩中多置醜以

毒臣下 太祖幸講武池從官未集鋹先至詔賜卮

酒鋹心疑之捧杯泣曰臣承祖父基業違拒朝廷至

煩王師致討罪在不赦 陛下既待臣以不死願為

大梁布衣觀太平之盛未敢飲此酒 太祖笑謂之

曰朕惟推赤心于人腹中安有此事即取鋹酒自飲別

酌以賜銀、慙謝

太祖善取豪傑得人死力居常多幸講武池臨流觀習
水戰因謂左右田人皆言亡身志為國死者然皆人之所難
言之易耳時禁衛將帥軍廂皆侍側有天廂李進卿
前對曰如臣者令死即死耳遂躍入池中 上急令
水工數十人救之得免幾于委頓 上左右內侍數
十人皆善武藝伉健人敵數夫騎上下山如飛其慰
撫養育無所不至然未嘗假其威權泗州檻生虎來
獻 上令以全羊臂與之虎得全肉決裂而食氣甚
猛悍欲觀之也俄口喏不合視之有骨橫鯁咽中
上目左右內侍李承訓即引手探取無所畏常因御
五鳳樓有風禽骨東南角樓鷓尾上 上顧左右曰
有能取之否一內侍失其姓名攝衣舉屋椽以登緣
歷危險取之以獻觀之胆落蓋試其趨捷也

太祖始自總戎為士卒畏服及踐祚善訓我旅隸兵一
籍者多以配雄武軍自此或習試武藝或角力鬥毆
以教勝負漸增俸給遷隸上軍十月浚騎兵皆侵晨
出城習馬至暮埽飼馬不合雖苦寒馬常冷耐辛苦

不甚肥盛初議取蜀有天武軍王武超曰西川除
在天上不可到若舟車足跡可至必取之耳士皆賈
勇思奪平蜀止六十一日用精兵才七千人
居常衛士直廬中或給以棊秤令對奕為樂曰此從端
居終日無他思慮以此使之適情耳

太祖平蜀擇其親共兵驍勇者百餘人補內殿直別立班
號院川殿直南郊賞給丸比本班減五千遂相率擊登
聞鼓訴其事上大怒曰朝廷給賜自我而出安有
例哉盡捕連違狀者四十人斬于市餘悉配隸下軍遂廢

其班一日內酒坊火悉以監官而下數十人棄市
詰得遺火卒縛于火中自是內司諸署莫不整肅並
見楊文公談苑

太祖時李漢超鎮關南馬仁瑀守瀛州韓令坤常山賀
維忠易州何繼瑄筠隸隸州郭進西山武守琪晉陽李謹
溥隰州守李繼勳昭義趙贊延州姚內斌慶州董遵
誨環州王彥昇原州馮繼業靈武兗摧之利悉以與
之其貨易則免其征稅故邊臣皆富於財以養死士
以募謀者夷人之情狀山川道路罔不備見而周知之

故十餘年無東西之憂北出東齋記事

太祖將改年號謂宰相等曰須出古來未嘗有者宰臣以

乾德為請三年正月平蜀宮人有入掖庭者太祖因閱

其奩具得鑑背字云乾德四年鑄大驚曰安得四年鑄

出此鑑以出示宰相皆不能對乃召學士陶穀實像問

之像曰蜀中主曾有此號鑑必蜀中所得太祖大

喜曰作宰相必用讀書人自是大重儒臣矣

太祖躬履儉約多所減損常服澣濯之衣乘輿服用皆

尚質素寢殿設以青布緣幃簾宮中闈幕無文采之飾

常出麻履布裳賜左右曰我舊所服者也出聖政錄

太祖初臨御欲知外事有史珪者常為隊長掌衛殿簾

事入白頗得實後有德州刺史郭貴知荊州刑貴之親

吏在德州為奸知州國子丞梁夢昇以法繩之貴素

與貴善珪以事告珪圖去夢昇記紀以紙伺便言之一

日探懷中所記進曰祇如德州梁夢昇欺蔑刺史郭貴幾

至死上曰此必貴所為不法夢昇真清強吏取記

紙召黃門傳中旨以夢昇為贊善大夫既行又曰與

左贊善珪慙快而退俄坐漏禁中語黜官

太祖時趙普為相車駕偶出因忽幸其第時兩浙錢王
俶方遣使致書及海物十瓶普方置在廡下會車駕
至倉猝迎不及屏也 上顧見問何物普以實對
上曰此海物必佳即令啓之皆滿貯瓜子金也普皇
恐頓首謝曰臣未發書實不知若知之當奏聞而却
之上笑曰但受之無妨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
耳事實

開寶中教坊使衛某年老當外補援後唐故事求領小
郡 太祖曰伶人為刺史豈治朝事尚可法耶第令

於本部中遷叙乃以為太常大樂令 出澠水燕談

自唐保天大後歷肅代藩鎮遂不復制以及五代之亂

太祖即位罷藩鎮推擇文臣使治州郡至今百餘年
生民受賜每一詔下雖擁重兵臨大衆莫不即時聽
命

太祖既好讀書常曰堯舜四凶之罪止從投竄何近代
法網之密哉盖有意措刑矣並出事實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皇朝事實類苑卷第一

皇朝事實類苑卷第二

祖宗聖訓

太宗

太宗嘗謂皇屬曰朕即位以來十三年矣朕守儉素外
絕游觀之樂內却聲色之娛真實之言固無虛飾汝
等生于富貴長自深宮民庶艱難人之善惡是必未
曉略說其體豈盡余懷夫帝子親王先須克己勵精
聽言納誨每着一衣則憫蠶婦每食一食則念耕夫
至于聽斷之間勿先恣其喜怒朕每親臨庶政豈敢

憚于焦勞禮接羣臣無非求于啓沃汝等勿鄙人短
勿恃已長乃可求永久富貴以保終吉先賢有言曰
逆吾者是吾師順吾者是吾賊不可不察也

淳化三年 太宗謂宰相曰治國之道在乎寬猛得中
寬則政令不成猛則民無所措手足有天下者可不
慎之哉呂蒙正曰老子稱治大國若烹小鮮夫魚擾
之則亂近日內外皆來上對求更制度者甚衆望
陛下漸行清淨之化 上曰朕不欲塞人言路至若
愚夫之言賢者擇之亦古典也趙昌言曰今朝廷無

事邊境寧謐正當力行之好事之時 上喜曰朕終日
與卿等論此事何愁天下不治苟天下治民之官皆
如此留心則刑清訟息矣

太平興國九年 太宗謂宰相曰朕每日所為自常節
晨視事既罷便即觀書深夜就寢五鼓而起盛暑
晝日亦未晝嘗寢乃至飲食亦不過度行之已久甚
竟得力九人食飽無不昏濁倘四肢無所運用使就枕
血脉凝滯諸病自生欲求清爽其可得乎老子云我
命命用在我不在於天全係人之調適卿等亦當加意無

自輕于攝養也

上嘗御便座錄京城繫囚至曰是近臣或以勞苦過甚
上曰不然倘恩及無辜使獄訟平反不致枉撓朕意
深以為適何勞之有因謂宰相曰國家設官分職本
為治人如受任居外悉能盡公決斷焉有不治之事古
人宰一邑治一郡致飛蝗避境虎渡鳳集臣下為政
尚能致茲感應若帝王用意惠民申理冤滯豈不感
召和氣朕孜孜求治今得天下安泰亦其效也宋琪
曰天下治亂係在一人陛下臨御十年勤勞致治

陰陽和順寰宇寧謐每日前殿所談止在刑政退朝
惟觀古史究歷代興亡善惡之事以往準古成感憲上資
神聖中外幸甚

上謂侍臣曰法律之書甚資政理人臣若不知法舉動
是過苟能讀之益人知識比來法寺斷案多不識治
體侍臣曰今天下所上案牘獄情已定法官上閱宰
定刑事之虛實不可改也當在精擇知州通判庶知
清獄訟若州縣得良吏一二其下必無冤人上曰
然之

靈州河外塞止李瓊以城降賊有司將坐其家屬上
曰窮邊孤壘又無援兵緣坐之法朕不行也二年北
虜寇邊人將言文安大成二縣監軍棄城遁走請以
軍法論上遣軍吏誅之既行謂之曰此奏尚有疑
得毋所部台之耶當詳而後決使至部之乾寧軍
令部送民入城非擅離所部遽釋之上之明察如
此

上謂宰相曰朕於黎民孜孜訪問欲務令其得所感悅
人情亦不難致且虎狼之性最為難禦然而能畜虎

者以時飼之使知養育之意伏牙藏爪而况于人乎

因思君臣之間要在上下情通即事無疑碍若稍間

隔豈能盡致理之道古人有言君視臣如手足則臣

視君如腹心君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讎此言

甚有理理致宋琪曰易卦乾在上坤在下謂之否此天

氣不下降地氣不上騰之謂也坤在上乾在下謂之

泰此天地交泰之象也則知君臣之道必在情通乃

能成天下之務上悅

上聞汴水輦運卒有私貿易者謂侍臣曰幸門如鼠穴

何可塞之但去其尤者可矣篤工揖師苟有少販鬻
但無妨公不必究問問冀官物之大無至揖折損可矣呂
蒙正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小人情偽在
君子豈不知之若大度兼容則萬事兼濟曾參不擾
獄市者以其兼受善惡窮之則奸慝無所容故慎勿
擾也聖言所及正合黃老之道並事實

至道二年夏大旱遣中使分詣五岳祈雨學士草祝

上自書名隨其名設香再拜而遣之王禹偁時在翰
林上言五嶽視三公從前祝版御署已踰禮典固無故

君上親書之理 上署之紀紙尾云昔成湯剪爪爪斷髮

禱桑林之社尚無愛矧為百姓請命豈于筆札而有
所惜哉

內侍王繼恩平李順之亂中書議以為宣徽使 太宗

曰宣徽者執政之階也朕覽前籍多矣皆不欲宦者
預政可授以他職宰相懇言繼恩有大功合任昭宣
使河州團練使非此拜不足以為賞 上不悅因召
翰林學士張洎洎錢若水議置宣政之名班在昭宣使
之上以授之加領順州防禦使

登州海岸林中常有鷹自高麗一夕飛渡海岸未明至者絕俊號曰海東青淳化中夏帥趙保忠得獻上上歎曰朕久罷畋遊盡放鷹鷹犬無所事此今即以賜卿當領之也並楊文公談苑

興國中張觀樂史鎖廳合格不得進士及第祇以為幕職官太宗之愛惜科名如此出絕水燕談

史館正觀三年置以宰相監脩復有修國史之館脩撰直館之員集賢院自開元五年置麗正脩書院於集賢殿十三年改為集賢殿以麗正書院為集賢書院

有學士侍講學士之名後置大學士以宰相領之并

有脩撰校枝理直院之職正元中增置校書正字梁氏

都沐正明中以今古長慶門東北小屋十數間為三

館湫隘卑庫早庫周廬微道在旁衛士騎卒喧雜每受詔

有所撰述徙他所以就之太宗即位因臨幸園覽

曰若此之陋何以待天下賢俊耶即日詔有司度左

昇龍門東北車府地為三館棟宇宏大自然舉役車駕

再臨視勞賜工卒又令作園圍植卉木引金水河以

注焉西序啟便門通乾元殿以行幸三年春新館成

賜名崇文院悉遷西館書分布西廊為集賢書庫南
廊為昭文書庫西廊分經史子集南廊為史館書庫
初平蜀得一萬三千卷平江左三萬卷又叅以舊書
為八萬卷尺六庫比用雕木架青綾帕幕之昭文館
集賢殿大學士監脩國史常之宰相兼領此外有史
館脩撰直史館集賢院直學士檢理之名淳化中復
置直昭文館道集賢院亦有脩國史崇文院檢詩編
脩祇候皆無定員不嘗置

太宗詔置諸儒編故事一千卷曰太平總類文章一千

卷曰文苑英華小說五百卷曰太平廣記醫方一千
卷曰神醫普救總類成 帝日覽三卷一年而讀週
賜名曰太平御覽

太平興國八年日本國僧奝然至言其國傳襲六十四
世矣文武僚吏皆是世官 上顧宰相等曰此蠻夷
耳而嗣世長久臣下亦世官頗有古道中國自唐季
海內分裂五代世數尤促大臣子孫鮮能繼述父祖
基業朕雖德不及往聖然而致之來治未嘗敢自暇
逸深以改遊聲色為成所冀上穹降鑒亦為子孫長

久計使皇家運祚久長而臣僚世襲祿位卿等各思
盡心輔朕無使遠夷獨享斯美

太宗尤重內外制之任每命一舍人必咨詢宰輔求才

賢兼美者先召與語觀其器識然後授之嘗謂近臣

曰詞臣之選古今所重朕嘗聞人言朝廷命一舍人

六姻相賀諺以為一佛出世豈容易哉郭鷲鷲南府人

朕初即位以其樂在詞筆遂命掌記誌頗聞制書出人

或哂之亦且素無時望不稱厥位朕亦為之醜顏業

已進用亦終不令入翰苑後因覽唐書故事見其多

自卑位作學士者遂令杜鎬檢閱錄唐朝學士不拘

品秩自校書正字畿尉至尚書皆得為之會官祿丞

尹少連上書引馬周遇太宗事其詞多捍闔 上異

其才召試何以措刑論文理可觀即欲超擢詢及樞

宰無有知少連名者慮不協時望遂止蘇易簡薦吳

人浚儀尉周亨俊拔可任因御試首舉人遂令亨考

校臨觀以語以察其器局俾易簡索其文章得白花

鷹賦以比張茂先鷓鴣之作文采亦可尚 上意其

非大器也語易簡曰且可令序遷京秩更徐觀之改

光祿寺丞月餘遇暴疾卒 上之衡鑒精審如此 楊文公談苑

太宗常謂侍臣曰國若無內患必有外憂若無外憂必有內患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為之防惟奸邪無狀若無內患深可懼焉帝王當合用心如此

太宗初即位幸左藏庫視其儲積語宰相曰此金帛如山用何能盡 先皇居常焦心勞慮以經費為念何其過也薛居正等聞 上言皆喜其後征晉陽討幽薊歲遣戍邊用度浸廣鹽鐵權酷閔市礬茗之禁彌

峻

太宗嘗謂近臣曰俟天下無事當盡蠲百姓租稅終以多故不果故錢若水言至道中常掌樞密

太宗嘗至玉華殿議邊事議既定向敏中取紙筆將批之 上曰卿大臣不當自作文字李揆在外否 耶台入授具意令其草之時揆承旨也

太宗留心政事淳化五年自署一幅云勤公潔已奉法除奸惠愛臨民始可稱良吏本官有俸並給見緡凡手札三十餘通命有司擇京朝官之有課最者賜之

錢若水授行

殿中丞李虛已以循良清白預其選得知遂州虛已
作叙感詩以獻自陳祖母年八十餘喜聞其孫中循
吏之目上喜甚批紙尾云吾真得良二千石矣賜
錢五百緡以遺祖母翌日對宰相言及之已云與五十
緡丞相曰前所賜五百緡上曰此誤也不可以追
改虛已父演舉進士年六十餘以母老求致仕得著
作佐郎有詞學清苦虛已亦純學篤慎家極貧雖至
尊之誤筆乃天之所賜如郭巨得黃金尋飛錢之比
欣然自是詔閣門不得受群臣詩賦雜文之獻欲自

薦者授文于中書宰臣第其臧否上之並楊文公談

太宗淳化五年日歷載上謂侍臣曰聽斷天下事直
須耐煩方盡臣下之情者昔莊宗百戰得中原之地然而
守文之道可謂惜然矣終日湛飲鄭衛之聲與胡家
樂合奏自昏徹旦謂之聒帳半酣之後置至略酒篋沉
醉射弓——至夜不已招箭者但以物擊其銀磬言鼓
音中的與俳優輩結十弟兄每畧與近臣商議事必
傳語伶于人叙相見遲晚之由縱兵出獵涉旬不反于
優倡揉儻襟之中復自矜矜寫春秋不知當時刑州政何如

也。蘇易簡書于時政曰：上自潛曜以來多詳延故老，問以前代興廢之由，銘之于心，以為鑒戒。上來教事皆史傳不載，秉筆之臣^得以記錄焉。退朝錄

太宗將討太原，選軍中驍勇矯捷者數百人，教以舞劍。皆能擲劍高丈餘，袒裼跳躍，以身左右承之，妙絕無比。見者莫不震懼。會北戎使至，宴便殿，因令劍舞者數百人，科頭露股，押劍而入，跳擲承接，霜鋒露刃，飛舞滿空，戎使懼形于色。淮海國王錢俶等驚懼，不敢仰視。俶言于上曰：此尚書所謂如虎如貔如熊如

罷者也。上甚悅。及親征，每巡城督戰，必令前道逞伎賊棄城望之破胆。

太宗詔作上清宮，謂左右曰：朕在藩時，太祖特鍾愛賞賚，不可勝紀。今悉貿易以作一宮，為百姓請福，不令費庫物。王沔曰：土木之作必有勞費，不免取百姓之膏脂耳。上默然。既營繕，命中人董役，夫常不滿三千人。三司率多移撥五百人給他作中人言于上。上曰：有司所須之人皆要切，汝自當與計。議圓融，勿令有妨。既而數年功不就，言事者多指之。

遂令罷役歲餘內道場與道流言及之上即令出
南宮舊金銀器數萬兩鬻于市以給工錢訖其後宮
成常服一詣焚香而已

至道初李繼遷遣其大校張浦入貢上御便殿召衛
士百輩習射御前所挽弓皆一石五斗以上先是賜
繼遷一弓皆一石六斗繼遷皆以朝廷威示虜謂非
人力所能挽至台衛士皆引滿平射有餘力上問
浦戎人敢敵否浦曰蕃部弓弱矢短但見此長大固
已遠道豈敢拒敵上悅後以浦為鄭州防禦使留

京師

有司歲請竹索以脩河橋其數至廣太宗曰渭川竹
千畝與千戶侯等自河渠之役歲調寢廣民間竹園
率皆荒廢為之奈何呂端曰芟葦亦可為索後唐莊宗
自楊留口渡河為浮梁用葦索上然之分遣使臣
詣河上列葦為索皆脆不可用遂寢當莊宗渡河蓋
暫時濟師也並見楊文公談苑

兖王宮翊善姚坦好直諫王常作假山所費甚廣既具
屬置酒共觀之象皆褒歎其美坦獨俛首不視王強

使視之担曰但見血山耳安得假山王驚問其故坦
曰在舍時見州縣督稅上下相驅峻急里胥臨門捕
人父子兄弟送縣鞭血流身愁苦不聊生此假山皆
民租稅所為非血山而何是時太宗亦為假山亟
命毀之王每有過失坦未嘗不盡言規正宮中自王
以下皆不喜左右乃教王詐稱疾不朝太宗日使
視之逾月不瘳上甚憂之召王乳母入宮問疾王
增損狀乳母曰王本無疾徒以誦善姚坦檢束王居
曾不得自便王不樂故成疾耳上怒曰吾選端士
為王僚屬者固為輔佐王為善耳今王不能用規諫
而又詐疾欲使朕逐去正人以自便何可得也且王
年少未知出此必爾輩為之謀耳因坐^命梓至後園杖
之數十召坦慰諭之曰卿居王宮為羣小所嫉大為
不易卿但能如此毋患讒言朕必不聽田錫^好直諫
太宗或時不能堪錫從容奏曰陛下日往月來養
成聖性上悅^亦益重之出聖政錄

太宗銳意文史太平興國中詔李昉扈蒙徐鉉張洎等
門類羣書為一千卷賜名太平御覽又詔昉等撰集

野史小說為太平廣記五百卷類選前代文章為一千卷曰文苑英華 太宗閱御覽日三卷有閱則暇日追補之嘗曰開卷有益朕不以為勞也 出澠水燕談

太宗嘗謂侍臣曰朕萬機之暇不廢觀書見前代帝王行事多矣苟自不能有所剽裁全倚于人則未知措身之所因言宋文帝恭儉而元凶悖逆及隋楊素邪佞唐許敬宗諂諛之事侍臣聳聽蘇易簡曰披覽舊史安亂危治亂盡在聖懷斯社稷無窮之福也

上覽兵法陰符經嘆曰此皆詭詐奇巧不足以訓蓋奸雄之忠也至論道德經則曰朕每讀至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未嘗不三復以為規戒王者雖以武功克受終須用文德致治朕每日退朝不廢觀書意欲酌先王成敗而行以盡損益益意也

太宗親征太原次澶淵太僕寺丞宋捷者掌出納行在軍儲迎謁道左 太宗見姓名喜以為我師必有捷之兆車駕將至令語攻城諸將曰我端午日置酒高會于太原城中至癸未繼元降乃五月五日也

太宗謂曹彬曰朕令潘美出雁門先取應雲卿以大軍

右曰昔楊震講學有鶴鶴脚鷓墜堂下亦此類也 見帝學

上讀老子語侍臣曰伯陽玉五千言讀之甚有益治身治國之道並在其內至云善者吾亦善之不善者吾則不善之此云善惡無不包容治身治國者其術如此若每事不能容納則何以治天下哉

太平興國八年 上顧宋琪李昉等曰朕因思問里問間每日焚香祝天子萬歲次大臣同壽朕與卿等焉得不日思善事以副億兆之禱宋琪曰臣等蒙 陛下

不次擢用又承戒諭豈敢為不善之事以負宸恩惟思公勤庶萬不負一咸再拜謝 並事實

太宗喜弄碁諫臣有乞貶竄碁待詔賈玄相於南州者且言玄每進新圖妙勢悅惑明主而萬機聽斷大致壅遏後恐坐馳霄襟神氣滯鬱 上謂言者曰朕非不

知聊避六官之感耳卿等不須上言 湘山野錄

太宗作九絃琴七絃阮嘗聞其琴蓋以宮絃加二十絲號為大武宮絃城減二十絲號為小武其大絃句向下宮徽之一徽定其殺句小絃句向上宮徽之一徽定其殺句

聲言取幽州而持重緩行虜聞之必聚勁兵於彼不
復出援山後矣既而美果下寨朔靈應重進得山後
要害地

上親錄京師擊囚繫謂近臣曰為君勤政即得感召和氣
如後唐莊宗不恤國事惟務畋遊動經洽旬每出大
傷苗稼及還蠲其租稅此甚不君也張尤曰莊宗兼
惑子於音律縱酒自放中官典郡者數人上曰大凡
人君以節儉為本仁恕為念朕在南衙時亦嘗留心
音律今來非朝會未嘗張樂每旦下藥多以鹽湯代

酒鷹犬之娛素所不好且多殺飛走真酷天所不許
朕常以此為戒以上見事實

帝語左古日史館所脩太平總類自今日進三卷朕當
覽宋琪曰陛下好古不倦觀書為樂然日覽三卷
恐至罷倦帝曰朕性喜讀書開卷有益每見前代
興廢以為戒監雖未終盡記其未聞未見之事固已多
矣此書千卷朕欲一年讀編因思好事之士讀萬卷
亦不為難大凡讀書惟性所好若具不好讀書亦不
入昨日讀書從已至申有鶴飛上殿砌至罷方去左

太宗嘗酷愛宮調中十小調子乃隋賀若弼所撰其聲與意及用指取聲之法古今無能加

者十調者一曰不博金二曰不換玉三日夾泛四

曰越溪吟五日越江吟六曰孤猿吟七日清夜吟八

日月下閨蟬九曰三清外一調最古忘其名琴家祇

命曰賀若弼太宗嘗謂不博金不換玉二調之名

頗俗御改不博金為楚澤涵秋不換玉為塞門積雪

命近臣十人各探一調撰一詞蘇翰林易簡探得越

江吟曰神仙神仙瑤池宴片片碧桃零落春風晚翠

雲開處隱々金輦挽玉鱗背冷清風遠文瑩京師編

尋琴阮待詔皆云七絃阮九絃琴藏秘府不得見

湘
山野錄

太宗善飛白其字大者方數尺善書者皆伏其妙又小

草特上語侍臣曰朕君臨天下亦何事筆硯但心好

之不能捨耳江東人多稱能草書累召詰之殊未知

向背但填行塞白益裝成卷帖而已草字學難完飛白

筆勢難工無亦恐自此廢絕矣以數十軸藏于祕府

上嘗作弈碁三勢使內侍裴愈持以示三館學士莫能曉

者其一曰獨飛天鶩勢其二曰對面千里勢其三曰
大海取明珠勢皆上所製上親指授喻令語諸
學始能曉之皆歎伏神妙前後召待詔等對奕多能
覆局為圖藏于祕府古碁圖之法以平上去入分四
隅為記交雜難辨徐鉉改為十九字一天二地三才
四時五行六宮七斗八方九州十日十一冬十二月
十三閏十四雉十五望十六相十七筮十八松十九
客以此易古圖之法甚為簡使並楊文公談苑

賈黃中字媯民滄洲人耽之四代孫太宗時以給事

參知政事召見其母王氏命坐與語曰教子如此
今之孟母矣作詩美之未幾罷知澶州太宗戒之
曰小心翼翼君臣皆當如此矣太過則失大臣之體
太宗謂其母有賢德年七十餘未衰與之語甚敏因
近臣曰黃中多憂畏必先其母死及其卒母尚無恙
出范蜀公蒙求

太宗曰古者一夫耕三人食尚有受其餒者今殆二十
人矣東南之浴俗連村跨邑去為僧者蓋慵稼穡而避
征役耳泉州奏奉未剃僧尼係籍者四千餘人其已剃

者教萬人尤可驚駭 見事實

六月丙命供奉官藍敏正賫御草書五軸藏祕閣史館
修撰張泌直祕閣朱昇率三館之士登閣以觀之信
神筆也敏正仍言 上雖盛暑之時華札未嘗釋手
服勤樂 前代帝王皆所不及泌等相謂曰萬乘之
尊尚勤篤若此臣子當何如哉各瞻翫移時而退

淳化三年九月 太宗新脩祕閣 帝登閣觀群書整
齊喜形于色謂侍臣曰喪亂以來經籍散佚周孔之
教將墜于地朕即位之後多方收拾抄寫御名同音募今方

及數萬卷千古治亂之道並在中矣即召侍臣賜坐
仍命酒台三館學士領馬日晚還宮領昭宣使王繼
恩曰亦可台傳潛戴興令至閣下恣觀書籍給御酒
諸將飲宴潛等皆典禁兵 帝欲其知文儒之盛故
也已上見蓬山志

皇朝事實類苑卷第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皇朝事實類苑卷第三

祖宗聖訓

真宗

龍圖閣直學士陳彭年因次對論儒術汙隆君臣難易

之要 上曰朕每念 太祖 太宗丕變衰俗崇尚

斯文垂世教人實有深旨朕謹遵聖訓紹繼前烈庶

警學者人君之所難在于聽受人臣之不易在于忠

直其或君以寬大接下臣以誠明奉上君臣之心皆

歸于正上下之際靡失厥中直道而行至公而遇此

天下之達理先王之 猶指諸掌孰曰難哉因作二

論示之 出守事

右正言知制誥朱巽上言朝廷命令不宜屢改自今應
陳述利害更張法制 請委官司議其可否如經久
可行者行之不可者止之

真宗謂羣臣曰命令屢改甚失治體卿等制之且事有
可否執政者所宜盡心無有隱也 已上三朝聖錄

石熙政知寧州上言昨清遠軍失守蓋朝廷素不留意
因調兵三五萬。

真宗曰西邊事吾未嘗敢忘之執政因奏邊備完固乃

熙政乃敢如此不遜必罪之 上曰羣臣敢言者亦甚
難得其言可用之不可用置之若必加罪後復誰敢
有言者因書賜詔書褒嘉焉

秦國長公主嘗為子莊宅使世隆求正刺史 真宗曰
正刺史繫朝廷公議不可魯國長公主為翰林醫官
使趙自化求尚食使兼醫官院事 上謂王繼英曰
雍王元份亦為自化求遙郡朕以遙郡非醫官所領
此固不可也

駙馬都尉石保吉自求見上言僕夫盜財乞特加重罪

上曰有司自有常法豈肯以卿故亂天下法耶又請於私第決罰亦不許

真宗即位每旦御前殿中書樞密院三司開封府審刑院及請對官以次奏事辰後入宮上食少時出坐後殿閱武事至日中罷夜則召侍講侍讀學士詢問政事或至夜分還宮其後率以為常

真宗初即位以上部侍郎郭贄知天雄軍贄自陳慮闕泣下不肯去真宗曰全魏重地委任于卿亦非輕也宜去贄退召輔臣問之輔臣對以近例亦有已受

命而復留者曰朕初嗣位命贄知大藩而不行則何以使人卒遣之羣臣皆畏服已上見國朝事實

五年講春秋畢邢昺曰春秋一經少有人聽多或中輟

帝曰勤學有益最勝地事且深資政理無如經書朕

聽政之暇惟文史是樂講論文藝以日繫時寧有倦

耶十月召近臣觀書龍圖閣帝曰朕自幼至今讀

經典其間有聽過數回在東宮時惟以聚書為急其

間亡佚者多方搜求頗有所得今已類成正本除三

館祕閣外又于後苑龍圖閣各有一本但恨校對未

精如青宮要紀繼體治民論此一書二名並列篇目
蓋收書之初務于數多不嫌復無謂也

景德四年三月召近臣觀書玉宸殿即帝偃息之所
茵幃皆絹為之無文采之飾聚書八十餘卷

天禧四年二月詔太子中允直龍圖閣馮元講易于宣
和門之北閣待制預馬自是聽政之暇遂以為常

三年九月召宰相樞密兩制及東宮僚屬于清景殿觀
書帝以青宮要紀事有未備因博米群書廣為承
華要畧十卷每篇以賜皇太子至是書成故召近

臣觀馬

帝雖政務煩劇亦中夕披閱條其舛誤纖毫窮究諸儒
疲于應對為文務求溫雅著述尤多外書奉^奏歌謠無
不重複省覽暑月或衣單絺流汗浹體而詳覽不輟
文史政事之外無他玩好帝讀經史披其可以為
後世法者著^{政範}正就五十篇其後仁宗御經筵命侍
臣日讀一篇已上見帝學

景德元年十二月契丹使韓祀奉書于行宮請息兵納
和與曹利用偕來初意求闕南地真宗曰為民屈

已誠所不辭但閩南地極無名朕守祖宗基業不敢
失墜必若固求當決一戰所念河南重擾倘歲以金
帛濟其不足于體無陽利用言國母一車別無供帳
親與利用飲食輒上橫板布食器主及其臣重行而
坐杞私語左右曰爾見北塞兵否勁卒利器與前聞
不同臣熟察之倘求割地必請會即蕩平及通好二
年十一月癸酉國母國主各遣使來會賀承天節致
御衣十二襲皆裘紬絲刺然透見皆紗縠貯以金玉
水晶鞍勒馬八散馬四百弓矢賓鉄刀鷹鷂紗腊契丹
新罷酒青白鹽果實百品貯以練襦器使人以戎禮
見賜毡冠窄袍金鞞初時見李宗鷄引令式不許佩
刀至使上閣門欣然解之上曰戎人佩刀是其常
禮傳詔許其自便副使劉經曰聖心推心置人腹中
足以示信遐邇也

真宗覽兩浙提點刑獄皇甫選獄空奏因謂近臣曰聞
選務欲所部獄空常戒諸州毋得禁人若詞訟未辨
止令知在曲直邪正無以辨明當論轉運使察之因
道諸非法拷訊恐致非辜近覽其獄尚復逾越當申

明前詔戒之 已上見三朝訓鑒

真宗好文雅以文詞取士然必視其器識每御崇致殿

賜進士及第必召其高第者三四人並列于廷更察

其刑形神磊落者始賜第一人及第或取其所試文詞有

理趣者與徐鑄鼎象物賦云足惟下正詎聞公餗之歌敬

傾鉉乃上居寔取王臣之威重遂以為第一蔡齊貯器

賦云安天下于履孟其功可大遂以為第一 出廬陵

歸田錄

真宗喜談經一日命馮元談易非經筵之常講也謂元

曰朕不欲煩近侍久立欲於齋亭閣選純學之士三

四人止如同人便裘頂帽橫經並坐暇則薦茗果盡

矣論削去進說之儀遇疲則罷元薦查道李虛已李

行簡三人者預焉 奏曰道欽州人母病常思魚羹

方冬無有市者道泣禱河神鑿金水冰脫中及得鯢魚

尺餘以饋母後舉賢良入第四等虛已母喪明醫者曰

須晴但舌舐千日弗藥自痊虛已舐晴二年遂明醫

簡父患癰極痛楚以口吮其販膏不唾于地父疾遂

平 真宗立召之田俾陪侍喜曰朕得明人矣 出玉壺

清話

真宗即位首下詔求直言 上謂近臣曰朕樂聞朝
廷闕失以警朕心然臣僚奏章多自是陳等續過行
鞭朴以取幹辦之明國家政事自有大體使期不嚴
而理不肅而成斯為善矣豈可慘虐下尅不邀為已功
使之臨民徒傷和氣此輩真酷吏也

上書謂近臣曰朕聽政之外未嘗虛度時日探討簡編
素所耽玩古聖賢奧旨有未曉處不免廢忘昨置侍
讀侍講學士自今令秘閣官每夕具名奏聞朕欲召

見得以訪問其後每當直或召對多至二三鼓方退
上嘗謂王旦等曰經史之文有國家之龜鑑保邦治民
之要盡在是矣然三代之後典章文物制度聲名泰
今古而適時用莫若史漢學者可不盡心焉旦曰孔
子於衰周歷聘諸國退而刪書詩定禮樂以五常之
道重萬世法後之王者雖上聖必師範之古人云生
民以來未有如夫子者蓋以此也如云志在春秋者
誠欲以褒貶極筆為于終古誅賞之法使亂臣賊子觀
而知懼茲立教之深旨為國家之大要自司馬遷為

一家之書蓋知春秋凡例不可記故曰紀曰書曰世
家日例列傳勸懲之微旨自在焉班固而下不出其意但
謂詞采而已 上曰夫子之道不可斯湏而舍迂儒
或言堯舜之時無夫子亦治此淺說之甚殊不知夫
子之道堯舜之道也故曰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又曰
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其推尊而宗舜至所謂夫子之
道與堯異也其推下未詳

上嘗謂侍臣曰古人多言禱神可以延福未必如此能
行好事神必福之如禮記世子篇注云文主以憂勤

損壽武王以快樂延年其聖經之旨必不如此蓋注
皆不思之甚也文王焦思勞神以憂天下豈得減壽
耶夏禹焦勞有錫圭之瑞而享國永年大約帝王能
憂人之憂不自暇逸豈無感應鄭康成注此頗不近
理安足為鑒戒朕常與刑刑易論之曷不能對

咸平初修 太宗實錄命錢若水主其事若水舉給事
中柴成務起居舍人李宗諤侍御史宗度洎子及職
方員外郎吳淑 上指宗諤曰自太平興國八年已
後皆昉在中書日事史策本憑直筆倘子為父隱何

以傳信于後代乎除宗諤不可餘悉可之

太宗善草隸行八分篆飛白六體皆極其妙而書尤奇

絕今上悉賂名御求編次凡三十餘卷于闐玉水晶檀

香為軸素紫綾標文錦條黃絹帕金漆櫃龍作圖閣於

含元殿之西南隅以藏之頻召近臣觀覽稱嘆上

自作太宗聖文神筆頌親書刻碑以美其事碑陰列

其部秩秩名題以墨本賜近臣焉

祥符中諸王有以翰林使醫有效乞除遙群真宗曰

醫工為郡非治朝美事厚賜之可也仍令宰相面諭

此意

真宗一日晚坐承明殿召學士對既退中人就宣諭曰

朕適忘却袍帶卿無訝焉學士將降謝中人止之曰

上深自愧責有旨放謝真宗禮遇詞人厚矣出澠

水燕談

真宗嘗諭宰相

補即官稱其行甚美俟罷却來朝

與除監司及還帝還詰及之執政擬奏將以次日

上之晚歸里第其父來謁明日乃以名為上默然

不許退察所以乃知己為伺察者密報矣終真宗

之世其人不復進用 真宗之惡奔競如此

真宗詔諸儒編君臣事迹一千卷曰冊府元龜不欲以

后妃婦人等廁其間別有纂彤管懿範七十卷又命

陳文信公哀歷代帝王文章為宸章集二十五卷

真宗時京師民家子有與人鬪者其母追而呼之不從

母顛躓而死會 決法官處其罪當笞 上曰母言

不從犯教令當徒六年何言笞也羣臣無不驚服

真宗嘗謂李宗諤曰聞卿能敦睦宗族不殞家聲朕今

保守祖宗基業亦猶卿之治家也 見涑水紀聞

咸咸平二年大理寺上言曰本寺案牘未決者常幾百

事言近日踰月並無公按漢文決死刑四百 唐太

宗決下罪三百死 之以刑措今以四海之廣而

刑奏不聞動輒踰月是以知民識禮義而不死於有

司也請載之史筆

景德初由奴寇澶淵車駕議幸是時曹武穆公瑋及秦翰

為澶駐州 詔許便宜軍馬事不由中覆二將議曰

輅我不過河則虜騎萬一度橋奈澶州素不設備遂

督士卒深闊渠以遶城遂開旋以枯槁雜草覆渠面

使虜不測其深淺駕至澶臣僚乞駐蹕澶南宣靈誅
以滅之可也唯高殿前瓊力挽鑾駕以進揚其聲曰
儒人之言多二三願陛下莫進疑不渡河無以安六
軍之心御駕方渡橋時士卒下山呼左右頗異之瓊
曰乞急張黃屋使遠邇認之既張繖果齊聲呼萬歲
士氣歡振是夕車駕次北澶匈奴毳帳前一里星殞
若巨石其聲鳴吼移刻殆盡此最為澶淵之先吉也
皇弟雍王元份留守東京暴中風眩急詔王文正旦
代司留都事 出湘山野錄

真宗西祀回召臣僚赴後苑宣示御製——太清樓聚書
記朝拜諸陵因幸西京記西京內東門彈丸壁記皆
御製也笑謂近臣曰雖不至精優卻盡是朕親撰不
假手於人此語蓋指在楊大年也 歸田錄述之湘山野錄

真宗嘗謂宰臣以河東之役兵力十倍當一舉克捷良
由上黨發願之時左右有聞之者賊聞此語知神兵
自戢故堅不下至煩再舉 東軒筆錄

真宗聽政之暇惟務觀書每觀畢即有篇詠使近臣賡
和故有御製看尚書詩三章看春秋三章看周易三

章看禮記三章看孝經三章後有御製讀宋書二首
讀陳書二首讀後魏書三首讀北齊書二首讀後周
書三首讀隋書二首讀唐書三首讀五代梁史二首
讀五代後唐史二首讀五代晉史二首讀五史漢史
二首讀五代周史三首可謂近世好學之主也
青箱雜記
下不空

真宗幸崇文書院閱新編君臣事跡門楊億修撰條例
真宗曰著書難事非精敏詳實後無取億曰史臣記
事誠合備書然事有依據可載簡冊者方得紀錄修
書

景德二年詔國子監詔直講孔奭龍圖閣待制杜鎬等
同校定莊子鎬等以莊子序非郭象之文因刪去
真宗嘗出序文謂宰相曰觀其文理可尚但傳寫訛
舛耳乃命翰林學士李宗諤楊億直史館陳靖言龍
直龍圖學士陳彭年
圖閣等別加讐校冠篇首直史館陳彭年靖言吉州

陸贄被疾狂噪迭相論訴不可治民望寘詞館文使以
鉉槩供職 真宗曰國家文館以待天下賢俊豈養
痰之所耶陳靖安有陳迹迷訓當謹戒之

景德四年朝陵次鞏縣監軍康繼彬獻洛鯉三十尾

上曰朕見其生不忍食之又玉宸殿養魚垂釣得亟
令放之顧左右曰萬類一死無再生不欲殺也

右正言知制誥宋^朱異轉對言朝廷命令不可屢有改更
自今應陳述利害改張法制者望先委有司詳議其
經久可行者行之不可行者止之庶張紀綱以絕分

爭 上顧宰相曰此甚識體且事之否^可執政之地所
宜盡言無隱惟貴君臣道合若上下同心何憂不治

今四方無虞賴卿等慎守經制若一事遽行則攀援
重口詞說競起處置頗難是知今所施不可不慎至若言

事利病輕為釐革^革初則皆以為當後則翻成有害及
復正其事乃是朝令夕行改此事尤當執守書云慎
乃出令之出惟行此之謂也 上又曰涖官之人不
可太寬致成弛慢亦不可過求人之罪務于煩擾王
旦曰古人有法出而弊作令下而奸生寬則民慢隘

法者多極則民殘無所措手足正此謂也 上深然
之

皇朝事實類苑卷第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乙未十二月廿一日借辭次申所
臧明鈔藍格本校越日盡一冊



皇朝事實類苑卷第四

祖宗聖訓

仁宗皇帝

富鄭公弼慶曆中以知制誥使北虜 仁宗嘉其有勞

命為樞密使鄭公力辭不拜乃改資政殿學士王拱

宸言於上曰富弼亦何功之有但能添金帛之數厚

夷狄而獎中國耳 仁宗曰不然朕所愛者土宇生

民耳財物非所惜也拱宸曰財物豈不出于生民耶

仁宗曰國家經費取之非一日積之格_三歲出以賜夷狄



亦未至困民若兵興調發歲出不貲非若今之所緩
取也拱宸曰犬戎無厭好窺中國之隙且陛下只
有一女萬一欲請和親則如之何 仁宗憫然動色
曰苟利社稷朕亦豈愛一女耶拱宸言塞且知諧之
不行也遽曰臣不知 陛下能屈已愛民如此真堯
舜之主洒泣再拜而出

仁宗聖性仁恕尤恐深文獄官有失入人罪者終身不
復進用至于仁民愛物孜孜唯恐不及一日晨興語
近臣曰昨日因不寢而飢食思食燒羊侍臣曰何不

降旨取索 仁宗曰比聞禁中每有取索外面遂以
為例誠恐自此遂夜宰殺以備非時供應則歲月之
久害物多矣豈可不忍一夕之餒而啓無窮之殺也

時左右皆呼萬歲至有感泣者

見東軒筆錄

仁宗嘗春日步苑中屢回顧皆莫測 聖意及還宮中

顧嬪御曰渴甚可速進熟水嬪御進水且曰大家何
不外面取水而致久渴耶 仁宗曰吾屢顧不見僚
子苟問之即有抵罪者故忍渴而歸在右皆稽顙動
容呼萬歲久之 聖性仁恕如此 東軒筆錄

仁宗讀五代史至周高祖幸南莊臨水亭見雙鳧戲於水出沒可愛帝引弓射之一發疊貫從臣稱賀仁宗掩卷謂左右曰逞藝傷生非朕所喜也內臣王昭信掌內饗十五年嘗面戒曰動活之物不得擅烹深惡于殺也

慶歷二年五月旱丁亥夜雨戊子宰相章得象等入賀

上曰昨但朕忽聞微雷因起露立于庭仰天百拜以禱須臾而至朕及嬪御衣皆沾濕不敢避去移刻雨霽再拜而謝方敢升陛得象對曰非陛下至誠何以

感動天地上曰比欲下詔罪已避寢徹膳又恐近於崇飾虛名不若夙夜精白一心密禱為佳耳涑水紀聞

慶曆三年九月知陳院諫王素余靖歐陽脩蔡襄以言事不避並改章服十月王素除淮南轉運使將之使官入辭上謂曰卿今便去諫院事有未善者可盡言之右正言余靖請奉使契丹入辭書所奏事于笏各用一字為目上顧見之問其所書者何靖以實對上指其事一一問之盡而後已上之聽納不倦如此涑水紀聞

慶曆中滕子京守慶州屬羌數千人內附滕厚加勞遺

帥以結其心御史梁堅言滕妄費公庫錢 仁宗曰邊

師以財物啗蕃部此李牧故事安可加罪 出澠水燕談

劉沆為集賢相欲以刁約為三司判官與首台陳恭仁

議不合劉言之再三恭公始見允一日劉作奏劄子

懷之與恭公上殿未及有言而 仁宗曰益洲重地

誰可守者二相未對 仁宗曰知定州宋祁其人也

陳恭公曰益俗奢侈宗喜游宴恐非所宜 仁宗曰

至如刁約荒飲無度猶在館閣宋郊有何不可知益

州也劉公惘然驚懼於是宋知成都而不敢以約薦

馬 東軒筆錄

仁宗聖性恭儉至和二年春不豫兩府大臣日至寢閣

問聖體見上器服簡質用素漆唾壺孟子于素莞盞進

藥御榻上衾褥皆黃絕色已欲暗宮人遽取新衾覆

其上亦黃絕也然外人無知者惟兩府視疾因見之

爾 出廬陵歸田錄

慶曆中郎官李覺者勘公事因自陳緋衣已久乞改章

服 仁宗曰待別差遣與卿換金紫朕不欲因鞫獄

回

服

與恩澤慮刻薄之徒望風希意加人深罪耳 帝寬厚欽恤之意如此廟號曰仁不亦宜乎 澠水燕談

仁宗朝南劔州上言石碑等銀礦可廢 上謂三司使曰但不害民則為利國或於民有害豈可行也 上之愛惜元之至矣 澠水燕談

仁宗朝流內銓引改京官人李師錫 上覽其薦者三十餘人問其族系乃知是王德用甥婿 上曰保任之法欲以盡天下之才今但薦勢要使孤寒何以進 與止此師錫循資後翰林學士胡宿于宗堯磨勘以保官多亦令循資 帝之照見物情抑權勢進孤寒聖矣夫 澠水燕談

溫成皇后乳母賈氏宮中謂之賈婆賈昌朝連結之謂之姑 臺諫論其奸吳春卿欲得其實而不可 得近侍進對曰近日臺諫言事虛實相半如賈姑之事豈可有哉 上默然久之曰賈氏實曾薦昌朝非吾祖仁宗之盛德豈肯以事語臣下耶 出東坡集

秘書監侍講陳堯俞始召赴資善堂對通英閣堯俞致謝 上遣人宣召曰卿以博學參預經筵宜尊所聞

多所發揮良足深喜是日上朝讀三朝寶訓至天禧
中有二人犯罪法當死 真宗皇帝惻然憐之曰此
等安知法殺之則不忍舍之則無以勵衆乃使人持
去答而遣之以 訖奏又禮汾陰日見一羊自擲道
左怪問之曰今日尚食殺羔其 真宗恻然不樂自
是不殺羊羔資政殿學士韓維讀畢因奏言此特
真宗皇帝小善耳推其心以及天下則仁不可勝用
也 真宗自澶淵之役却敵之後十九年不言兵天
下富庶其原蓋出于此昔孟子論齊宣王不忍一牛
之死以為是心足以王矣今 陛下思足以禽獸
見昆虫螻蟻遠而避之且勅左右勿踐履此亦仁術
也臣願 陛下推此心以及百姓則天下幸甚某時
為內右史奏曰臣今十五日侍通英閣竊見資政殿
學士韓維因讀三朝寶訓至 真宗皇帝好生惡殺
因論 皇帝陛下在宮中不忍踐履虫蟻其言論深
切可以推明聖德益增福壽臣忝備位右史謹書其
事于冊又錄一本進呈意日望 陛下采擇無忘此
心以廣好生之德臣不勝大願 以上見東坡集

明道二年二月十一日 仁宗籍田禮 上就耕位侍
中奉來進 上播耒三推禮儀使奏禮成 上曰朕既
躬耕不必泥古願終畝以勸天下禮儀使復奏 上
遂耕十有二畦翊日作籍田禮畢詩賜宰臣以下和
進尋詔呂文靖公等編為籍田記時許開封國學舉
人陪位因得解免

寶元康定間西方用兵急于邊用言利者多撫拾微細
頗傷大體 仁宗厭之乃詔曰議者並須究知本末
審可施行若事已上而驗無狀事效不着者當施重

罰於是矜肆者知畏而不敢忘妄述利害並出渾水燕

宋鄭公庠初為翰林學士 仁宗嘗對執政講其大學
才望可大用者云俟候兩府有關進名是時曾魯公

亮為館職在京師傳聞 上有此言遽過鄭公而賀
之鄭公感感額曰審有是言免禍幸矣曾公惘惘然不測

而退明年赴闕執政進名 仁宗熟視久之徐曰詔
張觀執政曰云去年得旨欲用宋庠 仁宗曰觀是先

朝狀元合先用也又嘗對執政曰三司使楊察判開
封府王拱辰方望履歷時來兩府有關進此二人既

而梁莊肅公通以罪罷相兩府次遷執政以二人名聞
仁宗曰可召程戡執政復以異時上語奏陳仁宗
曰若遂用察是二人之策得行也執政遂不敢復言
蓋梁公之出或察^去等所擠上之英鑒皆此類也
見東軒筆錄

帝於通英閣出危竿論一篇述居高慎危之意又出御
書有十三軸凡三十五事一曰遵祖宗訓二曰奉
真考業三日祖宗艱難不敢有墜四曰真宗受
民孝思感噎五日守信義六曰不巧詐七日好碩學
八曰精六藝九曰慎言語十日嗜老成十一曰進靜
退十二曰求忠正十三曰懼貴十四曰保勇將十
五曰尚儒籍十六曰議釋老十七曰重良臣十八曰
廣視聽十九曰功無迹二十曰成喜怒^戒二十一日明
巧媚二十二曰分希旨二十三曰從民欲二十四曰
慎滿盈二十五曰傷暴露一十六曰哀鰥寡民二十
七日訪屠釣臣二十八曰講遠圖術二十九曰辨朋
比三十曰斥諂佞三十一曰察不忠三十二曰鑑迎
合三十三曰罪已為民三十四曰損撫換軍三十五

曰一等求善可小瑕不廢顧丁度等曰朕觀書之暇
取臣寮言及進對事目施於可書政事者書以分賜卿等
度及曾公亮楊安國王洙等拜賜因請注釋其義
帝許之丙戌丁度等上荅通英問聖問一卷 帝覽
之終篇指其中體大者六事付中書樞密院令奉行
之荅聖問者即所釋前所賜三十五事也其序曰伏
奉宣示御書文字十三軸仰窺聖旨皆 陛下上念
祖宗下思政事治述安危敗亡忠邪善惡之事詢謀臣
下使進補敢不竭忠竊思自古求治之事靡不興理欲
道安邦國納忠正退奸邪廣聰明致功業然明此數
事在明與威斷爾明則不惑威則善柄斷則能行總
是三者守而勿失非聖人孰能為臣等嘗讀唐書見
憲宗英悟留心政事宰相陳說政要必往復詔詰既
盡則曰凡好事口說則易躬行則難卿等既為朕言
之常須行之勿空陳而已李絳對曰非知之艱行之
惟艱陛下處分可為謂至言然臣絳亦以天下之人從
陛下所行不從陛下所言惟願每言之則必行之憲宗
嘉納今臣等親承聖諭敷明至要亦願 陛下日與

輔臣舉此事自推而行之毋使唐之君臣專美前代也

帝謂趙師民曰以水喻政其有旨哉對曰水性順故通
通則清逆故塞之則敗喻用賢則王政通而世清用
邪則王澤壅而世濁幽王失道紂在用邪正不勝邪
雖有善人不能為治亦將相牽淪于汙濁也丁未講
詩至巷伯篇曰哆兮侈兮成是南箕注有魯男子獨
處之事 帝曰嫌疑之際古人之所慎也此不著魯
人姓氏豈聖人特以設教耶

乙未講詩至都人士篇 帝曰古人冠服必稱其行今
冠服或過之未必如古人也讀三朝經武聖略至
真宗朝李繼和上言國初李漢超在關南以私錢買
易以佐公用之 或絕奏之 太宗反令盡除所過
稅 帝曰任人如此孰不盡力哉

四月己巳讀賈誼傳論三公三少皆天下之端士與太
子居處出入故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 帝曰朕
昔在東宮崔遵度張士遜馮元為師友此三人者皆
老成至于遵度尤良師傅也

辛未讀貞觀政要唐太宗曰今所任人必以德行學識
為本王珪曰人臣若無學業豈堪大用漢有詐稱衛
太子者雋不疑斷以春秋蒯臧之事宣帝與霍光嘉
之曰公卿大臣當用經術帝曰大臣須是知書宰相
尤須有學也楊安國對曰漢儒多引經決事宰相必
通一經 帝謂宋祁曰近代士人多不務通經但用
一時之藝尚取富貴苟蓋取進用高士科者不十年便居
顯位所以不勸也

七月壬子帝朝拜 真宗神御因幸資善堂作詩先皇
家善敬東闈菲德承宗賴慶暉為感儲筵驚歲月因
瞻臺像駐驂駢楹書乍啟欽遺澤一堂中藏先朝賜
書庭樹重攀記舊闈疇日學文親政地仰懷恩訓依
倍依依

七字應
雙行

戊辰御邇英閣內出欵器一陳於御坐諭丁度等曰朕
思古欵器之法試令工人制之以示卿等 帝命以
水注之中則正滿則覆虛則歌率如家語荀卿淮南
之說其法度精妙度等列侍觀之 帝曰日中則昃
月盈則虧聖人有持滿戒慎之守正欲以中正臨天

下當與列辟共守此道度等拜曰臣等亦願以中正
事 陛下因言太宗時嘗作此器 真宗製欵器論
演先儒之義以垂戒曰然 四月戊寅御邇英閣帝
作歌器論後述一篇以申存亡虧成之鑒侍講讀官
丁度等請宣布中外使知聖心所存 帝曰朕但欲
使卿等見之不須宣布度曰臣等欲各鑄一本以彰
榮遇 帝曰可使以此本賜卿等皆拜而受之

六月壬寅御和殿侍講學士上五經精義周易節解二
十卷因言尚書顧命禮記喪禮春秋家語悖亂之臣

舊所不講今纂集精義所當去留上繫宸旨 帝曰
先王吉凶之制百代所遵不可俗忌而簡去至于春
秋喪亂之事皆有善惡鑒戒人主宜聞之亦須存錄
先儒于經籍有一字之誤者朕常不敢改易但注以
辨之况正經之義可轉芟去耶

己巳講尚書洪範五事 帝曰王者之用五事皆本于
五行乎王洙對曰王者治五行得其性則五事皆善
故五事得則有休徵證五事失則有咎徵證是以聖人克
謹天戒以脩其身 帝曰人君奉天在於脩德風在

兢兢戒懼於未形尚恐不至必俟天有譴告然後脩德此豈畏天之道耶

十月戊寅詔侍講尚書畢講周禮令侍講以下與賈昌朝先修節解以備講說

十一月甲辰講尚書無逸帝曰朕深知享國之君宜戒逸豫楊安國曰舊有無逸圖疏于屏間帝曰朕方欲坐席皆聖人之言當畫置之左右又命丁度取孝經之天子孝治聖治廣要道四章對為右圖因令王洙書無逸蔡襄書孝經又命翰林學士承旨王拱辰為王圖序而表書之

五年四月丁酉御邇英閣講因命侍御僕從因非正人帝曰君臣之際必誠意相通而後治道成楊安國對曰陛下聰明文思從諫弗拂拂如水之走下視羣臣若友自古盛主未之有也帝曰臣下能進忠言何惜夏禹之拜

仁宗十月乙酉監國史王會言唐史官吳兢于正史目錄太宗羣臣問對之語為貞觀政要今欲採太祖太宗真宗實錄日曆時政記起居注其問事迹不

入正史者別為一書從之 帝每遇經筵以象架書
策外向以便侍臣講讀天聖末孫奭年高視昏或值昏
晦即為徙御坐于閣外奭每講論至前世亂君亡國
必反復規諫 帝意或不在書奭則拱默以俟 帝
為之竦然改常所書無逸圖上之 帝施于講讀閣

明道元年二月癸卯監脩國史呂夷簡上三朝寶訓
三十卷即王曾所請也十月戊戌讀王說慎罰篇述
後漢光武罷梁統從重之奏 帝曰深文峻法誠非
善政宋綬對曰王者峻法則易寬刑則難夫以人主

得專生殺之權怒則如雷如霆是以峻易而寬難也
以上見帝學

治平二年八月三日大雨一夕都城水深數尺 上降

詔責躬求直言學士草詔有大臣惕思天大變之語
上夜批出云淫雨為災專戒不德遽令除去大臣思
變之言 上之恭已畏天自勵如此 見廬陵歸田錄

仁宗在位四十二年賜詩尤多然未必盡 上所作景
祐元年賜詩末句云寒儒逢景運報國合何如論者
以為質厚宏完壯真詔旨也 見中山詩話

仁宗皇帝時學士書詔未嘗有所增損慶曆七年春旱

楊億再當制降詔中書門下既進草上以為罪已

之詞未至也令更撰之其詞有巧乃自去冬時雪不降

今春大旱赤地千里天或震動以戒朕躬茲用屈已

以悔謝愆歸誠而上叩奠高土穹之降監憫下民之無辜

與其降疾于民不若移殃于朕自三月十九日避殿

減膳許中外實封言事從後三日王旦賈魏相吳春卿樞密

副使令詔罷出獵明出詔南郊毋得上尊號二十七

日幸西太乙宮祈雨日色方熾上命撤蓋既還宮

乃雨又明日宰相叅知政事降官遂大雨上作喜

雨詩賜二府

至和初京師疫太醫進方者用犀角內出二株解之其

一株乃通天犀內侍舉犀請以為御所服上謂曰

豈重於御服而不以療民乎命工碎之以上見帝學

仁宗初逐林瑀一日執政奏事罷因談時政而共美

上以聰明睿知洞察小人情狀仁宗曰卿等謂林

瑀去而朝廷遂無小人耶執政曰未諭聖旨不識小

人為誰仁宗從容曰蘇紳可侍讀學士知河陽出

東軒筆錄

仁宗退朝嘗侍^命臣講讀于邇英閣賈侍中昌朝時為侍
讀講春秋左氏傳每至諸使^侯淫亂則畧而不說

上問其故賈以實對上曰六經載此所以為後王
鑒戒何必諱 出廬陵歸田錄

皇朝事實類苑卷第四

皇朝事實類苑卷第五

祖宗聖訓

仁宗

天聖七年曹侍中利用因特姪汭聚無賴不軌獄既具有
司欲盡劾交納利用者特儉人幸其便陰以文武四十
餘人諷之俾深治 仁宗察之急出手詔其文武臣
寮內有先曾與曹利用交涉往還曾被薦舉及嘗親
暱之人並不得節外根問其中雖有涉汭之事者恐
註誤亦不得深行鍛鍊其仁恤至此是年聖壽方二

皇祐中楊待制安國通英閣講周易至節卦有慎言語
節飲食之語楊以句語朴 仁宗反問賈魏公曰慎何
言語節何飲食魏公從容進其說曰在君子言之則
出口之言皆慎入口之食皆節在王者言之則命令
為言語燕樂為飲食君天下者當慎命令節燕樂
上大喜後講論語當經者乃東北一明經臣講至自
行東脩以上之文忽進數談殆近乎攫曰至於聖師
訓誨人尚得不少物况餘人手侍筵羣臣驚愧汗流明

日傳宣經筵臣寮各賜十縑諸公皆恥之方議共納
時宋苕公庠留身奏曰臣聞某人經筵進鄙猥之說
自當深譴反以錫賜誠謂非宜然餘臣皆已行之命
拜賜可也若臣弟祁以臣在政府於議非便令謹獨
納 上笑曰若卿弟獨納不特妨諸臣亦貽某人之
羞但傳朕意受之 並湘山野錄

魯曾人李廷臣頃官瓊管一日過市有獠子持錦臂鞞鬻
於市亦者織成詩一聯取視之乃 仁廟景祐五年賜
新進士詩也云恩袍草色動仙藉桂香浮嗚呼 仁

宗文章揆麗固足以流播荒服蓋亦仁德醇厚有以
深狹夷獠之心故使愛服如此也廷臣以千錢易得
之帖之小屏致几席問以為朝夕之玩出澠水燕談

十一月癸巳以皇子生燕宗室於太清樓讀三朝寶訓

賜御書又出寶元天子祥詳異書示輔臣其書帝所集

天地辰緯雲氣禱占凡七百五十六分三十六門為

十卷慶曆元年七月戊申朔出御製觀文覽右古圖記

以示輔臣天章閣侍講林瑀上周易天人會元紀御

史賈昌朝言瑀以陰陽小說上惑天聽不宜在勸講

之地帝諭輔臣曰人臣雖有才學若過為巧佞終

有形迹乃落瑀職通判饒州

寶元二年三月壬寅編脩院與三司上歷代天下戶數

前漢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六百七十二後漢千六百七

萬七千九百六十魏九十四萬三千四百二十三晉

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宋九十萬六千八百七十

後魏三百三十七萬五千三百六十八北齊三百三

萬二千五百二十八後周三百五十萬隋八百九十

萬七千五百三十六唐九百六萬九千一百五十四

國朝 太祖朝二百五十萬八千九百六十五 太宗朝三百五十七萬四千二百五十七 真宗朝八百六十六萬九千七百七十九 寶元元年千一十一萬四千三百九十 先是通英閣讀 真宗正說養民篇見歷代戶口登耗之數 帝顧侍讀曰天下戶口幾何侍讀學士梅詢對曰 先帝所作蓋述前代帝王恭儉有節則戶口充美賦斂無藝則版圖衰耗自五代之季生齒耗 太宗受命而 真宗繼聖承祧休養百姓天下戶口之數蓋倍于前矣因詔三司反編脩檢閱以聞奏 上之 見帝學

仁宗時宦官雖有甚蒙聽信者臺諫言其罪輒斥之不吝也由是不能弄權

仁宗萬機之下無所好玩惟親翰墨而飛白尤為神妙凡飛白以點畫象物形而點最難又致中和有書侍

詔李唐卿撰飛白三百點以進自謂窮盡物象 上亦頗嘉之乃特為清淨二字以賜之具六點尤為奇

絕丸出三百點外 出廬陵歸田錄 仁宗皇帝暑月不揮扇 侍通英閣常見左右以拂扇

驅蚊蠅而已冬月不御爐御殿則於朵殿設爐以禦寒
氣甚則于殿之西隅設之醫者云體中和之氣則然
東軒筆錄

慶曆四年八月乙卯 上曰近觀諸提轉所按舉官吏
務務為苛刻不存遠大可降詔約束

嘉祐中蘇轍舉賢良對極言闕失其略曰聞之道路

陛下宮中貴妃至於千數歌舞飲酒歡樂失節坐朝
咨謨便殿無所問考官以上云初無此事轍忘妄欲黜之
仁宗曰朕設制科料本求敢言之士轍小官敢如此極

言特與科名仍令史官編錄 文正公筆錄

孔道輔以剛毅直諫多聞天下知諫院日請明肅太后
歸政天子為中丞日諫廢郭后其後知兗州日近臣
有獻諫詩百篇者執政請除龍圖閣直學士 仁宗曰
是雖多不如孔道輔一言乃以公為龍圖閣直學士
見倦游雜錄

玉清昭應宮使王曾請命館閣校道藏經 仁宗因言
其書多載飛鍊金丹服餌之事不如老氏五千言清
淨簡要也宰相張知白曰老氏五千言道德之本非

同方士一曲之說也

慶曆二年正月光祿寺丞盛中甫馬直方在館讀書自
陳歲久請以帖職 仁宗曰館儒之職豈可求耶止
今大官給食後三年興試因詔罷館閣讀書

武寧軍節度使兼侍中夏竦武勝軍節度使同平章事
程琳薦尚書屯田員外郎張願秘書丞蔡抗太子中
舍李仲昌節度堂書記李師錫等試館職 仁宗曰
館職當用文學之士名實相等稱者居之近時所多
學簿之人朕甚不敢取也於是等送審官院與記名

而已 見蓬山志

英宗

治平三年 英宗改清居殿曰為欽明殿命直龍圖閣王
廣淵書洪範于屏謂廣淵曰 先帝臨御四十二年
天下承平得毋以為朕方屬多事其敢自逸故改此
殿名因訪廣淵光儒洪範得失廣淵對以張景所得
最深以景論七篇進翌日 上復召對延和曰景所
說過光儒遠矣以三德為馭臣之柄尤為善論朕遇
臣下嘗務謙柔聽納之間則自以對斷此屏置之坐

右豈特無逸之戒耶也

英宗謂輔臣曰諫官御史貴通達大體如任已憎愛以中傷善民或繩治細故規圖塞言貴此何足以補職卿等亦當察之

英宗謂輔臣曰館閣所以育俊才欲選人出使無可者豈之才耶參知政事歐陽脩曰今取才路狹館閣止用編校書籍選人進用稍遲當廣任才之路漸入此職庶幾可以得人趙槩曰養育人材當試具所長而用之上曰卿等為朕各舉才行兼善者數人雖親

戚世家勿嫌朕當親問可否宰相曾公亮對曰使臣等自薦而自用之未免于嫌也韓琦曰臣等所患人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才難於中選果得其人固議論能否何可嫌也上因使薦之於是琦公亮脩槩所舉者凡三十人皆令召試琦等又以人多難之上曰既委公等薦舉賢才豈患多也乃先詔尚書度支員外郎蔡延慶尚書屯田員外郎葉均太常博士劉汾王效夏倚太子中允張公裕大理寺丞季常光祿寺丞胡宗愈雄武軍節度推官章惇密州觀察推官王存等十人餘復試之

治平三年龍圖閣直學士司馬光集戰國下及五代君臣
事迹可鑒戒者為編年書名曰通志八卷上之 英
宗覽而善之又詔先置局秘閣辟官二人續其後事
候書成取旨乃賜名

英宗初即位輔臣請如乾興故事日詔召侍臣講讀 上
既御經筵諭任守中曰方日求講官久待對未食必
勞倦自合今視事畢不候進食即經筵故事講讀畢而
拜 上命無拜遂以為常

治平元年詔葬皇后乳母永嘉郡夫人賈氏而開封府

言徒掘民墓不可 上曰豈宜以此擾民耶命勿徙
是歲京東西路水災而陳蔡宿亳州九甚 上既遣
三司副使李肅之等分視被水州畢又命三司上供
未三萬石賑濟之 以上兩朝寔訓

諫官陳升之言比來館閣遷任益輕非所以聚天下賢
才彰成就之意請約今在職者之數著為定員有論
薦者中書籍其名若有闕即取其文學行義傑然所
眾所推者取旨召試詔從之 見國朝事實

神宗

熙寧五年六月 上曰人有才不可置之閑處因言漢武亦能用人才王安石曰武帝所見下故所用將帥止衛霍輩主天下戶口減半然亦不能滅匈奴 上曰漢武帝至不仁以一馬之故勞師萬里侯者七十餘人視人命如草芥然此天下戶口所以減半也人命至重天地至大德曰生豈可如此安石曰不仁如此非特人禍陰陽之報亦豈可逃耶 上又曰有政事則豈特人得其所鳥獸魚鱉亦咸若土堯舜之時鳳皇來儀亦不足怪

熙寧六年十一月吏有不附新法介甫欲深罪之 上不可介甫固爭之曰不然法不行 上曰聞民間亦頗苦新法介甫曰初寒暑雨小民猶有怨咨者豈足顧也 上曰豈若并初寒暑雨之怨亦無耶

熙寧二年 上曰朕每思祖宗百戰得天下今以一州生靈付一庸人嘗痛心疾首 上事慈聖至誠極孝所以娛悅后無不至在宮中從后行必自扶掖視膳定省惟謹后嘗幸金明池豫為百寶舩其日特上壽上謙冲退託去華務寔終身不受尊號帝王之盛德

也熙寧三年 上謂執政曰尊號於朕亦無加省雖
加百字奚益益元豐三年詔曰朕惟皇以道帝以德王
以業各因時制名用配其實朕承祖宗之業居士民
之上凡虛名繁禮悉以革去而近思羣辟猶或以稱
號見請雖出於歸美報上之忠然非王所以 先王
之意自今每遇大禮罷上尊號

元豐元年十一月宰臣吳珪等云功臣非古 陛下即
位上徽號至數十而方許臣等何功例蒙 恩數乞
於即位中減罷詔如其請

元豐四年五月有上書乞慎擇守令者 上謂輔臣曰
天下守令衆至千餘人其才難以徧知立法于此使
衆象之於彼從之則為是背之則為非以此進退方有
準的所謂朝廷有政也如漢黃霸妾為條教以干名
譽在所當治而反增扶賜金家自為俗先王之所必
誅變風變雅詩人所刺朝廷為一好惡定國是守令
雖衆沙汰數年自當得人也五年二月 上曰刺史
縣令治民為最近漢自刺史有八三公者蓋重其任
耳今之藩群不過數十姓往往多不得人縣令可知也自

今便宜慎釋

元豐五年五月 上謂輔臣曰雖周之盛時亦以為才
難惟能以道汎觀不拘流品隨材任使則承人之路
廣苟不稱職便可黜退不可謂已與之官祿反以係
吝而難于用法如臣不有勞朝廷見之雖有過失亦
當寬貸如吳居厚使京東治財數百萬設有失陷官
錢二三千緡其功自可除過故律有議勞議賢之法
亦周之八柄先王之遺意然也有司議罪自當守誅
宥則繫主斷如此則用人之道勿難矣

韓絳嘗言

陛下臨御以來內則講求典禮總一制度

流幹財幣總核庶獄外則團結兵將討伐違傲開拓
疆境經制邊用凡所措置悉皆聖慮一有奏稟皆出
宸斷 上曰朕觀三代以至唐未有百年之間無患
難者國家承祖宗之業昇平如此朕嗣守大器日夜
恐懼以思為治之道無如擇人又曰難得人才唐三
百年中惟一郭子儀朕觀其人本應武舉因誦杜牧
詩云未知終始郭汾陽嗟嘆久之元豐中輔臣論及
人才 上曰人才固有大小若古之立功名者管仲

之於齊商鞅之於秦吳起之於楚皆使政令必行若於道則未也傳說之于商周公之於周可謂尚道德而兼功名者也人臣但能言道德而不以功名實之亦無補于世事

諫官楊繪言向傳範后族不當守鄆領安撫使房博曰傳範屢典郡非緣外戚上曰得諫官如此敢言甚好可以止多妄求者

九月輔臣有言將帥宜置副閫者上曰人之忌能者衆今舉所^舉知不過取其出己下者非有至誠惻怛之

心為朝廷立事也

神宗英文烈武聖孝皇帝嘉祐八年五月始聽講于東宮天資好學尋繹訪問至日昃內侍言恐飢當食上曰聽講之樂豈覺飢耶

英宗以上讀書太多嘗遣內侍止之當讀講正衣冠拱手雖大暑未嘗使人揮扇待官僚有禮伴讀王陶入侍上率弟顥拜之陶讀舜本紀舜孝友事大愛慕之又讀商本紀仲虺作誥因敢取尚書讀之至自滿九族乃離上曰微子去之是也

以上見元豐實訓

一日宰執對畢樞密退富當彥國召留之因奏臣前蒙宣
諭當君臣相體悉心盡節無嫌疑迹隱避臣以為
此誠堯舜盛德然獨臣蒙此宣諭臣以為中書樞密
臣寮皆宜知陛下聖意如此上曰每如此宣諭
諸臣弼又奏大臣惟和乃能成事若懷私意各執已
見不務盡理互相疑問則無由成事唯衆人一心則
能副陛下委任臣比見大臣各懷私意則相而
廢事上曰朕夙夜焦勞正期大臣堅白一心共成
國家之務執政須是不執已見務求當而已朝廷

事君舍却義理何所考括弼曰今大臣各有蘊蓄豈
不願盡心以事 陛下但其間或恐上忤聖意或恐
為小人所攻或以事大難行惟是彼此一心則事無
不濟臣衰老不才然蒙 陛下見遇殊異有所見不
敢避忤旨理須極言 上曰相公言及此能用心如
此則天下不勝幸甚朕無適莫唯義理所在與大臣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議事苟見其有理何所不從但

恐或有微詞諷者不肯盡言富弼曰臣等奏事言一

不從或至再三 陛下未嘗有不從者 上曰惟先

格王正厥事天地人變惟有正厥事乃所以應之也

弼又進言今所進用或是小材刻薄之人恐須多進

用醇厚敦實之人小材雖是可喜然害事壞風俗不

可表率慮犯奸邪故害事 上曰大臣正要與天下

圖治三相既如此則奉樞皆宜如此務相協和每事

求義理所在朕與卿等終身共守於是皆拜以上熙寧奏對

熙寧四年王荆公當國欲以朱東之監左藏庫東之辭曰左帑有^火禁而年高宿直非便欲辭某人幹當進奏院忘其人名寔願易之荆公許諾翌日於上前進某人監左藏庫上曰不用朱東之監左藏庫何也荆公震駭莫測其由上之機神臨下多知外事雖纖微莫可隱也

熙寧十年王荆公初罷相以吏部尚書觀文殿學士知

金陵薦呂惠卿為叅政而去既而呂得君怙權慮荆公復進因郊禮薦荆公為節度使平章事方進上察見其情遽問曰王安石去不以罪何放故用赦復宮呂無以對明年復召荆公秉政而王呂益相失矣

神宗皇帝在東宮時極冲幼孫思恭為侍讀一日講孟子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寡助之至親戚畔之思恭泛引古今助順之事而不及親戚畔之者上顧曰微子紂之諸父也抱祭器而入周非親戚畔之耶思恭釋然駭伏上之明睿可謂聞一知十矣

皇朝事實類苑卷第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皇朝事實類苑卷第六

君臣知遇

文太師

元豐七年春文太師告老奏乞赴闕親辭 天陛庶盡

臣子之誠既見 神宗即日對御賜宴顧問溫渥

上酌御盞親勸數日朝辭 上遣中使以手札諭公

留過清明勅有司為公備二舟沂汴還洛清明日賜

宴玉津園公作詩示同席將行特命上^三省已上赴瓊

林苑宴餞復賜御詩送行公留京師一月凡對 上

者五賜^錫宴者三賜詩者再顧問不名稱曰太師寵數
優異近代無比

王冀公

王冀公罷參政 真宗朝夕欲見擇便殿清近惟資政
為優因以公為本殿大學士公奏曰臣雖出于寒賤
不能獨宿欲乞除一臣寮兼之遂以陳文禧彭年並
直一夕公携一臣^巨榼入宿方與陳寒夜困飲遽中人
持鑰開官扉獨召公^宮勿^息而入謂陳曰請同院不須
相候獨酌數盃先請^寢睡至行在 真宗與公對飲
罷持禁燭送歸繁若列星陳危坐伺之已四鼓笑曰
同院尚未寢乎陳曰恭候司長豈敢先寢公喜笑倒
載解襪^襪帶幾不能支坦腹自矜^矜曰某江南一寒生
遭際真主適 主上以大觥敵飲僅至無算抵掌笑
談如僚友之無間已而遂寢殆曉盥櫛罷與陳相揖
覺夜歸數談頗踈漏自言夜來沉^涵殊不記歸^時之
早晚母乃失容于君子乎陳曰無之但殷勤愧謝既
辨色將赴班同趨出殿門執其手以語文禧曰夜來
數事止是同院一人聞之文禧歸謂子弟曰大臣慎

密體當如此 見湘山野錄

蘇內翰

蘇內翰易簡在禁林八年寵待之深曼出美等李相沆
入玉堂後於公一旦先除叅政政以公為承旨賚賜與
叅政等蘓不其悅甚上謂公曰朕欲正舊典先令卿
即正台宰然欲令卿延厚壽基乃先用沆卿宜無嫌
蓋知齡促也公以母老急于進用因乾明聖節進內
道場醮步虛詞十首中云玉堂臣老非仙骨猶在丹臺
望泰階 上悉其意俾叅大政未幾遂卒年三十九

上嗟悼為之洒涕賜挽詞斷句云時向玉堂尋舊迹
八仙磚上日空長 見玉壺清話

陳執中

世傳陳執中作相有婿求差遣執中曰官職是國家底非房
廊籠篋中物婿安得有之竟不與故 仁宗朝諫官
累言執中不學無術非宰相器而 仁宗注意愈堅
其後諫官面論其非曰 陛下所以眷執中不替者
得非以執中嘗于先朝乞立 陛下而誰執中何足
為太子耶且先帝止二子而周王已
陸下
春 仁宗曰非為是但執中不欺朕耳然則人臣事

主宜以不欺為先也

劉昌言

劉昌言泉州人先任陳洪進為幕客歸朝不願授官舉進士三上始中第後判審官院未百日為樞密副使時人有言太驟者太宗不聽言者不已乃謂昌言出人語頗獠恐奏對問陛下難會太宗曰我自會得其篤眷如此並見青箱雜記

戴恩

戴恩為御龍弓箭直都虞候一日西蜀進青龍城道觀

長壽仙人圖其本吳道子之迹太宗閱之酷肖戴恩又恐所見有殊亟召數班軍校近侍內臣徧視之曰汝輩且道此似何人合辭奏曰似戴恩上笑而異之因是權用後至建寧遠軍節舉朝呼戴長壽

李文正

至道元年燈夕太宗御樓時李文正昉以司空致仕于家上亟以安輿就其宅召至賜坐于御樓之側敷對明爽精神剛勁上親酌御樽飲之選餽饌之精者賜焉謂近侍曰昉何謂善人君子也事朕兩入

中書未嘗有傷人害物之事宜其有今所享也又從
語及容詔尺平日藩邸唱和之事公遽離席歷口誦御

詩七十餘篇一句不遺上謂曰何其記之精耶公

奏曰言不敢妄臣自得謝每晨起盥櫛坐于道室焚

香誦詩每一詩日誦一遍或間却誦道佛書上喜

曰朕亦以卿詩別笥貯之每愛卿翰墨也楷字老來

筆力在否公對曰臣不善皆豚犬太宗訥所寫耳上

即令六品正官與之遂除國子監丞

馮元
孫奭

馮元俱

孫奭以儒素稱詞科及第教上書直諫真宗末侍東

宮天聖初比皆為侍講學士十年奭固請去不許奭請不已乃遷禮部尚

書知兗州上宴太清樓下以餞之又詔兩制三館

餞于秘閣先是宴兩制者中丞不預王隨時為中丞丞

恥之曰朝廷盛事也吾不可以不預上疏請行詔

許之上又賜御書以寵之卒于兗州元性微吝判

國子監公謙自以其家所賜酒充事而取其直以歸

人以此少之無子死之日家貲鉅萬涑水紀聞

皇朝事實類苑卷第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皇朝事實類苑卷第七

君臣知遇

王元之

王元之嘗草李繼遷制繼遷送馬五十匹潤筆公却之
後守永陽閩人鄭褒有文行徒步謁公及還公買一
馬遺之或謗其虧價者 太宗曰彼能却繼遷五十
匹顧肯虧一匹馬價耶

二

王禹偁濮州人十餘歲能屬文太平興國八年進士

及第補武成主簿改文理評事知長洲縣 太宗方

獎拔文士聞其名召右拜拾遺直史館賜緋給銀帶魚故事賜緋者上

持命以文犀帶錫之禹稱獻端拱箴以為戒尋以左

司諫知制誥 上嘗稱之曰王禹稱文章當今天下

獨步判大理寺散騎常侍徐鉉為妖尼巫道安所誣謫

官禹稱上疏訟之請反坐尼罪由是貶商州團諫副

使無祿種蔬自給徙解州團諫副使 上思其才復

召為左正言仍命宰相以剛直不容物戒之 真宗

初即位召王禹稱于揚州復知制誥修 太宗實事錄執

事疑禹稱輕重其間落職出知黃州、境有二虎鬪

食其一冬雷羣雞夜鳴禹稱上疏引洪範陳戒且自

刺初上以問司天宮對以守臣任其咎移知蘄州尋

召還朝禹稱已卒

三

禹稱之卒諫議大夫戚綸誅曰事上不邪曲居下不詔

佞後見善若已有疾惡過仇讎世以為知言祥符中

真宗觀書龍圖閣得禹稱奏章歎美切直因訪其後

宰相稱其子嘉言以進士第為江都尉即召對擢大

理評事 並涑水紀聞

杜文正

真宗重禮杜鎬：直龍圖閣。上嘗因沐浴罷飲。上尊酒封其餘，遣使賜鎬于閣下。鎬素不飲，得賜喜飲之。至盡，因動舊疾，忽僵，不知人。上聞之，驚步行出，至閣下，自調藥飲之，仍詔其子津入侍疾。少頃，鎬稍蘇，見至尊在，欲起。上撫令臥，鎬疾平，然後入宮。方鎬疾急時，上深自咎，責為由，已賜酒致鎬病也。

楊礪

真宗判開封府楊礪為^府祭及登儲^貳。因為東宮官，即位為樞密副使，病甚。真宗幸其第，^第問疾，所居在隘巷中，輦不能進，左右請還。上不詐，因降輦步至其第，存勞甚。至楊礪，太祖建隆初狀元及第，在開封府。真宗問礪何年及第，礪唯不對。真宗退，問左右，然後知之，自悔失問。礪不以科^日自伐，由是重之。並涑水紀聞

袁廓

袁廓梓潼人，敢大言。太祖竒之。太祖^宗即位，遷殿中丞，掌市征，歲終增給錢數萬，特賜錢百萬，會錢俶納。

楊礪提行

上詔廊按行府庫倉廩所至公宴令別席而坐以罷寵之

錢俶

錢俶 太宗即位來朝宴從苑泛舟池中 太宗親酌酒以賜俶 跪而飲每貢乘輿服物器玩制作精妙遣使脩貢必羅于庭焚香再拜 並見范蜀公蒙求

呂正惠

呂正惠公端使高麗遇風濤恍惚間檣折舟人大恐公恬然讀書若在齋閣時首台呂文穆公蒙正告老甚

切 上宴後苑作釣魚詩獨賜公斷章云欲餌金鉤深未到磻溪須問釣魚人以首相屬公 和云愚公釣直難堪用宜問濠梁結網人文穆得謝果冠台席 見玉壺清話

王文正

上宣諭曰朕舊尹京舊卿弟旭宰屬邑有庶幹之稱可委以繁使公對曰臣待罪宰府恐公議非便上曰前代父子兄弟竝處貴位者不可以卿故滯其才公曰今省府乃士人要職若於平進遷擢又得孤寒者一人

臣弟 陛下知名望他日出于宸衷且乞一闲局遂
判吏部南曹公歸喜語弟曰 上知爾之才必有任
使而終不言所得之旨翊日被命乃知銓管人引對
上見公弟賜與緋魚公因對敘感 上曰不知尚
着綠因朕失照管

又

上宣示公曰聞卿居甚陋密令記 之官為脩營其間更
以較卿意增益之公頓首曰臣所居乃先父舊廬當日
止庇風雨令葺已過甚矣每思先人嘗有愧色豈煩

朝廷 上再三諭之公力辭乃止 並見名臣遺事

禮遇詞臣

真宗好文待學士尤重王欽若召見最頻其後晁迥李
宗諤陳彭年王曾李繼數人皆被恩遇惟演再入院
天禧四年間屢蒙召對或龍圖閣滋福殿承明殿須
宣和門之北閣子皆從容賜坐移刻而出其言議及
奏對此畧而不書又常令中使密至院門詢吏人云
今日誰直然後召之 見金坡遺事

御賜碑額

仁宗天縱多能尤精書學凡宮殿門觀多帝飛白題榜勲賢神道卒賜篆螭首王曾之碑曰旌賢冠準曰旌忠李迪曰遺直晏殊曰舊學丁度曰崇儒王旦曰全德元老文彥博父均曰教効忠積慶李用和曰親賢范仲淹曰褒賢曹利用曰旌功呂夷簡曰懷忠張士遜曰舊德狄青曰旌忠元勲其餘不可悉記或云初王子融守河中還以

唐明皇題裴耀卿碑額獻之

仁宗乃賜文正碑曰旌賢大臣碑額賜篆蓋始于此

其後

英廟

神考亦屢有賜者

澠水燕談

皇朝事實類苑卷第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皇朝事實類苑卷第八

名臣事迹

韓魏公

韓魏公以元勳舊德夷夏具瞻熙寧留守北都遼使每過境必先戒其下曰韓丞相在此無得過有須索遼使與京尹書故事紙尾止押字至是悉書名其為遼人畏導為如此每使至其國必問侍中安否其後公子忠彥奉使至遼問嘗使中國者曰國使類丞相否或曰類即命工圖之



韓魏公在相府時家有女樂二十餘輩及崔夫人亡一日盡厚遣之同列多勸且留以為暮年歡悅公曰所樂能幾何而常令人心勞孰若吾簡靜而樂也識者以謂過人遠矣公舊有德于閩中秦人愛之後子華自丞相出宣撫秦之父老有遠來觀于道傍乃愕然相謂曰吾以謂韓公乃非也於是相引以去虜人每見漢使必起立致恭以問曰韓公安否今在何處次問文富二老亦以公餘或以官或以名而已公鎮大名四年虜使每涉臨清縣即戒其下曰此韓侍中境內慎勿亂需索以辱我也又嘗有使白曰我在國中想望韓公名今幸遇此何如得見故事惟通判攝少尹與之相見而留守不出也又嘗有諭其下者曰獻侍中馬須擇好者來既而不如旨怒曰此豈比他處敢爾不加意遂笞其人易其馬

治平中夏國汎使將至以十事聞朝廷未知其何事也時太常少卿祝誥誥主館伴使既受命先見樞密使已

而見丞相韓魏公曰樞密何語曰樞密云若使人議及十事第云受命館伴不敢輒及邊事公笑曰豈有止主飲食而不及他語也公乃料十事以授祝曰彼及某事則以某辭對辨某事則以某詞折祝唯々而退及宴使者果及十事凡八事正中公所料祝如所教答之夏人聳服祝常以為魏公真賢相非他人可及也

四

韓忠獻公神道碑

神宗御製也中云公薨前一夕有

大星殞于園中樞馬皆鳴又曰公奉詔立王子皇太子白被

顧命立英宗為皇帝白反朕以承祖宗之叙可謂

定冊元勳之臣後銘其碑曰公行不歸中夕是悼尚

想公議浹落苑草復御篆十字填金以冠其額曰

兩朝顧命定冊元勳之碑見歸田錄

五

皇祐五年韓魏公拜武康軍節度使經略河東時公在定五年矣將行定人爭欲遮留公使不得出公聞之一日偽游長春園陰欲由他道去民初不知至日晡

始悟奔走宿于北門；不得闔察屬相與設祖于道
鈴轄却質壯男士也首感泣大慟散徹于外官吏皆
泣下既而道路士庶哭聲動原野

六

北嶽祠在州之曲陽縣歲久不葺守臣奉祠與執事者
升降于頽簷壞廡問公以為慢神莫斯為甚迺完廟
宇煥然一新每雨雪不時降公即走寮屬禱於祠下
而神必應之時北道荐饑定獨屢豐故嘗有詩曰靈
嶽祠官尚未回六花隨禱下瓊瑰其後公改帥并門

又嘗題子廟門云每時有水旱必致禱無不響答故
祈道即靈居以謝並見魏公別錄

七

韓侍中薨差內臣張都知督事葬事玄堂甃以石一切用
度皆出于官官上自撰墓碑題其額曰兩朝顧命定
冊元勳之碑明年曾侍中薨上題其墓碑額曰兩
朝顧命贊冊亞勳之碑見倦遊錄

八

熙寧初公在咸秦平涼經畧使蔡挺建議欲城白塔公

許之及本路兵馬夫丁既興而虜騎亦至寨下挺恐
兵敗而事不濟且已任其罪乃走使京師具其事勢如
此及其可憂之狀請命于朝廷朝廷惟責公以不當
增修保障致一路溝城懼於奔衝而不知始建謀者
挺也公亦不自辨洎城成無事公復奏挺之功而乞
加獎諭焉公鎮大名魏之牒訴甚劇而事無大小公
親縣賑之雖在疾病不出亦許通問請命而就決于卧
內人或以公甚勞事過多勉其略于總劾委于佐屬
而少自便安曰兩詞在官人之大事或死或生或予或
奪至此一言而決吾將何敢畧也吾恐有所不盡而
未嘗輒敢有一路也略况其可以委之乎公嘗當政府十
有餘年贊輔三朝黜陟羣材其入踐臺省外總方鎮
出于門下者過半矣然其知恩感義于公者幾希人
或以此為說公曰吾以至公之道薦人而不求人知
以至公之道責人不避人怨但無愧于天地豈復邀
譽於人也

九

慶曆八年大水歲饑流民滿道公大發倉廩募人入粟

分命官吏設餼粥以食民公日往按視遠近歸之者不可勝數明年皆給路糧遣歸優詔褒美其略曰河北都轉運司奏去年河北艱食人戶流亡卿多方擘畫全活人命及七百萬並歸本業蓋是卿用心拯救朕甚嘉之並見魏公別錄

司馬文正

司馬文正公以高才全德大得中外之望士大夫識與不識稱之曰君寔下至閭閻畎畝匹夫匹婦莫不能道司馬公之退有十餘年而天下之日冀其復用于

朝熙寧末余夜宿青州北淄河馬鋪晨起北行見材

民百餘謹呼踊躍自北而南余驚問之皆曰人傳司馬為宰相矣余以雖出于野人妄傳亦其情之所素欲也故蘇子瞻為公獨樂園詩曰先生獨何事四海望陶冶兒童誦君寔走卒知司馬蓋紀寔也出澠水燕談

孫威敏

皇祐末契丹使請觀太廟樂仁宗以問宰相對曰恐非祀享不可以習也樞密副使孫威敏公沔曰當以

禮折之謂使者曰廟樂之作皆本朝所以歌咏祖宗
功德也豈他國可用耶使人如能留助吾祭乃可以
觀之 仁宗從其議使者不敢復請

陳文惠

陳文惠公將終前一日自為墓誌曰有宋穎川先生堯
佐字希元道號知餘于壽八十二不為天官一品不
為賤使相納祿不為辱三者粗備歸息于先秦國公
燕國太夫人仲兄丞相棲神之域吾何恨焉並涑水
紀聞

此條見涑水燕談

王沔

王沔字楚望端拱初秦大政敏于裁斷時趙韓王罷政
出洛呂文穆公蒙正寬厚自任中書多決於沔舊例
丞相待漏于廬燃巨燭天殆曉將入朝尚有留按遣
決未盡沔當漏舍止燃數寸事都畢猶徘徊笑談方
曉 上每試舉人令公讀試卷素善讀書縱文格下
者能抑揚高下迎其辭而讀之聽者無厭經讀者高
選舉子嘗納卷祝之曰得王楚望讀之幸也

檢歸田錄不得下
條旁注並字誤

陶尚書

陶尚書穀為學士嘗晚召對 太祖御便殿陶至望見
上將前而復却者數四左右催宣甚急穀終彷徨不
進 太祖笑曰此措大索事回顧左右取袍帶來
上已東帶穀處東趙入並歸田錄

王荆公

王丞相嘗云自議新法謂青苗免役更始終言可行者

曾布也言不可行者司馬光也餘皆前叛復附或出
或入 澠水燕談

二

二條檢夢溪筆談
不得

從日知錄所列東軒
筆錄改

王荆公再為相承黨入人之後平日肘腋盡去而在者已
不可信可信者又才不足以仍事平日唯與子雱謀議而雱
又死知道之難行也於是慨然復求罷去遂以使相
再鎮金陵未幾納節求閑地久之得會靈觀使居于
金陵一日豫國夫人之弟吳生者謁荆公寓止於佛
寺行香廳會中同天節建道場府僚當會于所謂行香
廳太守葉均使人白遣吳生不肯遷洎行香畢大會
於其廳而吳生于屏後慢罵不止葉均俛首不聽而
轉運毛坑抗判官李宗大不平之牒州令取問州遣二

皂持牒逮吳生吳生奔荆公家以自匿荆公初未知其事也頃之二皂至門下云補人而喧忿于庭荆公偶出見之猶紛々不已叱二皂去葉均聞之遂秋二皂而與毛抗李宗大皆詣荆公謝以二皂生昧失于戒東荆公唯々不荅而豫國夫人於屏後叱均抗等曰相公罷政門下之人解體者十七八然亦無敢捕吾親屬于庭者汝等乃敢尔耶均等趨出會中使撫問適至而聞爭廳事中使回日悉以此奏聞於是葉均毛抗李宗大皆罷而以呂嘉問為首守又除王安石上提點江東刑獄俾遷治所于金陵

三

熙寧庚戌冬荆公自叅知政事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史館大學士是日百官道門奔賀者無慮數百人荆公以未謝皆不見之獨與余坐西廡之小閣荆公語次忽颯感取筆書窗曰霜筠雪竹鐘山寺投老歸興寄此生放筆揖余入後二年公罷相知金陵明年復拜昭文館大學士又明年再出判金陵遂納節辭平章事又乞宮觀久之得會靈觀使遂築一第于西門

外元豐癸丑春余謁公於第公遽邀余同遊鐘山憇法雲寺偶坐于僧房余因為公道平昔之事及誦書窗之詩公憮然曰有是乎微笑而已並筆錄

向文簡

太宗飛帛書張詠向敏中二臣名付中書二人者名臣為朕記之向公自員外郎為諫議知樞密院止百餘日同乎章事後坐事出永興軍駕幸澶淵手賜密詔盡付西鄙事許便宜從事公得詔歲之視政如常會邦人因讎有告禁卒欲倚讎為亂者密使麾兵被甲衣袍伏於廡幕明日盡召宿僚兵官置酒縱閱無一人預知其事者命讎先入令馳逞于中門外後召至堦公振袂一揮伏卒齊出盡擒之各懷短刃即席誅之勤訖屏屍亟命灰沙掃庭張樂宴飲賓從股慄

富文忠

慶曆未末富文忠公鎮青州會河決商胡北方水流民貧入京東公所勸撫八州之民出粟以助賑給各因坊村澤寺廟及公私堂因崖為窟以處流離擇寄居官無職事者各給以俸即民所贅聚籍而授券以時給

之器物新芻無不完其不幸死者為義塚收瘞自為
文遣使祭之明年夏大稔計其道路資遣還業八州
之間所全活者無慮四十餘萬人其募為兵者又萬
餘人 仁宗嘉之拜公禮部侍郎公曰恤災賑乏官
職也卒辭不受 見澠水燕談

二

富公弼忠厚正直出于天性始終一節故富公之使北
也朝廷以三書與之其一增坊物二十萬其一增十萬
其一以公主妻梁王使與虜約曰能為我令元昊稱
臣納款我歲增二十萬物不能者歲增十萬虜曰元
昊稱臣納款我願指之勞耳汝富以二十萬與我然
須是謂之獻或謂之納然後可至於公主則不必爾
也富公固爭獻納之名歸白朝廷 見涑水紀聞

三

富公為人溫良寬厚汎與人語若無所異同者及其臨
大節正色慷慨莫之能屈皆智識深遠過人遠甚而事
無巨細皆反復熟慮必萬全無失然後行之宰相自
唐以來謂之禮絕百僚見者無長幼皆拜宰相乎立

垂手扶之送客未嘗下階客坐稍久則吏從傍唱相
公尊重客淑踏起退及公相為雖微官及布衣謁見皆
與之抗禮坐語從容送之及門視其上馬乃還自是
羣公稍救放之自公始也自致仕歸西都十餘年常深
居不出晚年賓實客請見者亦多謝以疾所親問其故
曰凡待人無貴賤賢愚禮貌當如一吾累世居洛親
舊蓋以千百數若有見有不見是非均一之道若人
人見之吾衰疾不能堪也士大夫亦知其心無怨也
嘗欲之老子祠乘小轎過天津橋會府中從市於橋
側市人喜公之出隨而觀之至於安門市為之空其
得人心也如此及遠世士大夫無遠近識不識相見
則以言不相見則以書更相弔唁往々垂泣其得士
大夫心又如北鳴呼苟非事君苦盡忠愛民盡仁推
惻怛至誠之心先於內而見於外能如是乎涑水紀
聞

四

治平中公自定州歸朝既入見退諸中書由執政以求
致仕執政曰康寧如是又至主上意方厚而求去如此
之堅何也公曰若待筋力不支人主厭棄後去乃不

得已也豈得為止足哉因退歸私第堅卧不起自青州至是三年九凡七上表其劄子不可勝數朝廷乃許之以太保致仕是時論是者皆謂公筋力既壯必未肯決去至是乃服並見廬陵居士錄集

五

富韓公熙寧中罷相鎮毫毫常君養疾罕出視事幕府諸君須有事必稟命者常以狀白公以批數字于紙尾莫不盡其理或事有難決諸君憂疑不能措手者相與求見公以一二言裁處徐語他事曉然率常決

其所疑者退而嘆服莫可及也公早使強虜以片言折狂謀尊中國及總大政視天下事若不足為者矧退處一郡乎

梅聖俞

王副樞疇之夫人梅昂臣之女也景彞初授樞密副使梅夫人入謝慈壽宮太后問夫人誰家子對曰梅昂臣女也太后笑曰是聖俞家乎由是始知聖俞名聞于宮禁也聖俞時在家甚貧余或至其家飲酒甚醇非常人家所有問其所得云皇親有好學者宛

轉致之余又聞皇親有以錢數千得梅聖俞詩一篇者其名重於時如此見廬陵歸田錄

呂文穆

呂文穆公蒙正以寬厚為宰相太宗春遇有一朝士家藏古鑑自言能照二百里欲因公弟獻以求知其弟因問從容言之公笑曰吾面不過鏡子大安用照二百里其弟遂不敢言聞者嘆服以謂賢于李衛公遠矣遂寡好而不為物累者昔賢之所難也以上歸田錄呂中令蒙正國朝三八中書惟公與趙韓王爾未嘗以婚戚

傲寵澤子從簡當奏補時公為門下相舊制宰相奏子起家即授水部員外郎加朝階公奏曰臣昔忝甲科及第釋褐止授六品京官况天下才能老于巖穴不能需寸祿者無限今臣男從簡始離襁褓一物不知膺此寵命恐罹陰譴止乞以臣釋褐所授官補之因讓方允止授六品京官自爾為制公生於洛中祖第正寢至易簣亦在其寢其子集賢二卿居簡平日親與文寶語此云見廬陵歸田錄

燕王元儼

燕王元儼 太宗幼子也 太宗子八人 真宗朝已六人

亡歿至 仁宗即位獨燕王在以皇叔之親特見尊禮契丹亦畏其名其疾亟時 仁宗幸其宮親為調藥平生未嘗語朝政遺言一二事皆切于理余時知制誥作贈官制所載皆事寔見廬陵歸田錄

陳元叟

陳元叟字唐夫為廣西轉運使上言苧布所種與桑柘不殊既成宿根旋拔新幹枝葉繁茂則刈之罔歲之間三收其苧一固其本十年不衰每織布一端止售

百錢蓋織者多而市者少故地有遺利入無餘資固克復交市帛之數歲萬疋自勸農廣植麻苧以益錢折變收市帛未及二年已得三十七萬餘疋請以苧麻充折桑柘之數令佐書曆為課範蜀公蒙求

李文靖

李文靖公沆為相王魏公旦方叅預政事時西北隅尚用兵或至盱眙魏公嘆曰我輩安能坐致太平得優游無事耶文靖曰少憂勤足以為警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其後北狄講和西戎納款而封禪

祠汾蒐講墜典靡有暇日魏公始歎文靖之先識過人遠矣見廬陵集

二

李明簡穆公沆嘗被同年馬亮責之曰外議以兄為無

口貌公笑曰吾居政府然無長才但外所陳利害一

切報罷聊以此報國耳今國家防制織悉密若凝脂

苟畢狗所陳一一行之則所傷寔多陸象先曰庸人

擾之正所謂也儉人苟一時之進豈念于民耶公薨

沐浴右左脇而逝七日盛暑中方殮不聞腐氣信履踐

之明效也

三

李丞相沆有長者譽一旦僕通宅金世數十千忽一夕遁去

有女將十歲美姿格自為一券繫于帶願賣於宅以

償焉丞相大恻之囑夫人曰願如已子育于室訓教

婦德俟長成求夫嫁之偶止請夫人親結縭以主其婚

然而務在明潔夫人如所誨及笄擇一壻亦頗良具

奩歸之女範果堅白其二親後歸舊京聞之感公刻

心骨丞相病夫婦割股為羹饋之至薨衰經三年並

見湘水山野錄

四

公嘗言李丞相沈重厚淳質言無枝葉善屬文識治體
 樂賢好善為丞相有長者譽頗通釋典尤厭榮利世
 務罕以搜其心自奉甚薄所居陋巷廳事無重門偏
 下已甚類垣壞壁沈不以屑慮堂前藥欄壞妻戒守
 舍者勿令葺以試沈、朝夕見之經月終不言妻以
 語沈、笑謂其弟維曰豈可以此動吾一念我家人
 勸治居第未嘗答維因語次及之沈曰身食厚祿時
 有橫賜計囊裝亦可以治第但念內典以此世界為
 缺陷安得圓滿如意自求稱足今市新宅須一年完
 繕人生朝暮不可保又豈能又居巢枝聊自足耳安
 事豐屋哉後遇疾沐浴左脇而逝時盛暑停屍七日
 屋中無穢氣亦履行之報也沈在相位接賓客嘗寡
 言馬亮與沈同年生又與維善語維曰外議以大兄
 為無口貌維乘間嘗達亮語沈曰吾非不知也然今
 之朝士得升殿言事上封論奏了無壅滯多下有司
 皆見之矣若邦國大事北有強虜西有戎還日旰條

議所以備禦之策非不詳究薦紳中如李宗諤趙安
仁皆時之英秀與之談皆猶不能啓發吾意自餘通籍
之子坐起拜揖尚周章失措即席必自論功最以希
寵獎此有何策而與之接語哉苟屈意妄言即世所
謂籠罩籠罩之事僕病未能也為我謝馬君沆嘗言
居上位矣無補萬分唯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
惟此少以報國耳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狗所陳請
施行一事即所傷多矣此蓋陸象先庸人擾之謂
也楊文公談苑

五

真宗時或薦梅詢可用者上曰李沆嘗言其非君子
時沆之役盡蓋二十餘年矣歐陽文忠公嘗聞蘇子容
云宰相歿二十年能使主上追信其言以何道子容
言獨以無心耳軾謂陳執中俗吏耳持以至公猶能
取信主上况如李公之才識而濟之無心耶時元祐
三年龍興節賜宴尚書省論此廬陵居士集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皇朝事實類苑卷第八

皇朝事實類苑卷第九

名臣事迹

王沂公

王文正公曾為人方正持重在中書最為賢相嘗謂大臣報政不當取息避怨公嘗謂尹師魯曰息欲歸已怨使誰當聞者歎服以為名言廬陵居士集

二

景德中朝廷始與北虜通好詔遣使將以北朝呼之王沂公以為太重請止稱契丹本號可也真宗嘆賞



再三朝論譴之

三

祥符中王沂公奉使契丹館伴邢祥頗肆談辨辨深自衒驚且矜新賜鐵券公曰鐵券蓋勲臣有功高不賞之懼賜之以安反側耳何為輒及親賢祥大沮失以上見涑水紀聞

四

王沂公曾發解及南省程試皆為首冠中山劉子儀為翰林學士戲語之曰狀元試三場一生喫着不盡沂公正色荅曰曾平生之志不在溫飽

范魯公

范質初作相與馮道最舊宿意輕其新進潛視所為質初知印伴語事曰堂判之事竝施籤表得以為視而書之慮臨文失誤貽天下笑道聞嘆曰真識大體吾不如也質後果為名相談苑

二

范魯公質早輔周室及太祖受禪不改其任兩朝翊戴嘉謀偉量時稱名相然自以執政之地生殺舒慘

所繫苟不能早夜兢畏悉心精慮敗事覆餗餗憂患畢
至如如之道有枉直時有夷險居是位者今古為難嘗
謂同列曰人能鼻吸三斗醇醋即可為宰相矣出涑
水紀聞

范文正

范文正公仲淹少貧悴悴依睢陽朱氏家常與一術者遊
會術者病篤使人呼文正公而告曰吾善煉水銀為
白金吾兒幼不足以付今以授子即以其方與所成
白金一斤封誌納文正懷中文正方辭避而術者已

絕後十餘年文正為諫官術者之子長呼而告曰而
父有神術昔之死也以汝尚幼故俾我收之今汝成
立當以還汝出其方并白金授之封識宛然筆錄

狄武襄

天聖五年王正文安公堯臣狀元及第釋褐將作監丞通
判湖州是年狄武襄公青始投拱聖營為卒晚年同
入樞密院武襄為使文安副焉

薛簡肅

薛簡肅公天禧初為江淮發運使始辭王文正公王無他

語但云東南民力竭矣薛退而謂曰真宰相之言也

二

王文康公薛簡肅公俱嘗鎮蜀而皆有名章獻時同為執政一日奏事已已因語蜀事文康曰臣昔在蜀時有告戍卒反執斬之于營門遂無事簡肅曰臣在蜀時亦有告戍卒反者叱出之亦無事出湘山野錄

李公擇

李常公擇少讀書于廬山五老峯白石菴之僧舍書幾

萬卷公擇既貴思欲遺之後學者不欲獨有其書乃藏於僧舍其後山中之人思之日其居曰李氏藏書山房而蘓子瞻為之記涑水紀聞

張乖崖

故尚書張詠嘗謂人曰吾榜中得人最多慎重市有推雅望無如李文靖靖深沉有德鎮服天下無如王公面折庭爭素有風來無如寇公當方面寄則詠不敢辭名臣遺事

太宗和人

太宗時賈黃中宋白李至呂蒙正蘇易簡五人同時拜

翰林學士承旨扈蒙贈之以詩曰五鳳齊飛入翰林
其後呂蒙正為宰相黃中李至蘓易簡皆至秦秦和政
事宋白官至尚書老于承旨皆為名臣 廬陵集

不信異端

李司空家累世不置佛堂不蓄內典經文王似宗家不
然楮鏹祀其先人酒炙而已 楊文公談苑

皇朝事實類苑卷第九

皇朝事實類苑卷第十

名臣事迹

大臣高壽者

本朝大官最享高年者凡三人曰退傅張公士遜樞相
張公昇少趙公槩皆壽至八十六又二人次之曰陳
文惠公堯佐至八十二杜祁公衍至八十二又一人
次之曰富文忠公弼壽至八十餘皆不及焉故文惠
致仕以詩寄退傅曰青雲岐路游將徧白髮光陰得
最多蓋謂是也 仁宗篤師傳恩遇公持厚致政後

每大朝會常令綴兩府班公時已八十餘而拜跪輕利仁宗晚乃飛白百歲二字賜之公遽進歌以謝優詔褒荅此雖漢頭宗之遇相榮不過是也青箱記

將相世家

李密學濬與李昌武宗諤同宗同歲月後一日而生二人者平生休戚慘舒一與之同及昌武死濬亦後一日卒昌武即司空昉第三子在玉堂真宗召公同丁晉公侍宴玉宸殿上曰朕嘗思國朝將相之家世緒不墜者惟曾彬爾聞卿家尤更雍睦有法朕繼

二聖基業亦如卿家保守闕閱東軒筆錄

大臣奢儉不同

鄧州花蠟燭名著天下雖京師不能造相傳云是寇萊公燭法公嘗知鄧州而自少年富貴不點油燭尤好夜宴劇飲雖寢室亦然燭達旦每罷官去後人至官舍見厠溷間燭淚在地往往成堆杜祁公為人清儉在官未嘗燃燭油燈一炷熒然欲滅與客相對清談而已二公皆為公臣而奢儉不同如此祁公壽考終吉萊公晚有南遷之禍遂歿不返雖其不幸亦可以

為戒也盧陵歸田錄

貴門子弟

初翰林學士彭乘不訓子弟文學叅軍范宗翰上啓遺之曰王氏之琪珪玳瑁器盡璠璣韓氏之綜絳績維才皆經緯非蔭而得由學而然謂王氏皆以王為名韓氏皆以糸為名故云璠璣經緯大抵天下之衣冠子弟取高科者唯王韓二族為盛故世之人舉其名以訓子弟焉名臣傳

陳恭公

陳恭公再罷政判亳州年六十九遇生日族子往獻老人星圖以為壽獨其姪世修獻范蠡遊五湖圖且讚曰賢哉陶朱霸越平吳名遂身退扁舟五湖恭公甚喜即日表納節明年累表求退遂以同徒致仕

二

陳恭公事

仁宗兩為相悉心盡瘁百度振舉然性嚴重語言簡直與人少周旋接賓客以致親戚骨肉未嘗從容談笑尤靳恩澤士大夫多怨之惟仁宗嘗曰不昧我者惟陳執中耳及其薨也韓維張洞謚之

曰榮靈 仁宗賜諡曰恭薨後月餘夫人謝氏繼卒
一子終七歲官葬日門下之人惟解賓三至墓所世
人嗟悼之梅堯臣作挽詞兩首具載其事曰位至三
公有恩加錫謚無再調金鉉鼎屢刻玉麟符已歎鸞
同穴還悲鳳少雛擁途看鹵簿誰為畢三虞公在中
書日朝廷百事崇王官多不喜天子以為忠富貴人
間有恩榮沒後隆若非笳鼓咽寂莫奈秋風並東軒
筆錄

張鄧公

世傳張公先化軍生百日始能啼襁褓中喪其父母少
孤貧讀書武當山有道士見而異之曰子有道氣可
隨我學仙公不欲道士亦弗強曰不然亦位極人臣
公以淳化三年孫何榜及第久困孫調年幾五十始
轉著作佐郎邵武縣還朝以文贄楊公大年比二日
至門下連隨楊公與同輩打葉子門吏不敢通公亦
弗去楊公忽自窗隙目之知非常人延入款語又觀
所為以為有宰相器永幾薦為御史尋充壽春由此
際會遂登台輔然公寬厚長者記存故舊嘗與邵武

姓魚一僧相善及貴猶不忘為魚奏紫方袍弟子守
仙亦沾錫服晚年致政猶時遺守仙物不絕答書
皆親筆而書語皆稠疊勤處其敦篤如此青湘雜記

二

淳化中張鄧公為射洪令會歲旱禱于曰崖山陸使君
祠遂雨立庭下若聽命然維雨足乃退蜀人刻石記
其祠中真宗時為廣東轉運使會詔天下置天慶
觀公因請即舊觀為之以紓天下土水之勞湘山野
錄

杜祁公

杜祁公衍越州人父蚤卒遺腹生公其祖受之幼時祖
父脫帽使公執之會山水暴至家人散走其故殺一
竿與之使挾以自泛公一手挾竿一手執帽漂流久
之救得免而帽竟不濡前母有二子不孝弟其母改
適河陽錢氏相父卒公十五六其二兄以為其母匿
私財以適人執公案之不得劔所之傷腦走投其姑
姑匿之重檢上出血數升僅而得免乃詣河陽歸其
母繼父不之容往來孟洛間貧甚傭書以自資嘗至

濟源富民相里氏寄之妻以女由是資用稍給舉進士殿試第四及貴其長兄猶存待遇甚有恩禮二兄反錢氏姑氏子孫受公蔭補官者數人仍皆為之婚

嫁東野筆錄

二

杜祁公以宮師致仕于南都時新牘一魏我者出倅巨藩道由應天大帥王資政舉^正以其少年高科方得意于時盡假以牙兵實轡旌鉞道從呵擁時盛祁公遇於通衢無他路可避萊段欵衣帽暗奕一老卒斂馬側立于旁舉袖障面新貴人頗恚其立馬而避問從者曰誰卒對曰太師公湘山野錄

三

杜正獻公為相蔡君謨孫之翰為諫官屢乞出仁宗云卿等審欲得郡當具所欲乞奏來於是蔡除福州孫除安州正獻云諫官無故出終非美事乞且如舊上可之退書聖語時陳恭公為叅政不肯書曰某初不開正獻懼遂焚之由此遂罷相議者謂正獻當俟明月審奏不當遽焚其書也正獻言始在西府時

上海訪于中書事及為相雖中書事不以訪公因言
君臣之間能全終始者蓋難也蘇子瞻云東軒筆錄

皇朝事寔類苑卷第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皇朝事寔類苑卷第十一

名臣事迹

元大參

大參元厚之公成重時侍錢塘府君於荆南每從學龍
安僧舍後三十年公以龍圖二卿帥于府昔老僧猶
有存者引旌鉞訪舊齋而門徑窗扉及泉池釣游之
迹歷々如昨公感之因構一巨堂榜曰碧落手寫詩
於堂詩有九重侍從三明主四紀乾坤一老臣及過
盧都失眼前人之句雖向老而男子雄瞻之氣殊未



衰未幾果以翰林詔歸為學士俄而又叅熙寧大政
真所謂乾坤老臣也其堂遂為後進之大觀湘山野
錄

竇尚書

竇儀開寶中為翰林學士時趙普專政 帝患之欲見
其過一日召儀語及普所為多不法且譽儀早負才
望之意儀盛言普間國勲臣公忠亮直社稷之鎮
帝不悅儀歸言于諸弟張洎引滿語其故曰我必不
能作宰相然亦不詣朱崖吾門可保矣既而召學士

盧多遜嘗有憾于普又喜于進用遂攻普之短果罷
相出鎮河陽普之罷甚危賴以勲舊脫禍多遜遂叅
知政事作相太平興國七年普復入相多遜有崖州
之行是其言之驗也儀弟儼侃偁僖並舉進士父禹
鈞范陽人為左諫議大夫致仕諸子皆成名士風家
法為儒之表馮道贈禹鈞詩云燕山竇十郎教子有
義方靈椿一林老丹桂五枝芳人多傳誦儀至禮部
尚書儼至禮部侍郎皆為翰林學士侃左補闕偁為
晉府賓佐後至左諫議大夫叅知政事僖起居郎儼

文甚高皆有集在祕閣侷亦有文為晉府記室楊文公談苑

二

王著既貶官內署闕人 太祖謂范質曰王著昨以酒失深嚴之地當選慎重之士處之質等對以前朝學士惟竇儀清介謹厚然須自翰林遷端明今又官為尚書難于復召 太祖曰禁中非此人不可卿當諭朕意令勉赴所職即日再入翰林為學士金坡遺事

王文穆公

王文穆公欽若臨江軍人母李氏父仲華嘗侍祖郁任

官鄂渚而李氏有娠就蓐之夕江水暴溢將壞廨舍亟遷于黃鶴樓始媿身生男即公也時隔岸漢陽居人遙望樓際若有光景氣象云又公昔歲行圃田道中宿于村舍夜起視天中有赤文成紫微二大字光耀奪目使蜀還褒城路中有人展謁熟視刺字乃唐相裴度告公以默定之語及言公他日當貴茲亦異矣後公每設壇祀神必朱篆紫微二字陳於醮所又輟俸脩晉公祠于圃田作記以述其聆蠻云 真宗封岱祠汾雖則繼述先志昭荅靈貺中外臣民協謀

同欲然寔由文穆之力贊焉故 章聖禮畢登太平
項一作偕近臣周覽前代碑刻內一碑首云朕欽若
昊天 真宗顧文穆笑曰元來此事前定只是朕與
欽若此與隋史萬歲討蠻入洞遇碑云萬歲後過此
頗相類文穆王公不惟被 章聖顧遇至於 明肅
太后亦深眷焉先是知卽武軍吳植餉金于文穆而
誤投沂公之弟沂公以聞植坐追停文穆以不知特
寢不問故植之貶詞曰如何匪人瀆我元老此可見
矣青箱雜記

孫資政

孫資政免出師環慶宿管城值夏州進奉使至或白當
避驛者公曰使夏國主自入朝亦外臣也猶當在某
下况陪臣乎羌使遂宿白沙 仁廟聞而嘉之倦游
錄

皇朝事實類苑卷第十二
名臣事迹

石守道

石守道學士為舉子時寓學于南都其固窮若學世無
此者王侍郎瀆聞其勤約因會客以盤餐遺之石謝
曰甘脆者亦某之願也但日享之則可若止脩一餐
則明日何以繼乎朝享膏粱暮厭粗糲人之常情也
某所以不受賜便以食還王咨重之俸游雜錄

韓丕

廬山白鹿觀向有道士王某通五經結茅廬數千區講授生徒幾百人韓丕亦嘗從之學王問遣生徒往近村市酒一日命韓挈榼以往王謂諸生曰韓秀才風骨粹重向去進士不可量也然到山歲餘未嘗見其所業命破局索其寢室中於席下得柵葉厚四寸或二三葉或十數葉以細梗貫之乃韓之著述也王見之驚駭自此加禮待之其後官至二卿翰林學士倦遊雜錄

曹侍中

曹利用以陰補殿前承旨嘗陳兩邊之策契丹南侵六師薄伐至于澶淵契丹遣使求和真宗曰須忠義識略之人可以八敵境觀其誠偽不必限以位秩高下二府薦利用可使真宗曰是嘗陳邊事者召見首陳和戎息民為便上問家所在利用曰臣盡節得死為幸豈顧家為乃假崇儉副使將命至大名路梗不通縋城而下晝夜兼行抵虜帳戎主請割関南地利用慷慨宣國威靈稱朝廷歲以繒帛為遣可也遂與韓杞同還以書詞未遜復與杞往虜遣王繼忠

與利用言兩朝歡好寔為美事虜主年少願兄事南朝又遣姚東之俱來講解遂北歸

李詢

李詢授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詢嗜酒嘗早朝上奏事宿醒未解酒氣醺然衝于御座上謂曰開封府煩卿宜節酒詢再拜謝罪然不飲酒不樂竟以過度而卒

韓忠獻

臣唐英嘗聞播紳先生言故太師許國公在中書日嘗見天下諸路有司樵拾官吏小過輒顏色不懌曰令天下太平主上之心雖蟲魚草木皆欲得所夫仕者大則望為公卿次亦望為侍從職司二千石其下亦望京朝幕職奈何錮之于聖世持心如此昔袁安不以贓罪鞠人其韓公之謂乎上嘗思之命張方乎撰神道碑以上出本朝名臣傳

王文正公

祥符初趙德明上言本國饑求粟百萬斛大臣皆請以違誓責之王魏公且獨請具粟如數于京師詔德明

來取 真宗大喜德明得詔大慙且歎朝廷有人
水燕談

二

王魏公與楊文公大年反善疾篤延大年于臥內託草
遺奏言忝為宰相不可以將盡之言為宗親求官止
叙平生遭遇之意表上 真宗歎惜之遽遣就第取
子名數錄進 涑水紀聞

三

王旦字子明大名人祖徹進士及第官左拾遺父祐以
文學知名知制誥二十餘年至兵部侍郎風 精審
且少時祐常明以語人謂旦必至公輔乎植三槐于
庭以識之旦幼聰悟寬裕清粹太平興國中一舉登
進士第除大理評事知岳州平江縣事徙監潭州酒
稅知州事何承矩薦其行太宗召除著作佐即是時
方興文學脩三館建秘閣求文籍旦以選與校正遭
父喪追出供職端拱中通判鄭州事月餘從後濠州遭
母喪去詔復故任淳化初充殿中丞直史館明年除
左正言知制誥四年同判吏部流內銓知考課院會

妻父趙昌言叅知政事旦上奏以知制誥中書屬官引唐獨孤郁避權德輿故事因求解職上嘉而許之以禮部郎中充集賢殿脩撰掌銓課如故踰年昌言罷政事旦即日復知制誥依前脩撰仍賜金紫逮真宗即位除中書舍人數月召入翰林為學士尋知審官院兼通進銀臺司咸平三年權知貢舉鎖宿旬日就拜給事中同知樞密院明年遷工部侍郎叅知政事景德初契丹入寇從車駕幸澶淵時郟王留守京師暴得心疾詔旦權東京留守司事乘傳而歸聽以便宜從事三年以上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明年車駕幸安以早為朝拜諸陵大禮使及還監脩國史大中祥符元年天書降以旦為封禪大禮使又為天書儀衛使從登封太山遷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同平章事受詔作封祀遷兵部尚書同平章事及祀汾陰以旦為汾陰大禮使還遷右僕射同平章事受記作汾陰祠壇頌上更欲遷旦官旦歷懇固辭乃止加昭文館大學士及增功臣而已及聖祖降又知門下侍郎玉清昭應宮成以旦為玉清昭

應宮使鑄天尊銅象成旦為迎奉聖像大禮使寶符
閣成又為天書刻玉使車駕幸亳以旦為奉祀大禮
使上以兗州壽丘為聖祖降生之地於是處建景靈
宮以旦為朝脩使宮成拜司空國使史成進拜司徒
天禧元年進拜大保並同平章事聖祖上尊號以旦
為太極觀奉上寶冊使旦在政府十有八年以疾辭
累章不許及自兗州還懇請倘至乃詔冊拜太尉兼
侍中五日一起居因入中書遇軍國有重事不以時
日並入叅決旦聞之惶恐拜章乞寢恩數合門俟命
乃止增封邑而優假之數率如前詔既而疾甚求對
便坐杖扶以昇殿上見其癯瘠惻然許之旦退復上奏
明日冊拜大尉依前玉清招應宮使罷知政事時給
宰臣月奉之半仍令禮官草尚書省都堂署事之儀
未及行其年九月己酉薨冊贈大師尚書令謚文正
上出次發哀羣臣奉慰擢其弟度支員外郎旭為司
封員外郎子大理評事睦為衛尉寺丞兄子大理寺
丞弟子衛尉寺丞質為大理寺丞外孫韓綱蘇舜元
范禧並同學究出身子素弟子徽俱未官素補太常

寺太祝徽祕書省校書郎初且與錢若水同直史館
知制誥有僧喜相謂若水曰王舍人他日位極人臣
富貴無與為比若水曰王舍人面偏而喉骨高如何
其貴也僧曰作相之後面當自正喉骨高者主自奉
養薄耳後果如其言且以寬厚清約為相幾二十年
遭時承平人主寵遇至厚公廉自守中外至今稱之
事寡嫂謹撫弟妹有恩祿賜所得與宗族共之家事
悉委弟旭一無所問遇恩蔭補徧于羣從身歿之後
諸子猶有布衣者性好釋氏臨終遺民剃髮著僧衣
服棺中勿藏金玉用茶毗火葬法作卍塔而為墳其
子弟不忍但置僧衣于棺中不藏金玉已而旦久疾
不愈上命肩輿入禁中使其子雍與直省吏扶之見
於延和殿勞勉數回命曰卿今疾亟萬一有不諱使
朕以天下事付之誰乎且謝曰知臣莫若君惟明主
擇之再三問不對是時張詠馬亮皆為尚書上曰張
詠如何不對又曰馬亮如何不對上曰試以卿意言
之旦強起舉笏曰以臣之愚莫若寇準上撫然又曰
寇準性剛徧卿更思其次旦曰他人臣所不知也臣

病困不任久侍遂辭退旦薨歲餘上卒用準為相束
水紀聞

四

真宗時以任中正知成都代張尚書詠言者以為不可
是時王文正公為相上責問之對曰非中正不能守
詠之規它人狂妄有變更矣上是之言者亦伏王之
能用人也湘山野錄

五

王文正公旦相真宗僅二十年時值四夷納款海內無
辜天書荐降祥瑞皆臻而大駕對岱祠汾皆為儀衛
使扈蹕處士魏野獻詩曰太平宰相年々出君在中
書十四秋西祀東封俱已畢可能來伴赤松遊世傳
王公嘗紀前世為僧與唐房太尉事頗相類及將捐
館遺命剔髮以僧服歛家人不欲止以緇褐一襲納
諸棺公風骨峭峻頰微結喉有僧人相皆謂其寒薄
獨一善相者曰公位名俱極但祿氣不豐耳故旦雖
位極一品而飲啗全少家亦不蓄聲伎晚年移疾在
告真宗嘗密賚白金五千兩旦謝表曰已恨多藏况

無用處竟不之受其清苦如此東齊記事

六

本朝眷待耆德於儀物之盛唯王文正公病深屢乞骸
不允扶掖求對然便坐面懇之真宗遣皇太子出幕
拜留曰吾方以卿翼吾先卿瘦瘠如此朕安敢強翌
日冊拜太尉詔禮部草儀就都堂赴上五日一起居
起居日入中書預忝決遇軍國重事不限時日並入
至病草公召楊文公於卧内喘以後事曰吾深厭煩
惱慕釋典願來世得為苾芻林間宴坐觀心為樂將

易箒之時君為我剃除鬚髮服色衣勿以金銀之

物置棺內用荼毘火葬之法歲骨先塋之側起一茆
塔用酬夙願吾雖深戒子弟恐其拘俗托子叮寧告
之又曰伏子撰遺奏但罄叙感戀而已慎無及姻戚
大年對曰餘事敢不一一拜教若剃髮衫衣之事此
必難遵公三公也萬一薨奄鑿輅必有袂褫之臨自
當斂贈公衮衣可加僧体乎至薨大年與諸孤協議
但以衫衣置柩中不藏寶貨而已壽六十一配享真

宗廟庭見湘山野錄

七

王文正公一日諭諸公曰上官泌差知河陽乃批署之
諸公復曰公泌欲一轉運使會京東有闕諸公曰可
差上官泌也公不荅因奏對言上官泌向日議差河
陽然亦合入一職司會京東轉運使闕史稟上旨上
閱泌歷曰與轉運使諸公歸以相語曰王公無私如
此

八

王文正公為兗州景靈宮朝脩使特被乎詔採察河北
京東兩路公言當官有才者十餘人皆降詔獎諭有
以問公曰為元宰將命出使而所舉不一思止得詔
獎無乃輕耶公曰既薦之又力行之是上恩皆出於
已矣此人臣之大嫌也

九

王文正公或歸私第不去冠帶入靜室中默坐家人惶
恐不敢復前面而不知其意後公弟問趙公安仁曰
家兄歸時一如此何也趙公曰見議事公不欲行而
未決此必憂朝廷矣

十

王文正公晚年官重每人家出賀立令止之因語弟曰
遭遇如此愈增憂懼何可賀也公每賜子見家人置
於庭下乃瞑目而歎曰生民膏血安用許多

十一

王文正公門庭未嘗接客公薨上諭近臣曰王某家却
不覺緣當國日亦門庭清肅呂文靖夷簡魯肅簡宗
道初叅預政事二人妻謝章憲太后語之曰爾各歸
語其夫王某在政府多年終始一節先帝以此重之

且為師範也

十二

東封二府議道飾車服以盛法從諸公令人於公第日
伺之而無所為王冀公欽若繡韉以送公曰前議恐
忘已令為之公使還其真而置之冀公見其不乘而
訝之公曰常所跨者君上所賜非不華也豈可更奢
僭以隳制度

十三

王冀公欽若自江寧歸再執魁柄魯公時叅知大政九

聚議異公不堪語諸公曰掌武相公在政府時叅政
豈敢如此魯公笑曰王文正先朝重德豈他人可企
苟相公執政乎允宗道安敢不伏馮文懿挺為侍中
有問之曰向與掌武相公同在政府盡見國體公今
異於昔何也馮曰王公德業孰可同乃彼一時此一
時也並見名臣遺事

皇朝事寔類苑卷第十二

皇朝事實類苑卷第十三

德量智識

向文簡

真宗皇帝時向文簡除右僕射麻下日李昌武為翰林
學士當對上謂之曰朕自即位以來未嘗除僕射今
日以命敏中此殊命也敏中應甚喜對曰臣今日早
俟對亦未知宣麻不知敏中何如上謂曰敏中門下
今日賀客必多卿往觀之明日却封來勿言朕意也
昌武侯丞相歸乃往見丞相方謝客門闌悄然無一

人昌武與向親徑入見之徐賀曰今日聞降麻士大夫莫不歡慰朝野相慶公但唯々又曰自上即位未嘗除端揆此非常之命自非勲德隆重眷倚殊越何以至此公復唯々終不測其意人歷陳前世為僕射者勲勞德業之盛禮命之重公亦唯々卒無一言既退復使人至庖厨中間今日有無親戚賓客飲宴會集亦寂無一人明日再對上問昨日見敏中之意何如乃具以所見對上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職向文簡拜僕射年月未曾考於國史熙寧中因見中書記天禧元年八月敏中加右僕射樞密院題名記天禧元年二月王欽若加僕射見筆談

呂文仲

呂文仲歛人為中丞有陰德咸平中鞠曹南獮民趙諫獄諫豪於財結士大夫根蒂特固忽御寶封軒裳姓名七十餘輩自中降出皆昔委諫營產買妾者悉令窮治文仲從容奏曰更請察其人密籍一作切姓名候舉選對歎之日斥之未晚真宗從之

李及

章獻太后臨朝內侍省都知江德元權傾天下其弟德明奉使過杭州及待之一如常時中人奉使者無所加益僚佐皆曰江使者之兄居中用事當今無比榮枯大臣反掌耳而使者精銳復不在人下明公待之禮無加者意者明公雖不求福獨不畏其為禍乎及曰及待使者不敢慢過如是足矣又何加焉既而德明謂及僚佐曰李公高年何不求一小郡以自處而久居餘杭繁劇之地豈能辨邪僚佐走告及曰果然使者之言甚可懼也及笑曰及老矣誠得小郡以自逸庸何傷待之如前一無所加既而德明亦不能傷也時人服其捨守

桑湜

熙寧中王韶開熙州諸將以功遷官皇城使知原州桑湜獨辭不受曰羗虜畏國威靈不戰而降臣何功而遷官執政曰衆人皆受獨君不受何也對曰衆人皆受必有功也湜自知無功故不受竟辭之時人重其知恥已上涑水紀聞

呂端

晉公言凡士大夫而居大位者先觀其品度量寬厚則無不中矣昔趙普在中書呂端為叅政趙普觀其為事而多之曰吾嘗觀呂公奏事得聖上加賞未嘗喜遇聖上抑挫未嘗懼亦不形言真台輔之器也見晉公談錄

盧億

盧億字予元范陽人簡儉純素有古人風在洛陽聞其子多遜叅知政事家有賜金服玩漸侈億愀然不樂謂親友曰家世儒素一旦富貴吾未知稅駕之所矣

范蜀公蒙求

潘承裕

潘承裕建安人有才識名重於州里王延政建國欲以為相承裕力諫其僭號不受偽署延政將殺之慮失人心囚于私第江南平建州甚禮重之以為礼部侍郎判福建道凡一道之征租獄刑選舉人物皆取決焉告老以尚書致仕歸洪州西山子慎脩亦為要官臺城危入都為置宴使館懷信驛時從弟從鑑先入貢亦留驛之每王師克捷外庭入賀卹使督金帛之

獻慎脩獨建議以國將亡而旅賀非禮但奉物以待
罪名斯可也太祖大喜謂使者有禮立遣易供帳物
加賜牢醴深嘆重之

馮起

馮起文炳有清節任知起官儼舍圃田時侍御史趙承
嗣掌市征炳歷任憲府承嗣以官聯素重之屢往見
起其質無為出已俸百千市之起固辭不受未幾承
嗣以姦賍敗棄市由是名聞於朝蘓易簡在翰林直
召語此事太祖因此知起名後擢知制誥已上見楊

文公談苑

呂許公夷簡

明肅太后臨朝一日問宰相曰福州陳絳賍汚狼藉卿
等聞否王沂公對曰亦頗聞之太后曰既聞而不劾
何也沂公曰外方之事須本路監司發摘不然臺諫
有言中書方可施行今事自中出萬一傳聞不寔即
所損人大也太后曰速選有風力更事任一人為福
建路轉運使稟旨而退至中書沂公曰陳絳猾吏也
非王耿不足以擒之立命進呂許公俛首曰王耿亦

可惜也沂公不諭時耿為侍御史遂以為轉運使耿拜命之次日有福建路衙校拜于馬首云押進奉荔枝到京耿偶問其道路山川風候而其校應對詳明動合意旨耿遂訪絳所為校輒泣曰福州之人以為終世不見天日也豈料端公賜問然某尤為絳所苦者也遂條陳數十事皆不法之極耿公大喜遂晉校於行臺俾之幹事既知置詔獄事不皆實而校遂首常納禁器于耿事聞太后大怒下耿吏獄具請耿淮南副使皆如許公之料也澠水燕談

二

范文正公仲淹為叅知政事建言先立學校勸農桑責史課以年任子等事頗與執政不合會有言邊鄙未寧者文正乞自往經撫于是以叅知政事為河東陝西安撫使時呂許公夷簡謝事居圃田文正往候之許公問曰何事遽出也范答以暫往經撫兩路事畢即還矣許公曰叅政此行正蹈危機豈復再八文正未諭其旨果使未還而以資政殿學士知邠州見東

薛化光

太祖征河東絳州薛化光上言凡伐木先去枝葉後取根抵今河東有外契丹之助內有人戶供輸切恐歲月間未能下矣宜于太原北石嶺山及河北兩界東山靜楊林樂平鎮黃譯關百井社各建城寨扼契丹援兵遷其部內人戶於西京襄鄧唐汝給閒田使目耕絕其供饋如此不數年可平定矣其後果用其策而下河東化光簡肅之父後贈中書令

薛長儒

薛長儒為漢州通判戎卒閉營門放火殺人謀殺知州兵馬監押有來告者知州監押皆不敢出長儒挺身出營諭之曰汝輩皆有父母妻子何故作此事然不欲謀者各在一邊於是不敢動惟本謀者八人突門而出散于諸縣村野捕獲是時非長儒則一城人盡遭塗炭鈴轄司不敢以聞遂不及賞長儒簡肅公之姪質厚人也臨事敢決如此並東齊記事

孔宗翰

元祐中上元駕幸凝祥池宴從臣教坊伶人以先聖為

戲刑部侍郎孔宗翰奏唐文宗時嘗有為此戲者即
斥去之今聖君宴犒羣臣豈宜尚容有此詔付伶官
于理或曰此細事何足言者孔曰非爾所知天子春
秋鼎盛方且尊德樂道而賤工乃爾褻慢縱而不治
豈不累聖德乎聞者漸而歎服 澠水燕談

呂蒙正

呂蒙正相公不喜記人過初叅知政事入朝堂有朝士
於簾內指之曰是小子亦叅政邪蒙正佯為不聞而
過之其同列怒之令誥其官位姓名蒙正遽止之罷
朝同列猶不能平悔不窮問蒙正曰若一知其姓名
則終身不能復忘不如不知也不問之何損時皆服
其量

曹侍中

曹侍中彬為人仁愛多恕平數國未嘗妄斬人嘗知徐
州有吏犯罪既立案逾年然後杖之人皆不曉其旨
彬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杖之彼其舅姑必以婦為
不利而惡之朝夕笞罵使不能自存吾故緩其事而
法亦不可赦也其用妾如此

趙槩

王原叔曰趙槩與歐陽修同在史館及同修起居注槩性重厚寡言修意輕之及修同知制誥是時韓范在中書以槩為不文乃除天章閣待制槩澹然不以肩意及韓范出乃復除知制誥會脩甥嫁為脩從子晟妻與人淫亂事覺語連及修時修為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疾韓范者皆欲文致修罪去與甥亂上怒獄急郡臣無敢言者槩乃上書言修以文學為近臣不可以閨房曖昧之事輕加污蔑臣與修蹤跡素疎修之待臣亦薄所惜者朝廷大体耳書奏上不悅人皆為之懼槩亦澹然如平日久之修終坐隆為知制誥知滁州執政私曉譬槩令求出迺出知蘓州遭喪去官服闋除翰林學士槩復表讓以歐陽修先進不可超越為學士奏雖不報時論羨之涑水記聞

李文靖

寇萊公始與丁晉公善嘗以丁之才薦于李文靖公沆屢矣而終未用一日萊公語文靖曰比屢言丁謂之才而相公終不用豈不才不足用耶祁鄙言不足聽

耶文靖曰如斯人者才則才矣顧其為人可使在人
上乎萊公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手文
靖笑曰他日後悔當思吾言也晚年與寇權罷相軋
交在傾奪至有海康之禍始服文靖之識 見東軒筆
錄

王德用

叔禮為余言昔通判定州佐王德用是時契丹主有燕
京朝廷發兵屯定州者幾六萬人皆寓居通旅及民
家闌塞城市未嘗有一人敢誼呼暴橫者將校相戒

吾輩各當務斂士卒勿令擾我菩薩一旦倉中給軍
糧軍士以所給米黑誼譁紛擾監官懼逃匿有四卒
以黑米見德用德用曰汝從我當自入倉視之乃往
召專副問曰昨日我不令汝給二分黑米八分白米
乎曰然則汝何不先給白米後給黑米此輩見所
得米腐黑以為所給盡如是故誼譁耳專副對曰然
某之罪也德用叱從者杖專副人二十又呼四卒謂
曰黑米亦公家物不給與汝曹當棄之乎汝何敢乃
爾誼譁四卒相顧曰向者不知有八分白米故耳某

等死罪德用又叱如此欲求決配手指揮使百拜流汗捨之倉中肅然僚佐皆服其能處事

張齊賢

張齊賢為布衣時個儻有大度孤貧落魄常舍道上逆旅有羣盜十餘人飲食於逆旅之間居人皆惶恐竄匿齊賢徑前揖之曰賤子貧困欲就諸大夫求一醉飽可乎盜喜曰秀才乃肯自屈何不可乎願吾輩竈踈恐為秀才笑耶即延之坐齊賢曰盜者非齷齪人所為也皆世之英雄耳僕亦慷慨士諸君又何間焉乃取大盃滿酌飲之一舉而盡如是者三人取豚肩以指分為數段而啣之勢若狼虎羣盜視之愕然皆咨嗟曰真宰相器也不然何能不拘小節如此也他日宰制天下當念吾曹皆不得已而為盜耳願自早結納競以金帛遺之齊賢皆受不讓重負而返以上出涑水紀聞

王文正

王文正局量寬厚未嘗見其怒飲食有不精潔者但不食而已家人欲試其量以少埃墨投羹中公惟啖飯而

已家人問其何以不食羹曰我偶不喜肉一日又墨其飯公視之曰吾今日不喜飯可具粥其手懸於公曰庖肉為饗人所私食肉不飽乞治之公曰汝輩人料肉幾何曰一斤今但得半斤食其半為饗人所度公曰盡一斤可得飽乎曰盡一斤固當飽曰此後人料一斤半可也其不發人過皆類此嘗宅門壞主者徹屋新之暫於廊廡下啟一門以出入公至側門門低據鞍俯伏而過都不問門畢復行正門亦不問有控馬卒歲滿辭公問泣控馬幾時曰五年矣公曰吾不省汝有既去復呼曰汝乃某人乎於是厚贈之乃是逐日控馬但見背未嘗視其面因去見其背方省

二

王太尉薦寇萊公為相萊公數短太尉於上前而太尉專稱其長上一日謂太尉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太尉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久政事闕失必多準對陛下無所隱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上由是益賢太尉萊公在藩鎮嘗因生日造山棚大宴又復服用僭侈為人所奏上怒甚謂太尉曰寇準每事欲

效朕可乎太尉徐對曰準誠賢能無如朕何上意遽解曰然此正是朕耳遂不問及太尉疾亟上問以後事唯對以宜早召寇準為相云 以上出涑水記聞

三

韓魏公言王文正母弟傲不可訓一日遇冬至祠家廟列百壺千堂前弟皆擊破之家人惶駭文正忽自外入見酒流滿路不可行俱無一言但攝衣步入堂其後弟忽感悟復為善終亦不言

四

契丹飛奏於歲給外別給假金帛上以示王文正公曰東封甚近車駕將出以此探朝廷之意耳上曰何以答之公曰止當以微物而輕之也乃於歲給三十萬物內各借三萬仍諭次年額內除之契丹得之大慙次年復示有司契丹所借金帛六萬事屬小可仰依常數與之今後永不為例

五

寇公準在樞府上欲罷之萊公已知乃使人告公曰遭逢最久今出欲一使相望同年主之公大驚曰將相

之任極人之貴苟朝廷有所授亦當辭豈得以此
私有干於人仍曰之萊公不樂後上議寇準令出
與一甚官公曰寇準未三十歲已登樞府太宗甚器
之準有才望與之使相令當方面其風采足以為朝
廷之光上然之翌日降制萊公捧使相告謝於上前
感激流涕曰苟非陛下主張臣安得有此命上曰王
某知卿具道公之言萊公出謂人曰王同年器識非
準可測公不在都下後入朝廷白於上前求奠哀慟
久之公在相府抑私遠嫌類如此

六

王冀公欽若陳公堯叟馬公知節同在樞府一日上前
因事相忿爭上召公等至則見冀公諠譁不已馬流
涕曰願與王欽若同下御史府公迺叱冀公曰王欽
若對上豈得如此下去上大怒乃命下獄公從容曰
欽若等特陛下願厚上煩陛下呼譴臣居宰府當行
朝典然觀陛下天顏不怡願且還內來日取旨上許
之公退召冀公等切責之上怒未解冀公等惶懼手
疏待罪者相繼以聞翌日上召公曰王欽若等事如

何處分曰臣曉夕思之欽若等當黜然未知使伏何罪上曰朕前忿爭無禮公曰陛下奄有天下而使大臣坐忿爭無禮之罪恐夷狄聞之無以威遠上曰卿意如何公曰願至中書召欽若等宣示陛下含容之意且戒約之候少間罷之未晚上曰非卿之言朕固難忍後月餘冀公等皆罷

七

寇萊公準在長安因生日為會有所過當轉運使以聞上以狀示公曰寇準為大臣豈得如此僭越公覽奏而笑曰寇準許大年幾尚駿耳因奏曰陛下撫服臣庶不欲令大臣被奢侈之名此奏願錄付準必自知過萊公被命連削待罪而止

八

上出喜兩詩示二府聚看於上前公袖歸因諭同列曰上詩有一字誤入改却王冀公欽若曰此亦無害欽若沮而陰有奏陳翌日上怒謂公曰昨日朕詩有誤寫字卿等皆見何不奏來公再拜謝曰昨日得詩未暇再閱有失奏陳不勝惶懼諸公皆再拜獨樞密馬

公知節不拜且言曰公欲奉白而欽若沮之又曰王
某畧不自辨真宰相器也上頷笑而撫諭之

九

張徐公耆任馬軍都帥被旨選兵下令大峻兵懼而欲
為變有密以聞上召二府議之曰若罪張耆令後帥
臣何以御衆捕之則都邑之下或至驚擾尤為不可
上曰朕亦如此思之公曰累奉德音欲任張耆在樞
密府臣以未若歷事今若擢用使解兵柄謀者自安
矣乃進耆為樞密副使諸帥連遷謀者果定上語輔

臣曰王某善鎮大事真宰相也

十

有卜者上封事語干宮禁上怒令捕之繫獄坐以法因
籍其家有朝士往還書上曰此狂妄果臣僚與之從
遊盡可付御史獄案公得之以歸翌日獨對曰臣看
卜者家藏文字皆與之筭命選日草本即無言及朝
廷事臣記往年亦曾令此人推步生日星辰其尚
存因出以奏曰行乞以臣此狀同問上曰卿意如何
曰臣不欲以卜祝賤流累及朝臣上乃解公至政府

即時焚去繼有大臣力乞行欲因而擠之上令中使再取其狀公曰得旨已焚去矣

十一

王沂公曾李觀察維薛尚書映一日謁公：託病辭之公壻韓億時在門下見之一日以此啟曰公：曰韓即未之思耳王薛皆李之壻相率而來恐有所干於朝廷事果不可沮之無害若可行答以何辭執政之大忌也韓乃謝曰非億所知後果李文靖有所請並見名臣遺事

卷十三終

皇朝事實類苑卷第十四

德量智識

王文正

諫議大夫張師德謁向文簡敏中曰師德兩詣王相公
門皆不得見恐為人輕毀望公從容明之一日方議
知制誥公曰可惜張師德向公曰何謂公曰累於上
前說張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
第榮進素定但當靜以待之耳若復奔競使無階而
進者當如何也向公方以師德之意啟之公曰某處

安得有人敢輕毀但師德後進待我淺也向公自稱
師德適有闕望公弗遺公曰第緩之使師德知聊以
戒貪進激薄俗也

二

東封車駕在道夜有堂吏被酒忿爭皆倉皇入白公卧
不答夜入對上曰臣寮奏狀千乘萬騎在外可斬首
以令象公曰此正小人一時醉毆若斬之是禁人飲
酒令飲酒者皆懼車駕在外人情焉得安已捕歸京
府繫治後府申覆公曰若從輕斷亦恐縱人今需大
赦可赦之矣

三

公為朝修使自禁中乘車輅出都門百官餞於道乃憩
於傳舍兩禁請見叩頭稱公榮遇之盛公曰但覺愧
及自不安矣

四

臣寮上言諸司人吏多公送名入仕上令遍訪之了無
一人其言者自有數輩上以示曰是人謗卿也公曰
臣為宰相或令百司補署吏人不為過也臣觀舊亦

多恐假以臣名送去亦不可知言者必不妄終不自辨也

王冀公

王欽若為亳州判官監會亭倉天大雨倉司以穀濕不為受納民自遠方來輸租者倉穀且盡不能得輸欽若恚命輸之倉奏請不拘年次先支濕穀不至朽敗奏至太宗大喜手詔答許之因識其名任滿入見擢為朝官

李克則

李克則知雄州十八年初朝廷與契丹和親約不脩河北城隍允則欲展雄州城乃置銀器五伯兩於城北神祠中或曰城北孤迥請多以人守之允則不許數日契丹數十騎盜取之允則大怒移牒涿州捕賊因且喜急築其城契丹內慙不可止也

燕龍圖

燕龍圖肅有巧思初為永興推官知府冠萊公舞柘枝有一鼓甚惜之其鑲忽脫公悵然以問諸匠皆莫知所為燕請以鑲脚為鑲簧內之則不脫矣萊公大喜

燕為人寬厚長者博學多聞其漏刻法最精今州郡
往往有之

張師正

英宗即位赦天下凡內外將校廂軍皆如恩是時荆南
所給纁帛皆故惡不堪既陳於庭中軍士晚之失色
揚言曰朝廷大恩而乃以此給我自旦至午不肯受
賜而偶語紛々不已轉運使劉述大懼不知所為居
民往々奔出城外且言變起矣是時張師正為州鈴
轄馳入軍資庫呼將卒前曰朝廷非次之恩州都郡
固無預備今帑中所有止如此汝輩不肯拜賜將何
為也必欲反則非殺我不可遂擲劍于庭下披胷示
之郡校茫然自失遽聲喏受賜而去

魏丕

魏丕作坊使舊制床子弩止七百步上令丕增造至千
步求規於信々令懸弩于架以重墜其兩端弩勢圓
取所墜之物較之但於二分中增一分以墜新弩則
自可千步矣如其製造果不差

王化基

王化基為人寬厚嘗知某州與僚屬同坐有卒過庭下
為化墓拜而不及幕職怒退召其卒苦之化基聞之
笑曰我不知其欲得一拜如此之重也曷或知之化
基無用此拜當以與之人皆服其雅量官至叅知政
事禮部尚書謚曰安簡

張乖崖

乖崖公鎮蜀時主帥平賊如風悖草亂久不寧息公謂
王帥曰有平民無告者在黨中亦宜治之翌日師送
賊二十餘人請公治之公悉給公憑遣之曰各著業
去帥怒曰何擅縱賊人公曰昨日李順脅民為賊今
日僕與足下化賊為民用固邦本

文潞公

文潞公知益州喜遊宴嘗宴鈴轄廨舍夜久不能從卒
輒折馬房為薪不可禁遏軍校白之座客股栗公曰天
實寒可拆與之神色自若宴餘如故卒氣沮無以為
變

韓魏公

韓魏公在大名日有人獻玉盞二隻云耕者入壞塚而

得表裏無纖瑕可指亦絕寶也公以百金答之尤為寶玩每開宴召客特設一棹覆以錦衣置玉盞其上
一日召溥使且將用之酌酒勸坐客俄為一吏誤觸
倒玉盞俱碎坐客皆愕然吏懼伏地待罪公神色不
動笑謂坐客曰凡物之成毀亦自有時教俄頽吏曰
汝誤也非故也何罪之有坐客皆笑服公寬厚不已
公帥定武時夜作書令一侍兵持燭於旁侍兵他顧
燭燃公鬚公遽以袖麾之而作書如故少頃回視則
已易其人矣公恐主吏鞭之亟呼視之曰勿易渠已

解侍燭矣軍中感服

王沂公

王沂公當軸以重鎮天下尤抑奔競張師德久次館閣
博學有時望而不事造請最為魯肅簡公深知一日
中書議除知制誥一人魯盛稱張才德沂公以未識
為辭魯密諷張見沂公張辭不往魯屢諷之張重違
魯意始緣職事一往沂公辭不見張大悔恨他日中
書復議魯曰無以易張向已為公言之矣沂公曰張
君器識德行足以為此但尚有請謁耳逾年方命掌

誥沂公之取人如此故當時士大夫務以冲晦自養

狄武襄

韓魏公言狄青作定帥一日宴公惟劉易先生與焉
易性素疎許時優人以儒為戲易勃然謂點卒敢如
此詬訾武襄不絕口至擲俎以起公是時觀武襄氣
殊自若不少動咲語益溫次日武襄首造劉易謝公
于是時已知其有量

范文正

慶厯中余靖歐陽修蔡襄王素為諫官時謂之四諫四
人力引石介執政欲從之時范仲淹為叅知政事獨
謂曰石介剛正天下所聞然性亦好奇異使為諫官
必以難行也事責人君以必行少拂其意則引裾折
檻叩頭流血無所不為主上雖富有春秋然無失德
朝廷政事本自修舉安用如此諫官也諸公服其言
而罷



皇朝事實類苑卷第十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皇朝事實類苑卷第十五

顧問奏對

雷德驤

雷德驤判大理寺因便殿奏事太祖方燕服見之因問
曰古者以官奴婢賜臣下遂與本家姓其意安在德
驤曰古人制貴賤之分使不可瀆恐後世譜牒不明
有以奴主為婚者太祖喜曰卿深得古人立法意由
是歎重久之自後每德驤奏事雖在燕處為御袍帶
以見 東軒筆錄



王貽孫

太祖嘗問趙韓王曰男尊女卑何以男跪女不跪歷問羣臣無有知音唯貽孫曰古者男女皆跪至天后始拜而不跪韓王曰何以為質貽孫曰古詩云長跪問故夫遂得振譽玉壺清話

种司諫

真宗西祀回蹕次河中時長安父老三千人具表詣行在乞臨幸且稱漢唐舊都關河雄固神祇人民無不望天光之下臨也上意未果召种司諫放以決之時种持兄喪於家既至行在真廟攜之登鶴鵲樓與決雍都之幸种懇奏曰大駕此幸有不便者三陛下方以孝治天下翻事秦漢侈心封禪群嶽而更臨游別都久拋宗廟於孝為闕此其不便一也百司供擬頓仗事繁晚春蚕麥已登深費農務此不便二也精兵重臣扈從車蹕京國一空民心無依况九廟乎此陛下深宜念之乃其三也上玉色竦然曰臣僚無一語及此者放曰近臣但願色清蹕行曠典文頌聲以邀已名此陛下當自寤清衷也翌日傳詔鑿輿還闕臨

遣雍人請幸宜不允真宗便欲邀放從駕至京放乞
還家林上曰不久當召卿 湘山野錄

王彥超

太祖微時嘗遊鳳翔從王彥超遺十千遺之後即位悉
徵藩侯入覲宴苑中縱酒為樂諸帥競論疇昔功勳
惟彥超獨言久忝藩寄無功能可紀願納符節入備
宿衛上喜曰前朝異世事安足論彥超之言是也從
容謂彥超卿當日不留我何也對曰蹄涔之水安足
容神龍萬一留止又豈有今日之事帝之受命非細

事也 楊文公談苑

趙韓王

太祖初即位趙韓王為相顧趙曰汝雖為相見舊相班
立坐起須讓他趙奏曰陛下初創業以臣為相正欲
彈壓四方臣見舊相須在上不可更讓也太祖嘉之
洎因奏事忤旨上怒就趙手掣奏劄子按而擲之趙
拾起以手展開近前復奏上愈怒拂袖起趙猶奏曰
此事合如此容臣進入取旨其瞻量如此一日因大
宴兩驟至太祖不悅少頃不止形于言色以至叱怒

左右趙近前奏曰外面百姓久望雨官家大莫何妨只是損得些陳設濕得些樂官衣裳但令樂官雨中做雜劇此時雨難得當百姓得雨快活之際正好喫酒娛樂太祖於是大喜宣樂人就雨做雜劇奏樂於是屢勸近臣百官員喫酒盡醉而散趙之為相臨時機變能回上心也如此 晉公談錄

二

彌德超起自冗列為諸司使雍熙中因奏事稱旨驟加

委 遇時侍中曹公彬勲望特隆德超陰以計中傷

其不執太祖疑之拜德超樞密副使不數月屬趙公

普再秉鈞軸因為辯雪保證事狀明白上乃大悟即

時竄逐德超而待彬如初自是數日上頗不懌從容

謂普寄曰朕以聽斷不明幾悞大事風夜循省內愧

于心普對曰陛下知德超才幹而任用之知曹彬無

罪而超雪之有勞者進有罪者誅物無遁情事必立

斷此所以彰陛下之聖美太平興國中朝士祖吉歷

典方邵姦贓事覺下獄案劾款占未其時郊禮將近

太宗怒其貪墨遣中使諭旨于執政曰祖吉特禪郊

故不貸翊日宰相趙公普奏曰敗官抵罪宜正刑辟
然而國家卜郊肆類所以對越天地告于神明而吉
本何人亦安足以隳陛下故令哉上善其對而止 沂
國文正公筆錄

三

太祖一日召趙中令出取幽州圖以示之趙中令祥觀
稱歎曰是必曹翰所為也帝白何以言之普對曰方
今將相材謀無出於翰此圖非翰他人不可為也翰
往必得幽州然既取幽州陛下遣何人代翰帝默然

持圖歸內 春明退朝錄

盧多遜

太祖皇帝以神武定天下儒學之士初未甚進用及一
卜郊肆類備法駕乘大輅翰林學士盧多遜攝太僕
卿升輅執綬且備頌問上固歎儀物之盛詢政理之
要多遜占對許敏動皆稱吉他日上謂左右曰作宰
相當須用儒者盧後果大用蓋肇於此 沂國文正公
筆錄

僧贊寧

卷十五

太祖皇帝初幸相國寺至佛像前燒香問當拜與不拜僧錄贊寧奏曰不拜問其何故對曰見在佛不拜過去佛贊寧者頗知書有口辯其語雖類俳優然適會上意故微笑而頷之遂以為定制至今行幸焚香皆不拜也議者以為得體 盧陵埽田錄

沈文通

英宗素憤戚里之奢僭初即位殿前馬步軍都指揮使李璋家犯銷金即日下有司必欲窮治知開封府沈遵從容奏曰陛下出繼仁宗李璋乃仁宗舅家也英宗惕然曰初不思也學士為我平之沈退生府召象匠出衣示曰此銷金乎銷銅乎匠曰銅也沈即命火焚之而罷 東軒筆錄

竇儀

陶穀竇儀在翰林乾德二年正月范質王溥魏仁溥俱罷相傳趙韓王登庸制既下而韓王綸誥無宰相署勅詔問學士陶穀建議曰自古輔臣未嘗有虛位者惟唐大中甘露事後數日絕班當是時僕射令狐楚鄭覃奉行制書今南省官亦可署勅儀曰穀之所陳

非承平之時不足援據今皇弟開封尹同平章事即
宰相之任也可以署勅太祖聞之喜曰儀之言是也
即令太宗署勅以賜之 金波遺事

范文正

慶曆四年四月戊戌上與執政論及朋黨事叅知政事
范仲淹對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自古以來邪正在
朝未嘗不各為一黨不可禁也在聖鑒辨之耳誠使
君子相朋為善其於國家何害 涑水紀聞

劉燁

王文康治蜀頗以法御下有謗其苛會劉燁召還為左
正言真宗召問凌策王某治蜀孰優曰凌策在蜀值
歲豐故得以平易治之王某值歲少歉慮民為盜故
以法治之易治則皆然真宗善其言 本朝名臣傳

魏諫議

魏諫議常出利州兼轄一路巡檢使尋加戶部員外郎
未幾會邛蜀順賊作孽就差陝西至益州轉運使鈴
轄一路兵甲公事委寄之重時議崇之凡百運籌洞
明利害于是公徑馳單騎入詣雙闕既而閣門宣旨

曰若有^事即與中書評議公覆奏曰臣遠持國家機事
取斷于宸衷至于獲罪而乃甘心匪為宰相而來日
方午太宗召對曰臣察上言草寇些少兼將寧靜公
對曰臣之所見誠恐上昧天聽今賊徒控扼藩方劫
掠郡縣然上憑聖算尅日剪除其如朝廷為之貽憂
軍民為之擾動且西蜀阻險地遠王化更慮向此兇
豎遺類接跡草莽未可詳焉太宗英悟從容未納賜
錢五十萬假甲第一區以安其家仍給公人驚喝前
後乘傳復往餘孽悉平咸平中王鈞盜發果符公先
見之明也 見異錄

始平公

始平公自鄆徙并過京師謁上是時上新用文富為相
自以為得人謂公曰朕新用二相如何公對二臣皆
朝廷高選陛下拔而用之甚副天下之望上曰誠如
卿言但文彥博猶多私至於富弼萬口同詞皆云賢
相也始平公曰文彥博臣頃與之同在中書詳知其
所為實無所私但 者毀之耳况前者被謗而出今
當愈畏慎矣富弼為樞密副使未執大政朝士大夫

未有與之為怒者故交口譽之莫其進用而已有所
利焉若富弼以陛下之爵祿樹私恩則非忠臣何足
賢也若一以公議槩之則向之譽者將轉而為謗矣
此陛下所以宜深察也且陛下既知二臣之賢而用
則當信之堅任之久然後可以責成功若以一人之
言進之未幾又以一人之言疑之臣恐太平之功未
易可致也上曰知言是也 宋水紀聞

李侍讀

李侍讀

仲魁

梧善飲兩禁歸為李萬回真宗飲量近臣

無擬者欲敵飲則詔公居嘗寡談頗無記誦酒至
酣則應答如流一夕真宗命巨觥俾滿引欲劇觀其
量引數人大醉起固辭曰告官家徹巨器上乘醉問
之何故謂天子為官家遽對曰臣嘗官家君臣千載
遇忠孝一生心蔣濟萬機論言三皇官天下五帝家
天下兼三五之德也故曰官家上甚喜從容數盃上
又曰真所謂君臣千載遇也李亟曰惟有忠孝一生
心也縱冥搜不及於此 相山野錄

劉綜

劉綜名臣也少孤依外兄通遠軍使董遵誨以從學遵誨遣綜貢馬於朝還日太祖解真珠盤龍帶遺賚賜遵誨綜時年十六歲奏曰臣外兄止以方物修貢人臣之常節陛下解寶勒賜之臣別立殊績陛下當何以賜敷奏清雅辭容秀徹太祖愛之謂左右曰見非常材從容謂之曰吾委遵誨以方面不問而善之殊水紀聞

李南陽

李至為叅知政事今上初即位朝士韓見素彭繪淳于雍等數人連乞致仕上頗訝之謂宰相曰縉紳中多求退跡何也至對曰退跡者幾何躁進者蓋甚衆矣上默然後或引疾者皆遂其請亦仁者之言也

二

禮記月令篇舊第四鄭玄注孔穎達作疏皆依此篇自開元中李林甫受詔學者重加增損多所改易舊文其篇居第一至今用之李至任秘書監日因召對言其事至道末遂下館閣議胡旦草議狀取鄭李二家對較之凡數言攻林甫之失兼云貢舉言禮所試用

孔疏而文注乃用林甫甚相矛盾請復用鄭注為是
宰相呂端不能決報罷之後至參政亦不能釐整其
事已上並楊文公談苑

唐質肅

熙寧而來大臣盡學術該貫人主明博議政罷每留之
詢講道義彌日論及近待名臣始終大節時宰相有
舉馮道者蓋言歷事四朝不渝其守參政唐公介曰
兢慎自全道則有之然歷君不聞以大忠致君亦未
可謂之完宰相曰借如伊尹三就桀而三就湯非歷
君之多乎唐公曰有伊尹之志則可况擬人必如其
倫以馮道竊比伊尹則臣所未喻也率然進說吐詞
為經美哉

張昭

劉鋹至闕下欲獻俘太廟莫知其儀時張昭以戶部尚
書致仕于家深識典故國初規制皆張昭與竇儀所
定太宗遣學士李濟就問俘廟之儀庶同參酌張昭
臥病口占其式以授濟不遺一字濟遂心服昭之核
明玉壺清話

文潞公

元豐中文潞公自北都召對上問以至和繼嗣事公對曰臣等備位兩府當此之際議繼嗣乃職分耳然亦幸值時無李輔國王守澄之徒用事於中故臣等得效其忠懇耳上憮然

寇萊公

澶淵之役王超傳潛兵力不支遂致中外之議不一至有以北戎徂開運之勝聞于上者唯寇萊公準首乞親征李沆宋湜贊之然而臣下終以未必勝為言時陳堯叟請幸蜀王欽若乞幸江南真宗一夕召萊公語曰有人勸朕幸江南與四川者卿以為如何公答曰不知何人發此二謀真宗曰卿姑斷其可否勿問其人也萊公曰臣欲得獻策之人斬以鬻鼓然後北伐耳真宗默然而悟遂決澶淵之行

呂許公

寶元中御史府久闕中丞一日李淑對仁宗偶問以憲長久虛之故李奏曰此乃呂夷簡欲用蘓紳臣聞夷簡已許紳矣仁宗疑之異時因問許公曰何故久不

除中丞許公奏曰中丞者風憲之長自宰相而下皆
得彈擊其選用當出聖意臣等豈敢銓量之仁宗領
之自是知其直矣 並見東軒筆錄

司馬溫公

熙寧二年十一月庚辰司馬光讀資治通鑑漢紀至曹
參三代蕭何為相國一遵何故規因言參以無事鎮
撫海內得守成之道故孝惠高后時天下晏然衣食
滋殖上曰使漢常守蕭何之法久而不變可乎光曰
何獨漢夫道萬世無敝夏商周之子孫苟能常守禹
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武王克商曰乃反商政
政由舊雖周亦用商政也書曰毋作聰明亂舊章然
則祖宗舊章何可變也漢武帝用張湯之言取高帝
法紛更之盜賊半天下宣帝用高帝舊法但擇良二
千石使治民而天下大治元帝初立頗改宣帝之政
丞相衡上疏言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虛為此紛紛
也陛下視宣帝之為此雖則為優苟卿曰有治人無
治法故為治在得人不在變法也上曰人與法亦相
表裏耳光曰苟得其人則無患法之不善不得人雖

有善法失先後之施矣故當急於求人而緩於立法也

二

壬午呂惠卿講成有一德因言法不可不變先王之法有一歲一變者正月始和置於象魏是也有五歲一變五載一巡守考制度於諸侯是也有一世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有百世不變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是也前日司馬光言漢守蕭何之法則治亂之變臣竊以為不然惠帝除三族罪妖言令挾書律

文帝除收孥令安得謂之不變哉武帝以窮兵黷武奢淫厚斂而盜賊起宣帝以綜覈名實而天下治元帝以任用恭显殺蕭望之而漢道衰皆非由變法與不變法也夫以弊則必變安得坐視其弊而不變邪書所謂無作聰明亂舊章者謂實非聰明而作之非謂舊章不可變也光之指意蓋不徒然必以國家近日多更張舊政因此規諷又以臣制三司條例及看詳中書條例故發此論也臣願陛下深察光言苟光言為是則當從之若光言為非陛下亦當播告之脩

不憲厥旨召光誥問使議論歸一上召光前謂曰卿
聞呂惠卿之言如何光對曰惠卿之言有是有非惠
卿言漢惠文武宣先治亂之體是也言先王之法有
一歲一變五歲一變一世一變則非也正月始和置
於象魏乃舊章也非一歲一變也亦猶州長正黨族
師於四孟月朔屬民而讀邦法也豈能為時變邪天
子恐諸侯變禮樂故五載一巡守有變亂舊章者則
削黜之非五載一變法也刑罰世輕世重者蓋新國
亂國平國隨時而用非一世一變也且治天下譬如
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大壞而更造必得
良匠又得美材今二者皆無有臣恐風雨之不庇也
講進之官皆在此乞陛下問之三司使掌天下財不
才而黜可也不可使兩府侵其事今為制置三司條
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乎苟用例而已
則胥吏足矣今為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曰司
馬光備位侍從見朝廷事有未便則當論列有官守
者不得其職則去豈可但已先曰前者詔書責侍從
之臣言事臣嘗上疏指陳得失如制置條例司之類

盡在其中未嘗得進達聖聽否上曰見之光曰然則臣不為不言也至於言不用而不去此則臣之罪也惠卿責臣實當其罪臣不敢逃上曰相與共講是非耳何至乃爾王珪進曰司馬光所言蓋以朝廷所更之事或為利甚少為害甚多者亦不必更矣因目光令退王珪進讀史記光進讀資治通鑑畢降階將退上命遷坐敦于門內御榻之前皆命就坐王珪屢辭不許乃皆再拜而坐左右皆避去上曰朝廷每更一事奉朝士大夫詢皆以為不可又不能指名其不便者果何事也珪對曰臣疏賤在闕門之外朝廷之事不能盡知借使聞知道路又不能知其虛實也上曰據所聞言之光曰朝廷散青苗錢茲事非便今閭里富民乘貧者乏無之際出息錢以貸之候其收穫責以穀麥貧者寒耕熟耘僅得斗斛之收未離場圃已盡為富室奪去被皆編戶民非有上下之勢刑罰之威徒以富有之故尚能蠶食細民使之困瘁况縣官督青之嚴乎臣恐細民將不聊生矣呂惠卿曰司馬光不知此事彼富室為之則害民今縣官為之乃

所以利民也。昨者青苗錢令民願取者則與之不願者不疆也。光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疆，富民亦不疆也。臣聞作法於貪，弊將若何。昔太宗平河東，立和糶法，時米斗十錢，草束八錢，民樂與官為市，其後物貴而和糶不解，遂為河東世患。臣恐異日之青苗亦如河東之和糶也。上曰：陝西行之久矣，民不以為病也。光曰：臣陝西人也，見其病不見其利。朝廷初不許也，而有司尚能以病民況今立法許之乎。上曰：坐倉糶米何如。王珪等皆起對。

曰：坐倉甚不便，朝廷近罷之甚善。上曰：未嘗罷也。光曰：今京師有七年之儲，而錢常乏，若坐倉錢亦乏，米亦陳，奈何。惠卿曰：坐倉得米百萬石，則歲減東南百萬之漕，以其錢供京師，何患無錢。光曰：東南錢荒而米糧戾，今不糶米而漕錢棄其有餘，取其所無，農末皆病矣。侍講吳申起曰：光言至論也。光言曰：此皆細事，不足煩聖慮。陛下但當擇人而久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罰，此則陛下職也。上曰：然。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收夫，正謂此也。上復與眾人講。

論治道至晡後王珪等請起上命賜易復謂光曰卿勿以嚮者呂惠卿之言遂不慰意光對曰不敢遂退七年十二月戊辰端明殿學士司馬光上資治通鑑五代紀三十卷資治通鑑自平平三年置苟每修一代史畢上至是書成總二百九十四卷目錄考異各三十卷上諭輔臣曰前代未嘗有此書過荀悅漢紀遠矣輔臣請觀之遂命付三省仍令速進入以為政資殿學士降詔獎諭

涑水紀聞

蘇易簡

太宗命蘇易簡詳講文中子中子有素遺子食多經羹藜含糗之說上因問曰食品稱珍何物為最易簡對曰臣聞物無定味適口者珍臣止知羹汁為美太宗笑問其故曰臣憶一夕寒甚擁爐燒火乘興痛飲大醉就寢四鼓始醒以重衾所擁咽吻燥渴時中廷月明殘雪中覆一壘盞不暇呼僮披衣掬雪以兩手滿引數缶連沃渴肺咀羹數莖燦若金脆臣此時自謂上界仙厨鸞脯鷺腊殆恐不及屢欲作冰壺先生傳紀其事因循未暇也太宗笑然之

丁晉公

真宗嘗曲宴羣臣于大清樓君臣懽悅談笑無間忽問
酒尤佳者何處中貴人奏有南仁和者亟令進之遍
賜宴席上亦頗愛問其值中貴人以實價對之上遽
問近臣曰唐酒價幾何無能對者惟丁晉公奏曰唐
酒每升三十上曰卿有所據耶非然安知之丁晉公
對曰臣嘗記杜甫詩曰速須相聚飲一斗恰有三百
青銅錢是知一升三十上大喜曰甫之詩自為一時
之史

並玉壺清話

第十五卷終

皇朝類苑卷第十六

顧問奏對

盛文肅

景祐中王沂公曾呂許公夷簡為相宋綬盛度蔡齊
為叅知政事沂公素喜蔡文忠呂公喜宋公垂惟盛
文肅不得志于二公晚年王呂相失交章乞退一日
盛文肅致齋于中書仁宗召問曰王曾呂夷簡乞
出甚堅其意安在文肅對曰二人腹心之事臣亦不
能知但陛下各詢以誰可為代者即其情可察矣
仁宗果以此問沂公以文忠薦一日又問許公

以公垂薦 仁宗察其朋黨於是四人者俱罷政事
而文肅獨留焉廬陵歸田錄

孫籍

真宗東封還群臣獻歌頌稱贊功德者甚相繼惟進
士孫籍獻書言封禪帝王之盛事然願 陛下慎於
盈成不可遂自滿假 上善其言即詔試中書賜同
進士出身

趙韓王

趙普嘗奏 太祖與某人為官 太祖不用普明日
復以其人奏 太祖亦不用普又以其人奏 太祖
怒即碎其奏紙擲于地普顏色不動乃跪地拾之歸
他日取所裂奏劄用糊粘綴復以奏 太祖乃悟卒
用其人

二

太祖時嘗以群臣立功當遷官 上素嫌其人不與
趙普堅以為請 上怒曰朕固不為遷官將若何普
曰刑以懲惡賞以酬功古今之通道也且刑賞者天
下之刑賞非陛下之刑賞也豈得以喜怒專之 上
怒甚起趙普亦随之 上入宮普立于宮門久之不
去 上悟乃可其奏

竇侁

竇侁字日彰與賈琰同事 太宗府中琰性便佞

太宗嘗與諸王府射琰侍側稱贊德美而多矯誕侁叱之曰賈氏子巧言令色豈不愧我心哉坐中失色

太宗亦為之不樂因罷會 太宗出侁涇州後為叅

知政事 太宗謂卿何以至此曰陛下以藩邸舊恩

至此 太宗曰卿嘗面折賈琰之直耳 范蜀公蒙求

畢士安

咸平二年十月詔選官校勘三國志晉書唐書或有言兩晉事多鄙惡不可流行者 真宗以語宰相畢

士安曰惡以誠世善以勸後善惡之事春秋脩載

帝然之故命刊刻蓬山志 忠言讜論

李懷忠

太祖幸西京將徙都群臣多不欲留時有節度使李

懷忠乘間諫曰東京有汴渠之漕坐致江淮之粟四

五十萬以贍百萬之軍 陛下居此將安取之且府

庫重兵皆在東京 陛下誰與居此乎上乃還 聖錄

王元之

太宗時王尚侁上言請明教繼遷罪狀募諸胡殺之

真宗即位詔群臣論事禹侁上疏陳五事一曰謹防

邊通盟好因嗣統之慶赦繼遷復與夏 彼必感恩
內附且使天下知屈己而為人也二曰咸冗兵併冗
吏使山澤之饒稍流于下開寶前諸國未平而賦足
兵威強由所蓄之兵銳而不 所用之將專而不疑
設官至簡而事皆舉興國後增 太冗皆如 制之
三曰難選舉使入官不濫先朝登第僅萬人乃紀以
舊制還舉場於有司吏部銓擇官非帝王躬親之事
宜依格勅注擬四曰澄 僧尼疲民無耗罷度人修
寺一二十載容自銷鑠亦救弊之一端五曰親大臣
遠小人使忠蹇諤之士知進而無疑奸儉傾巧之徒
知退而有惧其後潘羅支射死繼遷平夏欵附卒
如禹偁 策而歲恨度僧尼之數及病因繫輕得養
治於家至今行之

又

王禹偁為諫官上御戎十策大旨以為外任人內修
德則可以彌之外則合兵勢以重將權罷小臣詞邏
邊事行間諜以離其心遣折御卿率所部以張犄角
下詔感勵邊人取燕薊舊疆蓋弔晉遺民非貪其土
地內則省官以寬經費抑文士激武夫信用大臣以
資其謀不貴虛名以戒無益禁游惰以厚民力端拱

久旱禹偁上疏請節用省後薄賦緩刑並涑水紀聞

楊蟬

時辟楊蟬為益倅奏名上 太宗不識蟬音字亟召問立名之因奏曰先臣命之不知其由兄蚡弟蛭盡從虫臣家漢太尉震之後今已孤不敢輒更上曰蟬有何義奏曰臣聞出羽陵蠹書曰白魚蠹也 上嘆曰古人名字不以日月山川隱疾尚恐稱呼有妨今以細碎微例名其子未知其謂也以御筆特去虫上賜名覃、弟蛭之女妻夏英公聞範嚴酷聞於掖廷因率命婦朝後宮莊獻后苛責之方少戢玉壺清語

趙元老

元豐中高麗使朴寅亮至明州象山尉張中以詩送之寅亮答詩序有花面艷吹媿鄰婦肯唇之動桑間陋曲續郢人白雪之音之語有司劾中小官不當外交夷使奏上 神宗顧問左右青唇何事皆不能對乃問趙元老元老奏不經之語不敢以聞 神宗再三諭之元老誦太平廣記云有覩隣夫見婦吹火贈詩曰吹火朱唇動添薪玉腕斜遙看烟裡面大似霧中花其妻告其夫曰君豈不能學也夫曰君當吹火吾亦效之夫乃為詩曰吹火青唇動添薪黑腕斜遙

看烟裡面恰似鴉盤茶元老之強記雖怪僻小說無不該覽

范文正

慶曆中議弛茶監之禁及減商稅范文正以為不可茶監商稅之入但分減商賈之利耳行於商賈未甚有害也今國用未減歲入不可闕既不取之於山澤及商賈須取之於農以其害農孰若取之於商賈今為計莫若先省國用國用有餘當先寬賦後然後及商賈今為計所當先也其議遂寢已上出筆談

二

范文正仲淹為右司諫章獻太后聽政忽遣一巨璫諭之曰今後凡有大號令不須強拗三五年為一宰相不難致公覺其言甘必有所謂果証告冬至日大會前殿仁宗率群臣為壽有司將期公上疏曰臣聞王者尊極儀法配天故齒輅馬踐旣窮尚皆有誅况屈萬乘之重垂冕旒行北面之禮乎此乃開後世弱人主以強母后之漸耳陛下果欲為之太后賀于閨掖以家人承顏之禮行之可也抑又慈慶之容御軒階使百官瞻奉於禮不順事遂已又獨銜乞皇太后還政疏曰陛下擁扶聖躬聽斷大政日

月持久今上皇帝春秋已盛睿哲明發握乾綱而歸
坤紐非黃裳之吉象也豈若保慶壽于長樂卷收大
權還之真主以享天下之養云疏入不報 湘山野錄

龐莊敏

狄武襄既平嶺寇 仁宗欲以為樞密使平章事龐
莊敏公曰 太祖遣曹彬平江南止賜錢三十萬其
慎重名器如此今青功不迨曹彬遠矣若用為平章
事富貴已極後肯為陛下用耶萬一復有寇盜青更
立功陛下以何官賞之乃以青為護國軍節度諸
子皆遷官厚賜金帛

呂文靖

初真宗上仙莊獻攀慕深切凡喪祭之禮務極崇厚
呂文靖奏曰太后為先帝喪紀之數宗廟之儀不忍
裁減曲盡尊奉此雖至孝之道以臣所見尚未足報
先帝恩遇之厚惟是遠奸邪獎忠直愛惜民財拔擢
時彥使邊鄙寧靜人物常安皇帝德業日茂太后壽
樂無憂此報先帝之大節也

二

祥符中玉清昭應等宮成大臣率兼使領天聖中玉
清宮災莊獻江曰先帝遵道奉天故大建珍館以盡

祇廟之道今忽焚燬何以稱先帝遺意呂文靖恐后
復議繕完因推洪範交異之端時請罷營建遂懇讓
使君玉清遂不葺

司馬溫公

嘉祐中內臣凌允言死以其常有軍功勅給鹵簿司
馬溫公言古不以名器假人允言近習之人非有大
勲大功而贈以一品給以鹵簿不可為法仁宗嘉納
之

又

仁宗朝司天奏月朔日當食而陰雲不見事同不食
故事當賀司馬溫公曰日食四方皆見而京師獨不
見天意若曰人君為陰邪所蔽天下皆知而朝廷獨
不知其為災尤甚不當賀詔嘉其言後以為例

賈先生

臨淄賈竦先生以著書扶道為己任著山東野錄七
篇頗類孟子嘗奏諫書四篇謂丁謂造作符瑞以誣
皇天欺先帝今幸謂奸發請明告天下白其事使後
世無譏焉又謂：既鼠逐寇萊公猶在雷州請還萊
公以明忠邪先生終以孤直不偶既晚得進士出身
亦不樂為吏久之李文定公竊具告勅送吏部先生

勉就之官至殿中丞卒後門人李冠元伯劉顏子望
相與謚曰存道先生初先生得出身 真宗賜名同
改字希德云

夏文莊

夏竦薨 仁宗賜謚曰文正公劉原父判考功上疏
曰謚者有司之事且竦行不應法今百司各得守其
職而陛下侵臣官疏三上是時司馬溫公知禮院
上書曰謚之美者極於文正竦何人可以當此書再
上遂改賜謚文獻知制誥王原叔曰此僖祖皇帝謚
也封還其目不為草辭於是太常更謚竦曰文莊

趙禹

景祐中趙元昊尚修職貢萊州進士趙禹庶明上書
言元昊必反請治兵為邊備宰相以為狂言流禹建
州明年元昊果及禹逃歸京師上言自理宰相益怒
下禹開封獄是時陳希亮為司錄言禹可賞不可罪
宰相不從希亮爭不已卒從希亮言以禹為徐州推
官徂徠先生石守道有詩曰萊牧男兒忽議兵謂禹
也

孫冕

咸平中孫冕言乞放江淮荆湖通商賈監許商人於

邊入 糧草或京師納錢帛一年之內國家預得江
淮荆湖三路賣監課

范蜀公

范內翰景仁以宏才碩學時所推仰始立朝或不以
鯁直許之仁而春秋高少陽虛位首拜疏乞擇宗室
親賢為皇嗣熙寧初將推行新法獨不肯阿脫附議
知不可爭即告老歸第天下士大夫始知仁者必有
勇也倦遊襍錄

陳晉公

尚書左丞陳公恕峭直性靡阿順摠領計司多歷年
所每便坐奏事 太宗皇帝或未深察必形誦讓公
歛板蹶跽退至殿壁負牆而立若無所容俟 上意
稍解復進懇執前奏終不改易或至三四上察其忠
亮多從其議故當時言稱職者公為之首 沂公筆錄

王昭明

韓魏公嘗稱內侍王昭明絕不類內官往年執政賈
昌朝陳執中惡歐陽公欲因張氏深治之令蘇安鞠
獄不成蘇云不如鍛鍊成就乞不錄問昭明為監勘
官正色曰上今某為監勘正欲盡公道鍛鍊何等語
也歐陽遂清脫 魏王別錄

余襄

慶曆中開寶寺塔災國家遣人鑿塔基得舊瘞舍利
迎入內庭送還本寺令士庶瞻禮言在內庭頗有
光怪將復建塔余襄曰彼塔不能自衛何福可及於
民凡腐草皆有光水精與珠之圓者夜亦有光烏用
異也梁武帝造數千塔舍利嘗有光臺城之敗何能
致福其塔乞更不營造仁宗從之

二

乾道中天下蝗旱范文正公安撫江淮回以太平州
貧民所食烏昧草進呈乞宣示六宮戚里抑奢侈水

李宗諤

咸平初脩太宗實錄命錢若水主其事若水舉給
事中柴成務起居舍人李宗諤侍御史宗度洎子及
職方員外郎吳淑上指宗諤曰自太平興國八年已
後此昉在中書日事史策本憑直筆儻子為父隱何
以傳信於後代乎除宗諤不許餘悉可之

楊文公
談苑

王沂公

真宗初上仙丁晉公王沂公同在中書沂公獨入劄
子乞於山陵已前一切內降文字中外並不得施行

又乞今後乞兩府行下文字中書候宰相叅政密院
樞密副使簽書方圓許中外承受兩官可其奏晉公
聞之愕然自失由是深悼沂公矣

二

真宗晏駕二府同受遺詔輔立仁宗及皇太后權
聽斷軍國事宰相丁謂欲去權字王沂公時叅大政
獨執之曰皇帝冲年太后臨朝斯非國家常典稱權
猶足示後况言猶在耳何可改也謂雖深感其言然
權字遂不敢去魏王別錄

張乖崖

忠定公後自金陵入苦腦疽未陞見御史閣門累有
奏上寬其告俾養疾公恨不得面陳所懷乃抗論近
年以來虛國家帑藏竭生民膏血以奉無用之土木
者皆丁謂王欽若啟上之侈心也不誅死無以謝天
下章三上不報出知陳州澠水燕談

薛簡肅

明肅太后從謁太祖詔禮官草儀時學臣以周官
后服進議佞者密請曰陛下垂簾聽大政號兩宮
尊禰山呼及輿御皆王者制度入太室豈當以后服
見祖宗耶遂下詔服袞冕諫疏交上後宰相執議俱

不聽之不得已將誕告類薛簡肅公以閑右人語氣
明直不文其談簾外口奏曰陛下大詔之日還作漢
兒拜耶女兒拜耶明肅無答是夕報罷

皇朝類苑卷第十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皇朝類苑卷第十七

忠言讜論

薛師正

呂晦叔與薛師正並命樞府師正事晦叔甚恭久之
晦叔亦稍親之議事頗相佐佑閣門副使韓存寶將
陝西兵討戎瀘蠻拔數柵斬首數百級上欲優進官
秩以勸立功者師正曰戎瀘本無事今優賞存寶後
有立功大于此者何以加之晦叔曰師正言是也乃
除四方館使澠水燕談

錢若水



李繼隆與轉運使盧之翰有隙欲陷之罪乃檄轉運
司期八月出塞令辦芻粟轉運司調發方集繼隆復
為檄言擾陰陽人狀國家八月不利出師當取十月
轉運司遂散芻粟既而復為檄云得保塞胡偵候狀
言賊已入塞當已時進軍芻粟即日取辦是時民輸
輓者遭散倉卒不可復集繼隆遂奏轉運之軍食
太宗大怒立召中使一人付三函令乘驛騎取轉運
使盧之翰竇玘及某人首丞相呂端樞密使柴禹錫
皆不敢言惟樞密副使錢若水爭之請光推驗有狀
然行法上大怒拂衣趨入禁中二府皆退若水獨留
廷中不去上既食久之使人偵伺廷中有何人報去
有瘦而長者尚立馬上出詰之曰爾以同州推官再
期為樞密副使朕所以擢任爾乃不才如是耶尚留
比安俟對曰陛下不知臣無狀使得待罪二府臣當
竭其遇慮不避死亡補益陛下以報厚恩李繼隆外
戚貴重莫比今陛下據其一幅奏書誅三轉運使雖
有罪天下何由知之鞠驗事狀明白加誅亦未晚焉
獻可替否死以守之臣之常分臣未獲死固不敢退
上意解乃召呂端等奏請如若水議先令責狀許之
三人皆黜為行軍副使既而虜欲入塞事皆虛証繼

隆生罷招討知秦州涑水紀聞

王文正

祥符中天下大蝗近臣得死蝗於野以獻宰相將率百官稱賀王魏公獨言不可數日方朝飛蝗蔽天真宗歎曰使百官賀而蝗遽至豈不為天下笑耶

又

真宗朝宦者劉承珪以忠謹事上病且死求為節度使上將授之王魏公曰堅執不可曰後有求為樞密使者何以拒之至今宦者官不過留後澠水燕談

賈黃中

賈黃中乃造華夷圖丞相耽四世孫七歲舉童子別頭及第李文正昉以詩贈之云七歲成童古所難賈家門戶有衣冠七人科第排頭上五卷經書誦舌端見榜不知名字貴登筵求試管絃歡從茲穩上青霄去萬里誰能測羽翰後興國中泰大政性極清畏嘗知金陵一日按行府寺觀一隙舍扁鑰甚嚴公怪之因發鑰得寶數十櫃乃偽國所遺之物隸于籍數不可計公亟集僚吏啟其封悉集之表上上歎曰貪黷者籍庫之物尚冒集侵盜况亡國之遺物乎賜錢三百萬以旌其潔事母孝不幸年五十六先

母而逝 太宗卹其家既葬其母入謝上面撫之勿
以諸孫及私門之窘自撓朕當記之 玉壺清話

趙閱道

趙閱道為人清潔好養生知成都獨與一道人及大
龜偕行後知成都並二 至和中范景仁為諫

官趙閱道為御史以論陳恭事有隙熙寧中介甫執
政恨景仁 許之於上且曰陛下問趙抃即知其為
人他日 上以問閱道曰忠臣 上曰卿何以知其
忠對曰嘉祐初仁宗違豫鎮旨請立皇嗣以安社稷
豈非忠乎既退介甫謂閱道曰公不與景仁有隙乎

閱道曰不敢以私害公 涑水紀聞

呂晦叔

馮當世孫和甫呂晦叔薛師正同在樞府三人屢于
上前爭論晦叔獨默不言既而上固問之晦叔方為
開析可否語簡而當 帝納之三人亦莫能為也出
則未嘗語人皆訛晦叔循默不副衆望晦叔亦不辯
也而同僚或辨之

王平甫

王安國字平甫介甫弟也嘗非其兄所為 西京國
子監教授溺于聲色介甫在相位以書戒之曰宜放

鄭聲安國復書曰安國亦願兄遠佞人官滿至京師
上問以其兄秉政物論如何對曰但恨聚斂太急知
人不明耳 上默然不悅由是別無恩命久之乃得
館職安國嘗力諫其兄以天下恟恟不樂新^法皆歸咎
于兄恐為家禍介甫不聽安國哭於影堂曰吾家滅
門矣又嘗責曾布以悞惑丞相更變法令布曰足下
人之子弟朝廷變法何預足下事安國勃然怒曰丞
相吾兄也丞相之父即吾父也丞相由汝之故殺身
破家戮及先人發掘丘隴豈得不預我事耶並宋水紀聞

張杲卿

張杲卿為御史中丞日因登對言及家世及履歷本
末 仁廟曰卿亦出自孤寒杲卿曰臣本書生陛下
擢任御史中丞三子皆服冠裳亦有先臣之田廬家
事有託自謂非孤寒陛下可謂孤寒矣 仁廟徐曰
亦有說乎曰陛下春秋高奉宗廟社稷之重主鬯尚
虛位天下之心未有所繫是陛下孤寒也 仁廟改
容頗加其意後遂叅柄用 倦游雜錄

王著

太宗朝有王著者學右軍書深得其法侍書翰林
帝聽政之餘留心筆札教遣內侍持書示著每以為

未善 太宗益刻意臨學而著對如初或 其意著
曰書固佳矣若遽稱善恐 帝不復用意其後 帝
筆法精絕超越前古以為由著之規益也 澠水燕談

田諫議

太宗嘗謂侍臣曰朕欲以皇王之道御畜塊無稽古
深學舊有覽但記分明事類繁碎難檢今諫臣以治
亂興亡急要寫置一屏欲常在目田錫奏曰皇王之
道微妙曠濶今取軍國要機二事以行之師平太原
逮茲二載未賞軍功願因郊籍議功酬之乞罷交州
戍兵免驅生民為瘴嶺之鬼此二者雖不繫星王之
治陛下宜念之上嘉納錫真得鯁直之體而此事尤
難為奏趙普當國錫謁於中書曰公以元勳當國宜
事損儉今群臣書奏盡必先經中書非尊王之體也
諫官章疏令閣門填狀大弱臺憲之風尤為不可也
普引咎正容厚謝皆罷之錫將卒自草遺表猶勸上
以慈儉納諫為意絕無私請 上厚卹之 玉壺清話

二

田錫字表聖嘉州人 太宗時上言軍國要机者一
朝廷大体者四 太宗嘗言錫有文行敢言 真宗
即位屢召對言事嘗請抄畧御覽三百六十卷日覽

一卷又採經史要言為御屏風十卷以便觀覽及卒
真宗謂劉沆曰田錫直臣也何天奪之速朝廷每有
少缺失方在思慮錫之章奏已至矣特贈工部侍郎
以其子將作監主簿遠慶餘慶並為大理評事給奉
終喪仍布告天下以示激勸故事諫議大夫卒無贈
典范蜀公蒙求

王安簡

王安簡公奏河北朝廷根本而佳州河北咽喉先朝
用才如何承矩護邊累年官止諸司使今刺史李允
則幾二十年亦不過引進使今用人太輕而賞典太
厚非制虜之術公為御史中丞嘗留百官班以廷爭
張充佐事 仁皇急遣使為止之罷充佐官景灵二
使東齋記事

程文簡

程琳知開封府決事如神是年冬司天上明年正日
日 能此所謂三陽之始人君所忌請移閏月以避
之 上亦以為然琳曰日者象陽之長君上之象今
有所蝕蓋由乾剛之道忽有所虧而致惟修德正可
以免之上曰卿言極是朕亦思之不如自責何以答
天變上畏天之威不為日者所惑如此本朝名臣傳

韓魏公

蔡挺在樞密院日有廢馬監之議朝廷遂遣蔡確出將度利害確以可廢聞上以謂所得利給官吏與兵卒猶不足則國家所費亦大不如廢之便公聞之曰馬監之為國利豈少哉不惟馬之蕃息足以備緩急之用又足以振四夷之聲勢魏王別錄

李南陽

太宗將親攻范陽李南陽至叅大政以二策抗疏為奏願陛下選將帥中威勇有謀數龐多福克荷功行名者授宸筭付銳兵俾徃征大駕不出京轂恭守宗祧慰撫庶示敵人以閒暇策之上也大名河朔之咽喉或蹙駐蹕揚天威以壯軍聲策之中也若邊霜朔刃朝塵夕埃翻龍鳳於旂常擁貔貅於蠻貊勞侵黼宸土失耕農北遇臣所知也疏既入繼以疾求退士論嘉之至道二年重陽皇太子諸王晏瓊林苑教坊以夫子為戲者賓客李至言於東朝曰唐大和中樂府以此為戲文宗遽令止之管伶人以懲無禮魯公以儒為戲尚不可况敢及先聖乎東朝驚歎曰於上而禁止此戲遂絕楊文公談苑

唐質肅

嘉祐中 仁宗自內閣降密勅近以女謁縱橫無由
禁止今後一應內降批出事主司未得擅行次日執
奏定可否始數日左承天門一寬衣老兵持竹樊籠
止以敗荷覆之門吏搜之乃金巨餅一枚上綴巨蚌
珠燦然不知其數禁門舊例盡依外門例凡有搜攔
更不申覆即送所司時開封方鞫劾次一小璫馳騎
急傳旨令放其物仰進呈府尹魏公瓘不用執奏法
遂放之唐質肅公介方在諫垣疏曰陛下臨御以來
所降勅旨未有若執奏內批之勅為治世之大公也
臣聞禁門近日有搜攔之獄傳旨令放主司殊不顧
執奏之法乞再收犯者劾之使正其典疏入不報公
又疏曰臣聞王者一語朝出四海夕聞今執奏之勅
既為無用乞下詔收之免惑天下既而又不報公不
免又疏曰臣聞開封乃天下百執事之首司也魏瓘
為尹承君父詔旨輒不遵守望端門無咫尺之地尚
輒敢爾况九州之遠乎欲乞重貶魏某以咎不遵君
命之惡臣以言職不能蚤悟清裏亦乞罷黜魏由此
降越州時亦感事詩曰鉄冠持白簡藩棘聚青蠅謝
上表畧云狂風動地孤蓬所以易飄衆斧登山直木
終須先伐才者愛之

張堯佐以進士權第累官至屯田員外郎知開州會其姪女有寵於仁宗冊為修媛堯佐遂驟遷擢一旦中宣徽節度景靈群牧四使是時御史唐介上疏引天寶楊國忠為戒不報又與諫官包拯吳奎等七人論列殿上既而御史中丞留百官班欲以廷諍卒奪堯佐宣徽景靈兩使特加介六品服以旌敢言未幾堯佐復除宣徽使如河陽唐謂同列曰是欲與宣徽而假河陽為名耳我曹豈可終已耶同列依違不前唐遂獨爭之不能奪仁宗曰差除自是中書介遂極言宰相文彥博以燈籠錦媚貴妃而致位宰相今又以宣徽使結堯佐請逐彥博而相富弼又言諫官觀望扶奸而言涉官掖語甚切直仁宗怒趨召兩府以疏示之介猶諍不已樞密副使梁適叱介下殿介諍愈切仁宗大怒玉音甚厲眾恐禍出不測是時蔡襄修起居注立殿陛即進曰介誠狂直然納諫容言人主之美德必望全貸遂貶春州別駕翌日御史中丞王舉正救解之改為英州別駕始上怒未已兩府竊議曰必重貶介則彥博不安彥博去則吾屬進遷矣既而果如其料當是時梅堯臣作竄詩

日皇祐辛卯冬十月十九日御史唐子方危言初造
滕曰朝有巨奸臣介所憤疾願條一二事臣職敢妄
率巨奸宰相博邪行世莫匹曩時守成都委曲媚貴
暱銀璫挿左貂窮臘使馳驛邦媛將誇後中賫金十
鎰為我寄使君奇紋織織密遂傾西蜀巧日夜急鞭
扶紅絰縑金縷排科闈八七比々雙蓮花篝燈戴心
出幾日成一端持行如鬼疾明年觀上元被服穩稱
質璨然驚上目遽爾有薄詰既聞所從來佞對似未
失且云奉至尊於妾豈能必遂回天子願百事容丐
乞臣今得初陳狡獪彼非一偷威與賣利次推田乙
是惟陰猜確仁斷宜勇黜必欲致太平在列無如弼
弼亦昧平生况臣不阿屈臣言天下公奚以身自卹
君旁有側目啞啞橫詆叱指言為罔上廢汝還蓬華
是時白此心尚不避刀鎖雖命禦魑魅甘且同飴密
既如勿可惧復以強詞窒帝聲亦大厲論奏不容畢
介也容甚閑猛士胆為慄立貶嶺外春速欲為異物
內外巨恟々陛下何未悉即敢救者誰襄執左史筆
謂此儻不容盛美有所弗平明中執法懷䟽又堅述
介言或以狂百豈無一實恐傷四海和幸勿若倉卒
亟許遷英山衢路有差咄翊日宣白麻稱快口盈溢

阿附連諫官去若懷絮虱其間因獲利竊笑等蚌鷓
英州五千里瘦馬行馱：毒蛇青曉霧晝與嵐氣沒
妻孥不同途風波過蛟窟存亡未可知旅館愁傷骨
飢僕時先後隨猿拾橡栗越林多蔽天黃柑襍丹橘
萬室通釀醑撫遠無禁律醉去不須錢醒來弄鳴瑟
山水仍竒怪已可消愁鬱莫作楚大夫懷沙自沉汨
西漢梅子真出為吳市卒市卒且不慚况茲別乘秩
始堯臣作此詩不敢示人及歐陽文忠公為編其集
時有嫌避又削去此詩是以人知者少故今盡錄焉
出東軒筆錄

皇朝類苑卷第十八

典禮音樂

皇后台食太廟

仁宗皇帝將祫饗韓持國為禮官建言皇后台孝章
淑德章懷神至不當合食於太廟下待制以上議
者凡十七人自夢得武平仲祖揚侍講向龍圖原甫
景彞聖從八人以為當食太廟永叔楊奂子華長文
子方苞希仁錢資元盧公彥并鎮九人以為當從持
國論卒為二議以上朝廷以為日迫且依舊合食須
後別議而武平仲當草詔其詞大主其所議自後亦

不復議皇后別廟者以其不可入太廟也合食而入太廟又何必為別廟哉其議論之難合也若是出東齋記事

僖祖廟為始祖

熙寧五年十月太常禮院言奉旨詳定僖^祖神主祧遷者切以聖王用禮固有因循至於順逆之大倫非敢違天而廢古請禧祖為太祖始祖遷順祖神主藏之夾室依禮不諱孟夏祀感生帝以僖祖配詔恭依先是中書言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先王廟祀之制有疏而無親絕有遠而無遺商周之王斷自后稷以下者非絕以上而遺之以其自有本統承之故也若尊卑之佐先後之序則子孫雖齊聖有功不得以加其祖考天下萬世之通道也本朝自僖祖以上世次不可得而知則僖有廟與稷契宜無以異今毀其廟而藏其主于夾室替祖宗之尊而下附于子孫非所以順祖宗孝心事亡而事存之義求之在前載雖或有然考合於經迺無成恐因而制禮實在聖時乞以所奏付之兩制詳議而釋取其當詔答曰廟祧之廬蓋有契彛所以上承先王下法後世朕嗣守大統獲奉先祀而世次遷毀禮或未安討論經常薦我哲

輔於以佐朕不逮而仰稱祖宗追孝之心朕覽之瞿然敢不祗服宜依所請於是元絳等議云詩序生民曰尊祖也文武之功起于后稷故推以配天焉蓋言尊祖不言尊有功言文武之功而不言后稷之功則知后稷配天者以尊祖而非以尊有功也從之熙寧八年五月禮院言今年四月太廟禘祭排列神位已依勅命尊始祖居東向之位自順祖而下昭穆各以南北為序自今如遇禘祫著為定禮詔恭依

籍田

元豐二年七月詳定禮文所言國語云王耕一畝庶人終于千畝廩於籍東南鍾而藏之自漢迄唐皆有帝籍神倉今久廢不設凡祭祀之所用皆索諸市中非以致潔誠也乞於京城東南度田千畝置籍田仍徙先農壇于其中立神于東南五谷之外并植菜蔬冬則藏冰一歲祠祭之用取其焉并從之

祀明堂

元豐三年七月詔曰遠而尊者祖則祀於郊之園丘而配天邇而親者禘則祀于國之明堂而配上帝天足以及上帝未足以盡天故園丘配天則對越諸神明堂則上帝而已歷代以來合宮所配既紊於經乃

至禘以先儒六天之說此皆固陋昧古以失情文之
宜朕甚不取其將來祀英宗於明堂推以配上帝餘
從祀群臣悉罷

郊祭

四月詔親祀北郊依南郊議如不親祀則上公攝事
見是奉祀禮文所言天地合祭自漢元始間以禮樂
既合有合而祖夫婦共牢於是合祭天地以陰一
之誼後漢光武魏文帝晉元帝唐武德以來皆因之
殆非求神以類之意本朝上帝既設天皇地祇
之祀典有所未合於是翰林學士張瑄言陽生於十
一月陰生於五月則陰陽之生天地致用之始先王
於是順陰陽之義以冬至祀天子地上之圜丘夏至
祭地于澤中之方丘以至牲幣器服詩歌樂舞形色
度數莫不做其象類故天神地祇可得而禮由此觀
之夏至祭地於方丘而天子親蒞之此萬世不易之
禮也議者以當今萬乘儀衛加倍於古方盛夏時不
可以躬行乃欲改用他月不唯

類十八

月不唯

舞無所據依又失所以祀地順陰陽之義必不得已
臣以為宜即刻祀之歲夏至之日盛禮容且樂舞遣

冢宰攝事雖未能皆當於禮庶幾先王之遺意 有
存焉禮官請如琮議 上批張琮之議在今所宜固
無可易元豐六年冬至祭上帝昊天於圜丘以太祖
配始罷合祭天地也制曰永惟五聖之烈必躬三歲
之祭祀以禮意寢而不明樂文禱而未正故刺六經
之說考諸儒之言緝熙曠議是正鉅典陟配烈對侑
昊穹於時維太常之祀旅脩金玉之駕迺太主以為
國之綴迺服大裘以攷古文之故事袞冕行事至是
始如服大裘而被以袞冕 元豐聖訓

封程嬰公孫杵臼立廟

神宗朝皇嗣屢闕余嘗詣閣門上書乞立程嬰公孫
杵臼廟優加封爵以旌忠義庶幾鬼不為厲使國統
有繼是時適值鄆王服藥 上覽之矍然即批付中
書授臣將作監丞勅河東路訪尋二人遺跡乃得其
家于絳州太平縣詔封嬰為誠信侯杵臼為忠智侯
因命絳州立廟歲時致祭余所上書畧曰臣嘗讀史
記世家考趙氏廢興之本末惟程嬰公孫杵臼二人
各盡死不顧難以保全趙氏孤兒最為忠義乃知國
家傳祚至今皆二人之力也蓋下宮之難屠岍賈故
趙同趙括趙朔趙嬰齊已亦族無噍類惟朔妻有遺

腹匿于公宮既而免身生男屠岸賈聞之索於宮中甚急於是朔妻置兒袴中祝曰趙宗滅乎若則號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乃得脫然則兒之無聲蓋天有所祚且天方啟趙氏生聖人以革五代之亂拯天下于湯火之中而奄有焉使聖子神孫繼：承：而不已則兒又安敢有聲蓋有聲則不免不免則趙氏無復今日矣然雖天祚亦必賴公孫杵臼謬負他嬰匿於山中卒與俱死以絕其後患又必賴程嬰保全真孤遂至成人而立之以續趙祀即趙文子也於是趙宗復盛傳十世至武靈王而遂以胡服與秦俱伯其後為秦所併則子孫蕩祈散居民間今常山中真定則古之趙地故趙氏世為保州人而禧祖順祖翼祖宣祖皆生於河朔以至太祖啟運太宗承祧真宗紹休仁宗守成英宗繼統陛下續業嚮使趙氏無此二人以力衛襁褓了然之孤使得以全則承祀典餘育矣又豈能昌熾以至於此故臣深以為國家傳祚至今皆二人之力也二人死皆以義甚可痛悼雖當時趙武為嬰服喪三年為之祭祀春秋祀之在在勿絕然今不知其祀之所在竊慮其祠或廢而復舉或舉而弗葺或葺而弗封三者皆闕典也左氏曰

鬼有所歸乃不為厲自宋有天下凡兩週甲子百二十二年于茲矣而二人忠義未見褒表廟食弗顯故仁宗在位歷年至多而前星不耀儲嗣屢闕雖天命將啟先帝以授陛下然或慮二人精魄久無所歸而亦因是為厲也何哉蓋二人能保趙孤使趙宗復續其德甚厚則趙宗之有繼皆自二人為之也何況二人皆精誠忠剛洞貫天地則其魂常游于太虛而百世不滅故乞朝廷指揮下河東北晉趙分域之內訪求二人墓廟特加封爵旌表如或自來未立廟貌即速令如法崇建著於令甲永為祀典如此則忠義有勸亦可見聖朝不負於二人者矣青箱雜記

嫡孫傳重服

自唐開元時父卒衆子在嫡孫不傳重以其不襲封也然不知至紀則有所不齊國朝亦著於禮令景祐中石資政中立卒衆子在嫡孫不傳重未幾而衆生子卒其家奏嫡孫合與不合傳重下禮院議於是宋景文公判太常不疑次道與予為禮官景文遂令三人各為議狀不疑曰初當傳重誤也宜改正之使還為服次道則用江都集禮以為當接服若曰父死衆子在嫡孫不傳重衆子嫡孫死衆孫接服是一

尊親而為兩等服也予謂石氏子孫宜依禮令不得傳重且為本服自今而後別著令父死衆子在嫡孫傳重然後得禮之正又為不疑難曰石氏子當傳重就令石氏子於服中犯刑如何處之必以見行法見行禮令處之也豈可嫡孫接服嫡孫死衆孫接服是何異家人共犯止坐尊長方決而乃令次家長接續足其杖數耶是無此理也然景文從次道議仍請著為令其後衆子在嫡孫請傳重者聽傳重其不請者則不傳重豈禮之意哉

武臣持服

故事武臣不持喪韓縝奏請持喪下兩制臺諫官議唐子方為諫官與諸御史皆不與令持喪是時會議於玉堂後署唐子方曰今日不可高論也永勃然曰父母死而令持服安得為高夢得坐子方旁不覺歎曰俊也卒然一言亦中于理兩制於臺諫官竟為兩議以上遂詔閣門祇候內殿崇班以上持服供奉官以下不持服是則官高者得為父母服官早者則不為無官者將何以處之乎

金龍玉簡

道家有金龍玉簡學士院撰文其一歲中齋醮故後

於名山洞府天聖中仁宗皇帝以其險遠窮僻難齊
送醮祭之具頗為州郡之擾乃下道錄院裁庶才留
二十餘處餘悉罷之河南府平陽洞台州赤城山玉
京洞江寧府華陽洞舒州潛山司真洞杭州大滌洞
禹州桃源洞常州張公洞南康軍廬山詠真洞建寧
武夷山昇真洞南嶽朱陵洞江州馬當山上水府太
平州中水府潤州金山下水府杭州錢塘江水府河
陽濟瀆海水府鳳翔府聖湫仙遊潭河中水百文
泓龍 杭州天目山龍潭州華 湘潭所罷處不可
悉數予常於學士院取金龍玉簡視之金龍以銅玉

簡以珉石制 東齋記事

婚禮坐鞍

劉岳書儀婚禮有女坐僭之鞍馬父母謂之合髻之
禮不知用何經義據岳自叙云以時之所尚者益之
則是當時流俗之為爾當五代干戈之際禮樂廢壞
之時不暇講求三王之制度苟取一時世俗所用吉
凶儀式略整齊之固不足為後世之法矣然而後世
猶不能行之今岳書儀十已廢其七八其一二僅存
於世者皆苟簡粗略不知本書就中轉失乖謬可為
大笑者坐鞍一事爾今之士族當婚之夕以兩椅相

背置一馬鞍令僭坐其上飲以三爵女家遣人三請而後下乃成婚禮謂之上高坐凡婚家舉族內外姻親與其男女賓客堂上堂下竦立而視者惟僭上高坐為盛禮耳或有偶不及設者則相與悵然皆咨嗟以闕禮其轉失乖謬至於如此今雖名儒巨公衣冠舊族莫不皆然嗚呼士大夫不知禮義而與閭閻鄙俚同習見而不知為非者多矣 廬陵歸田錄

蜡臘

建隆四年太常博士和峴奏唐以前寅日蜡百神卯日祭社官辰日臘饗宗廟開元定禮三祭皆於臘辰以應土德聖朝火德合以戌日為臘而以前土日辛卯便行蜡禮恐未為宜下太常議而謹請蜡百神祀社稷饗宗廟同用成臘日

正冬朝賀上壽

淳化三年正月朔太宗御朝元殿受賀禮畢改服通天冠絳紗袍升殿群臣上壽國朝以來正冬朝賀御正殿即以退御大明殿群臣常服上壽奏教坊樂至是始約開元禮皆以法服設官 萬舞酒三行而罷

宣祖配天

淳化四年正月辛卯合祭天地於園丘以宣祖皇帝

配有司因請孟春祈穀孟冬季秋大饗明堂請以
宣祖配冬至祀昊天夏至祀皇帝祇孟夏祀宗
從之聖朝

彗星見罷祀南郊

太宗將南郊彗星見宰相趙普召檢討杜鎬問之鎬
曰當祭日食猶廢祭鎬見如此罷祀不疑遂從其說
至熙寧五年將郊而河決神宗問輔臣曰議者以河
決地震不當郊王安石曰古者年不順成八蜡不通
八蜡小祭也或可以變異廢上帝之祭乃祭之大者
恐不宜如此上以為然出事寔

祭大社

太祖初有事於大社時國初墜典多或未備大祝文
亦亡舊式詔辭臣各撰一文騰錄糊名以進上覽之
謂左右曰皆輕重失中猶御筆親點一文曰惟此庶
乎得體開視之乃竇倅撰者文曰維某年太歲月朔
日宋天子某敢昭告於大社謹仲秋仲春祇率嘗禮
敬以玉帛一大武柔毛剛鬣胡菜香萁嘉薦醴敬備
茲用伸報本敢以后土句龍氏配神作主惟神品
物賴之載生庶類資以含弘方直所以著其守博厚
所以兼其德有社者敢忘報乎尚饗遂召倅定其儀

制公以開元禮參酌於三代之典繼以進之際作
雍和樂大社之饌自正門入配坐之饌自左闈入皇
帝詣壘既之儀並如園丘事具請大所執樽者舉
幕贊酌醴太常卿引皇帝於大社神座前捧爵跪奠
大祝時板進於神座之石西向跪讀祝文玉壺清話

兩制揖事

京師春秋社祭多差兩制揖事王僕射珪為內外制
十五年祭社者屢矣熙寧四年復以翰林承旨揖大
尉因作詩曰雞聲初動晚驂催又向靈壇飲福盃自
笑聲不辭醉明年強健更須來是冬遂參知政事

東軒筆錄

祠太一

太宗時建東太一宮於蘇村遂列十殿而五福若
二太一處前冠通天冠服絳紗袍餘皆道冠霓裳天
聖中建兩太一宮前殿處五福君太遊三太一亦
用通天冠絳紗之制餘亦道冠霓衣熙寧五年建太
一宮內侍主塑像乃請下禮院議十太一冠服禮院
乃具狀請如東西二宮之制太一畫服通天絳紗有
言亳州太清宮有唐太一塑像上遣中使視之乃畫
王者衣冠遂詔如亳州之制

九宮貴神

九宮貴神始天寶初術士蕪嘉慶上言請置壇明皇親祠及王璵為相又勸肅宗親祠太和中監察御史舒元輿論列遂降為中祀會昌中李德裕為相復為大祀宣宗時又降為中祀乾符中宰相崔彥昭因歲旱禱雨獲應又升為大祀

郊廟讀冊迴班

故事知廟祀讀冊官至御名必起上至郊宮更衣詣壇下百官皆迴班迎向英宗皇帝初告廟詔讀冊官毋起及詣壇下又詔百官勿迴班所以見事郊廟之精意也澠水燕談

醮祀御史

真宗皇帝嚴於醮祀之事其奏章則用昭受乾符之寶其後寶止用御前之寶慶曆中下學士院別置其文曰皇帝欽崇國祀之寶醮祀則用之東齋記事

朝獻朝饗

上親郊廟冊文皆曰恭薦歲事光景靈宮謂之朝獻次太廟謂之朝饗末乃有事于南郊予集郊式時曾預討論常疑其次序若先為尊則郊不宜在廟後若後為尊則景靈宮不宜在太廟之先求其所從來蓋

有所因按唐故事凡有事於上帝則百神皆預遣使
祭告唯太清宮太廟則皇帝親行其冊祝皆曰取某
月某日有事於某所不敢不告宮廟謂之奏告餘皆
謂之祭告唯有事於南郊方為正祠至天寶九載乃
下詔曰告者上告下之詞今後太清宮宜稱朝獻太
廟稱朝饗自此遂失奏告之名冊文皆為正祠筆談

雲韶部

開寶中平嶺表 廣州內臣聰慧者數十人於教坊
令習樂之蕭韶部後改名雲韶部內宴則用之

鈞容直

太平興國中擇軍之善樂者名曰別龍直游幸則騎
而導駕後改曰鈞容直取鈞天之義焉

河市樂

駙馬都尉高懷德以節制領睢陽歲久性頗侈靡而
洞曉音律故声伎之妙冠于當時法部中精絕者殆
不過之宋城南抵汴渠五里有東西二橋舟車交會
民居繁夥倡優襟戶厥類亦衆率多俚鄙為高之伶
人所輕誚每宴飲樂作必効其朴俚之態以為戲玩
謂之河市樂迄今優俳常有此戲王沂公筆錄

拱辰管

鼓吹部有拱辰管即古之叉手管也
帝賜今名

太宗皇

皇朝類苑卷第十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皇朝類苑卷第十九

典禮音律

協律

燕龍圖肅判太常建言今之樂太高始下詔求天下知音律者李照言樂比古高五律而胡瑗阮逸相繼出矣李照之樂以縱黍累尺黍細而尺長律之容乃千七百三十黍胡瑗以橫黍累尺黍大而尺短律之容千三百黍而徑乃三分四厘六毫堂徑三分四厘六毫與容千七百二十黍皆以尺而生律也阮逸又欲以量而求音皆非也最後有房庶者亦言今之

樂高五律盖用磨樂而知之因收方響一箇皆唐樂也其法以律生尺而黍用一稊二米者是時無二米黍據見黍為律雖無千七百三十黍之謬與三分四厘六毫之差然其声才下三律盖黍細耳其法則是矣王原叔胡瑗大不喜其說朝廷但援庶秘書省校書郎不究其說而庶房玄齡之後其為人簡脫嘗與鄉薦然好音宋京田元君薦而詔之是時下已臣亦收牙笛二與庶笛同手嘗於雄州王臨處得此界笛一比太常樂下四律教坊樂下二律樂高于堂上樂一律又嘗於才元處得并州銅尺一比文府尺長三分以之定律與唐樂声同大府之尺定律笛同二者必磨一得也若得其黍用房庶法為律以考之其為至常不疑矣其黍一稊二米者

二

世言王朴為樂而不知樂之壞自朴始也初依常鍾磬皆無疑識用橫黍天制律命其鐘磬而誌刻之太祖患樂太高和峴用影長尺方能下律樂比唐為高五律矣今太常鑄鍾最大者声鍾庶之黃鍾誌刻乃下林鍾餘鍾率皆如此李照則多鈍磬田鍾以合其律而鍾磬又朴時雖非大声而其器完也惜哉

君實與予莫逆之友也惟議樂為不合君實以胡瑗
一黍之廣為尺而後制律予用房庶一黍之積一
千二百黍之廣為律而後生尺律之法曰凡律圖九
合以尺而生律者律為十分三厘八毫矣以其不合
又變而為方分其差謬處不可一二數也以律生尺
者九十分黃鍾之長加十分以為尺凡律皆徑二分
圍九分長分積千八百一十分自九十分損益而十
二律長短相形矣自八百一十三分損益之而十二
律積實相通之往在館閣時決于同舍同舍莫能決
遂變碁以決之君實不勝乃定其後一十年君實西
京為留臺予往候之不持他書惟持所撰樂論八篇
示之爭論者數多莫能決又投壺以決之予不勝君
實曰大樂還魂矣凡半月卒不得要領而歸豈所
見然邪將戲謔抑遂莫所執不敢改之邪俱不可得
而知也是必戲謔矣並東齋記事

鼓

周禮雷鼓：神祀靈鼓社祭踞鼓：鬼享康成云雷
鼓八面鼓也靈鼓六面鼓也路鼓四面鼓也鼓之數
不見于經然神有尊卑則其數有多寡等殺理或然

也必漢時尚然所以康成云也幾而鼓猶言幾兩車
幾區宅幾壘田也而唐開元中蜀人有繪其圖以獻
者一鼓而為八面六面四面既不可考擊乃於縣內
別置散鼓國朝仍之却 宗廟設而不作景祐中馮
章靖公言雷鼓靈鼓路鼓並當擊考而散鼓請準乾
德四年詔廢不用然不言鼓制之是非甚可惜也東齋
事紀

二

吾聞羯鼓錄序羯鼓之聲云透空碎遠極異象樂唐
羯鼓曲唯有邠州一父老能之有大合蟬滴、泉之
曲予在鄜延時尚聞其聲涇原承受公事楊元孫因
奏事回有旨令召此人赴闕元孫至邠而其人已死
羯鼓遺音遂絕今樂部中所有但名存而已透空碎
遠了無餘迹唐明帝與李龜年論羯鼓云杖之樊者
四櫃用力如此其為藝可知矣

三

唐之杖鼓本謂之兩杖鼓兩頭皆用杖今之杖鼓一
頭以手拊之則唐之漢震第二鼓也明帝宋開府皆
善此鼓其曲多獨奏如鼓笛曲是也今時杖鼓常時
只是打拍鮮有專門獨奏之妙古曲悉皆散亡頃年

王師南征得黃帝炎一曲於交趾乃是杖鼓曲也

琴

秀水祥符院僧智和畜一古琴，徽碧石細紋軫製作精巧音韻清越。中刻李陽冰篆三十九字，其畧云：南溟夷島產木名伽陀羅，紋如銀屑，其堅如石，遂用此作琴。臨岳沈括筆談朱長文琴譜皆著此琴。即唐相沂公李勉所置響泉之名，見勉本傳。元祐末智和死，州將以其琴匣送尚書禮部符太常收管。好事者時取鼓之，非他琴比也。

二

錢塘沈振畜一琴，名冰清，腹有晉陵子銘云：卓哉斯器，樂惟至正，音韻清古，月澄風勁，三餘神爽，泛絕機靜。雪夜敲冰，霜天擊磬，陰陽潛感，否藏前鏡。人其審之，豈獨知政。大曆三年三月三日上底蜀郡雷氏斲鳳沼內書貞元十一年七月八日再修士碓記，聲極清實。山荏陳聖與名知琴，少在錢塘從振借琴彈，酷愛之後三十年，聖與官太常會振姪述，鬻冰清索百千不售。未幾述卒，其妻得二十千鬻於僧道清，轉落于太一道士楊道英。久之，聖與以五十千購得，極珍秘之。或以為晉陵子杜牧之道號篆法類李義山筆。

亦莫可辨又不知士雄何人也

三

盧氏雜說韓皋謂嵇康琴曲有廣陵散者以王陵舟
丘儉筆皆自廣陵敗散言魏散亡自廣陵始故名其
曲曰廣陵散以予考之散自是曲名如操弄搯淡序
引之類故潘岳笙賦輟張女之哀彈流廣陵之名散
又應璩與劉孔才書云聽廣陵之清散知散為曲名
明矣或者康借此名以諫諷時事散取曲名廣陵乃
其所命相附為義耳

四

琴雖用桐然須多年木性都盡聲始發越予曾見唐
初路氏琴木皆枯朽殆不勝指而其聲愈清又嘗見
越人陶道真畜一張越琴傳云古塚中敗棺杉木也
聲極勁挺吳僧智和有一琴瑟、徽碧紋石為軫制
度音韻皆臻妙腹有李陽水篆數十字其畧云南溟
島上得一木名伽陀羅紋如銀屑其堅如石命二斲
為此琴篆文甚古勁琴材欲輕鬆脆滑謂之四善木
堅如石可以製琴亦所朱喻也投荒錄云瓊管多烏
滿呿陀皆奇木疑伽陀羅即呿陀也並筆談

鐘

國朝雅樂即用王朴所制周樂太祖時和峴以為聲高遂下其一律然至今言樂者又下其聲太常歌工以其太濁歌不成聲當鑄鐘時乃私賂鑄匠使減其銅齊而聲稍清歌乃叶而成聲而李照竟不知以此知審音作樂之難也照每謂人曰聲高則急促下則舒緩吾樂之作久而可使人心感之皆舒和而人物之生亦當豐大王待讀誅身尤短小常笑戲之曰君樂之成能使我長乎聞者以為笑而樂成竟不用

二

太常所用王朴樂編鍾皆不圓而側垂自李照胡瑗之徒皆以為非及照作新樂將鑄編鍾給銅鑄馮務得古編鍾一枚工人不敢銷毀遂藏於太常鍾不知何代所作其銘曰粵朕皇祖寶龢鍾粵斯萬年子々孫々永寶用叩其聲與王朴夷則清聲合而其形不圓側垂正與朴鍾同然後知朴傳古好學不為無據也其後胡瑗改鑄編鍾遂圓其形而下垂叩之掩蔽而不揚其鑄鍾又長角而震掉其聲不和著作佐郎劉義叟竊謂人曰此與周景王無射鍾無異必有眩惑之疾未幾仁庙得疾人以義叟之言驗矣其樂亦尋廢不用並歸田錄

今太常鍾鐃皆於甬本為紐謂之旋蟲側垂之皇祐中杭州西湖側發地得一古鍾匾而短其枚長幾半寸大略制度如鳧氏所載惟甬乃中空甬半以上差小所謂衡者予細考其制亦似有篆甬所以中空者疑鍾縻自其中垂下當衡甬之閒以橫括掛之橫括疑所謂旋蟲也今考其名竹筩之筩文從竹從甬則僅乎空甬半以上微小者所礙橫括以其橫括所在也則有橫之義也其橫括之形似蟲而可旋疑所謂旋蟲以今之鍾鐃校之此衡甬中空則猶小於甬者乃欲礙橫括似有所因彼衡甬俱實則衡小於甬似無所因又以其括之橫于中也則宜有衡義實甬直上植之而謂之衡者何義又橫括以其可旋而有蟲形或可謂之旋蟲今鍾則實其紐不動何緣得旋名若以側垂之其鍾可以掉蕩旋轉則鍾常不定擊者安能常當其燧此皆可疑未知孰是其鍾今尚在錢塘予群從家藏之

磬

獨異志去唐承隋亂樂箎散失獨無微音李嗣真密求得之聞弩營中砧声求得喪車一鐸入振之于東

南陽果有應者掘之得石一段裁為四具以補樂簫之闕此妄也聲在短長厚薄之間故考工記磬氏為磬已上則磨其旁已下則磨其端磨其毫末則聲隨而變豈有帛砧裁琢為磬而尚存故聲哉兼古樂宮商無定聲隨律命之迭為宮徵嗣真必常為新磬好事者遂附益為之說既云裁為四具則是不獨補徵聲也

二

國史纂異云潤州曾得玉磬十二以獻張率更叩其一曰晉某歲所造也是歲閏月造磬者法月數當有十三宜於黃鍾東九尺掘必得焉從之果如其言此妄也法月律為磬當依節氣閏月自在其間閏月無中氣豈當月律此情然者為之也扣其一安知其是晉某年所造既淪陷在地中豈暇復按方隅尺寸理之此欺誕之甚也

律呂

漢志陰陽相生自黃鍾始而左旋八_レ為五八_レ為五者謂一上生與一下生相間如此則自大呂以後律數皆差須自蕤賓再上生方得本數此八_レ為五之誤也或曰律無上生呂之理但當下生而用獨倍

二說皆通然至蕤賓清宮生大呂清宮又當再上生
如此時上時下即非自然之數不免牽合矣自子至
巳為陽律陽呂自午至亥為陰律陰呂凡陽律陽呂
皆下生陰律陰呂皆上生故巳方謂之律謂之中呂
言陰陽至此如中也至午則謂之蕤賓陽常為主陰
常為賓蕤賓者陽至此而為賓也納音之法自黃鍾
相生至於中呂而終謂之陽紀自蕤賓相生至於應
鍾而終謂之陰紀蓋中呂為陰陽之中子午為陰陽
之分也

二

漢志言數曰太極元氣函三為一極中也元始也行
於十二辰始動於子參之於丑得三又參之於寅得
九又參之於卯得二十七歷十二辰得十七萬七千
一百四十七此陰陽合德氣鍾於子化生萬物者也
殊不知此乃求律呂長短体筭立成法耳別有何羨
為史者但見其數浩博莫測所用乃曰此陰陽合德
化生萬物者也常有人于土中得一朽樊搗帛杵不
識持歸^以示隣里大小聚觀莫不怪愕不知何物後有
一書生過見之曰此靈物也吾聞防風氏身長三丈
骨節專車此防風氏胫骨也鄉人皆喜築廟祭之謂

之脛廟班固此論亦近乎脛廟也

凱歌

邊兵每得勝回則連隊抗聲凱歌乃古之遺昔也凱
歌詞甚多皆市井鄙俚之語予在廊廡時製數十曲
令士卒歌之今粗記得數篇其一先取山西十二州
別分子將打衙頭回看秦寨低如馬漸見黃河直北
流其二天威卷地過黃河萬里羗人盡漢歌莫堰橫
山倒流水從教西去作恩波其三馬尾胡琴隨漢車
曲聲猶自怨單于彎弓莫射雲中雁歸雁如今不寄
書其四旗隊渾如錦繡堆銀裝背嵬打回回先教淨
掃安西路待向河源飲馬來其五靈武西涼不用圍
蕃家摠待納王師城中半是閑西種猶有當時軋吃
兜作軋一

霓裳羽衣曲

霓裳羽衣曲劉禹錫詩云三鄉陌上皇仙山崑作霓
裳羽衣曲人王建詩云听風听水作霓裳白樂天詩
注云開元中西涼府節度使楊敬述造鄭愚津陽門
詩注云葉法善嘗引上入月宮聞仙樂及上歸但記
其半遂於笛中寫之會西涼府都督楊敬述進婆羅
門曲與其声調相符遂以月中所聞為散序用敬述

所進為其腔而名霓裳羽衣曲諸說各不同今蒲中
逍遙樓楣上有唐人橫書類梵字相傳是霓裳譜字
訓不通莫知是非或謂今燕部有獻仙音曲乃其遺
声然霓裳本謂之道調法曲今獻仙音乃小石調耳
未知孰是並筆談

歐陽公歸田錄論王建霓裳調第子部中留一色聽
風听水作霓裳以不曉听風听水為恨余嘗觀唐人
西域記云龜茲國王與臣庶知樂者於大山間听風
水之声均節成音後翻入中國如伊州涼州甘州

是龜茲至也此說近之但不及霓裳耳鄭愚津陽門
詩注葉法善引明皇入月宮聞樂歸以笛寫其半會
西涼府楊敬述進婆羅門曲声調腔同按之便韻乃
合二者製霓裳羽衣則知霓裳亦来自西域云

吐西清
詩話

抛毬曲

海州士人李慎言嘗夢至一處水殿中觀宮女戲毬
曲十餘闕為之傳叙其事甚詳有抛毬曲十餘闕詞
皆清麗今獨記兩闕侍燕黄昏曉米休玉堦夜色月
如流朝来自覺承恩最笑倩旁人認繡毬堪恨誰家
幾帝王舜茵操盡繡鴛鴦如今重到抛毬處不是金

爐舊日香

歌曲

世稱善歌者皆曰郢人郢州至今有白雪樓此乃因
宋玉問曰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次為
陽阿薤露又為陽春白雪引商刻羽襍以流徵遂謂
郢人善歌殊不知其義其曰客有歌於郢中者則歌
者非郢人也其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
十人引商刻羽襍以流徵則和者不過數人而已以
楚之故都人物猥盛而知者止於數人則為不知歌
甚矣故玉以此自況陽春白雪皆郢人所不能也以
其所不能者明其俗豈非大誤也襄陽耆舊傳雖云
楚有善歌者歌陽菱白露朝日魚麗知之者不過數
人復無陽春白雪之名又今郢州本謂之北郢亦非
古之楚都或曰楚都在今宜城界中有故墟尚在亦
不然也此鄙也非郢也據左傳楚成王使鬬申宜為
商公泚漢泝江將入郢王在諸宮下見之泚漢至於
夏口然後泝江則郢當在江上不在漢上也又王在
渚宮下見之則渚宮蓋在郢也楚始都丹陽在今枝
江文王遷郢昭王遷都皆在今江陵境中杜預注
左傳云楚國今南郡江陵縣北紀南城也謝靈運

中集詩云南登宛郢城今江陵北十二里有紀南城
即古之郢都也又謂之南郢

歌舞

古人飲酒皆以歌舞屬歡壽尊者亦往、歌舞長沙
王小舉袖云國小不足回旋 太宗亦自起舞屬群
臣古人淳質舞以達歡欣不心合度臻好古人人可
為之不差不及也張燕公詩云醉後歡更好全勝全
未醉時動容皆是舞出語摠成詩又云要須回舞袖
拂盡五松 後涼風起吹人舞袖回 舞者曲折
益盡竒妙非有師 可難故士大夫不復起舞矣

或有善舞者人以其似樂 為古人之歌亦復如
是啣奏簡談故三百篇可以吟咏緣時未有新繁
聲是可善自新變聲作日 益繁靡欲今人彌置繁聲
以三百篇為 何可得也隋以前南北朝舊曲猶頗
似古如公莫舞丁督護之類豈不簡淡自唐以來此
等曲解大復不入聽矣但又但知畏聞古韶夏之類
直恐見之未能忌味也胡瓊善琴教人作采蘋鹿鳴
等曲稍曼延其聲傍近鄭衛雖可聽非古法也近世
樂府為繁聲不已又加重疊謂之纏聲促數尤甚固
不從容一曲唱三歎矣太學諸生承胡先生之教許

鼓琴吹簫及以方響代編磨然所奏唯鹿鳴采蘋教
章而已諸生因緣為鄭徹聲聞者疑之或以相問有
戲之者曰此無他直纏聲鹿鳴采蘋劉真之詩証

皇朝類苑卷第十九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皇朝類苑卷第二十

典禮音律

笛

馬融笛賦云裁以當篳使易持李善注謂篳馬策也
裁笛以當馬篳故使易持此說謬也笛安可為馬策
篳管也古人謂樂之管為篳故潘岳笙賦云修篳內
辟餘簫外透裁以當篳者餘器多裁衆篳以成音此
笛但裁一篳五音皆具當篳之上不假繁猥所以便
而易持也

二



笛有雅笛有羗笛其形制所始舊說皆不同周禮笙師掌教箎篴或云漢武帝時丘仲始作笛又云起於羗人後漢馬融所賦長笛空洞無底剡其上孔五孔一孔出其背正似今之尺八李善為之注云七孔長一尺四寸此乃今之橫笛耳太常鼓吹部中謂之橫吹非融之所賦者融賦云易京君明識音律故本四孔加以一君明所加孔後出是謂商聲五音畢沈約宋書亦云京房備其五音周禮笙師注杜子春云篴乃今時所吹五空竹篴以融約所紀論之則古篴不應有五空孔則子春之說亦未為然今三禮圖畫篴亦橫設而有五孔又不可知出何典據

雷聲

五音宮商角為從聲徵羽為變聲從謂律從律呂從呂變謂以律從呂以呂從律故從聲以配君臣民尊卑有定不可相踰聲以為事物則或過於君聲無嫌六律為君聲則商角皆以律應徵羽以呂應六呂為君聲則商角皆以呂應徵羽以律應加變徵則從變之聲已瀆矣隋柱國鄭譯始條具之均展轉相生為八十四調清濁混淆紛亂無統競為新聲自後又有犯聲側聲正殺寄殺偏字傍字雙字半字之法從變

之聲無復調理矣外國之聲前世自別為四夷樂自唐天寶十三載始詔法曲與胡部合奏自此樂奏全失古法以先王之樂為雅樂前世新聲為清樂合胡部者為冥樂古詩皆詠之然後以聲依永為成曲為謂之協律其志安和則以安和之聲詠之其志怨思則以怨思之聲詠之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則詩與志聲與曲莫不安且樂亂世之音怨以怒則詩與志聲與曲莫不怨且怒此所以審音而知政也詩之外又有和聲則所謂曲也古樂府皆有聲有詞連屬書之如曰賀賀賀何何何之類皆和聲也今管絃之中纏聲亦其遺法也唐人乃以詞填入曲中不復用和聲此格雖云自王涯始然正元元和之時為之者已多亦有在涯之前者又小曲有咸陽沽酒寶釵空之句云是李白所製然李白集中有清平樂詞四首獨無是詩而花間集所載咸陽沽酒寶釵空乃是云張泌所為莫知孰是也今聲詞相從惟閭巷間歌謠及陽關搗練之類稍類舊俗然唐人填曲多詠其曲各所以哀樂與聲尚相諧會今人則不復知有聲矣哀聲而歌樂詞樂聲而歌怨詞而語雖切而不能感動人情由聲與意不相諧故也

二

古樂有三調聲為清調平調側調也王建詩云側商調裏唱伊州是也今樂部中有三調樂品皆短小其聲煦殺惟道調小石法曲用之雖謂之三調樂皆不復辨清平側聲但比他樂特為煩數耳

三

虞書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鳴球非可以戛擊和之至詠之不足有時而至于戛且擊琴瑟非可以搏拊和之至詠之不足有時而至于搏且拊所謂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而不自知其然和之至則宜祖考之來格也和之生於心其可見者如此後之為樂者文備而實不足樂師之志主于中節奏諧聲律而已古之樂師皆能通天下之志故其哀樂成於心然後宣于聲則必有形容以表之故樂有志聲有容其所以感人深者不獨出于器而已

四

高郵人桑景舒性知音聽百物之聲悉能占其灾福尤善樂律舊傳有虞美人草聞人作虞美人曲則枝葉皆動他曲不然景舒試之誠如所傳仍詳具曲聲曰皆吳音也他日取琴試用吳音製一曲對草鼓之

枝葉亦動乃謂之虞美人操其声調與虞美人曲全
不相近始末無一声相似者而草輒應之與虞美人
曲無異者律法同管也其知音臻妙如此景舒進士
及第終于州縣官今虞美人操盛傳于江湖間人亦
莫知其何如者為吳音

五

前世遺事於古人文章中見之元禎詩有琵琶宮調
八十一三調絃中彈不出琵琶八十四調蓋十二律
各七均乃成八十四調禎詩言八十一調人多不諭
所謂子於金陵丞相家得唐賀懷智琵琶譜一冊其
序云琵琶八十四調內黃鍾大蕤林鍾宮声絃中彈
不出須管色定絃其餘八十一調皆以此三調為準
更不用管色定絃始喻禎詩言如今之調琴須先用
管色合字定宮絃乃以宮絃下生徵、絃商上上下下
相生終于少商凡下生者隔二絃止生者隔一絃取
之凡絃声皆當如此古人仍須以金石為準商頌依
我磬声是也今人苟簡不復以絃管定声故其高下
無準出於臨時懷智琵琶譜調格於今樂全不同唐
人樂學精深尚有雅律遺法今之燕樂古声多亡而
新声大率皆無法度樂工自不能言其義如何得其

聲和

六

今教坊燕樂比律高二均弱合字凡太簇微下却以凡字當宮聲比宮之清宮徵高外方樂尤無法又高教坊一均以來唯北狄樂聲比教坊樂下二均大凡北人衣冠文物多用唐俗此樂疑亦唐之遺音也

七

今之燕樂二十八調布在十二律唯黃鍾中呂林鍾三律各具宮商角徵四音其餘或有一調至二三調獨蕤賓一律者無內中管仙呂調乃是蕤賓聲亦不正當本律其間聲音出入亦不全應古法畧可配合而已如今之中呂宮却是古夾鍾宮南呂宮乃古林鍾宮今林鍾商乃古無射宮今大呂乃古林鍾羽雖國工亦莫能知其所因十二律并清宮當有十六聲今之燕樂止有十五聲蓋今樂高於古樂二律以下故無正黃鍾聲只以合字當大呂猶差高當在大呂太簇之間下四字近高太簇之高四字近夾鍾下一字近姑洗高一字近中呂上字近蕤賓勾字近林鍾尺字近夷則工字近南呂高工字近無射六字近

應鍾凡字為黃鍾清高凡字為大呂清下五字為大簇清高五字為夾鍾清下法雖如此然諸調殺聲不能盡歸本律故有偏殺側殺寄殺元殺之類雖與古法不同推之亦皆有理知聲者皆能言之此不脩載也

八

古法鍾磬每簾十六乃十六律也然一簾又自應一律有黃鍾之簾有大呂之簾其他樂皆然且以琴言之雖皆清實其間其有聲重者有聲輕者材中自有五音古之人名琴或謂之清徵或謂之清角不獨五音也又應諸調予友人家有一琵琶置之虛室以管色奏雙調琵琶絃輒有聲應之奏他調則不應實之以為異物殊不知此乃常理二十八調但有聲同者即應若偏二十八調而不應則是逸調聲也古法一律有七音十二律共八十四調更細分之尚不止八十四逸調至多偶在二十八調中人見其應則以為怪此常理也此聲學至要妙處也今人不知此理故不能極天地至和之聲世之樂工絃上音調尚不能知何暇及此筆談

九

元豐三年七月命劉几范鎮定樂八月凡言太常鍾
聲三等王朴一李照二明瑒阮逸三王樂於太高

太祖皇帝所常言不待論而後明

仁宗皇帝景祐中命李照定樂乃下律法以取黃鍾
聲見時人習舊疑其太重照樂由是不用皇祐中阮
逸定樂比王朴微下而聲律相近及鑄大鍾或議其
鬱弁內亦不用於是郊廟依舊用王朴樂然王朴鍾
磬太高聖人作樂必紀中和之聲所以道中和之氣
清不可太高重不可太下使八音協諧歌者從容而
能永其言乃中和之謂也乃請下朴樂二律以定中
和之聲又禮官楊傑言金聲容失之則重石聲
溫潤失之則輕土聲函胡失之則下竹聲清越失之
則高絲聲纖微失之則細革聲隆夭失之則洪匏聲
聚失之則長木聲無餘失之則短惟人稟中和
之氣而有中和之聲足以權量八音使律呂皆以人
聲為度以聲歌一言言雖永不可過其聲故先儒云
依八音而制樂託樂器以寫音樂本做樂清詳人樂
以歌為本聲必依永律必和聲元豐聖訓

乾德樂

乾德樂四年

禮樂節刊正

備有司奏其詞典

但少宗廟殿庭宮懸三十六架加鼓吹熊羆十二年
按樂禮朝會登歌用吾 郊廟 瑞迴伏至樓
前奏米茨之曲御樓奏陰安之曲各用樂章 八
侑之舞以象文德武功請用玄德升聞天下大定之
舞率從其請 玉壺清話

二

乾德四年詔太常寺太廟會復用二舞先是晉天福
末戎虜亂華中朝多事遂廢之至是始復是歲冬至
御乾元殿始用雅樂登歌 國朝

馮吉善琵琶

馮瀛王道德度凝厚事累 貌山立其子吉時浮俊
無檢為少卿善琵琶妙出樂府世無及者父貽書戒
之畧不少悛一日家宴因欲辱之處賤伶之中執器
立於庭奏數曲罷則以纏頭纈纈隨衆伶給之言置
纈纈於左肩抱琵琶按膝長跪厲聲呼謝而退家人
大笑於箔回者于父曰能為言追此伎于天子否凡
賓僚飲聚長為不速酒酣即彈 罷作詩品然而
自謂曰馮三絕及撰昭憲太后謚議舉歎服 玉壺清話

律中生六事

律管假氣之管以銅為之古則以銅玉為者防人增

減令法有失耳用十二管始以黃鍾之律是十一月
子律長九寸十分之一圍九分黃鍾帝使伶倫斷解
谷之竹而吹之為黃鍾之宮制十二筩以聽鳳鳴雌
雄各六故十二律呂也一於律中且歷所數二律中
生聲樂三律中生禮四度其長短生分寸尺丈引也
其法本取律管中黍之廣度九十分黃鍾之長一
為一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也
五量多少生其量者龠合升十斛也先黃鍾之龠實
黍中者一千二百粒盛龠中以井水準其槩十龠為
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五量嘉矣其器府
銅方小而圓其外有扉音桃其上為斛其下為斗左耳
為升右耳為合龠狀似爵以麋爵祿上三下二參天
兩地圓而函方左一右二陰陽之象也六稱法生平
律中取黃鍾之重龠容一千二百粒黍重一十二銖
兩之為兩二十四銖為一兩十六兩為一鈞四鈞為
石也古之為鍾之法形如環珠為肉孔為好肉厚而
好少也鍾者稱之權也都謂之權衡：即稱衡凡律
度量衡用銅者名同名也取同之名以合于同也所
以同天下齊風俗也銅為物至精不為燥濕變其節
不為風雨暴露改其形是以用銅焉是以帝王和如

聲律謹于三量慎于法度惟今聖朝能行焉諸國之
異制則不混同也陰陽既和時序大順不外於物必
納於歸故也曰以利兆民正天下于一同四海之歸
也贊寧要言

嘉量

周之用深尺內方尺而圓其外不實六十四升積百
三分六千八百分千二百八十龠之實也深尺十寸
之尺也內方尺者八寸之尺也圓其外者圓相往
來之數也其鬻一寸者深也其耳三寸者深也由是
而規圓之以圓函方之法也必以圓而函方者欲其
聲圓也必為耳於左右者欲真聲不韻也亦猶鍾之
有乳也漢斛之法方寸而圓其外疵旁九厘五毫其
寔十斗積百六十二萬分二千龠之寔也不言深而
言方者無尺寸之別也圓其外者亦相生之數也其
上為斛其下為斗左耳為升右耳為合六耳者謂升
合耳形無於斛之左右也今之升合皆方制之而斛
方寸深一凡六寸二分是一方分置筭而然也龠其
狀似爵者謂如爵也今之所深八分一厘亦一
方分置筭上下二者謂斛在上并升合為三也斗在
下并合為二也圓而函方斛之形也上下皆同也今

上以圓函方下為升斗而已左一右二者升在上而左合在下鬲在下而俱右也今合鬲俱右上而鬲俯在耳崇義失之於前而胡瑗阮逸踵之於後也天斛非是而欲考正黃鍾安可得也東齋紀事

九鼎

九鼎國之厚寶也古之帝王必鑄鼎然有多例一鑄鼎煉丹以求仙去如黃帝是也一以為餽熟品餼如陪鼎以食是也一鑄鼎象物以作國圖而天下之美惡如大禹鑄九鼎是也一奉供宗廟如祭器是也然其取出五金如東漢漢湖黃金鼎黃帝煉昔山之銅

以鑄鼎則清金也其次鐵鼎尊卑共用唯白金無聞焉爾雅白鼎絕大謂之鬲圓合上謂之注鼎斂上而小口附耳外謂之斂注鼎耳在表也斂足者謂鬲注鼎曲脚也夏是則成竭郅天子位還遷九鼎于亳都至大而有惡德蓋以品代君也殷亡遷鼎于洛也夏都平陽及安邑如夏桀亡鼎遷於亳乃也此來論是殷凡幾遷都鼎遷來其地多不明白惟周遷商鼎分曉焉禹鼎制度則左傳前謂夏方有德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為之脩使民知神奸者圖鬼神百物之形使民逆知之故民人入川澤

山林不逢不若魍魎莫能逢之則於揚州鼎象章江怪物牛渚磯水府蝮鱷蛇蟲域皆鑄形書處今揚州之民懸防也故王子年拾遺云古上古鑄鼎器皆圖鵠形出幽州羽山之北人面鳥喙八翼一足毛色如碓行不踐地其声似鍾磬笙箏也然鵠不聞災害圖之奚利郭道曰此不害物虫入必兆灾福得民預知苟鑄幽鼎必圖弁山之暴器也詳其禹鼎不止圖山川鬼神猛鷲之物抑又每州民户地里寬狹皆可知也故後語云九鼎寶器必曲據九鼎按圖籍注云秦據得周九鼎自然業次知九州戶籍圖書也或問鼎之大小郭通曰昔周微弱秦武王兵臨周以求九鼎王患之顏率說齊來救及秦兵退顏率謂齊曰夏亡鼎歸商、滅歸周其數九一鼎九萬人挽之九九八十一萬人也鼎未齊必經魏、豈不受鼎耶由是觀之鼎大可知也周威烈王二十二年九鼎震及秦武王有好力士及平韓取置陽遂窺周室與孟說舉籠文之鼎武王絕休而率可以對舉之者知其小也或問曰周武王遷商鼎、有今及郡知何渡河耶通曰如顏率言一鼎用九萬人士卒師徒器械備具焉詳時造舟馬梁越明泮而至洛必矣雖遷徙

至河南時安置未得所成王定鼎未邾邠城也或問
為在朝廟耶通曰雖云左宗廟右社稷凡宮室有東
西廟曰廟置在宮 廟也是以後語謂之發器後世
謂之大寶之器言龜與鼎也或問曰二周鼎何所通
曰帝王世紀中秦昭襄王自稱西帝攻周廢赧王取
九鼎事頗蒙昧或問曰漢桓平何言鼎沒泗水耶通
曰秦本記亦云二十八年使千人沒泗水求鼎不獲
已而漢武汾陰獲鼎東漢灑湖獲黃金鼎焉累朝所
得皆制度輕小鼎也梁書何予李隱逸武帝 之請
更鑄九鼎曰鼎者神器有國之先也唐貞觀二十一
季六月遂州涪水中獲古鼎受五石三斗至天后朝
梓相縣江中獲鼎受十六斛篆文曰王李五百代至
萬歲通天二年四月勅鑄九鼎成計用青金五十六
萬七百一十二斤焉豫州鼎名永昌高一丈八尺受
一千八百斛莫州名武興雍州名長安兗州名目觀
青州名少陽徐州名車原揚州名江都制州名金陵
梁州名成都惟豫州鼎大八州各高一丈四尺受一
千二百斛鼎上各圖寫本州產物之象鍾紹京等題
曹各尺用十萬人牛象等自玄武門外曳入置于明
堂之庭各依方面安 焉玄宗開元薛謙光獻九鼎

銘宰臣以豫州鼎銘武后曹制有玄宗御名便為符
瑞請仲史館 帝 悅焉乾元中三殿上安銅鼎上
津汚流占曰必雨之候果信矣此又小鼎也贊寧
要言

皇朝類苑卷第二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皇朝類苑卷第二十一

官政治績

諸監鑪鑄錢

江南因唐舊制饒州置永平監鑄錢歲六萬貫江南
平增為七萬貫常患銅少張齊賢任轉運使求得江
南舊承旨丁釗盡知信運等州谷銅鉛處齊賢即調
發丁夫采之初年得十數倍明年得銅鉛八十五萬
斤錫六十萬斤因雜為鉛錫錢鑄三十六萬貫以釗
為殿前承旨領三州銅山先是永平監所鑄錢周通
元寶錢法內好周郭精好至是襍用鉛錫兼失古制

數雖增而錢惡其後信州鉛山縣出銅無筭常十餘萬人采鑿不逞無賴之徒萃於淵藪官所市銅鉛數千餘萬斤大有餘羨而銅山所出益多有司議減銅價鑿山者稍引去饒州官市薪炭不能給鼓鑄分為池州置永寧監建州置永豐監並歲鑄錢二十萬貫以鉛山銅給之既有所供價乃復舊而二並集杭州置保興監萬四監歲鑄百餘萬貫而極盛矣唐天寶之制 揚潤 鄂益蔚柳 十州共置九十九鑪鑄錢一鑪後丁匠三十人每年六七月傳十月作十番一鑪約用銅二萬一千二百三十斤白蠟二千七百九十斤黑鉛五百四十斤每鑪鑄錢三千三百貫計一二日可鑄錢三百餘國家之制一二日千餘用銅鉛蠟之法亦異於古其數雖倍而錢稍惡每擊擲亦多缺予在史局因錄唐制與今 王丞相後歲月有詔暑月諸監減半工蓋主上勤恤之至也

和買絹

祥符初王旭知穎州因歲飢出庫錢貸民約蚕熟千輸一縑其後李士衡行之陝西民以為便令天下於歲首給之謂之和買絹或曰預買始千旭也

上供軍糧

國初江淮湖浙上供軍糧歲無定數景德中發運使李溥奏乞立年額乃詔歲以六百萬斛為定數有即已減數至今以為常

納牛皮錢

國初令民田七頃納牛皮一張角一對觔四兩建隆中令共納價錢一貫五百文令稅額中牛皮錢是也
澠水燕談

內門買物支錢

京師置雜物務買內所須之物而東內門復有字號徑下諸行市物以供禁中凡行金供物之後往往經歲不給其值至于積錢至十萬者或云其直尋給而幹當內門內臣故為稽滯京師甚苦之蔡襄尹京師詢知其弊建言乞取內東門買物字號付雜買物務具供過物價徑牒內藏庫截支以給行人 仁宗大以為然其事至今行矣 東軒筆錄

預買紬絹

太宗時馬元方為三司判司建言方春民乏絕時預給庫錢貸之至秋夏令輸絹於官預買紬絹蓋始於此

河北布糧草用三稅見錢之法

河北入 糧草舊用見錢慶曆八年後以茶鹽香藥
見錢為四說緣邊用之茶鹽香藥為三說近襄州軍
見錢為商旅用之不時得錢賤市交鈔而貴糶糧斛
由是物價騰貴米豆七百甚者至千錢緣邊所入至
少而京師償價倍多其利盡歸於富商矣皇祐二年
茶交引舊賣百千者得錢六十五千至是正二十千
者一斤賣三千八百者止得六百鹽賣百千者止得
六十千至三千復更用見錢而令商旅自便買鹽茶
香藥議者謂三稅四說與見錢之法皆不可常守必
視邊計之厚薄與物價之高下一時而變通之乃可
也東齊紀事

蠲田畝

江南有國時民畝率十畝蠲一畝以充瘠薄退朝錄
歲鑄錢數

國朝初平江南歲鑄錢七萬貫自後稍增廣至天聖
中歲鑄一百餘萬貫慶曆至三百萬貫熙寧六年以
後歲鑄銅鐵錢六百萬貫

茶利

國朝茶利除官本及襍費外淨入錢禁榷時取一年
最中數計一百九萬四千九百八十五貫

六十四萬九千六十九貫茶淨利賣茶嘉祐二年收
十六萬四百三十一貫五百二十七除元本及襍費
外得淨利十萬六千九百五十七貫六百八十五客
茶交引錢嘉祐三年除元本及襍費外得淨利五十
四萬二千一百一十一貫五百二十四 四十四萬
五十二貫六百七十茶稅錢最中嘉祐元年所收
數除川茶錢在外通商後來取一年最中數計一百
一十七萬五千一百四貫九百一十九錢內三十六
萬九千七十二貫四百七十一錢茶稅嘉祐四年通
商立定茶交引錢六十八萬四千三百二十一貫三
百八十後累經減放至治平二年最中分收上數八
十萬六千三十二貫六百四十八錢茶稅最中治平
三年除川茶稅錢外會此數

二

本朝茶法乾德二年始詔在京建州漢蘄口各置榷
貨務五年始禁私賣茶從不應為情理重太平興國
二年刪定禁法條貫始立各等科罪淳化二年令商
賈就園戶買茶公于官場貼射始行貼射法淳化四
年初行交引罷貼射法西北入粟給交引自通利軍
始是歲罷諸處榷貨務尋復依舊至咸平元年茶利

錢以一百三十九萬二千一百三十九貫三百一十九為額至嘉祐三年凡六十一年用此額官本襍費皆在內中間時有增虧歲入不常咸平五年三司使王嗣宗始立三法分以十分茶價四分給香藥三分犀象二分茶引六年又改支六分香藥犀象四分茶引景德二年許人入中錢帛金銀謂之三稅至祥符九年茶引益輕用知秦州曹瑋議就永興鳳翔以官錢收買客引以掇引價前此屢增加饒錢至天禧二年鎮戎軍納大麥一斗本價通加饒共支錢一貫二百五十四乾興元年改三分法支茶引三分東南見錢二分半香藥四分半天聖元年復行貼射法行之三年茶利盡歸大商官場但得黃晚惡茶乃詔孫重輿議罷貼射法明年推治元議省吏計覆官旬獻等皆決配沙門島元詳定樞密副使張鄧公參知政事呂許公魯簡肅各罰俸一月御史中丞劉筠入內侍省副都知周文質西上閣門使薛昭廓三部副使各罰銅二十斤前三司使李諮落直學士依舊知洪州皇祐三年筭茶依舊只用見錢至嘉祐四年二月五日降勅罷茶禁國朝六榷貨務十三山場都賣茶歲一千五十三萬三千七百四十七斤半租額錢二

百二十五萬四千四十七貫一十其六榷貨務取最
中嘉祐六年拋占茶五百七十三萬六千七百八十
六斤半租額錢一百九十六萬四千六百四十七貫
二百七十八荆南府租額錢三十一萬五千一百四
十八貫三百七十五受納潭鼎澧岳歸峽州荆南府
片散茶共八十七萬五千三百五十七斤漢陽軍租
額錢二十一萬八千三百二十一貫五十一受納鄂
州片茶二十三萬八千三百斤半蘄州蘄口租額錢
三十五萬九千八百三十九貫八百一十四受納潭
建州興國軍片茶五十萬斤無為軍租額錢三十四
萬八千六百二十貫四百三十受納潭筠袁池饒建
歙江洪州南康興國軍片散茶共八十四萬二千三
百三十三斤真州租額錢五十一萬四千二十二貫
九百三十二受納潭袁池饒歙建撫筠宣江吉洪州
興國臨江南康軍片散茶共二百八十五萬六千二
百六斤海州租額錢三十萬八千七百三貫六百七
十六受納睦湖杭越衢溫婺台常明饒歙州片散茶
共四十二萬四千五百九十斤十三山場租額錢共
二十八萬九千三百九十九貫七百三十二共買茶
四百七十九萬六千九百六十一斤光州光山場買

茶三十萬七千二百六十斤賣錢一萬二千四百五
十六貫子安場買茶二十二萬八千三十斤賣錢一
萬三千六百八十九貫三百四十八商城場買茶四
十萬五百五十三斤賣錢二萬七千七十九貫四百
四十六壽州麻步場買茶三十三萬一千八百三十
三斤賣錢三萬四千六百二十一貫三百五十霍山
場買茶五十三萬二千三百九斤賣錢三萬五千五
百九十五貫四百八十九開順場買茶二十六萬九
千七十七斤賣錢一萬七千一百三十貫廬州王同
場買茶二十九萬七千三百二十八斤賣錢一萬四
千三百五十七貫六百四十二黃州麻城場買茶二
十八萬四千二百七十四斤賣錢一萬三千五百四
十貫舒州羅源場買茶一千八萬五千八十二斤賣
錢一萬四百六十九貫七百八十五太湖場買茶八
十二萬九千三十二斤賣錢三萬六千九十六貫六
百八十蘄州洗馬場買茶四十萬斤賣錢二萬六千
三百六十貫王祺場買茶一十八萬二千二百二十
七斤賣錢一萬一千九百五十三貫九百九十二石
橋場買茶五十五萬斤賣錢三萬六千八十貫

世傳漢茶有三說法最便三說者皆謂見錢為一說
犀牙香藥為一說茶為一說深不然也此乃三分法
其謂緣邊入納糧草其價折為三分一分支見錢一
分折犀象襍貨一分折茶耳後又有折鹽為四分法
更改不一皆非三說也予在三司求得三說舊案三
說者乃是三事博糴為一說便糴為一說直便為一
說其謂之博糴者極邊糧草歲入必欲足常額每歲
自三司拋數下庫務先封椿見錢緊便錢緊茶鈔緊
錢謂水路商旅所便處然後召人入中便糴者次
茶鈔謂上山場權務邊糧草乃詣京師等請慢便錢慢茶鈔及襍貨
謂慢道
路貨易非便處慢茶直便者商人取便於緣邊入納
鈔謂下山場權務見錢於京師請領三說先博糴數足然後聽便糴及
直便以此商人競趨爭先赴極邊博糴故邊粟常充
足不為諸郡分裂糧草之價不能翔躄諸路稅課亦
皆盈衍此良法也予在三司方欲講求會左遷不果
建議筆談

四

世稱陳恕為三司使改茶法歲計幾增十倍余為三
司使時考其籍蓋自景德中北戎入寇之後河北糴
便之法蕩盡此後茶利十喪其九恕在任值北虜講

解商人頓復歲課遂增雖云十倍之多考之尚未盈
舊額至今稱道羞不虞之譽也筆談

劉晏知物之術

劉晏掌南計數百里外物價高下即日知之人有得
晏一事予在三司時嘗行之于東南每歲發運司和
糴米于郡縣未知價之高下須先具價申稟然後視
其貴賤貴則寡取賤則取盈盡得郡縣之價方能契
數行下比至則粟價已增所以常得貴售是法則令
多粟通途郡縣以數十歲糴價與所糴粟數高下各
為五等具籍于主者黔通發粟價總定更不申稟即
時稟收但第一價則糴第五數第五價則糴第一數
第二價則糴第四數第四價則糴第二數乃即馳速
報發運司如此賤粟之地自糴盡極數其餘節級各
得其宜已無極售發運司仍會諸郡所糴之數計之
若過於多則損貴與遠者若尚少則增賤與近者自
此粟價未嘗失時各當本處豐儉即日知價信皆有
術筆談

稅額

五代方鎮割據多於舊賦之外重取於民國初悉皆
蠲正稅額一定其間有或重輕未均處隨事均之福

歙州稅額太重福州則令以錢二貫五百折納絹一
疋歙州輸官之絹止重數兩太原府輸賦全除乃以
減價糶糶補之後人徃：疑福歙折絹太貴太原折
米太賤蓋不見當時均賦之意也筆談

發運司米

發運司歲供京司米以六百萬石為額淮南一百三
十萬石江南東路九十九萬一千一百石江南西路
一百二十萬八千九百石荆湖南路六十五萬石荆
湖北路三十五萬石兩浙路一百五十萬石通羨餘
歲入六百二十萬石筆談

熙寧中廢併天下州縣迄八年凡廢州軍監三十一
儀涓慈鄭集萬乾儋南儀復蒙春陵憲遼賓壁梅漢
陽通利寧化光化清平永康荆門廣濟高郵江陰富
順連水宣化廢縣一百二十七晉州趙杭州新普州
普磁州昭華州渭南德州平德州貴平忠州桂兗州鄒
康磁州昭華州渭南德州平德州貴平忠州桂兗州鄒
廣州信安陝府峽石河中永樂巴州其章坊州昇春
州銅北京大名泊水莫州鄭長梧州戎邛州溪臨梓州
永陵陽水滄州臨饒安融州武陽象州武歸州山興汝州
泰河陽水滄州臨饒安融州武陽象州武歸州山興汝州
龍懷州武陟道州營慶州華樂幡瀛州景城順安陽高澶
興懷州武陟道州營慶州華樂幡瀛州景城順安陽高澶

州丘頓 州臨周 州丹州 州汾川 州潞州 州黎城 州瓊州 州舍城 州火山 州火橫
 州永宜 州古城 州述昆 州汾州 州孝延 州林明 州水豐 州太原 州晉平 州隨
 州光邗 州兗山 州秦州 州長道 州夏鼓 州石揚 州廣趙 州
 州化邗 州經營 州秦州 州道達 州鼓山 州石揚 州廣趙 州
 州平栢 州百文 州秦州 州道達 州鼓山 州石揚 州廣趙 州
 州贊皇 州經營 州秦州 州道達 州鼓山 州石揚 州廣趙 州
 州伊闕 州慈州 州文鄉 州成都 州蒲戎 州宜綿 州高昌 州
 州公寧 州乾寧 州真定 州靈壽 州荆南 州建寧 州辰州 州麻化 州
 州南桂 州永寧 州安州 州雲忻 州定劍 州門關 州漢陽 州
 州清熙 州狄河 州抱衛 州新鄉 州渝州 州南緝 州州王果 州
 州流利 州平許 州田許 州崑嵐 州石蓬 州良山 州冀州 州珂新 州涪州
 州溫州 州岐平 州復州 州涉潤 州陵迤 州出筆 州談
 州閩州 州安復 州涉潤 州陵迤 州出筆 州談

漕河

國初方隅未一京師儲廩仰給惟京東京西數路而
 已河渠轉漕最為急務京東自維密以西州郡租稅
 悉輸沿河諸倉以備上供清河起清淄合黃河歷齊
 郡倉梁山樂濟州入五丈河達汴都歲漕百餘萬石
 所謂清河濟水也而五丈河常苦淤淺每春初農隙
 調發夫衆大興利役已而開濬使得再楫通利無所
 壅遏太祖皇帝素知其事先所屬意至歲終興役之
 際必御駕親臨督課卒以為常先是夫不給口食古
 之制也上憫其勞苦特令一夫日給米二升天下諸

處 夫亦如之迄今遂為成式金坡遺事

穀粟均酌人戶納見錢

皇祐初三司出絹數十萬收市穀粟轉運司均酌人戶變納見錢期限甚促韓魏公以軍儲不乏請滿歲方輸官仍克配方郭第四第五等村鄉亦聽以斛折納於是人力舒緩無逼近之憂魏王別錄

詔藩鎮支郡直屬京師

太平興國初石拾遺李澣上 諸道藩鎮所管支郡多遣吏掌其事市征留滯商賈不便詔邠寧涇源渭鄜坊延丹陝魏襄坊房復鄧唐澶濮宋亳鄆濟曹單

師不隸節鎮楊文公說苑

舊制枷惟二等以二十五斤二十斤為限景德初陳綱提點河北路刑獄上言請制杖罪枷十五斤為三等詔可其奏遂為常法 浥水燕談

榜刻儀制令四條

孔弼次恭為大理正太平興國中上言儀制令云賤避青少避長輕避重去避來望令兩京諸州於要害處刻榜以揭之所以興禮讓而厚風俗詔從之

衢四刻榜訖今多有焉 楊文公談苑

孔承恭上言儀制令四條件乞置木牌立於郵堠一日太宗問承恭曰令文中貴賤少長輕重各自相避並記何必又云去避來此義安在承恭曰此必恭戒於去來者至相回避耳上曰不然借使去來相避上是懂：於通衢之人密如交蟻耳焉能一相避哉但恐設律者別有他意其精悉若是

玉壺清話

諸司斷死罪奏案

建隆二年太祖謂宰相云曰五代以來諸侯跋扈有枉法殺人者朝廷置而不問刑部之職廢且人命至重姑息藩鎮當若是耶自今諸州

訖錄案

聞奏委刑部覆視之奏案自此始

國朝事實

法官親節案

大理法官皆親節案不得使吏人中書檢正官不置吏人每房給楷書一人錄淨而已蓋欲士人躬親職事格吏奸兼歷試人才也

筆談

皇朝類苑卷第二十二

宦政治績

斷獄

近歲邢壽兩郡各斷一獄用法皆誤為刑曹所駁壽
州有人殺妻之父母昆弟數口州司以不道緣坐妻
子刑曹駁曰毆妻之父母即是義絕况其謀殺不當
復坐其妻邢州有盜殺一家其夫婦即時死惟一子
明日乃死其家財產戶絕法給出嫁親女刑曹駁曰
其家父母死時其子尚生財產乃子物出嫁親女乃
出嫁姊妹不合有分此二事略同一失於生者一失

於死者筆談

陳晉公

陳晉公為三司使將立茶法召茶商數十人俾各條利害晉公閱至第三等語副使宋太初曰吾觀上等之說取利太深此可行於商賈而不可行於朝廷下等固滅裂無取惟中等之說公私皆濟吾裁損之可以經久于是為三等税法行之數年貨財流通公用足而民富世言三司使之才以陳公為首稱後李侍郎詔為使改其法而茶利浸失後雖屢變然非復晉公之舊法也陳晉公恕自朝升入三司為判官既而

為鹽鉄使又為摠置使洎罷叅政復為三司使首尾十八年精於吏事朝廷藉其才晚年多病乞解利權真宗議曰卿求一人可代者聽卿去是時寇萊公罷樞密使歸班晉公薦以代真宗用萊公為三司使而晉公集賢學士判院事萊公入有檢尋晉公前後改革與立事件類為方冊及以所出榜示別用新板題扁躬至其第請晉公判押晉公亦不讓一一與之押字既而萊公拜於庭下而去自是計使無不循其舊貫至李諮為三司使始改茶法而晉公之規模漸革向之榜示亦稍除削今則無有復存矣

東軒筆錄

張乖崖

張尚書詠再知益州轉運黃觀以狀奏下詔褒
美時賊鋒方歛紀綱過肅蜀民尚懷擊析之惴嘉
二州新鑄景德大鉄錢利害未定橫議風起朝廷慮
之遣謝賓客濤為西川巡撫上臨軒諭之曰詠之性
剛決強勁鄉之性仁明和恕鄉往濟之必無遺策宜
以朕意諭詠賴鄉在彼朕無西顧之憂無事宜與
協心精議副朕倚臨謝公至蜀明宣寬詔尚書公轉
蹈拜泣率從並轡撫勞兩蜀遂安

二

有范延貴者為殿直押兵過金陵張忠定公詠為守
因問曰天使訟路來還曾見好官負否延貴曰昨過
袁州萍鄉縣邑宰張希顏者雖不識之知其好官員
也忠定曰何以言之延貴曰自入萍鄉縣境驛傳橋
道皆葺田萊墾野無惰農及至邑則廛肆無賭博市
易不敢喧爭夜宿即中聞更鼓分明以是知其必善
政也忠定大笑曰希顏固善矣天使亦好官員也即
日同薦於朝希顏後為發運使延貴亦閣門祇候皆
號能吏也東軒筆錄

三

垂崖張公詠戶益都日值李順兵火之後郡政未舉
因決一吏杖詞不服公曰這漢兒要劍吃彼云決不
得吃劍則得公命斬之以徇軍吏睥眦相顧自是始
服公之威信李順黨中有殺耕牛避罪逃亡者公許
其首身拘母十日不出釋之不復拘其妻一宿而來
公斷云禁母十夜留妻一宵倚門之望何殊結髮之
情何重舊為惡党因之逃亡許令首身猶尚顧望就
中市斬之于是首身者繼至並遣婦業蜀民由此要
居青箱襟記

四

張忠定公詠知通進銀臺司并州有軍校笞他部卒
致死獄其奏上法官謂非所部當如凡人公執奏曰
并接羌胡州兵數十萬一旦因一卒法死一校使卒
有輕所部之心且生事不若杖遣于權宜為便上如
法官議不數月并果有卒怨本校白晝五六輩提刀
趨喧爭前刺校心胃狼籍尸下遂竄去朝廷方以公
向所執為是渑水燕談

五

樞密直學士張詠知益州有巡檢所領龍猛軍人潰
為群盜龍猛軍人者本皆募群盜不可制者充之慄

悍善鬪連入數州俘掠而去蜀人大恐詠乃召鈴轄
以州牌印付之鈴轄愕然請其故詠曰今盜勢如此
而鈴轄晏然安坐無討賊心是欲令詠自行也鈴轄
宜攝州事詠將出討之鈴轄驚曰某今行矣詠曰何
時曰即今詠顧左右張酒于其城西門上曰鈴轄將
出吾今餞之鈴轄不得已勒兵出城與飲於樓上酒
數行鈴轄曰某顧有請于公詠曰何也曰某所求
糧頭皆應付之詠曰語老夫亦有請鈴轄曰何也詠
曰鈴轄今往彼滅賊若無功而返以斷頭於此城下
矣鈴轄震慄而去既而遇賊果敗士衆皆還退幾十
里鈴轄召其將校告之曰觀於 謂真斬我不為
異也遂復進力戰大破之賊遂大敗

六

張詠時有僧行止不明有司執之以白詠，視判其
牒曰勘殺人賊既而案問果一民也與僧同行于道
中殺僧取其詞部戒牒三衣因自披剃為僧寮屬問
詠何以知之詠曰吾見其額上猶有繫中痕也並涼水紀聞

王明

王明字如晦魏郡成安人王師征嶺南為隨軍轉運
使山路險絕仰給者數萬人須丁夫擔負無有闕者

每下一郡一城必先保其簿書固守倉庫求蜀公蒙

劉渙

治平間河北凶荒絕以地震民無糧食往以賤賣耕牛以苟延歲月是時劉渙知澶州盡發公帑之錢以買牛明年震搖息逋民歸無牛可以耕鑿而其價騰踊十倍煥復以所買牛依元直賣與是故河北一蹶唯澶州民不失所由煥權宜之術也東軒筆錄

陶鑑

淮南漕渠築埭以蓄水不知始於何時舊傳曰伯埭謝公所為禁李朝來南錄唐時猶曰流水不應謝公時已作此埭天聖中監真州排岍司右侍禁唐鑑始議為開節水以省舟舩過埭之勞是時工部郎中方仲荀文思使張綸為發運副使表行之始為真州開歲省冗卒五百人雜費百二十五萬運舟舊法舟載米不過三百石開城好為四百石其後所載浸多官船至七百石私船受米八百餘囊三百石自後北神召伯龍舟菜萁諸埭相次廢草至今為利予元豐中過其舟州江停後糞壤見卧石乃胡武平為水開記畧叙其事而不詳其具筆談

許元

許元初為發運判每患官舟多虛破釘鞠之數蓋陷水於中不可稱盤故得以為奸一日元至船塢令棧新造之舟縱火焚之火過取其釘鞠稱之比所破總十分之一自是立為定額

侯叔獻

侯叔獻為汜縣^水有逃田及戶絕沒官田最多雖累經檢估或云定價不均內有一李誠庄方圓十里河貫其中尤為膏腴有佃戶百家歲納租課亦皆與族矣前後估及一萬五千貫未有人承賣者賈魏公當國欲添為二萬貫賣之遂命陳道古街命計會本縣令佐視田美惡而增損其價道古至已閱視諸田而議增李田之直叔獻曰李田本以價高故無人承買今又增五十貫何也堅持不可道古雅知叔獻不可欺因以其事語之叔獻嘆曰即中知此田本末乎李誠者太祖時為邑酒務專知官以汴水溢不能救護官物遂估所損物值價計五千貫勒誠償之是時朝廷出度支使錢俵民間預買箭桿鵬翎弓弩之材未幾李重進叛王師征進南而預買翎桿未集太祖大怒應欠負官錢者田產並令籍沒誠非預買之人而當時官吏畏懼不敢開析故此田亦在籍沒今誠有子

孫見居邑中相國縱未能恤其無辜而以田給之莫
若損五千貫俾誠孫買之為使道古驚曰始寔不知
但受命而來審如是君言為當而吾亦有以報相國
矣即損五千貫而去叔獻乃召誠孫俾買其田孫曰
寔荷公惠柰甚貧何叔獻曰吾有策矣即召見佃百
戶諭之曰汝輩本皆下戶因佃李庄之利今皆建大
第高廩更為豪民今李孫欲買田而患無力若使他
人得之必遣汝輩矣汝輩必毀宅撒廩離業而去不
免流離失職何若醵錢借與誠孫俾得此田而汝輩
常為佃戶不失居業而兩獲所利耶皆拜曰願如公
所言由是誠孫卒得此田矣叔獻為尉與管界巡檢
者相善縣多盜賊巡檢每與叔獻約聞盜起當急相
報一旦有強盜十六人經其邑叔獻盡擒之既而嘆
曰巡檢豈以我為負約耶機會之速不及報然不可
奪其功也于是盡推捕盜之勞於其下而竟不受賞
當其獲盜時叔獻躬押至開封府尹李絢請曰子
之才能吾深知之子可以見本府推官判官吾當率
以同狀薦子也叔獻辭曰木以公事至府事畢歸邑
若投謁以求薦非我志也竟不見推官判官而去

張丞相

張景卿丞相知潤州日有婦人夫出外數日不歸忽有人報菜園井中有死人婦人驚往視之號哭曰吾夫也遂以聞官公令屬官集隣里就井驗是某夫與非衆皆以井深不可辨請出屍驗之公曰衆皆不能辨婦人獨何以知其夫收付所司鞠問果奸人殺其夫婦人其共與謀筆談

章惇

熙寧七年元絳為三司使宋迪為判官迪一日遣使煮藥而遺火延燒計府自午至申焚傷殆盡方火熾神宗御西角樓以觀是時章惇以知制誥判軍器監邊部本監役兵往救大經由角樓以過上顧問左右以惇對翊日迪奪官勒停絳罷使以章惇代之東軒筆錄

卬曄

卬曄知廣州鑿內濠以濟舟楫不為颶風所害以陳世卿代之奏乞免本州計口買鹽之害五羊以民始有充衣飽食廣人歎曰卬父陳母除我二苦

戚綸

戚密學綸初筮仕知太和縣里俗險薄喜撰虛詞公

至以術漸摩先設巨械嚴固狴牢其杖挺組索比他
邑數 民已悚駭次作諭民詩五十絕不事風雅皆
風俗易曉之語俾之諷誦以申規警立限曰諷誦半
年頑心不悛一以苛法治之果因此詩獄訟大減其
詩有云文契多 歲月深便將疆界漸相侵官中驗
出虛兼實枷鎖鞭笞痛不禁大率類此江南往 有
本每常歲時與囚約曰汝暫歸祝其先櫛沐蠶虱
民感其惠皆及期而還無敢違者

許仲宣

許仲宣青社人三為隨軍轉運使心

精敏

遺曠征江南軍中之需當不脩之際

武憲

故欲

試之凡所索則隨應王師將夜攻城神宣陰記乞曰
永夕運 寧不食耶既 無器可乎預料陶器數十
萬夜半焚成食兵將就食果束其器如數給之他率
類此征交州為廣西冑士死於瘴者十七八大將孫
全興失律仲宣乞奏罷兵不待報以兵屯湖南諸州
開 賞給縱其匡耳餌謂人曰吾奪瘴嶺客死數萬
坐還中國已恨後時若更俟報已積屍於廣野矣誅
一族 萬夫吾何恨哉又飛檄諭交人以禍福交人
果送款乞內附遣使修貢仲宣上表待罪 太宗褒

詔大嘉之玉壺清話

陳從信

太宗居晉邸知客押衙陳從信者心計精敏掌宮帑輪指節以代運籌絲忽無差開寶初有司奏倉儲止盡明年二月太宗因語之從信曰但令起程即計往復日數以糧奏併有可以責其必歸之限運至陳留即預關主司戒運徒先後於倉無淹留之弊每運可減二十日泗至京舊限八十日一歲止三運每運出淹留虛程二十日歲自可漕一運太宗以白太祖遂卒為永制一歲晉邸歲終籌損年費數百

萬計惟失五百金屢籌不出一倉頭偶計之一日登府樓遙觀尋種者賞嘆精健令某府庫取金五百與之時從信不信後夫告之

陳承昭

太祖欲開王丈二河以便運載吏督治有承昭者以南人諳水利使董其役承昭以絙都量河勢長短計其廣深以量鍾之濶狹以鍾累尺以尺累丈定一夫自早達暮合運若干鍾計鑿若干上搃某都數合用若干夫以目奏上太祖嘆曰不如所料索斬於河廉訖後土衍孔夫上嘉之又令督諸軍子弟濬地

於明門外以習水戰後以防禦使從征太原晉人
嬰城堅拒遂議板計以草內北士蒙之為洞而人須
力攻不陷師老上深憫之且將視其洞携藥劑
菜餌慰極士卒時李漢瓊為攻城總管挽御衣以諫
曰孤壘之危何啻累卵矢石如雨陛下宜以杜稷
自重遂罷其幸止行班賚而已既不免又欲增兵承
昭奏曰陛下有不語兵千餘在左右胡不用之上
不寤承昭以馬策分太祖遂曉大笑曰從所取
承昭乞細布囊括土投上流以塞之不設板築可城
巨方用其策授土將半水起一尋城中危蹙會大皇
復晉人間道求援契丹兵逋至遂議班師

魏侍郎

魏侍郎瓘初知廣州忽子城一角額墜得一古碑
面範四大字云委女鬼公蓋合而魏也感其事大築
子城終罷詔除仲待制簡代之未幾儂智高寇廣其
城一擊而摧獨子城堅完民逃於中獲生者甚衆師
退師筠州朝廷以公府前知之備加諫議再知廣
二年召還公築城之效自論久不報有感懷詩曰羸
羸霜鬢一衰翁踪跡年來類斷蓬萬里遠歸雙闕下
一身閑在衆人中螭頭賜對恩雖重雉堞論功事已

空淮上有山，婦未得獨揮。清浹向春風，文潞公束詩。
進呈加龍圖閣尹京魏詩甚精處，五羊書事曰：誰言
嶺外無霜雪，何事秋來白滿頭。

錢若水

錢若水為同州推官，知州性急，數以胸臆決事，不當。
若水固爭，不能得，輒曰：當奉陪贖銅耳。已而果為朝
廷及上司所駁，州官皆贖論，知州愧謝已而復然。前
後如此數矣。有富民家小女奴逃亡，不知所之。奴父
毋言於州，命錄事叅軍鞠之。錄事嘗貸錢于富民，不
獲，乃列富民父子數人共殺女奴，棄屍水中，遠失其
屍。或為元謀，或從而加功，罪皆應死。富民不勝榜楚，
自誣服具。上州官審覆，無異。皆以為得實。若水獨疑
之，留其獄，數日不決。錄事詣若水，廳事諾之曰：若受
富民錢，欲出其死罪耶？若水笑謝曰：今數人當死，豈
不可少熟觀其獄詞耶？且留之旬日。知州屢趣之，不
能得。上下皆怪之。若水一旦詣州，屏人言曰：若水所
以留其獄者，密使人訪求女奴，今得之矣。知州驚曰：
安在？若水密使人送女奴于知州。所知州乃垂簾，引
女奴，父母問曰：汝今見汝女，識之乎？對曰：安有不識
也。因從簾中推出，示之。父母泣曰：是也。乃引富民父

子悉破械縱之其人號泣不肯去曰微使君之賜則某滅族矣知州曰推官之賜也非我也其人趨詣若水廳事若水閉門拒之曰知州自求得之我何與焉其人不得入繞垣而哭傾家資以飯僧為若水祈福知州以若水雪冤死者數人欲為之奏論其功若水辭曰若水但求獄中人不冤死耳論功非某本心也且朝廷以此為若水功當置錄事於何地耶知州歎服曰如此尤不可多及矣錄事詣若水叩頭愧謝若水曰獄情難知偶有過誤何謝也于是遠近翕然稱之未幾太宗聞之驟加進擢自幕職半歲中為知制誥二年中為樞密副使

周諫議

周諫議湛善射弩十發十中的隔屋射亦然嘗謂予曰其法雖審固然亦自有神用今以架縛弩施箭其上徃々不中至於同人之無不中的非神用而何湛為監鈇判官三司文帳煩夥吏胥弊欺若不究者為之立勘同法歲減天下計帳七千道又括天下隱戶三十三萬發其詭號凡十二種湖南之民掠良人踰嶺賣為奴婢湛為廣東提點刑獄下令捉搦又今自陳得男女一千六百餘人還其家而世少知之

蓋古良吏也

薛簡肅

蜀人正月二日三日上塚知府亦為之出城置會是時薛簡肅公以二日會於大東門外有戍卒叩鄭龍肱家求富貴鄭即以銀匙筋一把與之既出隨以告人至第二卷尾卒升屋板火殺傷：人相以都監至捕者益多卒自知不免即下就擒都監徃白簡肅公指揮只于擒獲處令殺却民間以為神斷不然妄相攀引旬月間未能了得又安其徒黨反側之心也

范文公

范文公鎮青社會河朔艱食青之賦博州置場納青民大患輦置之苦而河朔斛價不甚漏公止戒民本州納價每斛三錢給鈔與之俾簽幙者輓金徃幹曰博守席君夷亮余嘗薦論又足下之婦翁也携書就彼坐倉以倍價招之事必可集齋巨榜數十道介其境則張之設郡中不肯假廩寄價舍可也簽稟數行為至則皆如公料斛斛時為厚價所有誘貨者山積不五日遂足而博斛亦行斛金上餘數十緡按等差給還青民因立像祠焉

文潞公

潞公為予言初及第大理評事知絳州翼城縣未
赴任有客李本者三見訪而後得見之且言某有婿
為縣中巡檢幸公庇之又言曰某非獨公奉于亦有
以奉助某嘗知其邑戶口衆人猶難治因出一策文
字皆景迹人姓名其首姓張比潞公至姓張人事已
敗縣未能結正簿尉皆云某等在此各歲餘室無通
夫為此人所持 之來必辦之矣于是公盡得其
奸狀上於州決配之邑人皆悚畏其次即石務均也
初文惠公隨舉進士時甚貧游於翼城連人飯鏹執
而入縣務均之父為縣吏為償錢又餒之館之于其
家而母尤所加禮一日務均醉令王起舞不中節毆
之王遂去明年登第久之為河東轉運使務均恐懼
逃竄然王豈有意害之乎小人自隱如此也至是事
敗潞公捕之意徃殺王 己為御史中丞矣未幾封
一錠銀至縣奠石務均之母事少懈尋而王為叅知
政事奏務均教練使而務均亦改行自修終文之仕
邑中無敢肆橫者以此見潞公之才新及第己能疾
惡而屏除之矣又見王公長厚而不忘一飯之恩也
東齋記事

皇朝類苑卷第二十三

宦政治績

文潞公

文潞公在成都米價騰貴因就諸城門相近院凡十八處減價糶賣仍不限其數張榜通衢翌日米價遂減前此或限斛斛以糶或抑市井價值適足以增其氣焰而終不能平其價大抵臨事須當有術也記事

二

傅永曰皇祐二年詔陝西揀閣諸軍及新保捷年五十已上若短不及四指者皆免為民紛然以為邊



事未可知不宜減兵又云停卒一旦失衣糧鄉閭間必相聚為盜賊緣邊諸將爭之尤甚是時文公執事龐公為樞密使固執行之不疑是陝西所免新保捷凡三萬五千餘人皆歡呼返其家其未免者尚五萬餘人皆悲恨已不得去傅永曰陝西緣邊計一歲費七百萬貫錢養一保捷是歲邊費凡減二百四十五萬陝西之民由是稍蘇涑水記聞

王文康

王文康治蜀頗以法御下有謗其太苛會劉曄召還為右正言真宗召問凌策王某治蜀孰優曰凌策在蜀值歲豐故得以平易治之王某值歲小歉慮民為盜以法治之易治則皆然真宗善其言

程文簡

程琳知益州治大躰畧細務嚴肅簡重蜀民畏而愛之蜀川有不逞者聚惡少百餘人作灌口二郎神像私立宮號作士卒衣裝鑼鼓簫吹日推告為會民有駿馬者遂遣人取之神欲此焉民拒之其馬遂死又率良民有不願往者尋得疫病蓋亦有妖術耳有白其事林捕而戮之後李順由此而起今鋤其根本且使蜀中數十年無恙本朝名臣傳

夏秋公納之物如鹽麴錢之類名件頗碎慶曆中有
司建議併合歸一多以省鈔鉄程文簡為三司使獨
以為仍舊為便若沒其舊名異日不知或再敷言鹽
麴則致重複此亦善慮思也東齋記事

田况

田况移字成都其在蜀治尚和易法去苛細獎進儒
素禁戢奸暴以德化人人不忍欺時謂張乖崖之明
王文康之平程文簡之肅韓忠獻之愛公皆兼而有
之為三司使金谷利害纖悉罔不備舉時有副使
不甚曉事京師號為皮燈毬以况處事通明號為照
天蠟燭議者謂三司使自陳恕李士衡之後惟况為
稱職也本朝名臣傳

張客省

瀛州城本隘狹景德中幾為壯虜所破自講和之後
居民軍營悉在南開張客省亢守郡日召郡中高貲
戶謂之曰聞君等產業多在南開吾欲城入之然而
計二城樓櫓之費非十萬緡不可咸曰苟得圍入大
城願備所用工公令富民自均其數未經旬日不督
而集乃命官籍其數目廂軍禁卒以先後既成始奏

取旨或曰不俟朝命罪必及焉公曰苟俟中覆而為城必不立矣今與上而後奏俟朝旨允與不允吾築城已過半矣偶或得罪不過斥張亢耳民獲百世之利又何疑焉其後城垂就而公坐不先上聞過被左遷漕司或疑有乾沒俾官窮究無毫厘之欺治平中治河朔地震瀛之中城圯因而欲去之今為大郡寇戎苟主亦不可坎閨矣公西守陝州有兩城守居北城上佐解字罷甲軍資之帑皆在南城渡一小澗幾百步方入北城北城可容南城三四公亦先定謀而併南入北省守陲者十之三朝廷亦不之罪

近時聞邊水利繕城壘必先計己而恩賞辱薄然後為之校乎張公之心抑何異哉倦游襟錄

趙閱道

趙閱道亦熙寧中以大資政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踊貴餓死者十六五州勝衢路立賞禁入增米價閱道獨勝衢路令有米者仕增價糶之于是諸州米商輻輳詣越米價更賤民無餓死者閱道治民所至有聲在成都杭越尤著楊文公談苑

王宣徽

王拱辰以宣徽使尹南都外郭之外築一道通中出

入朝廷聞而俾毀之奏曰臣所治常水陸衝要往來
賓客旁午或聞筵過夜城門已闔不敢輒啟恐冒于
法臣開此門道亦設關鍵以備賓客夜出然踰城甚
于啓閔矣

韓稚圭

河東人衆而地狹民家有喪事雖至親悲慟藝取骨
燼寄僧舍中以至積久棄捐乃相習以為俗韓稚圭
鎮并州以官錫市田數頃俾州民骨肉之亡者有安
奠之地古者及遂之人乃有焚如之刑其士民則有
歛殯附葬之禮惟胡夷洎僧尼許從夷禮而焚柩齊
民則一皆禁之今韓公待俗以禮法真古循吏之事
也倦游襍錄

韓忠獻

韓忠獻公億知洋州日有大校李申以財豪於鄉里
誣其兄之子為他姓賂里媼之貌類者使認之為己
子又醉其嫂而嫁之盡奪其奩索之蓄嫂姪皆訴於
州又提刑轉運司每勘核多為申行賂胥吏其嫂姪
被笞掠反自誣服受杖而去積十餘年矣洎韓至又
出訴韓察其寃因取前後案牘視之皆未嘗引乳醫
為証一日盡召其黨立庭下出乳醫視之衆皆伏罪

子母復歸如初東軒筆錄

楊譚林特

至道中國家征夏虜調發陝西芻粟隨軍至靈武陝西騷動民皆逃匿賦役不肯供給有詔督運者皆聽便宜從事不牽常法吏治率皆峻急而京兆府通判水部員外郎楊譚大理寺丞林特尤甚長安人歌之曰楊譚見手先教鎖林特逢頭便索械長安多大豪又有蔭戶尤不可號今有見任知某州妻清河縣君者不可運糧譚錄而杖之于是民莫敢不趨令譚特令民每驢負若干每人擔若干仍費糧若干官為對之須取出塞乃聽食慙嗟之聲滿道既而京兆最為先辦民無逃棄者諸州皆稽留不能辦此事訖人畜皆死者十八九由是人始復稱之二人以是得顯官譚終諫議大夫特至尚書三司使

胡順之

胡順之為淳梁縣令民有減金者素豪橫不肯出租畜犬數十頭里正近其門輒噬之繞垣密植橘柚人不可入每歲里正常代之輸租前縣令有不肯禁順之至官里正白其事順之怒曰汝輩嫉其富欲使我與之為仇耳安有王民不肯輸租者第往督之及

里正白不能督順之使手刀繼之又曰不能入使押
司錄事繼之又曰不能順之悵然曰然則此租必使
令自督耶乃命里正聚藁自抵其居以藁塞門而焚
之滅氏人皆逃逸順之悉令掩捕驅至縣其家男子
年十六已上盡痛杖之乃詔謂曰胡順之無道既焚
爾宅又杖爾父子兄弟可速詣府自訟矣滅氏皆懼
服無敢詣府者自是滅氏租常為一縣先府嘗遣教
練使詣縣順之聞之曰是故欲來煩擾乃微使人隨
之陰記其人驛舍及受驛吏供給之物既皆入謁色
甚倨順之延與坐徐謂曰教練何官也曰本州職負
耳曰應入驛乎教練踉蹌曰道中無邸店暫至驛中
耳又曰應受驛吏供給乎曰道中無帛糧故受之又
曰應與命官坐乎教練使趨下謝罪順之乃收械繫
獄置暗室中以糗十瓮環其側教練使不勝其若因
順之過獄呼曰令何不問我罪順之笑謝曰教練幸
勿訝其若

今方多事未暇問也繫
十日然後杖之二十教練使不服曰我職負也有罪
當受杖於州順之咲曰教練久為職員殊不知法
杖罪不送州耶卒杖之自是府吏無敢擾縣者州雖
惡之然不能罪也後為青州幕僚發麻民罪破其家

皆順之刀也 真宗聞其名召至京師除著作佐郎

張齊賢

張齊賢 真宗時為相戚里有爭分財不均者更相
訴訟又因入官自理于上前更十余斷不能齊賢曰
是非臺府所能決也臣請自治之上許之齊賢坐相
府召訟者曰汝非以彼所分財少乎皆曰然即命各
供狀給定乃召兩吏趣徙其家令甲入乙舍乙入甲
舍貨財皆按堵如故分書則交易之訟者乃止明日
奏狀上大悅曰朕固知非君莫能定者

陳堯咨

長安多士族子弟恃縱橫二千石者鮮能治之陳堯
咨知府有李大監者堯咨舊交其子尤為強暴一旦
以事至公府堯咨問其父兄官遊何方得安信否語
言勤至既而讓曰汝不肖亡賴如是汝家不敢與汝
言官法又不能及汝恃贖刑無復恥耳我與爾父母
善義猶骨肉當代汝父兄訓之乃引于便坐乎自杖
之數十下由是子弟亡賴者皆惕息然其用刑過酷
有博戲者杖訖桎梏列於庭置死馬于旁腐真氣中
瘡皆死後來者繫於先死者之足其殘忍如此

白文簡

向相在西京有僧暮過村民家求寄止住主人不許
僧求寢於門外車廂中許之夜中有盜入其家自墻
上扶一婦人并囊衣而出僧造不寐見之自念不為
主人所納而強求宿而主人亡其婦及財明日必執
我入縣矣因夜亡去不敢循故道走蒙草中忍墮井
則婦人已為人所殺先在其中矣明日主人搜訪亡
僧并子婦尸得之升中執以詣縣掠治僧自誣云與
子婦有奸誘與俱亡恐為人所得因殺之投井中暮
夜不覺失足亦墜井中贓在井旁亡失不知何人所
取獄成 府皆不以為疑獨敏十以贓不獲疑之
引僧詰問數四僧服罪但言某前生當負死此人死
無可言者敏中故問之僧乃以寔對敏中故密使吏
訪其賊吏食于村店 媪聞其自府中來不知其吏
也問之曰僧某者其獄何如吏給之曰昨日已笞死
於市矣雖獲賊亦不敢問也媪曰然則言之無傷矣
婦人者乃此村廿年某甲所殺也吏曰其人安在婦
指示其舍吏就入舍中掩捕獲之案問具服并得其
贓一府咸以為神並涑水紀聞

包希仁

嘉祐七年五月辛未樞密副使包拯薨車駕臨幸其

第極字希仁廬州人進士及第以親老侍養不仕宦
且十年人稱其孝後歷監察御史為天章閣待知制
諫院遣龍圖閣直學士知瀛州又遷樞密直學士知
開封府為人剴嚴不可干以私京師為之語曰關節
不到有闔羅包老吏民畏服遠近稱之歷御史中丞
三司使樞密副使薨極為長吏僚佐有所閔白喜面
折辱人然其所言若合於理亦幡然從之剛而不悛
此人所難也

王禹王曰包希仁知廬州廬州即鄉里親舊多乘勢

擾官府有從舅犯法希仁撻之自是親舊皆屏息

孔中丞

李明公曰孔中丞趙輔知仙源縣諸孔犯法無所容
貸

王立

王立字成之維州渤海人咸平三年進士及第補寧
軍判官天聖四年為夔州路轉運使施州徼外蠻夷
利得賜物每歲求入貢者甚衆所過煩擾為公私患
立奏令以貢物輸嘉之歷江東南陝西河北河東路
轉運使并州有群盜攻劫行旅州縣不能制立行部

至并州選巡檢軍士五十人自隨楊陽云以護行裝
微詢知盜處掩捕盡獲之五日中獲十八人盜賊遂
息自河東徙知楊州明道二年以太常少卿為戶部
副使尋以足疾出知廬州遷石諫議大夫徙知密州
秩滿歸卒

王居卿

市易司法聽人賒貸縣官貨財以四宅或金帛為抵
當三人相保則給之皆出息十分之三過期之三不
輸息每月更加罰錢百分之三貧人及無賴子弟多
取官貸不能償積息罰愈滋囚繫督責徒存虛數寔
不可得刑部郎中王居卿初提舉市易司奏以田宅
金帛抵當者成其息抵當徒相保者不復給自元豐
二年正月七日以前本息之外所負法錢悉蠲之凡
數十萬緡負本息者延期半年衆議頗以為愜

李南公

李南公知長沙縣有鬪者甲強乙弱各有赤青南公
召使前自以指捏之曰乙真甲偽也詰之各服蓋南
方有棒柳以葉塗膚則青亦如毆傷者剥其皮橫置
膚上以火熨之則如搥傷者水洗不落南公曰毆傷
者血聚內硬偽者不然故知之有一村多豪戶稅不

可督訢差戶長趣逃去南公曰然則此無用戶村長
知縣自督之書其村多帖于柱豪戶皆惧是歲初限
未滿此村稅最先集又村多詭名村存戶亡每歲
戶長代納亦不可差南公恚召其村豪戶謂之曰此
田不過汝曹所典賣耳與爾期一月為我推究不則
汝曹均分趣之及期盡則冒誕之人使各承其稅河
北提點刑獄有班行犯罪下獄按之不服閉口不食
百餘日獄吏不敢考訊甚患之南公曰吾立能使之
食引出問曰吾欲以一物塞君鼻君能終不食乎其
人惧即食且服罪人問其故南公曰彼必善服氣者
以物塞鼻則氣結故惧並楊文公苑談

王罕

王罕知潭州素號多事知州多以威嚴取辦罕獨以
仁恕為之州事亦治有老嫗病狂教邀知州訢事言
無倫埋知州却之則悖詈先後知州以其狂但命徼
者屏逐之罕至嫗復出左右欲逐之嫗訴本為人嫡
妻無子其妻有子夫死為妾所逐家資妾盡據之嫗
累訴為官不得直因憤恚發狂罕為直其事盡以家
資還之吏民服其能察寃涑水紀聞

顧方

丹陽顧方獨行君子也皇祐末登進士第再調明州
象山令 事之日召邑中父老詢究民間利害及境
內士民之善惡善者召而勸之使勿怠惡者諭而戒
之使自修人為建學舍率其子弟之秀者教之暇日
親為講解誘 使進于善逾年民皆化服俄而方病
邑民 率出錢詣塔廟所禱者千人焉齋服者十三
人方竟不起百里之內號泣思慕如失父母相與立
祠祠以歲時祀方余觀近世為縣者類以簿書期會
為急務鮮有能及教化者而方獨以仁義禮教治其
民使民之愛慕如此丹陽錢君以毗陵胡完夫皆為
方記其事刻石祠中而士夫以詩頌方之遺美者不
可勝記余賤不得列其事 史官傳為循吏每以為
恨

江翱

江翱建安人文尉之兄子也為汝州魯山令邑多曠
土連歲枯旱艱食翱自建安取早稻一種此稻 早
繁實可久蓄宜高原至今邑人多種之歲下足食楊
公談

苑誦

御史有閻吏隸臺中四十餘年事二十餘中丞矣頗

能道其事尤善評其優劣每声喏之時所執之挺視
中丞之賢否中丞賢則橫其挺中丞不賢則直其挺
此話於縉紳凡為中丞者惟恐其挺之直也范諷
為中丞聞望甚峻閹吏每声喏必橫其挺一日范視
事次閹吏執事范視之其挺直矣范大驚立召問曰
爾挺忽直豈視我之失耶吏初諱之再問乃言曰昨
日見中丞召客親諭庖人以造食中丞指揮者數四
庖人去又呼之復丁寧教戒者又數四大凡役人者
受以法而觀其成苟不如法有常刑矣何事喋々之
煩每使中丞宰天下之事不止一庖人之知任皆欲
如此喋々不亦勞而可厭乎某心鄙之不知其挺之
直也范大咲慚謝明日視之挺復橫矣

劉彛

劉彛所至多善政其知虔州也會江西飢歉民多棄
子於道上彛捐榜通衢召人受養日給廣惠食米二
升每月一次抱至官中看視又推行于縣鎮細民利
二升之給皆為字養故一境生子無失闕者一日曹
魯公公亮語公曰久知都官法狀屢欲進擢然議論
有所未合姑少遲之吾終不忘也彛曰人之淹速誑
伸亦皆有命今姓名已蒙紀錄而尚屈於不合之論

亦某之命也魯公嘆曰比來士大夫見執政未始不
有求而不得即多歸怨而君乃引命自安吾待罪
政府行十年未見如君之言者東軒筆錄

劉侁

祥符中有劉侁者久困銓調為陝州司法叅軍廉慎
至貧乃罷官無以為歸計賣所乘馬辦裝跨驢以歸
魏野以詩贈行曰誰似甘棠劉法掾來時騎馬去騎
驢未幾真宗祀汾陰過陝徵野赴行在野避不奉
詔上遣中使就野家索其所著得贈侁詩上嘆
賞久之語宰臣曰小官有廉貧如此者使召之侁方
為江南幕史至以為京官知青川博陵縣後每有差
除上曰得如劉侁者可矣未數年遷主客郎中三
司戶部判官真宗之獎拔廉吏如此然由野以詩
發之也

韓魏公

皇祐三年本路八州之民合獻千人過登聞鼓願不
以三年代韓魏公自上以中山地重輟公未可及遷
觀文殿學士再任其制略曰願定武之雄塞控燕垂
之巨方克宣壯猷有嚴武服戎落畏付師屯肅和思
代爾庸艱難其付且惟進律之寵宜懋增職之留中

山之民又嘗相率走闕下願得生祀公以廟天子皆
嘆馬故龍圖閣李公詢序閱古堂嘗紀其事後公薨
士民追思不已相興立祠以成其志魏王別錄

皇朝類苑卷第二十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皇朝類苑卷第二十四

衣冠盛事

呂文靖

慶曆二年十二月詔拜呂文靖公司空平章軍國重
事元祐三年四月公正獻公又以司空平章軍國事
父子繼以三公平章軍國古所未有也澠水燕談

竇尚書

晉公言竇儀尚書木燕人為性嚴重家法整肅尚書
客坐即二侍郎三起居四叅政五補闕皆侍立焉
談錄

晉公

王相國

先公嘗言同人相國王公溥二十六歲狀元及第後六年拜相時年三十二又四年加守司空時年三十六一品罷相守太子太傅時年四十二歸班在具慶下每先太傅見客公以前宰相競侍側略無惰容客以不安席引去者甚衆當時縉紳之士無不以為羨談云在相府時恩門少保田在公以機務少暇每遇沐浴方得便謁田門人之敬于少保常有詩寄相國云一戰文場拔趙旗便調金鼎佐無為白麻驟濟恩何極黃髮無聞喜可知跋勅案前人到少等沙堤

上馬歸遲立班始得遙相見親洽爭如未遇時春明退朝錄

陳諫議

諫議大失陳省華三子皆登進士第而伯仲為天下第一晚年與燕國夫人馮氏俱康寧長子堯叟知樞密院事二子堯佐直史館少子堯咨知制誥每對客三子列侍客不能安求去省華曰學生輩耳立侍常也士大夫以陳氏為榮

張文孝

張文孝公觀以真宗幸亳歲狀元及第仕至樞密

副使而其父尚無恙父召歸業周易學究及第選滯
調三十餘年；六十餘始轉京秩以主客員外郎致
仕見其子入踐樞府密受太師卿壽九十餘卒未逾
年張公亦捐館故謚文孝乃知張公貴達皆其父慶
福所致澠水燕談

宋太師

宋渥後唐明宗之外孫漢太祖之駙馬歷累鎮節度
檢校太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有女十五人開寶皇
后最居長韓樞密崇訓寇萊公王武恭公皆其婿也
多享國封春明追朝錄

王文正

王文正公旦釋褐知臨江縣時獄有合死囚公一夜
不寐思以計活之方五鼓空中人唱直更速起相公
將出廳來斯須開堂門升廳急呼死囚出問公之父
中令晉公祐嘗曰此兒異日必為三公因手植三槐
於庭以待之有作詩紀其事者甚多晉國知制誥二
十餘年最號淹滯文正知制誥與父相去不 年入
西掖墻壁間其父翰墨手澤猶在坐卧不易處長城
錢公若水風鑑最高與公同直火館謂人曰王子明
既貴且壽吾進用雖在其先皆所不及也果長城公

終四十卒相山楚錄

國朝歷三公三師者

國朝歷三公三師者 太祖即位天雄節度符魏王彥卿王守太尉太尉定難節度西平王李中令彛與相守太傅太尉荆南節度南平王高中令保融自守太保為太傅

國朝宰相為僕射者

國朝宰相為僕射魏公仁浦趙令薛文惠沈恭惠宋惠安李文正呂文穆呂正惠李文靖張司空王文正向文簡王異公冠萊公呂許公王沂王賈魏公陳恭公韓魏公文潞公富鄭公曾魯公二十二人樞相為僕射陳文忠曹襄悼張榮僖王康靖四人樞密使為僕射石元懿一人

李相四養善美

先公嘗言致政之明年正月十五夜上御乾元門樓觀燈君公預焉初夕樂作酒三行上起凭闌四顧見燈燭士庶之盛詔移先公近御座別賜一榻在丞相上上自取御樽斟酒親賜菓餌因問先公晉漢朝舊事久之聖意甚歡謂左右曰帝都人物駢闐閭里道途非復昔時之隘陋也方之晉漢則繁富百倍矣此

謂李~~卿~~宿舊上可紀耳上又目視先公語侍臣曰李卿可謂善人君子矣侍朕十年而在相位未嘗有傷人害物之事餘可知也先公但俯伏拜謝至中夜方退先公歸舍謂諸子曰吾策名仕版僅五十年內省生平所為雖不能見竒功異勲以耀簡冊然不蔽人之善不忌人之進度德守分不媿屋漏今聖君獎拔兩正相伍人保全老朽令退其身顧聆恩意甚厚于往者又對群臣言目之為善人君子惟四者有一足為幸吾何人或而享是四美昔仲尼有言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又謂子貢曰汝為君子儒又稱李礼曰有吳延陵君子是知善人君子乃男子極美之稱耳而金口崇獎訓諭曲加於老臣吾何以稱之知己尚思殺身以報况辱斯言哉爾曹勉勵忠孝之節思聖君之所言念吾身之所行則無忝爾祖矣並春

明退朝錄

同甲會

文潞公保洛日年七十八同時有中散大夫程珣朝議大夫司馬旦司封郎中致仕席汝言皆年七十八嘗為同甲會各賦詩一首潞公詩曰四人三百十二歲况是同生丙午年招得梁園為賦客合成商嶺探

芝仙清談壘、風盈席素髮飄、雪滿肩此會從容
誠未有洛中應作畫圖傳筆談

三學士兩閑人

少師趙公槩字叔平為人寬厚長者留滯內相十餘
年晚始叅政治平中退老睢陽而歐陽文忠公亦退
居于穎呂正獻公以翰林學士出守穎一日文忠
公同叔平訪之呂公喜二公之來時為展宴文忠乃
自為口號一聯云金馬玉堂三學士清風明月兩閑
人謂公與文忠也倦游錄併青箱襟紀
未五十登庸

國朝宰相趙令盧相文潞公四十三登庸寇萊公四

十四王沂公四十五賈魏公四十八

未四十入兩府

樞密副使趙令三十九寇萊公三十一晏元獻公三
十五韓魏公三十六叅知政事蘇侍郎易簡三十六
王沂公三十九

少年掌詞韓翰

知制誥蘇侍郎二十六王沂公二十七盧相楊文公
晏元獻公宣獻公今宣徽使王拱辰皆二十八夏文
莊公三十學士蘇侍郎二十八晏元獻公宣徽王公

皆三十宣獻公三十五王沂公李卽卽三十六楊文公錢子飛皆三十三盧相今叅政王禹玉皆三十八

父子掌誥

父子掌誥自國初至熙寧元年凡九家李文正昌武王兵部文正王惠獻安簡晁文元文莊錢希白修懿梁翰林莊肅呂文靖仲裕宣獻公敏求蘇儀甫子容

宰相三入

宰相三入者趙中令太祖朝初相太宗朝兩入呂文穆太宗朝再相真宗朝一入呂許公張鄧公在仁宗朝皆五入

學士三入

學士三入李文正劉中山子修中山三入王堂集云三入翰林皆侍詔楊昭度宣召入院舉自代

學士四入

宋景文范景仁四入

學士五入

李卽卽五入而一不拜

侍中不拜貂

丁晉公馮魏公位三公侍中而未嘗冠貂蟬

為相而冠貂

杜初公相府百日當慶曆四年郊祀貂冠公袞又升輅奉冊改謚諸后並春明退朝錄

為相具慶

國朝宰相最少者惟王溥罷相時父母皆在以為榮宰相丁憂

富丞相弼入中書時年五十二太夫人在堂康強後三年太夫人薨有司誠贈卹之典云無現任宰相丁憂例是歲三月十七日春宴有司已具前一夕有旨富某丹喪在殯時罷宴此事亦前世未有

宰相待立

宰相王溥父祚少為太原掾屬累宿州防禦使既老溥勸其退居洛陽居常快々及溥為相客或候祚溥常朝服侍立客不安席求去祚曰學士勞賢者起避耶

同時學士繼登二府

嘉祐八年上元夜賜中書樞密院御筵于相國寺羅漢院國朝之制歲時賜宴多矣自兩制已上皆與惟上元一夜祇賜中書樞密院雖前兩府見任使相皆不得與也是歲文韓相直賢曹樞張太尉皆在假

不赴惟余與西廳趙侍郎樑樞密胡諫議宿吳諫議
奎四人在席酒半相顧四人者皆同時翰林學士相
繼登二府前此未有也因相道玉堂舊事為笑樂遂
皆引滿劇飲亦一時之盛事也並廬陵居士集

世代尚至

王承衍尚秦國賢肅大長公主至曾孫師約又尚惠
和大長公主子植又選尚惠 公主昔東漢竇氏一
門三公主於時親戚功臣莫與為此唐薛欽與其子
鏞相繼尚睿宗明王女獨稱盛于唐氏而尚三公主
又父子相繼惟王氏一門 澠水燕談

不墜門閥

李宗諤之助子卒年四十九 真宗甚悼之謂宰相
曰國朝將相家能以身自立不墜門閥者惟昉與曹
彬耳又嘗謂曰聞卿至孝宗族頗多長幼雍穆朕嗣
守二聖其業亦如卿輩之保守門戶也范蜀公蒙求
子弟五人同日登科

慶曆五年仁宗臨軒賜進士第 刑詳議官祝諫侍
庭中男唐中甲科次男虞弟詔一婿忘其姓名皆擢
第季弟許得皆同出身每唱一名即稱謝是日諫五
拜殿下 仁宗以問近臣對以皆子弟也 仁宗嘉

賞之澠水燕談

父子狀元及第

祥符二年 真宗東封岱山六月放梁固以下進士
三十一人及第四年祀后土于汾陽十一月放張師
德以下三十一人及第 固雍熙二年狀元梁顥之子
師德建隆二年狀元去華之子 兩家父子狀元當時
士大夫榮之甘棠魏野處士聞而以詩賀之曰封禪
汾陽連歲榜狀元俱是狀元兒

洛陽耆英會

富韓公熙寧四年以司徒歸洛陽時年六十八是時
司馬端明不拜樞密副使求判西臺時年五十三二
公安閑冲默不交世務後十一年當元豐五年文潞
公留守西都幕唐白樂天九老會於是悉聚洛中士
大夫賢而以老自逸者於韓公第置酒相樂凡十二
人既又畝鄭真圖形妙覺僧舍各賦一詩時人目之
曰洛陽耆英會而司馬公為之序具相聚也因洛中
舊俗序齒不尚官時韓公年七十九潞公與司封郎
中席汝言皆七十七朝議大夫王尚恭七十六太常
卿趙丙秘書監劉几衛州防禦使馮行已皆七十五
天章閣侍制楚建中七十三朝議大夫王慎言七十

二大中大夫張問龍圖閣直學士張燾七十司馬公
六十四故潞公詩云當筵尚齒尤多幸十二人中第
一人韓公贈潞公詩云顧我齡年須第一在公勲德
自無雙潞公再答曰惟公福壽并勲德合是人間第
一流是時宣徽使王公拱辰年七十一留守大名貽
書二人願預其數凡十三人也

登第踐歷地

王文正公曾李文定公建咸平景德間相繼狀元及
第其後更踐政府及罷相鎮青又為交承故文正送
文定移鎮兗海詩有錦標得雋曾相繼金鼎調元亦
踐更之句又云并土光童君再見會稽章綬我偏榮
若文定再鎮兗而青社文正鄉里也 澠水燕談

八叅父臣

叅知政事父見其進拜者廬朱崖 正肅與尚書張
公安道樞府陳堯叟張文孝吳文肅由登用而朝廷
多峻加其恩命春明退朝錄

科第爵位皆同

范質初舉進士時和凝知貢舉凝常以宰輔自期登
第之日名第十三人及覽質文尤加歎賞即以第十
三名處之場屋間謂傳衣鉢若禪宗之相付授也後

質果繼凝相位亦以太子太傅封魯國公縉紳以為
美談質自從事未嘗釋卷人或之質曰昔常有異
人與吾言他日必當大任苟如其言無學術何以處
之澠水燕談

美事三者并集

和峴字晦仁父凝晉宰相太子太傅魯國公峴生之
年會凝入翰林加金知科貢舉凝喜曰我平生美
事三者必集此子我矣且名之曰三美

范蜀公
蒙求

禮闈之盛

嘉祐二年余與端明韓子華翰長王禹玉侍講范

仁龍圖梅公儀同知禮部貢舉辟梅聖俞為小試官
凡錄院五十日六人者相與唱和為古律歌詩一首
七十餘篇集為三卷禹玉與余為校理時武成王廟
所解進士也至此新入翰林與余同院又同知貢舉
故禹玉贈予云十五年前出門下最榮今日預東堂
余荅云昔時叨入武成宮曾看揮毫氣吐虹夢寐間
思十年事笑談今日一樽同喜君新賜黃金帶顧我
宜為白髮翁天聖中余舉進士國學兩省皆忝第一
人薦名其後景仁相繼亦然故景仁贈余云淡墨題
名第一人孤生何幸繼前塵聖俞自天聖中與余為

詩交余嘗贈云猶喜知量天下士亦勝東野亦勝韓
而子華筆力豪瞻公儂文思溫雅而敏捷皆勁敵也
首此有南宮者多窘束條制不少放懷余六人
者懽然相得群居終日長篇險韻衆制交作筆吏疲
于寫錄僮使奔走往來間以滑稽嘲謔多加於風刺
更相酬酢往々哄堂絕倒自謂一時盛事前此未之
有也

榜首三人皆登兩府

自太宗崇興儒學驟擢高科至輔弼者多美蓋太平
興國二年至天聖八年二十三榜由呂文穆公蒙正
而下大用者

年一榜而已是歲王文安公堯臣第一外昭文相公
韓僕射琦西廳叅政趙侍郎燾第二第三人余忝與
公同麻每見語科場盛事自景祐元年以後至
今治平三年三十餘年三榜五人以上未有一人登
兩府者亦可怪也

一榜之盛

咸平五年陳恕知貢舉選士最精所解七十二人王
所公曾為第一御試又其半而及第者三十八人
沂公又為第一故京師為語曰南省解一百除殿

前放五十省陌也是歲取人雖少得士最多宰相三人而沂公與王公隨章公約 叅知政事一人韓公億侍讀學士一人李仲容御史中丞一人王曾知制誥一人陳仲微 二人雖不遠而皆以文學知名當世並廬陵埽田錄

閼闕之盛

慶曆中一日丞相將出中書俟午漏未上因從容聚廳閑話評及本朝文武之家箕裘嗣續閼闕之盛諸公屈指若文臣推韓大叅億之家武臣惟夏宣徽守贄之家堂吏馳白韓夏二宅以為美談湘山野錄

賜錢贖第

李謙溥 太祖朝名將也在汾晉二十餘年大小百餘戰未嘗小衄每巡邊老小拜望呼以為父晚治第於道德坊中為小圃植花木竹石頗與朝士游久之以從弟謙昇女適皇子陳王貧無資用遂以沂居之第質於宋延偃後子允正為通事舍人侍 太宗問曰爾父邊陲三十年止餘一第忍屬他姓耶允正具對所以 太宗即遣中使出內府錢付延偃購還之王禹偁作記美其事名二亭曰克家肯構宰相畢士安而下及諸名公賦詩紀述自成一篇澠水燕談

玉堂之盛

國朝事建隆初至天聖四年入院凡四十七人大拜者十人李昉盧多遜呂蒙正李沆畢士安王旦王欽若李迪王曾錢惟演樞密使二人王欽若錢惟演叅政十五人李昉盧多遜李穆賈黃中呂蒙正李至蘇易簡李沆張洎王旦王欽若趙安仁陳彭年王曾李迪樞密副使六人錢若水宋湜王旦晏殊承旨六人陶穀李昉宋白晁迥蘇易簡李維三入院一人李昉再入院七人竇儀李穆宋白錢惟演楊億劉筠李維父子入院一家昌武父子兄弟入院三

家二竇二李二錢

弟拜相兄草麻

錢希白為從父兄也天聖三年十二月子叅宰衡之侑時希白當制也稱弟拜相兄草麻自古未有惟座主拜相門生草麻前代有之矣

賜冥觀御書

淳化元年八月一日李聖召右僕射李昉吏部尚書宋琪左散騎常侍徐鉉及翰林學士諸曹侍郎給事諫議舍人等詣闕觀御書圖畫帝知之即內品就賜御筵出書令縱觀盡醉而罷二日人召御史

中丞王化基及三館學士縱觀賜筵如前

御書扇賜館閣學士

太宗每當暑月御書團扇賜館閣學士並蓬山誌

皇朝類苑卷第二十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皇朝類苑卷第二十五

官職儀制

唐以中官為樞密使與中尉謂之內貴梁為崇政殿
院使後唐舊有帶相印者分東西二院晉廢國初復
置中書為二府亦曰二院但行東院印其後除授
不常以檢校官不帶餘使正官自趙晉始使帶節鉞
自曹彬始使簽書院事自石熙載始以文資官充使
亦自熙載始知院自張士遜始以文臣知院兼使相
自王欽若始簽書兼藩鎮自曹瑋始今官制復古而



樞密之職舊典三省長官同通謂之執政官矣

三司使

唐末始分鹽鐵度支戶部專領財賦後唐明宗始號一司總以二使國朝或曰判三司或曰權判或曰點檢三司開寶中以叅知政事二人提點三司既而更用宰相為都提舉興國中分二司同判三司逾年復拆為三使淳化中又合為三司既而又以天下為十道二京為左右討置二討使分判十道別命三司總計使判左右計事旋置三使如故咸平末三司各置副使其官輕則曰發遣造元豐初不廢今悉歸尚書

省矣

司理叅軍

五代以來諸州為烏步軍院都虞候以牙校為之太祖慮其任私高下其手乃置司寇叅軍以進士九經及第人充之河東柳開先生初及第為宋州司寇叅軍後又改曰司理叅軍至今俚俗猶以司理院為馬步院

選朝官知縣

建隆中擇才能之士出宰大邑大理正奚璵知大名府館陶縣監察御史王祐知魏縣選朝官知縣自璵

等始 太祖重縣令之任至矣

叅知政事

國初趙普為朝相欲用薛居正呂餘慶同政而不欲令與普齊難其名號詔問陶穀曰唐有叅知政事知机務下宰相一等故以舍居正等叅知政事然不押班不知印按唐裴寂以僕射叅知政事郭待舉以資政任於中書門下同受承進止平章事然則平章於叅政穀乃以為叅政下宰相一等失之遠矣其後因之不改迨官制更革始罷

迨奏院

國初州郡各自置印吏散在都下外州將吏不樂及居京師又移符行下率多稽滯或漏洩密事太中興國中起居郎何保樞以為非便奏置鈐轄諸道都進奏院以草其弊人給同朱記以鈐院即石熙載舊第也起居王沂公外祖而余妻之曾祖父也

發運使

至道初朝廷始遣洛陽苑使楊允恭作坊副使李延遂大子中書舍人王子輿為江淮兩浙發運使并置制茶鹽就江南創為局後兼領荆湖南路旋又加都大字後廢景德中復置迨今 尤存

提點刑獄

景德中 真宗御筆六事以示近輔三日提點刑獄可於朝臣及武臣使副中選精幹考使提點一路刑獄按舉官吏賢否後又加權使迄今不廢而武臣廢置不當

糾察在京刑獄

祥符二年朝廷以京師獄訟之繁惧有寃滯始置糾察在京刑獄司以省寃濫舍知制誥周起侍御史趙緡為之凡在京師刑獄御史開封府皆得察之起慮屈抑者不能盡知許令糾察陳狀從之但鞫獄耳

宣徽使

宣徽使位在樞密使之下副使之上咸平初周營為宣徽使有所避乞居其下亦從之遂以為例已上並澠水燕談

中書五房

中書有制初院內有五房第一曰孔自房次吏房戶房刑房禮房舊每房堂後主生事第二人主熟事第三人發勅向下逐房只置堂後堂一人行遣文書至道中逐房只置堂後官一人却置主事錄事各一人仍別置提點五員一員迄今行之

察院一司四房

察院 管一司四房一司曰院襟司第一房曰兵房
次吏房戶房禮房逐房有副承旨一人次有主事令
史書令史貼房之人並行遣公事有都承旨副承旨
諸房副承旨諸 並都管一院之事所置名目不定

三司子司

三司子司三部各有計院都磨勘司支收司拘取司
開拆司憑由司理欠司三計院各一人判之磨勘支
收一人判之開拆衙司一人判之憑由理欠一人判
之

刑部主判詳覆法直官

刑部主判官或一員兩員不定詳覆官六員主詳覆
天下斷訖太辟奏案法直官一員以流內人任之年
滿得京官

審刑院

審刑本中書刑房宰臣所領之職淳化中折出置審
刑院每大奏案須經審刑詳覆判院官同詳議官一
人進呈得旨後批送中書降勅始以樞密直學士李
昌於知院使置詳議官六員以京朝官 並賜緋

御史臺

御史自大夫至生簿並存六典舊式今只置中丞
端各一員共判臺事外有惟直言或以他官充左右
巡使各一御史充至簿一員與推直同管刑獄公事
舊更有推官勘主外勘公事今並存

大理寺官

大理寺判官或一員兩員不定少卿一員以他官權
詳斷官十二員法直官一員以流內人任之年滿得
京官

三班院

國初承舊制有東頭供奉官左右班殿直殿前承旨
凡三班隸宣徽院第其任使熙寧四年始制別置三
班院以崇儀副使蔚進掌之効其勞績授以內外之
任其名籍仍隸宣徽後又增置左右班侍禁改
殿前承旨為三班奉職舊有借職承旨改為三班惜
職復有殿侍亦隸焉自供奉官至殿侍凡六等此亦
必_古白_古之三署即漢百官表屬光祿勳有儀郎中郎侍
郎郎中之類無員數所謂摠領從官預聞政事者也

驕驥院

在京有驕驥院舊名天廐坊左右天駟各二監此外
又有毛駝崗退馬務駝坊養駝致遠務養牛驢

中貴帶將仕郎

祥符以前中貴人盡帶將仕郎階若太尉秦翰者左瑞之名將累立戰功始以將仕郎內侍省向府承局令則不問翰建彰國軍節湘山楚錄

禮部郎官

予治中初同判尚書禮部掌諸處納到廢印極多率皆無用按唐舊說禮部郎中掌省中文翰謂之南宮舍人百日内須知制誥王元之與宋給事詩云須知百日掌絲綸又謂員外郎為瑞錦窠員外郎廳前有大小石諸州府送到廢印皆於石上碎之又圖寫祥瑞亦員外郎廳所掌令狐楚元和初任禮部員外郎有詩曰移石幾迴敲廢印開箱何處送新圖是也今之廢印宜準故事碎之春明退朝錄

南郊置五使

每南郊大理循唐制命五使宰相為大理使學士為禮儀仗使知開封府為橋道頓遣使而禮儀使本太常卿事主事皆鹵簿使是其職也儀仗使排列之而鹵簿使督攝之其職頗相通

資政殿學士大學士

景德中上欲優罷王欽若乃特置資政殿學士以處

之既而有司定議班在翰林學士下尋人置資政殿大學士亦以王欽若為之而班在翰林承旨之上則資政殿學士與大學士皆自王欽若始也

端明殿學士

後唐明宗不知書每四方章奏止令樞密使安重誨讀而重誨亦了曉大義宰相孔循特置端明殿學士二員班在翰林學士上以馮道趙鳳為之則端明殿學士自馮道趙鳳始也國初亦嘗制此職而班在翰林學士之下尋改為文明殿學士以待郎程羽為之序立乃在樞密副使之下建明道初復改承明殿為

端明殿再置端明殿學士自宋綬始也

又

端明殿學士五代後唐時置國朝尤以為貴多以翰林學士兼之其不以翰林院兼職及換職者百年間絕兩人特拜程戡王素是也

御史言事不白長官

御史臺故事三院御史言事必先白中丞自劉子儀為中丞始榜臺中今後御史所言不須先白中丞至今如此歸田錄

龍圖閣官

本朝太宗御書及典籍圖書寶瑞之物並藏于龍圖閣而閣有學士直學士待制直閣景德初杜鎬咸綸為龍圖閣待制不數年鎬遷龍圖閣直學士班在樞密直學士下至祥符中鎬又遷龍圖閣學士而班在樞密直學士上則本朝龍圖閣待制龍圖閣直學士龍圖閣學士皆自杜鎬始也又祥符末以崇文院檢討馮元為木子中允直龍圖閣則本朝直龍圖閣自馮元始也

天章閣官

本朝真宗御集御書並藏於天章閣天聖末始置待制以范諷為之景祐中又置侍讀以賈昌朝趙希言王宗道為之則本朝天章閣待制及侍讀自范諷賈昌朝等始也並青箱雜記

三館

唐兩京皆有三館兩各為之所以逐館命脩撰文字而本朝三館合馬並在崇文院中景祐中命脩摠目則在崇文院餘各置局他所蓋避衆人所見太宗實錄在諸王賜食廳真宗祥符中修冊府元龜王文穆為樞密使領其事乃就宣徽南院使廳以便其事自後遂修國史會要名曰編修院又修

仁宗實錄而英宗寔錄同時並修遂在慶寧宮使館領曆日局置修撰二員宰相為監修自置編修院以修撰一人主之而曆日等書皆歸編修院

三衙

舊制侍御親軍與殿前分為兩司自侍衛司不置馬步軍都指揮使止置馬步軍指揮使步軍指揮使以來侍衛一司

自分為二故與殿前司列為三衙也五代軍制已無與法而今又非其舊制者多矣按此大歸田錄

同三品同二品

唐時始有同中書門下三品時中書令侍中皆正三品大曆中并升為二品晉天福五年升中書門下平章事為正二品國初樞密使吳延祚以父諱璋加同中書門下二品用外品也

觀文殿

丁文簡公度罷叅知政事為紫宸殿學士即文明殿學士也文明本有大學士為宰相之兼職又有學士為諸學士之首從以文明者真宗謚號之也遂更曰紫宸近世學士皆以殿名為官稱如端明殿資政殿是也丁既受命遂曰丁紫宸議者又謂紫宸之號非人臣之所宜稱更曰觀文觀文是隋煬帝殿

名理宜避之蓋當時不知然朝廷之事不可以不學也

知州判州

節度州為三品刺史州為五品唐內臣為中尉唯屬大都督國初曹翰觀察司判潁州是以四品臨五品也品同為知隔品為判自後唯輔臣宣徽使太子太保僕射為判餘並為知州

通判

國朝自下湖南置諸州通判院非副貳又非屬官故常與知州爭權每云我是監郡朝廷使我來監汝舉

動為其所制太祖聞而患之下詔書戒勵使與長吏同押文書非與長吏同簽書者不得承受施行自此至今州郡往往與通判不和往往時有錢昆少卿者家世餘杭人也杭人嗜蟹昆嘗求補外郡人問其所欲何州昆曰但得有螃蟹無通判處則可矣至今士人以為口實並廬陵居士歸田錄

東西頭供奉官

東西頭供奉官本唐從官之名自永徽以後人主多居文明宮別置從官謂之東頭供奉官西內其員不廢則謂之西頭供奉官

蛾眉班

唐制兩頭供奉官東西對立謂之蛾眉班國初供奉班於百官前列 溥罷相為東宮一品班在供奉班之後遂令供奉班依舊分 慶曆中賈安公為中丞以東西班對拜為非禮復令橫行至今初叙班分立百官班定乃轉班橫行叅罷復分立百官班退乃出叅用舊制也筆談

賜袂公服

文武陞朝官遇郊廟展禮諸大朝會並朝服起居並公服令百執事由常趣上每歲誕節端午初冬各賜時服有差內公服舊制雖冬賜亦祇單制至 太祖皇帝在位訝其方冬而單衣詰諸有司對以遵用右法蓋前代之闕典 上於是特命改製今公卿大夫之有袂公服自此始也

賜狀元金吾衛士

蔡文忠公自為布衣時固已恢廓有大志而資表秀異見者聳動祥符中推進士為天下第一 真宗臨軒望其堂、英偉進退有法大悅之顧冠某曰公曰得人矣特詔給金吾衛士七人清道以為榮尋詔自今第一及第給金吾七人當出直許出兩對引唱

上聞公單貧傭僦僕隸故有此詔

特詔佩魚

陳堯咨以龍圖閣學士換觀察使自陳臣本儒生少習俎豆今荷 聖恩曷以武弁願佩金魚以示優異特詔從之 澠水燕談

兄弟封贈

聖中詔每遇恩霈朝臣中兄弟俱該討贈者許列陳乞持此常制例加優封叙從王子融請也

賜衣服

國朝之制文武官諸單

在京者端午十月及聖誕

節皆賜衣服其在外者賜 冬衣祆遣使將之舊制在內者中書樞密察院節度使至刺史諸軍列校以上學士金吾駙馬各給袍有差而學士給黃獅子錦品極 淳化中改給盤鵬法錦之 暈錦之 凡袍錦之品四曰天下樂暈錦以給樞宰親王皇族觀察使以上侍衛步軍都虞侯以上節度使盤鵬法錦衣給學士中丞三司使觀察使 以上軍頭團練使以上皇族將軍以上駙馬都尉舊宰相翠毛綢錦以給防團刺史軍主軍頭領 刺史者黃 子以給三司副使知開封府審刑登聞龍圖直學士族欄錦之品

十日天下

節度觀察使領部署者次暈錦以

賜尚書以上

學士管軍者盤鵬以賜觀察使丞

郎翠毛以賜閣門使以上防團刺史管禁軍者倒仙

丹以賜刺史以上方勝宜男賜諸司使領郡以上盤

毬雲雁賜諸司使方勝練鵲腸河北河東陝西轉運

使副使餘軍校復有黃子寶詔之品焉

賜帶

腰帶凡金玉犀銀之品自樞宰節度使賜二十五兩

金帶舊用荔枝帶松花倒子寶照之品作瑞草

地球文路方圓勝帶副以金魚賜中書樞密其武臣

有宣徽樞密使者仍舊制學士三司使中丞觀察使

管軍四廂主而下賜二十兩金帶知制誥賜犀帶塗

金魚亦嘗賜金飾牯犀副金魚非常例凡面賜紫

者給犀帶塗銀寶瓶帶其賜伎術官雖紫綠皆

給金銀帶使出賜金東帶兩數如其秩刺史而上受

邊計者辭日亦賜二十兩金東帶其赴任者出賜塗

金銀帶諸司使至崇班出為邊城鈐轄者亦賜金

束帶十五兩二十兩凡二等唯附馬都尉初選尚賜

白玉帶自親王皇族皆許通服士大夫金帶雕玉白

玉犀通牯犀帶

賜鞍轡

鞍轡除乘輿服黃金白玉雕玉玳瑁 玳等鞍垂太
鞞轡有三領諸王或賜金鞍者得乘之宰相使相賜
寶百花鞞八十兩鬪裝銀裏銜鐙叅政副樞徽宣節
度使駙馬繡盤鳳襍花鞞七十兩陷金銜鐙學士中
丞三司使觀察使麻皮錦鞞五十兩撒星素銜鐙復
有三十兩決束鞍以賜東宮官屬

重戴

重戴者大 帽也本野夫岩叟之服以皂為之後魏
孝文帝自雲中徙代以賜百僚五代以來唯御史服
之淳化初宰相學士御更臺北省官尚書省五品以
上皆令服之

憲街

唐德宗幸奉天還京 諸州郡

假憲街後至

有郡王者迄今用之

勅書樓

太祖朝合天下置勅書樓並見楊文公談苑

賜飲宰相家

真宗朝歲時賜飲於宰相第兩省待制以上赴林尚
書以諫議大夫為三司副使亦預既而并諸副使遂

以為當王太尉 會惟用大官之膳少加堂食自丁
晉公助以家饌今皆踵之

賜金帶

國朝翰林學士得服金帶朱衣吏一人前兩府則朱
衣吏兩人金笏頭帶佩金魚謂之重金居兩制久者
則白眼前何日赤腰下甚時黃處內庭久者又曰眼
赤何時兩腰黃甚日重

真宗幸呂文穆宅

文穆有大第在洛中 真宗祀汾時常駕幸正廳其
後人不敢復坐閑以闌 設御榻焉即令張文孝公

宅是也並見倦游雜錄

皇朝類苑卷第二十六

官職儀制

賜毬露金帶

毬露金帶俗謂之笏頭帶非二府大臣不得賜武臣
而得賜若惟張耆為樞密使李用和以元舅王貽永
為駙馬都尉李昭亮亦戚里四人者皆兼侍中出於
特恩東齋記事

職田

天聖七年晏元獻公奏朝廷置職田蓋欲相資俸給
其官吏不務至公以差遣徇私僥倖者極衆屢致訟

言上煩聽覽欲乞停罷時可其奏但令佃戶逐年收課利類聚天下都數紐價均散見任官員至九年二月忽降勅國家均賦敷職田以厲清白向因僥倖遂行停罷風聞縉紳之間持廉守道者甚衆若節難守宜布明恩悉仍舊貫審官三班流內銓今後將有無職田處均濟公平定奪差違不得徇私湘山野錄

賜常叅官冬衣

建隆二年十月賜近臣冬衣有司言累代故事止賜將相學士諸軍大校太祖曰不賜官甚無謂也宜亦賜之自是文武常叅官悉賜冬衣自此始玉

壺清話

宰樞聚聽見客

王元之常謂宰相于政事堂樞密於都堂同時見客不許本廳私接識者以為是疑大臣以私也遂寢或以元之所請為當但難其率宰相于政事堂共見耳其後二府乞以朝退時聚廳見客以杜請謁從之率如元之言澠水燕談

又

天禧中宰相臣奏中書樞密院接見賓客然兩府慎密之地亦欲咨訪天下之良苦早暮接待履滯留机務

又分廳言事各有異同欲令後中書樞密院每有在外得贊
又在京主執臣僚如有公事並逐日於已時以前聚廳見客已分廳即俟次日急速者不在此限非公事不得到中書樞密院玉壺清話

學士預曲宴承旨預肆赦

故事便殿宴勞將帥翰林學士預坐開寶中閣門使梁迥輕鄙儒士啟太祖以曲宴將相安用此書生輩遂罷之淳化中蘇易簡知政事始引故事為請自令後當直學士與樞密直學士並預長春殿曲宴又引元稹承旨廳記御樓肆赦唯承旨得升丹鳳樓

之西南隅楊文公談苑

前兩府白事宰相掇案

熙寧中曾孝寬以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公事未幾以父魯公解去服除判司農事舊例百官以事至中書即宰相掇案百官北向而坐前兩府白事即宰相案去叙賓主東西行坐時謂之掇案及孝寬之至司農也吳正憲公當國不以前兩府禮待之每至中書不為掇案自後每有建白正合同判寺太常博士周直孺請中書孝寬不至矣正憲頗疑之未幾除直孺為兩浙提刑以張璪判寺事璪為翰林學士班在端

明之上乃本寺官長也異時白事皆瑯詣中書而孝
寬亦竟不至於是正憲知其果以掇案為嫌而出譏
其隘矣

兩制下獄

仁宗朝兩制近臣得罪雖有脏污亦止降為散官無
下獄者旋亦收叙熙寧初龍圖直學士祖無擇始以
臺官下秀州獄是時鄭獬知杭州上章救解言甚切
直自後許將沈季長劉奉世舒亶相繼下臺獄而天
下習敦見聞莫有為之救解者東軒筆錄

前任班起辨

唐朝
闕則補之後唐長興二年詔諸州得替
節度防禦團練副使並令隨常朝官逐日立班二年
放免常朝令五日起起居國初尚多前資官令閣門
儀制尚有見任前任防禦團練使倦游雜錄

節度使罷降麻不降麻

真宗時丁晉公謂自平江節度使除兵部尚書叅知
政事節度使當降麻而朝 惜之遂 以制除近者
陳相執中罷使相除僕射乃降麻龐籍罷節度使觀
文殿學士又不降麻蓋無定制也

樞密使除罷降麻不降麻

嘉祐四年樞密使田公况罷為尚書右丞觀文殿學士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罷樞密使當降麻而止以制除益往時高若納罷樞密使所除官職正與田公同亦不降麻遂以為故事

又

漢乾祐中除樞密使始降麻如將相之制本朝循之石元懿罷為僕射亦降麻高文莊田宣簡呂寶臣罷上舍人院出制退朝錄

三衙官不敢謁舍人逢之則立馬

寶元康定之間余自貶所還過京見王京貺初作舍人自契丹使歸余在坐見都知押班殿前馬步軍聯騎立門外呈膀子稱不敢求見舍人遣人謝之而去至慶曆三年余作舍人此禮已廢然三衙管軍臣僚于道路相逢望見舍人呵引者即斂馬駐立前呵者傳聲太尉立馬急遣人謝之比舍人馬避然後敢行後官於外十年而還遂入翰林學士見三衙呵引甚雄不復如當時與學士相逢分道而過更無斂避之禮蓋兩制漸輕而三衙漸重

歸田錄以下四條並固

有偶出一時而為故事者

朝廷之制有因偶出一時而遂為故事者契丹人使

見辭賜宴雜學士員雖多皆赴坐維翰林學士抵台
當直一員餘皆不赴諸正宮教授入謝 祖宗時偶
因便殿不御袍帶見之至今教授入謝必俟上入內
解袍帶復出見之有司皆以為定制也

一班喫飯香群牧吃糶

三班院所領使臣八千餘人泣事於外其罷而在院
者常數百人每歲乾元節醜錢飯僧進香合以祀
聖壽謂之香錢判院官常利其餘以為珍錢羣牧司
領內外坊監使判官比他司俸入最優又歲收糶墾
錢頗多以充公用故京師為之語曰三班喫香群牧
喫糶是也

官稱訛謬

官制廢久矣今具名稱說謬者多雖 大夫皆從俗
不以為怪皇女為公主其夫必拜駙馬都尉故謂之
駙馬宗室女對郡主者謂其夫為郡馬封縣主者為
縣馬不知何義唐制三衛官有司皆司戈執干執
謂之四色官今三衛廢無官惟金吾有一人每日於
正衙放朝唱不坐直謂之四色官尤可咲也

樞密使侍寘賜衣循唐舊

國朝之制大寘樞密使副不坐侍立殿上既而退就

御厨賜食與閣門引進四方館使列坐簾下親王一人伴食每春秋賜衣門謝則與內諸司使副班于垂拱殿外過中而中書則別班謝于門上故朝中為之語曰厨中賜食階下謝衣蓋樞密使唐制以內臣為之故常與內諸司使副為伍自後唐莊宗用郭崇韜與宰相分秉政文事出中書武事出樞密自此之後其權漸盛至本朝遂號為兩府事權進用祿賜禮遇與宰相均惟趨內朝侍宴賜衣等事尚循唐舊制其任隆輔弼之崇而雜用內諸司故事使朝廷制度輕重失序蓋沿革異時因循不能厘正也歸田錄

禮遇講讀官

崇政殿之西有延義閣南向近陽門之北有通英閣東向皆講讀之所也仁宗皇帝新即位多御延義每初講讀終篇則宣二府大臣同聽賜飛白書或遂賜宴其後不復御延義專御通英春以二月中起至端午罷秋以八月中起至冬至罷講讀官移門上賜食俟後殿公事退繫鞋以入宣坐賜茶就南壁下以賜坐復以次起講讀之宣坐賜湯其禮數恩渥雖執政大臣亦莫得與也澠水燕談

堂劄子

唐中書指揮謂之堂帖子曾見唐人堂帖宰相簽押
如今之堂劄子也

宣頭

予為史館檢討時樞密院劄子問宣頭所起余按唐
故事中書舍人職掌詔誥皆寫四本一本為底一本
為宣此宣謂行出耳未以名書也晚唐樞密使自禁
中受旨出付中書即謂之宣中書承受錄之於籍謂
之宣底今史館中尚有梁室底三卷如今之聖語簿
也梁朝初置崇政院專行密命至後唐莊宗復樞密
使郭崇韜安重誨為之始分領政事不關由中書直

行下者謂之宣和中書之勅小事則廢矣頭子擬唐
帖也至今樞密院亦用劄子但中^書劄子宰相押字在
上次相及叅政以次向下樞密院子樞長押字在下
副二以次向上以次為別頭子繼給驛馬之類用也
湘山野錄

宣勅

樞密院問龍宣故事具 故申院按今有梁朝宣底
二本載朱梁正明四年三年事每事下有月日云臣
李振宣或除官差官或宣事於方鎮等處其間有云
宣頭宣命宣旨者梁朝以樞密院為崇政院始置使

以大臣領之任以政事正明 年李振為使當時以
宣傳上旨故名之曰宣而樞密院所出文字之名也
似欲與中書勅並行雖無所明見疑降宣始自朱梁
之時晉天福五年改樞密承旨為承宣亦似相合其
底乃底本也係日月姓名者此所以為底 今尚仍
舊名熙寧七年六月十三日或問今之勅起于何時
按蔡邕獨斷曰天子下書有四一曰策書二曰制書
三曰詔書四曰戒勅然自隋唐以來除改百官必有
告敕而從勅字予家有景龍年敕其制蓋須由中書
門下省故劉禕之云不經鳳閣鸞臺何謂之敕唐時
政事堂在門下省而除擬百官必中書令宣侍郎奉
舍人行進人畫勅字此所以為勅也然後政事堂出
牒布於外所以云牒奉勅云云也慶曆中予與蘇子
美同在館子美嘗携其遠祖珣唐時勅數本來觀與
予家者一同字書不載勅令而近世所用也春明退
朝錄

百官拜宰相

百官於中書見宰相九卿而下 省吏高声唱一声
屈則趨而入宰相揖及進茶皆抗声贊唱謂之屈揖
待制以上見則言請某官吏不屈揖臨退仍進湯皆
於席面南橫談百官之位升朝坐京官以下皆立後

殿引臣僚則待制以上宣名拜舞 官但贊拜不宣
名不舞蹈中書畧貴者不示與之抗也上前則略微
者殺禮也

籠門謝

唐制丞郎拜官即籠門謝今三司副使已上拜官則
拜舞蹈于門下 百官拜於門下亦不舞蹈此亦籠
門故事也湘山野錄

都堂及寺館百官會集坐次

都堂及寺館百官會拜坐次多出臨時唐以前故事
皆不可考惟顏真卿與左僕射定襄郡國王郭英文
書云宰相御史大夫兩省五品供奉官自為一行十
二衙大將軍次之三師三公 僕少師保傅尚書左
右丞侍郎自為一行九卿三監對之從古以來未嘗
參錯此亦略見當時故事今錄於此以備闕文

湘山野錄

請修時政記

梁修撰周翰一歲後死燕從臣各探韻賦詩得春字
曰百花將盡牡丹祈十雨初晴太液春 上特稱之
為史館修撰上疏自今崇德長春二殿 皇帝之言
侍臣論列之事令中書修為時政記具樞密院使涉
机密亦令本院編修至月終送史館其餘百司凡千

對拜除授沿革之事悉條報本院仍令舍人分直皆從之 玉壺清話

宰相許終午歸第

太祖受禪以趙韓王普有佐命功勳除石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未幾范質罷相以公為門下侍郎平章事既冠台符叅摠朝權叅政呂慶餘薛居正雖副之但奉行制書備位而已不宣制不預奏事不押班每侯對長春殿啟沃大小之務盡於公兼權之議諠于時論會李繼遷擾邊用公計封趙保忠守夏臺池令滅之保忠反與繼遷合謀大為邊患河西極撓

歸於公因不得專政語令叅政史長印押班奏事分其權也舊制宰相報到未刻方出中 會歲大熟特許云終午歸第遂為永制 玉壺清話

丁晉公自節度使以制除叅政

丁晉公自保信軍節度使知江寧府召為叅知政事 中書以丁節度使召學士草麻時盛文肅為學士以為叅知政事合用舍人草制遂以制除丁甚恨之出歸由錄錄

倦游雜錄

納節不降麻

唐制節度使 僕射尚書侍郎謂之納節皆不降麻

止舍人院出制天禧中丁晉公自保信軍節度使除
吏部尚書叅知政事先公在西閣當制至和中韓魏
衛公自武康軍節度使除工部尚書三司使降麻非
故事也

請立家廟者子孫襲三品階勳及爵

皇祐中宗袞請置家廟下兩制禮官議以為廟室若
當靈長身歿而子孫官微則廟隨毀請以其子孫襲
三品階勳及爵庶常得奉祀不報

文武官朝叅

唐在京文武職事九品以上朔望日朝其文官五品

以上官及監察御之員外郎太常博士每日叅武官
五品以上仍每月五日十一日二十一日二十五日
叅三品以上九日十九日二十九日又叅其長上折
衝果毅若文武散官五品以上直諸司及長上者各
準職事叅其文館及國子監博士每季叅若雨露
沾服失容及泥潦並以上唐儀制凡今在京百司
有常叅官謂五品以上職事八品以上供奉官以上
唐大典正元年勅文官充翰林學士皇太子諸王
侍讀武官充禁軍職事並不常朝叅其在三館等諸
職掌者並朝叅訖各歸所務是年御史中丞竇奏

常參文官准令每日參自艱難以來遂許分日得待
戎事稍平即依常式其武准令五品以上每月六參
三品以上每月六參二品以上更加三參頃並停廢
今請准令却復舊儀十三年御史奉奏諸司常參文
官隔三日益以橫行參假其武班每日先配九參六
參九參謂一月九次今後每經三節假滿縱不是配
入日並令文官例橫行參假以上唐要同後唐同光二年
四方館參令後除隨駕將校及外方進奉專使文武
兩班三品以上官可於殿內對見其餘並詣正衙從
之天成元年御禮文武百寮每日正衙常朝外五日
一赴內殿起居每月朔望日賜廊下食唐室太平時
常參官每日入朝謂之殮自乾符離亂罷之唯月
旦入閣日賜食 明宗即位請文武百僚五日一
起居見常於便殿李琪以為非故事以五日為緊請
每月朔望日入閣賜廊下食罷五日起居之儀至是
宣旨朔望閣外五日一起居遂以為常天成元年勅
今後若遇不坐正殿未御內殿前便令閣門使傳宣
不坐朝班退是年御史臺奏凡新除官及差使者合
於正衙謝辭若遇內殿起居日百官不於正衙叙班
其差使及新除言辭謝不得合恭謝每內殿起居日

百僚先叙於文明殿庭後謝官退則班入內殿從之
晉天福二年中書門下奏在庭諸司使等每除正官
諸令赴正衙謝後不赴常朝其京官未升朝官祇赴
朔望日朝暮從之國朝諸在京升朝官每日朝其制
免常朝者五日一參起居國朝令文業樓唐制文武職
事官並赴常參武班五日一參又有三日一參五日
參為朔望為六參三日參乃九參所謂常參官未有
無者由後唐同光中乃常朝內殿凡隨駕官將校
反外方進奉使文武三品以上官即于內殿對見其
餘並詣正衙至天成初詔文武百官每日常朝外五

日一赴內殿起居其趨朝官遇宣不坐放朝各退歸
司本朝之制文德殿曰外朝以不釐務朝臣日赴是
謂常朝垂拱殿曰內殿宰臣樞密以下要近職事者
并班日赴是謂常起居每日文臣武朝臣釐務不
釐務並赴內朝謂之百官大起居是則奉朝之制自
為三等蓋天子坐朝莫先于正衙殿于禮群臣無一
曰不朝有故正衙雖不坐常參官獨立班後放朝乃
退外朝育職事謂之常今格謂之常參
參假橫行之禮

舊制凡連假三日而著於令者宰相至升朝官盡赴

文德殿參假為之橫行次日百官乃赴內殿起居
年連假後多便起居而廢橫行之禮

宰執押知印

開寶六年六月敕參知政事薛居正李餘慶於都堂
與宰臣趙普同儀公事是月又敕中書門下押班知
印及祠祭行香今後宜令宰臣趙普與參知政事薛
居正李餘慶輪知七月既而復有登草

又

雍熙四年文德殿前始置參政位在宰相之後至
道中寇萊公為參知政事後與宰相論日知即正衙

押班簿位遂與中書門下一班書勅齊列衙街衢并
馬宰相使相上事并有公事并升都堂人萊公罷遂
詔今宰相押班知印參政止得輪祀祭行香正衙
位次宰臣之下立究有公事並與宰臣同升都堂
如宰相使相上事即不得升景德四年六月勅臣僚
自外到闕及在京主執如有公事並逐日于巳時以
前中書樞密院聚廳相見其後復分廳見客慶曆八
年禁止之如景德之制

賜笏頭帶

太宗制笏頭帶以賜輔臣其罷召色尚亦服之至祥符

中趙文公罷叅知政事為兵部侍郎後數載除景靈
宮副使 真宗廷賜御仙花帶與綉韉遂服御仙帶
自後二府罷者學士與散官通服此帶遂以為故事
予常見蔡文忠公罷叅知政事為戶部侍郎服此帶
蓋曾為學士用詔文金帶曾經賜者許繫之翰林公為
侍讀 士三清遂落職為中書舍人初其宰相罷免
舊服 皆如此景秋三年八月方 雖散官并衣舊服笏帶
文定公天聖中自秘書監
來朝除刑部侍郎并服笏 帝送有罷叅政者黑帶
佩魚而入非故事也入兩府自黑帶賜笏帶者 太
宗朝甚多祥符中張文節自待制為中丞而叅知政
事天聖中姜侍郎自三司副使為諫議大夫而樞密
並賜如上已上皆春明退朝錄

皇朝類苑卷第二十七

官職儀制

對別判銓

吏部流內銓每除官皆去權判正衙謝後正衙前殿
引選人謝辭由唐以來謂之對別判銓與選人同入
起居畢判銓於殿前近北而向立選人謝辭訖出判
銓官亦謝而出近正令選人門謝辭判銓不復入

罰俸例

罰俸例一品八貫二品六貫三品五貫四品三貫五
百五品三貫六品二貫七品一貫七百五十八品一



貫三百九品一貫五十

除節度使例

外臣除節度使景德以前止舍人院作制楊文公外制集載潘羅支廝鋒督朔方軍節度使數制是也其後遂學士院降麻如大禮加恩在將相後數日方下然不鎖院不宣麻近年遂同將相例鎖院告庭矣！

尚書以下不得靴鞋過都堂門

尚書省舊制尚書侍郎官不得着靴鞋過都堂門

諫議班

諫議班在知制誥上若帶制則在知制誥下從職也

戲語謂之帶墜並見春明退朝錄

五司廳

余為廊廡延經畧使曰新一廳謂之五司廳延州正廳乃都督廳治延州事五司廳治廊廡延路軍事如唐之使院也五司者經畧安撫摠管節度觀察使也唐制方鎮皆帶節度觀察處置三使今節度之職多歸摠管司觀察歸安撫司處置歸經畧司其節度觀察而按并支掌推判官今皆治州事而已經畧安撫司不置佐官以帥摧不可不專也都摠管副摠管鈐轄都監同簽書而皆受經畧使節

銀臺司

銀臺司蕙門下封駁乃給事中之制當隸門下故事乃隸樞密院下寺監皆用劄子寺監具申雖三司亦言上銀臺主判不以官品初冬獨賜翠毛錦袍學士以上自從本品行案用樞密院祿司人吏主判食樞密厨蓋樞密院子司也

步行學士

叔 鑑 皆自左夜門下馬入館當時謂之步行學士嘉祐中於崇文院置編校局校官皆許乘馬至門院其後中書五房 習學公事 官緣例乘馬赴局

衛司

車駕行幸前驅謂之隊即古之清道也其次衛伏衛伏者視 入官門法則古之外仗也其中謂之禁圍如殿中伏天官掌舍無官則供人門今謂之殿門天武官極天下長人之選八人上御前殿則執鉞立於紫宸門下行幸則為禁圍門行子仗馬之前人有行門人十人隊長一人選諸武士刀絕倫者為之上御後殿則執搨東西對立於殿前亦古之虎賁人門之類也

三司使班

三司使班在翰林學士之上舊制權使即與正同故
三司使結銜皆在官職之上慶曆中葉道卿為權三
司使執政有欲抑道卿者降勅時移權三司使在職
下結銜遂立翰林學士之下至今為例後嘗有人錯
列結銜雖依舊而權三司使初除閣門取旨間有叙
學士上者然不為定例

三告官打杖子待藤杖

三司開封府外州官長升聽事則有衙吏前道告喝
國朝之制在禁中唯三官得告宰相告於中書翰林
學士告於本院御史告於朝堂皆用朱衣吏謂之三
告官所經過處閣吏以挺叩地警衆謂之打杖子兩
府親王自殿門打至本司及上馬處宣徽使打於本
院三司使知開封府打於本司近歲寺監長官亦打
非故事前宰相赴朝亦有 旨許張蓋打杖子者繫
臨時指揮執絲稍鞭入內自三司副使以上近歲
乘紫絲暖坐從人陳長持破木挺自待制以上近歲
守監長官持藤杖非故事也百官儀範著令之外諸
家所記尚有遺者雖至猥細亦一時儀物也

功臣號

賜功臣號始於唐德宗奉天之後自後藩鎮下至從

軍資深者例賜功臣本朝惟以陽將相熙寧中因上
皇帝尊號宰相率同列面請三四上終不允曰徽
號正如卿等功臣何補名寔是時兵正憲為首相乃
請止功臣號從之自是群臣相繼請罷遂不復賜並
筆談

按察之職

舊制轉運使官銜帶按察二字慶曆中沈邈薛坤為
京東轉運使按察使欲令舊吏民之情乃請部吏之
檢猾者四人尚同李孝先徐九思孔宗旦俾偵伺一
路而四人者怙權睚眦頗致騷擾時謂之山東四佞
王達楊紘王昂皆為轉運按察使尤苛虐多任耳目
以害官吏時謂之江東三虎仁宗知其事下詔戒
勅削去按察二字後澆風漸草而士大夫務崇寬厚
無後暴察之名矣至熙寧中執政建言天下官吏皆
持祿養交政事頽靡務相容貸蓋田在上無督責之
寔于是出臺閣新進方按諸路謂之察訪既而人分
三院御史為六察官領六察按以督舉中外事自是
按察之政復行矣東軒筆錄

帶侍讀學士出外

故事侍讀學士無帶出外張知白罷叅知政事授此

職知大名府然非歷二府而出者不得焉寶元中梅
詢始帶知鄭州自後兩制遂為例見東齋記事

三司屬官兼直館

韓國華字光弼相州人為石司諫監鈇判官每歲後
苑賞花三館學士皆預國華與潘大初封對自言任
兩省清官兼計司職不得侍曲宴即日命直昭文館
復三日苑宴即命陪預三司屬官兼直館自國華等
始見范蜀公蒙求

罷二府大禮進官

建除至天禧每朝廷大禮二府必進官天聖二年南
郊呂許公懇言之乃止自是加恩而已

加食邑

每大禮兩府加恩功臣階勳食邑寔封內得三種學
士至待制大兩府得階勳而下二種皆大卿監至少
卿監一種得加食邑即中而下京朝官一種階勳而
已凡加食邑宰相千戶寔封四百戶餘降麻官食邑
五百戶寔封二百戶舍人待制散尚書至少卿監已
上食邑三百戶寔封二百戶凡實食邑三百戶封縣
開國男五百戶封子七百萬戶封伯一千戶封郡侯二
千戶封公五千戶已上始加食邑

封贈

凡朝官父在經大禮推恩得致仕官不給俸父任升朝官以上致仕自得俸舊制若因其子更加秩即不給俸凡宰相使相母封國太夫人妻封國夫人樞密使副使叅知政事尚書節度使母封郡太夫人妻封郡夫人樞密使叅政母經直學士以上給諫人卿監南郊封國太夫人觀察母封郡太君妻封郡君舊制學士官至諫議大夫以上方得郡封天禧中改之少卿防團以下至升朝官母封縣太君妻封縣君凡輔臣宣徽初入封三代東宮三少曾祖為少保祖為少師或遇大禮

進加至太師兩令國公使相節度亦封三代尚書賀政殿大學士三司使對二代至太尉自如兩學士至待制封一代至太尉餘升朝官以吏部尚書父歷兩府贈主師令國公歷兩制大者贈至大尉

掌選官限內不朝

唐兵部史部侍郎即官選限內不朝今審官東西院三班院皆預內朝而流內絃止趨五日起居疑循舊制

使相節度使不領京師官局

祖宗朝使相節度使未嘗有領京師官局者其奉朝

請必改他官多為東宮三少上將軍統軍趙中令以
使相自河陽還除太子少保至明道中錢相始為
景靈宮使治平中武康節度使李公端愿始為醴泉觀
使 真宗時東封西祀奉祀皆輔臣為五使南
用學士 仁宗籍田恭謝大饗明堂祫饗上饗並循
真廟之制

罷將得職

祖宗時宰相罷免唯趙中令得相餘多本官歸班叅
樞亦然天禧中張文節始得侍讀學士知南京天聖
文康以資政學士知陝州自慶曆後解免罷平皆
得職焉

帶禁職出外

祖宗時唯樞密直學士帶出外任李尚書維羅翰林
為某賢院學士知許州劉中學儀自翰林為臺丞學
憲丞成以翰林推三司使皆斬出並以樞密直學士
判知潁州李知洪判蔡文忠以翰林兼侍讀兩學士
改龍圖閣學士知密州自翰林龍圖閣而出蕃田文
忠始也近歲率帶侍讀及端明學士邢公昂以侍讀
學士知曹州孫宣公亦以侍讀知衮州二公皆久奉
勤合勸講遂聽以其職補分自張文節始舊輔臣帶

侍讀出守至寶元中梅公詢始以侍讀學士知許州
侍讀帶外任自梅公始也其後翰林出者卒皆換北
職晁文元公天禧中自翰林承旨換集賢院學士判
西京留臺吳正肅公皇祐中以資政殿學士李少師
公明嘉祐中以龍圖直學士並換集賢判西台近歲
皆以禁職分臺

二府相壓

二府舊以官相壓李文正公自文明殿學士工部侍
郎為叅知政事而宋惠安自左諫議大夫叅知政事
刑部尚書居其上至祥符王沂公與張文節公
叅知政事正轉給事中張轉工部侍郎而班沂公下
意頗不悅乃復還貳卿之命上以舊官優加階邑自
後第以先後入為次第

未有磨勘轉官

祖宗時未有磨勘每遇郊祀等恩皆轉官未滿二載
者不轉官例加五階王黃州自知制誥未有勲便加
柱國在滁州為散郎自承奉加朝散大夫階

不隔磨勘轉官

太宗時始制磨勘差遣院後改為審官院真宗時京
朝官四年乃得遷天聖中方有三年之制而在外任

者不得遷須至京引對乃得改秩明道中始許外任
歲滿亦遷時恭謝天地覃恩不隔磨勘有併進者於
是朝士始多皇祐覃恩磨勘人情苦其不均 英宗
與 神宗即位故後用恭謝之例

太常卿秘書監

先公嘗言舊傳太常卿不是卿秘書監不是監以其
職列清重不與諸卿監侷耳唐室士大夫多尚臺省
官不樂九卿故目秘書監為宰相病坊少監為給舍
病坊然中秘書崇典籍有麒麟天祿二閣為藏書之
所歷代名居禁中易曰中書兩漢劉向楊雄皆典校
於其內東漢班固為蘭臺令吏尚為羨談况監令乎
故其秩甚重迄今班在太常宗正之下七寺卿之上
是以 儒宿老不務趨競者多樂就此任唐白樂天
劉夢得薛逢皆歎歷焉不可一一悉記吾為翰林學
士承旨日厲以病嘗語同列云禁中視草非養病之
地他日解職得遂大蓬之拜歸十數畝之園入就三
品之列為國家典掌圖籍于九流百代之中優游以
為老則甚幸也寧期際會明聖忝塵輔相此固非平
昔之覬望也諸子因 上問曰太常卿班列如何公
曰太常卿在六尚書之下其資望與吏部尚書同每

入朝隨尚書立班與尚書丞郎同幕次故太常卿舍
為尚書裡行者蓋為此也少卿即寄郎中幕次博士
即寄負外幕次卿與少卿每八幕次皆橫行獨據一
榻向門而坐他卿不得並也

建隆班簿

建隆三年十二月班簿計二百二十四員文班一百
五十人內南班一百一十人兩省二十七人學十三
人留司十人武班七十四人內留司一十二人已上
並春明退朝錄

吏祿

天下吏人素無常祿唯以受財為生往有致富者
熙寧三年始制天下吏祿而設重法以絕請托之弊
是歲京師諸司歲支吏祿錢三千八百三十四貫二
百五十四歲：增廣至熙寧八年歲支三十七貫一
千五百三十七貫一百七十八自後增損不常皆不
過此數京師舊有祿者及天下吏祿皆不預焉春明
退朝錄

食邑滿萬戶封國公

舊制將相食邑萬戶即封國公王太尉為相遇萬戶
而謙抑不慶曆七年南郊中外將相唯夏鄭公端

萬戶上書請封英國公因詔使相未滿萬戶皆得封
於是王康靖追封遂國公章文簡封邠國公王武恭
封冀國公其後遂以邑到合萬戶者徹國

又

國朝以封采封國者范侍中魯王文獻祁回侍中拱
譙秦靜難節度劉公重進燕保大節度趙公贊 衛
定國節度馮公繼業梁張侍中承德鄧衛張尚書詔
鄭陳孟中令景秦王中令彥超邠趙中令梁許魏呂
文穆徐許冠忠恣菜丁拱監晉馮文懿魏章文簡
邠曹襄悼韓魯蘄王文穆異張榮僖岐鄧呂文靖申
許王文正沂張文懿鄒鄧夏文莊英鄭王文康遂鄧
王武恭祁 魯賈文元安許魏陳恭公英岐文侍中
潞杜正猷祖宋元憲茗鄭龐莊敏頴韓侍中儀衛魏
魯侍中英 魯富相祁鄭

宰相自草奏擬

予嘗求得後唐閔帝應順元年案檢一道乃除宰相
劉昫并判三司堂檢前有擬狀云具官劉昫 伏以
劉昫經國才高正君志切方屬体尤之運實資謀始
之規宜注宸衷委司判計漸期庶富永贊聖明臣等

商量望授依前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充集賢殿大學士兼判三司散官勳封如故
未審可否如蒙許允望付翰林降制處分謹錄奏聞
其後有制書曰宰臣劉昫右可兼判三司公事宜令
中書門下准此四月十日用銜前新鑄之印與今政
府行遣稍異本朝要事對票常事擬進入畫可然後
施行謂之熟狀事速不及待報則先行下具制草奏
知謂之進草熟狀白紙書宰相押字他執政具姓名
進草即黃帑書宰相臣報政皆予狀背押字堂押檢
宰執皆不押唯宰屬於檢背書押堂吏書名用印此擬
狀有詞宰相押檢不印此其為異也大率唐人風俗
自朝廷下至郡縣決事皆有詞謂之判則書判科是
也押檢二人乃馮道李愚也狀檢瀛王親筆甚有改
竄句抹處按舊五代史應順元年四月九日己卯鄂
王薨庚辰以宰相劉昫判三司正是十日與北檢無
差宋次道記開元宰相奏請鄭畋鳳池藁草擬狀注
制集悉多用四六皆宰相自草今此擬狀馮道親筆
蓋故事也

宰相奏擬狀

唐宰相奉朝請即退足英止論故事大體某進擬差

除但執熟狀書可今所存有開元宰相奏請狀二卷
鄭畋鳳池藁草內載兩為相奏擬狀數卷秘府有擬
狀注制十卷多用四六紀其人履歷性行論請皆宰
相自草五代亦然寇萊公謂楊文公曰予不能為唐
宰相蓋懶于詞命也今中書進呈差除退即批 聖
旨而因列押字國初范魯公始為之

宰相上殿命坐賜茶

舊制宰相早朝上殿命坐有軍國大事則議之常從
容賜茶而退自餘號令除拜刑賞廢置事無巨細並
熟狀擬進入于禁中親覽批紙尾用御寶可其奏謂
之印 降出奉行而已由唐室歷五代不改其

制抑古所謂坐而論道者歟國朝范魯公質王宮師
薄御魏相仁溥在相位 上雖傾心眷倚而質等自
以前朝舊相悼 太祖英武 具劄子面取進止朝
退各疏其事所得 聖旨臣等司署字以志之如此
則盡稟承之方可免妄設之失 帝從之自是奏
御寢多或至盱眙吸茶之禮尋廢固弗暇於坐論矣
于今遂為定式自魯公始也並出金坡道事

提舉官觀

天聖七年王清宮災遂罷輔臣為官觀事使而景灵

會靈祥源三宮觀以學士舍人管幹康定元年李康
靖公罷叅知政事為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會靈觀自
後學士皆為提舉至知初晏元獻公以舊相為觀文
殿大學士提舉萬齡避也家諱觀而武臣今致政李少
師端愿為觀察使止管幹祥源觀自陳于樞密府宗
袞宋元憲也謝挑目乃加以都管當今朝官亦云提舉
非故事也

樞密使副知院同知不並置

本朝置樞密使副或置樞密院同知院然使副與知
院不並置也熙寧元年文潞公呂宣徽為使而潤州
陳宰相自越州召為知院前一歲陳丞相為副使位
在呂公之上故也

文臣為樞密皆帶檢校官

太平興國四年石元懿始以樞密直學士簽書院事
八年張司空齊賢王公沔並以諫議大夫同簽書樞
密院事治平二年令郭宣徽為同簽書院事文臣為
樞密使皆帶檢校太尉太傅兼本官乾興元年錢文
禧以兵部尚書為樞密使不帶檢校官有司之失也

相員

國初范魯公王沂公魏僕射三相罷趙令獨相始置

參知政事自是一相或二相至咸年中始有呂文穆李文靖向文簡三相又至至和中文潞公劉丞相富鄭公三相

三司權使公事為兩等

咸平六年併三部為三司使官輕則為權使公事慶曆中葉翰林再總計止云權使蓋中書誤也其後遂分權使與公事為兩等

因例賜帶加服色

李西樞密成為制誥尚緋衣出守荆南名為學士閣門舉例賜金帶而不可加於緋衣乃並賜三品服

皇朝類苑卷第二十八

官職儀制

武臣賜笏頭帶

太宗命創方團毬路帶亦名笏頭帶以賜二府文臣
明道初徐公為樞密使兼侍中獨得賜之皇祐初
李侍中用和以叔舅賜時王侍中貽永為樞密院
丞併賜之其後曹侍中亦以叔舅而賜焉

對賜

凡拜賜職入朝多有對賜拜官加勳封謝恩雖二府
亦無有景德初王冀公以叅知政事判大名用召還

加邑封時契丹方講好 真宗欲重其事冀公入謝
特命以衣帶鞍馬賜之自後二府轉官加階勲封邑
入謝並有對賜

郊禮名耆德侍祠

皇祐二年 仁宗始祠明堂范文正公時守杭州而
杜正獻公致政居南都蔣侍郎希魯致仕居蘇州皆
年老体 范公建言朝廷盛禮宜召元老舊德陪祀
供帳都亭驛以待 二公卒不至加賜衣帶器帶賜
一子出身自是前兩府執政者大禮前 有詔召之
然亦無至者禮畢皆賜衣帶器幣焉

二府拜恩請景靈宮謝

文穆王冀公天聖初再為相既拜命謝恩即請詣景
靈宮奉真殿朝謝 真宗皇帝冀公仍以五百千建
置道場託先公為齋文其畧曰秦諱之初謝病於外
臨西官而莫及企南待以方遙失其本餘不盡記自
後二府初拜恩入謝即詣景靈踵冀公故事也

都省議事儀式

先公嘗言自 太祖臨御以來百司人吏艱於選補
由是臺省舊規漸成空墜吾前 罷石侯射省中並
非舊吏權私名散官三數人主掌按籍而已其舉措

祇應山野

詢省中故事則憤然莫知也適會勅

下集五省官議事省吏以狀白吾問之三省官議事
僕射入省乎曰不知也臺省官與丞即尚書襟坐乎
曰不知也 掌名表名即官與諫議御史何向而坐
曰不知也左右丞與尚書坐孰為主曰不知也吾為
主客即中掌誥是時吏部尚書張公昭兵部尚書李
公濤左丞趙公上交中丞劉公溫叟致仕楊尚書昭
以耆儒碩德俱在班列委陪諸公于都省議事大凡
仕內廷論職不論官八都省論官不論職如翰林學
士文明學士樞密直學士三司副使並同上帶兩省
官及都省官遇議事之日入都省並綴本班坐此論
官不論職也如即中則向諫議坐也每議事所司於都
堂之陳帝幕具酒饌設左右丞坐於堂之東北面南
向設御史中丞坐於堂之西北面南向設六部尚書
侍郎坐于堂之東廂面西向設兩省尚侍給事諫議
坐于堂之西廂面東向如兩省有侍即則設知名表
即官坐於堂之東南面北向設諫議御史坐于堂之
西南面北向設左右司郎中員外坐于左右丞後設
三院御史坐于中丞之後設諸行郎中員外坐于尚
書侍郎之後設左右司諫正言坐給舍諫議之後並

重行異位故事左右僕射與侍中中書令是為四廂
自唐開元之後僕射叅知政事然非軍國大事本朝
會議事之日三省官早赴省次就所司先以議論呈
諸官略知大義然後所司引知名表即官執春黃
奏即所議事升廳就本位次引小兩省官就本位次
引即中員外就本位次引三院御史就本位次引兩
省官次引尚書侍郎次引御史中丞各就本位然後
左右丞升廳所司抗聲曰揖群官對揖訖各就本位
知名表即官以黃卷授所司所司捧議左右丞如左
闕即次判都左右丞執卷展讀訖然後授于中丞於
尚書侍郎迺遷展讀訖復授於名表即官始命茶酒
進食再行酒進食所司抗聲曰揖訖羣官飲食畢所
司捧筆硯立于左右丞之前一吏抗聲曰讀定訖左
右丞捧筆印首所司曰揖左右丞與群官揖訖後以
一幅紙寫所議事即署名于其下迺遷于四坐諫議
御史命一吏抗聲曰有所見不同者請不押字在生
異議不論列候進止並護食訖所司復抗聲曰食畢
揖群官對訖各降階出就本次以所議事可否共列
狀進入以高者為表首如諸司三品以上並入省議
事即諸司三品坐于尚書侍郎之東南官一品坐於

尚書侍郎之前武班二品生于給舍之南並同席異位如議大事僕射御史大夫入省惟僕射鞍轡至廳下馬餘官至門下馬設僕射大夫位於左右丞之前並行異位揖畢押字皆僕射專之矣故徐騎省鉉傳古之士多知典故亦言在江南見舊儒所說議事次第與吾畧同命寫一圖字授與省吏但不知此輩能遵行否已上並見春明退朝錄

南郊執仗兵士

梁開平二年南郊執儀仗兵士計二千九百七十人建隆四年南郊執儀仗兵士一萬三千六百人太常寺鼓吹等二千六百四人太僕寺擁駕兵士六百八十二人六軍執擎人員兵士五百五十二人左右金吾衛仗各一百二十五人左金吾杖一百五十八人石金吾仗三百五十九人殿中省押番人員并執擎兵士共五百三十一人司天臺一百六十二人八同都司四千三百七十三人合兵部一萬七千四百三十三人出金坡遺事

中書密院執政官非假日不得私第見客

慶曆二年九月丁丑知諫院蔡襄上言自今中書樞密院執政官非休暇日私第不得見客欲詢訪外事

聽呼召從之見涑水記聞

太祖令文武臣入見謝畢乃得入正衙

舊制文武群臣由一舍而上自外至必先詣正衙見訖乃得入辭謝亦如之太祖皇帝御極之初親摠庶務常驛召一邊城對將八問以方畧訝其到闕已數日而未見左右或奏以未過正判衙太祖意不平之乃令自今皆入見謝畢乃得詣正衙遂為定制出涑水紀聞

樞密院別撰時政記

左右史所以記言動也然則王者之密畫切問弼臣之僉諧獻納外庭分職莫克與聞則中書有時政記得以詳述焉近制叅知政事二員共掌其任復有群司上殿奏事及親奉德音或出宸斷可以訓俗示後者月中錄送中書同編纂編記奏御宣付史館景德祥符中知樞密院王公欽若陳公克叟請自今樞密院所覩嘉言美德更不錄送中書願別為時政記從之出金坡遺事

譯經潤文使

太平興國中始置譯經院于太平興國寺延梵學僧入院翻譯新經始以光祿卿湯悅兵部員外郎張公

潤色之後趙文定楊文公晁文莊李尚書絳維皆為
譯經潤文官天禧中宰相丁晉公始為使天聖三年
人以宰相王冀公為使自後宰相繼領之然降麻不
入銜又以叅政樞密為潤文其事浸重每歲誕節必
進新經前兩月一府皆集以觀翻譯謂之開堂亦唐
之清流盡在也前一月譯經使潤文官集以新經進
謂之開堂慶曆三年呂許公罷相以司徒為譯經潤
文使明年致仕章卣公代之自後乃降麻入御

太常寺官

太常寺國初以來皆禁林之長主判而禮院自有判
院同判院大中祥符中符瑞繁縟建禮儀院輔臣
主判而兩制為知院天禧未罷知院天聖中省禮儀
院向寺與院事舊不相兼康定元年置判司同判司
寺並兼禮儀寺近有置六七人者按太常置卿一員
少卿二員博士四員祥符中博士二員後加至四員
今若置判寺一員同判寺二員合唐之卿數矣天聖
元年改同判院為知院即博士也

宰相帶館職

唐制宰相四人首相帶太清宮使次三相皆帶館職
弘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集賢殿大學士以此為次

序本朝置三相昭文修史首相領為集賢次相領為
三館職唯修史有職事而頗以昭文為重自次相遷
首相乃得之趙令拜 獨相領集賢殿大學士續燕
監脩國史久之還昭文館薛文惠與沈恭惠並相薛
自叅政領監脩相仍舊而沈領集賢畢文簡與寇忠
愍並相而畢領監修寇領集賢王太尉相並止領集
賢近時王文惠龐莊敏初拜及獨相悉兼昭文修史
二職非舊制也

文臣自使相除樞相罷節還舊官

文臣自使相除樞相罷節而還舊官景祐元年王沂
公自使相帶檢校官復為吏部尚書同平章事充樞
密使慶曆七年夏鄭公自使相入樞相仍帶節度使
亦非舊例也

文臣為使相節度使

太祖 太宗時文臣為使相唯趙令一人 真宗時
寇萊公王冀公二人節度使李南陽一人乾興後難
遽數矣

文臣換武

唐臣文武叅用袁滋自尚書石丞出華州刺史召為
左金吾衛大將軍如是者數人本朝頗循其制工部

侍郎王公明兼黃州刺史給事喬公維嶽換海州刺史三司使尚書左丞李公士衡換同州觀察使翰林學士工部侍郎陳公堯咨換宿州觀察使如錢鄧州及慶曆初韓范龐王四公皆換觀察使以用兵擢之也龍圖閣直學士為李公良換奉州防禦使非譽也

武臣換文

武臣換文資者太宗時白州刺史錢昱換秘書監遷工部侍郎復換觀察使

王冀公為大資政請鑄印不許

真宗復侍郎王冀公景德中罷叅知政事始置資政殿學士以命之宰相寇萊公頗抑之班翰林之下乃命為大學士冀公請鑄印不許遂領尚書省自有印也

太尉在三師之下

太尉舊在三師之下由唐以來以上公為重李光弼自司空為太尉薨贈太保郭子儀自司徒為太尉薨贈太師李德裕自司徒為太尉皆以超拜李載義自司徒為太保王智與自司徒為太傅二人卒俱贈太尉是以上公寵侍宗臣餘雖有功可遷保傳而掌武

之尊不可得也五代及國初節度使皆自檢校太傅
遷太尉太尉遷太師然無升秩明文

不歷卽官為太監

唐姚南仲不歷尚書轉卽而入府便為僕射邇世鄭
文肅列丞相張尚書方平王宣徽拱宸滕侍讀甫呂
給事中惠卿鄧中丞潤父皆不歷卽中員外而便為
諫議大夫

遷卽曹

尚書省二十四司唐世以事簡者兼學士舍人本朝
唯重左曹名曹館職提點刑獄例得名曹而開封府
判官轉運使得名曹右遷左曹學士舍人待詔遷二
資帶史換史得優遷如王原叔自工部卽中遷吏部
卽中是也朝官帶史館亦得優遷李却鞞自博士為
禮部員外卽賈魏公自司封員外卽為禮部卽中是
也已上並春明退朝錄

宣徽使位樞密使下

宣徽使舊亞樞密使在樞密副使同知樞密院之上
咸平中周瑩拜宣徽使有所畏避因陳願居其下
先帝從之遂為常例自營始也出沂國文正公筆錄

駕親臨問臣僚

邢昺常被疾請告 真宗親臨問賜藥一奩銀器千
兩練千疋國朝故事非宗戚將相問疾臨奠 帝不
親行惟昺與郭贄以恩舊特用此禮儒者榮之邢
上問疾 上復臨喪楊文公談苑

兩府親戚迴避

國朝舊制父子兄弟及親之在四府者與侍從執政
之官必相迴避熙寧初呂公弼為樞密使其弟公著
除御史中丞制日久欲登于近用尚有避於當塗公
弼聞之義不能安遂乞罷樞密府久之以觀文學士
知并州

又

韓魏公掌誥妻父入叅大政引唐獨孤郁權德輿故
事懇求解職 仁宗覽奏稱賞除集賢殿修撰趙公
罷公復職 兩掖親擇牯犀帶賜之今丞相陳公
堯叟作相壻王舉正晏殊 相壻楊察忠獻韓公執政
壻李淑皆引公之請為法改以他職見忠獻公
魏王別錄

具員

具員冊小方冊子可五六寸蓋置懷袖也每官位以
黃緹標格之一親二中三樞密四使相節度使五僕
射尚書六三司使七翰林侍讀侍講密直龍圖閣學

士八中丞丞郎給舍諫議待制九留後觀察防禦使
出蓬山志

軍巡馬步院用文吏

先是軍巡及馬步院判官皆用郡府吏建隆元年始
詔兩京軍巡州諸馬步院判官令吏部流內銓擇選
人無過者聽減兩選補之始用文吏也

定合班儀

建隆三年重定合班儀升六曹侍郎在給事舍人之
上郎中在補闕之上員外郎在拾遺之上節度在六曹
侍郎之上中書侍郎之下故事北省官為侍從班五
品押南省四品 品押南省五品節使在諸司五品
之下至是改焉

賜百官冬服

建隆三年十月賜文官常叅官冬服累朝止賜將相
翰林學士諸軍火校至是 太祖曰冬服不及百官
甚無謂也故賜之

一品致仕官綴班

建隆四年詔一品致仕官曾帶同平章事者每遇朝
會宜綴中書門下班是時太子太師致仕侯益寄來
陪祀故不足記

罷代判官

乾德三年詔諸州長吏或有籍人代判者即於賓佐中擇公幹者不得使任尤從人先承五代以耒領節旄為郡中者多武皆不知書所至必自置吏謂之代判政事一以委之用權不法太祖知其弊至是罷之

臺省寺官以三周轉官

乾德四年詔御史臺吏部流內銓南曹刑部大理寺自少卿郎中員外郎知雜侍御史以下及丞簿司直評事等並以三周年為滿須常在火司蒞事者至月限滿即與轉官

常叅官朝官

詔京朝官從今出入及受代歸者宜令中書舍人郭贄善却知雜事滕中正戶部郎中雷德驥同考核勞績及銓量材器候有闕中書類能以授之先是常叅官自一品以下皆謂之京官未嘗叅官謂之未曾叅官近代以常參官為朝官未嘗叅官為京官故有朝官之目

登聞檢院

雍熙元年改匭院為登聞檢院東延息匭為崇仁檢

南招諫匭為思諫檢西申寃匭為申明檢北通玄匭
為招賢檢

選人赴調求職官

淳化五年十一月詔吏部選人赴調並須于京朝內
求一人為職官用府縣諸司監印

詔勅藏勅書樓

六月詔天下前後詔勅並藏於勅書樓著以籍受代
日交相付仍於印紙曆及南曹曆內批書

群臣入閣

十二月朔 太宗御文德殿群臣入閣禮畢百官疑

下殮唐制朔望天子御宣政殿授百官起居諸司奏
事伏衛如式敬宗時於紫宸為入閣之儀五代以來
禮容多闕至是始復舊已上見國朝事寔

皇朝類苑卷第二十九

詞翰書籍

制詞異名

學士之職所草文辭名目浸廣拜免王公將相妃主
曰制賜恩 曰赦書曰德音處分事曰勅榜文號令
曰御劄賜五品已上曰詔六品以上曰勅書批勅群
臣表奏曰批荅賜外國曰勅書道醮曰青詞釋門曰齋
文教坊畧舍曰致語土木興建曰上梁文宣勞錫賜
曰口宣此外更有祝文祭文諸王布政榜號簿隊名
讚文佛疏語又有別受詔旨作銘碑墓誌樂章奏議



之屬此外章表歌頌應制之作舊說唐朝宮中常於
學士取眠兒歌偽蜀學士作桃符文孟昶學士幸夔
遜題桃符云新年納餘慶佳節踴長春是也

白麻

翰林規制自妃后皇太子親王公主宰相樞密節度
使並降制用白麻紙書每行四字不用印進入後降
付正衙宣讀其麻即付中書門下當日本院官告院
取素綾紙待詔寫官詔只用麻詞官詔所署中書三
司官宣奉行並依詔身體式常用門長一人銜位並
談苑

西掖植紫薇

咸平中翰林李昌武宗諤初知制誥至西掖追故事
獨無紫薇自別墅移植聞今庭中直院老吏相傳猶
是武昌手植晏元獻寫賦于壁曰得自羊壘來從名
園有昔日之絳老無當時之仲文觀茂悅以懷舊指
薇蒂以思人 湘山塾錄

荅北戎書

景德初北戎請盟欲撰荅書久無體制時趙文定安
仁為學士獨記太祖朝書禮規式詔撰之及修講盟
好之制深 輕重朝論羨之三盛清話

知制誥上事閣長壓角

舍人院每知制誥上事必設紫褥於庭面北拜廳閣長立褥之東北隅謂之壓角宗袞作掖垣叢誌而不解其事按唐書亦無聞焉惟裴瑤裕王陵遺事二舍人上事知印宰相當壓角則其禮相傳自唐也予為舍人日邵興宗入院其從父兄不疑為閣長壓角時議美之

學士繫鞋

翰林故事學士每詣於中書皆公服繫鞋坐西堂使院吏入白學士至丞相出迎然此禮不行久矣章惇為知制誥直學士院力欲行之會一日兩制俱白事於中書其他學士皆薺草秉笏而惇獨散手繫鞋翰林故事十廢七八忽行此禮大誼物議而中丞鄧綰尤肆抵毀既而罷惇直院而繫鞋之禮後亦無肯行之者京師春秋祭社多差兩制攝事王僕射珪為內外制十五年祭社者屢矣

學士俸薄

先朝翰林學士不領他局故俸納最薄楊億久為學士有乞郡衣其畧曰虛添甘泉之從官終作莫敖之餒鬼又有方朔飢欲死之句自後乃得判他局至元豐改官制而學士無主判如先朝矣

進退宰相議論皆出學士

進退宰相其帖例草儀皆出翰林學士舊制學士有闕則第一廳舍人為之嘉祐末王荆公為閣老會學士有闕韓魏公素忌介甫不欲使之入禁林遂以端明殿學士張方平為承旨盖用舊學士也既而魏公罷政凡議論皆出安道之手東軒筆錄

知制誥先試後舍

國朝之制知制誥必先試而後命有國以來百年不試而命者終三人陳堯佐楊億及侑忝預其一耳

索潤筆

王元之在翰林當草夏州李繼遷制繼遷送潤筆物倍於常然用啟頭書送拒而不納盖惜事体也近時舍人院草制有送潤筆物稍後時者必遣院子詣門催索而當送者往往不送相承既久令索者送者皆恬然不以為怪也

學士朱衣雙引

故事學士在內中院吏朱衣雙引太祖朝李昉為學士太宗在南衙朱衣一人前引而已昉亦去其一人至今如此

學士入劄不著姓

往時學士入劄不著姓但云學士臣某先朝盛度丁
度並為學士遂著姓以別之其後遂皆著姓

三館

梁祖都汴庶事草創止明終始于今日長慶門東北
創小屋數十間為三館湫隘尤甚又周廬徼道咸出
其旁衛士駟卒朝夕喧雜每受詔撰述皆移他所至
太平興國中車駕臨幸顧左右曰若此卑陋何以待
天下之賢俊哉即日詔有司規度左昇龍門東北居
府地為三館命內臣督後晨夜兼作不日而成尋下
詔賜名崇文院以東廊為昭文館書事南廊為集賢

院書庫西廊入經史子集四部為史館書庫凡六庫
書籍正副本僅八萬卷斯為盛也昭文館本前世弘
文館建隆中以其犯宣祖廟諱改焉淳化初以呂祐
之趙安德裕勾中正並真昭文館則本朝直昭文館
自呂祐之等始也集賢有直院有校理端拱初以李
宗諤為集賢校理淳化初以和嶠為集賢院則本朝
直集賢校理自和嶠李宗諤始也史館有直館有修
撰有編修有校勘有檢討太平興國中趙隣幾呂蒙
正皆為直史館掌修撰而楊文舉為史館編修是時
修撰未列于職至至道中始以李若拙為史館脩撰

雍熙中以宋炎為史館校勘淳化中以郭延澤董元亨為史館檢討則本朝直史館編修史館脩撰史館檢討史館校勘自趙隣幾呂蒙正李若拙楊文舉宋炎郭延澤董元亨等始也

本朝三館之外復有秘閣圖書置直閣又置校理咸平初以杜鎬為秘閣校理皆自杜鎬始也三館謂宣字祖文詒史館集賢院建隆元年二月避諱字詔易名昭文館端拱元年五月詔直秘閣于崇文院之中堂

學士賜帶不佩魚

國朝之制自學士以上賜金帶者例不佩魚若奉使契丹及伴北使則佩事已復去之惟兩府之臣則賜佩謂之重金

得學士體

仁宗初立今上為太子令中書召學士草詔學士王珪當直詔至中書諭之王曰此大事也必須面奉聖旨于是求對明白面稟得旨草詔群公皆以王為真得學士體也

咨報

唐人奏事非表非狀者謂之榜子亦謂之錄子今謂

之劄子凡群臣百司上殿奏事兩制已上非時有所
奏陳皆用劄子中書樞密院事有不降宣勅者亦用
劄子與兩府自相往來亦然若有司申中書皆用狀
惟學士院用咨報其寔如劄子亦不出名但當直學
士一人押字而已謂之咨報謂今倍謂草書七名此唐
學士舊規也唐世學士院故事近時隳廢殆盡惟此
一事在耳

學士日益自卑

往時學士循唐故事見宰相不具靴笏繫鞋坐玉堂
上遣院吏計會堂頭直官學士將至宰相出迎近時
學士始具靴笏至中書與常叅官雜坐于客位有移
時不得見者學士日益自卑丞相禮亦漸薄並習見
已久恬然不復為怪也

翰林院故事

唐翰林院學士中乃人主居之所玉堂承明金鑾
皆在其間應供奉之人自學士以下工伎群官司隸
籍其間者皆稱翰林如今之翰林監官翰林待詔之
類是也惟翰林茶酒司正稱翰林司蓋相承閔文唐
制宰相而下初命皆無宣召之禮惟學士宣召蓋學
士院在禁中非內臣宣召無因得入故院門別設後

門亦以其通禁庭也又學士院北扉者為其在堂之南便於應召今學士初拜自東華門入至左承天門下馬待詔院吏自左承天門引聖閣門此亦用唐故事也唐宣召學士自東門入者彼時學士院在掖故自翰林院東門赴召非若今東華門也至今挽鈴故事亦緣其在禁中雖學士院吏亦止于玉堂門外則其嚴密可知如今學士院在外與諸司無異亦設鈴索悉皆文其故事而已出歸田錄

又

學士院玉堂

太宗皇帝曾親幸至今惟學士上日

許正坐他日皆不敢獨坐故事堂中設視草臺每草制則具衣冠據臺而坐今不復如此但存空臺而已玉堂東承旨閣子憲格上有火燃處太宗嘗夜幸玉堂蘇易簡為學士已寢遽起無燭具衣冠宮嬪自憲格引燭入照之至今不欲更易以為玉堂一盛事

學士躡履見丞相

衣冠故事多無著令但丞相承為例如學士舍人躡履見丞相往還用平狀扣皆乘馬之類皆用故事也近歲多用靴簡章子厚為學士日因論例事例今則遂為著令矣

槐廳

學士院第三廳學士閣當前有一巨槐素號槐廳舊傳居此閣者多至入相學士爭槐廳至有祇徹前人行李而強據之者予為學士時日覩此事

學士上日用樂

舊制翰林學士地勢清切皆不兼他務文館職任自校理以上皆有職田惟內外制不給楊大年久為學士家貧請外表詞千餘言其間兩聯曰虛忝甘泉之役臣終作莫敖之餒鬼從者之病莫興方朔之飢欲死京師百官止日惟翰林學士勅設用樂他雖宰相亦無此禮優伶並開封府默集陳和叔除學士時和叔知開封府遂不用女優學士院勅設不用女優自和叔始

罷潤筆

內外制凡草制除官自給諫待制以上皆有潤筆物太宗時立潤筆錢數降詔刻石於舍人院每除官則移文督之在院官下至吏人院驛皆分露元豐中改立官制內外制皆有添給罷潤筆物

直院

唐制官序未至而以他官權攝者為直官如許敬宗

為直記室是也國朝學士舍人皆置直院熙寧中復置直舍人學士院他以資淺者為之其實正官也熙寧六年舍人皆遷罷閣下無人乃以章子平權知制誥而不除直院者以其暫耳也古人兼官多是暫時攝領有長兼者即同正官予家藏海陵王墓誌謝朓文稱兼中書侍郎出筆談

制書不可稱德音

本朝之 露省大赦曲赦德音三種自分等差宗袞言德音非可名制書乃臣下奉行制書之名天子自謂德音非也余按唐常袞集赦令一門總謂之德音

音蓋 之矣退朝錄

學士職任事體與外司不同

先公嘗言翰林學士居深嚴之地職任事體與外司衣同至于謁見相府自非朔望慶吊止公服繫鞋而已學士於內庭出入或 詔亦不具靴簡若同列齊行前此舍朱衣吏雙引抗聲言學士來直至室門方止婦院則朱衣吏遙聲呼學士來者數四故事學士叙班只在宰相後今之叅知政事班位即舊日學士立班處也近日以來會赴內殿起居叙班在樞密宣徽使後惟大朝會入閣聖節上壽始得繼台司步武

謂吾曰延州歸閔再奉內職與朱崖盧相同列依舊
命吏前後双引既而盧謂吾曰今府尹令尹時皇上
尹兼中親賢英仁復兼在相尚以一朱衣前遵吾儕
為學士而命吏双引得毋格物議乎因全罷 双引
自是抗教傳呼之儀後亦稍罷矣退朝錄

學士班次

學士班舊制雖遺補府叅軍亦在丞郎之上建隆中
陶穀任學士自以官至尚書因上言學士官未至丞
郎者並叙于丞郎之下至丞郎者在左右常侍之上
至尚書者從本品序從之淳化五年六月詔 翰林
樞密直學士職叅內署禮絕外司况品秩以既殊在
等威而置峻頃有所易深未便安宜申明于舊章用
遵行於故事自今叙立班位宜依舊在丞郎之上舊
規云學士大慶賀大朝會並列于宰相之後今分行
立在親王使相之後坐即居左重行於叅知政事
之後國朝侍讀侍講皆帝翰林之名在密直學士之
上又置龍圖閣亦在密直學士之上龍圖閣直學士
即在密直學士之下立班坐位並少退

又

舊制端明殿學士必於翰林中久次者遷授後改為

文明殿學士 皇朝惟李昉為之資政殿學士 真宗特置此官以王欽若罷叅知政事優禮之也時執政奏班次學士之下 上不悅月餘授欽若兵部侍郎充資政殿學士班在翰林之上天禧初張知白自叅知政事罷為侍讀學士以兩府舊臣詔特升在學士之上

又

學士入院舊不以官之高下惟以先後為班以乾德元年十一月工部尚書竇儀為學士詔議儀班次承旨陶穀天禧四年四月楊億再入翰林詔億班在錢

惟演之下盛度之上惟演奏讓云切見 太祖朝竇儀自工部尚書再入翰林班在舊學士之上 太宗朝王旦以禮部侍郎再知制誥在呂祐之上况楊億在景德中已為學士今來官位與臣並是丞即伏乞聖慈特升楊億班在臣之上遂降詔從之故億謝表云 篤相先之義俄須得請之文

學士罷晚朝

舊規學士當直則起晚朝不當直即無逐日起居國朝之制並早赴內朝而罷晚朝矣或知審官三班及判流內銓者三五日一詣承明稟奏公事即俟 上

再生也舊制謂之諸司散今謂諸司公事退也出上
坡遺事

直學士院

開寶二年李文公以中書舍人盧相以知制誥並命
直學士院六年知制誥張公澹權直學士院太平興
國元年湯率更悅徐騎省鉉直學士院王梓州克政
張侍郎洎直舍人院四人皆江南文士也熙寧二年
復制舊館

韓丕不長應用出院

韓丕有清操頗能為詩及入禁中不甚長於應用一

夕須詔書甚急韓停筆既久問吏索舊草吏以本典
戶出宿不可搜檢丕乃破鎖取之改易而進丕越
月遂出院

學士之職清切貴重

淳化四年五月命張洎錢若水為學士赴之日太
宗謂近臣曰學士之職清要貴重非他官可比朕常
重此官故事學士赴上有勅入殿弄獼猴之戲久罷
其事然亦非宜令教坊有雜伎跳丸舞稍之類今當
設之仍詔樞密直學士呂端劉昌言及知制誥柴成
務預會自此學士待制密學赴會承即給諫不得預也

太祖命李昉

李文公昉開寶中為中書舍人時盧多遜為兵部員外知制誥會學士闕人太祖並命更直禁林未幾昉請疾假多遜先為學士及九月九日宴大明殿太祖見昉坐于多遜之下怪而問之執政言多遜已為學士昉是更直太祖坐閣命為學士又以昉之舊德坐于多遜之上自開寶五年始也出金坡遺事

保直例

學士初入保直例于淳化二年刻石合龍諸行尚書左右丞即直四十常侍諫議給事五直十諸官知制誥五印直如諫議太常少卿諸行郎中五直十諸行員外起居侍御史直六十殿中司諫五直十未昇朝直一百二十五直四十前賀各加五直初入轉官二直已後每轉一直改服色一直如知制誥一直已上俱本直便保一日每新人入五直舊學士一點次三直一點後兩直一點亦須酌量如大保直日數以定三等多少如兩人齊入則不點如舊官再入納計前直減平

又

楊鉅舊規交宿吏云新人常早入舊人即輪一巡早入件已後即晚入人待交早入人常先出早入如時

晚入趨早堂 國朝學士每日趨朝故皆早入學士
唯單直故無作入之事

試館閣知制誥等

試京官及草澤等每試人前一日學士聚廳共撰詩
賦論各五題制進明日早降出有御筆點定者用之
自朝直館閣京官州縣官草澤皆院中試之惟試知
制誥即在中書禁門將開閉三五刻下直學士即出
如試未了即為拖白矣或詔兩制同試即舍人並過
院其日必盛饌直酒勸飲至暮也天禧四年六月詔
每遇試人令翰林御厨供酒食

冊皇太子

舊規云唐世冊皇太子學士 就班賀禮畢又上表
賀並上皇太子學士就出班賀禮畢又上表賀并上
皇太子牋天禧四年九月今 上為皇太子學士晁
公等並用此禮

學士新入院

舊規云學士新入院飛龍賜馬一匹鞍轡及尙粟謂
之長借今則賜馬并鞍轡續翰志云舊賜白成釘口
鞍 太宗改賜銀鬃裝又改居要 帶為金荔支舊
規云後兩三日內 就院置宴全率以上日便賜宴

舊規云十月初別賜錦長襖子國初己未賜翠毛錦
淳化中蘇易簡入院改賜黃盤雕輿觀察使同其諸
賜賚古今小異者皆具在李昌武翰林雜記矣

皇朝類苑卷第二十九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皇朝類苑卷第三十

詞翰書籍

學士院

學士院在資福殿橫街之南宣徽院北玉堂上東閣承旨學士居之西閣第二廳居之玉堂後東西各二閣第三廳而分處之淳化中蘇易簡為學士時建小樓于北軒甚低窄天禧三年惟演奏重葺治因去其下窓牖施以曲檻始明廠矣待詔房六間在玉堂西南孔目院在西頭謂之兩驅使在東頭謂之兩玉堂後東北一室二間不甚高敞大中祥符中今王相居之

二年入叅大政次李相迪又自此閣拜命其後入者
多求居此室常不空前簷有大槐樹意以為祥亦有
不令剪伐者

學士從行幸

太祖太宗出征時學士並於行宮之外安下自上
東封泰山西祀汾陰幸亳學士始設次於行宮內綵
殿之東當直者居之以俟詔命其頒賜飲食茗果則
日有四五皆與親王丞相等焉

學士預丹鳳樓放赦

唐制皇帝御棲肆赦學士得升丹鳳樓之西南隅侍
立五代已後因循廢之淳化四年蘓易簡自院入叅
大政乃奏自今上御樓覃恩望令與樞密使侍立御
榻之側從之

小宴學士預坐

淳化四年十月武寧軍節度使曹彬來朝上宴於長
春殿乃命翰林學士錢若水樞密直學士張詠皆赴
坐舊制每便殿小宴當直學士與文明樞密直學士
皆預坐故相李昉及扈蒙在翰林日常預斯宴後為
閣門使梁迥奏罷之至是給事中叅知政事蘇易簡
奏復之

學士草麻

學士每非時召對即公服繫鞋袖具員而入每恩例除改即宰相得旨後入熟狀至晚或召對或降出熟狀便草麻惟進退宰相及非時將旨改除皆夜後宣入面受處分宰臣不得知也

又

天禧三年七月十六日夜降熟狀以殿前都指揮使忠武軍節度使曹璨移領河陽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五更三點麻卷入本家奏璨卒膀子亦至其麻遂不宣明日却赴院架閣

學士草制次第

舊規當制者草第一第三並以命官高卑為次不繫學士官位今單直不以多少皆獨坐惟大禮後加息即學士齋宿翰長草第一學士以次分之如四廳學士即翰長却草第五他皆類此

舍人賜書預宴

皇朝 太祖英武聖文神德皇帝因置酒于紫雲樓下命兩制侍宴歡甚因命中書舍人來辰因綴內制起居令為通式仍各賜書千餘卷以備檢閱舊每休游宴止學士得赴召暨 皇上留心儒墨精賞文翰

時綸閣之臣使召赴曲宴或令和御詩舍人從遊宴自此始也厥後立春鏤銀旂彩幡勝之物亦及之太平興國八年詔閣下舍人李公穆宋公白賈公黃中呂公蒙正李公至入院承旨扈公蒙贈詩賀之有五鳳齊飛入禁林之句為一時之盛事其或觀稼於南薰門賞花于含芳園春晝嚴驛有司景從幸園西之金明池下雕輦登龍舟都人和百樂具舉憩瓊林苑有復道御層樓臨軒置酒以閱繁盛兩制必侍從馬至上苑春融十苞萬卉妍麗冠絕上必曲宴宰衡勳舊詔兩制詞臣俯龍池垂金鈎舉觴賦詩終日而罷

詞臣神仙之職

上嘗謂宰職近臣曰詞臣寔神仙之職也朔日凡所進詩悉為御毫屬和以賜焉雍熙三年十月敕由兩制詞臣公朝精選典司綸誥親近冕旒宜於俸祿之間持示優豐之寵起自今後兩制俸料並以見緡充

禁中墨妙

上聽政之暇搜訪鍾王之迹以資閱覽焉御毫飛動神机妙思出其執制乃召書之有格性者置便殿躬自省閱仍授以筆法既睹其有成各賜其銀章象笏令入院充待詔者僅十人自是書詔四出寰海

之內咸識禁中之墨妙焉

賜學士加等

舊躰學士凡召入院止賜白成鈔都了口銀鞍勒
暨今上即位優待特異則金塗銀鬃裝鞍勒對衣荔
枝花帶郊裡禮畢賜對衣金帶或拈犀金魚副之朝
自唐末久缺佩十月朔舊賜對衣紅錦袍上特以
魚者今方復之淳化二年代以細等自是遠方之珍
細花熟錦代之盤雕錦下丞相一等自是遠方之珍
果天府之法釀龍鳳之茗苻伏臙之餅餌以時而賜
悉加等焉

玉堂瀛洲之象

玉堂東西壁延袤數丈西水以布之風濤浩渺蓋擬
瀛洲之象待詔董修篁皓鶴悉圖廊廡奇花異木羅
植軒砌每外喧已寂風傳藥漏月色滿庭真人世之
仙境也

學士和詩草制

或禁垂簾人靜之際則有中使忽降持御書宣令屬
和則必尋拜謝狀後信宿方和進如声韵奇險難以
廢載者必拜章瀝懇陳述寡和之意優詔多免焉每
錫賜謝恩奏狀必當直學士草或郊裡行慶制命填
委必聚廳以分張之其餘書詔辭祝頃刻之間雖續

紛而至必獨當或數直有不草一詞者自可探願往
誥研窮理躰以備顧問焉

學士拜命

學士凡拜命先閣門受制書於常朝殿門之階上體舊
差入院後拜伏跪受訖求於便殿對敬陳述寵用遭
值之由謂之告謝上必從容賜坐獎飭戒諭而退選
日謝恩前一日待詔一人就宅宣召預於庭設茵褥
堂設酒醴待詔稱有敕望皇居拜伏聽命其詞皆褒
獎嚴召之意於本院舊學本人舞蹈訖升堂飲饌以
謝恩奏狀拜伏跪受之來日待詔迎於待漏院與新

學士偕行引至閣門而退閣門舍人始引入中謝賜
對衣金帶金陞鞍勒馬近例就院轉官特承旨則賜
得叱入本院上事宣徽院告報勅制儀鸞宿陳帝幕
大官脩瓊饌設尊酒茗果畢至赴是設者止鳳閣舍
人餘不預坐舊體禁中上事元無樂前代或有
使藝人弄獅猴及歲祿之戲

玉堂坐次

玉堂之上惟上事受吏人賀禮始得正坐餘雖承旨
亦須坐于東廂其副翰坐西廂餘依雙隻對坐居是
職者人物之選亦已極矣儒墨之榮亦已至矣苟能
節用以安貧杜門以省事採真儒之旨養浩然之氣

來者瞻望其出處時君優假其顏色逍遙卒歲非神仙而何每上直一依舊制入者先之出者後之或食已日盱之後同列出翰院直學士苟已褫巾笏則可紗帽級履送至於玉堂之上蓋同列相怨其坦率也

進制書小字本

舊規云大順二年十月宣旨每進麻制書詔錄小字留內永為定式自後令機密公事即用小字本常詔不進國朝自大中祥符九年後詔麻制進小字本蓋便於看覽焉書詔亦進之

學士中謝

舊規云學士中謝先于殿西北隅立俟客省奏某乞到殿上云喚客省使追班去喚即趨至中庭此禮今謂之通喚惟將相即通喚學士即不

進草

舊制學士晚得熟狀其密旨多從夜降出草麻五更三點進惟演大中祥符八年十二月十四日入院禮上是夕召入面令草今上封壽春郡王制惟演面奏此制一出天下傳寫臣欲先進草本乞神筆刊削然後寫麻上再三不允堅請方從之是夕一更二點進草入三點降出御筆書依奏書寫四字方封待詔寫

及天禧二年正月十七日再入院二月二日又召對
令草今上封昇麻一更初進草便降出御批依奏
書寫四字其後南郊加恩及冊皇太子皆鼎公當之
亦進草親王宰臣等即不進國朝事始

太宗賜趙昌國及第

太宗朝有趙昌國者自陳乞應百篇舉帝親出五言
四句詩為題云秋風雪月天花竹鶴雲烟詩酒春池
兩山僧道柳泉凡二十字一字為五篇；四韵至晚
僅能成數篇詞意不足取示賜及第用勸舉學者

開封解以孫暨為第一

咸平元年開封發解以高輔堯為首錢易次之易有
時名不得魁薦頗不平之上書言試題語涉訛諷輔
堯亦請解頭讓易上命錢若水覆考既而上以為
士人爭進幾不可長上令擢文行無著者一人為首
乃以孫暨為第一轉堯次之易第三餘如舊並灑水

太宗親試進士以孫何為第一

太宗時親試進士每以先進卷子者賜第一及第孫
何與李庶幾同在科場皆有時名庶幾文思敏速何
尤若思遲會言事者上言舉子輕薄為文不求義理
惟以敏速相誇因言庶幾與舉子於餅肆中作賦以

一餅熟成一韻者為勝 太宗聞之大怒是歲殿試
庶幾最先进卷子遽叱出之由是何為第一田出歸錄

舉子重戴

李巽字仲樞卽武人以蚤棲土鼓周處斬蛟三賦馳
名累舉不第反為鄉人所侮曰李秀才應舉空去空
回知席帽甚時得離身巽亦不校至是乃貽鄉人詩
曰當年踪跡困埃塵不意乘時亦化鱗為報鄉閭親
戚道如今席帽已離身蓋國初猶襲唐風士子皆曳
袍重戴出則以席帽自隨巽從仕至度支郎中兩浙
轉運使卒與王禹偁相友善今小畜集有送李仲樞
赴官序即巽也

又

世傳潘閔安鴻漸八才子圖皆策蹇重戴又王禹偁
贈崖遵度及第未脫白詩云且留重戴士風多則國
初舉子猶重戴矣並青箱雜記

御焚試卷於真宗影殿前

真宗尤重儒學今科場條制皆當時所定至今每親
試進士已放及第自十人已上御試卷子並錄本於
真宗影殿前焚制舉登科者亦然

收李迪出賈邊

景德中李迪賈邊皆舉進士有名當時及就省試主
文咸欲取之既而二人皆不與取其卷視之迪以賦
落韻邊以當仁不讓于師論以師為衆與註疏異說
乃為奏具道所以乞特收試時王文正公為相議曰
迪雖犯不考然出于不意其過可恕如邊特立異說
此漸不可啟將今後務為穿鑿破壞科場舊格遂
收迪而出邊東齋記事

貢院設位供帳

禮部貢院試進士日設香案於堦前王司與舉人對
拜此唐故事也所坐設位供帳甚盛有司具茶湯飲
漿試學究則悉撤帳幕毡席之類亦無茶湯渴則
飲硯水人人皆黔其吻非故欲困之乃防毡幕及供
應人私傳所試經義蓋常有敗者故事為之防歐文
忠有詩焚香禮進士徹幕待經生以為禮數重輕如
此其寔自為之

御試許詳定官別立等

嘉祐中進士奏名訖未御試京師妄傳王俊民為狀
元莫知言之所起人亦莫知俊民為何人及御試王
荆公時為知制誥與天章閣待制楊樂道二人為詳
定官舊制御試舉人設初考官先定等第後彌封之

以送覆考官再定等第 付詳定官發初考官所定等以對覆考之等如同即已不同則詳其程文當從初考或從覆考即不得別立等是時王荆公以初覆考所定第一人皆未允當合行間別取一人為狀首楊樂道守法以為不可議論未決太常少卿朱從道時為彌封官聞之謂同舍曰二公何用力爭從道十日前已聞王俊民為狀元事必前定二公徒自苦耳既而二人各以己意進稟而詔從王荆公之請及發封乃王俊民也詳定官得別立等自此始遂為定例

並沈存中筆談

狀元給驕從

故事侍讀學士無帶出外者張知白罷叅知政事授此職知大名府然非歷二府而出者不得焉寶元中梅詢始帶知鄭州許自後兩制遂為例東齋記事

試進士沿革

進士之舉至本朝尤盛而沿革至一開寶六年因董士廉伐鼓訟詔帝御講武殿覆試自此始賜

國二年呂蒙正榜始分 自興國八年王世躬榜始賜袍笏自呂蒙正榜始及第時賜袍笏自祥符中姚暉傍始賜宴自呂蒙正榜始賜同出身自王世則

榜始賜別科出身自咸平三年陳堯咨榜始唱名自
雍熙二年梁顛榜始彌封謄錄覆考編排皆始於景
德祥符之間唐制禮部試舉人夜試以三鼓為限無
名子嘲之曰三條燭盡燒焦學士之心八韻賦成笑
破侍郎之口後唐長興令晝試實真固以短晷難成
文字不盡意非取士之道奏覆夜試本朝引校多士
率用白晝不復繼燭雍熙中著作佐郎樂史特賜進
士及第詔付興興國五年第一等之下賜第附榜始
於此

舉人謁先師

國初詔諸人員貢舉人群見訖就國子監謁先師迄
今行之循唐制也並春明退朝錄

春秋放榜

太平興國三年九月賜進士胡旦等七十四人及第
先是去年秋諸州已薦士即召罷之上恐有留滯
者詔除三禮三傳學究外以八月至闕下故事惟春
秋放榜至是秋試非常例也國朝事始

降聖節齋宴

舊規云 皇帝降聖之日學士六員共率一百二十
緡寺中齋今送五十千興樞密使同開道場節前一

日赴宴唐時惟六學士及二使赴待詔雖發書屈亦
不預坐國朝事始

江南書籍

雍熙中太宗以拔九經尚多譌悞俾學官重加
刊校史館先有宋臧崇緒梁岑之敬所檢左傳諸儒
引以為証祭酒孔維上言其書來自南朝不可案據
章下有司檢討杜鎬引正觀四年敕以經籍訛舛盖
有五胡之亂天下學士率多南遷中國經術浸微之
至也今後並以六朝舊本為正持以詰維不能對
王師平金陵得書十餘萬卷分配三館及學士舍人
院其書多讎校精當編帙全具與諸國書不類談苑

皇朝類苑卷第三十一

詞翰書籍

藏書之府

淳化元年二月二十一日李至等言曰王者藏書之府自漢置未央宮即麒麟天祿閣在具中命劉向揚雄典校皆在禁中謂之中書即內庫書也後漢藏之東觀亦在禁中至犯淵帝時始制秘書監掌禁中圖書秘記謂之秘書及魏分秘書為中書而秘書監掌藝文圖籍之事後以秘書屬少府故王肅為秘書監表論秘書不應屬少府曰謂之秘書即漢之東觀因

是不屬少府而蘭臺亦藏書故薛夏云蘭臺為外臺
秘書為內閣然則祕閣之書藏之於內明矣晉宋以
還皆有祕閣之號故晉武好覽文章敕祕書郎徐廣
料祕閣四部三萬餘卷宋謝靈運為祕書監補祕閣
之遺逸齊末兵火延燒祕書經籍遺散梁江子一亦
請歸祕閣觀書隋煬帝即位寫祕閣之書分為三品
於觀文殿東西廊貯之然則祕閣之設其來久矣及
唐開元五年亦於乾元殿東廊寫四庫書以充內庫
命散騎常侍褚無量祕書監馬懷素總其事至十三
年乃以集仙殿為集賢殿因置^集賢書院雖沿革不常
然祕閣之書皆置於內也自唐天寶陵夷文籍蕩然
近及百年斯道幾廢國家承衰弊之末開 之源
三館之書搜求漸備 陛下復建祕閣以藏奇書况
睿藻宸翰盈編積簡則其奧妙非復與群司為比乞
降明詔令與三館並列至於高下之次先後之稱亦
乞看為定式其祕書省既無書籍尤隸京百司請一
如舊制八月詔曰朕肇興祕府典掌群書仍選名儒
入直於內文籍大備粲然可觀處中禁宏開非外之
為比今自祕閣宜次三館其祕書省依舊屬京百司

淳化三年五月詔增修秘閣先是度崇文院之中堂
止偏廳廡內八月閣成
至是始修文

三

景德四年五月以其迫隘詔分內藏西庫地廣之大
中祥符八年四月榮王元儼宮火延燒而閣後所廣
地復為內庫所有建大牆之以限之其後以直舍狹
隘數請侵地於內庫主者所吝乃詔以夫慶殿東廊
二十間給崇文院復以地不方正而格其詔案其地
即殿前都點檢解舍太祖龍興於此國初為車輅庫
令西京 所謂和臺門內有車輅庫是也故前詔稱

車府馬

四

景德四年五月詔分內藏西庫地廣秘閣大中祥符
榮王宮大延熅詔制三館於左右掖門外以為崇文
外院乃以舊地歸內帑天聖九年十一月復三館於
崇文院其直舍未暇增修至嘉祐四年差官編校館
閣書朝廷復以內帑屋三十間還崇文自後書庫直
舍方具

五

元豐五年改崇文院為秘書省內帑復請其地六年

十二月詔以前所得屋三十間歸之 哲宗朝人詔
內帑復秘省仍以朝服法物庫給與之以充所取之
數本省尚慮他時復有侵紊則有司復夫其所守奏
乞定為永久之制有詔可之

六

淳化三年八月壬戌秘閣成 太宗作贊賜之宰臣
李昉等請刻石閣下李至上表引唐秘書省有薛稷
畫鶴卽餘令畫鳳賀知章草書當時目為三絕人引
顏真卽請肅宗題放生碑額近翰林學士承旨蘇易
簡乞御飛白書玉堂為此願賜新額以先秘府戊辰

詔中書樞密院近臣觀新閣又賜上樽酒大官供饌
是日遣中使賫御飛白書秘閣二字以賜李至李昉
等相率詣朝殿稱謝退就飲宴三館學士預焉人賜
御詩以美其事李至上表請以御製贊刊石秘閣帝
以宰臣前已陳請人重違至意詔曰近以延閣載新
萬機多暇聊書贊詠以美成功所記徽猷深虞漏畧
出於成 豈足多稱遽覽封章願刊 石垂於不朽
良積厚顏其贊序朕兼為親書并篆額以旌秘省九
月五日奉詔模勒石立十月遣中使李懷節以御草
書千字文一卷付秘閣李至請於御製秘閣贊碑陰

勒石 帝謂近臣曰千字文蓋梁武得鍾繇書碑
千餘字俾周興嗣以韻次之詞理固無可取乘間偶
書且非垂世立教之文孝經一卷乃本行之本 朕
嘗親書之勒諸碑陰可也因賜李至 詔書喻旨

七

太平興國三年三館新成書遷舊館之書分為兩廡
置庫藏之衰合為國文集叅以舊書正副本凡八萬
卷皆以類相從周雕木為梁以青綾帕幕之簡冊之
府翕然一變矣

八

乾德元年平荆南詔有司盡收高氏圖籍以實三館
國初三館裁數櫃三年九月命右拾遺孫逢吉往西
計萬三千餘卷川取偽蜀法物圖籍印篆赴闕得萬三千卷送三館
開寶九年平江南命太子洗馬呂龜祥就金陵籍其
圖書得二萬餘卷悉送史館偽國皆聚典籍推置為
多而江左頗為精真亦

述多修

九

兩浙錢俶歸朝遣使收其書籍悉送館閣端拱元年
五月詔置秘閣至是乃以使館書萬餘卷以實其中

十

入詔史館書收天文占候讖緯方術等書五千一十二卷悉藏閣上

十一

景祐初年元詔群儒即書府盡啟先帝所藏校定餘目翰林學士王堯臣史館檢討王洙館閣校勘歐陽修等咸被其選詩論撰文賜其偽濫者刪去之遺缺者補緝之摘其重複刊其訛舛集其書之總教凡三萬六百六十九卷以類分門為目成一十七卷初書府之制廢於五代太平興國之初始建崇文院合聚昭文史館集賢之書又起閣秘閣則貯集中之箱

逮茲者錄故賜石曰崇文總自崇文總目錄係以三館京師藏書之家惟故相王溥家為多官書借本傳寫丁謂家書亦多收入秘府三館秘閣所藏之書皆分經史子集四類括文館三萬八千二百九十一卷史館四萬一千五百五十三千餘字錄為六表賜術等

有差然今所行者止是淳化中所校後雖覆校改已刻板刊改殊少

十二

淳化五年七月詔選官分校史記前漢後漢書既畢遣內侍集於杭州鏤板咸平中真宗謂宰相曰太宗

崇尚文史而三史板本闕當時校勘官未能精詳
尚有謬誤當再加刊正乃命直史館陳堯佐善覆校
文記景德元年正月校畢并錄差誤文字五卷同進
詔賜帛有差又命直秘館刁術等覆校前後漢書凡
修改三百四十九簽正卷集賢院四萬二千五百五
十四卷其間襍編及籍沒之書卷帙不等仍多複本
歲久多蠹秘閣一萬五千七百八十五卷皆黃本書
編帙嚴整以備進御

十三

大中祥符八年十二月詔樞密使王欽若都大提舉
抄寫校勘三館秘閣書籍翰林學士陳彭年副之令
吏部銓選幕職州縣官有文學者先試判——擇可取
者又送學士院試詩賦論命赴三閣館校勘又合翰
林學士李維晁迥王曾錢惟演知制誥盛度知陳知
微於館閣京朝官各舉服勤文學者一人為覆勘
官迥等遂以集賢校理 晏殊直集賢院徐奭麻
溫直崇文院檢討馮元充選凡校勘畢送覆校勘官
覆校既畢送主 判管閣官檢點校 於西制三人
覆加點校皆有陳課以考勤惰焉

十四

天聖二年六月詔校勘官南北史隋書以直史館張
觀集賢校理王質晁宗慤李淑秘閣陳誥館閣校勘
彭乘國子監直講口孫覺校正命知制誥宋綬龍圖
侍制劉焯提舉

十五

景祐元年四月命直史館宋祁秘閣校理張還館閣
校勘胡宿張宗古覆校南北使史康定元年冬十月
十一之閏六月命翰林學士張觀知制誥李淑宋郊
編校三館書判閣盛度章得象石中立李仲容覆校

十六

景祐三年十一月命太子中允集賢校理嵇 大理
寺丞館閣校勘胡宿重校地理書

十七

嘉祐二年命崇文院檢討掌禹錫秘閣校理林億張
洞館閣校勘蘇頌太子中允陳 校正醫書樞密使
韓琦提舉

十八

嘉祐四年 仁宗謂輔臣曰宋齊梁陳校魏後周壯
齊書罕有善本未行之學官可委編校官精加校勘
八月命編校書籍孟恂丁寶臣鄭穆趙彥若錢藻孫

覺曾鞏校宋齊梁陳後魏北齊後周七史恂等言梁
陳等書缺獨館所藏恐不足以定著願詔京師及州
縣藏書之家使悉上之 仁宗皇帝為下其事至七
年冬稍 始集然後校正訛舛為完書模本行之

十九

景祐六年四月以大理寺丞郭固編校秘閣所藏兵
先是三館秘閣置官編校書籍與天文為秘書獨不
預大臣有言固曉知兵法仍命就秘閣編校抄成黃
本七十二冊固初以選換六宅副使治平四月年六
月以編書畢遷內藏庫副使路分都監

二十

哲宗朝臣察言竊見高麗獻到書內有黃帝鍼經九
卷據素問序稱漢文書藝文志黃帝內經十八篇素
問與此書各九卷乃合本數此書幾經兵火散失幾
盡偏存於東夷今此來獻篇軼其存不可不宣布海
內使學者誦習伏望朝廷詳酌下尚書工部雕刻印
板送國子監依例摹印施行所貴濟衆之功溥及天
下有旨令秘書省選奏通曉醫書官三兩員校對及
令本省詳定訖依所 施行

舊制每日校對書籍功冊葉背面二十一紙三館都
監於每月終逐員功課聞奏自嘉祐中置編校此制
遂廢元祐六年復著為令又案六典考功之職二十
七最十日讐校精審一明於刊定為校足之最乞以月
終所奏降付考功詔依紹聖四年四月省尚書勘會
館職每月校對書籍已有條制立定功課即不須逐
旋奏聞其考功自來別無行遺顯屬繁冗奉 聖旨
元祐六年指揮不施行

二十二

淳化元年二月詔自今游宴宣召三館其集賢秘閣
校理並行今預會初校理李宗諤舉進士獻文自薦
詔相府賦詩頌各一篇選秘集賢校理之職自興國
後罕有任者會帝宴近臣於後苑三館學士悉預宗
諤任校理閣門吏拒之不得入朔日獻詩述其事故
有是詔又請令京官乘馬入禁門並無故事集賢有
修撰校
理之職其類雖異而職務畧同後苑祖宗時每時序
閣門拒校理不得預宴蓋吏失之矣
游幸或雨雪休應皆賜宴於崇文院祥符天禧之際
宸章睿藻宣示臣下自宰職至帖職皆得賡載 仁
宗善 飛白書每賜臣下館閣預焉上已重陽館閣

賜宴於瑞聖園

二十三

天聖中 仁宗幸後苑賞花宴輔臣宗室從官
及三館京官以上並預先是得唐明皇帝山水字石
於長安置於清輝殿是日命從臣觀畢應制賦詩
仁宗親第其能否

二十四

慶曆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群玉殿宴三館預焉其
禮數悉如台近臣觀書之會

二十五

皇祐二年賜太宗九絃琴譜 御製明堂樂

朝訓鑿圖三聖寶字 御篆明堂字 御飛白書明

堂之明字編建館職賞花釣魚館閣學士悉預宴賦
詩寶元後西方用兵遂罷

二十六

嘉祐七年三月復講之後雖罷宴歲命中使賜牡丹
酒於閣下秘省所藏之書盡歲一暴之自五月一日
始至八日罷二月詔尚書侍郎學士待制御史中丞
開封尹殿中監大夫司成兩省官暨館職宴於閣下
陳圖書古器繼閱之題名於榜而去凡酒醴膳餼之

事有司供之仍賜錢百緡以佐其費大觀元年八月
請於朝又增賜百緡宴日以遣中使以御酒化成殿
果子賜在省官最為盛席前此未有

二十七

咸平二年以楊徽之夏侯嶠呂文仲為侍讀學士邢
昺為侍講學士按故事唐開元中置侍講其後有翰
林侍講學士五代以來四方多事時君右武不暇嚮
學故此職久廢太宗崇尚儒術聽政之暇觀書為
樂殆至宵分手不釋卷由是命文仲為翰林侍讀寓
直禁中以備顧問然名秩未崇帝聽名明稽古奉承

先志首置此職擇耆儒舊德以充其選班秩次翰林
學士祿賜如之設直廬於秘閣侍讀更直侍講長向
日給尚食珍膳夜則送宿令監館閣書籍使中劉崇
超日具當宿官名於內東門進入自是多名對詢訪
或至中夕焉

二十八

康定元年四月宋綬任禮部尚書知樞密院同提舉
編修會要辟置官屬寓局于崇文院迄今因之並上

志山

二十九

前世藏書分隸數處蓋防水火散亡也今三館秘閣
凡四處藏書然同在崇文院其間官書多為人盜竊
去士大夫往往得之嘉祐中乃置編校官八員校讎
四館書給百人悉以黃帛為大冊寫之自此私家不
敢輒藏校讎累年僅能終昭文一館之書而罷沈存
中筆

館職稱學士

集賢院開元故事校書官許稱學士今三館職事皆
稱學士用開元故事也

置編修局

舊校書官多不恤職但職取舊書以墨漫一字復注
舊字於其間以為日課自置編校局只得以朱圍之
仍於卷末書校官姓名

雌黃塗字

館閣新書淨木有誤字處以雌黃塗之嘗校改字之
法刮洗則傷紙帛貼之久易脫粉塗則字不沒塗數
遍漫滅惟雌黃則漫滅仍久而不脫古人謂之鈇黃
蓋用之有素矣並書錄

皇朝類苑卷第三十二

典故沿革

封孔子後

國朝孔子之後率襲封文宣公至和中祖擇之言文
宣乃先聖謚號後嗣不當以為封爵下學士院更定
美稱乃改封其四十九代孫宗愿為衍聖公元祐初
孔宗翰上言先聖之後世襲封爵為縣尉庭叅州守
省下至廟戶減耗祠宇隳頽不堪其陋蓋襲公爵以
奉祠事本競流不競或領他州悉條具以聞願下公
所司構完廢墜增上田別異襲之人使天下知朝廷



尊孔子之意詔以衍聖公曰奉聖公奉聖公承襲者
即寄祿官不它職其勞考遷改所給俸廩並視在
官給田萬頃賜監書置學官以誨其子弟楊文公說

又

至和二年封孔子四十七代孫宗愿為文宣公祖擇
之言前代封孔子之後者在漢魏曰褒成宗聖在晉宗
曰奉聖後魏曰崇聖北齊曰恭聖後周及隋封鄒國
唐初曰褒聖開元中謚孔子為文宣王遂封其後為
文宣公是以祖謚而加後嗣也乃下學士院更定美
號而改封宗愿為衍聖公東齋記事

孔子太公周公加謚立廟

祥符元年十一月加謚文宣王曰玄聖文宣王祝文
進着追謚齊太公曰烈武成王兼令青州立廟周公
曰文憲王令曲阜縣立廟

非宗室女封郡縣主

故事親王女皆封郡主趙普以元勳諸女封郡主高
懷德以駙馬之責二女特封縣主當時禮官不正其
失而諫官不言其非此典禮之誤也澠水燕談

皇子兼師傳

皇子封東陽郡王除婺州節度檢校太傅翰林費學

士黯上言太傅天子師臣也子為傳師于侔不順中書檢勘自唐來親王無兼師傳官者蓋自國朝命官祇以差遣為職事自三師三公已降皆是虛名故夫子因循耳議者皆以賈言為當歸田錄

異姓兼中書令

國朝未改官制以前異姓未有兼中書令者追贈方有之元豐中曹郡王以元舅持服兼中書令下度支給俸有司言自来未有中書令請受則列筆談

烏帽

天聖以前烏帽惟用光絃自後始用南紗迄今幾十年復稍用光紗矣

賣香印鳴鑼

太祖廟諱語訛近香印故今世賣香印者不敢斥呼鳴鑼而已仁宗廟諱語近蒸今內庭上下皆呼蒸餅為炊餅亦此類並青箱雜記

錢文

國家開寶中所鑄錢又曰宋通元寶至寶元中則曰皇宋通寶近世錢文皆着年號惟此二錢不然者以年號有寶字文不可重故也

改年號

仁宗即位改元天聖待章獻明肅太后臨朝稱制議者謂撰號多者取天宇于文為二人以為二人聖者悅太后爾至几年改元明道又以明文字於文日月並也與二人旨同無何以犯契丹諱明年遂改曰景祐是時連歲天下大旱改元詔意冀以迎和氣也五年因郊天改元曰寶元自景祐初羣臣慕唐朝玄宗以開元加尊號遂請加景祐于尊祐之上至寶元亦是歲趙元昊以河西叛改姓元氏朝廷惡之遽改元曰康定而不復加于尊號而好事又曰康定乃謚耳明年又改曰慶歷至九年大旱河北尤甚民死者十八九於是又改元曰皇祐猶景也六年月飲四月朔以謂正陽之日句古所忌又改元曰至和三年仁宗不豫久之康復又改元曰嘉祐自天聖至此凡年號九易皆有謂也

又

國朝百餘年號無過九年者開寶九年改為太平興國太平興國改為雍熙大中祥符九年改為天禧慶曆九年改為皇祕嘉祐九年改為治平惟天聖盡九年而十年改為明道

家祭用臺卓

秘府有唐孟詵家祭儀孫氏仲饗儀數種大抵以示
人家用臺車饗祀類几筵乃是古祭其四仲告祭當
用平面毡條屏風而已

官誥綾紙

凡封贈父母祖唯降麻官用白昏五色綾紙法錦標
大牙軸餘雖極品止給白丈綾紙法錦標大牙軸此
并盧淡編曰錄

後唐案檢

予嘗求得後唐閔帝應順元年案檢一道乃除宰相
劉句兼判三司唐檢有押法云具官劉句右狀以劉
向經國才高三君急切方屬休元之運實資謀始之
規宜注宸衷委司判計漸期富庶永資聖明臣等商
量望授依前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充集賢殿大學士兼判三司散官勳封如故未
審可否如蒙許允望付翰林院降制處分謹銀奏聞
具後有制書曰宰臣劉句古可兼判三司公事宜令
中書門下依此施行付中書門下准此四月十日用
銜前新鑄之印與今政府行遣稍異本朝要事對章
常事擬進入彙可然後施行謂之熟狀事速不及特
報則先行下具制草奏知謂之進革熟狀白紙書宰

相押字他執政具姓名進草即黃紙書宰相執政皆于狀背押字堂檢職執皆不押推宰屬于檢背書曰堂吏書名用印此擬狀有詞宰臣押檢不印此其為異也文率唐人風俗自朝廷下至郡縣決事皆有詞謂之判則書判科是也押檢二人乃馮道李愚狀檢瀛王親筆甚有改竄勾抹處接舊五代史應順元年四月九日己卯諤王薨唐宸以宰相劉句判三司正是十月與此檢無差宋次道紀開元宰相奏請鄭畋鳳池藁草擬狀注制集悉多用四六皆宰相自草今此擬狀為道親筆蓋故事也

中國衣冠用胡服

中國衣冠自北齊以來乃全用胡衣窄袖緋綠短衣勒鞞鞞帶皆胡服也窄袖利于騎射短衣長鞞便于涉草胡人樂茂草常寢處其中子使北時皆見之雖王庭亦在深草中子至胡庭日所雨過涉草衣袴皆濡雜胡人都無所沾帶之所垂鞞鞞而猶存其環環所以銜環躐如馬鞭根即今之帶絳也天子以十二環為節唐武德貞觀時犹尔開元之後雖仍舊俗而稍褻博矣然帶鈎常穿帶本為礼本朝加順折盖弥文也幘頭一謂四脚乃四帶也二事繫腦後垂之

二帶及繫頭上令曲折附項故亦謂之折上中唐制
惟人主得用硬腳挽唐方鎮擅用命始借用硬腳本
朝僕頭有直腳局腳交腳朝天順風凡五等惟直腳
貴賤同服之又庶人所戴頭巾唐人亦謂四腳蓋兩
腳繫腦後兩腳繫領下取其服

不復繫領

工 內帶遂為虛設

三省樞密院印用塗金

舊制中書樞密院三司使印用塗金近制三省樞密
院印用銀為之塗金餘皆鑄銅而已

京城用青涼織

京城士人舊通用青涼織大中祥符五年九月惟許
親王用之餘並禁之六年六月始許中書樞密院依
舊用織出入

皇后太后印

近朝皇后太后皆有印篆文曰皇太后之印故事三
宮立各百宮立長秋長樂長信之類是也且以宮為
文至尊之位亦不合言印當云某宮之寶

官誥之制

予嘗判官誥既知制誥特又提舉兵吏司封官誥院
而不曰司勳恐遺之也凡文臣及節度觀察防團刺

史諸司使副內殿承制營班皆用吏部印營軍至軍
校環衛官司兵部印封爵命婦用司封印加勳用司
勳印凡官誥之制后妃銷金雲龍羅紙十七張銷金
標袋寶裝軸絲網金帶 公主銷金大鳳羅紙十七
張銷金標袋玳瑁軸紅網塗金銀帶稽按皇后當作
制誕告不裝
告身而用冊本朝諸后皆止用告景祐
元年立后用冊治平熙寧皆修之

親王使相宰相色背五色金花綾紙十七張暈綠錦
標袋犀軸色帶紫絲網銀帶稽樞密使三師三公前
宰相官至僕射東宮三師詞王郡王節度使白背五
色金花綾紙十七張暈錦標袋犀軸色帶恭知政事

樞密使副知院同知簽書院事宣徽使僕射東宮三
少御史大夫至率府副邑率以上白背五色綾紙十
七張暈錦標大牙軸色帶尚書觀文殿大學士資政
殿大學士東宮三少六統軍上將軍留後觀察使同
上惟用法錦標近用翠毛獅子錦以代暈錦非旧制
三司使翰林學士承旨至直學士待制承詔御史中
丞大兩省賓客大卿監祭酒詹事庶子大將軍防團
刺史橫行使諸司使軍職遥郡樞密都丞旨初除駙
馬都尉白綾大紙七張法錦標大牙軸色帶三司副
使少卿監司業起居郎至正言知樞至監察御史郎

中負外四赤令諭德少詹事家令率更令太子侯太
常博士節使行司馬副使少橫行副使諸司副使樞
密副丞旨軍戎都指揮使並不遥郡者白綾大紙七
張大錦標大牙軸青帶國子博士至洗馬通事舍人
諸王友六尚奉御諸衛將軍承旨崇班閤門祇候五
官正諸州別駕樞密院諸房副承旨官至五品以上
標牙軸

兩使判官防團副使率府率副率京官館我堂後官
中書密院主事諸軍戎都虞候忠馬軍步軍副都
軍頭指揮使藩玄步軍副都指揮使虞候內供奉馬

官至四品白綾中紙五張中錦標中牙軸青帶秘書
郎至將作監主簿白綾小紙五張黃錦標角軸青帶
秘幕戒州縣靈臺節保章正諸州長史司然中馬書
錄事主書守當樞密院令史中書令史諸軍指揮使
內品符詔書藝白綾小紙五張小錦標木軸青帶諸
蕃蠻子大將軍司階司弋司候郎將已上並白綾大
紙法錦標大牙軸色帶凡修婉容才人貴人美人銷
金小鳳羅帟七張銷金標玳瑁軸紅絲網塗金銀帟褶
司書司止尚食尚衣典宝常使金花羅紙七張法錦
袋內降夫人郡君團窠羅紙七張暈綠錦標袋宗室

婦常使金花羅紙七張法錦標袋宗室女素羅紙七張法錦標袋國夫人錦銷團窠五色羅紙七張暈錦標袋郡夫人常使金花羅紙七張見在兩府母妻法使團窠錦標袋以上至司言司正等皆用玳瑁軸紫絲網銀幣稍郡君縣太君遙郡刺史正刺史以上妻並銷金常使羅紙七張餘命婦並素羅紙七張

上元燃燈

上元燃燈式云弘漢祠太一自昏至晝故事梁簡文帝有列燈陳後主有光璧殿遙詠仙燈詩唐明皇先天中東都設燈文宗開成中建燈迎三宮是則唐以前歲不常設本朝太宗時三元不禁夜上元御乾元門中元下元御東華門後罷中元下元而初元游觀冠于前代

賜新火

周禮四時變國火謂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櫛之火冬取槐檀之火而唐時為清明取槐柳之火以賜近臣戚里本朝因之唯賜輔臣戚里師臣節察三司使知開封府樞密直學士中使皆得厚賜非常賜例也

金明池

唐曲江開元天寶中勞有殿宇安史亂後盡地廢文
宗覽杜甫詩云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為誰綠
因建紫雲樓落霞亭歲時賜宴人詔有司于兩岸建
亭館 太宗于西郊鑿金明池中有臺榭以閱水戲
而士人游觀無存泊之所若兩岸如唐制設亭館即
踰曲江之盛也

公家文書藁異名

凡公家文書之藁中書謂之草樞密院謂之底三司
謂之檢今秘府有梁朝宣底二卷即正明中崇正院
書也檢即州縣通稱 己上並筆談

乾德鑄印

乾德三年重鑄中書門下樞密院三司使印先是舊
印緣五代舊文非公^上至是得蜀鑄印官祝溫集自言
其祖思唐禮部鑄印官世習繆篆即漢誌所謂屈曲
纏繞以摹章者也臺省寺監及開封興元戶今悉溫
集改鑄 楊公談苑

品家喪許擊鐘

京師品官之喪用浮屠法擊鐘初無定制景德令文
臣知監武臣大將軍命婦郡夫人己上許于天清開
寶二寺擊鐘至今以為定制

賜謚

周禮卿大夫卒太史于墓前賜謚祖奠之日讀誌後世有司失于申明典禮故須門生故吏錄行狀子孫請謚近歲遂既奠而謚號終不及者天聖中孫奭王子融言乞臣寮覈謝不待本家請謚在官品合加謚者並令有司舉行詔從之並澠水燕談

凱旋奏樂不避忌辰

楊文正錡江南人集賢校理澄心堂歸朝直秘閣上幸秘閣詢經義敷對稱旨賜金紫景祐中為近侍扈從澶淵之幸泊凱旋鑾駕還闕日有司言行宮適當懿德皇后忌辰上旋回鑿鼓吹鞀箎非使特公為儀伏使已先馳還闕備迎駕之儀遂馳騎遺問公公即奏於無害武王載木主伐紂時居喪尚前歌後舞况忌者乃追存思耳王壺清話

禁焚屍

河東人衆而地狹民家有喪事雖至親悉燔爇取骨燼寄僧舍以至積久棄捐乃已習為俗韓祖堽鎮并州以官錡市田數頃俾州民骨肉之亡者有安葬之地古者畔逆之人乃有焚殞之刑其士民則有斂殞祔奠之禮惟胡夷禮洎僧尼許從夷禮而焚柩齊民

則一焚之今韓公待俗以禮法真古循吏之事也
遊錄

贈官請謚

唐制兼官三品得贈官如韓文公曾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終吏部侍郎而贈禮部尚書事也而觀察使多贈兩省侍郎以就三品得謚國初以來唯正三品方得謚兼官贈二品不得之真宗命陳彭年詳定遂詔文武官至尚書節度使卒許輟朝贈至三品許請謚而史失其傳寶元中光祿卿知河陽鄭立卒而輟朝非故事也皇朝類苑卷第三十二

皇朝類苑卷第三十三

典故沿革

皇后謚

皇后有謚起於東漢自是至於隋皆單謚光烈陰
皇后明德馬皇后和熹鄧皇后文獻獨孤皇后是也
史家取帝謚冠以其上別之如云光之烈皇后陰氏
明之德皇后馬氏也非謂欲連帝謚而名之也然則
質家尚單文家尚復後世或用復謚如唐正觀中長
孫皇后文德后太宗謚文皇后文德自是復謚自
用二名偶同 太宗之謚年中宗謚孝和趙皇后謚

和思言取帝謚配之其後昭成肅明元獻章敬睿真
昭德以莊憲諸后皆不得連帝謚 國初追尊四祖
三宗之後冠以帝謚及杜太后崩始謚明獻未幾欲
同三祖之后遂改昭憲及太祖諸后自連考字 太
宗后連德字真宗后連莊字皆用復謚非連帝謚為
美慶曆中乃言孝字連 太祖謚德字連 太宗謚
遂改為章以連真字謚且祖宗謚號皆十餘字豈止
配一字為義又 太祖功烈豈專以孝稱 太宗后
連德字及在下文與祖宗后謚又不對可如東漢諸
后卑舉之乎皇祐中予為札官龍圖閣直學士趙周
翰林奏議甚詳下礼院時新以章易莊朝廷以宗廟
事重不欲數更張遂寢其所奏

臣僚卒輟朝

太祖時太卿監卒皆輟朝一日景德以前文武官賜
三品皆不得謚曾任三品官乃得謚

又

真宗大中祥符中命陳文僖公彭年重定以正三品尚
書節度使卒始輟朝贈尚書節度使許定謚自後遵
用其制而曆實緣國史皆遺其事並筆談

國忌行香

舊制國忌造命宰相叅知政事一員率文武常叅官
赴佛寺行香內職不與焉景德中同知樞密院事王
公欽若陳公克叟請率內職學士諸司使軍職下迫
列較同為一班先詣西上閣門進名奉慰訖退赴佛
寺行香小忌則否 金坡遺事

投金龍玉簡

道家有金龍玉簡學士院撰文具一歲中齋醮故後
於名山洞府天聖中 仁宗皇帝以其險遠窮僻費
送醮祭文 具頗為州郡之擾乃下道錄院裁度才
留二十餘處悉罷之河南府平陽洞台州赤城山玉
京洞江寧府華陽洞舒州潛山司真洞杭州火滌洞
鼎州桃源洞常州張公洞南康軍廬山詠真洞建州
武夷有昇真洞南嶽朱陵洞江州馬當山上水府太
平州水府潤州金山下水府杭州錢塘江水府河陽
濟瀆北海水府鳳翔府聖水仙遊潭河中府百文引
龍潭杭州天目山龍潭華州車湘潭所罷處不可悉
記子嘗于學士院取金龍玉簡視之金龍以洞制玉
簡以階石制 出東齋記事

給金寶牌

祥符中詔以聖神化金寶牌分給京城寺觀及祖外

州名山福地牌長二寸濶一寸文曰玉清昭應宮成
天尊萬壽金寶其背文曰永鎮福地勅四周皆隱起
蚪龍花卉之狀盛以絳紗囊体塗函御題其上

應天院建聖像殿

西都北市應天禪院乃太祖誕聖之地國初為傳
舍真宗幸洛陽顧瞻遺跡徘徊感愴乃命建為僧舍
功成賜額奉安御容命知制誥劉筠記仁宗初又建
別殿分上值塑太祖真宗聖像丞相王欽若為之
記後門植牡丹萬本皆洛中尤品慶曆聖像仁宗御
篆神御三殿牌藝祖曰興先太宗曰常華真宗
昭孝今為忌日行香之地去留府甚遠故詩有正夢
寐中行十里謂此也並滄水燕談

罷睦親神御殿

嘉祐中脩睦親宅神御殿歐永叔言祖宗廟貌非
人臣私家所宜有者劉貢父亦謂為然詔下兩制臺
諫官礼官議而引漢帝元成議春秋之義父不祭于
支庶之室君不祭于臣僕之家王不祭于下土諸侯
遂罷郡國廟于是修神御殿

降青詞

降青詞每進天慶天祖先天降聖三元節及皇帝

本命各預先一月降入馬迹兗州會真宮太極觀景
靈宮亳州明道宮太清宮慶成軍大寧宮西京上清
宮嵩崇福宮昇州茅山鳳翔府太平宮中岳天封宮
泗州延祖觀杭州天柱山大滌洞霄宮五嶽真君觀
內中延真殿天符觀會慶殿天安殿滋福殿玉清昭
應宮景靈會靈觀祥源觀上清宮金明池水殿等非
時建道場即當直日草詞或急速者學士未入亦就
完草自大中祥符每立春立秋醮真君現惟有東西
北中四岳而南岳真君獨闕其禮惟演天禧二年再
入翰林當草七月詞見闕此岳乃入劄子奏乞檢奏

事下禮儀院所司以從初漏闕懼罪久而不奏及立
春將近惟演再上言以南岳闕醮蓋有司之誤然屢
經大宥乞免有司之罪但依例忝入御筆批昨奏遂
詰報中書門下行下自此五嶽皆備矣蓬山志

勘箭勘契

太祖初郊凡闕典大儀修講或未全備至于勘契之
式次郊方舉大禮畢蓋輅還至闕門則行勘箭之儀
勘箭者以銅為鏃長三寸形若鑿柄其箭香檀木為
之長三寸金線飾之絳羅泥金囊韜之金吾伏掌烏
其鏃以紫羅泥金囊貯之駕前司掌烏每大駕還闕

中扉駐驛少候有司声云南来何之駕前司告云
太宗皇帝行大礼畢禮儀使疏奏曰請行勘箭金吾
司取其箭駕前司取其鏃兩勘之罷即奏曰勘箭訖
有司齊聲曰是不是贊唱聲者齊聲曰是如是三方
開扉列班起居迎駕大輅方進勘契者以檀刺魚形
金飾鱗鬣別以香檀板象魚形坎而為範其魚則駕
前掌焉其範則宮殿門司掌焉蓋與過宮殿門以魚
合範然後開扉迎駕其贊唱唱迎拜如一勘箭之式
玉壺清話

又

大駕鹵簿中有勘箭如古之勘契也其牡謂之雄牡
箭北謂之開伏箭本胡法也熙寧中罷筆談

街鼓

京師街衢置鼓於小樓之上以警昏曉 太宗時張
公洎製坊名列牌於樓上按唐馬周始建議置鼓警
鼓唯兩京有之後北都亦有警鼓是則京師之制也
二紀以來不聞街鼓之聲金吾戒廢矣 倦遊錄

禁衛五重

禁衛凡五重親從官為一重天武官為一重御龍弓
箭直弩直為一重御龍骨朶子直為一重御龍直為

一重凡入禁園自一重徒一年至三年上誤者減二等傳卞嘗誤入禁園定私罪永叔再為論奏為公罪得應制舉東齋記事

駕頭扇篋

正衙門法座香木為之加金飾四足墮角其前小偃織藤胃之每車駕出幸則使老內臣馬上抱之曰駕頭輦後曲蓋之篋兩扇夾之通謂之扇篋皆綉亦有銷金者即蓋之華蓋也筆談

喚伏入閣

唐日御宣政殿中細伏兵部旂幡等立于朝廷官退皆賜食自開元後朔望宗廟上牙盤石明皇意款避正殿遂御紫宸殿喚使入閣門遂有入閣之名在唐時殊不知為盛禮唐末常御殿更無仗御朔望時設之趨朝者仍給廊下食所以鄭谷輦多形于詩詠嘆美而五代之不絕故祖宗數御文德殿入閣之禮熙寧二年予被詔脩閣門儀制以為文德入閣非是當喚伏御紫宸殿請下兩制與太常議之學士承旨王公珪等以謂入閣是唐日坐朝之儀不足行削去其予與閣門諸君因請如唐御宣政禮量設仗衛之儀詔乃可今朔望御文德殿始於此也閣門有舊入閣圖

頗約其禮而簡便之凡文武官百人執仗四百人其
五龍五鳳五岳五星旗御馬皆立殿門之外華談

洞案

予昔領門下省會天子排正伏吏供洞案者設于前
殿兩螭首間案上設燎香爐脩注官夾案立予詰吏
何名洞吏辭不知予思之通朱漆為案故名曰洞耳
丞相公序謂然唐人鄭谷嘗用之景文公筆記

接伴虜使

虜使韓杞者始修聘好獷悍無檢命趙文忠公接伴
公旋數覲見之儀方漸馴擾及將辭嫌朝服太長步
武縈足欲復左衽公之曰君將 陛殿受還書去
天顏咫尺可乎剛折之絕不敢明年虜選姚東之翹
者至闕復接伴東之者輕俊逞辨坐則談兵公徐謂
之曰君號多聞者豈不聞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
已而用之今得已之時也二國始以禮義修好非君
所談之事方此少戢酬對得體玉壺清談

交州進奉授官

交州進奉使多遣兵馬使或攝管内刺史或靜海節
度賓幕之職及其歸多加檢校官或遷其職如行軍
司馬副使之類近皆自稱土官又亦以王官命之春

退朝錄

北朝官

北朝書白詔紙寫用御寶印橫金鍍匣子盛錦托裏
渾金鍍鎖鑰請御寶印封並紅絲一錦重黃襪白面
籤云書至千地大契丹皇帝闕下元大宋皇帝封國
后即六媻大契丹皇太后籤云覲致書下云謹封再
用紅羅襪封畢用詔紙封帝復用御寶印大中祥符
正月契丹太后喪吊榭書用黃羅襪乾興元年二月
告哀亦用黃羅襪當十月與契丹皇后生辰書却用
紅羅襪

外國書

外國書白詔紙寫亦用御寶印間金鍍匣子盛錦托
裏間金鎖鑰封一同前錦裏用黃絹襪封面籤云勅
某國王或某王 並蓬山志

仙源積慶圖

趙文定拜宗正掌玉牒屬籍國初梁周翰劄宗籍之
制不辯宮邸公裁酌得宜又造仙源積慶圖盡列長
幼親疎之目以進于便坐張之為盛事也

置宗正及教授等官

予嘗修玉牒知國家慶緒之繁衍治平中宗室四十

餘人男女相半在亡亦相半親王置翊善侍講記室
餘則逐宮院置都講教授歲時有喜慶則燕崇政殿
或太清樓命之射課其書札或賦以歌詩擇其能者
而推賜器幣以旌勸之景祐三年始置太宗正司以
濮王及彰化軍留後守節領其事有所奏請不得專
達必宗正司詳酌而後以聞所以勉進其敦睦而糾
愆違也其後增置講書官四員別置小學教授十二
員及增同知太宗正一員而置官益多其疎屬又得
為外官則自厲而向學者弥衆矣 澠水燕談

宗子授南班官

宗子授南班官世傳王文正為太尉宰相日始開此
議不然也故事宗子無遷官法唯遇稀曠大慶則普
遷一官景祐時初定祖宗並配南郊宗室欲緣大
禮乞推恩使諸王官教授刁約草表上之後約見丞
相王沂公：問前日宗室乞遷官表何人所為約未
測其意答以不知歸而思之恐事窮且得罪乃再詣
相府沂公問之如前約愈恐不敢復隱遂以實對公
曰無他但愛其文詞耳 再三嘉獎徐曰已得旨別
有措置更數日當有指揮自此遂有南班之授近屬
自初除 將軍凡七遷則為節度使遂為定制諸宗

子以千縑謝約，辭不敢受。子乃親舊刀嘗出表藁以示子。筆談。

諸王公主制中称呼

近世諸王公主制中稱皇子皇弟皇女疑皇字相承為例。止合云第幾子第幾弟第幾女云。退朝錄。

燕王贈天策上將軍

慶曆中皇叔燕王元儼薨，仁宗追悼尤深，詔有司擇位號之尤美尊者以追榮之。乃特贈天策上將軍，非常典也。王嚴毅威望著于天下，民識與不識呼

親王公主封國

淳化五年九月一，真宗封壽王，詔壽國封為大國。在晉國之下，諸王之上。景德三年二月二十二日奉聖旨，壽、梁、趙、宋四國今後更不得封。大中祥符六年正月十九日，降制衛國長公主特進封徐國長公主。楚國長公主報慈正覺大師特進封潁國長公主。越國長公主特進封宿國長公主。所有徐、潁、宿三國特昇為大國，在衛、楚、越之上。蓬山志。

歷代用曆

上古以來，逐朝曆名。黃帝起元辛卯，曆顓帝用乙卯，曆虞用戊午，曆夏用丙寅，曆湯用申寅，曆周用丁巳。

曆魯用庚子曆秦用乙卯曆漢用太初曆四分曆三
統曆魏用黃初曆景初曆晉用玄昭曆合元曆萬分
曆宋用大明曆嘉元曆齊用天保曆同章曆正象曆
後魏用興和曆正元曆正象曆梁用大司曆乾象曆
永昌曆後周用天和曆丙寅曆明玄曆隋用甲子曆
開皇曆皇極曆大業曆唐用丙寅曆麟德曆神龍曆
大衍曆元和觀象曆長慶宣明曆寶應曆正元曆景
福崇賢曆天福用調元曆周顯德用欽天曆 本朝
太祖用應天曆 太宗用乾元曆 真宗用宜天曆
仁宗用崇天曆 英宗用明天曆已而復用崇天曆
退朝錄

併省州縣

熙寧中廢併天下州縣迄八年凡廢州軍監三十一
儀涓慈鄭集萬乾僭南儀復象春陵憲遼竇壁梅漢
陽通利濟化清平水康荆門廣濟高郵江陰富順漣
水宣化廢縣一百二十晉州趙越杭州南新普州善
康磁州昭德華州渭南德州德平陵州貴平新縣忠
州貴溪兗州鄆縣廣州信安四會陝府胡威陝古河
中河西永樂巴州七盤其章坊州昇平春州銅陵北
京大明渭水注城水濟莫州鄭長豐縣梧州戎城邛

州臨溪梓州永泰河陽己水滄州轄安臨津融州武
 楊羅城象州義化歸州具山汝州龍興懷州修武武
 道州永明慶州樂蟠化州瀛州東城景越順安高安
 澶頓丘洛州武城曲周臨洛丹州雲山品汾州潞州
 黎城瓊州舍城火山火山橫州永定宜州古陽漕丹
 汾州考義延州金林明豐延水太原平晉隨州光州
 刑州哀山縣平鄉秦州長道達州三崗石鼓揚州廣
 陵趙州隆平柏鄉贊皇雅州百丈營經同州夏陽嘉
 州平羗河南洛陽福昌陽緱氏伊闕濱州招安慈州
 文成言鄉成都西浦戎州真宿綿州高昌榮州公井
 寧化寧化乾寧乾寧真定靈寺井陘荆南建寧支江
 辰州麻陽招諭陳州南頓桂州修仁永寧安州雲夢
 忻州定襄劍門關劍門漢陽漢川恩州清陽熙州狄
 道河州犯罕衛州新鄉衛俞州南州號州玉城果州
 流溪利州平蜀許州許田奇嵐嵐石蓬州蓬山良山
 冀州新河涪水温山閬州晉安岐平復州王步閬州
 延陵出筆談

皇朝類苑卷第三十四

詩歌賦詠

范杲

藝祖收河東凱旋范杲叩馬進詩曰千里版圖來浙
右一聲金鼓下河東上愛慕不已增秩賜章服杲魯
公質之姪好學有文時稱高梁柳范謂高弁梁周翰
柳開與杲也

楊侍講

楊侍講徽之以能詩聞于祖宗朝太宗知其名
索其所著以百篇奏御仍獻詩于上卒句曰少年牢

落今何幸叨遇君王問姓名太宗賜和且語近臣曰
徽之文雅可尚操履端正拜禮部侍郎選十聯寫于
御屏梁周翰貽之詩曰誰似金華楊學士十聯詩在
御屏中江行云犬吠竹籬估酒客鶴隨苔岸洗僧衣
寒食云天寒酒冷難成醉地迥臺高易斷魂塞上云
戍樓烟自白戰地雨常腥嘉州道上青帝已教春不
老素娥何惜月長圓又云落花水入瞿塘峽帶雨雲
歸越雋州哭江為云廢宅寒塘水荒墳宿草烟元夜
云春歸萬年樹月滿九重城僧舍云偶題岩石雲生
筆閑繞庭松露濕衣湘江舟行云新霜染楓葉皓月
借蘆花宿東林云開盡菊花秋色老落遲梧葉雨聲
寒

王元之

王元之謫黃州也實由宰相不悅交親無敢私見惟
竇元賓握手泣嘯於閤門曰天乎使云屢黜豈非命
耶士大夫高之元之以詩謝之曰惟有南宮竇員外
為余垂淚閤門前

二

雷德驤有終公子二人嘗並命為江南淮南兩路轉
運使當世榮之王禹偁贈詩二首其一曰江南江北

接王畿漕運帆播去似飛父子有才同當國君王無
事免宵衣屏除奸吏魂應喪養活疲民肉漸肥還有
文場受恩客望塵情抱倍依其二曰當時詞氣壓
朱雲老作皇家諫諍臣章疏對無事日朝廷有旨
直言人題詩野館光泉石講易秋堂動鬼神棘寺下
僚叨末路齋心惟祝東鴻鈞蓋禹偁嘗出德驥門下
而德驥深于易而酷嗜吟咏故也

三

王禹偁詩多紀實中的作趙普挽詞云玄象中台圯
皇家上相薨大功銘玉鉉密事在金縢宋湜挽詞云
先帝升遐日詞臣遇直時樞前書顧命筆下定鴻基
蓋普 密贊 太祖傳位太宗而湜為內相宿直遇
太祖升遐是夜草遺制立太宗故也云此事湜家亦
不知唯以公挽詞為傳信

四

王黃州始居濟陽父本磨家時畢文簡公 為州從
事元之七歲一日代其父翰趨至公宇立庭下應對
不懾文簡方命諸子屬句鸚鵡能言爭似鳳文簡曰
童子口舌喧奴顧能對此乎意惡犯分而訊之元之
首應聲曰蜘蛛雖巧不如蚕復涵諷意報文簡文

簡嘆曰子精神滿腹將且鳴世矣其後與公接武朝
廷焉

五

王元之謫黃州有詩云又為太守黃州去依舊即官
白髮生論詩者尚其質直元之先謫滁州謝上表云
諸縣豐登苦無公事一家飽煖全荷君恩元之有盡
像在滁及歐陽尚書謫官至郡謁畫像取表中語為
詩曰諸縣豐登少公事一家飽煖荷君恩元之在朝
與宰相不相能作江豚詩刺之訛其肥大云食啗魚
蝦頗肥膈又云江雲漠漠江雨來天意為霖不在汝
俗云江豚出能致風雨也

楊文公

楊文公初為光祿丞太宗頗愛其才一日後苑賞花
宴詞臣公不得預以詩貽諸館職曰聞帶宮花滿髻
紅上林絲篔侍重瞳蓬萊咫尺無因到始信仙凡迥
不同諸公不敢匿以詩進呈上詰有司所以不召左
右曰以木帖職例不得預即命直集賢院免謝令預
晚宴時以為榮唐韓吏部序侯喜劉師服與道士軒
轅彌明石鼎聯句其事頗怪而彌明之詞警絕遠甚
以為非神即仙殆非人思所能到孫漢公以為皆退

之語也蓋以其詞多刺訛慮為人所訾其傳不久故以神其事也

二

楊大年與錢劉數公唱和自西崑集出時人爭效之詩體一變而先生老輩患其多用故事至于語僻難曉殊不知自是李者之弊如大年新蟬云風來玉宇鳥先覺露下金茎鶴未知雖用故事何害為佳句也又如峭帆橫渡官橋柳疊歌驚飛海岸鷗其不用故事又豈不佳乎蓋其雄文博學筆力有餘故無施而不可非前世號詩人者區區于風雪草木之類為許洞所困者也

三

寇萊公在中書與同列云水底日為天上日未有對而楊大年適來白事因請其對大年應聲曰眼中人是面前人一對稱為的對

四

楊大年十一建州送入闕下真宗親試一賦二詩頃刻而成上喜令中人送中書俾宰臣再試時叅政李至狀云臣等今月某日入內都知王知春傳聖旨押送建州十一歲習進士楊億到中書其人來

自江湖對啟軒陛殊無震懼便便有老成蓋聖祚承
平神童間出也臣亦令賦喜朝京闕五言六韻亦頃刻
而就其詩謹封進詩內有七閩波浩渺雙闕勢岩荒
曉登雲外嶺夜渡月中潮斷句云願秉清忠節終身
立聖朝之句

五

楊文公億數歲未能言一日家人抱登接誤觸其首
忽便言家人驚謂曰汝既能言能吟詩乎曰能遂令
吟樓詩應聲吟曰危樓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
聲語恐驚天上人後為天下文章宗主

夏文莊

一

夏文莊公景德初侍父監通州猿山鹽場嘗登狼山
賦渡口詩曰渡口人稀黯翠烟登臨猶喜夕陽天殘
雲右倚維楊樹遠水南回建鄴船山引亂猿啼古寺
電驅甘雨過閑田季鷹死後無歸客江上鱸魚不直
錢時年十七後之題時無出其右識者以為甘雨過
閑曰雖有為霖之志終無澤物之功

二

夏文莊公舉制科對策罷方出殿門遇楊徽之見其

年少遠邀與語曰老夫他則不知唯喜吟咏願丐賢
良一篇以下他日之志不識可否公援筆欣然殿上
袞衣明日月硯中旗影動龍蛇縱橫禮樂三千字
獨對丹墀日未斜楊公嘆服數四曰真宰相器也

三

景德中夏公初授館職時方早秋上多宴後庭酒酣
遽命中使請公索新詞公問上在甚處中使曰在
拱辰按舞公即抒思立進喜遷鶯詞曰霞散綺月沈
鈎簾捲未央樓夜涼河漢截天流宮闕鏤新秋瑤階
祀英廟金莖露鳳髓香雲霧三千珠翠擁宸遊水殿

按梁州中使入奏上大悅

四

夏鄭公以父歿王事得三班差使然自好讀書攻為
詩一日携所業伺宰相李文靖公沆退朝拜于馬首
而獻之文靖讀其句有山勢蜂腰斷溪流燕尾分之
句深愛之終卷皆佳句翊日袖詩呈真宗及叙其
死事之後家貧乞與換一文資遂改潤州金壇主簿
後數年舉至制科對策庭下有老者前揖曰吾閱人多
矣視賢良他日必貴求一詩以誌今日之事因以吳
綾手巾展于前鄭公乘興題曰簾內袞衣明黼黻殿

前旌飾雜龍蛇縱橫落筆三千字獨對丹墀日未斜
是年制策高等平生好為詩皆有所屬初罷樞密府
為南京留守時有忌疾之者到郡作詩曰造化平分
荷大鈞腰間新佩玉麒麟南湖日夜栽桃李準擬灘
陽過十春又曰海鴈——橋春水深畧無塵土到花陰
忘机不管人知否自有沙鷗信此心晚年流落仇敵
益衆而杼彈之疏不報上聞因作詩送一臺官曰弱
羽驚弦勢未安孤飛殊不得鴛鴦黃金自有雙南貴
莫與遊人作彈丸始王沂公曾當國鄭公為翰林學
士欲撼之因作青州詩曰日上西山舞鳶鶴波翻碧
海對蛟龍直勾到了成何事消得君王賜履封以沂
公青人故也

五

景休曰夏竦字子喬父故錢氏臣歸朝為侍禁竦幼
學于姚鉉使為水賦限以萬字竦作三千字以示鉉
怒不視曰汝何不于水之前後左右廣言之則多矣
竦又益之凡得六千字以示鉉：喜曰可教矣年七歲
善屬文為時人所稱舉進士開封解者百數竦為第
六貢院時奏名第四會其父死于邊竦以死事者子
補奉職貢院奏竦所試賦云優于省元陳堯佐以其

幼故抑之來舉請免省試詔許之疎以奉職行父喪
服終換丹陽主簿舉賢良方正及第拜大理寺評事
通判台州秩滿遷光祿寺丞直史館頃之奉詔脩史
俄知制誥時年二十七

陳文惠

陳文惠堯佐端拱元年程宿下及第止二十八人時
公兄弟先登第舉族貧時俱未仕父省筆尚為小官
家極貧魏野以詩賀之曰放人少處先登第舉族貧
時已授官

蘇東坡

慶曆中歐陽文忠公謫守滁州：有瑯琊幽谷山川
奇麗鳴泉飛瀑聲若環珮公臨聽忘歸僧智仙作亭
其上刻石為記以遺州人既去十年太常博士沈遵
好奇之士聞而往遊愛其山水秀絕以琴寫其聲為
醉翁吟蓋宮聲三疊後會公河朔遵援琴作之公歌
以遺遵并為醉翁引以叙其事然詞不主聲為知琴
者所惜後三十餘年公薨遵亦歿其廬山道人崔閑
逋客也妙于琴理常恨此曲無詞及譜其聲請于東
坡居士蘇子瞻以補其闕然後聲詞皆備遂為琴中

絕妙好事爭傳之其詞曰瑯然清員誰彈嚮空山無
言唯公醉中知其天月明風露消、人未眠荷蕢過
山前自有心也哉此賢第二疊泛声同此醉翁嘯詠
聲和流泉醉翁去後空有朝吟夜怨山有時而童巔
水有時而迴川思翁無歲年翁今為飛仙此意在人
間試聽徽外兩三弦方其補詞閑為弦其声居士倚
声為詞頃刻而就無所點竄遵之子比丘號本覺法
真禪師居士書以與之謂曰二水同器有不相入二
琴同手有不相應沈君信手弹琴而與泉合居士縱
筆作詞而與琴會此必有其同者矣

張芸叟奉使大遼宿幽州館中有題蘓子瞻老人於
壁間者聞范陽書肆亦刻子瞻詩數十篇謂之大蘓
集子瞻名重當代外至夷虜亦愛服如此芸叟題其
後曰誰傳佳句到幽都逢着胡兒問大蘇已上見滬
水燕談

李文質

李昉再入相以司空致仕為詩慕白居易之淺初所
居有園林畜五禽以客為名白鷗為閑客鷺為雪客
鶴為仙客孔雀為南客鸚鵡曰隴客昉各為詩一章
畫為客奇傳于好事者又慕居易西京九老之會得

宋琪等八人皆年七十餘時為九世會未果而卒

玉溪生

公嘗言至道中偶得玉溪生詩百餘篇意甚愛之而
未得其深趣咸平景德間因演綸之暇徧尋前代名
公詩集觀富子才調兼極雅麗包蘊密緻演繹平暢
味無窮而灸愈出鑽彌堅而酌不竭曲盡萬變之態
精索推言之要使學者少窺其一班略得其餘先若
滌腸而換骨矣由是孜孜求訪凡得五七言長短韻
歌行雜言共五百八十二首唐末浙右多得其本故
錢鄧帥若水嘗留意摭拾總得四百餘首錢君舉
賈誼兩句云可憐半夜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錢
云其措辭如此後人何以企及余聞其所云遂愛其
詩弥篤乃專緝綴鹿門先生唐彦謙慕玉溪得其清
峭感愴蓋聖人之一體也然警絕之句亦多予數年
類集後求得薛廷珪所作序凡百八十二首世俗見
予愛慕二君詩什誇傳於書林文苑淺之徒相非者
甚衆噫大聲不入俚耳豈足論哉

范文正公

一

海陵西溪鹽場初呂文靖公嘗官於此手植牡丹有

詩列其後范文正公亦嘗臨涖復題一絕云陽和不
擇地海角正還春憶得上林色相看如故人以二公
詩筆故題詠極多而花亦為人貴重護以朱欄不折
歲久盛茂林枝復數丈每春花開數百朵為海濱之
奇觀

二

范文正公未免乳喪其父隨母嫁淄山朱氏既冠文
行過人一試為南宮第一人遂擢第仕宦四十年晚
鎮青州西望故居繞百餘里以詩其鄉人曰長自
一寒儒登榮三紀餘百花春滿路二麥雨隨車鼓吹

迎前道烟霞指舊廬鄉人莫相羨教子讀詩書

三

范文正公謫睦州過嚴陵祠下會吳俗歲里祀巫迎
神但歌滿江紅有桐江好烟漠一浪似山如削遶嚴
陵灘畔鷺飛魚躍之句公曰吾不善音律撰一絕送
神曰漢包六合網英豪一箇冥鴻惜羽毛世祖功成
三十六雲臺爭似釣臺高

四

范希文為詩不徒然而作也贈釣者詩云江上往來
人盡愛鱸魚羨君看一葉舟出沒風濤裏又覩渡詩一

棹輕如葉旁觀亦損神他時在平地無忽險中人率
以數化為主非獨風騷之將抑又文之豪傑歟

五

范文正公氣節忠勁知無不言 仁宗朝 獻章疏
數見斥逐故梅聖俞作啄木鳥詩以見意曰啄尽林
中蠹未肯出林飛不識黃金彈雙翎墮落暉

張在

青州布衣張在少能文尤精于詩寄蹇不偶老死場
屋題龍興寺老栢院詩曰南隣北舍牡丹開年少尋
芳去又迴惟又君家老栢樹春風恰似不曾來大為
人所傳誦故御史中丞范諷補之喜論詩尤愛此篇
誦于文潞公、皇祐中鎮青詣老栢院訪在所題字
已漫滅公惜其不傳為大字書于西廡之壁後三十
餘年當元豐癸亥東平畢仲甫將叔見公于洛下公
詢在詩囑畢往觀畢至青訪其故處壁已圯毀不復
可得為刻于天官石柱又刊其故所題處

僧惠崇

一

寇萊公一日延詩僧崇于池邊探闌分題得丞相池
上青柳字韻崇得池上鷺明字韻崇默遶池邊心于

杳冥以搜之自午及晡忽以一指點空微笑曰已得
之此篇功在明字凡五押之俱不倒今方得之丞相
試請口舉崇日照水千尋迥樓烟一點明冠公笑曰
吾之柳功在青字已四押之終未慙不若且罷崇詩
全篇曰雨絕方塘隘遲迴不復驚曝翎沙日煖引步
島風清及斷句云主人池上鳳見尔憶蓬瀛

二

宋九釋詩惟惠崇師絕出嘗有河分崗勢斷春入燒
痕責之句傳誦都下藉一喧著餘緇遂寂寥無聞因
忌之乃厚誣其盜閩僧文兆以詩嘲之曰河分崗勢
司空曙春入燒痕劉長卿不是師兄偷古句古人詩
句犯師兄

石昌言

皇祐間館中詩筆石昌言楊林最得唐人風格余嘗
携琴訪之一詩見謝尤佳曰鄭衛湮俗耳正聲追
不回誰傳廣陵操老盡嶧陽材古意為師復清風尋
我來幽陰竹軒下重約月明開恐遺泚故錄耳已上
湘山野錄

石曼卿

石曼卿大聖寶元間以歌詩豪于一時嘗于平陽會

中作代意寄尹師魯一篇詞意深美曰十年一見空
花委依舊山河損桃李鴈聲北去燕西飛高樓日日
春風裡眉聳石州山對起嬌波淚落粧如洗汾河不
斷水南流天色無情淡如水曼卿死後數年故人閔
詠夢曼卿曰延年平生作詩多矣獨嘗自以為平陽
代意一篇最為得意而世人罕稱之能令余此詩盛
傳于世在永言耳詠覺後輒演其詞引度以人迷神
引聲詠于是天下爭歌之他日復夢曼卿致謝詠字
永言

二

石曼卿自少以詩酒豪放自得其氣貌偉然詩格奇
峭又工于書筆書道勁体兼顏柳為世所好余家嘗
得南唐後主澄心堂紙曼卿為余以草書其籌筆驛
詩曼卿平生所自愛者至今藏之號為三絕真子家
寶也曼卿卒後其故人有見之者云恍惚如夢中言
我今為仙也所主芙蓉城欲呼故人往遊不得忿然
騎一素驢去如飛又後云降于濠州一舉子家又呼
舉子去不得因留詩一篇與人余亦記舉子一聯云
鶯聲又逐春光老花影長隨日脚流鬼神仙事怪不
可知其詩頗類曼卿平生語舉子不能道矣

趙師民

龍圖趙學士師民以醇儒碩學名重當時為人沉厚
端默群居終日似不能言而于文章之外詩思尤精
如麥天晨氣潤槐夏午陰清前世名流皆所未到也
如曉鶯林外千聲轉芳草街前一寸長殆不類其為
人矣

皇朝類苑卷第三十四

皇朝類苑卷第三十五

詩歌賦詠

林和靖

處士林逋居於杭州西湖之孤山逋工筆畫善為詩
云草泥行郭索雲本叫鉤輞頗為士大夫所稱又梅
花詩云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評詩者
謂前世咏梅者多矣未有此句也又其臨終為句云
茂陵他日求遺稿猶喜曾無封禪詩尤為人稱誦自
逋之卒湖山寂寥未有繼者 見廬陵歸田錄

林和靖梅詩云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
大為歐陽文忠公稱賞大凡和靖集中梅詩最好梅
花詩中此兩句尤奇麗東坡和少游梅詩云西湖處士
骨應稿只有此詩居壓倒僕意東坡亦有微意也然
和靖詩屬對親切如贈暇藥秀才詩云鷓鴣懶擊三
千水龍虎閑封六一泥

歐陽文忠公

歐陽公頃謫滁州一同年忘其名將赴閬倅因訪之
即送為一曲歌以為送曰記得金鸞同唱第春風上
國繁華而今薄宦老天涯十年岐路辜負曲江花聞
說閬山通閬苑樓高不見君家孤城寒月等閑斜離
愁無盡紅樹遠連霞其飄逸清遠皆太白之品流也
公不幸晚為儉人撰淫艷數曲附之以成其毀於皇
祐中都下已聞此闋歌於人口者二十年矣嗟哉不
能為之力辨公尤不喜浮屠文塋頃持蘇子美書薦
謁之殆還亦蒙詩見送有孤閑竹三笠乾務平淡少陵才
及聯句有林間著書就應日邊來句人皆怪之

二

趙叔平罷叅政致仕居濉陽歐陽永叔罷叅政致仕
居汝陰叔平一日乘安輿來訪永叔時呂晦叔以金

華學士知穎州啟宴以名二公於是歐陽自為優人
致語及口號高誼青才縉紳以為美談口號曰欲知
盛集繼荀陳請看當筵主與賓金馬玉堂三學士清
風明月兩閑人紅芳已過鶯猶囀青杏初嘗酒正醇
好景難逢良會少乘歡舉白莫辭貧

三

慶曆中西師未解晏元獻公殊為樞密使會大雪歐
陽文忠公與陸學士經同往候之遂至于西園歐陽
公即席賦晏太尉西園和雪歌其斷章曰主人與國
共休戚不難喜悅將豐登須令鉄甲令徹骨四十餘
萬屯邊兵晏深不平嘗語人曰昔日韓愈亦能作言
語每赴裴庶會但云園林窮勝事鍾鼓樂清時却不
曾如此作鬧

梅聖俞

景祐末元昊叛夏鄭公出鎮長安梅送詩云亞夫金
鼓從天落韓信旌旗背水陳是時詩甚多獨刻此于
石文瑩頃遊穎中二邑僧壁——尚有公之詩郢城新
亭曰每到新亭即厭歸野香經雨長松圍四簷山色
消繁暑一局棋散下翠微水片角巾爭澗月錦文拳
石砌苔机近来學得籠中鶴回避流鶯咲不飛寒食

云客舍愁驚百五春雨餘溪竹綠無塵金花觸處
鞦韆鼓粉頰誰家鬪草人水上碧桃流片段梁間新燕
語逡巡高僧不飲客携酒來勸先朝放逐臣篇々精
絕不能盡錄公聞靈州陷衣胡服引單騎冒雪間道
走清遠故城得其實奏請班師見玉壺清話

二

梅聖俞嘗於范希文席上賦河豚魚詩云春州出荻
牙春岸飛楊花河豚于此時貴不數魚蝦河豚嘗出
於春暮群遊水上食柳絮而肥南人多與荻牙為羹
最美知詩者謂祇破題兩句已道盡河豚好處聖俞
平生若於吟詠以閑遠右淡為意故其締思極艱此
詩作於樽俎之間筆力雄贍頃刻而成遂絕唱

三

蘓子瞻學士蜀人也嘗於涪井監得西南夷人所賣
蚩布弓衣其父織成梅聖俞春節雪詩在聖俞集中
未為絕句蓋其名重傳落夷狄子瞻以余尤知聖俞
因以見遺余家舊蓄琴一張乃雷會所斲其聲清越
如擊金石遂以此布更為琴囊二物真余家之寶玩
也

四

晏文獻公文章擅天下尤喜為詩而多稱引後進一時名士往往出其門聖俞平生所作詩多矣然獨愛其兩聯云寒魚猶見底白鷺已飛前又絮暖鱉魚繁跋添蓴菜紫余嘗于聖俞見公自書手簡再三稱賞此二聯云余疑而問之聖俞曰此非極致豈公偶自得意於其間乎乃知自右文字不獨知己難得知人亦難也

五

宋元獻公庠初罷叅知政事知揚州嘗以雙鵝贈梅堯臣作詩曰昔居鳳池上曾食鳳池萍乞與江湖走從教養素翎不同王逸少辛苦寫黃庭宋公得詩殊不悅

六

梅聖俞於謝氏中外親謝師直少名錦衣奴聖俞作詩戲之曰右錦裁詩句班衣戲坐隅水奴今正熟肯放陸郎無師直時十餘歲讀書而悟劉貢父詩話

蘓子美

松江新作長橋制度宏麗前世所未有蘓子美新橋對月詩所謂雲頭豔々開金餅水面沉沉臥綵虹者是也時謂此橋非此句雄偉不能稱蘓子美兄舜元

字才翁詩亦道勁多佳句獨罕傳其與子美紫閣寺
聯句無愧韓孟也恨不盡見之耳

二

尚書郎周越以書名盛行于天聖景祐間然筆軟俗
殊無古氣梅堯臣作詩務為清切閑淡近代詩人罕
及也皇祐以後時人作詩尚豪放甚者粗俗強惡遂
以成風蘓舜欽喜為健句草書猶俊嘗曰不幸寫字
為人比周越作詩為人比梅堯臣尤良可歎也見東
軒筆錄

三

蘓子美謫居吳中欲遊丹陽潘詩曰深不欲其來宣
言於人欲拒之子美作水調歌頭有擬借寒潭垂釣
又恐鷗鳥相猜不宜傍青綸之句蓋為是也

晏元獻

晏元獻公喜詩嘗曰老覺腰金重慵便就枕涼未是
富貴詩不如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此善言富貴
者也人皆以為知詩

二

晏元獻公雖起居田里而文章富貴出於天然嘗覺
李慶孫富貴曲軸裝曲譜金書字樹記花名玉篆牌

公曰此乃乞兒相未嘗語富貴者故公每吟咏富貴
不言金玉綿繡而惟說其氣象若曰樓臺側畔楊花
過簾幕中間燕子飛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
淡風之類是也故公自以此句語人曰窮兒家有這
景致也無

三

晏相國今世之工為詩者也末年見編集乃篇唐
人以來所本有然相國不自貴重其文凡門下客及
官屬解韻者悉與酬和

丁晉公

真宗朝歲一賞花釣魚群臣應制嘗一歲臨池久之
而仰釣不食丁公謂應制詩云鶯鶯鳳輦穿花去魚
畏顏龍上釣遲真宗稱賞群臣皆自以為不及也

范補之

范諷自給事中謫官濟南城有張氏園亭數泉上出
有金錦真珠之句水木環合乃歷下之勝景園亭主
人乃張寺丞聰也嘗邀范宴飲于亭范題二韻詩於
壁云園林再到由身健官職今拋夢乍醒唯有南山
與君眼相逢不改舊時青

二

鼎州甘泉寺介官道之側嘉泉也便於激酌行客未
有不舍車而面者始寇萊公南遷日題于泉東楹曰平
仲酌泉經此回望北闕黯然而去未幾丁晉公又過
之顯於西楹曰謂為之酌泉禮佛而去後范補之為
湖南安撫留詩於寺曰平仲酌泉回北望為之禮佛
向南行烟嵐翠鎖門前路轉使高僧厭寵榮詩碑至
今猶存已上並湘山野錄

鍾離權

邢州開元寺一僧院有五代時隱士鍾離權草書詩
二絕華勢道逸詩句亦佳詩曰得道真僧不易逢幾
時歸去隨願相從自言住處連滄海別是蓬萊第一重
其二曰莫厭追歡笑語頻尋思離亂可傷神閑來屈
指從頭數得見昇平有幾人後從廣知邢州訪此寺
遂命刊刻此詩於石

張永宗

張宗永華州人倜儻不羈善為詩寶元中以職官知
長安縣時鄭州陳相尹京兆宗永嘗以事失公意公
有別業在鄠杜縣間宗永知公好絕句詩乘間詣之
於廳大書二韵云喬松翠竹絕纖埃門開南山盡日
開應是主人貪報國功名成遂不歸來莊督錄以聞

公覽而善之待之如初宗永嘗有詩云大書文字隄
防老剩賣峰嵐准備閑佳句甚多徃、膾炙人口

馮太傅

馮太傅端嘗書一絕句云鳴鶴直上一千尺天靜無
風聲更乾碧眼胡兒三百騎盡提金勒向雲看顧坐
客曰此可函於屏障乃柳如京塞上之作見倦游
襟錄

呂文穆

洛陽龍門有呂文穆公讀書龕云文穆昔常棲息於
此初有友二人一人則温尚書仲舒一人忘其姓名
而三人誓不得狀元不仕及唱第文穆狀元温已失
意然猶中甲科遂釋褐其一人經拂袖歸隱文穆作
相太宗問昔誰為友文穆即以歸隱者對遽以著
作佐即召之不起故文穆罷相尹洛作詩曰昔作儒
生謁貢闈今提相印出黃扉九重鴛鷺醉中別萬里
烟霄達了歸隣叟盡垂新鶴髮故人猶著舊麻衣洛
陽謾道多才子自歎遭逢似我稀所謂故人蓋斥其
友歸隱者也

王荆公

王丞相初得請于金陵出東府寓定力院自題于僧

壁云溪北溪南水暗通隔溪聞得夕陽春當時諸葛
成何事只合終身作卧龍

二

王荆公初罷相知金陵作詩曰投老歸來一幅巾君
恩猶許備藩臣芙蓉堂上踈秋水聊為龜魚作主人
乃再罷相遂乞宮觀以會靈觀使居鍾山又作詩云
乞得膠、擾、身鍾山松竹替埃塵只將鳧雁同為
客不與龜魚作主人

三

熙寧中召王荆公及子雱同修經義仍加荆公左僕
射兼門下侍郎雱龍圖閣直學士同日受命故元春
政絳賀詩曰陳前輿服同桓傳拜後金珠有魯公

四

熙寧初張侍郎核以二府成詩賀王公公和曰功謝
蕭規慚漢第恩從隗始詫燕臺示陸農師曰蕭規曹
隨高帝論功蕭何第一皆據故實而請從隗始初無
恩字笑曰子善問也韓退之鬪雞聯句感恩慚始若
無據豈當對功字耶乃知前人以用事一字偏枯為
倒置眉目返易巾裳其慎之如此

五

荆公愛看水中影亦性所好如秋水寫明河迤：藕
花底又桃花詩云晴溝漲水綠週遭俯視紅影移魚
舫皆觀其影也其後云攀條弄芳畏晼晚已見忝雪
盤中毛事見儀禮

王平甫

王平甫學士碩學高才勁正不附麗熙寧中判官告
院忽於秋日作宮詞點絳唇一闕其旨蓋有所刺以
示其友魏泰歎曰公之詞美矣然斷章乃流離之鬼
何也明年平甫竟以諛得罪廢金陵其詞曰秋氣微
涼夢回明月穿簾幕井梧蕭索正遶高枝鵲寶瑟塵
生金雁空零落晴無託鬢雲重掠不似君恩薄

二

熙寧中高麗遣使入貢且求王平甫學士京師題詠
有旨令權知開對府元厚之內翰抄錄以賜時厚之
自詣平甫求新著平甫以詩戲厚之曰誰似詩仙來
鳳詔欲傳賈客過雞林

三

王安國俊邁而貌陋黑肥熙寧中余與同官於洛下
嘗謂予曰子可作詩贈我余因援筆戲之曰飛卿
豨溫鍾燕思道通脫還魁肥江淹善啖筆五色使信

能文腰十圍只知外貌乏粉澤誰料滿腹填珠玑相逢把酒洛陽社不管淋漓身上衣安國由此不悅

蔡子正

蔡子正久在邊任晚年以龍圖閣直學士再守平涼作喜遷鶯詞一闋以自廣曰霜天清曉望紫塞古疊寒雲衰草漢馬嘶風邊鴻翻月隴上鉄衣寒早劔歌時曲悲壯盡道君恩須報塞垣樂盡橐鞬錦領山西年少談咲靜烽火一把長根平安耗聖主深遐布驕虜尚寬天討歲華向晚愁思誰念玉関人老太平也且歡娛莫惜金樽頻倒此曲成大傳都下錄見倦游錄

蔡挺自寶元以後歷邊任至於熙寧初狗師平涼會邊無事因作樂歌以教邊人有誰念玉関人老之句此曲盛傳都下未幾召為樞密副使

三

熙寧六年有司言日當食四月朔上為撤膳避正殿一夕微雨明日不見日食百官入賀是日有皇子之慶蔡子正為樞密副使獻詩前四句曰昨夜薰風入舜韶君王未御正衙朝陽輝已得前星助陰沴替隨夜雨消其叙四月一日避正殿皇子慶誕陰雲日



餘四句盡之當時無能過之

皇朝類苑卷第三十六

詩歌賦詠

張鄧公

退傳張鄧公士遜晚春乘安輿出南薰遠都城遊金
明抵暮指宜秋而入閣兵捧牌請官位退傳止書一
絕於牌云閑遊靈沼送春回闕吏何須若見猜八十
哀公無品秩昔曾三到鳳池來

二

退傳張公性喜山水宰卽武時多遊僧舍至則今哦
忘歸嘗至西庵題詩曰西庵深入西山裏莫得當年

少客遊密、石叢盤水徑洎、雲竇瀉寒流松皆有
節垂青蓋僧盡無心也句頭欲制粉牌書姓字調宮
官冗不堪留又公嘗至寶蓋岩亦留題曰身為冠冕
流心是雲泉客每到雲泉中便擬忘歸迹况茲寶蓋
岩天造清涼宅脫車官道旁誰知願言遠又公嘗言
牒至建寧縣過洛陽而山路險峭穹絕不可名狀亦
題二韵于村寺曰金谷花時醉幾場舊游無日不思
量誰知萬水千山裏枉破人言過洛陽楊文公談苑
稱楚僧惠崇詩於近代釋子中為傑出而毆陽少師
歸田錄亦紀其佳句則不甚多余嘗見崇惠自撰句
圖凡一聯皆平生所得於心而可喜今試錄之書楊
雲卿別墅云河分崗勢斷春入燒痕青長信詞云陰
井生秋早明河轉曙遲送達上人西游云地形容蜀
畫江勢抱事回江行晚泊云嶺暮清猿急江寒白鳥
稀上相公池上作云歸禽動疎竹落果響寒塘贈陳
少師云野人傳相鶴山吏學彈琴夜坐云春淺冰生
井宵分月上軒贈凝上人云掩門青檜老出定白髭
長送遷客云浪經蛟浦濶山入鬼門寒經綠公舊寺
云遺侶傳諸國留真在一峰寒上云河冰堅渡馬塞
雪苦藏鵬喜長公云久別年顏改相逢夜話長隱者

云多年不道姓近日旋移家宿東林寺云鳥歸松墮
雪僧定石沉雲上翰林王學士云露寒金掌重天近
玉繩低柳氏書齋云著書經日短彈琴惜春深上王
太尉云探騎通蕃壘降兵逐漢旗田家秋夕云露下
牛羊靜河明桑柘空舟行云林斷城隍出江分島嶼
迴寄梅蘓州云鑠山城月上吹角海鷗驚宿楊侍郎
東亭云卷幔來風遠移床得月多送程至云白浪分
吳國青山得隔楚天遊隱靜寺云空潭聞鹿飲踈樹
見僧行送錢供奉巡警云劍珮明山雪旌旗濕海雲
梅鼎臣河亭云曠野行人少長沙去鳥平宿肇公山
家月高山 迫霜落石門深送盧經西歸云霜多秦
木 雲蓋漢山孤塚梁夜泊云夜闌潮 舸秋迴月
臨城崔仰秋居云葉影風中盡蟲聲月下多賜裴使
君云行縣山迎舸論兵雪繞旗早行云繁霜衣上積
殘月馬前低秋夕云磬折虫聲出燈飛鶴影沉書韓
退之 壁云移家臨醜石租地得靈泉秋夕懷長公
云秋近草蟲亂夜筵霜月低觀宴卿老云海鷗聽舜
樂山老醉堯觴贈素上人云中食下林狄寒禪移塚
狐晚夏夜云扇聲猶泛暑井氣忽生秋江行早發云
殘月楚山曉孤煙江廟春宿翻經館靖少卿房云梵

客分石像唐語入新經題王太保道院云鶴傳滄海
信僧和白雲詩秋夕懷汪白云寒禽棲古柳破月入
微雲贈上人云花漏沉山月雲衣起海風喜陳至
云樓中天姥月坐上杜陵人冬日野望云人歸罔舍
迴雁過諸山遙送人壯榮洲云山色臨巴迴江流入
漢清春早道中云湘雲隨雁斷楚路背人遙贈李道
士云松風吹雪亂岩溜濺碁寒栖霞寺云境閑僧渡
水雲盡鶴盤空林逋河亭云古路隨崗起秋帆轉浦
斜楊秘監池上云寒禽時動竹露重忽翻荷魏野山
亭云嵐重琴棋濕風長枕簟寒塞下云夜梵通雲竇
秋香滿石叢陝西道中云關河雙鬢白風雪一燈青
送防秋楊將軍云殺氣生龍劍威風動虎旗瓜州亭
子云落潮鳴下岸飛雨暗中賀劉舍人云日纏黃
道迴春入紫微深夜云寒燈催牒盡曉角喚春回
幽并道中云雁行沉古戍鷗影轉寒沙送僧歸天台
云景霽雲迴合秋生樹動搖過陳搏舊宅云亂水僧
頻過荒松不還宿江館云露館濤驚枕空庭月伴
琴維邢道中云馬渡冰河濶鷗盤積石高國寺秋居
云驚蟬移古柳鬪雀墮寒庭書平山人山房云松風
傳夕磬溪霧擁春燈觀南郊天仗云霓旌搖曙景鳳

吹繞春雲贈義省上人云坐石雲生衲添泉月入鉶
昇平詞云萬國無刑治三邊不戰平國清寺云暝鶴
栖金刹秋僧過石橋呂氏西齋云雪殘僧掃石風動
鶴歸松劉畚幽居云風煖鳥巢木日高人灌園楊都
觀池上云竹風驚宿鶴潭月戲春魚書矯方屋壁云
圭竇先知曉盆池別見天送陳舍人巡撫云月露踈
寒雲濤閃畫旗宿齊上人禪齋云鶴驚金刹露龍
蟄玉鉶泉春日寇公贊池上云暄風生木末遲景入
泉心七夕云河來天上濶雲渡月邊輕贈道士云海
人來相鶴山下聽琴送孫荊州云畫鷁浮秋浪金
鏡響夕雲江城曉望云丹楓映郭迴綠嶼背江深題
木保山亭云危溜含清瑟飛花點玉觴送李秦州云
朱旗凌雪捲畫角入雲吹書上人西齋云孤雲還靜
境遠籟發秋空李太傅山莊云圍棋分雪石汲井動
金沙宮中詞云井含春氣碧樓轉夕陽送吳表州
云鳥暝風沉角天清月上旗寄肇公云斜吹鳴金錫
歸雲擁石床塞上古戍生烟直平沙落月遲贈嗣
上人云掃石雪離筵嘗茶日入鐺舟行云遠嶼迎檣
出寒林帶岸迴送延上人云來時雲擁衲別月夜隨
笳馬鬣淮亭云路橫崗斷風轉浦帆斜上戴殿前

大保云劍靜龍歸匣旗開虎繞竿高誣書齋云品畫
逢名嶽橫琴憶古賢大一山云雲陰移漢寨石色入
秦天塞人送上人云地遙群鳥小天濶一鷗平范溶
圖池云江花凌霰發山溜入池深獵騎云長風躍馬
路小雪射鵬天高略書院云古木風煙靜寒潭星斗
明送段上却河北轉運云渡河風動旆巡部雨露車
車

三

張退傳相公與陳文惠公同秉政張既以帝傳 政
有詩寄文惠曰赭按當年並命時兼葭哀佩倚瓊枝
皇恩乞與桑榆老鴻自高冥鳳在池張公既退居年
七十八歲有除夜詩八十先陰有二年烟蘿門戶喜
開闢近來無柰山中相頻寄詩來許綴班退傳以八
十二歲薨正八十有二之識也 倦游襍錄

韓魏公

韓魏公在北門重陽燕諸曹于後園有詩一聯云不
羞老圃秋容淡且看閑花晚節香公居嘗謂保初節
易保晚節南故晚節事尤著效所立特完又作喜雪
詩一聯云危石蓋深藍虎陷老枝擎重玉龍寒人謂
公身雖在此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公為詩用意深

非詳味之莫見其指皆此類也 見魏王別錄

李師中

唐介為臺官廷疏宰相之失 仁廟怒謫英州別駕
仍命中官乘驛押赴任時朝中士大夫以詩送行者
顏象獨李師中待制一篇為人傳誦曰孤忠自許衆
不與獨立敢言人所難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石
重如山並游英俊顏何厚已死奸雄骨尚寒天為吾
皇扶社稷肯教夫子不生還

又

唐子方始彈張堯佐於諫官皆上疏及文公貶吳奎
畏縮不前當時謂 動陣脚及唐爭論於上前遂并
及奎之背納執政又奎而又公益不安遂罷政事時
李師中作詩送唐略曰並游英俊顏何厚已死奸雄
骨尚寒厚顏之句為奎發也

龔穎

龔穎自負文學少許可又談論多所折難 太宗朝
知朗州士罕造其門獨丁謂贄文求見穎倒屣延延
酬對終日以至忘食曰自唐韓柳後今得子矣翊日
丁獻詩於穎、次韵酬和曰胆怯何由帶鉄冠祇緣
昭代獎孤寒曲肱未遂遺前志直指無聞是曠官三

署每傳朝客說五溪閑凭郡樓看祝君早得文場雋
况值天堦正舞干

馮瀛王

馮瀛王詩雖淺近而多義理若但知行好事莫要問
前程須知海岳歸明主未省乾坤陷吉人之類世雖
盛傳而罕見其全篇今並錄之詩曰窮達皆由命何
勞發歎聲但知行好事莫要問前程冬去永須判春
來草自生請公觀此理天道甚分明又偶作云莫畏
危時便愴神前程徃々有期因須知海岳歸明主未
省乾坤陷吉人道德幾時曾去世舟車何處不通津
但教方寸無諸惡狼虎叢中也立身

杜祁公

杜祁公酷嗜吟咏致政後林下書懷曰從政區々到
白頭一生寧肯顧恩讎双鳧乘雁嘗深媿野馬黃羊
亦遇憂豈是林泉堪佚老只緣蒲柳不禁秋始終幸
會承平日樂聖誰能擊壤謳然余不見野馬黃羊事
後讀唐張說傳乃見之則所謂吾肉非黃羊必不畏
吃血非野馬必不畏刺是也

卽樞密

樞密卽公亦蒙見知屢加論荐嘗謂余詩淺近有似

白樂天一日閱相國寺書肆得馮瀛不詩一帙而歸
以語之公曰子詩格似白樂天今又愛馮瀛王將來
捻取筒豁達李老慶曆京師有民自号豁達李老
益如公喃而河多鄙俚戲之遂皆大笑然余賦才鄙拙
不能強為豪英今齒已老而詩格定時、遣興寔有
李老之風足見公之知也余辟定武主管機宜文字
公時收鄆州附所作詩一大軸并寄余詩曰流年真
似隙中駒別後情懷懶 踈天下又頒新歲曆牀頭
達故人書慙慙羔雁功曹檄狼籍盃盤上客魚好
在仲宣家萬里從軍苦樂定何如未幾公即捐館迄
今追念知己每增感愴

劉昌言

劉昌言極有才思嘗不第作詩落句云唯有夜
蝴蝶翻、飛入刺桐巷後為商立記室王禹偁贈詩
曰年來 落事堪嗟載筆商立鬢欲華酒好未陪紅
杏宴詩狂多憶刺桐巷蓋為是也刺桐花深紅 一
枝數十壘而葉頗大類桐故謂之刺桐惟閩中有之

潘道遥

昔王維愛孟浩然吟咏風度則繪為圖以翫李洞慕
賈島詩名則鑄相以師之近世又有好事者以潘閔

遨遊浙江詠潮著多則亦以輕綃寫其形容謂之潘
閔詠潮圖閔酷嗜吟咏自號逍遙子嘗自咏若吟詩
曰髮任至々白詩須字字清又貧居詩曰長喜詩無
病不憂家更貧又峽中聞猿云何須三叫絕已恨一
聲多哭高舍人云生前是客曾教卷死後何人為撰
碑寄張詠云莫嗟黑髮從頭白終見黃河到底清皆
佳句也故家尚書贈詩曰宋朝歸聖主潘閔是詩人
又王禹偁亦贈詩曰江城賣藥常將鶴古寺看碑不
下驢其為名公賞激如此

王公隨惟嗜吟詠有宮詞云一聲啼鳥禁門靜滿地
落花春日長又野步云桑斧利春色漁歌唱夕陽皆
公應舉時行卷所作也

曹武毅

曹翰嘗平江南有功後歸環衛數年不調一日內宴
太宗侍臣皆賦詩翰以武人不預乃自陳曰臣少亦
學詩亦乞應制 太宗咲而許之曰卿武臣宜以刀
字為韻翰援筆立進因以寄意曰三十年前學六韜
英名嘗得預時豪曾因國難披金甲不為家貧賣寶
刀臂健尚嫌弓力軟眼明猶識陣雲高庭前昨夜秋

風起羞見盤花舊戰袍
太宗覽之惻然即自環衛
驟遷數級

蘓為

蘓為嗜酷吟咏知湖州日有詩數十首唯一篇最為
絕唱曰野艇閑撐處湘大景亦微春波無限綠白鳥
自由飛柳色濃垂岸山光冷照衣時移一壺酒恣到
晚涼歸在宣城有詩十首皆以宣城為目題內宣城
卷一首尤為清麗曰宣城花疊嶂樓前簇綺霞若非
翠露陶潛柳只是紅藏小謝家又嘗知卽武軍亦有
小詩十首唯一篇最喜曰愛重八九月登臨高下樓
紅雲白處起寒瀨泊漁舟

皇朝類苑卷第三十七

詩賦歌詠

劉沆

劉沆與鄉人尹鑑少同場屋劉已登第大拜皇祐中
尹以恩榜始登第劉以詩送之曰少年相款老相逢
鄉舉雖同遇不同我已位登三事後君方名列五科
中榮登莫計名高下宦達須由善始終若到鄉閭人
見問為言歸思滿秋風

張師錫

張師錫年八十餘卒又有喜其子及第詩曰御榜今

朝至見名心始今子能俱中第吾遂可休官賀客留
連飲家書反覆看世科誰不繼得慰二親難

寇萊公

向敏中寇準同以太平興國五年登科向秉鈞寇以
使相知永興軍向作絕句贈寇：酬之曰玉殿登科
四十年當時僚友盡英賢歲寒惟有君兼我白首猶
持相將權 見青箱雜記

陳恭公

陳恭公執中以衛尉寺丞知吳州驛遞上疏乞立儲
貳 真宗喜其敢言翊日臨朝袖其疏以示執政歎
想久之召為右正言然而王冀公所忌一日 真宗
賦御溝柳詩宣自宰相兩省皆和進恭公因進詩曰
一度春 一度新翠花先長得照龍津君王自愛天
然態恨殺昭陽學舞人

宋子京

韓魏公知定州日作閱右堂自為記書于右後又画
魏公像于堂上宋子京知定州作樂歌十闕其一曰
聽說山中好韓家閱右堂画圖真宰相刻石好文章
魏公聞之不喜

胡恢

金陵人胡恢博物強記善篆隸臧否人物坐法失官
十餘年潦倒貧困赴選集於京師是時韓魏公當國
恢獻小詩自達其一聯云建鄴關山千里遠長安風
雪一家寒魏公深怜之令篆太學石經因此得復官
任華州推官而卒

魏野

蜀人魏野隐居不仕宦善為詩以詩著名卜居陝州
東門之外有陝州平陸縣詩云寒食花藏院重陽菊
遶灣一声離岸櫓數點別州山最為警句所居頗瀟
灑當時顯人多與之游寇忠愍尤愛之嘗有贈忠愍
詩云好向上天辭富貴却宋平地作神仙後忠愍鎮
北都召野置門下時北都有妓女美色而舉止生梗
土人謂之生張八因府會忠愍令乞詩於野，贈之
詩曰君為北道生張八我是西川熟魏三莫惜樽前
無笑語半生半熟未相猜吳正憲憶郊詩云南郭
迎大使東郊詔隱人謂野也野死有子閑亦有清名
今尚居陝中

朱台符

朱台符眉州人俊邁敏博少有賦名各同輩課試以
尺正度其晷台符八寸而一賦已就凡有所作文字

其彫篆皆類於賦章疏歌曲亦然河西作梗因上封事其略曰且夫結之以恩者彼必懷之示之以威者彼必畏之若爾則所謂繼遷者自當革面而束手款塞而庭矣又嘗為數闕其略曰歌過雲兮慘客在回雪兮腰一搦又曰顰多而翠黛難成望而烏雲易散本當身心兮牡丹期到如今兮賜冰頰扇卿人日錫嘗曰朱拱正一闕乃閨怨賦一首只少

錢熙

錢熙泉南才雅之士進四夷來王賦萬餘言太宗愛其才擢館職有司請試上咲曰試官前進士趙某親自選中嘗撰三鈞酸文舉世稱精絕略曰渭川凝碧早拋月之流商嶺排青不逐眠雲之侶又曰年年落第春風徒泣於迂鶯處、羈游夜雨空傷於斷雁其文數千言率類于此卒鄉人李慶孫為詩哭之曰四夷妙賦無人誦三鈞酸文舉世傳

汪處士

文瑩至長沙首訪故國馬氏天策府諸學士所著文章擅其名者惟徐東野李紅高適遂得東野詩浮脆輕艷皆鉛華歌舞媚一時樽俎耳其句不通牡丹

宿醉蘭惠春悲霞宮日城剪紅刻翠而已獨汪處士
一篇庶乎可採曰門在松裏山僧幾度過藥靈丸
不大甚妙子無多薄霧蒙寒徑殘風戀綠蘿金烏兼
玉兔年幾柰君何又得弘高禱文十卷皆搗章繪句
雖齷者亦能道信乎文之難見玉壺清話

徐鉉

太祖太宗下諸國其偽命臣僚忠於所事者無不面
加獎激以至棄瑕錄用故徐鉉潘昉修輩皆承眷禮
至如衛融張洎應荅不遜獨優假之故雖陳遠寇讐
無不盡其忠力太平興國中興王李煜薨太宗詔

侍臣撰吳王神道碑時有與徐鉉爭名而欲重傷之
者面奏曰知吳王事跡莫若徐鉉為詳太宗未悟
詔徐鉉撰碑處請對而泣曰臣舊事李煜陛下容
臣存故主之義乃敢奉詔太宗始悟讓者之義許
之故鉉之為碑但推言曆數有盡天命有歸而已其
警句云東鄰結禍南箕扇疑投抒致慈親之感乞火
無里婦之談始勞因壘之師終後塗山之會又有偃
王之比太宗覽之獨稱歎異日復得鉉所撰吳王
挽詞三首尤加歎賞每對宰臣稱鉉之忠義吳王挽
嗣今記者二首曰倏戀千齡盡冥茫萬事空青松洛

陽陌荒草建康宮道德遺文在興哀自古同受恩無
補報反哺歎途窮士德承餘烈江南廣舊恩一朝人
事變千石信書存哀挽周原道旌名鄭國門此生雖
未死寂寞已消魂李王墓北印江南錄乃鉉與湯悅
奉詔撰故有臨國信書之句東隣謂錢倣也

黃孝先

宗袞嘗賞黃子溫詩子溫字孝恭天聖八年登進士
第為大理寺丞失官從兄子思亦善詩詠懷曰日者
未知裴令貴世人爭笑禰生狂 句曰風簾燕引
五六子露井榴開三四花子思名孝先天聖二年登
進士第終太常博士

賈公餗

蔡文忠公擢送士第一以將作丞倅充將母之官年
少氣銳日沉酣以酒色廢務賢良賈公餗居郡中屢
謁不得見因書一絕屏間聖君寵厚龍頭選慈母恩
深鶴髮垂君寵母恩俱未報酒如為患悔何追文忠
見之亟往泣謝自是終身不飲酒

王君玉

王君玉琪詩務刻琢而深醇獨至高視古今每云初
學詩易於形狀寫物而難于題贈至成一家言則反

此君玉秋後蓮寔詩蚕寒冰繭瘦蜂老露窠 比興
曲盡妙也他詩數百十首字字清竒讀之咀冰嚼雪
若魚寒不食清池釣鷺靜頻驚小閣棋聞角詩隴雁
半驚天在水征人相顧月如霜之類是也

李邕

李邕邕公作詩格句自三字至九字有五字成篇者
盡古今詩之格律足以資詳博不可不知也伯父娶
邕孫女嘗聞邕邕公與小宋飲酒 一物隸僻事
以多者為勝飲不勝者他人莫敢造席

張文定

張司空齊賢致仕歸洛康寧福壽先得裴晉公午橋
庄鑿渠周堂花竹照日與故舊乘小車携 游釣勝
於門曰老夫已毀裂冠冕或公綬垂訪不敢拜見造
一卧榻舉以視田稼醉則憩於木陰酒醒則起嘗作
詩戲贈故人午橋今得晉公廬花木烟雲興有餘師
亮曰頭以已足回登兩府九尚書公慕唐李文亮為
人對上前申明律意惟務裁減又奏乞罷三班吏秋
罰請從贖論皆可知 見玉壺清話

王化基

王化基言任中丞日鞠祖吉知晉州受賂事敗詢其

土豪王基者云吾小民見州將貧乏相醜率為一日
之壽豈知其犯法哉悵歎不已化基話其前後郡守
王基言三十年已來惟梁都官不受一錢餘無免者
乃梁勗也勗漢乾祐中司徒誦下進士及第有文詞
太祖欲令知制誥為時宰所忌遂止化基言於太
宗時勗以老病不任吏事特授華州行軍司馬給卽
中俸料其子昭璉亦舉進士得杭州從事化基送以
詩曰文章換貴雙枝秀清白傳家兩地貧人多傳誦
見楊文公談苑

王嗣宗

种放以處士名見拜官 真宗待以殊禮名動海內
後謁歸終南山恃恩驕倨甚王嗣宗時知長安放至
通判以下群拜謁放小俛垂首接之而已嗣宗內不
平故名其諸姓出拜嗣宗嗣宗坐受之放怒嗣宗曰
向者通判以下拜君扶之而已此百十耳嗣宗狀元
及第名位不輕胡為不得坐受其拜放曰以手博得
狀元耳何足道哉嗣宗怒遂上疏言放寔空疎才識
無以踰人專飾詐功蹈虛名 陛下尊禮放擢為顯
官誠恐天下竊笑益長澆偽之風且陛下召魏野閉
門避匿而放陰結權貴以自薦達因扶 放 事

數條 上雖兩不之問而待放之意寔衷齊州進士
李冠嘗獻嗣宗詩曰終南處士數名滅却土妖狐窟
穴空

張華崖

張忠定公詠布衣希夷先生一見竒之公曰願分華
山一半居之可乎先生曰於公固可及別贈以毫褚
公是將嬰我以世務也後公貴顯果以名重德天下
將赴劍南以詩寄先生曰性愚不肯林泉住劉要清
流擬致君今日星馳劍南去回頭慚愧華山雲及還
又寄以詩曰世人大抵重官榮見我東歸夾道迎應
被華山高士笑天真喪盡得虛名 見涇水燕談

聾隅子

黃晞閩人好讀書客遊京師數十年不歸家貧謁素
以為生衣不蔽軀得錢輒買書所費殆數百緡自號
聾隅子石守道為直講聞其名使諸生如古禮執羔
雁束帛就里中聘之以補學職晞固辭不就故歐陽
永叔哭但徠先生詩云羔雁聘黃晞、驚走隣家是
也著書甚多至和中 荐于朝除試太醫助教月餘
未及 綠袍遇疾暴卒有子甚愚畧所聚及旬著書
皆散夫無存者 見涑水記聞

王沂公

王沂公為布衣時以所業贖呂文穆蒙正中有早梅詩其警句云雪中未論和夢事且向百花頭上開文穆云此生第已安排作狀元宰相矣已而果然魏玉語錄

僧有明

浮圖詩者不少士大夫莫為汲引多汨沒不顯嘗任福州見山僧有明有詩百餘首其中佳句如虹收千嶂雨潮展半江天詩因試客分題僻碁為饒人下着低不減唐人

花蕊夫人

孟蜀時花蕊夫人能為詩而世不傳其歌詞清婉可聽他日王平甫治館中廢書得其七言詩一卷題云八十九首而存者才二十餘篇大約似王建宮詞一篇云厨船進食簇時新列坐無非侍從臣日午殿頭宣索繪隔花催喚打漁人又云月頭支給買花錢滿殿宮娥近數千遇着唱名多不語含羞急過御床前他篇類此

楊玠

楊玠請恭虞卿之曾孫也仕前偽蜀王建至顯官隨

王衍歸後唐以老得工部尚書致仕居長安舊居多
為隣里侵占子弟欲詣府訴其事以狀白玠批帝
尾云四隣侵我我從伊畢竟須思未有時試上含元
殿基望秋風秣草正離々子弟不復敢言

孫僅

孫何孫僅俱以能大馳名一時僅為陝西轉運使作
驪山詩二首其後篇有云秦帝墓成陳勝起明皇宮
就祿山來時方建玉清昭應宮有惡僅者欲中傷之
因錄其詩以進真宗讀前篇云朱衣吏引上驪山
邊曰僅小器也此何足誇遂棄不讀而陳勝祿山之
語卒不得聞人以為幸也見廬陵居士錄

王禹玉

京師祭二社多差近臣王禹玉在兩禁二十年熙寧
三年為翰林承旨又膺是任題詩齋宮曰隣雞未動
曉驂催又向靈壇飲福盃自咲治聾不知足明年強
健更重來執政聞而怜之見倦游禱錄

陳烈先生

陳烈先生初嘗與蔡君謨同硯席時君謨出鎮福唐
束吏治民毫髮不容一日烈往見之維舟庭下聞其
嚴察不徃謁之但留詩于庭曰溪山龍帟蟠溪水鼓

角喧中宵卿雲破六月夜衾寒風雨生殘樹蛟螭喜
怒瀾殷懃祝舟子移棹過前灘亭吏不敢隱錄詩呈
公自是公為之少霽威稜

皇朝類苑卷第三十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皇朝類苑卷第三十八

詩歌賦詠

真宗親選兩制館閣送劉綜詩

樞密直學士劉總出鎮并門兩制館閣皆以詩寵其
行因進呈 真宗深究詩雅方競務西崑軀磔裂雕
篆親以御筆選其平淡者止得八聯晁迥云夙駕都
門曉微涼苑樹秋楊境止選斷句云閑榆漸落邊鴻
度誰勸劉卽酒十分朱巽云寒垣古木含秋色租張
行塵起夕陽李維云秋教如暮角膏雨逐行軒孫僅
云汾水冷光搖函戟蒙山秋色鎮層樓錢惟演云置



酒軍中樂聞笳塞上清都尉王貽永云河朔雪深思
爰日疑州春暖詠甘棠劉筠六極目閑山高倚漢順
風鷗鷺遠凌秋上謂總曰并門在唐世將相出鎮凡
遣從事者以題詠入罷行之句多寫佛宮道宇纂
集成編目曰太原事迹後不聞其作也 後寫御選
句圈立於晉祠

于越亭詩

公言咸平初罷處州赴闕道經饒州餘干登于越亭
前瞰琵琶州後鎮思善寺林麓岑鬱千峰競秀其天
下絕境古今由詩者百餘篇張祐云扁舟亭下駐烟
波十五年遊重此過洲嘴露沙人渡淺 稍葺竹馬
蹄多層瀾張水痕猶在古板題詩字已訛况是高秋
正圓月可堪聞听異鄉歌劉長卿云天南愁望絕亭
下柳條新落日獨啼鳥孤舟何處人生涯投越嶠世
業陷胡塵草色迷征路鶯聲傍逐臣秦臺愁白首楚
渚怨青萍香：鍾陵暮攸：鄱水春獨醒翻取咲直
道不容身得罪風霜古全生天地仁貴山數行淡滄
海一窮鱗流落机心盡空憐鷗鶴親三篇絕唱也

雍熙以來文士詩

公自言雍熙初歸輒迄今三十年所聞文士多矣真

能詩者甚鮮如

風慳其名而徐鉉梁周翰黃

夷簡范杲皆前輩鄭文宝薛映王禹偁吳淑劉師道
李宗諤李建中李維姚鉉陳克佐恚當倚流後來之
著名者如路振錢熙丁謂錢易梅詢李挺蘓為朱巖
陳越王魯李堪陳談呂夷簡宋綬卽煥晏殊江任焦
宋古布衣有錢塘林逋縉雲周啟明錢氏諸子有封
守惟濟供奉官昭度鄉曲有今南鄭殷丞兄故黎州
家君極高安薄覽宗人字牧之子並有佳句不以擢
舉而錢惟演劉筠特工於詩其警策殆不可遽數自
兵部而下公之所嘗舉今路記之兵部春望杏：煙
蕪何處盡搖：風柳不勝垂徐鉉遊水蘭亭云蘭煙
破浪城陰直玉勒穿花苑樹深習水戰云千帆日助
陰山勢萬里風馳下瀨散病中題云向空吐：煩書
字舉世涵：莫問津謫居云野日蒼茫悲鵬舍水風
陰——濕貂裘陳秘監歸泉州云三朝恩澤馮唐老萬
里江關賀監歸宿山寺云落宿依樓角歸雲擁殿廊
梁周翰應制云百花將盡牡丹拆十雨初晴太液春
黃夷簡題人山居云宿雨一番蔬甲坼春山幾焙茗
旗香范杲講聖云千里版圖來浙右一鼓金鼓下河
東鄭文宝春郊云百草千花路斜風細雨天重經賧

所云過關已躍檣蒲馬誤喘猶驚碩兔屏落城云星
沉會節歌鍾早天半上陽烟樹微張靈州云越絕曉
城蝴蝶夢單于秋引盡龍轂長安送別云杜曲花光
濃似酒灞陵春色老於人送人歸湘中云滿帆西日
催行客一夜東風落楚梅南行云失意慣中遷客酒
多年不見侍臣花悽靈云舊升霜風仙界橘雙溪晴
落海邊鷗送人知韶州云人辭碧落春風晚花老未
陵右渡頭水熙陵云承露氣清騎送日觚稜人靜鳥
呼風邊上云鬢頂相似雪峰卜寂寥烟薛映送人鄂
州云黃鵠晨霞傍樓起頭陀秋草繞碑荒吳淑送朱
致政云洛殿夜涼初閣筆渚宮歲晚得懸車劉師道
寄別云南浦未傷春草碧北山仍愧曉猿驚與張祕
云久師金馬客就飲玉溪生荷花云有路期奔月無
媒與嫁春殘花云金谷路塵理國艷武陵水泛天
香寄陳龍圖云城瞻北斗天何遠夢斷南柯日未沉
歎世云野馬飛牕日醯雞舞瓮天春雪云青帝翠華
沉物外素娥孀影吊雲端又雪云三千世界銀沉色
十二樓臺玉作層湘中云游波帝子魂何在芳草王
孫怨未歸李宗諤春郊云一溪脆綠浮灘鷓萬樹春
紅叫杜鵑蘓承旨云金鷺後記人爭寫玉署新牌帝

日書李建中送人云山程授館聞鴻夜水國還家欲
雪天李維諸宮亭云故宮芳草在往事暮江流朱致
政云清朝猶強健白首還鄉正太平和人賜馬
太保云轉眄回岩電分鬚磔蝟毛寄洪湛公謫去賈
生身健否秋來潘岳鬢班無姚鉉錢塘郡云踈鍾天
竺曉一雁海門秋陳堯佐潮州徵還云君恩來萬里
客路出千山送神放云風樵若耶路霜橘洞庭秋送
朱荆南云部吏百函通爵里從兵千騎屬鞬橐錢熙
送人金陵拜掃云鶴歸已改新城郭牛卧重尋舊墓
田丁謂和錢易云珊瑚新筆案雲母舊屏風送章南
安六楊花過嶺路桃葉渡江舟章明州云泣珠泉客
通閩市種玉仙翁寄版圖陳荆南云楚客夢雲鈴閣
密郢人歌雪射堂開錢易函景云雙蜂上簾額獨鵲
裊庭柯芭蕉云綠章封奏緘初啟青鳳來求皇尾乍開
梅詢陰陵云千里漢圍分一夜楚歌散李拱春題村
舍云大眠花影地牛牧聲坡蘓為湖亭云春波何
限綠白鳥自由飛劉端州云夜浪珠還浦春泥象印
蹤宋嚴贈徐常侍云寓直有誰同騎省立班獨自戴
貂冠陳越侍宴云千鍾人既醉九奏鳳來儀與劉從
云誰哀成下韻不廢洛中吟李秦州云擁路東方騎

懸腰左碩龜王魯李附馬拜陵云人畏軒臺久春歸
雨澤多李堪哭黎州家君云桐鄉曲語葬絲路在生
悲周建州云海月隨帆落溪花繞驛流送人云雷風
有約春蚪振霜雪無情紫蕙枯退居云雨密綠桐潤
潮平釣石沉陳詒閑居云寵雞對窓語躡雀繞門飛
呂夷簡春早云梅無驛使飄零盡草怨王孫取次生
九日呈梅集仙云人歸北闕知何日菊應東籬自去
年寒食云人為介推初禁火花愁青女再飛霜宋綬
送人知江陵云竒才劍客當前隊麗賦騷人記後車
送人洪州云江涵帝子鞏飛閣山陰真君鶴馭天周
賢良云楚澤傷春落鷓鴣長安索米塊侏儒卻煥送
是集南埽云官舡風破浪闌吏鼓通晨晏殊與張臨
川云籬邊菊秀先生醉桑下雖嬌稚子仁又云東陽
詩骨秀南浦別魂消章明州云騷客江山知有助秦
源雞犬更相關送人洪州云衝斗氣沉龍已化置弱
人去榻猶懸江任送人云珠盤臨路泣斗印入鄉提
焦宗古送人游蜀云芳樹高低啼蜀魄朝雲濃淡極
已天贈周玄良云南陽客自称龍卧東魯人應嘆鳳
哀林逋湖山云片月通蘿徑幽雲在石床周啟明近
臣疾愈云一丸童子藥五返使人車皇甫提刑云鵠

夷江上畬田稔牛斗星邊貫索空錢惟濟太乙宮醮
云庭下焚香連宿霧林間鳴珮起棲鳶從駕西巡云
曉陌壺漿滿春風騎吹長故主第云鳳簫通碧落星
石辨靈源錢昭度村居云黃蜂銜退海潮白蟻戰酣
山雨來大寒云雨被北風雖作雪水愁東海亦成冰
金陵云西北高樓在東南王氣消梅花云東北風吹
大庾嶺西南日映小寒天雁云三年別館風吹雪萬
里長沙月照來秋日華山云人間路到三峯盡天下
秋隨一葉來又鄭殷丞云貴鳥幾傳王母信白鷺曾
換右軍書將至京云近闕已瞻龍席氣思鄉猶望斗
牛星家君黎州赦至云山川百蠻國雨露九天書寄
遠云具越自為迢連國參商元是別離星自遣云天
上羲輪都易失人間堯曆自難逢哭諸屯田云部中
車兩春無潤水上卽星夜殞光感懷云頓纓狂走鹿
煦沐倦游鱗心知云速客苦驚雲聚散相逢多倍月
虧盈自詠云剗腸欺竹葉哀髮怯菱花淚云一班早
寄湘川竹萬點空遺硯峴首碑春晝云人歸漢后黃金
屋燕在盧家白玉堂寄鱗云世味嫌為枳時光怨落
鶯閑居云歌懷飯牛起書憤抱鱗成蟬云二子自不
冷三閭何獨清登樓云遠水淨林色微雲生夕陽詠

塵云已傷花榻湍休妬西梁飛凡公之所舉者甚多
值公病心煩不喜人申問今聊記其十之一二耳

錢惟演劉筠警句

近年錢惟演劉筠首亦詩格學者爭慕之得其標格
者蔚為佳詠二君麗句絕多如惟演奉使塗中云雪
意未成雲著地秋聲不斷雁連天又云客亭厭見名
長短村酒那能辨聖賢送僧游楚云宿舍孤烟起行
衣夢兩涼張并州云戈矛巡霧夕鍾鼓宴晨草衢
州云平檻晚波吳舫渡遠城春樹越禽飛章南安云
離人南浦多春草越鳥棲枝有早梅劉潭州云坐激
鮮颺湘竹晚樹寒涼雨越禽歸李太僕北使云漢
隨移帳燕鴻伴解鞍何袁州云疏鍾靜起軍城晚華
表双高水國秋陳江陵云深沉珠網通歸夢紫翠春
山接去舟太一宮云神遲古栢啼鳥起齊室虛簾宿
霧通送人云思滿離堂酒視驚客舍烏高泉州云東
南一尉宵蜂息西北高風晚望迷章分亭云小雨郊
原連若霧夕陽樓閣照丹楓東封應制云羽毛相野
駕宴喜魯郊民送余之慶州云輕颺使車遠明月直
廬空張僕射判河陽云綠野桑麻連泗水黃鍾歌吹
擁千兵孫永興云魚尾故宮迷草樹龍鱗平濕自風

烟漢武云立侯東溟逸鶴駕——窮兵西極待龍煤公子
云歌翻南北桃根曲馬通章臺杏葉鸚椇花云欲作
飛烟散犹憐返照遲荷花云浹有蛟人見兔須宋玉
招禁中鶴云天渊風雨多秋思遼海烟波失舊期無
題云有時盤為看遊懶盡日投壺笑未回又云春瘦
已寬連理帶夜長誰有辟寒金元夜云九枝火樹連
金蕩里霜輪上壁璫馬延州云沃野桑麻涵細雨嚴
城鼓角送殘陽劉筠禁直云雨勢官城濶秋城禁樹
多陝州從事云角迥含商氣橋長斷落塵周賢云崎
嶇一乘傳憔悴五羊皮章南鄭云渝舞氣豪毫傳漢俗
丙魚味美敵具鄉李太僕北使云惟月卿曹重占星
使者賢送僧云卷袖袖誠鍾斷措筇嶽雨餘僧宗惠云
醉令難同社仙鷺有換書葉金華云柔桑蔽野鳴鷓
雉高柳含風變草蟬劉潭州云膝席久虛濕溫樹老心
旌無柰楚風長又云沙禽兩兩穿鈴閣江草依依接
射堂章九隴云溪戕未破冰生硯炉酒新燒雷滿天
人周賢良云春風亂鶯轉夕霧一鴻冥張嶺南云山
月愁揮子風濤怒鱣魚西巡云龍駕昌明御天旗水
一神張婺州云大野幾星分婺女清風萬古感顏島
章南安云嶺雲夏變梅蒸早越賈秋藏桂蠹多西京

首生云縈河帶逸中天濶空落星懸大士居題雪六
劉伶醉席梅花地海客先槎粉水天利州轉運云鷓
鴒野芋難為雪積益泉久置宮章分寧云鶴伴鳴
琴聽事晚鳥驚調角武城秋處州云朱飾兩轡巡屬
邑月留双筆在中臺閣宿二讓月臨承露掌九雛
鳥遠守宮槐久云酒供硯滴濡毫冷太守更籌沃漏
長雪云已回隣面三年粉又結寒幾繭冰汾陽
道中云鼓音絕遠舞節鳴鳶玉步遲楊洪州
云桃葉橫波人共醉劍光牛斗獄常空李秦州云右
城獨登溫樹密前旗雙抗嶺雲南劉潭州云洛田荒
二頃楚浪漲三篙槿花云吳言何薄命楚夢不終朝
宮祠云難銷守宮血易斷舞鳶腸又云虹跨層樓繞
螢飛下苑涼夏日云雲谷倏變千峰險草色相沁百
帶長新蟬云翼薄乍舒宮女鬢脫輕全解羽人戶公
子云行庖爨蠟雕胡熟求埤鋪金汗血驕明皇云黎
園法部兼胡部玉輦長亭更短亭荷花云湔裙無恨
水韞袂幾多風別墅云雲際尋撞枝花間笑壁樓無
題云荷心出水終無定蘿蔓從風莫自持又云藻井
風高蛛網壞杏梁春暖燕爭泥詠梨云先時櫻熟煩
羊酪信遠梅酸損瓠犀洞戶云密鑊香雲深處戶亂

飄梨雪晚來天贈希聿云吟餘雪散葉話久塵遺毛
夕陽云塞迥橫烟紫江清照葉丹閨中云籠禽思隴
樹洞犬識奏人柳絮云平沙萬里輕春雪廣陌三條
盡日風屬疾云簾鳴風笑厨烟絕月樹鳥驚葉杵喧
燈夕云金吾抱箭催壺水玉宇來風滿砌莫禁中云
萬年宮省樹五色帝家禽其警句絕多此但所記者
耳

近世釋子詩

公嘗言近世釋子多工於詩而楚僧惠崇蜀僧希畫
為杰出其江南僧元淨夢英浙右僧寶通守恭行筆
鑿微簡長尚能智仁休復蜀僧惟鳳皆有佳句惠崇
贈裴太守云行縣山迎舸論兵雲繞旂高生山閣生
云對認淮潮起題詩楚月新周達州云鎖城山月上
鳴角海鷗驚東林寺云鳥歸松墮雪僧定右沉雲光
梵師云梵客存古像唐語入新詩明大師云門掩前
朝樹心懸別郡峰送李堪云秋聲動群木暮色起千
山希畫雁蕩山云來書逢歲去夢歷峰危廣南陳
轉運云春生桂嶺外人在海門西僧東歸云帆影
寒雁經聲隱暮潮宋承旨林亭云雪留懸危石碁
燈射遠林贈當云漱齒水溪遠開禪雪屋深送人云

玉繩天濶遠金析海藏秋句學士云曉天金馬路晚
歲石霜心寄入云山日秋光短江虹晚影低新津尉
云劍月猿啼苦江沙濯錦寒北宮書亭云花露盈更
穴梁塵落燕泥登上人云寄禪閤樹老乞食塞城荒
僧歸新安云風泉舊聽僧窓改雲穴曾行鳥徑殘春
山云芳樹尋雲老孤泉落石危送人南歸海云落日
橫秋島寒濤几夜船寶通題相國寺云下朝人帶天
香入出定僧迎御伏來守宮佛迹峰云布髮人來絕
啣花麻去多朝海峰云影落陽侯宅和連覺帝君行
肇送僧云聰錫樵停斧窺蟬鳥立槿送人之鄞江云
江深鰲背出帆影斗邊飛簡長送人歸寧云烟壘沉
寒角霜空擊怒鷗尚能送僧歸浙右云霜州楓落冷
水館月生寒送僧歸四明云古寺山光滿重城海氣
送人云西風隨雁急寒柳向人踈孫大諫知永興
軍閤河帟符重殿閣歌罇閑智仁溪居云寒色病葉
落曉色凍雲開僧歸天台云路遙無去伴山疊有啼
猿冬夕云風窻燈易滅雪屋夜偏長休復送道士西
遊云日暮長安道秋深太白峰惟鳳秋日送人云去
路正黃葉別君堪白頭突度禪師云海客傳遺偈林
僧寫病容皆公之所舉畧記之

公又言應集當

代名公詩為筆談 下江吳僧 之竟以詩為贅
擇其善者多寫入筆談中

唱和聯句

唱和聯句之起其源遠矣自舜作歌皋陶颺言賡載
及栢梁聯句顏延年有和謝監玄暉有和伏武昌登
孫權故城寺篇梁何遜集中多聯句至唐朝文士唱
和聯句固多光禎作春深題二十篇並用家花車斜
四字為韻白居易劉禹錫和之亦同此四句令狐楚
所和詩多次韻起於此凡聯句或兩句四句亦有對
一句者謂之輓轡躡 見楊文公談苑

李白詞

平林漠漠烟如織寒心一帶傷心碧暝色入高樓有
人樓上愁玉梯空佇立宿鳥歸飛急何處是歸程長
亭連短亭此詞不知何人寫在鼎州滄水驛樓復不
知何人所撰魏道輔泰見而愛之後至長沙得古集
於子宣內翰家乃知李白所撰

杜工部詩

陳舍從易當時文方盛之除獨以醇儒古學見稱其
詩多類白樂天蓋白楊劉唱和西崑集行後進學者
爭效之風雅之變謂之崑體白是唐時諸詩集幾廢

而不行陳公時偶得杜集舊本文多脫誤至送蔡都尉詩云身輕一高其下脫一字陳公因與數客各一字補之或云疾或云落或云起下莫能定其後得一善本乃是身輕一鳥過陳公歎服以為雖一字諸君亦莫到也

九僧詩

國朝浮圖以詩名于世者九人故時有集號九僧詩今不復傳矣余少時聞人多稱其一日惠崇餘八人者忘其名字也余亦畧記其詩有云馬放降來地鵬盤戟後雲又云春生桂嶺外人在海門西其佳句多類此其集已亡今人多不知其所謂九僧者矣是可歎也

周朴詩

唐之晚年詩人無復李杜豪放之格然亦務以精意相高如周朴者措思尤艱每有所得必極雕琢故時稱其詩曰鍛未及成篇已播人口其名重當時如此而今不復傳矣余少時猶見其集其句有云風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又云晚來山鳥鬧雨過杏花稀誠佳句也

評梅蘓二家詩

聖俞子美齊名於一時而二家詩體特異子美筆力
豪肆以超邁橫絕為奇聖俞覃思精微以深遠閑淡
為意各極其長雖善論者不能優劣也余嘗于水谷
夜行詩畧道其一二云子美氣方雄萬竅號一噫有
時肆顛狂醉墨洒滂霈譬千里馬已發不可殺盈牋
盡珠璣一一難揀汰梅翁事清切石齒漱寒瀨作詩
三十年視我猶後輩文辭愈清新心意雖老大有如
妖嬈女老自有餘態近詩尤若硬咀嚼且難噉又如
食橄欖真味久愈在蘇豪亦氣輒舉世侵驚駭梅窮
獨我知古貨今難賣語雖指二謂粗得其然然不能
優劣之也

皇朝類苑卷第三十九

詩歌賦詠

王建宮詞

王建宮詞一百首多言宮禁中事皆史傳小說所不載者往往見於其詩如內中數日無呼喚搨得滕王蛺蝶圖滕王元嬰高祖子新舊唐書皆不著其所能惟名畫錄略言其善畫亦不云其工蛺蝶也惟見於建詩尔或聞今人家亦有得其圖者唐世一藝之善知公孫大娘舞劍器若曹剛琵琶米嘉榮歌皆見於唐賢詩句遂知名於後世當時山林田畝潛德

隱行君子不聞於世者多矣而賤工未藝得所附記乃垂於不朽蓋其各有幸不幸也 六一詩話

錢文僖鄭工部題詠

西洛故都荒臺廢沼遺迹依然見於詩者多矣惟錢文僖公一聯最為警絕云日上故陵煙漠漠春歸空苑水潺潺裴晉公綠野堂在干橋南時屬張僕射齊賢家僕射罷相歸洛日與賓客吟宴於其門惟鄭工部文寶一聯最為警絕云水暖鳧鷖行哺子溪深桃李卧開花人謂不減王維杜甫也錢詩好句尤多而鄭句不惟當時人莫及而其集中自及者亦少

韓吏部

退之筆力無施不可而嘗以詩為文章末事故其詩曰多情懷酒伴餘事作詩人然其資談笑助諧謔取人情狀物態一寓於詩而曲盡其妙此在雄文大手故不足論而予獨愛其工於用韻也蓋其得韻寬則波瀾橫溢泛入傍韻乍還乍離出入回合殆不可拘以常格如此日足可惜之類是也得韻窄則不復傍出而因難見巧愈嶮愈奇如病中贈張十八之類是也余嘗與聖俞論此以謂譬大善馭良馬者通衢庸陌縱橫馳逐惟意所之至於水曲蟻封疾徐中節而不少蹉跌乃

天下之至工也聖俞戲曰前史言退之為人木強若寬韻可自足而輒傍出窄韻難獨用而反不出豈非其拘強而然欤坐客皆為之笑也 並六一詩話

白雪樓

郢州白雪樓素多題詠一日郡守倅燕集是樓方命坐客賦詩劉太傅實以心志羈置是郡不得預會遂使人持詩以獻才致蕭散盡江山之勝一座為之閣筆詩曰江上樓高十二梯：登遍與白雲齊人從別浦經年去天向平蕪儘眼低寒色不堪長黯 秋光無奈更淒：攔干曲盡愁無盡水正東流

日正西

華清宮

臨潼縣靈泉觀即唐之華清宮也自唐迄今題咏者不可勝紀自山杜五言長韻并三絕洎鄭愚津陽門詩外少得佳者本朝張文定陳文惠洎前進士楊正倫三篇雖詞非綺靡而義理可取文定詩曰當時不是不窮奢民樂昇平少歎嗟姚宋木亡妃子在塵埃那得到中華文惠詩曰百首新詩百意精不尤妃子即尤兵爭如一句傷前事都為明皇恃太平正倫詩曰体罪明皇與貴妃大都哀盛兩隨時唯憐一派温泉

水不遂人心冷暖移人鄭文寶詩曰只見開元無事久不知貞
觀用功深皆為知音所賞

酒帘

王達以司部員郎知福州尚氣自矜福唐有當壚老媪常
釀美酒士人多飲其家有舉子謂曰吾能與媪致數千媪信
乎媪曰儻能之敢不奉教因俾媪市布為一酒帘題其上曰
下臨廣陌三條閣斜倚危樓百尺高又曰太守若出呵道者
必令媪卸酒帘但佯若不聞使太守行馬至帘下即出卸之
如見責稽緩即推以事故謝罪而已必問酒帘上詩句何人
題寫但云某嘗聞飲酒者好誦此二句言是酒望子詩媪遂
記善書者題於酒旗上自此酒售數倍王果大喜呼媪至府
與錢五千酒一斗曰賜汝作酒本詩乃王咏酒旗詩也平生
最為得意者

相思河

鄜州東百里有水名相思河岸有郵置亦曰相思鋪令孤挺
題壁以詩曰誰把相思號此河塞垣車馬往來多口應自古
征人淚洒向空川作浪波

賡張文定詩

張齊賢嘗作詩自警兼遺子孫雖辭語質朴而事理切當
足為規戒其詩曰慎言渾不畏忍事有何妨國法須遵守人
非莫舉揚無私仍克己直道更和光此箇如端的天應降吉祥
余嘗廣其意就每句為一篇命曰八咏警戒詩其一云慎言
渾不畏言出患常隨須信機樞發難容駟馬追三緘事可見
兩舌業當知口是起差本憑君且再思其二云忍事又何妨
勿令心火揚火揚猶可滅心念固多傷堪嘆波羅蜜釋氏有
忍辱波羅蜜可憐歌利王為從心更從及字意好端詳其
三云國法須遵守金科盡韶條一毫如有犯三尺不相饒豈
肯容姦黠何須恃貴驕自然逢吉慶神理亦昭；其四云人
非莫舉揚萬事且包荒殿上便猶掩車中吐不妨在他誠
所短於己有何長須是嘗規檢回頭自忖量其五云無私仍克
己；；以無私一事兼修飾終身在省思公清無歛怨高抗
易招危更切循卑退方應履坦夷其六曰直道更和光又脩
譽乃章直須和輔助和賴直交相恃直終多許偏和又少剛
能和又能直行己自芬芳其七云此箇如端的除非六句脩
永為几杖誠更遺子孫謀本立方生道農勤乃有秋茲詩雖
淺近至理可推求其八云天應降吉祥天理本茫、舒慘雖

無定榮枯却有常益謙尤効驗福喜更昭彰籠絡無疎漏恢

網四張 青箱雜記二卷

題淮陰廟

淮陰侯廟題者甚多惟諫議錢公昆最為絕唱曰築壇拜日思
雖厚躡足封時慮已深隆準早知同鳥喙將軍應起五湖心

題歌風臺

徐州歌風臺題者甚多惟尚書張公方平最為絕唱曰落魄
劉郎作帝歸樽前一曲大風辭才如信越猶殖醢安用思
他猛士為 並青箱雜記五卷

題朝元閣

臨潼縣華清宮朝元閣題者亦多唯陳文公惠二韻最為絕
唱曰朝元高閣迥秋毫無隱情浮雲忽已蔽不見漁陽城
青箱雜記五卷
歌曲艷麗

文章純古不害其為邪文章艷麗亦不害其為正然世或見
人文章鋪陳仁義道德便謂之正人若言及花草月露便謂
之邪人茲亦不盡也皮日休曰余嘗慕宋璟之為相疑其鉄
腸與石心不解吐婉媚辭及觀其文而有梅花賦清便富麗
得南朝徐庾体然余觀近世所謂正人端士者亦皆有艷

之辭如前宋璟之比今並錄之如垂崖公張咏席上贈官妓
小英歌曰天教搏百花作小英明如花住近桃花坊北面門
庭掩映如仙家美人宜稱言不得龍腦熏衣香入骨維揚軟
穀如雲英毫郡輕紗若蟬翼我疑天上婺女星之精偷入筵
中名小英又疑王母侍兒初失意謫向人間為飲妓不然何得
膚如紅玉初碾成眼似秋波双臉橫舞態因風欲飛去歌聲
過雲長自清有時歌罷下香砌幾人魂魄遙相驚人看小英
心已足我看小英心未足為我高歌送一盃我今贈尔新翻曲
韓魏公晚年鎮北都一日病起作点絳唇小詞曰病起慙

畫堂花謝添憔悴乱紅飄砌滴盡胭脂淚惆悵前春誰向花
前醉愁無際武陵回睇人遠波空翠司馬温公亦嘗作阮郎歸
小詞曰漁舟容易入春山仙家日月閑綺窓紗幌映朱顏相
逢醉夢間松露冷海霞殷夕下整棹还落花寂寂水潺潺重
尋此路难又曹侑古立朝最號剛方蹇諤嘗見池上有所似者
亦作小詩寓意曰荷葉翠芙蓉圓清映嫩紅佳人南陌上翠
盖立春風青箱雜記八卷

詩人使酒樓語

王安國作詩多使酒樓嘗語余曰楊文公詩有一酒樓江南

堤柳拂人頭李白題詩遍酒樓錢昭度詩亦有一酒樓長憶
錢塘江上路酒樓人散雨千絲今予詩有幾酒樓余荅曰吾
詩有二酒樓安國曰足矣蓋余有題九江琵琶亭小詩云夜
泊潯陽宿酒樓琵琶亭畔荻花秋雲沉鳥沒事已往月白風
清江自流又余昔年嘗送客西陵亦作小詩曰若耶溪畔醉
秋風獵獵船旗照水紅後夜錢塘酒樓上夢魂應遠浙江東青箱雜記八卷

贈孫可久詩

仁宗朝內臣孫可久賦性恬淡年踰五十即乞致仕都下有居第
堂北有小園城南有別墅每良辰美景以小車載酒優游

自適石曼卿嘗過其居題詩曰南北占河潤幽深在禁城疊
山資遠意讓俸買閑名閉戶斷蛛網折花移鳥聲誰人識高
趣朝隱石渠生屯曰員外郎柳永亦贈詩曰故侯幽隱百城
東草樹狀踈一畝宮曾珥貂璫為近侍却紆絛褐作閑翁
高吟擁鼻詩懷壯雅論持衡道氣充厭盡繁華天上樂始將
蹤跡李冥鴻可久吟咏效白樂天格嘗為陝西駐泊為樂天
造祠堂於郡城大阜之頂中安繪像仍繕寫生平歌詩警策
之司扁于四墉晚年著歸休集行于世年七十餘卒青箱雜記十卷

肯堂集

內臣裴愈字益之亦好吟咏真宗朝卽命江南搜訪遺書
名畫歸奏稱旨用是累居三館秘閣以聞識自任有詩送魯秀
才南遊云東吳山色家：月南楚江聲浦：風又聞蟬詩云楊
柳影踈秋霽雨梧桐葉墜夕隔天皆其佳句有子曰湘
字楚老亦有詩名明道中仁宗御便殿試進士房心為明堂
賦和氣致祥詩亦命湘賦之湘舞蹈再拜數刻而成仁宗嗟賞
左右中人為之勤色其和氣致祥詩曰君德承天道冲融協太
和卿雲呈瑞早膏澤應時多煦集連枝木嘉扶異穎禾五
星還聚井丹鳳更巢阿藪澤無遺士邊方久息戈黔黎逢至

化稽首拜賡歌他詩類此有肯堂集行於世翰林李公淑
為之作序曰予嘗嘉河東公父子起銀瑤右貂能以屬辭
拔其倫益之三朝侍內老不廢李又課勵二子使皆有立約
已慎履如周仁石慶而楚老孳：嗜書克自淬琢云湘又善
為小詞嘗任河東路走馬承受有咏并門浪淘沙小詞云鴈
寒說并門郡枕西汾山形高下遠相吞古寺樓臺依碧嶂
烟景遙分晉廟鎖溪雲蕭鼓仍存牛羊斜日自歸村惟
有古人禾黍地前事消魂復有詠汴州浪淘沙小詞仁宗命錄
進亦嘉之其詞曰萬國仰神京禮樂具行葱：佳氣鎖龍城日

御明堂天子聖朝會簪纓九陌六街平万物充盈青樓絃管酒
如澠別有隨堤烟柳暮千古含情青箱雜記十卷

程文一

五代之際天下剖裂我太祖啓運雖則下西川平嶺表收江南
而吳越荆閩納籍歸覲然猶有河東未殄其後太宗再駕
乃始克之海內自此一統故因御試進士乃以六合為家為
賦題時進士王世則處進賦曰犯御構畫乾坤作我之龍
棲鳳闕開窮日月為君之王戶金闕帝覽之大悅遂擢
為第一人青箱雜記二卷

二

王沂公有物混成賦云不縮不盈賦象寧窮於廣狹匪雕匪
斲流形罔滯於盈虛則宰相陶鈞運用之意已見於此賦矣又
云得我之小者散而為草木得我之大者聚而為山川則宰
相擇任群材使小大各得其所又見於此賦矣青箱雜記十卷

三

宋莒公兄弟平時分題課試莒公多屈于子京及作鷲鳥不
双賦則子京遜兄遠甚莒公遂擅場賦曰天地始肅我則振
羽而獨來燕雀焉知我則凌雲而自至又曰將翔將翔詎比

海鷗之翼自南自北若專霜隼之誅則公之時立獨行魁多士登真宰亦見於此賦矣 青箱雜記十卷

四

李度顯德中舉進士工詩有醉輕浮世事老重故鄉人之句人多誦之王朴為樞密止以此一聯 於申文炳知奉遂擢為第三人人嘲云主司只選一聯詩 玉壺清話七卷

五

歐陽文忠公年十七隨州取解以落官韻不收天聖己後文章多尚四六是時隨州試左氏失之誣論文忠論之條列左

氏之誣甚悉內有石言于宋神降于莘外蛇鬪而內蛇傷新鬼大而故鬼小雖被黜落而奇傑之句大傳于時今集中無此論頃見連庠誦之耳 東軒筆錄十二卷

六

龐醇之相為奉人時趙文定作試官見其惟幾成天下務賦云當郡形未屯已為造物之權 大象賦形遂握上民之柄曰此必為宰相及為黃州司理夏英公見之亦以公輔稱焉後果為首輔數年趙康靖公聞見錄

七

自唐以來試進士詩號省題近年能詩者亦時有佳句蜀人楊諤宣室受釐落句云願前明主席一問洛陽人滕甫西旅來王云寒日邊聲斷春風塞草長傳聞漢都護歸奉万年觴諤有詩名題驪山云行人問宮殿耕者得珠璣最為警策

文城縣君

江西洪郎中亶妻文城縣君李尚書公擇姊也治春秋博李能文所作詩甚多公擇輓詩云久歷金門貴未酬黃 知如聞天祿客抱恨作銘詩不減前人

傳詩訛謬

唐人詩流傳訛謬有一詩傳為兩人者如漢口水田飛白鷺陰_上夏木轉黃鸝_上王維又曰李嘉祐以全篇考之摩詰詩也又楚鄉寒食梅花時野渡臨風駐采旗草色連雲人去往水紋如縠燕差池_上阮見杜牧集中又見劉夢得_上外集作八句其後云朱轡尚憶群飛雉青綬初聯左顧_上龜非是_上潞城白司馬水曹何事與新詩考其全篇夢得詩也然前四句絕類牧之 李希聲詩話

吏人詩

衛縣旧市易務壁間題字数行乃旧吏人詩也云罷榷猿辞

檻婦耕馬脫啣傭錢貧易舍官事老難擔亦意之可取見李
希声詩話

老光詩

唐路德延有狹光詩五十韻盛傳于世近代洛中致政侍郎
張公師錫追次其韻和成老光詩亦五十韻今錄之曰鬢髮
盡皤然眉分白雲舞週遮延客話偃僂抱孫憐無病常供
粥非寒夜錦假濕衾擁背借力杖擔肩貌此三峯客年過四
皓仙喚方離枕上扶始到門前每爰烹山茗常嫌釘石蓮耳
聾如塞續眼暗卷似烟宴坐羸凭几乘騎因鞞鞭頭推如轉
旋脣動若抽牽骨冷愁離大牙疼怯激泉形骸將就木囊
橐尚貧錢膠腴乾睬綴粘髭冷涕懸披裘腰懶繫濯手袖
慵揔檉牽衣頻換扶持藥屣煎坐多茵易破行少履濯穿
喜婢裁裙布喚妻買粉銅房教深下幕不遣厚鋪氈琴听憐
三樂圖張笑七賢看嫌經字小歡喜磬声圓食罷羹流袂盃
餘酒帶涎樂來須遣罷醫到久相延裹帽縱橫掠梳頭取次
纏長吁思往事久感听哀絃氣注腰还重風牽之更偏暮松光
遣種誌石預教鐫客到唯求藥僧來或問禪介茶懸竈壁曝
艾爨簷椽怒僕空掙眼嗔童謾握拳心驚嫌暍脚較怕鞭

靦局縮同寒狄堆。似飽爲觀瞻。多日眩卒動。即頭旋女嫁。求
紅燭。男婚乞綵牋。已聞拍几杖。寧更佩帝絃。賓客身非與。兒
孫事已傳。券和屏作伴。如意拂相連。久弃登山屐。惟存負郭
田。呻吟朝不樂。展轉夜無眠。呼稚臨床畔。着書就枕邊。冷疑
懷貯水。虛訝耳聞蟬。束帛非無分。安車信有緣。伏生甘坐未
絳老讓行先。拘急將風夜。昏沉欲雨天。鷄皮塵旋漬。蠶食
頻填每憶居。卽署常思釣渭川。喜逢迎佛會。羞赴賞花筵。徑
狹容移檻。塔危索減埒。好生焚鳥網。惡殺拆漁船。旣感桑榆
日常嗟。蒲柳年長思。當弱冠。悔不贖狂顛。
青箱雜記卷五

呂公贈李公詩

李昉公呂端同踐文館後各登台輔呂公贈李公詩曰憶昔
僦居明德坊官資俱是校書卽青衫共直昭文館白首同登
政事堂佐國廟謨君已展避賢榮路我猶妨主恩至重何時
根老眼相看淚兩行
青箱雜記五卷

草陳茶公麻

陳恭公拜集賢殿大學士賈文元公昌朝當國張方年草麻
有万事不理緊胡廣之能言四夷木平籍陳平之達識賈公
深惡之
東軒筆錄十一卷

評詩

沈括存中呂惠卿吉甫王存正仲李常公擇治平中同在館中談詩存中白韓退之詩乃押韻之文耳雖健美富瞻而終不近古吉甫曰詩正當如是我謂詩人以來未有如退之也正仲是存中公擇是吉甫四人者交相詰難久而不決公擇忽正色謂正仲曰君子群而不黨君何黨存中也正仲勃然曰我所見如是尔顧豈黨耶以我偶同存中遂謂之黨然則君非吉甫之黨乎一坐更大笑余每評詩亦多與存中合須年嘗與王荆公評詩余謂凡為詩當使挹之而原不穷咀

之而味愈長至如歐陽永叔之詩才力敏邁句亦健美但恨其少餘味耳荆公曰不然如行人仰頭飛鳥驚之句亦可謂有味矣然余至今思之不見此句之佳亦竟不曉荆公之意信乎所言之殊不可強同也 東軒筆錄十二卷

鶴雀樓

河中府鶴雀樓三層前瞻中條下瞰文河唐人留詩者甚多惟李益王文奐暢諸三篇能狀其景李益曰鶴雀樓西百尺墻汀州雲樹共茫茫漢家蕭鼓隨流水魏國山河半夕陽事去千年猶恨速愁來一日即知長風煙併在思婦處遠目非

春亦自傷王文真詩曰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
目更上一層樓暢諸曰迴臨飛鳥上高出世塵間天勢圍平
野河流入斷山 夢溪筆談十五卷

改王公詩

工部侍郎王公召試李士院王荆公為考官於簾下見其試
畢就壁間題字荆公使人錄之乃一詩也諸古木陰森白玉
堂長年來此試文章日斜奏罷長楊賦閑拂塵埃看盈墻
荆公改奏罷長楊賦作奏賦長楊罷元豐末荆公在金陵
好事求書猶多寫此詩

三十九卷終

皇朝類苑卷第四十
詩歌賦詠

沈存中論文

一

韓退之集中羅池碑銘有春與猿吟兮秋與鶴飛今驗石刻
乃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古人多用此格如楚詞吉月兮辰
良又蕙有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盖欲相錯成文則語
勢矯健耳如杜子美詩紅豆啄餘鶴鵠粒碧梧棲老鳳凰枝
此亦語友而意完韓退之雪詩舞鏡鸞窺召行天馬渡橋亦效此

体然稍牽強矣不若前人之語渾成也 夢溪筆談十四卷

二

唐人以詩主人物故雖小詩莫不埏揉極工而後已所謂旬
鍛月煉者信非虛言小說崔護題城南詩其詩曰去年今日
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
風後以其意未完語未工改第三句曰人面祇今何處在至今所傳此
兩本唯本事詩作祇今何處在唐人工詩太率多如此雖有兩
今字不恤也取語意為主耳後人以其有兩今字只多行

前篇 夢溪筆談十四卷

三

小律詩雖末枝工之不造微不足以名家故唐人皆盡一生之
業為之至於字上皆鍊得之甚難但患觀者滅裂則不見
其工故不唯為之難知音亦鮮設有苦心得之者未必為人
所知若字上皆是無瑕可指語音亦拔麗但細論功景意縱
完一讀便盡更無可諷味此類最易為人激賞乃詩之折楊
黃華也譬若三館楷書作字不可謂不精不麗求其佳處到
死無一筆此病最難為醫也 夢溪筆談十四卷

四

晚唐士人專以小詩著名而讀書滅裂如白樂天題座隅詩云俱化為餓殍作字押韻杜牧杜秋娘詩云厭飫不能飴匕乃錫耳若作飲食當音飲又陸龜蒙作藥名詩云鳥啄蠹根回乃是鳥啄非鳥啄也又斷續玉琴哀藥名止有續斷無斷續此類極多如杜牧阿房宮賦誤用龍見而霄事字文時斛斯椿已有此謬蓋牧未常讀周隋書也 夢溪筆談十四卷

五

古人文章自應律度未以音韻為主自沈約增崇韻學其論文則曰欲使宮羽相變低昂殊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

一簡之內者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自後浮巧之語依制漸多如傍犯嗟假對聲疊韻之類詩又有正格偏格類例極多故有三十四格十九圖四声八病之類今略舉數事如徐陵云陪遊駁娑騁纖腰於結風長樂鴛鴦奏新聲于度曲又云厭長樂之陳鍾勞中宮之緩箭雖兩長樂意義不同不為重複此類為傍犯如九歌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當曰蒸蕙肴對奠桂酒今倒用之謂之蹉對如自朱耶之狼狽致亦子之流離不唯赤對朱耶對子蕙狼狽流離乃獸名對鳥名又如厨人具鷄黍雅子摘楊梅以

鷄對楊如此之類皆為假對如幾家材草裏吹唱隔江聞幾家
材草對吹唱隔江皆雙聲如月影侵替今江聲逼履清侵替
逼履皆疊韻詩第一二字側人謂之正格如鳳曆軒轅紀龍
飛四十春之類第二字平入謂之偏格如四更山吐月殘夜
水明樓之類唐名賢輩詩多用正格如杜甫律詩用偏格者
十無一二

香奩集

和魯公有艷詞一編各香奩集凝後貴乃嫁其多為韓偓今
世傳韓偓香奩集乃凝所為也凝生子著述分為演綸遊藝

孝悌疑獄香奩竊金六集自為遊藝集序云予有香奩竊金
二集不行於世凝在政府避議論諱其名又欲後人知故於遊
藝集序實之此凝之意也予在秀州其曾孫和惇吞藏諸書
皆魯公舊物未有印記甚宅

大言賦

蘇易簡為學士承旨日 太宗親書宋玉大言賦賜之易簡
因効玉亦作大言賦以獻曰皇帝書白龍牋作大言賦賜玉
堂易簡御筆煌煌雄辭洋口瓊瑤博達不可備詳詔易簡升
殿躬指其理歎宋玉之奇怪也因伏而奏言恨宋玉不與陛

下同時常曰意何代無人 卿為朕言之易簡曰聖人與兮
告成功登崑崙兮展升中地為席兮饗祖宗天起籟兮調
笙鏞日烏月兔曜文明也參旗井錢嚴武衛也執此斗兮奠
玄酒也削西華兮為石礮也迅雷三發山神呼也流電三激
燿大率也禮冊獻兮淳風還君百拜兮天神歡四時一周兮
萬八千年太山夷兮溟海乾圖蓋空兮方輿穿君王之壽兮
無窮焉殿正皆呼萬歲上覽之大喜又作大言賦銘四句以
褒之易簡刻石于院內之北壁見楊文公設苑

漁家傲

范文正公守也曰作漁家傲歌數闕皆以塞下秋來為首句
頗述邊鎮之勞苦歐陽公嘗呼為窮寨主之詞及王尚書素
出守平涼文忠亦作漁家傲一詞以送之其斷章曰戰勝歸
來飛捷奏傾賀酒玉堦遙獻南山壽顧謂王曰此真元帥之
事也 東軒筆錄十一卷

因詩起獄

苗振以列卿知明州熙寧中致仕歸鄞州多置田產又自明
州市創材為堂舟載歸鄞時王達亦致仕作詩嘲振曰田從汶
上天生出堂自明州地架來此句傳至京師王荆公大怒即

出御史王子韶使兩浙廉其事子韶又言知杭州祖無擇亦有姦利之迹於是州秀州各起獄鞠治振與無擇貶斥熙寧以後數以謠言起獄然自達詩為始也東軒筆錄十二卷

鳳棲梧詞

蜀路泥溪驛天聖中有女郎盧氏者隨父往漢州作縣令替啼題于驛舍之壁其序略云登山臨水不廢於謳吟易羽移商聊緣於羈思因成鳳棲梧曲子一閱聊書于壁後之君子覽之者無以婦人竊弄翰墨為罪詞曰蜀道青天煙靄騎帝里繁華迤迤何時至回望錦川揮粉淚鳳釵斜簪烏雲膩鈿

帶双垂金縷細玉珮珠璫露滴寒如水從此鳶粧添遠意畫眉李得遙山翠倦游襟錄

大小孤山

采景文言大小孤山以孤獨為字有廟江瑤乃為婦人狀龍圖閣直李士陳公簡夫留詩曰山称孤獨字庙璫女郎形過客雖知誤行人但乞灵時称佳句春明退朝錄下卷

登吹臺詩

先公嘗言恩門王公終於太子少保七十後精力猶不衰每天氣和暖必乘小駟從三四老蒼頭携照袋照袋以皮為之四方

有蓋其中可容一斗以來中貯筆硯韻略力予勸石牋紙數十幅并小樂器之類後別置遊春盛隨事備酒炙三五人之具門生在京者多侍行每出郊野遇有園亭及樹之處必賞燕終日賦詩品小管色盡歡醉而歸吾忝左拾遺日適暮春與同門生五六人從公登繁臺佛舍繁臺即梁孝王吹臺也公是日飲酒賦詩甚歡抵夜方散嘗記得公詩曰柳陰如霧絮成堆又引門生上吹臺淑景即隨風雨去芳樽宜命管絃催謾誇列鼎鳴鍾貴寧免朝為夜兔催爛醉也須詩一首不能空放馬頭回其天才縱逸風韻閑適皆此類也

李季士家談

王彥威詩

先公嘗言唐朝長安士大夫重內官而輕外任及兩制尤為華貴故自丞郎或從翰苑出領節制者皆以為失意當方面者目為麤材是以張燕公有言愧無通材供國麤使又薛許昌謝茶詩云麤官乞與真拋却賴有詩情合得嘗東京明德門今為乾元門即唐時汴州宣武軍鼓角樓至朱梁建都不遑改作因而號曰達國樓其上有節度使王彥威詩石尚在彥威明於典禮仕王元仁和間為太常博士累官至大僚其詩曰貔貅十萬擁雄師正是酬恩報國時汴水波濤喧鼓角隋堤楊

柳旌旗前驅紅旆開西將列坐青娥趙國姬為為報長安魁
蓋道龕官到底是男兒即彥威龕官男兒之言亦有恨尔
其石至太祖重修官職不後存矣 李李士家談

禪理詩

一

楊文公深達性理精悟禪觀損館時作偈曰逼生復逼滅二
法本來齊要識真機處趙州東院西丞相王公隨亦悟性理
捐館時知河陽作偈曰晝堂灯欲滅彈指向誰說去住本尋
常春風婦殘雪是夕薨陵晨大雪實正月六日 清箱雜記十卷

二

曹司封修睦深達性理知郡武軍時常以竹簟贈禪僧仁撓因
作偈與之曰翠筠織簟寄禪齋半夜秋從枕底來若也此時
人問道涼天捲却暑天開 清箱雜記十卷

三

張尚書方平尤達性理有人問祖師西來意張以偈答之曰
自從無始千劫方法本來無一法祖師來意我不知一夜
西風掃黃葉 清箱雜記十卷

四

陳文惠公亦悟性理嘗至一古寺作渴曰殿古寒炉空流塵
暗金碧独坐了無人又得真消息 青箱雜記十卷

五

富文忠公允達性理熙寧中余守官洛下公時為毫守遺余
書託為訪荷澤諸禪師影像余因以偈戲之曰是身如幻泡
尽非真實相况兹紙上影妄外更生妄到岸不須舡無風
休起浪唯當清靜觀妙法了無象公荅偈曰執相誠非破相
亦妄不執不破是名實相矧又以手筆貺余曰承以偈見警
美則美矣理則未然所謂無可無不可者盡亦得不益亦得

就其中觀像者為不得不觀像者所得如何禪在什麼處似
不以有無為礙者近乎通也思之思之 青箱雜記十卷

淵明詩

陶淵明意趣真古清淡之宗詩家視淵明猶孔門視伯夷也
其集屢經諸儒手校然有問來使篇世蓋未見獨南唐与晁
文元家二本有之詩云君從山中來一作南山來早晚發天目我
屋一作家南窓下今生幾叢荆薔薇葉已抽一作秋奈秋

蘭一作春氣當馥歸去來山中山中酒應熟李太白潯陽感

秋詩陶令歸去來田家酒應熟其取諸此云 西清詩話

詩有變態

薛許昌答書生贈詩百首如一首卷初如卷終訊其不能變態也大抵骨骨較量屬句平勻不免氣骨寒高殊不知詩家要當有情致抑揚高下使氣寵拔快字凌紙又用事能破觚為圓判剛成柔始為有功者昔人所謂縛虎手也如蘇子美窮居和長安帥葉青臣見寄玉帳夜發兵似水茅齋春靜草如煙東坡嘗作詩天邊鴻鵠不易得便令作對隨家雞又有驅猛虎如群羊句真佳語也

王蘇更相是非

王文公見東坡醉曰堂記徐云此定是韓曰優劣論東坡聞之曰不若介甫虔州李記乃李校策耳二公相誚或如此然勝處未嘗不相傾慕元祐間東坡奉祠西太一宮見公舊題云楊柳鳴蜩綠暗荷花落日紅酣三十六陂春水白頭想見江南注目久之曰此老野狐精也西清詩話

王蘇更相稱譽

元豐中王文公在金陵東坡自黃北迂日與公遊盡論古音文字閑則俱味禪悅公嘆息謂又曰不知更幾百年方有如此人物東坡渡江至儀真和游蔣山詩寄已陵守王勝之蓋

公亟取讀至峯多巧障日江遠欲浮天乃撫几曰老夫平生作詩無此二句又在蔣山時以近製示東坡云若積李兮縞夜崇桃兮炫盡自屈宋世曠千餘年無復離騷句法乃今見之荆公曰非子瞻見謏自負亦如此然未嘗為俗子道也當是時相見俗子掃軌矣

目前之景吟不到

張天覓云游魚幾隊子隨母啄木數聲雌喚雄方子通云楊花入竹靜鳥影渡塘稀而歸來詩云馬憶曾行處達嘶渡晚河忽驚鄉樹出識漸路人多皆目前之景吟者多不到也

前輩務求博約

二宋俱為晏元獻門下士兄弟雖甚貴顯為文必手抄寄公懇求雕潤嘗見景文寄公書曰嘗公兄赴鎮圍田同游西池作詩云長揚獵罷寒熊吼太一波闌瑞鷁飛語意警絕因作一聯云白雪久殘梁複道黃頭闌守漢樓舡仍注空字於闌字之傍批云二字未定更望指示晏公書其尾曰空優於闌且見雖有舡不御之意又字好語健蓋前輩務求博約情實純至如此西清詩話

太白傳神

李太白歷見司馬子微謝自然賀知章或以為可與神游八極之表或以為謫仙人其風神超邁英爽可知後世詞人狀者多矣亦間於丹青見之俱不若少陵云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熟味之百世之下想見風來此與李太白傳神詩也西清詩話

集句

集句自國初有之未盛也至石曼卿人物開敏以文為戲然後大着嘗見手書下第偶成詩云生不得文章力欲上青雲未有因圣主不勞千里召姮娥何惜一枝春鳳凰詔不雖霑命豺虎叢中也立身啼得血流無用處著朱騎馬是何人西清

詩話

乞食歌姮院

韓熙載仕江南每得俸給散後房歌姮熙載披衲持鉢就諸姬乞食率以為常東坡以玉帶贈寶覺酬以磨衲專作詩謝之曰病骨難堪玉帶圍鈍根仍落箭鋒機教乞食歌姮院故與雲山旧衲衣江南野史亦載韓事與此小異

韓文公華山女詩

退之見神仙亦不伏云我能屈曲自世間安能從汝巢神仙賦謝自然詩則曰童駿無所識作誰氏子詩則曰不從而誅

未晚耳惟華山女詩頗假借不知何以得此

漁隱叢話前集十
七卷

堆柴死屍

魯直善用事若正尔填塞故實曰謂之點鬼簿令謂之堆柴死屍如詠猩_口毛筆詩云平生幾兩展身後五車書又云管城子無食肉相孔方兄有絕交書精妙隱密不可加矣當以此語及三偶也

文章傳襲

司馬池文正公之父 仁廟時待制作詩公今於波水淡於秋遠陌初窮見渡頭賴得舟青無益處益成應遣一生愁又

黃魯直之父作大孤山詩云長江巨浪獨天險比干一片崔嵬心文公清夷剛正而作小辭云相見爭如不見有情還似無情笙歌散後酒初醒深院月明人靜魯直作詩用事押韻皆超妙出人意表蓋其傳襲文章種性如此見三居士詩話

用字音

詩人不以事害意古者用事簡而當亦不以害字句故音韻清濁隨宜改易流在東蘄中入張音留宴汾陰西八先韻直取意順而已唐人律格自拘不復敢用唯白居易作詩疑易其音於語中如照地麒用信音麟袍雪擺胡用鶻音衫紅欄

千三百六十用韻音橋往往有之晏丞相殊嘗評之曰詩人乘語後當如此用字

用字意

晏丞相嘗問曾明仲云劉禹錫詩有滾西春水穀文生此生字作何意明仲曰作生育之生丞相曰非也作生熟之生語乃捷

西都詩

宋次道嘗為西都詩以野狐落對五鳳樓言野狐落唐再名官人所聚也見劉貢父詩話

制科無登第三等者

宋興以來御試制科人無登第三等者惟吳育第三等不自餘皆四等上並為及第此則落之

三諫官詩

慶曆初永安道王素俱除諫官君謨以制詩賀曰御筆新除三諫官喧騰朝野競相歡當時流落丹心在自古忠良得路難必有謨猷裨帝右直須采動朝端世間万事俱塵土留取功名久遠看二人以其詩薦於

上尋亦除諫官

詩句作圖

古今人撮取好詩句作圖此時小巧美麗可喜一曲之智則能之故句圖多指詠風景形似百物將以觀雄材遠思不可得也然雄材遠思之人亦自多好句可人句圖梅聖俞愛嚴維詩柳塘春水慢花塢夕陽遲則善矣細較之夕陽遲則繁花春水慢不須柳也如杜工部云深山催短景喬木易高風此了無瑕類又杜詩云蕭條九州內人少豺虎多少人慎莫錯多虎信所過飢者易子食獸猶畏虞羅如此等句其含蓄深遠殆不可模倣 劉貢父詩話

西山詩

洪州西山與滕王閣相對到客多留詩栓壁嘗有僧來讀之已而告郡守曰詩不佳何不除去守愕然詰之曰僧詩能佳乎僧因朗吟曰洪州太白方積翠倚穹蒼千古遮新月半江無夕陽守異之遣去 劉貢父詩話

使虜

余尚書靖使契丹能為胡語契丹愛之及再往虜情亦親余作胡語云夜造設羅後盛也臣拜洗愛賜也兩朝厥荷通好也情幹勤也厚重微臣雅魯拜魯也祝若統福祐也聖壽鉄擺高也

可易咸也無極虜主李大孟謂余知能道此我為知飲余復言
之虜主大失遂為醜觴漢史有記槃木白狼詩漢語則恊韻夷
語不諧其實時人先作詩及反用夷語譯出不如余真夷語
也劉丞相沆使虜使氣凌壓之契丹館客嘗言旧人有語云
有酒如澠繫行人而不往未有能對者劉即應曰在北曰狄
吹出塞以何妨仁宗時待北虜有禮不使纖微生之兩公俱
坐謫官也劉貢父詩話

奏獻浼瀆

太宗親征北虜師還途中御製詩有盞輿臨紫塞朔野凍雲

飛遂令何蒙進盞輿臨塞賦胡野雲飛詩台對嘉賞援贊善
詩有塞曰穿痕漸暈雲背影飛縹緲隨黃屋陰沉護御衣
俄一縣尉宋捷督護輦道倚其姓名之識旋覲一官因而章疏
歌頌雜進不已諸科亦扣行在乞免文解其表面籤題云進上
官家趙浼瀆疏表有司亟請隨駕至銀臺應奏御文字先經本臺
封駁方進因而少戢玉壺清話八卷

章樞密喜養生

章樞密惇少喜養生性尤真率嘗云若遇飢則雖不相識慶
亦須索飯若食飽時見父亦不拜在門下省及樞府益喜丹



皇朝類苑卷第四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竈餌茯苓以却粒骨氣清粹真神仙中人蘇子瞻贈之詩
鼎中龍虎黃金賤松下兔蛇緣骨輕蓋謂是也
十三卷 東軒筆錄

新雕 皇朝類苑卷四十一

文章四六

盧多遜

盧多遜為李士時 太祖至西洛郊祀手詔乃遜所草曰定
鼎洛邑我之西都燔柴泰壇國之大事錢若水為李士一日
太宋自作祝辭久而不成令左右持詣翰林命即草之若
水對使者撰成其首句云上帝之体雖眇躬是荷下民之命
乃明神所司 上喜曰朕閣筆思之不能措辭尤激賞其才
美



吳處厚

一

余皇祐壬辰歲取國李解試律設大法賦得第一名時樞密
邵公元翰林賈公黯密直蔡公坑脩注江公休復並為考試
官內江公尤見知語余曰滿場程試皆使簫何唯定下使簫規
對漢約足見追琢細膩又所問春秋策對答詳備及賦押秋
茶之密用唐宗赦受縑事諸君皆不見云只有秦法繁於秋
茶密於凝脂然則君何出余避席歛衽自陳遠方寒士一旦程
文誤中甄採因對曰文選策秀方丈有解秋茶之密網唐宗

赦受縑事出杜佑通典唐書即不載公大喜又曰滿場使次
骨皆作刺骨對凝脂唯足下用杜周傳作次骨又對吹毛只
這亦堪作解元余再三遜謝是奉登第名在行間授臨汀獄
椽公作詩送余曰太李魯諸生南州漢椽卿故鄉千里外丹
桂一枝榮莫嘆科名屈難將力命爭他年重射策調筆太縱
橫蓋公歆激余應大科故也 青箱雜記二卷

二

小說載盧樵貌陋嘗以文章謁帝宙帝氏子弟多肆輕侮宙
語之曰盧雖人物不揚然觀其文章有首尾異日必貴後竟

如其言本朝夏英公亦嘗以文章謁盛文肅文肅曰子文章有館閣氣異日必顯後亦如其言然余嘗究之文章雖皆出於心術而實有兩等有山林草野之文有朝廷臺閣之文山林草野之文則其氣枯槁憔悴乃道不得行着書立言者之所尚也朝廷臺閣之文則其氣溫潤豐縵乃得位於時演綸視草者之所尚也故本朝楊大年宋宣猷宋宮公胡武平所撰制詔皆婉美淳厚過於前世燕許韋楊遠甚而其為人亦各類其文章王安國常語余曰文章格調須是官樣豈安國言官樣亦謂有館閣氣耶又今世樂藝亦有兩般格調若教

坊格調則婉媚風流外道格調則麤野嘲哂至於材歌社無則又甚焉茲亦與文章相類青箱雜記五卷

范文正公

范文正公幼孤隨母適朱氏因冒朱姓名說後復本姓以啓謝時宰曰志在投秦入境遂稱于張祿名非霸越乘舟乃效於陶朱以范睢范蠡亦嘗改姓名故也又偽蜀翰林李士范禹偁亦嘗冒張姓後復姓有啓謝郡守云昔年上第誤標張祿之名今日故園復作范睢之裔然不若文正公之精切青箱雜記

楊文公

一
楊文公為執政所忌丹病謁告不俟朝旨徑歸韓城與弟同
居踰年不調公有啓謝朝中親友曰介推母子願歸綿上之
田伯夷弟兄甘受首陽之餓後除知汝州而希旨言事者政
擊不已公又有啓與親友曰已擠溝壑猶下石而未休方困
疾藜尚闕弓而相射 青箱雜記五卷

二
真宗常以御製釋典文字法音集三十卷天禧中詔李僧二
十一人於傳法院箋注楊大年克提本法釋院事製中有六

種震動之語一僧探而箋之暗碎繁駁將三百字大年都抹
去自下二句止八字曰地体本靜動必有變其簡當若此 湘

山野錄中卷

三
楊大年每欲作文則與門人賓客飲搏投壺奕碁語笑喧嘩
而不妨締思以小方紙細書揮翰如飛文不加點每盈一幅
則命門人傳錄門人疲於應命頃刻之際成數千言真一代
之文豪也歸田錄一卷

胡武平

胡武平嘗奉勅撰温成皇后哀冊文受旨以温成嘗因禁卒
竊發捍衛有功而乘筆者不能文其實公乃用西漢馬何羅
觸瑟馮媛當熊二事以狀其意曰在昔禁闈誰何弛衛觸瑟
方驚當熊已厲覽者無不嘆服 青箱雜記五卷

王元之

王禹偁尤精回六有同時與之在翰林而大拜者王以啟賀
之曰三神山上曾陪鶴駕之遊六季士中独有漁翁之嘆以
白樂天嘗有詩云元和六季士五相一漁翁故也 青箱雜記卷六

錢唐林逋亦着高節以詩名當世名公多與之游天圣中丞
相王公隨以給事中知杭州日與唱和親訪其序見其頽陋
即為出捧錢新之浦乃以啟謝王公其略曰伏蒙府主給事
差人送到留題唱和詩石一片并叔軒榮以庇風日衡茅改
色猿鳥交驚夫何極陋之穷居獲此不朽之奇事竊念頃
昔清賢鉅公出鎮藩服亦嘗顧丘樊之側微軫土木之哀病
不過一駐駕一式慮而已未有迂迴趾玉歷覽環堵當纓蕤
之盛集搯風雅之秘思率以賡載殆成編軸且復韞它山之
堅潤刊群言之鴻麗殊聯綺錯雕綺相照輦植置立竒于空林

信可以奪山水之清暉發斗牛之寶氣者矣迨景祐初逋尚
無恙范文正公亦過其廬贈逋詩曰巢由不願仕堯舜豈遺
人又曰風俗因君厚文章到老醇其激賞如此青箱雜記六卷

終慎思

終慎思大名人家貧苦衣冠故弊風貌寢陋始來應奉魏
之奉人視之蔑如也炆就試遂為解首其謝解啓曰三年於
此衆人悉指於毛生一軍皆驚大將果歸於韓信又董儲即
中愍其窮嘗以書薦于士人之富者庶濡涸轍而士人殊無
哀王孫之意終復取書歸而具啓納于董曰魯筭削高飛謂聊

城之必下秦都不割懷趙壁以空歸人多嘉其切當倦遊雜錄

宋湜

真宗即位之次年賜李繼遷姓名而復進封西平王時宋湜
宋白蘇易簡張洎在翰林俾草詔冊皆不稱旨惟宋公湜深
測帝意必欲推先帝欲封之意因進辭曰先皇帝早深西顧
欲議真封屬軒昂之俄遷建淒壇之未逮故茲遺命特待渺
躬爾宜望弓劍以拜恩守疆場而効節上大喜不數月叅大
政

夏英公

夏英公竦舉進士本無科名以父沒王事授潤州丹陽簿即上書乞應制舉其略曰邊障多故羽書旁午而先臣供傳遞之職立天石之地忘家徇國失身行陣陛下哀臣孤幼任之州縣惟陛下辨而明之若陛下以枕石漱流為達則臣世居市井若陛下以金榜丹桂為才則臣未忝科第若陛下以鳩杖鮐背為德則臣始踰弱冠若陛下以荷戈控弦為勇則臣生本緜弱若陛下令臣待詔公車條問急政對揚紫宸指陳時事猶可與漢唐諸儒方轡並驅而較其先後矣真廟再三賞激召赴中書試論六首一曰定四時別九州聖功孰大論

二曰考定明堂制度論三曰光武二十八將功業先後論四曰功九法為國何先論五曰舜無為禹勤事功業孰優論六曰魯參何以不列四科論是歲遂中制科青箱雜記五卷

又

夏英公竦父官於河北景德中契丹犯河北遂沒于陳從公為舍人丁母憂起復奉使契丹公辭不行其表云父沒王事身丁母憂義不戴天難下穹庐之拜礼當枕塊忍聞集誅之音當時以為四六偶對最為精絕歸田錄

丁晉公

丁晉公歿崖時權臣實有力焉後十二年丁以秘監召還苑
州致仕時權臣出鎮許田丁以啟謝之其畧曰三十年門館
趨從不無事契一万里風波往復盡出生成其婉約皆此又
自號澹石還知制誥謝兩府啟二星八蜀雖分按察之權五
月渡瀘皆是提封之地後云謹當揣摩往行軌躅前修效績
密於孔光不言温樹休風流於謝傳性詠蒼苔 湘山野錄

又

丁晉公之南遷也行過潭州自作齋僧疏云補仲山之衰雖
田盡於巧心和傳說之美實難調於衆口其少以文稱晚年
詩筆尤精在南海篇詠尤多如草解忘憂日底事花名含笑
日何人尤為人所傳詠歸田錄

凌淑

余頃與凌叔華即中景陽登襄陽東津寺閣凌博雅君子也
蔡君謨吳春卿皆師之素稱翰墨之妙時寺閣有旧題二十
九字在壁者字可三寸餘其体類顏而逸勢格清美無一點
俗氣其語教句又簡而有法云

陶穀

陶穀晉開運中為詞臣時北戎來侵而楊光遠以青州叛而

大將馬卽卒少帝召穀草文以祭之穀立其草以奏曰漢北
有不賓之虜山東屯伐叛之師雲陳未收將星先落少帝甚
激賞

潘佑

太祖嘗諭旨江南令遣使說嶺南歸順後主令近臣數人作
書惟潘佑所作千餘言詞理精當雄富典麗遂用之江南
莫不傳寫諷誦中朝士人多藏其本其重之真一時之
名筆也

趙鄰幾

趙鄰幾善屬文有名于時太宗用之制誥未數旬卒中使護
葬淳化末蘇易簡上言鄰幾有子東之亦好學善屬文任
北地邑佐部送芻粟死塞下家睢陽鄰幾乎生多著文
家有遺藁上遣直史館錢熙往訪之得補會昌以來歷二
十六卷文集三十四卷所著鰕子一卷六年帝略一卷史
氏懋官志五卷及佗書五十餘卷來上皆鄰幾點竄之迹令
宋州賜其家錢十萬

徐鍇

徐鍇仕江左至中書舍人尤嗜學該博領集賢學士校秘

書時吳淑為校理古樂府中有糝字者淑多改為操蓋章
草之變錯曰非可以一例若漁陽糝者音七鑿支三撾鼓也
稱衡作漁陽三撾鼓歌詞云邊城晏開漁陽糝黃塵蕭
白日暗淑嘆服之又嘗召對於清暑閣上前地悉布墀經雨
草生縫中後主曰累遭難去雨潤復生錯曰召氏春秋云桂
枝之下無雜木蓋桂味辛螿故也後主令於醫院取桂屑數
斗勻布縫中經宿草尽死其博物多識如此嘗欲注李商隱
樊南集悉知其用事所出有代王茂元檄劉稹書云喪具跽
陵飛走之期旣絕投戈散地灰釘之望斯窮獨恨不知灰釘
事乃後漢杜篤論都賦云焚康居灰珍竒推鳴鏑釘鹿
羸商隱之雕篆如此



皇朝類苑卷第四十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皇朝類苑卷第四十二

文章四六

錢昭序

錢昭序鄧王倣之族子也為如京副使知通利軍至道初獲赤烏白兔昭序表獻曰烏乃陽精兔惟陰類告火德蕃昌之盛示金方馴服之微懿茲希世之珍罕有同時而見當時多傳誦昭序文詞作數賦自一至十凡十篇甚為蘊易簡及江陵從祖所傳誦

湯悅

湯悅父殷舉唐末有才名悅本名崇羨士江南為宰

相建隆初 宣祖諱改姓楊初在吳為舍人受詔撰
揚州孝先寺碑 世宗親往駐驂此寺讀其文賞歎
中主遣悅入貢 世宗為之加禮自淮上用兵
凡書詔多悅之作特為典瞻切於事情 世宗每覽
江南字形於嗟歎。

王状元

王状元君賦天聖庚午甲申科及第元豐戊午垂五十
年方有重金之賜謝表 略云黃金三紀未佩隨

身之魚賜帶萬釘改觀在廷之目豈伊敢任得拜恩
章車服以庸品儔辨苜 國朝故事惟二府刻毳路
之花文武近班通一例號群仙之樣特承南命越度
朝規此蓋 陛下寵厚老臣禮加常例憫事三朝之
舊俾偕四輔之榮奉以垂腰既表重鏐之麗宝之在
軀更增上物之華

劉貢父

劉放王介甫同為開封府試官舉人有用畜者字介
謂音犯 主上嫌名放謂礼院先未嘗定此名為諱
不可用以黜落因紛爭不已而介以惡語侵放放不

較既而御史張戩程灝并彈之遂皆贖金御史中丞
呂公著又以為議罪太輕遂奪其主判其寔中丞不
樂放也謝表略曰殲弩射市薄命難逃飄瓦在前忤
心不校又曰在天人之術唯恐不傷而田主之牛奪
之已甚蓋謂是也

錢若水

錢若水為學士 太宗禮遇殊厚嘗草賜趙保忠詔
云不斬繼遷存狡兔之三穴潛凝光詞持首尾之兩
端 太宗覽之甚悅謂若水曰此四句正道着我意
又與趙保忠詔有既除手足之親已失輔車之勢其
辭甚矣 太宗御筆批其後云依此詔本絰好至今
延平寶箴之 見金坡遺事

錢熙

錢熙泉南雄才之士進四夷來王賦萬餘言太宗愛
其才雄擢館職嘗撰三酌酸文世稱精絕略曰渭川
凝碧早拋釣月之流商嶺排青不逐眠雲之客又年
年落第春風徒泣于遷鶯處；羈遊夜雨空悲於斷
雁鄉人李慶孫器之曰四夷妙賦無人誦三酌酸文
舉世傳

院思道

院思道子昌齡醜陋吃訥聰明絕人年十七八海州
試海水揚波賦即席一筆而成文不加點其警句
披碣石之宿霧歛蒼梧之夕雲八月靈槎泛寒光而
落魄三山神湛清影以遙連見名賢詩話

貶錢惟演詞

時

為樞相以非辜降節度使貶隨東會禁林

主誥者素為深仇貶語云公候之家鮮克稟訓茅土
之後多或墜涼具官某王國之衰緒孽臣之累姻孽
臣蓋晉公也時冢宰謂典誥者曰萬選公其貶語太
酷禁林曰當面數句以俟後乎太宰曰 尚未逞憾
乎

郡燕樂詞

范文正公鎮餘杭 侍讀王樂道公正在幕揚內翰
億甫公察謫信州未發召還赴闕過杭公厚遇之持
排日遣樂吏往察判所請樂詞樂道之不與來曰
酒數行遣吏投書于席大槩言陶之學先王之道未
始遊心於優咲之藝始某從事公幕天下之士 皆
以陶為賀蓋今巖穴蟠贊修立之士無不由明公之
門渝濯以主于華顯者獨某不幸更于左右公嘗調
之以道德磨之以仁義反以伎戲之事資之非某素

望也且今莘陽公以吾儒高第之一人爾苟某始者
躐巍科歷清秩遇執事之境必不肯以優伶之辭為
錯也公以書示隱甫隱甫曰被及當司尤無謂也公
頗動 既而非久移鎮青杜樂道少安又王尚書拱
辰長安上事理掾撰樂詞有人間合作大丞相天下
尤呼小狀元之句又龍圖摯餘上杭事日一曹僚撰
頭盞曲有黃歌方間金鼎調羹正待梅之句二吏因
受知蒙二公荐擢不數年並陞于臺閣皆繫乎幸不
幸爾

章懿太后神道碑

晏元獻公撰章懿李太后神道碑破題云五嶽崢嶸
崑山出玉四溟浩渺麗水生金蓋生誕育聖躬寔繫
后柰仁宗風以母儀事明肅劉太后膺先帝 之

托 然才者則愛其善比也獨 仁宗不悅

謂晏曰何不直言誕育朕躬使天下知之晏公具以
前意奏之 上曰此等事卿置之區：不足較當更
別改晏曰已焚草於神寢上終不悅建升祔二后赦
文孫承旨抃當筆協 主意直叙曰章懿太后 擁
慶羨寔生渺躬願復之恩深保綏之念重神御既往
仙遊斯遠嗟乎為天下之母育天下之君不逮乎九

重之承頌不及乎四海之致養念言一迨至暮增結
覽之感泣爾月明賜之外悉以東宮舊玩密賚之
歲餘恭大政

文老不哀

嘗謂文老不哀 今大恭元厚之絳向在禁林
懷荆南舊遊云去年曾醉海棠叢聞說新枝發舊紅
昨夜夢回花下飲不知身在玉堂中詞氣不少哀又
曾公年八十筆力尚完時曾子宣內翰謫守鄱陽
手寫一簡慰之略曰扶搖方遠六月不得不息消長
以道七日自當來復 有中秘書楊經臣博瞻才雅
而嘗誦之經臣謂余曰此非知其然而為神驅氣
使之然耳

獎詞臣

乾德九年正月乾元殿 王朝扈蒙恭定其儀有
外請說之制甚繁具本文蒙繼上聖功頌次年將東
封又進御札草 上愛之批于帑尾獎之云聖功頌
無一字可議後范詩有微臣自愧頭如雪也向鈞天
侍玉皇 上和之以賜曰珍重老臣純不已我慚寡
昧繼三皇為之傳美 玉壺清話

賜恩澤出身章服誥

景祐初元張唐卿榜賜恩澤出身章服等語詞略云
青衿就學白首空歸屢陳卿老之書不預賢能之選
靡務激昂而自勵止期華皓以見收 仁宗怒曰後
世得不貽其子孫之羞乎 御筆抹去宋鄭公庠別
進云久淪巖穴 經綸鶯迂未出于喬林鷓荐屢
先於鄉版縱轡誠希於遠到搏風勉屈於卑飛上頗
悅見玉壺清話

高麗使先狀

高麗海外諸夷中最好儒學祖宗以來數有賓貢進
士登第者自天聖後數十年不通中國熙寧四年始
復遣使修貢因泉州黃慎者為向道將由四明登岸
比至為海風飄至通州海門縣新港先以狀致通州
太守云望斗極以乘槎初離下國指桃源而迷路誤
到仙鄉詞甚切當使臣御事 官侍郎金第與同行
朴寅亮詩尤精如泗州龜山寺詩云門前客棹洪波
急竹下僧碁白日閑寺白中士人亦稱之寅亮為其
國詞臣以罪廢久之復與金第使中國 出滄水燕談

音韻

切韻之法本出於西域漢人訓字止白讀如某字未
用反切然語已有二聲合為一字者如不可為叵何

不為盡如是為 而已為耳之乎為諸之類以西域
二合之音蓋切字之源也如軟字文而大 亦切音
也殆與教俱生莫知從來今切韻之法先類其字各
歸其母唇音舌音各八牙音喉音各四齒音十半齒
半舌音二凡三十六分為五音天下之聲總於是矣
每教復有四等謂清次清濁平也如顛天田年邦降
龐厖之類是也皆得之自然非人為之如幫字橫調
之為五音幫當剛臧央是也 幫宮之清當商之清剛
角之清臧從之清央羽
也清縱調之為四等幫滂傍茫是也 幫宮之清滂
之次清旁官之
濁范宮之濁就本音本等調之為四聲幫滂傍博是也
不幫宮之清平滂宮之清上
旁宮之清去博宮之清入四等之教多有教無字者
如封峰逢止有三字邕音止有西字竦火欲以皆止
有一字五音亦然滂湯康蒼止有四字四教則有無
教亦有無字者如蕭字肴字全韻皆無入教此皆教
之類也所謂切韻者上字為切下字為韻切須歸本
母韻須歸本等切歸本母謂之音和如德紅為東之
類德與東同一母也字有重中重輕中輕本等聲盡
則入別等謂之類隔雖隔等須以其類謂唇與唇類
齒與齒類如武延為綿符兵為平之類是也韻歸本
等如冬與東字母皆屬端字冬乃端字中第一教等

故都宗切宗字第一等韻也以其婦精字故精徵音
第一等韻東字乃端字中第三等聲故德紅切紅字
第三等韻也以其婦匣字故匣羽音第三等韻又有
用借韻類例頗多大都自沈約為四聲韻愈密
然梵學則有華竺之異南渡之後又禱以吳音故音
韻庵駁師法多門至於所分五音法亦不一如樂家
所用則隨律命之本無定音常以濁者為宮相清為
商最清為角清濁不常為徵羽切韻家則定以唇齒
牙舌喉為宮商角徵羽其間又有半徵半商者如來
日二字是也皆不論清濁五行家則以韻類清濁參
配今五姓是也梵學則喉牙齒舌唇之外又有折攝
二聲折聲自臍輪起至唇上發如 字反 浮金之類是
也攝字鼻音如歆字鼻中發之類是也字母則有四
十二曰阿多波者那囉拖婆茶沙嚩哆也瑟吒合二迦
婆麼伽他社鎖呼拖 前一拖輕呼 奢佉又合二婆多合二
壤曷攞多合二婆聲上車婆麼合二纏伽聲上吒拏婆頗合二婆
伽合二也婆合二室者合二佉陀為法不同各有理致雖先
王所不言然不害有此理歷世浸久學者日深自當
造微耳

又

幽州僧行均集佛書中字為切韻訓詁凡十六萬字
分四卷辨龍龕手鏡燕僧智先為之序甚有詞辨契
丹重熙二年集契丹書禁甚嚴傳入中國者法皆死
熙寧中有人自虜中得之入傳欽之家蒲傳正帥浙
西取以鏤板其叙末舊云重熙二年五月序蒲公削
去之觀其字音韻次第皆有理法後世殆不以其為
燕人也 已上見筆談

歐陽文忠公

歐陽公撰石曼卿墓表蘓子美書卻餽篆額山東詩
僧秘演力幹款督歐俾速撰文成演以 二兩置石
於相藍南食殿礎訖曰歐公寫石之日為具名館院
諸公觀子美書 演大喜曰吾死足矣飲散歐蘓囑
演曰鐫訖且未得打竟以辭翰之妙演不能却歐公
忽適定力院見之問寺僧曰何得僧曰半千買得歐
怒因詒演曰吾之文與庸人半千鬻之何無識之甚
演滑稽特精徐語歐曰學士已多他三百八十三矣
歐愈怒曰是何言演曰豈不記得作省元時庸人競
摹新賦叫于通衢後更名呼之 文未買歐陽某省
元賜今一碑五百價已多矣歐陽因解頤徐又語歐
曰吾友曼卿不幸早世固欲得公之文張其名自與

日星相摩而又窮民售之頗濟其乏又非利乎公但
咲而無語 見湘山野錄

皇朝類苑卷第四十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皇朝類苑卷第四十三

曠達隱逸

真宗召隱士

真宗祀汾陰台河中府處士李瀆劉巽拜大理評事
致仕仍賜緋瀆以疾辭又召華山鄭隱敷求李寧對
於行宮隱湯蹕正晦先生又召陝州魏野亦以辭疾
不應命出聖
錄

陳希夷

陳搏譙郡真源人與小朮同鄉里生嘗舉進士不第
去隱武當山九室巖辟穀鍊氣作詩八十一章蹕指

玄篇言修養之事從 華山雲臺觀多閉門獨臥經
累月至百餘日不起周世宗召至闕下令於禁中為
戶以試之月餘始開搏熟寐如故甚異之因問以神
仙黃白修養之事飛昇之道搏曰 陛下為天下君
當以蒼生為念豈宜留意於金 世宗弗之責放
還山今長吏歲時存問訖 太祖朝未嘗召 太宗
即位再召之雍熙初賜弭希夷先生為修所居觀留
闕下數月多延入宮中書閣內與語頗

和詩什為宰相宋琪等曰陳搏

獨善其不干勢利真方外之士入華山已四十年記

其季近百歲且言天下治安故未朝覲此意亦可念
也遣中使送至中書琪等問曰先生得玄默修養之
道可以授人乎曰搏 迹野無用神養之事皆所
不知亦未嘗習鍊吐納化形之術無可傳授疑如白
日升天亦何益于治史作 主聖上龍顏秀異有天
人之表洞達古今治亂之旨真有道仁聖之主正是
君臣合德以治天下之時勤行修鍊無以加此琪等
表上其言上覽之甚喜未幾放還山端拱二年夏令
其徒賈德於張超谷鑿石室成手書遺表曰臣搏大
教有終聖朝難恋於七月二十九日化形于蓮花峰

下張超谷中緘封如法至期卒于石室中啟封視之
乃預知也死七日支軀猶溫有五色雲閉塞洞口終
月不散見楊文公談苑

二

陳搏周世宗嘗召見賜號白雲先生太平興國初召
赴闕太宗賜御詩云會向前朝號白雲後來消息杳
無聞如今若肯隨徵召穩把三峰乞與君先生服華
陽巾草屨垂緇以賓禮見賜坐上方欲征河東先生
諫止會軍已興令寢御園百餘日方起兵還果無思
功禮特異賜號希夷久之辭歸進詩以見志云草澤
吾皇詔圖南搏姓陳三峰千載客四海一閑人世態
從來薄詩情自得真乞全簞鹿性何處不稱臣上知
不可留賜宴使宰相兩禁傳坐為詩以罷其歸見滄水燕
談

三

真宗時陳搏被詔赴闕下間有士大夫詣其所止願
聞善言以自規誨陳曰優好之所勿久戀得志之處
勿再往聞者以為至言見倦遊雜錄

四

華陽隱士李奇自言開元中郎官平數百歲人罕見

者開化中呂洞賓有劍術年百歲餘貌如嬰兒行步
輕疾皆嘗至搏齋中竒以朱書青昏詩令小童齋寄
搏、與唱和交

五

興國中 太宗召陳搏赴闕搏隱華山雲臺觀百餘
歲 世宗拜諫諍不受始四

五歲戲水渴側一青衣媪抱置懷中乳之日令汝更
無嗜欲之性聰悟過人先生有高識嘗戒門人神放

子他日

進取迹

者古今之

深忌

將起必有物敗可戒之放至晚侈飾過度營產滿豐
鎬間門人戚屬亦怙勢強併歲入益 遂喪清節時
議凌忽王嗣宗京兆醉嫚罵條奏於朝會赦方止祥
符八年一旦山齋晚起服道衣聚諸生列飲取平生
文藁悉焚之酒數行而逝竒男子也 見玉壺清話

江直木

江直木 隱居廬山有至行一日有盜八齋中直木假
寐不動清貧無他物惟持藥鼎而去遺其蓋直木俟
其出戶擲蓋與之未日謂人曰器不全成得之安用
報曉雞為狸所食直木悵然將有報雞之寃者來曰

持百錢坐路隅以俟有持兔者過即買之割以祭雞
人咸謂真木曰此非狸真木曰亦是其類也 見楊文公談死

劉孝叔

劉孝叔吏部公述深味道腴東吳端清之士也方強
仕之際已恬於仕進撰一闕以見志曰掛冠歸去舊
烟蘿聞身健養天和功名富貴非由我莫貪他這岐
路足風波水晶宮裡家山好物外滕遊多晴溪短棹
時之醉裡唱稜羅天公柰我何後將引年方得請為
三茆宮僚始有養天和之漸夫何已先朝露歌此闕
幾三十年信乎一林泉與軒冕難為期心 見湘山野錄

王昭素

王昭素先生酸寒人博學通九經尤長於易作易論
二十三篇學者稱之李穆荐之 太祖台見年已八
十貌不哀太祖問何不求仕致相見之晚也對曰草
野陋儒無補 聖化 賜坐講易 帝嘉之 以為國
子博士逾月賜茶藥遣還先生善拊養年九十餘方

卒 見澠水燕談

魏野

魏野居於陝郊其地頗有水竹之勝客至必留飲酒
真宗時聘召不起天禧中卒贈秘書省著作郎野子

開有父風皇祐中天章閣待制李昭言於朝辨清逸
處士

又

魏野字仲先陝府人不中情無貴賤皆紗帽白衣以
見之跨白馱真宗祠汾陰不起能計有唐人風
格卒增著作郎蠲其家後李瀆之中表兄也瀆卒野
哭之慟謂其子曰吾不可往爾宜去奠之纔六日而
野亦卒人以為異春明退朝錄

田聘君

田聘君吉字象宜萬學好文理致高古嘗學詩于希
夷先生先生以詩評授之故詩尤清麗平居寡薄志
在經世太祖建國思得異人詔詣公車會奔父喪
久之東遊過濮止王元之舍元之貽書勉進其道會
大河決溢君推明繇禹之所治著禹元經三篇將上
之不果既而得水桁於濟南明水將隱居焉因致書
徐常侍鉉質其去就鉉荅曰負鼎扣角願廬築巖各
因其時不失其道在我而已何嘗之有遂決高蹈之
計發易筮之遇睽因自弭睽叟從之學者嘗教百人
宋維翰許衮最其高第二子登朝盛稱其師淳化中
韓丕言於天子召赴闕詔書入門而卒其後文多散

隆皇祐中濟南崔書耽伯哀其遺逸得四十八篇拆
為二卷又次其出處為睽叟別傳云見池水燕談

麻先生

麻先生仲英幼有俊才七歲能詩隨侍父官鄆州時
宋翰林白方謫鄆時聞而召之坐中賦詩十篇宋大
稱賞翌日定以浣溪賤李廷珪墨諸葛氏筆遺之仍
贈以詩曰宣毫歛墨川牋帟寄與麻家小秀才七歲
能吟天骨異前生已折桂枝來十七一試禮部歸以
二親喪祿不及養無仕進意退居臨淄辨士里別墅
久而記覽該洽行義高潔鄉党化服鄰里有爭訟者
不決於有司而聽先生辨之雖凶歲盜不入其家富
韓文公潞公守青州皆嘗致書幣龐莊敏公出鎮遣
其子奉書召至府中禮之極厚累以詩遺之薦其行
義於朝詔以為國子四明助教州學教授遠方學者
爭師之卒年九十先生余祖母長安君兄也或以為
宋詩云前生已折桂枝來先生一試不第終身罷舉
宋詩已識之矣

李昭君

陝郊魏處士野蒲中李昭君續乃中表也俱有高節
以吟誅相善於東郊鑿石方丈蔭以修竹泉流其前

曰樂天洞瀆結茆中條之陰曰浮雲堂皆有瀟洒之
趣每乘輿相遇賦詩飲酒累日乃去一日瀆過野曰
前夕恍惚如夢中床下有人曰行到水窮處未知天
盡時即正語曰盍云坐看雲起時對曰浮雲安能起
即瀆水命此必死期故來訪別還家未幾卒

史延壽

史延壽

師貴人爭延

坐輒

號曰史不狗史我

之延

不開門叱之闍者曰

侍臣亦就客次延壽曰彼來者皆有求

求於相公開門延之延壽挾術以遊于世無心於用
舍故能自重如此

聶隅子

建安黃晞慶曆中遊京師高文石學為世祿重著書
數萬言自號聶隅子晞家貧有守不干科舉而貌寢
氣寒不自修飾石守道在太學率學官生員厚禮聘
晞為學士晞踰垣而避之故歐陽文忠公詩曰羔雁
聘黃晞警走鄰家近臣連年薦其道蒙詔受京秩
將以為國子司業拜命數日一夕暴卒於景德僧舍
仕大夫惜之

五老會

慶曆末杜初公告老退居南都與太子賓客致仕王
渙光祿卿致仕舉世長兵部郎中分司米貫尚書郎
致仕馮平為五老會吟醉相勸士大夫高之初公以
故相嗜德尤為天下傾慕故兵部詩云九老且無元
老貴莫將西洛一般看五人年皆八十餘康寧奕健
相得甚歡故初公詩云五人四百有餘歲深祿分曹
與掛冠而畢鄉年最高時已九十餘故其詩云非才
忝預最高年是時歐陽文忠公留守睢陽聞而嘆慕
借其詩觀之因次韵以謝卒章云聞說優游多唱和
新篇何惜盡傳看 見澠水燕談

江鄰幾

江隣幾善為詩清談有古風蘇子美坐進奏院事謫
官後死吳中江作詩云郡即獄寃誰與辨舉橋客死
世同悲用事甚精當嘗有右詩云五十踐哀境加我
在明年論者莫不謂用事能令事如已出天然渾厚
乃可言詩江得之矣江天質淳雅善飲酒鼓琴圍碁
人以酒名之未嘗不_往飲未嘗不醉已醉眠人強起
飲之亦不辭也或不能歸即留宿人家高度風韵陶
靖節之比江嘗通判廬州有酒官善琴以坐局不得

出上且就之郡中沙門羽士及里氓能碁者數人呼
與同往郡人見之習熟因畫為圖前列駢導有一人
騎馬青蓋其後沙羽門士衣褐數人葛巾芒屨累々
相尋意思蕭散惜時無名手此畫不足傳後何必減
絳阮也 見劉貢父清話

司馬溫公

司馬溫公優游洛中不屑世務齊物我一窮通自稱
曰齊物子元豐中秋典學金子訪親洛泗並轡遇韓
城抵登封憇俊極下院趨嵩陽造崇福宮紫極觀至
紫虛谷尋會善守遇軒轅 達西洛留廣度寺歷龍
門至伊陽以訪奉先寺登華巖閣觀千佛巖躡山徑
瞻高公真堂步潛溪還寶應觀富文二公 之廣化
寺拜汾陽祠步伊水登香山到白公影堂詣黃龕院
倚石樓臨節灘還伊口凡所經遊發為詠歌歸序之
以為各遊錄士大夫爭傳之

劉孟節

劉孟節先生槩青州壽光人少師種放薦學好古酷
嗜山水而天姿絕俗世與相齟齬故久不仕晚乃得
一名亦不去為吏慶曆中朝廷以海山岨嶠山震逾
年不止遣使訪遺逸安撫使以先生名聞詔命之官

亦不就骨之南有冶源昔歐冶子鑄劍之地山奇水清旁無人烟叢筠古木氣象幽絕富韓公之鎮青也知先生久欲居其間為築室泉上為 并序
曰先生已歸隱山東人物空且

幸無位不克施於時持著書以見其道當與日月雷霆相震耀其後皆優禮之欲薦之

成其高尚先生少
凭欄靜立慨

詩曰讀

也者是

王樵

王樵字肩望淄川人性超逸深 易善擊劍有槩世志廬梓桐山下稱淄右書生不交世務山東賈同李冠皆尊仰之咸平中契丹內寇舉族北俘潛入虜中訪其親累年不獲乃歸持諸喪刻木為親葬山東立祠奉祀終身太守劉通諸樵居樵踰墻遁去其後高弁為知州事范諷為通判相與就見之李冠以詩寄之曰霜臺御史新為郡棘寺廷評繼丁車首謁梓桐王處士 從此重詩書晚自弭贅世翁為贊其門

曰書生王樵薄命寡志無益於人道弭贅世預卜地
為窆名繭室中置石榻刻銘其上曰生前投軀以虞
不脩歿後寄魄以脩不虞後感疾即入卧室中自掩
戶乃卒命以古劍從奕著遊邊集三卷安邊三策說
史十篇皆散失濟南李芝為贅世先生傳載其事

淄川僧文幼募資即其地復為繭堂并起堂祠樵
文幼博能為詩精陰陽地理

李瀆處士

蒲中李瀆處士富榮國初為侍御史有直教瀆少好
學有高志長廬中條山下以泉石琴吟自樂未嘗造
州縣真宗祀汾陰詔赴行在瀆不起有表稱謝云
十行溫詔初聞丹鳳啣來一片閒心已被白雲留住
真宗製詩以賜之時有同郡留異治三傳年老博學
躬耕不仕以講授為業真宗亦以一絕句賜之見
水燕談

孫集賢

孫集賢冕天禧中直館幾三十年江南端方之士也
節槩清直晚守姑蘇甫及引年大寫一詩于所壁詩
云人生七十鬼為隣已覺風光屬別人莫待朝廷差
致仕早謀泉石養閑身去年河北曾逢李今日淮西

又見陳寄語姑蘇孫刺史也須抖擻老精神題畢拂
衣歸九華以清節高操羞百執事之頽朝廷高其風
許再任詔下已歸竟言不起王冀公欽若里閑素交
也異公天禧中罷相以宮保出鎮餘杭艤舟蘓臺歡
好歎洽醉與孫曰老兄淹遲日久且寬衷當別致拜
問公正色荅曰二十年出處中書一素交潦倒江湖
不預一點化華待事權他屬去廟堂數千里為方面
始以此語見悅得為信乎冀公遂謝舟遂行見湘山野錄

孫宣公

孫宣公與以太子少傅致仕居於鄆一日置宴御詩
廳語客曰白傳有言多少朱門鎖空宅主人到老不
曾歸今老夫歸矣喜動於色復顧石守道講易離卦
九三爻辭且曰樂以忘憂自得小人之志歌而鼓缶
不興大耋之嗟公以醇德奧學勤講禁中二十餘年
晚節勇退優游里中始終全德近世少比

麻希夢

端拱初 太宗詔訪高年前青州錄事叅軍麻希夢
年九十餘居臨淄召至闕下延見便殿賜坐語極從
容及詢人間利害對之甚詳多蒙聽納他日訪以養
生之理對曰臣無他術惟清心寡慾節報音薄滋味

故得致此詔以為尚書工部郎中致仕賜金紫工部
好學善訓子孫太宗興國中登進士甲第孫溫基溫
舒祥符中相繼舉進士第為天下第三人而天下麻
氏教子有法

張葉崖

楊文公由禁林為汝府張尚書詠移書云張老子今
年七十矣血氣衰劣洵然昏沉入靜自守以真排邪
忽睹來緘當審大年官若是而守若是又思大年氣
薄多病應遂移疾之請盛年辭榮是名高格若智不
及氣屑之罹禍者自古何限大年素養道氣宜終宴
以掃地莫致潤屋得君得時無害生民大年知老張
子乎老子心無蘊蓄絕情絕意顧身若脫屣豈能念
他人乎大年自持不宜詠白其語真氣勁如乘崖之
在自寶晉書稱王獻之嘗歎云吾於文章書禮識
人之形貌性情真所謂也

皇朝類苑卷第四十四

曠達隱逸

孫明復先生

孫明復先生退居太山之陽枯槁憔悴髮鬢皓白著
春秋尊王發微十五卷為春秋學者未有能過之者
也故相李文定公守兗就見之嘆曰先生年五十一
室獨居誰事左右不幸風雨飲食生疾奈何吾弟之
女賢甚可以奉先生箕箒先生固辭文定曰吾女不
妻先生不過一官人妻先生德高天下幸婚李氏榮
貴莫大於此先生曰宰相女不以妻公侯貴戚而顧



以嫁山俗哀老藜藿不充之人相國之賢古無有也
予不可不成相國之賢遂娶之其女亦甘淡泊事先
生盡妻道當時士大夫莫不賢之見范水燕談

蘓澄隱

太祖征太原還至真定幸龍興觀道士蘓澄隱迎壺
駕毫髮星々年九十許氣貌翹踈上因延問甚久
自言須與亳州道士丁少微華山陳搏結遊于閑洛
嘗過從寧皮處士上問曰得何術對曰臣
和之法遂令長嘯清入者
迷寐殆食方欠伸其聲略不

問養生之要隱對曰帝王養生異於是老子曰我無
為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正無為無欲凝神太和
唐堯所以享國永圖得此道也遂賜號熙素先生

李集賢

李集賢建中惟退喜道處縉紳有逍遙之風善翰劄
行有筆工至於草隸分篆俱絕其妙人得之則竇之
為詩清淡閑暇其人也杭州望湖樓詩小艇閑撐
處相天景亦微風波無限綠白鳥自由飛落日孤汀
遠輕煙右寺希時携一壺酒恣到晚涼歸西湖詩有
張烟春氣重貯月夜痕深之句皆類如此晚喜洛中

景物永留司園池亭樹蕭 自如每喜誦楞嚴中四
句云將聞持佛々何不自開々復聞醫根徐塵消覺
圓淨凡起居皆詠之後被詔與張君房集賢校勘道
藏時拜祿職

朱侍郎

宋昂晚以工部侍郎懇求歸江陵逾年方允正令謝
於殿門外後詔賜坐時方劇暑恩旨罷留詔秋涼進
程時吳淑贈行詩有漢殿夜涼初閣筆渚宮秋晚得
懸車之句尤為中的賜宴天津園中人傳詔令各賦
詩為送李承旨惟有清朝納祿猶強健白首還家正
太平陳文惠堯佐部吏有函通爵里送兵千騎過荆
門之句四十八篇皆警絕一休朝論榮之弟恊亦同
隱皆享眉壽家林相接謂之渚宮二疏荆帥陳康堯
咨表其居為東西致仕坊八十二薨門人請謚正俗
先生

王昭素

王昭素酸寒人學右純直行高于世市物隨所索價
與其直賣者反曰所索寔非本價昭素謂之曰汝且
受之免陷汝於妄語谷自爾人無敢 者相告曰王
先生市物不可虛索一夕盜者穿窬將入以橫木滿

室不用其穴昭素覺之盡室之物潛擲于外謂窬兜
曰速去恐有捕者盜慚委物而遁鄉盜即息李穆昔
師之逮為學士薦于朝太宗年七十頽如渥丹目如
盪漆鰓居絕欲四十歲家無女侍上賜坐講乾卦至
九五飛龍在天起整衣稽顙改容而說上問曰何
故昭素奏曰此史作文正文王陛下之今日事引論
該證微含歲補正上側聽善沃講罷曲果茗讌語賜
國子博士致仕留禁中月餘詢及養身之術昭素曰
治世莫如安民養身無如寡欲此外無他上愛之書
於屏几享年八十九

王元澤

壬子歲王雱元澤記會稽開祀刻之以廣其傳庶乎
世之聞見者有所警焉戊午歲元澤病中友人魏道
輔奏謁于寢對榻一片屏大書曰宋故王先生墓
名雱字元澤登第于治平四年釋褐授星子尉起
身事熙寧天子終六年拜天章閣待制以病廢于家
後尚有數十言掛衣于屏角覆之不能盡見此亦得
謂之達歟

郭延卿

錢文僖公惟演生貴家而文雅樂善出天性惟晚年

以使相留守西京時通判謝絳掌書記尹洙留府推
宮歐陽修皆一時文士游宴吟詠未嘗不同洛下多
水竹竒花凡園囿之勝無不到者有郭延卿者居水
南少與張文定公李文穆公遊累舉不第以文行稱
於鄉里張呂相繼作相更薦之得職官然延卿亦未
嘗出仕葺園亭藝花足迹不及城市是時年八十餘
矣一日文僖率僚屬往遊去其居一里外即屏騎從
腰輿張蓋而訪之不告以名氏洛下士族多遇客衆
延卿未始出蓋莫知其何人也但歡然相接道服對
談而已數公踈爽聞朗天下之選延卿歎曰陋居寧
有過從而平日所接之人亦無若數君者老夫甚慙
願少留花對小酌也於是以陶尊菓箴而進文僖愛
其野逸為引滿不辭既而吏報申牌府吏牙兵列庭
中延卿徐曰公等何官而從吏之多也尹洙指而告
曰留守相公也延卿歎曰不圖相國肯顧野人遂相
與大啖又曰尚能飲否文僖欣然從之又數盃延客
之禮數盃盤無少加於前而談啖自若日入辭去延
卿送之門顧曰老病不能造謝希無訝也文僖登車
茫然自失翊日語僚屬曰此真隱者也彼視富貴為
何等物耶歎息累日不止

馮樞密

馮樞密京熙寧初以端明殿學士帥太原時王左丞
安禮以池州司戶叅軍掌机宜文字馮雅相好因以
書託於王平甫曰并門歌舞妙麗吾閉目不觀但日
與和甫談禪耳平甫荅曰所謂禪者直恐明公未達
也蓋閉目不窺已是一重公案馮深服其言

東軒
筆錄

王荆公

王荆公再罷政以使相判金陵到任即納節讓同平
章事懇請賜允改左僕射未幾又求官觀累表得會
靈觀使築第南門外七里去蔣山亦七里平日乘一
驢從數僮游諸山寺欲入城則乘小舫泛潮溝以行
蓋未嘗乘馬與肩輿也所居之地四無人家其宅僅
庇風雨又不設垣牆望之若逆旅之舍有勸築垣輒
不荅元豐末荆公被疾奏捨此宅為寺有旨賜名報
寧既而荆公疾愈稅城中宅以居竟不復造宅

東軒
筆錄

韓玉薦三處士

韓玉少游學嵩山間性質朴刻勵著名於時作感秋
詩三十篇人多傳誦後為翰林學士太宗召問當
時流輩頗有遺逸否以萬適楊朴田誥為對上悉令
召之而誥詔下乃卒朴至台對自言不願仕進賜東

帛遺還與一子出身遭醉後閉門拒之不得見居京城半年僅至寒餓^至又出翰林因表言其事詔以為廬州慎縣主簿救^救下數日卒朴善歌詩每乘牛往來邗店自稱東里遺民常杖策入高山窮絕處若思為歌詩數年得百餘篇而田誥歷城人好著述聚徒數百人頗有舉進士顯達者稱其師名聞于朝中宋維翰許充皆其弟子誥所著書百餘篇世亦傳之大率迂濶每注思必匿浮舟中絕不聞人教俄自草中躍出則一篇成矣

楊文公

公與楊文公億為空門友謫汝州公適當軸每音問不及他事惟談論直諦而已余嘗見楊公親筆與公云山粟一秤聊表寸信蓋汝唯產粟而像與王公忘形以一秤粟遺之斯亦昔人雞黍縞紵之意也

張宗晦

慶曆中張宗晦以祕書監致仕居洛陽一日謂留守其子庚言唐賀監知章以道士服歸會稽明皇賜以鑑湖今洛中嵩山景雖非朝廷所賜大人可衣羽服優游其間何必事請謁宗晦曰吾非白頭老監枕書而眠何必學賀老作道士服耶時以為名言宗晦

英公齊賢子見滬水燕談

杜五郎

隸昌陽翟縣有一杜生者不知其名邑人但謂之杜五郎所居去縣三十餘里唯有室兩間其一間自居一間子居之前有空地丈餘即是籬門杜生不出籬門凡三十年矣黎陽縣尉孫軫嘗往訪之見其人頗瀟灑自陳村民無所能何為見訪孫問其不出門之因其人歎曰以告者過也指門外一桑曰十五年前亦曾到此桑下納涼何謂不出門也但無用於時無求於人偶自不出耳何足尚哉問其所以為生曰昔時居邑之南有田五十畝與兄同耕後兄之子娶婦度所耕不足贍乃以田與兄携妻子至此偶有鄰人借此屋遂居之惟與人擇日又賣一藥以給饘粥亦有時不繼後子能耕鄉人見憐與田三十畝令子耕之尚有餘力又為傭耕自此足食鄉人貧以醫卜自給者甚多自食既足不當更兼鄉人之力自爾擇日賣藥一切不為又問常日何所為曰端坐耳無可為也問頗觀書否曰三十年前亦曾觀書問觀何書曰曾有人惠一冊書無題號其間多說淨名經亦不知爭名經何書當時極愛其談論今亦忘之并書亦不

知所在久矣氣韻閑曠言詞精簡有道之士也盛寒
但布袍草履室中朽然一榻而已問其子之為人曰
村童也然質性甚淳未嘗妄言未嘗嬉游惟賣鹽酪
則一至邑中可數其行迹以待其歸往往還未嘗
旁游一步也予時方軍事至夜半未以疲甚與官屬
閑話軫遂及此不覺蕭然頓忘煩勞

種放

一

景德中種放賜名 躉還嵩山 真宗治酒資政殿
餞放當直者四人預焉時所司不宿具皆相顧不敢

坐 上乃親定位次翰林學士晁迥西向資政殿學
士王欽若東向知制誥朱選南次迥待制戚論次欽
若放北面對上特示客禮酒半上賦七言詩一首賜
放、和侍臣皆賦士大夫榮之

二

種放明逸少舉進士不第希夷先生謂之曰此去逢
豹則止他日當自出於衆人初莫知其意放隱終南
山豹林谷 真宗召見籠遇非常拜工部侍郎皆符
其言

三

种放别業在終南山放學行高古後生從之學者甚衆性頗嗜酒躬耕種秫以自釀所居有林泉之勝殊為幽絕真宗聞之遣中使携画工圖之開龍圖閣召輔臣觀焉上歎賞之其後甘棠魏野郊居有幽致帝亦遣人圖之故野詩云幽居帝西看

四

初种隐君少時與弟汶徃拜陳希夷搏陳宿戒厨僕來日有三客膳於廊總旦果至惟邀放升堂殷勤睥睨以一絕贈之曰鑑中有容白髭多鑑外先生識也麼只少六年年六十此生陰德莫蹉跎种之不曉但屈指以三語授之曰子貴帝友而無科名晚為權貴所陷种又乞素履之術陳曰子若寡欲可滿其数种因而不娶壽六十一

五

种放字明逸河南洛陽人父故吏部令史滿調補長安簿卒於官种七歲能属文既長父昂令赴舉放辭以業未成不可妄動父兄数人皆從賦放與母隐終南山豹林谷結草茅為廬日以誦習為業後生多從之學問得其束修以自給著書十卷人多傳寫之為歌詩亦播人口宋維翰為陝西轉運使表薦之太

宗令本州給裝錢三萬遣赴闕量才收用放詣府受
金治行素與張貨善貨遷自奉州從事公累免官居
京兆放詣貨謀其事貨曰君今赴台不過得一縣尉
耳不如稱疾候再召而往當得好官放然之即託貨
為奏章稱疾 太宗曰此山野之人亦安用之令本
府歲時存問不復召其母甚賢聞有朝命謂曰嘗勸
汝勿聚徒講李身既隱矣何為名為果為人知而不
得安處我將棄汝深入窮山矣放 辭疾母悉取其
筆硯焚之與放轉詣窮僻人迹罕至後卒無以葬遣
僮奴持書於錢苦水宋湜若水湜同上言以為先朝
嘗加召命今貧不能葬其母欲以私覲是掠朝廷之
羨詔京兆府賜錢三萬帛三十匹粟三十石咸平末
張齊賢知京兆府表薦召為左司諫直昭文館賜五
品服

六

真宗初召神隱君放至闕以敷對稱旨日高中人送
中書膳諸相皆盛服俟其來神隱君幅巾韋布長揖
而已楊大年聞之頗不平以詩嘲之曰不把一言裨
萬乘祇又隻手揖三公 上聞之獨召楊曰知卿有
詩戲神某楊汗決股粟不敢匿避 上曰卿安知無

一言裨朕乎出一皂囊內有十軸乃放所奏之書也
其書曰十議所謂議道議德議仁議義議兵議刑議
政議賦議安議危俾大年觀之從容奏曰臣當別日
負荆謝罪見湘山野錄

石曼卿

石曼卿磊落奇才知名當世氣雄貌偉飲酒過人有
劉潛者亦忠義之士也嘗與曼卿為酒敵聞京師沙
行王氏新開酒樓遂往造焉對飲終日不交一言王
氏怪其所飲過多非常人之量以為異人稍獻肴果
益取好酒奉之甚緊二人飲啗白若傲然不顧至夕
殊無酒色相揖而去明日都下喧傳王氏酒樓有二
酒仙來飲久之乃知劉石也

二

石曼卿一日謂祕演曰館俸清簿不得痛飲且僚及
白之殆過柰何演曰非久引一酒主人奉謂不可不
見不數日引一納粟牛監簿者高貨好義宅在朱家
曲為薪炭市評別第在繁臺寺西房緡日數十千長
謂演以某雖薄有貲產而身迹塵賤難近清貴慕師
交遊盡館閣名士或游奉有闕無愆示及演因是移
之以謁曼卿使令置官醪十担為贄列醞於庭演為

傳刺曼卿愕然問曰何人演日前所謂酒主人者不
得已因延之乃問甲第何許生曰一別舍介繁臺之
側其生亦翔雅曼卿閑語演曰繁臺寺閣虛爽可愛
久不一登其生離席曰學士與大師果欲登閣乞預
寵諭下處正與閣對 具家蔬在閣迎候石因諾之
一日休沐約演同登演預戒生至期果陳具於閣
器皿肴核冠於都下石演高歌褰帶飲至落景曼卿
醉喜曰此游可紀以盆漬墨濡巨筆以題云石延年
曼卿同空門詩友老演登此生拜叩曰塵賤之人幸
獲陪侍乞掛一名以光賤迹石雖大醉犹握筆沉思
慮無其策以拒之遂目演醉舞佯教諷之曰 生
捧硯用事可也竟不免題云牛某捧硯永叔後以詩
戲曰捧硯得金牛 見湘山野錄

三

石曼卿居蔡河下 隣有一豪家日聞歌樂之教其
僮僕數十人常往來曼卿之門曼卿呼一僕問豪為
何人對曰姓李氏主人方二十歲並無昆弟家妾曳
羅綺者數十人曼卿欲求見之其人曰即君素未嘗
接士大夫也他人必不可見然喜飲酒屢言聞李士
能飲酒意亦似欲相見待試問之一日果使人延曼

卿即衫帽見之坐於堂上久之方出主人者頭巾繫
勒帛不具衣冠見曼卿全不知拱揖之禮引曼卿入
別室供帳赫然坐良久有三鬟妾各持一小盤至曼
卿前盤中紅牙牌十餘其一盤是酒凡十餘品令曼
卿捧一牌其一扁有饌名令捧五品既而二鬟去有
群妓十餘人各執肴果樂器粧服入人品皆艷麗燦
然一妓酌酒以進酒罷樂作群妓執果肴者萃立其
前食罷則分立左右京師人謂之軟盤酒五行群妓
皆退主人亦翻然而入略不揖曼卿獨而出曼卿
言豪者之狀懵然愚駭殆不分菽粟而奉養如此極
可怪也他日試使人通則閉門不納亦無應門
者問其近隣云其人未嘗與人往來雖隣家亦不識
面古人謂之錢癡信有之

張乘崖

張乘崖少時仕俠擊劍心溢六合將遺世仙去始與
逸人傅霖者同學霖隱不仕公中第日先題散遣親
密四方求霖者三十年不可得嘗作憶霖詩寄語巢
由莫相笑此生終不羨輕肥晚歲罷成都轉運守宛
兵詞訟簡稀一日臥鈴閣有被褐騎蹇驢氣貌高勝
者叩門大叫曰尚書青州傅霖來聞吏異之走白公

聞驚且喜倒屣出迎台吏責曰傳先生天下賢士
守不得友何人敢姓名乎霖即從容笑曰別子一世
尚尔童心是豈知世間有我耶公道舊且問何音隱
今出霖曰子將去矣來報子耳曰詠亦自知之霖曰
知復何言翊日而去後 月公薨于鎮云乘崖事迹
滿世咸謂公弄九霞酌天醴出入清都者久矣及得
傳傳霖事然後知其為真仙無疑余謂子房於黃石
公武侯於龐德公李藥師於虬髯客顏魯公於張志
和李太白於賀知章少陵子司馬子微文章誇古今
功業蓋後世者未嘗不過寰宇外士摩發激勵而後
光華烜赫 動千古者又豈特乘崖而已世不尚師
友而聞道者鮮矣 西清詩話

邢淳

邢淳雍丘人以學術稱于鄉曲家居不仕真宗末以
布衣召對問以治道淳不對 上問其故淳曰陛下
東封西祀皆已畢矣臣復何言上悅除試四門教助
遣歸淳衣服居處一如平日鄉人不覺其有官也既
卒人乃見其勅與廢紙同束置屋梁間 見涑水紀聞

張俞

康定間益州書生張俞嘗獻書 天子由是朝廷知

其名然不喜仕宦常隱於青城山白雲溪時樞密使
田況守成都日與詩曰深慙蜀太守不及採之人又
謂僚佐曰斯人用之使作王言司諫不用之則巖谷
之病叟耳有文三十卷行於世

新見
雲

皇朝類苑卷第四十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皇朝類苑卷第四十五

仙釋僧道

中國長公主

太宗第七女中國大長公主生不茹黃端拱初幸延壽寺對
佛願捨為尼 真宗即位遂乞削髮 上曰朕之諸妹皆厚
賜邑築外館以尚大姻酬先帝之愛也汝原獨願出家可乎
中國曰此先帝之願也堅乞遂允之進封吳國賜名清裕拜
慈報正覺大師建寺都城之西額曰崇真藩國近戚及掖庭
嬪御願出家者若密恭懿王女萬年縣主曹恭惠王女惠安

縣立凡三十餘又皆願士家詔普度天下僧尼中國俗壽止
三十入尼十有六入減

又

初中國長公主為足掖庭嬪御隨出家者二十餘人詔兩某
送于寺賜齊饌各令作詩送惟文僖公彭年尚有記者云畫
出花鈿散寶津雲鬟初剪向殘春因驚風燭難留世遂作池
蓮不染身貞榮乍翻疑軸錦梵聲纒舉誤染塵從茲艷質歸
空後相浦應無解佩人或云作詩之說恐非都下好事者能
于鷓鴣天曲聲歌之

呂先生

一

宿州天慶觀有神仙題詩二絕于五星門扉之上俗傳云呂
先生神篆其詩曰煉景蕭條葉亂飛庭松影裏坐衫時雲迷
鶴駕何方去仙洞朝元失我期又曰心傳丹篆千年術口誦
黃庭兩卷經鶴觀古壇槐影裏悄無人迹戶長局後為人刮
去墨跡猶存乃知非常人書也

二

譚州士人夏鈞罷官過永州謁何仙姑而問曰世人多言呂

先生今安在何笑曰今日在潭州興化寺設齋釣專記之到潭日首于興化寺取齊曆視之果其

日有華州回客設供頃年滕宗亮謫守巴陵郡有華州回客

士上謂風骨聳秀神氣超邁勝知其異人口占一詩贈之曰

華州回道士來到岳陽城別我遊何處秋空一劍橫回聞之

撫然大笑而莫知所之別東軒筆錄十卷

三

呂洞賓者多遊人間頗有見之者丁謂通判饒州日洞賓往

見之語謂曰君狀貌頗似李德裕他日當貴皆似之謂咸平

初與予言其事謂今已執政張洎家居忽外有一隱士通謁

乃洞賓姓名洎倒履見之洞賓自言昌渭之後渭四子温恭

儉讓之終海州刺史洞賓系出海州讓所在任官唐書不載

索紙筆八分書七言四韻詞一章畚與亟頗言將佐鼎席之

意其末句云功成當落破瓜手俗以瓜字為二八洎年六十

四卒乃其識也洞賓詩什人間多傳寫有自咏云朝辭百越

暮三吳袖有青蛇膽氣奮三入岳陽人不識朗吟飛過洞庭

湖又有飲海龜兒人不識燒山符子鬼難看一粒粟中藏世

界二升鐺內煮山川之句大率詞意多奇怪類此世所傳者

百餘篇人多誦之見楊文公談苑

養素先生

尚書郎李觀自言為進士時往遊南岳道過潭州聖亭^旗買酒
忽有一人荷竹奮持釘校之具徑至問觀曰聞君將之南岳
頗識養素先生藍方杏觀曰固將往見之其人曰奉煩寄聲
曰劉處士秦開先生十月懷胎^如何出得言訖徑出不顧觀至
南岳訪方具道其語方怒然驚異因問曰其人眉間得無有
白誌乎觀曰然方大驚嘆曰吾不過此命也此所謂劉海蟾者
也吾養聖胎已成患無術以出之非斯人不足以成吾道今
聲聞相通而不得接吾之道不成矣觀急回訪于潭州已亡

所在是年方卒^{見東軒筆錄八}

劉道

晉公舊有園在保康門外園內有仙遊亭仙遊洞景趣瀟灑
有道士劉道相往來道作仙遊亭詩贈公云屢：仙遊亭上
醉仙遊洞裏香無人他時鶴駕遊滄海問看蓬萊島上春公
莫曉其詩公南遷道往見公于崖公方思其詩乃知道異人
也與之泛舟海上而飲公曰今日之遊誠子之詩意也^{見名詩}

華陰隱人

羊山南有川廣袤數百里連山洞不知其人極有登蓮華峯
絕頂俯瞰人煙舍屋相望四時常有花木疑靈仙之窟宅又
云秦人避難者居此其後裔也開寶中有教人衣服異制出
華陰市中人語之曰我居華陰川因採藥迷路至此何也後
不知所詣疑其地仙見楊文公談苑

峨眉山

太平興國七年嘉州通判王袞奏徃峨嵋山提點白水寺忽
見光相寺兩面瓦屋山上皆受金色有文六金身次日午間有
羅漢二尊空中行坐入紫雲中湘山野錄上

曇穎機辨

錢子高明逸始中大料知潤州值上元于因勝寺法堂設戲
幄庭下以花磚道梵嚴雅如新子高教後徒掘磚理柱時長
老遠觀師曇穎者法辯速敏度其氣驕難諷但佯其語曰可
惜打破八花磚錢厭之謹不敢動洞山野錄下

契嵩師

吾友契嵩師熙寧四年沒于餘杭靈隱山翠微堂火焚訖不
壞者五物晴舌鼻耳毫髮珠時恐厚誣以烈火重煨之愈堅
嵩之文僅存韓柳間治平中以所著書曰輔教編攜詣闕下

大學者若今首揆王相歐陽諸巨公皆低簪以禮焉王仲儀
公素為京尹時上殿以其編進呈許附教歲賜號明教大師
嵩重體完潔至死無犯火訖根器不壞此即可高天下之士
余惜怪其累夕講談音若清磬米甞少噉及終方得其驗嵩
字仲靈藤川人詩類老杜楊公濟潘收全集公濟深服其寸
荅嵩詩有千年猶可照吳邦之句

相山
野錄下

無名高僧

成都無名高僧者誦法華經有功雖王均李順而亂于蜀亦
不敢害一旦忽一山僕至寺言先生來晨請誦經在藥室奉

候至則已在引入溪嶺殺重煙嵐中有一跨溪山閣乃所居也
僕傳其語曰先生請師且誦經老病起晚誦寶塔品願見報
欲一聽至此品報之果出野服藜杖兩眉垂肩但默揖焚香
側聽：罷遂入不復出將齋以藤盤竹等鉢飯一盃杞菊數
甌不調鹽酪美者甘露食訖僕持視一錢敬施之曰先生寄
語上人遠到山舍不及攀送遣僕送出口因中途問僕曰
先生何姓曰姓孫曰何名僕子僧掌中書思邈二字僧因人
駭欲再往僕遽失七凡山中尋三日竟迷舊路歸視乃金錢一百視資皆
哀金也中五六金一半尚鐵由茲一膳身輕無疾天僖中已

一百五十歲長遊都市後隱不見

湘山野錄下

羅真人

太平興國四年綿州羅江縣羅公山真人羅公遠舊虛有人
采車往來山中石上有新轍迹深三尺餘石盡五色知州紳士
縉緣轍迹至洞口聞鷄大聲

見湘山野錄上

胡僧法調

西晉時有胡僧法調至洛陽見晋家宮闕嘆曰此正是堯率
天宮但生 之力營建非道力所成耳將終與徒衆別謂之
曰山河天下皆變滅而况人身而得久長但能專心清淨屏

除三毒 數雖乖其會必同言託而卒

佛經

佛經之入中國自竺法蘭摩騰二師以後漢明帝時暨至白
為寺首譯四十二章經歷晋及十六國南北暨唐皆梵僧自
五天竺來 華人之善竺音者迭相翻譯訖開元錄凡大
小乘經律論聖賢集共五千四十八卷至止元又別錄新經
二百餘卷元初之後譯經遂廢 太宗太平興國初有梵僧
法賢法天施護三人自西域來雅善華音 太宗宿受佛記
遂建譯經院于太平興國寺訪得鳳翔釋清照深識西竺文

字因盡取國庫新貯西來梵夾首今三梵僧銓擇未經翻者
各譯一卷集兩街義學僧評議論難鋒起三梵僧以梵經華
語對席誦衆僧無以屈譯事遂興後募童子五十人令習梵
學獨得惟淨者乃江南李王之子惠悟絕意盡能通天竺二
字今上即位初陳恕建議以花費國家供億願罷之上
以先朝所留意不許及今所譯新經論學凡五百餘卷自至
道以後多惟淨所翻也天中祥符四年譯衆上言請如元正
造錄詔令潤文官叅知政事趙安仁與翰林學士楊億同編
修凡為二十卷乃降賜太宗所作釋門文字令編其名顯
入錄安仁等及釋衆再上表請御製釋門文章許之六月三
日賜御製法音前集七卷共論次其文理以附于先皇之次
而冠于東土聖賢集之首譯經院置潤文官嘗以南北省官
學士充中使一人監院使譯經常以梵僧後令惟淨同譯經
梵學業受譯綴文以一人評議二人皆選名德有義學僧為
之

喻浩造塔

錢鏐日釋迦真身舍利塔見于明州鄞縣即阿育王所造八
萬四千而此震旦得十九之一也鏐造南塔以奉安併在國

天火屢作延燒此塔一人奮身穿烈焰登第二級時之而下
衣裳膚體多被燒太平興國初憚獻其地 太宗命取塔禁
中度開寶寺西北闕地造浮圖十一級下作大宮以堊舍利
塔日上肩昇微行自安置之有白光曲塔一角而出上兩
其外都人萬衆皆洒泣撚指焚香于臂掌者無數內侍數十
人願出家洒掃塔下悉度為僧 上謂近臣曰我曩世嘗親
佛座但未通宿命不能了了見之耳初造塔得浙東匠人喻
浩不食葷茹酒性絕巧先作塔式以獻每造一級于外設
帷幕但聞椎鑿之聲凡一月而一級成其有梁柱齧齧未安

者浩周旋視之持槌撞擊數十即皆牢整自云此可七百年
無傾動人或問其北面稍高浩曰京城多北面而此數十步
乃大河潤氣津浹經一百年則北隅微墊而塔正矣浩因求
度為僧數月死世頗疑其異見揚文
公談苑

吳長文

吳長文傳學通古今尤不喜釋氏其父卒不召僧不作佛事
居常間巷細民與其父相往來者人贈二縑子華為長文作
墓銘都不及之蓋子華信奉釋氏韓魏公亦曰此事親之際
元為難也

死後出家

熙寧十年王禹王丞相奏亡妻慶國夫人鄭氏臨終遺言乞
度為女真勅特許披戴賜名希真仍賜紫衣號冲靜大師見
錄遊雜

建寺

太平興國寺舊龍興寺也世宗廢為龍興倉國初寺主僧屢
擊登聞鼓求復為寺上遣中使持劍以詣之曰此寺前朝
所廢為倉廩以貯軍糧何故煩瀆帝廷朝命令斷取汝首仍
戒之曰倘偃蹇怖畏即斬之或臨行無惧即未可行既訊其

僧神色自若引頸就郡中便以聞上大感歎復以為皆官
為營葺極于宏壯又修舊封禪寺為聞寶寺前臨官街北鎮
五丈河屋教于間連數坊之地極于鉅麗

西域僧覺稱

大中祥符初有西域僧覺稱來館于傳法院其僧通四十餘
本經論年始四十餘歲丁謂延見之嘉其敏遣人送至子處
與譯同來設茶問之譯云入此國見屠殺猪羊懸肉市肆甚
不忍觀見此方人心頗愚彼西域或一國人全不食肉予問
能得其土否覺稱云願至五臺謁文殊即還乃心思戀本國

不樂居此因索紙以竹筆作梵書橫行數十字請淨公譯云
稽首催使諸魔力我智日者本名覺稱出家至今十九臘渠
朕倡白義能說復後作聖德頌以上文理甚富 上問其所
欲但求金襴袈裟歸置金剛座而已詔尚方造以給之覺稱
自言醜蘭左國人刹帝利往善畫于譯堂北壁畫釋迦面與
北方絕異

雲谿入定

吉州西峰寶龍院僧雲谿常入定歲餘一出大中祥符三年
上遣中使趙履信取至闕下宣于北御園舍中局鑄之月餘

始出定昔告求歸厚賜以道之

見楊文
公談苑

王中正

汀州王捷少商江淮間咸平初過一人于南康逆旅衣道士
服儀狀甚偉後屢見之授其黃金術仍付以神劍且戒之曰
非遇人君不可妄泄後洋狂叫呼上饒市中配流嶺南逃歸
京師過登聞鼓自陳 上乃與語悅之命之官更名中正寓居
中官劉承桂家桂上言數聞中正與人語聲如童子云我司
命真君也中正亟遷神武大將軍康州團練使常以藥金銀
獻上以助國費卒贈嶺南節度使世謂之燒金王先生建祠水

寧院西至今御府猶有中正所獻金及爐鉗殘藥見漫水燕談九卷

方士謁鍾弱翁

鍾弱翁帥平京戎事有間延賓客一日有方士偕衆道通謁幅巾衣白紵短不掩髀氣局深廣進退從客中度從牧童牽黃犢立庭下弱翁異之指牧童曰道人頗能賦詩乎咲曰不煩我語是兜能之牧童乃擘箴放筆大書草鋪橫野六七里笛弄晚風三四聲歸米飽飯黃昏復不脫蓑衣卧月明曉去郡人皆見方士擔兩大甕長歌出郭迹之不見章質大聞曰

甕乃二口豈呂洞賓耶見西清詩話

王叅政

王叅政伯庸得疾既委頓是夕有靈鶴十餘隻空中唵喙八月二十日夜三更月甚明時其弟純巨差知亳州公人來迎候者皆以為怪訛須臾聞宅中慟哭群鶴遂散時人以為伯庸當作仙爾

日本僧

景德三年子知銀臺通進司有日本僧入貢遂召問之僧不通華官善書劄命以牘對云住天台延曆寺之僧三千人身名寂照號圓通太師國五年二十五大臣十六七人

百人每歲春秋二時集貢士所試或賦或詩凡及第者常三十四人國中專奉神道多祠廟伊州有大神或托三五歲童子降言禍福事山州有賀茂明神亦然書有史記漢書文選五經論語孝經爾雅醉鄉日月御覽玉篇將魴歌老列子神仙傳朝野僉載白集六帖初學記本國有國史祕府略日本記文觀詞林泥元錄等書釋氏論及疏抄傳集之類多有不可悉數寂照領徒七人皆不通華言國中多習王右軍書寂照頗得其筆法上召見賜紫衣束帛其徒皆賜以紫衣復館于上等寂照願遊天台山記今縣道食三司使丁謂

見寂照甚悅之謂姑蘇人與言其山水竒見寂照心愛曰留止吳門寺其徒不願住者遣數人歸本國以黑金水瓶寄謂并詩云提攜三五載日用不曾離晚并斯殘月春爐釋夜漸鄙誤難免侈菜石易成虧此器聖還實寄君應可知謂公月俸給之寂照漸通此方言持戒律精至通內外學三吳道俗以歸向寂照東遊予遺以印本圖覺經并詩送之後寄書與予詩中兩句云身隨客舫遠心與海鷗親不可忘也圓覺固目不暫舍云後南海商人船自其國王弟與寂照書稱野人若遇書云嗟吁絕域殊方雲濤萬里昔日芝蘭之志如今胡

越之身非歸雲不報心懷非便風不傳音聞人生之恨何以
過之後題寬弘四年九月又老大臣藤原道長書略云商客
至通書誰謂宋遠 慰馳結先原巡禮天台更可攀五臺之
遊既果今願甚悅懷上之心如何再會胡馬猶向北風上人
莫忌今日後題寬弘五年七月又治部卿原從莫書略云所
誌唐曆以後史藉及他內外經書未來本國者因寄便風為
望商人重利惟載經貨而來上國之風絕而無聞學者之限
在此一事未云分手之後相見無期生為兩鄉之身死會一
佛之上書中報窳照俗家及墳墓事甚詳志後題寬弘五年

九月凡三書皆二王之迹而野人若遇章草特妙中王能書
者亦鮮及紙墨九精老大臣乃國之大相治部九卿之列楊
天公
談苑

郭忠恕

郭忠恕字恕先以字行能屬文善史書周廣順中累為周易
將士貶乾州司馬秩滿遂不復仕多遊岐雍宋洛間縱酒逢
人無貴賤常口稱 遇山水佳處絕糧數日不食盛夏暴于
日中體不沾汗窮冬大寒鑿河水而浴之傍冰漸皆釋 太
宗召授國子監主簿縱酒自肆謗讀時政 太宗怒決配登

州行至齊州臨邑謂部送吏曰我逝矣因錯地窟纒容面而卒遂藁葬于道左後數日取其尸改葬視之空々若蟬蛻然

許旌陽家曰夫

洪州西山有異人夫婦出入山中相傳許旌陽家田夫也旌陽賜使取米及歸枝宅昇仙矣遂止為地仙其夫有詩云自從明府昇仙後出入塵寰直至今不是藏名渾時俗賣柴沽酒貴安心妻寄于夫詩曰昨日因行過翠微醮壇風冷杏苑稀碧桃為我傳消息何事人間去不歸至今見有之者

朱池寺僧

余往歲侍親睦州壽昌縣朱池寺 僧卒方數日弟子出卒前一日手寫一頌云孤灯寂々夜堂深寒雨瀟々響竹林大抵浮生只如此不須哀怨動悲竒字甚端謹斯亦異矣見李希聲

詔詩

皇朝類苑卷第四十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皇朝類苑卷第四十六

仙釋僧道

趙自然

趙自然太平州人夢一人綸中素花鬚髮斑白自云姓陰引出登山曰汝有道氣教汝辟穀之法乃出青栢枝令啣夢中食之及覺遂不食又夢老人教以篆書數百字寤記之寫以示人皆不能識或云天象也乃道家行錄耳 太宗召賜道服後因病食穀如故

神仙二事



神仙之說傳聞固多子之目觀者二事供奉官陳允任衢州監酒祝日允已老髮禿齒脫有客候之稱孫希齡衣服甚縷贈允藥一刀圭令揩齒允不甚信之暇日因取楷上齒故措而良久歸家人見之咲曰何為以墨染鬚允驚以鑑然之上髯黑如漆矣急去中視童首之髮已長數寸脫齒已隱然有生者子見允時年七十餘上髯及髮盡黑而一下白如雪又正郎蕭渤曰波輦運至京師有黑卒姓石能以瓦石沙土手按之悉成銀渤厚禮之問其法石曰此真氣所化米可遽傳若服丹藥可呵而變也遂授渤丹數粒渤餌之取石呵之

皆成銀渤乃丞相荆公姻家是時丞相當國子為軍士自觀此一事都下士人求見石者如市遂逃去不知所在石終去渤之術遂無驗石齊人也時曾子固守齊聞之亦使人訪其家了不知石所在渤既服其再亦宜有補年壽然不數年間渤乃病卒疑其所化時幻耳夢溪筆談二十卷

佛牙

熙寧中余察訪過咸平是時劉定子先知縣事同過一佛寺子先謂余曰此有一佛于甚異予乃齊潔取視之其牙忽生舍利如人身之汗颯然湧出莫知其數或飛空中或墮地

人以手承之即透過著床榻猶然有聲復透下光明瑩徹爛
然滿目予到京師盛傳于公卿聞後有人迎至京師執政官
取入東府以次流布士大夫之家神異之迹不可悉數有詔
留大創造木浮圖以藏之今相國寺西塔是也夢溪筆談二
相國寺
十卷

吳僧文捷

吳僧文捷戒律精苦竒迹甚多能知宿命然罕人言予羣從
道為知制誥知杭州禮為上客造嘗學誦指諦呪都未有人知
捷一日相見曰舍人誦呪何故闕一句既而思其所誦少一
句浙人多言文通不壽一日齊心往問捷曰公更三年為翰

林學士壽四十歲後當為地下北不職任事權不減生時與橘樂

道待制聯曹然公此時當衣縵經視事文通聞之大駭曰數
十日前曾夢楊樂道相過云受命與公同職事所居甚樂慎
勿辭也後數年果為學士而丁母憂年三十九矣明年秋文
捷怒使人與文通訣別時文通在姑蘇急往錢塘見之文捷驚
曰公大期在此月何用更來宜即速還屈指計之曰急行尚可
到家文通如其言馳還徧別骨內是夜無疾而終文捷與人
言多如此不能悉記此吾家事耳捷常持如意輪呪靈變尤
多餅中水呪之則湧立畜一舍利晝夜轉于琉璃餅中捷行

道遠之捷行速則舍利亦速行緩則舍利亦緩士人忠厚事
之至謹就捷乞舍利捷遂與之封護甚嚴一日忽失所在
但空瓶耳忠厚齊戒延文捷加持少頃見觀音像衣上一物
蠢蠢而動疑其蟲也試取乃所亡舍利如此者非一忠厚以
子愛之持以見歸予家至今嚴奉蓋神物也

夢溪筆談二十卷

金剛題誌

郢州漁人擲網于漢水至一潭底舉之覺重得一石長尺餘
圓直如斷椽細視之乃群小蛤鱗次相比網繆鞏固以物試
挾其一端得一書卷乃唐天寶年所造金剛題誌甚詳字法

奇古其末云醫博士攝比陽縣令未均施比陽乃唐州屬邑
不知何年墜水中首尾略無露漬為士豪李孝源所得孝源
性奉佛寶藏其書略錯復養之水中客至欲見則出以視之
孝源因感經像之聖異施家財萬餘緡寫佛經一藏于郢州
興陽寺特為嚴麗

夢溪筆談二十卷

鴈蕩山老人

熙寧七年嘉興僧道親號通照大師為秀州副僧因遊温州
鴈蕩山自大龍湫回欲至瑞鹿院見一人衣布襦行澗邊身
輕若飛履木葉而過葉皆不動心疑其異人乃下澗中揖之

遂相與坐石上問其氏族問里年齒皆不答鬚華皓白面色如少^年謂道親曰今宋朝第六帝也更後九年當有疾汝可持吾藥獻天子此藥人臣不可服之有大青宜善保守乃探囊出一丸指端大紫色重如金錫以授道親曰龍壽丹也欲去又謂道親曰年歲當大疫吳越尤甚汝名已在死籍今食吾藥尅隆善業當免此患探囊中取一栢葉與之道親即時食之老人曰定免矣慎守^吾藥至癸亥歲自詣闕獻之言訖遂去南方大度兩浙無貧富皆病死者十有五六道親殊無恙至元豐六年夏夢孝人趣之曰時至矣何不速請闕獻藥夢中為雷霆驅逐惶惧而起徑詣秀州具述本末謁假入京詣尚書省獻之執政親問以為狂人不受其獻明日因對奏知上急使人追^尋付內侍省問狀以所遇對未數日先帝果不豫乃使幹當御藥院梁從政持御香賜裝錢百千同道親乘驛詣鴈蕩山求訪孝人不復見乃于所遇處焚香而還先帝^報尋康復謂輔臣曰此但預示服藥兆耳問其藥至今在影善閣當時不曾進御^{夢溪筆談二十卷}

廬山餞文

廬山太平觀乃九天採訪使者祠自唐開元中創建元豐二

年道士陶知僊建一舍令門人陳君拙董作發地忽得一瓶
封緘甚固破之中皆五色上惟有一銅錢文有應元保運四
字若拙得之以歸其師不甚為異至元豐四年忽有詔進號
九天採訪使者為應元保運真君遣內侍廖維特御書殿額
賜之乃與錢文符同時知制誥熊本提舉太平觀具聞其事
召本觀主首推詣其詳審其為無偽乃以其餞付廖維表獻
之筆談二十卷

趙抃一

秦州趙抃一者初嘗牧牛田間一夕有人叩門召之以使引

行杖端有氣如煙其杳可恍俄至山崖絕頂見數人會飲音
樂交奏抱一駭莫能測會巡檢過其下聞樂聲以為群盜懼
集冷呼民梯山而上至則無所睹惟抃一獨在援以下之自
是不食大中禪符四年至京師猶非角詔賜名為道士苑見談

賀蘭捷真

賀蘭捷真不知何許人為道士自言百餘歲善服氣不寒
暑往來不食或時縱酒遊市屢啖醋腐數斤後召至闕下真
宗賜之以詩范蜀公蒙求

禮法師

明州天台教主禮法師高僧也聚從四百衆以往生淨土談
勸衆修行脫結十僧修三年懺燒身為約楊大年慕其道三以
書留之云億聞我師比脩千日之懺持捨四大之軀結淨杜
之十僧生樂邦之九品竊曾具懇冀徇群情乞住世以為期
廣傳道而興利願希垂諾冀獲瞻風後禮師終不諾又詒書
札州天台式懺主托渡江留之億再拜昨為明州禮教主宏發
願心精修懺法結十人之淨侶約千日之近期決取樂國之往
生並付火光之正受載懷景重竊欲勸留誠以天台大教宗
師海國群倫之歸嚮傳演秘詮之學增延慧命之期冀期住
世之悠長廣作有情之饒益遂形懇請罄叙誠言得其報音
確乎不奪慮喪人天之眼目熟為象李之津梁懺至大師同
稟宗哲師並化本國可願涉錢塘之巨浪造鄞水之淨居善
說無窮宜伸于理奪真機相邦須仗于伸交是年誕節懇永
興寇相國篇紫衣晉之馬樞副知節請大年撰其父全又神
道碑潤筆一物不受止求薦一師號馬樞奏臣以楊某為光
臣撰碑况詞臣潤筆國之常規乞降聖旨俾受臣所贈真宗
呂大年問之因得以其事言真宗深加歎重謂大年曰但傳
朕意畚之住世若師號朕與之潤筆卿宜無讓遂賜號法智大

師住世七年方入滅錢帝白碑其異于塔湘山野錄下

先梵大師

譚經鴻臚少卿光梵大師惟淨江南李王從譙子也通敏有先職解五竺國梵語慶曆中朝廷百度創務減省惟淨知言者必廢譯館不若預奏乞罷之臣聞在國之初大建譯園逐年聖節西域進經合今新舊何啻萬軸盈函溢屋佛語多矣又况鴻臚之設虛費廩祿恩賜用給率養尼素欲乞罷廢仁宗曰三聖崇奉朕焉敢罷且又琛貢所藉各件皆異域文字非鴻臚安辨月不允未幾孔中丞道輔果乞廢罷上因

出惟淨疏示之方已景祐中景靈官銘 備解木、既分中

有蟲縷數十字如梵字傍行之狀固進呈 仁宗遣都知羅

崇勳譯經潤文使夏英公諫詣傳法號博詔開堂導譯凡聖即譯

經即謂之開堂異得祥異之語以懺國獨淨梵天香導譯躡

刻方曰五竺無此字不通辨譯左璫恚曰請大師具領聖意

若稍成文譯館恩例不淺而英公亦以此意諷之淨因曰某

等幸若蠹紋稍可箋辨誠教門之殊光恐異日彰謬等之迹

雖萬死何補二官竟不能屈遂稱非字惟淨皇祐三年入滅

碑其塔者此二節特不書惜哉湘山野錄上

趙山人

趙山人景趙昂學士親弟遇熟識之善導引煉藥向為東陽簿乘官歸似有所遇八十餘落魄在塵中未嘗騎馬遠近攜一柱杖而去皇祐初至虞城旅邸翹一邑坐于床倚杖而終其屍不壞至今在虞城尼寺安厝

謝仙火

歐陽永叔侍郎說永州有一亭為大所燒獨存一柱：根不倒刻三字云謝仙火好事問何仙姑仙始永州之異人也仙姑曰此雷部中有姓名夫婦二人所長終三尺潔白如玉其

名謝仙主行火者

見趙康靖公見聞錄

行火真君

內中舊有五石三清真像初在真游殿既而火內火遂遷于玉清昭應宮已而玉清又火遷于洞真洞真又火遷于上清上清又火皆焚蕩無孑遺遂又遷于景靈而宮司道官相與惶恐上言真像所至輒火景靈必不免願遷他所遂遷于集禧宮迎祥池水心殿而都人謂之行火真君也

歸田錄上

黃覺

黃覺善詩梅昌言出鎮并州覺贈詩曰五馬雍容出鎮時都

人爭看好風儀文章一代喧馬價忠直三朝受聖知帳下軍
容森劍戟門前行色擁旌旗雲籠古戍黃榆暗雪滿長郊白
草衰出去暫開籠虎幕歸來須占鳳凰池驚問未有一莖白
陶鑄蒼生固不違梅稚自修飾容狀偉如得詩大喜之覺仕
宦不遂嘗送客都門外至則客已遠不及旅舍中見一羽士
在側因取所攜酒炙呼道士共飲食之既罷道士舉盃撫水
馮子曰覺始悟其為吾洞窟也道主又曰明年江南見尹覺
果得江南官及期見道士懷中大錢七其次十又三小錢曰
數不可益也予藥可數寸許告曰歲旦以磨酒服之可保一

歲無疾覺如其言至七十餘藥亦垂盡作詩曰床頭曆日無
多子屈指明年七十三果以是歲終見劍頁父詩話

許昌齡

穎陽石唐山一峰時峙勢確秀獨 遙通絕頂有石室邢如
璞筭心處也治平中許昌齡者安世諸父早得神仙術杖策
來居天下傾焉後遊太清宮時歐陽文忠公守亳 公生乎
不肯信孝佛聞之邀致州舍與語豁然有悟贈之詩曰綠髮
貴腫瘦骨輕飄然乘鶴去吹笙郡齊坐覺風生竹疑是孫登
長嘯聲公集中載許道人石唐山隱者皆昌齡也一日公問

道許告以宮室已壞難復語此但明了前竟猶庶幾焉且道
公昔遊嵩山見神清洞事公默有所契語秘不傳後公歸汝
陰臨以詩寄之云石唐仙室紫雲深穎陽真人此等心真
人已去昇寥廓歲一巖花自間落昔公曾為洛陽客偶向巖
前坐磐石四字丹書萬仞崖神清洞鎖樓臺雲深路絕無
人到鸞鶴今應待我來公入嘗手書昌齡詩南庄相對北庄
居更入深山十里餘幽谷每尋樵徑上真心還與世情疎雲
中犬吠流星過天外鷄鳴曉日初昨日有人相問訊旋將落
葉寫回書讀此想見其人矣神清洞在固詳其事而昌齡九

瑰異信公真神仙中人也

見西清詩話

正覺禪師

僧本逸俗姓彭氏福州閩人也幼不如葷九歲出家年十五
辭普度恩不受後四年以試經中游分至廬山依開元寺暹
禪師一日入室舉達磨傳法偈于此頓悟仕饒州薦福院
凡十五年學徒寢盛至元豐六年詔住大相國寺智海禪院
賜以紫衣號正覺禪師自王公至士庶皆敬慕之于紹聖三
年六月中升堂舉手示衆曰撒手那邊千里外回頭堪作大
中衆莫之測翌日沐浴更衣升坐集衆而逝衆乃號呼曰

師慈為人今日何不留一言而去須臾師復開目伸手索筆
作頌曰七十四年如掣電臨行為君通一線鉄牛勃跳過新
羅撞破空虛七八片遂擲于地復儼然而逝方暑經三日體
色不變都人敬禮者雲集衆乃葬師于東郊之塔

張乖崖

一

乖崖公在蜀設厨封羊^及百口具毛角召行人估價納錢送
一僧院令與羊子韓經有一學禪僧得錢來謝公與之坐且
曰微生不來不轉經昨日亦為羊子轉經兩卷公厲聲曰和

尚轉則轉便和尚如了得便莫轉為甚恰羊子轉呵起之公
動不容佞皆若此類

二

乖崖公言未及第時至節州有一山人氣貌甚古同宿旅中
與之語皆塵外之事問不言姓氏自稱神和子而已質明為
別語吾云異日相會于西川吾稍異之昨因患頭瘡未蒙
聖恩差人內侍省高班羅自賓到川奉傳 聖旨撫問卿治
郡不易頭上瘡子痊否某感君父至恩遂于龍興觀談醮乞
保殘軀畢期報國是夕吾坐寐中夢昔神和子語吾曰頭上

瘡公勿疑不是死病及覺語與道士王文正文正云曾收得
鄭韶州處士贈神和子歌索而閱之益異其事乃建大閣上
下十四間號曰仙遊閣吾故曰神仙既便于西遊士庶不妨
于登覽其歌元在觀內五靈院刻石存焉

三

辛崖公在成都府嘗夜夢謁紫府真君接語未久吏忽報請
到西門黃兼濟承事兼濟以幅巾道服而趨真君降階接之
禮頗降盡且揖張公坐承事之下詢願詳款似有欽歎之意
公翊旦耶遺典客諸西門請黃承事者戎令其常所衣服來

比至果如夢中所見公即以所夢告之問平日有何陰德蒙
真君厚遇如此且居某之上座耶兼濟云無他長惟每歲遇
禾麥熟時以錢三萬緡收糴至明年未麥未熟小民艱食之
際糴之價直不增升斗亦無高下在我者初無所損而小民
得濟所急公曰此承事所以坐某之上也即索公裳令二吏
掖之使竭受四拜

見忠定
公語錄

風和尚

邗州開元寺僧法明落魄不檢嗜酒好博每飲至大醉唱惟
柳永詞曲是邗人莫不侮之或有召齋者則不赴有召飲者

則忻然而從酒酣乃誦伽訶數闕而後已日以為常如是者
十餘年里巷小兒皆目以風和尚一日忽謂寺衆曰吾明日
當逝汝等無出觀吾往焉衆僧笑曰豈有是哉翌日晨起法
明乃攝衣竟逝呼衆曰吾往矣當答一頌而去衆僧驚愕
急起以聽法明日平生醉裏顛狂醉裏却有分別今宵酒醒
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言訖跌跏而逝衆歎異之因以事整
焉

黑校將軍

開寶中有神降于終 道士張守貞自言我天之尊神號黑

殺將軍與玄武天蓬等列為天之三天將言禍福多驗每守
貞齋戒請之神必降室中風肅然聲如嬰兒獨守貞能曉
之 太祖不豫驛召守貞至闕下館于建隆觀令下神言
天上宮闕已成玉鎖闕晉王有仁心言說不復降 太祖以
其妖將加誅會晏駕 太宗即位築宮于山陰將塑像請于
神曰我人形怒目被髮騎罷按劍前指一星如其言造之
六年宮成封神為翊聖將軍每歲春秋遣中使祈醮立碑記
其事守貞時來京師得召見至道三年春 太宗弗豫召守
貞至今為下神守貞屢請神不降歸絕至而卒後歎曰宮車

晏駕此異事也見揚文公談苑

僧無夢

有僧法名無夢自云鄱州人多教化村落間手持一木牌止書詩二首一云身為車弓心為轆車動轆隨何所 息交梨火棗是誰無自是不除荆與棘二云身為客弓心為主 人平和客去堵若還主客不康寧精神定管隨君去後至封邱縣富岡村此一片地可以寄吾身乃坐化云見名賢詩話

僧惠圓

僧惠圓俗姓于氏開封酸棗人也本曰家子幼出家于本邑

建福寺德禮光為師性愚魯寡語言衆以奴隸畜之然執勤不解久之主僧乃為出鬻度牒俾為僧居教歲乃辭師出遊師初不已而諾之惠圓幼依佛教未嘗知有禪宗故聞南方禪刹甚盛乃詣江州東林欲學其道既至而惠圓舉止山野辭語鄙俚貌極不揚衆莫不指以為笑一日乘問問衆曰如何是俾衆見愚長嘯戲謂之曰樹間鳴者乃禪也惠圓不悟其旨已遂面壁深思至于骨立後數月出行殿庭間忽足顛而仆起乃釋然有悟乃謂一行者曰吾不習筆硯欲一頌汝能書乎為我題之壁間行者笑而許之其辭曰這一交這一

交萬兩黃金也合消須上笠腰下色一輪明月杖頭桃翠日
逕離東林長老法聰因過惠圓留題之于此法聰又曰被這
漢打了一竅乃述其所柱莫能知之後紹聖間有鄉人見之
于餘杭視其容貌無驚人處真得道士也

皇朝類苑卷第四十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皇朝類苑卷第四十七

休祥夢兆

苗訓

苗訓仕周為殿前散員學星術于王慶訥訓從 太祖北征
處訥預語訓曰庚申歲初太陽纏尤任亢宿性剛其獸乃龍
恐與太陽並駕若果然則聖人利見之期也至庚申歲旦太
陽之上復有一日衆皆謂目眩以油盆俯窺果有兩日磨盪
即 太祖陳橋起聖之時也幼夢持鏡照天列宿滿中割腹
納之遂通星緯之學周太祖即位樞密使王朴建隆二年辛

酉歲撰金雞曆以獻上嘉納之改名曰應天曆御製曆序處
納謂所知曰此曆更二十年方見其差亦有知之者吾不得
預焉至興國六年辛酉吳昭素直司天監果上言應天曆大

差太宗詔修之

夏守恩

太宗善望氣一歲春晚幸金明回蹕至州北合觀拱聖營兩
大下時有司拱擬無雨伏固駐蹕轅門以避之謂左右曰此
營他日當出節度使兩人蓋二夏昆仲守恩守贊在營方卯
後侍 真廟于藩邸當龍飛二公俱崇高後守恩為節度使
守贊知樞密院事終于宣徽南北院使

周克明

景德三年有巨星于天氏之西光芒如金丸無有識者春官
正周克明言按天文錄荊州占其星名周伯語曰其色金黃
其光煌々所見之國大平而昌又按元命苞此星一曰德星
不時而出時方朝野多歡六合平定鑾輿澶淵凱旋萬域富
足賦歛無橫宜此星之見也克明本進士獻文于朝召試中
書賜及第 玉壺清話一卷

畢文簡

真宗尹京畢士安為府判沉毅忠厚中書將有簽除太宗令

朝臣屢選不稱旨而李沆必欲用寇公 上曰準少年進用才銳氣浮為朕選河朔有重德稀姓者處其中而鎮之近臣少喻 上意方以畢公進之 上果喜遂用叅大政時曹利用為樞相寇曹二人者一時酒後往 凌詒于席公處其間嘗溫容以平之不踰月與寇俱平章事歲餘果負重望 太宗謂李沆曰朕固欲相士安者頃夢數 神人擁一紫綬者令拜朕曰非久當相陛下夢中嘗熟視之乃士安也 見玉壺清話五

鞏彥輔

長沙北禪經室中懸觀音印像一軸下有文乃故待制王元

澤撰鏤板者郡倅闕蔚宗其文曰都官鞏彥輔即中嘗魘去初夢兩緋衣召入大府嚴甚有紫衣當按者曰此王也置廡下授以沙盆剔囚目使研之餘斷腕截耳不可數或恐俱失便溺少頃一官至呵鞏解衣鞏以有官無罪官怒曰此治殺生獄豈問官耶鞏窘呼觀音囚者皆和而殘者完繫省釋俱出鞏亦出乃蘇余友吳居易與鞏同官開封府性朴直不苟于獄以故或恃在勢者云 見玉壺清話五

朱正基

寶元：年朱正基駕部知峽州即江陵內翰昂之子一夕夢

一吏白云城隍神遣某督修夷陵縣解宇願速葺不宜後時
朱不甚為意連三夕夢之方少異焉因語同僚亦盡異之然
亦未加修葺明日報至歐陽永叔謫授夷陵報吏云已及荆
門朱感其夢待之特異將入境率僚屬遠郊迎之歐公臨邑
亦以遷謫自處益事謙謹稟白皆斂板于庭州將長伺之俟入
門先抱笏降于階至滿任不改前容歐公親語其事于其孫
集賢朱初平學士焉見玉壺清話三

張乖崖

乖崖公太平興國三年科場試不陣成賦功蓋太宗明年將有

河東之幸公賦有包戈卧鼓豈煩師旅之威雷動風行舉順
乾坤之德自謂擅場欲奪大魁夫何有司以對偶顯失因黜
之選胡旦為狀元公憤然毀裂儒服欲學道于陳希夷搏趨豹
林谷以弟子事之決無仕志希夷有風鑿一見之謂曰子當
為貴公卿一生辛苦譬如人家張筵方笙歌鼎沸忽中庖火
起坐客無奈惟賴子滅之然祿在後年此地非棲憩之所乖
崖堅乞入道陳曰子性度明躁安可學道果後二年及第于
蘇易簡榜中希夷以詩遺之曰征吳入蜀是尋常鼎沸笙歌
救火忙乞得江南任麗地却應多謝腦邊瘡初不甚曉後果

兩入蜀定王均李順之亂又急移餘枕翦左道僧紹倫妖盛
之叛至則平定此征吳入蜀之驗也累乞閑地朝廷終允因
腦邊瘡乞金陵養疾方許之

湘山野錄上

又

張乖崖成都召還臨行封一紙付僧文鑿大師者上題云請
于乙卯歲五月二十一日開後至祥符八年當是歲也時凌
侍郎知成都府文鑿至是日持見凌公曰先尚書向以此屬
某已若干年不知何物也乞公開之洎開乃所畫野服携筇
黃短福一小真也凌公竒之于大慈寺閣龕以祠焉蓋公祥

符七年甲寅五月二十一日夢開真之日當小祥也公以劍
外鐵絡韜重設質劑之法一交一緡以三年一界換之始祥
符辛亥今熙寧丙辰六十一載計已二十 二界矣雖極知
者不可改

湘山野錄上

王慶之

僕射相國王公至道丙申歲為譙幕因按逃田饑而流亡者數
千戶力謀安集疏奏乞貸種粒牛糧懇訴其苦朝廷悉可之一
夕次蒙城驛舍夢中有人召公出拜空中紫綬象簡者貌度
凝重如牧守赴上之儀遣一綵衣童遺公曰以汝有憂民心

上帝嘉之賜此童為宰相子受訖即寤殆曉憇食于楚靈王廟作詩誌于壁是夕夫人亦有祥兆而娠焉後果生一子即慶之是也器格清粹天與文性未十歲公以貴蔭為奉禮即恥門調止稱進士或號棲神子惟談紫府丹臺間事有古木詩不逢星漢使誰識是靈槎祥符士子歲謂所親曰上元夫人命我為玉童只為我父未受相印受則吾去矣不數日公正拜慶之已疾公憶丙申之夢默不敢言不踰月慶之卒年十七真宗問其才矜恤甚命尚宮就宅加贈祿詔賜進士及

第焚誥于室

湘山野錄中

張密學

張密學秉知異州日一巨盜劫民之財復亂其女賊敗得贓將就戮其被盜父母以不幸之事泣訴于公公恚極俾設架釘其門凡三日醢之議者頗快焉後旬年忽疝疾一日方午劇發夢中使至宅急宣公力疾促轡至禁門中人引至便殿垂箔立軒陞久之榻箔厲聲曰爭得非法殺人公認其聲乃真宗也不知其端不敢奏辨斯須又曰張秉爭得非法殺人公方奏曰臣束髮入仕遵謹憲章豈止丹筆書極典雖一筭朴亦覆覈精審上曰卿自與本人對辨引于殿西南隅啓一

獄扉囚繫萬狀始悟非人世也引一鐵杖罪人血肉淋漓肢節
星散泣數于公曰汝用非法殺我以支體零散奈何永無受托
之所公方認異賊也詎之曰汝所犯豈止一死耶糜萬軀亦
不足塞其父母之恥敢將更有訴乎傍有一胥容服謹嚴視之
乃秉從事河陽日一幕典遇公甚勤低容曰五刑自有常典
亦不得憾其訴公曰其將奈何吏曰幸公之筭未盡暫迷悞至
此耳但遣之俾托生可却還公怖且窘叩其遣之術于吏
曰念吾與子有河陽之舊吏曰遣功之大無如法華經焉但
志誠許之公遂許歸召僧誦百部以至添及千部囚亦不舍

公愈怖吏又曰不必多為其持誦之法但貴長久日請一僧
誦一部許終其身乃可遣公如其說許之果沒不見公三日
神方還始覺乃日召一僧誦一部至薨未嘗一日廢關野湘山

錢惟治

錢惟治字和世初鎮四明常夢神人披金甲自稱西岳神謂
公面有政文即擁土培之後領華州節鉞二十年

王處訥

太宗欲知古高僧事贊寧撰僧史略十卷進呈充史館編修
壽八十四司監王處訥推其命跡薄不佳如三命星禽晷祿

士道俱無壽貴之處謂寧曰師生時所異者止得天貴星臨門必有裂土侯王在戶否寧曰母^氏長謂某曰汝生時方卧草錢文穆王元瓘往臨安縣拜堂至門兩作避于茅檐甚久始浣浴襁籍^畢徘徊方去見湘山野錄下

又

王處訥洛陽人少時有老叟至其家煮洛河石為麪以食之又嘗夢人持巨鑿衆星燦然滿中剖其腹納之後遂通星曆之學特臻其妙依漢祖于太原開國為尚書博士判司天監事周祖素與處訥至善舉兵向闕以物色求之得之甚喜因

言及劉氏祚短事處訥曰漢氏歷數悠遠蓋即位之後專以復讐殺人及夷人之族結怨于天下所以社稷不得長久周祖慨然歎息適以兵圍蘇逢吉劉銖餘悉全活國初歷司農少卿真拜司天監有子熙元今為司天少監見楊文公談苑

陳洪進

陳洪進與張漢恩為留從効左右將有沙門行雲者若狂人自福州來洪進供僧有禮行雲語洪進曰汝當為山河王不出此歲我旦歸長樂秋後至此時建隆二年也是春從効卒子紹鑑典留務至秋洪進以紹鑑將召越人執送金陵漢

恩為留後自為副使漢恩老且懦洪進實專郡政行雲果來
謂洪進曰凡世報前定但有千錢之祿不可以圖之况將相
之位豈能力取今留公多疑人前後誅殺甚衆王者不死豈
能害君哉當須坦然任運他日善終牖下子孫蕃盛苟懷疑
殺人蒙不善之報鮮克令終矣洪進後廢漢恩幽于別墅諸
子屢勸除之終不許漢恩竟以壽終行雲禿首而不衣僧服
嘗服紫皂衫束帶懸銀魚為飾館于州廨十餘年忽謂人曰
陳氏當有五侯之象去此五年後有戎馬千萬衆前歌後舞
入此城喜而不怒未知何故也懇求出舍外宅洪進次子文

灝收漳州將歸寧行雲曰吾不及見矣遂沐浴右脇而逝語
館人曰過三日乃得棺斂明日文灝至亟哭之行雲遂起坐
執手談至暮乃入滅泉人疑所管二州何以容五侯當克取
汀建以自益耳後洪進來朝獻其地改鎮徐州文灝通州團
練使文 文顓文頊三人並授諸州刺史是為五侯王師入
城乘 作笳鼓為樂恙如其言洪進感行雲之言師衆十六
年未嘗妄殺人有犯極刑而情可忍者多貸其死

危序

鄉人危序應舉探省榜出門數步即逢泥濘躑躅未前有老

媪指示曰秀才可低處過危即從之看榜最下有名是歲果
及第此與摭言所載後來者必得事相類類青箱雜記三卷

韓魏公

韓稚圭侍中知秦州日卧病數日冥冥無所知倏然而蘇語
左右曰適夢以手捧天者再不覺驚寤其後拔英宗于藩邸
戴神宗于春宮捧天之祥已兆于慶曆中因知賢臣之勲業
非偶然而致也續墨客揮犀二卷

夏文莊公

夏文莊公謫守黃州時龐穎公為郡椽文莊識之異禮優待

而龐嘗有疾以為不起遂屬文莊後事文莊親臨之曰異日
當為貧宰相亦有年壽疾非所憂龐詰之曰已為宰相豈得
曰貧耶文莊曰但于一等人中為貧耳故龐公晚年退老作
詩述其事曰田園貧宰相圖史富書生為是故也青箱雜記四卷

又

文莊守安州宋莒公兄弟尚皆布衣文莊亦異待命作落花
詩莒公一聯曰漢臯佩冷臨江失金谷樓危到地香子京一
聯曰將飛更作回風舞已落猶成半面妝是歲詔下兄弟將
應舉文莊曰詠落花而不言落大宋君須作狀元及第又風

骨秀重異日作宰相小宋君非所及然亦須登嚴禁後皆如其言故文莊在河陽聞宮公登庸以別帑賀曰所喜者昔年安陸已識冕蓋為是也

見青箱雜記四卷

趙世長

俚諺云趙老送燈臺一去更不來不知是何等語雖士大夫亦往道之天聖中有尚書郎趙世長者嘗以滑稽自負其老也求為西京留臺御史有輕薄子送以詩云此回真是送燈臺世長深惡之亦以不能酬酢為恨其後竟卒于留臺也

歸錄下

張客省

張客省退夫自言應舉時因醉來驢過市誤觸倒雜賣擔子其人喧爭不已視擔中只有樂記疏一冊送五十錢市之其人乃去張初不携文籍而行過醉醒止閱所買樂記疏無何省試為樂之末節論獨樂記為詳論擅場南省遂擢甲第

賈直孺

賈直孺嘗言襄州居喪時家中若有人呼侍中云一日為其父尋葬地有人前引云侍中村其後居京城之西鄰婦新恙

踰牆言為其夫所若我來告賈侍中直孺益自信未幾為侍講學士給事中卒于城西第其偶然乎來告之鬼亦善戲謔

馮侍禁

馮當世之父京式為左侍禁以終當世幼時取其所讀書題其後曰將仕郎守將作監丞通判荆南軍府事借緋馮京式既沒十一年當世狀元及第為荆南通判視其父所題無字差者是所謂知子者矣

蔡子直

蔡子直識 英宗皇帝于藩邸為最舊既即位久之以樞密

直學士知秦州 英宗上仙不及見一日夢宣召賜又賜茶既而辭出固番之曰只在此更毋得去寤而記憶乃靈駕發引日因是大哭慟遂得疾日中而卒其幽冥之感有如此者

丁晉公

丁朱崖當政日置宴私第忽語于衆曰嘗聞江南國主鍾愛一女一日諭其大臣曰吾止一女姿儀性識時異于人卿等為擇佳壻須得少年美風儀有才學而門第高者或曰洪州劉生為郡叅議年方冠風骨秀美門第曾任貳卿博學有文足以充選國主亟令召至見之大喜尋尚主拜駙馬都尉鳴珂

鏘玉出入禁闥良田甲第珍寶竒玩豪華富貴冠于一時未
周星歲主告殂國主悲悼不勝曰吾不欲復見劉生削其官
一物不與遣還洪州生恍疑夢覺觸目如失丁咲曰某他日
不失作劉叅謀也席中莫不失色未幾有海上之行籍其家
孑然南去何先兆之着也 澠水燕談六卷

王元規

王元規景仁慶曆時赴吏部選一夕夢一人衣冠高古若術
士者因訪以當授何地官早晚書八字與之云時生一陽體
合三水既覺莫曉其意及注官果授河南府河清主簿凡三

宇從水到官日正冬至

澠水燕談六卷

任玠

蜀人任玠温如晚寓寧州府宅一夕夢一山叟貽詩曰故國
路遥歸去來玠應之曰春風天遠望不盡既覺自咲曰吾其
死乎數日不疾而逝 澠水燕談六卷

張茂直

張茂直充人家貧喜讀書少遊汶上嘗買瓜于圃翁荷鋤睥
睨曰子非久當斷頭下办之際稍速則死稍緩則生果獲免
必享富貴無何慕容彥超據兗州例驅守埤周師破敵擁城

者列坐斬之斬殆盡至茂直挾刃者語之曰汝髮甚修鬢惜為頸血所汚可先斷之茂直許焉將理髮得釋免後知制誥

秘書監卒

見玉壺清話五

楊文公

楊大年歲二十一為光祿丞賜及第太宗極稱愛三月後苑曲宴未帖職不得預公以詩貽館中諸公曰聞戴宮花滿髻紅上林絲篔侍重瞳蓬萊咫尺無因到始信仙凡迥不同諸公不敢匿即時進呈上訝有司不即召左右以未帖職為奏即日直集賢院免謝令預晚宴後修冊府元龜王欽若搃

其事詞臣二十人分撰篇序下詔須經楊億刑定方許用之大年袒文逸為唐玉山今大年將生一道士袖刺來謁自稱懷玉山人冠褐秀爽斯須處失公遂生後至三十七為學士晝寐于玉堂忽自夢一道士來謁亦懷玉山人坐定袖中出一誥牒曰內翰加官取閱之其榜上草寫三十七字大年夢中頗驚曰得非數乎道士微笑又曰許添乎道士點頭夢中命筆止添一點為四十七至其數果卒也

見玉壺清話四

王堯臣

天聖四年夏海州書表司雋宗遠嘗夢有告曰來年狀元是

王堯臣乃題司房之北壁是年秋試開封府解榜到雋見王之姓名謂同列曰此是明年狀元也洎南省榜出又見王預奏名雋愈喜應題于壁未幾果魁多士逾時授海州通判路逢前知郡事王遵度館使首語此事後到又呼雋詔之果不謬此神欲使人知魁多士者必前定矣

呂文靖

梅侍讀知濠州嘗夢有人通刺云相公來謁睡起通判呂殿丞至文靖公也梅見其語話竒特遂厚待之梅後吹珂當呂作相引為待制後至金華之拜見康靖公錄

陸經

陸經慶曆中為館職一日飲于相國寺僧秘演房語笑方洽有一人箕踞于旁睥睨經曰禍作矣僅在須刻能復飲乎陸大怒欲捕之為秘演勸勉而止簿暮飲罷上馬而追牒已俟于門陸惶惧不知所為復見箕踞者行且笑曰無吾終復故物既而陸得罪斥廢累年嘉祐初乃復館職

曾魯公

曾魯公放生以蜺蛤之類以為人所不放而活物之命多也一日夢披甲者數百人前訴既寤而問其家乃有患蛤蚧數

菴者即遣人放之夜復夢披甲者來謝

李景初

李景初自蜀浮江而下至荆湖間家人市一巨鱉而景初未知也夜中夢阜衣老妙告乞命怪問家人家人曰此必所買鱉也即遣放之亦復夢阜衣姥來謝然則太史記宋元事有之古者君子遠庖厨聞其聲不忍食其肉雖然天地間生此所以養人但不暴天地物可也

皇朝類苑卷第四十七

皇朝類苑卷第四十八

休祥夢兆

原國公

仁皇朝原國公承炳之姪侍宴于崇政殿 仁皇數
以酒屬之不敢辭遂醉即廷中賜輿親視其升勅衛
士送還卻明日遣內人問起居以輩行呼而不名公
好老氏之學一夕夢青衣執雉扇前導晤而告家人
曰吾數盡矣其冠帶將朝而卒

王文穆公

王文穆公作舉人時謁南頓喬給事喬晝寐夢有人



告云相公來奉謁喬戎閣者云有賓客來悉通報相
次有一舉人投刺乃文穆也喬引入卧内見其容貌
磊落以家人禮待之洎公作相喬之子孫皆拔擢康
靖公聞見錄

歐陽文忠公

歐陽永叔侍郎說頃年知南譙日忽夢授潁州文夢
公僕輩具帳明日與幕中會計什物於廳下夢中問
主者何用對曰此宴相公物令交割與新知州明日
與幕中會因說此夢必當移潁州未几移揚州又數
年果差知潁州人云食祿有地信前定之不可移也

李文定公

李文定公迪美髭鬣未御試前一夕夢被人剝削俱
盡迪大惡之有解者曰秀才須作狀元緣今歲省元
是劉滋已替滋矣非狀元而何是歲果第一人

劉相國

相國劉公沆累舉不第天聖中將辦裝赴省試一夕
夢被人斫下頭心甚惡之有鄉人謂解釋曰狀元不
到即十二做劉公第只

凡得第二劉公因詰之曰雖斫却頭留沆在裏蓋南
音謂沆為項留劉同意後果第二名見青箱雜記

元厚之

元厚之少時曾夢人告之異日當為翰林學士須弟
兄數人同在禁林厚之自思素無兄弟疑此夢為不
然熙寧中厚之除學士同時相先後入學士院一人
韓持國維一陳和叔繹一鄧文約縮一楊元素繪并
厚之名絳五人名皆從系始悟兄弟之說

辛文悅

辛文悅嘗以五經教授太祖幼時從其肄業周顯
德中太祖為殿前都點檢久不獲見一日夢邀車
駕請見既拜乃太祖也太祖亦夢其來謁因令

左右尋曰文悅果自至後累至員外郎

凌侍郎

張乖崖鎮益屢乞代當蜀難已平願均勞逸王文正
且舉凌侍郎策且言性稟純懿臨蒞強濟所無曠上
喜遂除之凌公少年嘗夢人以六部印懸劍以授之

後在劍外凡六人

見范蜀公蒙求

謝濤

太子賓客謝濤生平清慎悟于榮利曉節乞知西臺
尋分洛中不接賓客日覽旧史一編以代賓話將終
前一日夢中得詩一章覺呼其子景初錄之曰百年

奇特丰張紙千古英雄一窖塵唯有炳然周孔教至
今仁義浸生民足以見篤于仁義著于神明至死而
不亂也見浥水燕談

懿德皇后

懿德皇后符氏陳州宛丘人彥卿之女太宗之后
后生之夕有大星出先掩衆宿識者以為貴兆

楊礪

楊礪字汝礪京兆人嘗寓僧舍夢一人衣冠甚古謂
曰若能從吾遊乎隨之至一宮大殿真人服王者服
秉珪南向凡三十餘礪即以禮謁之最上者前有按置
籍記人姓名礪見已名冠首因請休咎指一人示曰
此來知天尊異日為汝主礪問曰此去四十年汝成
功名示顯悟而志之初名礪從改名從夢中見者至
是為襄王記室謂諸子曰即夢中所見未知天尊

盧東

盧東元豐間有能詩名嘗卧疾夢入古祠有大池島
嶼森列錦衣繡幘者雜焉繽紛數十百人問之曰未
央宮也頃一綠衣中使亟召盧過池至大殿坐土木
偶數十卒文餘丹綠陳暗而咲語高徹旁一人引盧
就席給筆札命賦宮詞既寤記其半是日向午復昏

絕又續其夢夜中而興乃盡得其詩絮撲芙蓉花花開
太液波黃頭吹月笛擢影落天河草染天邊碧花勻日
脚紅須知親帝澤不必藉春工花萼絳光影簾旌燕
子風遊絲避金葆吹過紫垣東翠環雙鳳帶小隊五
馬啼十三龍鈎捲梨花爛熳時苑帶水流金知從秘
苑來春風如解意不敢起纖埃粉蝶飛仙骨隨風過
苑墻穿花不敢採應怯內家香沉：水過宮槐綠寂
寂春殘輦路香細思人間無此景夜來魂夢到昭陽
迎春新燕尾纖：拂柳穿花掠翠簷聞道 萼三十
六美人爭為捲朱簾蓬萊風感水文斑月甃風廊四
四百間雲外蹕聲穿嶺去行宮簇馬望驪山絲落濛：
立夏天樓前槐葉影初團傳聞紫殿深：處便有薰
風入舜絃明年病夢如昨聽霓裳三獻覺而語家人
曰霓裳聲絕人世矣又三獻吾能久乎已而果卒今
觀前人辭章不正者類託之夢兆此詩明白怪竒如
是殆不可理推也 見西清詩話

趙閱道

治平中龍圖閣直學士趙公抃鎮成都有張山人者
不知所居數至李道士舍一日語李 曰為我白龍
圖公促治裝行當入覲且叅知大政矣趙聞而異之

喻李令與俱來及再至李選欲同見公張固辭曰與
公相見自有期令來可也李具以告公曰俟其再
至密令人來白公當屏去導從默往見之他日又至
李方遣人白公而張遽求還留之不可曰龍圖且來
矣公方命駕聞其去乃止益竒之未幾果膺召命乃
貳政柄及出鎮青社熙寧五年特遣公書云當來相
見公大喜語賓寮曰張山人且來矣久之無耗至秋
公奉詔再鎮成都方悟曰山人言來乃吾當往也故
將行先寄張詩有不同叅政初政時入謂李餘慶也也
學尚書兩度來謂張乖崖公也到日先生應咲我白
頭猶自走塵埃之句

邊鎬

江南邊鎬初生其父忽夢謝靈運持刺來謁自前永
嘉守修髯秀彩骨清神竦所披衣巾輕若烟霞曰欲
托君為父子頃寄浙西飛來峯番譯金剛經然其流
分中有未合佛肯處願寄君家刊正無他祝慎勿以
葷羶噉我及七歲放我出家為真僧以畢前經夢訖
鎬生眉顏高古類夢中者父愛之小白康樂成童聰
敏好文字畫若俗風誦堅求出家其親不肯以葷迫之
初不能食後亦稍及冠翹秀姻者衆雙親強而

娶焉後嗣主璟愛其博雅累用之然而柔懦寡斷唯
好釋氏初從軍 建州凡所克捷惟務全活建人德
之號為邊羅漢及克湘潭鎬為統軍諸將欲縱掠獨
鎬不允軍入其城巷不改市潭人益嘉之謂之邊菩
薩及帥于潭政出多門絕無成斷惟事僧佛楚人失
望謂之邊和尚

艾侍郎

艾侍郎穎少年赴鄉舉送旅中遇一村儒杖極葺闢
顧謂艾曰君此登第必矣艾曰賤子家于鄆無師友
加之汶上少典籍今學踈寡聊觀場屋爾安敢俯拾

耶儒者曰吾有書一卷以受君宜少候於此詰旦奉
納翌旦果持至乃左傳第十卷也謂文曰此卷書宜
讀取富貴後四十年亦有人因此書登甲第然齡祿
俱不及君記之艾頰為異時亦諷誦來會李愚知舉
試鑄鼎象物賦事在卷中一揮而就愚愛之擢甲科
後四十年當祥符五年御前放進士亦試此題徐奭
為狀元後艾果以戶部侍郎致仕七十八夢于汶徐
歲四十四翰林學士卒見玉壺清話

胡旦

胡旦為兵部郎中知制誥將獲罪前數日禁中忽報

云召對賜鞭馬傳者悉白有位即吏傳報四方既而
詰之虛也並不知所得之自數日貶安州行軍司馬
此事目所覩焉

富鄭公

富鄭公早年嘗夢貴州王相公以後事相托鄭公曰
相公德被生民當得遐壽何處及此後二年罷相知
鄆州辟鄭公為倅到任歲餘有大星墜于宅園東北
角家人怪之相公曰後月當見至後月薨鄭公為主
喪事故鄭挽詞云遺德被生民正與當年夢中符契

呂端公

呂誨端公先朝為御史直言正色傾動朝野以言事
出安州一日獨坐瞑目忽見一碧衣童云非久玉帝
南遊炎州命子隨行糾正群仙炎州苦熱上帝賜公
清涼丹一粒公拜賜因而吞之若水雪下咽乃覺公頗
異其事亦謂所親者言之不久公捐館進士朱明復
登第自湖北渡相江道見吏部兵數百人前導次見
公跨玉角青鹿左右皆青衣童明復雅與公善乃降
騎拜曰公何之也公其已仙乎公咲而不答公曰我
侍上帝南遊不得叙款曲口占一篇為別詩曰功行
偶然書玉闕衣冠無限蕊塵埃我今從帝為司糾更

有何人直栢臺乃南去後數日方聞公謝世云

鍾輻

金陵才士鍾輻少年氣豪一老僧相之曰君及第則
家亡時樊若水愛輻之才以女妻之及燕爾應詔洛
中果中科甲由是携一女僕青箱過華州蒲城其宰
乃故人延留累月一夕盛暑追涼縣樓痛飲而寢
是夕夢樊氏出一詩示生怨責頗深詩云楚水平如
練雙、白鷺飛金陵幾多地一去不言歸生夢中愧
謝戲答一篇曰吾還東下過蒲城樓上清風酒半醒
想得到家春已暮海棠千樹必凋零既寤因趣裝歸
至采石渡清箱心疼數刻暴卒生忽藁葬于一新墳
之傍泊至家門巷空聞妻妾亡已數月詢之親隣樊
亡之日乃夢于縣樓之夕也青箱葬處乃樊之塋地
也不植他樹性海棠數株葉萼凋謝正符詩意鍾嘆
曰浮圖老僧之說信哉竟不仕隱于鍾山著書養氣
壽八十餘

王素

王素符制大丞相旦之自筮仕所至稱為能吏既升
臺憲風力愈勁嘗與同列奏事 上前事有不合衆
皆引去公方論列是非俟得旨乃退 帝曰真御史

也議者目公為獨擊鵲一日欲作奏論事方據幾筆几乘
則瞑目思睡乃就枕夢至一處若瓊瑤世界殿上有
紺服翠冠與公對揖紺服者謂公曰公棄去仙局下
謫塵世未久也吾即玉京黃闕東門侍郎也公向以
奏牘玉帝語傷鯁許暫謫下世今公欲作奏論事：
有大利害更審之而後諍也公曰諾上顧左右送公
歸乃寤夜已三鼓乃索筆書一絕于牕云似至華昏
國裏朱雲霞深處見棲臺月光冷射鷄鳴急驚覺遊
仙一夢回後出鎮定武亦以惠政稱晚歲思玉京之
夢乃為詩曰虛碧深藏白玉京夢魂飛入黃金城何
時再步煙霞外皓齒青童已掃廳

石曼卿

石曼卿天聖寶元間以詩歌豪于時嘗于平陽會中
代作寄尹師魯一篇詞意深美曰十年一夢花空委依
舊山河損桃李鴈聲北去燕西南飛高樓日夕春風裏
肩背石州山對起嬌波泪落粒如洗汾河不見天南
流天色無情炎如水曼卿死後數年故人閑詠字永
言忽夢曼卿曰延年平生作詩多矣獨常以為平陽代
意一篇最為得意而世人罕稱之能令此詩盛傳於
世在永言耳詠覺後增演其詞隱度以入迷仙引聲

韻於是天下爭歌之他日後夢曼卿致謝見名賢詩話

韓魏公

魏公治維揚日有一異人相訪云公之名位當如州東相官至公師而憂貴過之候某年某月日可見但一生為丘八所櫻耳既而潛去不復見嘉祐中自樞密使拜集賢相有來賀者乃當時維揚所見之人也語公日記當時所道月日否乃今日也公此去方任重責山野之人今將永托門下公喜留之會客至先起尋失所在

元絳與堂叔來赴省試既至都下叔因疾委頓厚之已為營幹去其也經久復蘇乃云夢中曾到一官府殿閣甚多金碧相照俄過一堂上有榜云侍中堂俯而窺則字皆黃金又以青紗覆之其人姓名有四曰趙普曰丁謂曰馮拯韓某厚之即書其事于紙公時未第人亦莫知有公姓名後省榜出忽見之人猶戲相謂曰元氏之夢非此人乎既而唱名公亞榜首聞時事者固已異之既授監丞通判詣朝堂過正衙時朝堂中數朝士見一衣朱少年同坐未甚禮焉及相問姓名乃云近有人夢君為侍中知否公遜謝不敢

當後推考本朝為真侍中者惟此四人而已魏王別錄

後山居士

夢中賦詩往、有之宣和己亥歲僕在拱州宿城北
鄭和叔家夜夢行一大路中寒沙設足其旁皆田苗
立隴一婦人黃衣紫裳行田間因曰此中無沙易行
僕從之不能登婦人授僕乎登焉月明無樹木彌望
皆野田麥苗婦人求詩引僕藉草坐有短磚臺一上
有紙筆僕題詩四句云開花亂草春、有邊鴻社燕年
年歸青天露下麥苗濯古道月寒人迹稀柏筆磚上
有聲驚覺宛然記憶是歲大病几死後亦無他

江子之

余江子之夢與余同登樓飲酒送客子之夢中作
詩云晚風殘日下樓斜倚闌干滿眼愁休唱陽關危
催別酒春愁離恨揔悠見李希声詩話

夢中賦詩

昔士人忘其姓名夢到一處與客泛舟環水皆奇峯
可愛賦詩云山水色濃如滴湖先平如席風月不相識
相逢更相得既寤而言之後數日卒

詩識

范魯公之孫令孫也有學行登甲科嘗公輔器之王
魏公旦妻以息女令孫嘗以登覽有詩曰孤雲不為
雨晝日却歸山識者謂不極進用之兆令孫官止右
正言年五十卒士大夫哀而惜之

二

濮州人李植成伯與張續禹功師事徂徠石守道為
門人高第歐陽文忠讀徂徠集詩常續最高第騫浙
各名科成伯少名當嘉祐中詔舉天下行義之士敦
遣詣闕成伯首被此舉詔書方下而卒士大夫痛惜
之時禹功居南曹成伯卒前數日以詩寄禹功其句
曰野堂吹落讀殘書禹功恠其語不祥遂注訪之未
至濮成伯已卒矣見澠水燕談

三

詩以言志言以知物信不誣矣江南過道李經術又
有章應大科召試第一嘗作詩曰人言日落是天涯
望極天涯不見家已恨碧山相掩映碧山還被暮雲
遮識者曰觀此詩意有重々障礙李君恐時命不偶
後竟如其言陳文惠公未達時嘗作詩曰千里好山
雲乍歛一樓明月雨初晴觀此詩意與李君異矣然
則文惠致位宰相壽餘八十不亦宜乎

宋荅公庠知許州開西湖作詩曰鑿開魚鳥忘情地
展盡江湖極目天識者觀詩意則知公位極一品矣
孟郊下第詩曰棄置復棄置情如刀劒傷又再下第
詩曰兩度長安陌空將泪見花其後及第詩曰昔日
鯨齧不足嗟今朝放蕩思無涯青春得意馬蹄疾一
日看盡長安花大凡進取得失蓋一常事而郊器宇
不先偶一下第則其情隕獲如傷刀劒以致下淚暨後
登科則其志充溢若無所容一日之間花即看盡何
其速也後郊授漂陽尉竟死焉

五

丞相劉公沈廬陵人少以氣義自許嘗詠牡丹詩云
三月內方有百花中更無又述懷詩曰虎生三日便
窺牛獵食寧能掉尾未若不去登黃閣貴便須來伴
赤松遊奴顏婢舌誠堪恥羊狼貪自合羞三尺大
阿星斗煥何時去取魏齊頭皇祐中公初出領豫草
轉運運他風素有詩名乃以小孤山四十字示公
即席和呈文不加點詩曰擎天有八柱一柱此焉有
石聳千尋勢波留四面痕江湖中作鎮風浪裏蟠根
平地安然者饒他五嶽尊覽者皆知公有宰相器矣

未幾叅大政遂正鼎席

六

寇萊公少時作詩曰去海止十里過山應萬重及貶至雷州吏至呈州圖問州去海幾里對云十里則南遷之禍前詩已預識矣

七

乖崖張公詠晚年典淮陽郡遊趙氏西園作詩曰方信承平無一事淮陽閑殺老尚書後一年捐館亦詩識也

八

蘇緘字草甫性忠義喜功名皇祐中以秘書丞知英州值儂賊亂作他州皆不能守獨緘捍禦有功恩授閣賊尋坐事貶房州司馬嘉祐中復官權知越州諸暨縣余與之同僚嘗贈緘詩曰燕頷將軍欲白頭昔年忠勇動南州心如鉄石老不挫功在桑榆晚可收後十有八年緘知邕管交趾叛功城力戰陷沒朝廷憫之贈奉國軍節度使賜謚忠勇則所謂忠勇之謚已先於詩識之矣

九

蘇子美慶曆末謫居姑蘇以詩酒自放一日觀魚滄

浪亭有詩曰我嗟不及遊魚樂虛作人間半世人識者以為不祥未幾果卒而天下士大夫咸嗟惜之

十

鄭毅夫詩格飄散晚年為遇雨詩曰老大燒空未肯收忽驚快雨破新秋晚雲濃淡落日下只在楚江南岸頭未幾自杭移青道病蟻舟高郵岍下乃卒何自識之明也

十一

丁晉公在中書總領真宗山陵事李維在翰林援其親識為挽即有懇請于謂曰更在陶鑄丁應聲曰

陶鑄獲陶鑄齋即又挽即李繼曰自然堪下淚何必更斜陽未幾丁敗見各賢詩話

十二

晉公從駕東封與顯官聚話因話及東嶽有柰何黑水乃人間陰獄也晉公感其事而成詩焉黑水溪傍聊駐馬柰河岸上又回頭高崖昏處是陰獄須信人生到此休公後貶崖州亦前定也

皇朝類苑卷第四十九

休祥夢兆

夢遊元宮

李至陽嘗作元宮序略曰予少多疾羸不勝衣庫寅
歲一夕忽夢遊一道宮金碧明煥一巨殿一寶床巋
然於中一金龍蟠踞於床之上碧鬣金鬣老體天地
旁有道士轉盼若電謂予曰此元宿之宮也大象無
停輪宜速拜之汝將事龍積疾亦消予將拜龍輒先
拜至道初太宗立真宗為皇太子命公與李沆
並相為賓客太宗戒真皇曰二臣皆宿儒重德不

可輕待吾選正人輔汝導宗基國本吾無慮矣 真
宗恭稟皇訓見必先拜符亢宮之兆也

銅碑記

梁沙門寶誌銅碑記多識未來事云有一真人在真
川開口張弓在左邊子：孫：萬：年江南中主名
其子曰弘異吳越錢鏐諸子皆連弘字明以應之而
宣祖諱正當之也

昇元寺石記

江南將亡數年前修昇元寺殿掘得石記視之詩也
其辭云莫問江南事江南事可憑抱雞昇寶座趨犬
出金陵子建居南極安仁秉夜燈東鄰嬌小女騎虎
踏河冰王師以甲戌渡江後主寔以丁酉年生曹彬
為大將列柵南為子建也潘美為副將城陷恐有伏
兵命卒縱火即安仁也錢俶以戊寅年入朝盡獻浙
右之地

秦淮石記

江南保大中浚秦淮得石誌案其刻有太宗乾德四
年凡六字他皆磨滅不可識今諸儒參驗乃輔公祐
反江東時年號後 太祖受命國號宋改元乾德江
左始衰弱豈非威靈將及而符讖先著耶

天水碧

金陵將亡前數年宮中人按薔薇水染生帛一夕忘
收為濃露所漬色倍鮮翠因令染坊染碧必經宿露
之號為天水碧宮中竟服之識者以為天水趙之望
也

金陵石記

開寶中新修營得一石記數百字隸書從頭去從他
痛如此連寫至末云不為石子盡更書千萬箇從他
痛不知其識已未王師渡江云

冰椽山頽

熙寧三年京輔猛風大雪草木皆椽厚者冰及數寸
既而華山震阜頭谷圯折數十丈蕩搖十餘里覆壓
甚衆唐天寶中水椽而露三死故當時諺曰冬凌樹
椽達官怕又詩有泰山其頽哲人其萎之說衆謂大
臣當之未數年而司徒侍中魏國公韓琦薨王荊公
作挽詞略曰水椽嘗聞達官怕山頽今見哲人萎蓋
謂是也

名亭

檢正官張諤家起亭名曰允中蓋取易允昇爻後諤
傳此太子中舍陳有方知蘄水縣瓶亭名必觀蓋取

荀况君子必觀於水之義或者解曰必觀亭者必停
官也後有方竟以罪免官而去

見青箱
雜記

駕幸東府

初作東府望氣者曰異哉乃有天子氣及府成車駕
果臨幸時龍圖張校以詩慶兩府諸公而王丞相和
曰曾留主上經過迹更費高人賦詠才

東嶽受冊之異

向大資敏中祥符四年十月為東嶽奉冊使奏奉冊
事前十日雨雪日甚至十一月五日謁本廟奉冊忽
然景風晴和宛若春煦又得兗州狀稱據黃現鋪人
負夏興狀今月四日將兵巡至馬嶺見五人各服黃
紫衣執幡蓋興等恐是冊使向前迎接忽然霧氣漸
起即不見又得天貺觀道士孫守一狀冊使詣本殿
燒香畢有皂鶴兩隻至殿盤旋飛翥甚久詞臣各進
頌見相山野錄

邃清殿學士

治平三年予為知制誥夏六月夢丞相遣朱衣吏召
命草集人為邃清殿學士制既寤不能記其姓名及
其文詞也明年五月甲辰丞相遣朱衣吏召當制學
士呂縉叔草制除不疑為寶文閣學士後數日得

丞旨張公所作詔云迺規層築遂在西清然記去歲之夢與詔文離合其名若符契焉方退朝錄

軌策革

李璋太尉罷郢州入朝至襄陽疾病止驛舍兩月餘璋嘗命蜀人費孝先作軌策掛影先画一鳳止於林下有闕焉又画一鳳立於臺又画衣紫而哭者五人盖襄州南數里有鳳林闕傳舍名鳳臺驛始璋二子侍行三子守官於外聞璋病甚悉來奔視至之翊日璋乃卒果臨喪者五人見倦遊雜錄

又

術士李某志其姓名亦傳管輅軌格法画掛影頗有驗丞相嘗問之掛影画水邊一月中有古字未幾除知湖州又盧龍圖秉使占卦影亦同乃除知渭州維不同而其影皆符見浥水燕談

一 夢名

孫夢得初名貫字道卿嘗語予曰某舉進士過長安夢登塔見持一大文卷者問之云來年春榜索而視之不可問其問有孫貫否曰無惟第三人有孫抃既寤遂改名抃因字夢得又數日至華陰與數人同詣

金天帝廟乞靈且求夢夜中夢明窓下草制誥諸同人相慶曰他日為知制誥翰林學士矣雖未以為信然乃陰自喜明年第三人及第其後為直集賢院知制誥如其夢云又云其初得此夢甚喜及才作翰林學士頗嫌之矣人心自無足也是時夢得已為叅知政事月俸祿差厚耳學士亦不甚相遠但清優不如學士而勞責過之又有堂吏嘗夢火山軍姓劉人作狀元閱火山軍解文無姓劉人明年劉輝作狀元能作賦有聲場屋人不以行許之歷江寧河中簽判卒見秉齋記事

二

元豐中汶上梁迥一夕夢奏事殿中見御座前揭一牌金箔大書黃裳二字意必貴兆也因改名黃裳明年御前賜進士第劔南黃裳為天下第一

三

王彥祖初名元宗慶曆二年方勝冠廷試應天以實不以文賦罷寢旅舍夢一人告之曰君今年未當中考第彥祖甚不平且責之曰子未嘗見予程文又未始知予生年月日時何從而知未中第其人咲曰君中選賦題天字在下君當三中選皆然今題天字在上

第二字是以知其未也及唱名果不預選次舉春試不利於禮部八月再預廷試蓋軫象天地賦又復見黜至皇祐五年免解赴禮部前以感疾困眠夢至一大府見二人因懇求生平祿命一人咲不答再叩來年得失其人指面前池水曰待此分流君即登第覺以水分流而池不能流決無中第望矣久之乃寤即更名汾以符水分之兆及試禮部嚴父莫大於配天廷試圓丘象天皆中高選其後召試學士院又賦明王謹於事天得帖館職皆符夢中之言

角聲

元祐四年夏予初至河東一日與郡僚旅見提刑孫亞夫孫曰近日府中角聲不知咎在太守時蒲資政方到府未逾月落職知虢州數日獨見孫曰角聲愈不和矣未幾王震待制自同復鎮蒲七日丁母夫人憂去至九月中孫復語郡官曰角聲不和尤甚前日尋報中行龍圖自襄移蒲十月到官明年暴病卒其驗如此不知何術也

占星

景德四年司天監史序奏今年太歲丁未六月二十五日五星當聚周公既向重奏臣尋推得五星自閏

五月二十五日近太陽行度按甘氏星經曰五星近太陽而輒見者如君臣齊明下使上之道也若伏而不見即臣讓明於君此千百載未有也但恐今夜五星皆伏真宗親御禁臺以候之果達旦不見大教天下加序一官群臣表賀見湘山野錄

千葉牡丹

李司空昉淳化中家園牡丹一歲中有千葉者五苞特為繁艷李公置酒張樂召賓客以賞之自是歲內長幼凡五喪蓋地及物之驗見揚文公談苑

改恩州

慶曆七年貝州卒王則據城叛召明鎬加討久無功叅知政事文彥博請行於是仁宗欣然遣之且曰貝字加文敗卿敗賊必矣未逾月以捷報聞詔拜平章事曲赦河北改貝為恩見澠水燕談

蛇精

魚諫議周詢知安州一日園中園吏見大蛇乘欄楯上熟視之乃周詢醉而假寐也子壽亦嘗言周詢於相法為蛇形蔡君謨知福州以疾不視事者累日每夜中即夢登鼓角樓凭鼓而睡通判有怪鼓角將累日不打三更者因對數夜有大蛇盤據鼓上不敢近

君謨既與通判言所夢正與鼓角將所說同人遂以君謨為蛇精見東齋記事

彭蠡湖神

張洎嘗涉彭蠡湖一夕夢古衣冠候之禮甚恭且言居止在側他日願為整葺洎既寤訪於舟人云湖畔有左蠡里祠至則神像如夢中所見洎歸中朝叅大政至道中里民將葺廟側有人夢神云自有人治之汝不當因遣人崇飾吳俶為記

木中有文

木中有文多是柿木治平初杭州南新縣民家祈柿木中有天上火國四字予見之書法類顏真卿極有筆力國字中間或仍挑作共口全是顏筆知其非偽者其橫畫即是橫理斜畫即是斜理其木直剖偶當天字中分而天字不破上下兩畫并一脚皆橫挺出半許如木中之節以兩木合之如合契焉

電作人面形

熙寧中河州雨電大者如雞卵小者如蓮芡悉如人頭耳目口鼻皆具無異鐫刻次年王師平河州蕃戎授首者甚衆豈克勝之符預告耶見沈存中筆談

五來子

建隆初京城唱五來子新番之曲其後下荊州克湖南平西蜀收嶺表復江左凡五國來朝乃其識也

崇文院詩

淳化中崇文院西序直肆廬絕高處有人題兩句詩云秋風送炎去庭樹葉齊落是年立秋日史館檢討宋炎罷職來年立秋日葉齊點

禹相隄

至道二年四月內丞相暮歸將至西掖門參政張洎李昌齡馬相隄斷轡二人皆墜地寇準馬驚躍幾墜六月大雨泥濘洎晚歸馬渡橋墜前足沒泥中折中一角塗潦被躄是秋洎被病明年罷政事卒其年七月準罷來年夏昌齡坐交通內侍王繼恩下獄貶許州行軍司馬

酒病

殿中丞王全吳人嗜酒常沉醉為嶺南知州日縱酒忽一日臍裂有聲以榼承之得清酒斗餘後數日乃卒見澠水燕談

蜀桃符

辛寅遜仕偽蜀孟昶為學士王師致討之前歲除昶令學士作書兩句寫桃符上寅遜題曰新年納餘慶

佳節長春明年蜀亡呂餘慶以叅知政事知益州
長春乃太祖誕聖節名寅遜歸朝為太子中允
上疏諫獵詔褒之見楊文公談苑

唱第日五色

天聖五年三月二十四日唱進士第於崇政殿甲科
未絕而日五色于上群臣皆賀後議者以為韓魏公
同升諸公雖多至二府而終福祉稷則屬公焉見魏王別錄

駕幸汾陰

祥符四年車駕幸汾陰起偃師駐蹕永安天文院測
驗渾儀杜貽範奏卯時一刻日有赤黃輝氣變為黃
珥又變氣已時後輝氣復生見湘山野錄

皇朝類苑卷第五十

占相醫藥

陳希夷

一

祖宗居潛日與趙韓王遊長安市時陳搏乘一驢遇
之下驢大咲巾簪幾墜左手握太祖右手挽太
宗曰可相從市飲乎祖宗曰其趙學究三人並遊可
當同之陳睥睨韓王甚久徐曰也得也得非渠不可
預此席既入酒舍韓王足疲偶坐席左陳怒曰紫微
帝垣一小星輒據上次可乎斤之使居席右

見湘山野錄

錢文僖公若水少時謁陳搏求相骨法陳戒曰過半月請子却來錢如期而往至則邀入山齋地爐中一老僧擁衲瞑目附火於爐旁錢揖之其僧閉目稍失遇待之躡錢頗嫌之三人皆嘿坐持久陳發語問曰如何僧搖頭曰無此骨既而錢公先起陳戒之曰子三兩日却來錢曰唯後如期謂之搏曰吾始見子神采清粹請子可學神仙有昇舉之分然見之未精不敢奉請將召此僧決之渠言子無仙骨但可作貴公卿耳問曰其僧何人曰麻衣道者見湘山野錄

王克正仕江南歷貴官歸本朝直舍人院及死無子其家修佛事為道場唯一女十餘歲縗絰捧爐跪像前會陳搏入吊出詔入曰王氏女吾雖不見其而但觀其捧爐手相甚貴若是男子當白衣入翰林女子嫁即為國夫人矣後數年陳晉公怒為叅知政事一日便殿奏事太宗從容問曰卿娶誰氏有幾子晉公對曰臣無妻今有二子太宗曰王克正江南舊族身後唯一女頗聞令淑朕甚念之卿可作配晉公辭以年高不願娶太宗敦諭再三晉公不敢辭遂

納為室不數日封郡夫人如陳之相也

異僧

太宗八子 真宗為第三已封壽王詔一異僧忘其名入禁中遍相諸王已見七王已惟 真宗時方寢息未得見之僧奏曰遍觀諸邸皆不及壽王上曰卿未見安得知僧曰見三僕立其門皆將相材器其僕既爾主可知矣三僕者乃張相耆楊相崇勳郭太尉承祐

王冀公

王冀公欽若鄉薦赴闕張僕射齊賢時為江南漕以書薦謂錢公希白公時以才名方獨步館閣遠會延一術士以考休咎不容通謁冀公唱促門下厲聲詰問人術者遙聞之謂錢曰不知何人也若聲形相稱世無此貴但恐形不副聲耳願邀之使某獲見希白名之冀公單微遠人神貌踈瘦復贅於頸而舉止山野希白蔑視之術者悚然側目瞻視冀公起術人稽顙稱嘆曰人中之貴有此十全者錢戲曰中堂內便有此等宰相乎術人正色曰公何言歟且宰相何時而無此君不作則己若作之則天下康富而君臣相得至死有慶而無吊不完者但無子而已錢戲曰他

日將陶鑄吾輩乎術者曰恐不在他日即日可待願
公無忽後希白方為翰林學士異公已大拜

夏侯嘉正

夏侯嘉正荆南人劉重子者幼瞽善聲音及命術謂
公曰將來須及第六有清職惟得數貴餘俱已
俸外有百金橫入不病則死後至王言直充益王
生辰使得金幣方輦歸私第欲留之為潤屋忽二緡
自地起立久而方仆遂感疾月餘而卒

僧化成

熙寧八年呂惠卿為叅知政事權傾天下時元叅政
絳為翰林學士判郡牧常問三命僧化成曰呂叅政
早晚為公化成曰呂給事中為叅政譬草屋上置鴟
吻耳元曰然則其不安乎成曰其點免可立而待也
是時春方半元曰事應在何時成又消息曰在今年
五月十七日然不測元潛記之既而呂權日盛臺
諫噤口無敢指議之者會五月十七日元退朝回語

提學蔡確曰化成言呂叅政禍在今日真漫浪
之語也二公相視而咲遂同還郡牧促召化成而謂
之曰成言必無失姑夕候之二公愈歎其術之非既
而化成告去蔡亦上馬是時嘗待制孝寬同判牧簿

晚來廳方即坐元因訪今日有何事曾曰但聞御史
蔡承僖入劄子不知言何等事也語未已內探報今
日蔡察院言呂泰政兄弟元聞之大駭乃以化成之
言告曾公既而呂罷政事實始此也

費孝先

唐堦知諫院成都人費孝先為作卦影畫一人一衣
紫持弓箭射落一鷄堦語人曰持弓者我也王丞相
生於卒酉即鷄也必因我射而去位則我亦從而貴
矣翊日抗疏以彈荆公又乞留班願誼於殿陛上怒
降堦為太常寺太祝監廣州軍資庫以是八月被責
堦歎曰射落之鷄乃我也

又

自至和嘉祐以來費孝先以術名天下士大夫無不
作卦影而應者甚多獨王平甫不喜之嘗語人曰占
卜本欲前知而卦影驗於事後何足稱耶

章卹公

章卹公慶曆中罷相知陳州艤舟蔡河上張方平來
子京俱為學士同謁公曰曰人生貴賤莫不有命但
生年月日時始有三處合者不為宰相亦為樞密副
使張宋退名術者泛以朝士命推之惟得梁適呂公

弼二命各有三處合張宋歎息而已是時梁呂二公皆為小朝官既而梁為相皇祐中熙寧中呂為樞密使皆如郇公之言

陳恭公

陳執中好閹人而解賓王最受知初為登州黃縣令素不相識執中一見即用大勅舉京官及後作相又薦館職賓王仕至工部侍郎致仕家雄於財諸子皆京秩年七十餘卒賓王為人方頭大口敦龐重厚左足下有黑子甚明大寔亦福人也

馬尚書

馬尚書亮知廬州見翰林王公洙為小官馬公曰子全似宋尚書異日官至八座日加異待通判嫉之後羅織王公遂以罪免乃曰你這回更作宋尚書其後王公竟登近侍及卒贈尚書

吳處厚

予嘗謂風鑿一事乃昔賢甄識人物拔擢賢才之所急非市井巫卜相之流用以賈幣取賞者故春秋單襄公成肅公之徒每遇會同則先觀威儀以省禍福而前世郭林宗裴行儉又考器識以言臧否然亦粗知大槩嘗與富文忠公論之文忠曰觀子之論多取

豐厚者是則屠兒詎託斯皆貴矣余復思之大凡相之所先全在神氣與心術更或豐厚其福十全固語曰今王遠角犀豐盈而此頑童窮固則豐盈固哲相賢也

楊文公

楊公大年尤負藻鑑在翰林日與章郇公共事常言郇公異日作相已所不及又見著作佐郎張士遜知其有宰相器即薦之由此大拜又鄉人吳待問嘗從公學公語其徒曰汝輩勿輕小吳異日須登八座六有年壽後皆如其言待問即春卿冲鄉父也

錢副樞若水嘗遇異人傳相法其事甚怪錢公後傳楊大年故世稱此二人有知人之鑒仲簡揚州人也少習明經以 傭書大年門下大年一見竒之曰子當進士及第官至清顯乃教以詩賦簡天禧中舉進士第一曰及第官至正郎天章閣待制以卒謝希深為奉禮郎大年尤喜其文每見則欣然延接既去則歎息不已鄭天休在公門下見其如此怪而問之大年曰此子官亦清要但年不及中壽尔希深官至兵部負外郎知制誥卒年四十六皆如其言謝希深初以奉禮郎鎖廳進士舉以啟事謁見大年有云曳鈴

其空上念無君子者解組不顧公其如蒼生何大年
自書此四句於扇曰此文中虎也由是知名

張堯封

張堯封者南京進士也累舉不第家甚貧有善相者
謂之曰視子之相不過一幕職然君貴骨必享王封
人初莫曉其旨其後堯封舉進士及第終於幕職堯
封溫成皇后父也后既貴堯封累贈太師中書令兼
尚書令封清河郡王由是始悟相者之言見歸田錄

李文靖

文靖李公沆布衣時先正端公炳知舒州屬因事涉
江公寔侍行俄而風濤暴作舟幾覆時有大校王某
者善風鑑曰此有真相孰敢為害何惧之有是日果
利涉無虞衆皆神其事及公之貴王校尚存焉

魏王
語錄

張永德

周朝駙馬都尉張永德輕財好施善延接方士嘗遇
一異人言及時事且曰天下將太平真主已出永德
曰其誰乎曰天意所兆安能識諸然而有事庶幾可
驗公或覩紫黑色屬猪人善戰果於殺伐者善待之
永德常陰自求訪及太祖皇帝勲位漸盛永德因
潛識帝之英表問其生歲在亥永德駭歎其事乃頌

身親附相得甚歡凡已之所有玩好資用子女王帛
必先恣帝擇取有餘乃以自奉至國初乃以舊恩禮
貌書貴與佐命勲戚同等終太祖世無替焉

丁晉公

晉公言趙普初罷隴州判官到京至日者王勳卜肆
問命次簾下看范魯公質駒從稍盛歎似此大官修
個甚福來得到此勳曰負外即日富貴更強於此何
足歎羨往使為交代亦未可知後果如其言

晉公談錄

僧奉真

四明僧奉真良醫也天章閣待制許尤為江淮發運
使奏謀於京時方欲入對而其子疾亟瞑而不食憊
煨欲逾宿矣使奉真視之曰脾已絕不可治死在明
日元日觀其疾勢固知其不可教今方有事須陞對
能延數日之期否奉真曰如此似可諸臟皆已衰而
肝臟獨過脾為肝所勝其氣先絕一臟絕則死若急
瀉肝氣令肝氣衰則脾少緩可延三日過此無術也
乃投藥至晚乃能張目漸蘇而能食元甚喜奉真曰
此不足喜肝氣暫舒耳無能為也後三日果卒

閩王楚政

閩中王氏元弟尋子戈之寡延政以建汀二州稱帝

國號大殷如壇於郎山以延平縣為鐸州以將樂縣為鐸州凡四州焉立三年為江南所滅延政歸金陵至鄱陽有一僧求見且言夫王此去當有三大厄過是無咎矣因饋之稟丸大赤丸二小綠丸十云每晨起即服大赤丸一至暮以五小丸下之復滌洗以婆鞞囊以備迭餌時中主多置鴛肉宴獨賜卮酒延政既飲便是皆醉坐不安席而起趨出使人視之至宮外大嘔吐通夕無恙又月餘復宴苑中如前賜酒彼已昏醉如是者三即時吐無所苦中主謂其有天助不敢復圖之建饒州為永平軍以延政為節度使封光山王延政祖潮光州故也延政至鄱陽泊船故處復見其僧云當以藥見還三厄無憂矣在鎮數年以壽終

陳昭遇

陳昭遇者嶺南人善醫隨劉鋹歸朝後為翰林醫官所治疾多愈世以為神醫純朴不讀書詰其所習不能答嘗語所親曰我初來都下持藥囊抵寧壘中日閱數百人其風勞冷氣之候皆默識之然後視老幼虛實按古方用湯劑鮮不愈者寔未嘗尋脉訣也莊周所謂懸解董遇以為讀書百遍義自見豈是之謂

歟

吳越王錢鏐

言錢鏐年老一目失明聞中朝國醫胡某者善醫
上言求之晉祖遣醫泛海而往視其目曰尚父可
無療此當延六七歲壽若決瘼去內障眼即復旧但
慮損福耳鏐曰吾得不為一目鬼於地下足矣願醫
盡其術以療之當厚報醫為治之復故鏐大喜凡路
醫金帛寶帶計五萬緡其舟送醫歸京師醫至鏐卒
年八十一矣醫之孫收得鏐與其祖書數幅曾孫惟
演贖得親見焉

太宗校醫人

賈黃中為禮部侍郎兼起居監察中風眩卒太宗
悼惜之切責諸醫大搜京城醫工凡通神農本草黃
帝難經素問及善針灸藥餌者校其能否以補翰林
醫學及醫官院祇候

王繼忠

真宗為閉封尹呼道衢中鐵盤市卜一瞽者令張者
夏守瓚楊崇勳左右數輩揣聽聲骨內因以為娛或
中或否獨相王繼忠瞽者駭之曰此人可訝半生食
漢祿生半食胡祿真宗咲而遣去繼忠後為觀察

使高陽搃管咸平六年虜寇望都與虜酣戰至一夜
戎騎合圍數十重徐戰徐行欵傍西山而遁至城陷
被虜上聞之甚嗟悼景德初戎人乞和繼忠與撰奏
章而諷勸誘掖大有力焉朝廷方知其存後每歲遣
使 真宗手封御帶葉茗以賜焉繼忠服漢章南望
天闕祢未死臣哭拜不起聖躬起居下避虜嫌以其
姿儀雄美虜以女妻之封偽吳王改姓耶律卒於虜
人為陷番王氏也見王壺清話

史始母張氏

史中暉之母張氏能知人觀其所為而知其貴賤貧

富文潞公張杲卿高敏之呂公初舉進士時皆館其
家極禮待之言潞公杲卿敏之大貴公初有名而不
達後皆如其言中暉名始為光祿卿公初終於大理
寺丞國子監直講見東齋記事

寇忠愍

寇忠愍初登第授大理評事知歸州已東縣時唐即
中謂方為郡夕夢有人告云宰相至唐思之不聞朝
廷有宰相出鎮者晨興視事而疆吏報寇廷許入界
唐公駭喜出迎郊勞見其風神秀偉便以公輔待之
且出諸子羅拜唐新飾鑄勒置廳之左寇既歸船其

子亟白其父曰適者冠屨自此宜即送之冠果詢牙
校何人知吾欲此對以十四秀才既而力為延譽極
遂於孫漢公榜甲第成名見倦遊禱錄

許希善

天聖中 仁宗不豫國醫進藥久未効或有薦許希
善用針者召使治之三針而疾愈所謂與龍亢者是
也 仁宗大喜遽命官之賜予甚厚希善既謝上復
西北再拜 仁宗怪問之希善曰臣師扁鵲廟所在
也 仁宗嘉之是時孔子之後久失封爵故太初作
詩以諷之於是詔訪孔子四十七代孫襲文

宣公也

又儼謂其弟偁叅政曰儼兄弟五人皆不為相兼總
無壽其問為四哥稍得然結果得自家兄弟姊妹了
亦住不得後稱果為叅政只有王家大夫人即王馮
叅之母像儼之妹也無何亦得疾而逝偁尋以抱疾
而嘆曰二哥嘗言結果得身家兄弟姊妹了亦住不

得必不可矣果數日而薨晉公嘗謂竇侍郎乃今之
師曠也晉公即偁之婿

皇朝類苑卷第五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皇朝類苑卷第五十一

占相醫藥

貴人識貴人

馬南尚書亮以尚書負外御史直館使淮南時呂許公
夷簡尚為布衣方侍其父罷江外縣令亦至淮甸尚
書求見馬公一閱知其必貴遂以女妻之後公果為
宰相馬公知江寧府時陳恭公執中以光祿寺丞經
過馬接之極厚直謂曰寺丞他日必至真字宰令其教
子出拜曰願以老夫之故他日得在陶鑄之未曾諫
議致堯性剛介少許可一日在李侍郎虛已坐上見



晏元獻公晏李之婿也時方為奉禮郎諫議熟視之
曰晏奉禮他日貴甚但老夫耄矣不及見子為相也
呂許公夷簡為相日文潞公來謁許公改容禮接因
語之曰太博去此十年當踐某位夏英公竦謫守黃
州時龐穎公司理叅政英公曰龐司理他日當貴遠
過於我既而四公皆至元宰古云貴人多識貴人信
有之也

狀元多同歲

本朝^狀元多同歲此於星曆必有可推者但數問術
士無從而曉之爾前徐真梁固皆生於乙酉王曾張
師^德思得皆生於戊寅呂^溱泰楊^寔皆生於甲寅賈^黯鄭^獬
皆生於壬戌彭汝礪許安世皆生於辛巳陳堯咨王
整皆生於庚午

擇婿

晏元獻判西京范希文以大理寺丞嘗丁憂^權推掌西
監一日晏謂范曰吾一女及^笄昇仗君為擇婿范曰監
中有二舉子富舉張為善皆有文行他日皆至鄉輔
並可婿也晏曰然則孰優范曰富修^謹張疎俊晏曰
唯即取富舉為婿舉後改名即丞相鄭國公^富弼也

擇妻

龍圖劉公燁未第前妻趙尚書晁之長女早亡而趙氏猶有二妹皆未遣人既而劉公登科晁已捐館夫人復欲妻之使媒妁通意劉公曰若是武有之德則不敢為姻如言禹別之用則庶可從命蓋劉公不欲七姨為匹意欲九姨議姻故也夫人請之曰諺云薄餅從上揭劉郎絕及第豈得便簡點人家女劉公曰非有擇但七姨骨相寒薄非某之匹九姨乃真匹遂娶九姨後生七子凡忱皆至大官七姨後適閔生竟不第落薄寒餒暮年劉氏養之終身

見青箱
襟記

年命同

太尉程公戡侍郎掌公禹錫俱以庚寅三月十日生程子時掌午時二公同年及第程租作樞副使晚年師安建節而掌以工部侍郎致仕位不迫於程而二公享年不差老程以治平三年二月薨掌以其年三月捐館

二

翰林王公洙修撰錢公延年俱以丁酉八月己時生王十九錢二十日錢以嘉祐二年六月卒卒時王公已病或謂王公起於寒棄早歲蹇剝庶可以免灾侍即掌公曰公錢雖少年榮進晚節滯留王雖早歲奇蹇

晚節遷擢長短比折禍福均適王公竟不起青箱雜記

三

梁少卿吉甫宋郎中咸俱以乙未八月二日生梁申時宋己時梁年二十八已為太子中舍通判饒州而宋猶未第客遊鄱陽有日者妙於星術宋往叩之日者曰秀才命似本州通判他日官職亦相類壽則過之後皆如其言

四

王端明素盧太尉政俱以丁未八月二十四日辰時生而王出於貴胄盧起于軍伍王卒于邊藩盧薨於殿帥事皆略同亦可怪也仁但盧之壽考有過於王得非以少年微賤耶

五

張尚書方李給事徽之王平秘監端俱以丁未九月二十三日生張酉時李卯時王戌成時迄今皆致政康強

六

劉忱過鳴犢嶺見所由白張秀問其年甲與忱同辛酉八月二十四日生劉子時秀己時張後陝西効郊用有功累官至團練使卒卒之年忱任利路運使因出巡乘輜撲落崖亦幾於死

寇萊公骨似盧多遜

初寇萊公年十九擢進士第有善相者曰君相甚貴但及第太早恐不善終若功成早退庶免深禍骨類盧多遜耳後果如其言

卜者一日閱四宰相

張鄧公嘗謂子曰某舉進士時寇萊公遊相國寺請卜肆卜者曰二人皆宰相也既出逢張相公齊賢王相公隨後往諸之卜者大驚曰一日之內而有四宰相四人相顧而笑以退因是卜者日消聲譽不復有人問之卒窮餓以死而四人者其後皆為宰相公欲

為之作傳未能也是時鄧公已致仕猶能道其姓名今予久則又忘其姓名矣其人亦可哀也哉

官不可妄得

予姻家朝散郎三九齡嘗言其祖貽永侍中有子嫁諸司使夏偕因病危甚服醫朱嚴藥遂老貂蟬喜甚置酒慶之女子於坐間求為朱嚴奏官貂蟬難之曰今歲恩例已許門醫劉公才當候明年女子乃哭而起徑歸不可留貂蟬追謝之遂召公才諭以女子之意輟是歲恩命以授朱嚴制下之日而嚴死公才乃屬王公曰朱嚴未受命而法容再奏公然之再為公

才請及制下公才之尉氏縣使人召之公才方飲酒
聞得官大喜遂暴卒一四門助教而死二醫官不可
妄得死其况大者乎筆談

栢繼邕

栢繼邕者善為小兒醫學月餘皇女疾呼繼邕切脉
皇女遙見衣綠官人以緋袍蒙之而入以白上即賜
緋

艾謂之一壯

醫用艾一灼謂之一壯者以壯人為法也其言若干壯
人當依此數老幼羸弱量力咸之筆談

分曹圍棋

四人分曹共圍棋者有術可令必勝以我曹不能者
立於彼曹能者之上令但求急先攻其所必應則彼能
者為其所制不暇暇恤局則可以我曹能者當彼不能
者此虞卿闢馬術也筆談

鬚髮眉所主臟

醫者所論人鬚髮眉雖皆毛類而主五臟各異故有
老而鬚白眉髮不白或髮白而鬚眉不白者臟氣有
所偏故也大率髮屬於心稟火氣故上生鬚屬於腎
稟水氣故下生眉屬肝故側生男子腎氣外行上為

鬚下為勢故女人子官人無勢亦無鬚而眉髮無論男女則知不屬腎也筆談

雞卜

史記稱四夷各異卜漢書亦稱粵人以雞卜信有之矣元豐中子子為大理丞斷嶺南奏案章章庶為人所殺屍在潭中求之弗獲庶妻何以鐫就岸爨煮雞子卜之呪曰儂來在個潭裏他來在別處少頃雞子熟剖視則儂韋全曰雞卵得儂屍在潭裡果得之然不知所謂得儂者其何如也見東軒筆錄西戎用羊卜羊謂之跋焦師謂之廝乾必定艾以火灼

羊髀骨間視其兆謂之死跋焦其法兆之上為神明近春脊處為坐位坐位主位也近旁處為客位蓋西戎之俗所居正寢當留中一間以奉鬼神不敢居之謂之神明主人乃坐其旁以此占主客勝負又有先呪粟以食羊其羊食粟則自捶其首乃殺羊視其五臟謂之生跋焦其言極有驗委細之事皆能言之生跋焦土人尤神之

服石

醫之為材非得於心而恃書以為用者未有見能臻其妙如水能重乳按論曰服鍾乳按乳當終身忌

朮五石諸散用乳為主復用朮理極相反不知何
謂予以月老醫皆不能言其義按乳石論云石性雖
名而本冷沈重必待其相蒸薄然後發如此則服石
多者勢自能相蒸若更以一藥蒸之其發必甚五石散
襍以衆藥用石殊少勢不能蒸須藉外物激之令發
尔如火少必因風氣所鼓而後發火盛則鼓之反為
害此自然之理也故孫思邈云五石散太猛毒寧食
野葛不服五石遇此方即須焚之勿為含生之害又
曰人不服石庶事不佳石在身中萬事休泰惟不可
服五石散蓋以五石散聚其所惡激而用之其發暴
故也故古人處方大膽如此非此書皆所能盡也况方書
仍多偽襍如神農本草最為舊書其間差舛尤多醫
不可以不知也筆談

服芎藭暴死

予一族子舊服芎藭鄭熊見之云芎藭不可多服多
服令人暴死後族子果無疾而卒又子姻家朝士張子
通之妻為因病腦氣服芎藭甚多亦一旦暴亡子皆目見
者筆談

苦參損腰

子嘗苦腰重以坐則旅拒十餘步然後能行有一將

仇見予曰得無苦參用潔齒否予時已病齒數年用苦參笑曰此病由也若參入齒其氣傷腎能使人腰重後有太常少卿舒昭亮用苦參措齒歲久亦病腰自後悉不用苦參腰痛皆愈此皆方書舊不載者筆談

長松治大風

釋普明齊州人久止靈岩晚遊五臺得風疾眉髮俱墜百骸腐潰哀號苦楚人不忍聞忽有異人教服長松明不如識復告之云長松生古松下取根餌之皮色如薺芫長三五寸味微苦類人參清香可愛無毒服之益人兼解諸毒明採服不旬日毛髮俱生顏貌如故今并代間士人多以長松雜甘草乾山藥為湯煎服甚佳然本草及諸方書皆不載獨釋慧祥作清涼傳始序之然失於怪誕見滄水燕談

丹砂

予中表兄季善勝曾與數輩鍊錄朱砂為丹經歲餘因沫沙再入昂誤遺下一塊他他丸服之遂發憎冒一夕而斃斃朱砂至良藥初生嬰子可服因火力所變遂能殺人以變化相對言之既能變而為大毒豈不能變而為大善既能變而殺人則宜有能生人之理但未得其術耳以此知神仙羽化之方不可謂之無然亦不可不戒也筆談

治面瘍

楊岨為光祿寺丞直史館瘍生於頰連齒輔車外腫若覆甌內潰出膿血不輟吐之甚痛楚醫為療之百方弥年不差或語之曰天官瘍醫中有名方何不試用岨案瘍醫療瘍必攻以五毒合黃堊實石膽丹砂雄黃碁石其中燒之三日三夜烟上着以雞羽掃取以注創惡肉破骨盡出岨即依方注藥瘡中少頃朽骨連潰出疾遂愈至今十五年岨見任主客負外郎見註苑

療齒

瑩丙午歲訪辰帥張不疑師正時不疑方五十齒少旁注踈揉咀嚼頗艱後熙寧丁巳不疑師昂復見招為武陵之遊凡臣嚮大截利若刀截時已六十二矣余怪而詰焉得藥固之時予滿口搖落危若懸帶謾以此藥截之輒尔再固求此方以療病齒者凡用之皆効題曰西嶽蓮花峰神傳齒藥方序曰凡亭在天聖中結道友登嶽頂齋宿祈祠方已遍遊三峰酌太工泉公至明星館於故基下得斷碑數片髣髴有古文洗滌而後可辨讀之乃治口牙烏髭藥歌一首慮歲浸日久剝裂不完遽錄以歸而後朝之名公巨卿訪山中

故事語及者皆傳之修製以用其效嘗應歌曰猪牙
皂角及生姜西國升麻蜀地黄木律旱蓮槐角子細
辛荷葉荷葉心也要相當青藍等分同燒煨研研熟將未
使最良指齒牢牙髭髮黑誰知世上有仙方不疑晚
學益深經史公草講摩縱橫文章歌詩舉筆則就著
括異誌數萬言俸遊錄八卷觀其餘蘊錯於胸中與
余武陵之別慨然口占二詩云憶昔荊州屢過從當
時心已慕冥鴻渚宮後伯唐齊已淮甸詩豪宋惠崇
老格疎閑松倚潤清酒坐生蕭酒坐風生史官若覓高僧
事莫把名叅技術中又一碧嶂孤雲冉冉冉冉歸相携情
密異常時餘生歲月能多少此別應難後約期風象
見於詩焉 玉壺清話

進火杓草方表

臣聞滄石飲水可作充腸之饌餌松食栢亦成極病據
之方是以療飢者不假於珍羞愈病者何煩於異術
既獲濟時之藥敢陳被物之形不耻管窺輒干天聽
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臣謂四時推運負陰陽者必
有可觀萬彙發生吐風雲者寧無所益俱承帝力咸
荷天休或叨摘採之知願試若辛之效伏惟崇文廣
武儀天尊道應真祐德上聖欽明仁孝 皇帝陛下

慈深憫物道切憂民行百王久隆之文納群后可言
之事以至思沾兆庶信及豚魚風雨順而災沴不生
天地和而黎元盡泰宸衷不倦聖意難窮臣因聽政
之餘備閱古方之秘盡醫民瘼徧計物情唐太宗輕
剪龍鬚唯恩一將宋高祖碎春琥珣止慰三軍焉能
並吾皇廣添歷代之寶書甄別三王之所澤咸蕪萬
有溥活群生日月久照之方明幽同周問華夏昇平之
俗造次奚論臣遭逢盛時歌謠景泰知皇風之下逮
極聖慮之猶旁勞不忍緘言常思服國既服唐虞之教
尚垂葵藿之能森森群流已遂朝宗之望茫茫列曜
既諧拱極之誠是以不度僭渝輒形簡翰事稍同於
葑菲理切近于葛藟切臣所聞奏者因換當州龍興觀
元始天尊三皇大帝殿基掘得一小石碑內說修養
氣術并草藥方二件臣依方差人訪問採覓其草頗
有其異金銀線素根紫策對節而生蜀號為火枚草
莖葉頗同蒼耳不費登高歷險每常求少獲多急採抹
非難廣收甚易倘勤久服旋見神功誰知至賤之中
乃有殊常之效微臣自喫至百服眼目輕明即至十
朝鬚鬚烏黑筋力頗健效多驗端臣本州右都押衙
羅一守曾因中風墜馬失音不語臣與十服其病立

愈又太惠寺中和院僧司副正明教天師智巖年垂
七十忽患偏風行履妨廢臣與十服旬日病瘳又有
玉局化主道士皇甫因上元日與合城奏醮中風口
眼喎斜時時吐涎臣與十服立便得瘳今軌修合一
百劑謹差本番職貢吏元龜奉表奉進臣無任瞻望
聖恩激切屏營之至謹奏

見忠定公語錄

皇朝類苑卷第五十一

皇朝類苑卷第五十二

書畫技藝

一 太祖賜翰林院書畫

太祖卒江南賜本院書三千卷皆紙札精妙多先唐舊書亦有是徐錯手校者其後散失過半惟演再入院皆排得千餘卷而不成部帙其三史三國誌晉書即是晁迥李宗諤在院時奏請其書印署部帙

二

太祖平江南所得圖畫賜本院初有五十餘軸及景

德咸平中只有兩村牧牛圖三軸無名寒蘆野鴨三
軸徐熙筆五王飲酪圖二軸周文舉筆亦令重裝背
焉見金坡遺事

秘閣藏書

端拱元年以崇文院之中常置秘閣命吏部侍郎李
至兼秘書提點并御圖書選三館書本三萬卷實之
置直秘閣及校理之職命至擇其人奏置吏以內侍
監之其外省自隸百司秘閣列於集賢之下寫御
書及百餘卷即秘監以奉進御退藏於秘閣內居從
中降圖畫及前賢李王迹墨數千軸以藏之淳化中始
造閣咸上飛白書額親幸召近臣縱視圖籍賜宴又
以供奉僧元藹所寫御容二軸藏於閣見楊文
公談苑

置御書院

翰林學士院自五代以來兵難相繼待詔軍習王書
以院體相傳字勢輕弱筆體無法凡詔令刻石皆不
足觀太宗留心筆札即位之後募求善書許自言
於公車置御書院首得蜀人王著以士人任簿尉即
召為御書院祇候遷翰林侍書著善草隸獨步一時
智永禪師真草千字文缺數百字著補之刻石但
見形範而無神妙世亦寶重之修東嶽廟立碑命著

書善時仕著作佐郎辭以官卑不題刻即日遷著作
郎時呂文仲為翰林侍讀與著值更作禁中 太宗每
歲九月後至暮夜即召宿直侍書及待詔書藝於東
門北偏小殿內張燭令對御書字或問以外事常至
一夜而罷皆善大書其筆甚大全用勁毫號散卓筆
市中鬻者一管百錢初以紙一番令書八字又一番
分書六字又一番書四字又一番兩字又一番一字
皆極於道勁上稱善厚賞之著後官至殿中侍御史
賜金紫太平興國中選善書者七人補翰林待詔各
賜緋象魚袋十萬並兼御書院祇候更配宿兩院餘
者以次補外官自是內署書詔筆跡一變燦然可觀
人用傳寶遠追唐室矣 見楊文公設苑

秘閣畫

太宗皇帝淳化元年八月內出古畫墨迹百一十四
軸藏之閣上有唐太宗明皇晉王義之戲之庾亮梁
蕭子雲唐歐陽詢顏真卿柳公權懷素懷仁墨迹顧
愷之畫維摩詰像韓幹馬薛稷鶴戴松牛及近代東
丹王李贊華千角鹿西蜀黃筌白兔一時之妙也今
懷仁墨蹟維摩詰像韓馬薛鶴皆不存考之積年舊
籍太不復載大中祥符八年榮王宮火延燒秘閣然

則書畫豈亦有亡逸耶秘書省請以秘閣所藏墨迹
未經太宗廟摹刻者刊於中^禁有旨從之至建中靖國
元年四月二十二日內出緡錢千五萬趣其工以八
月旦日畢釐十卷上之東丹王名突欲阿保机之長
子也唐同光中從其父攻渤海扶餘城下之改為東
丹國以突欲為東丹王^阿保机死其母立其次子突
欲自以失位且畏逼遂歸中國唐明宗賜姓李氏名
贊華出鎮滑州贊華^尤工畫歸朝載書數千卷自隨
亦能為五言詩其子^兀欲亦善丹青千角鹿出虜中
觀其所畫誠妙筆也五星二十八宿真形圖卷首題
梁令^瓚鑽姓名而以其宿為風呈蓋避明皇諱也此雖
不知畫者為誰要是唐人妙筆耳然經星惟有十二
宿初疑亡去其餘徐觀其用筆次第所畫至是而止
耳昔吳道子畫壁下筆未盡處後之人終莫能繼豈
妙於藝者^常當審其巧而不欲畫耶^傳古龍用筆簡勁
雖^朽斲^紙纖敗裂而神氣活動曾不少虧牧羊圖品格洒
落皆妙作也比於下庫故畫中得之因加整治藏之
閣上牧羊圖乃曾氏子以罪沒籍然驗其印記蓋太
平興國初禁^中印所蓄畫也不知外人何自得之千角
鹿五星二十八宿真形圖傳古龍牧羊圖崇寧四年

八月有旨取入內留之 見蓬山志

太宗碁品第一

太宗碁品至第一待詔有賈玄者臻於絕格時人以
為王積薪之比也楊希紫蔣元吉李應昌朱懷璧亦
皆國手然非玄之敵玄嗜酒病死上痛惜之 未年得
洪州人李仲玄年甚少而碁格絕勝可侔於玄歲餘
亦卒朝臣有潘慎修蔣居才亦善碁至三品內侍陳
好玄至第四品多得侍碁自玄而下皆三受道慎修
受四道好玄受五道慎修常獻詩云如今樂得仙翁
術也怯君王四路饒又作碁說千餘言以獻上嘉歎
之皆涉治道 見楊文

撥鐙法

錢鄧州 若水嘗言古之善書鮮有得筆法者唐陸希
聲得之凡五字撇押鉤格抵用筆準鉤則點畫 道勁
而益妙矣謂之撥鐙法希聲自言晉二王皆傳此法
自斯公以至陽水亦傳之希聲以受沙門誓光入長
安為翰林供奉希聲未達以詩寄誓光曰筆下龍蛇
似有神天地雷雨交 送巡寄言昔日不龜手應念江
頭并潁人誓光感其言因引薦希聲於貴倖至宰相
刁術言江南後主得此法書絕勁復增二字曰導送

旁注

今待詔尹熙古亦得之而所書為時之絕李無惑工
篆亦得其法查道始習篆患其軀勢柔弱熙古教以
此法仍雙鈎用筆經半年始習熟而篆軀勢勁直甚
佳

墨

仁宗嘉祐中宴次群臣於群玉殿嘗以其墨賜之曰
新安香墨其後翰林諸君承賜者皆廷珪雙春龍尤
為佳品出浥水燕談

草書

凡草書小草點畫皆有法不可率意輒書輒近年李君
簡善草書太宗甚愛之以贊善大夫直御書院王詞
宗亦習而不能精諺云信速不及草書家貧不辨素
食言其難卒置也然小草尤難

僧善書

近年釋子中多善書者廬山僧顥彬茂蔣善王書關
右僧夢貞善柳書浙東僧苑基善顏書多寫碑石印
板皆不下前輩壽春僧惠崇善王書又其次

張維

公言張維者蜀人也為沙門後反初尤善王書絕書
懷素之骨世鮮能及之王嗣宗曾薦於今上召試

御書院維自負其能少肯降原入院內環視諸人所書不覺微咲衆怒共排之止得隸秘閣為楷書不就景德末扈駕謁陵還經鄭州從幸開元寺觀新塔僧前揖言聞公深信內典願為之碑因諾之後為撰碑維為真書一時之絕也維貧薄甚後寄死人家

縉雲醞匠

縉雲醞置一匠善醞經手者因不醇美嘗令寫其方俾建安酒家造之味不佳因名匠諾傳方之謬匠曰方盡於是矣然其醞漿隨天氣溫炎寒涼量多少之數均冷煖之節攪勻恰嘗味體測此不可口授但能心曉耳家二子亦不能傳其要此亦莊子斲輪之意也

見楊文公設苑

王舍城寺壁

北都臨清縣北有王舍城僧寺東一古殿皆吳生畫佛像旁有題記類褚河南筆法國朝己來奉使大僚皆道出寺下例往觀之題名粉板或則取一二像今且盡矣

秘府書畫

秘府書畫予盡得觀之二王真蹟內三兩卷有陶穀尚書跋尾者尤奇其畫梁令瓚二十八宿真形圖李

思訓著色山水韓水牛東丹王千角鹿其江南徐熙
暨蜀黃筌父子畫筆甚多 退朝錄

畫三朝聖迹

皇祐中仁宗命待詔高堯明輩畫出三朝聖迹一百
事人物才寸餘宮殿山川車馬儀衛咸具詔學士李
淑等撰次序贊為十殿卷曰三朝訓鑒圖鐫板印賜大
臣宗室

張僧繇 聖寺 畫壁
王保定軍東聖寺畫壁 路 畫 聖寺 壁 為 一 時 妙 絕

水世傳張僧繇筆勢若動搖真名手也熙寧初地震
壁壞好事者或取一二段藏去今無復可見矣

近時名畫

近時名畫李成巨然山水包鼎虎趙昌花果成官至
尚書郎其山水寒林徃徃人家有之巨然之筆惟學
士院玉堂北壁獨存人間不復見也包氏宣州人也
世以畫虎名家而鼎最為妙今子孫猶以畫虎為業
而曾不得仿其鬚也昌花寫生逼真而筆法軟俗殊
無古人格致然時亦未有其比 歸田錄

玉堂壁畫

玉堂北壁舊有董羽畫水二堵筆力甚勁勢若搖動
其下三尺頗有雨壞處蘇易簡為學士尤愛重之蘇
遼受詔知舉將入南宮屬於同院韓丕使召工完葺
之蘇既去韓乃呼士之聖白者汗漫其半而用采画
檻欄以承之蘇出見之悵恨累日命水洗滌而痕迹
至今尚在時人以蘇之鑿尚韓之純朴兩重焉遺金坡事

君謨潤筆

蔡君謨既為余書集右目錄序刻石其字尤精勁為
世所珍余以鼠鬚栗尾筆銅綠筆格大小龍茶惠山
泉等物為潤筆君謨大咲以為太清而不俗後月餘
有人遺予以清泉香餅一篋者君謨聞之嘆曰香餅
來遲使我潤筆猶無此一種物茲又可咲也清泉地
名香餅石炭也用以焚香一餅之火可終日不滅廬見

歸陵居士
田錄

王捷鍊金

真宗朝有王捷者汀州長汀人少時薄游江介至星
子縣夜宿逆旅遇道士授黃白術未盡其要後再遇
其人於茆山相携至應陽指示靈草又傳以和合密
訣誠試皆有驗仍別付天靈方環劍絨藤之書戒曰非遇
人君慎勿輕述捷後以狎狂犯禁配流嶺南時供奉

官閣門祇候謝德權遣總兵頗聞其異捷後竄歸閣
下權乃館於私第鍊成藥銀上進 真宗異之命隸
軍籍使劉承珪詰其事捷以師戒甚嚴終不敢泄唯
願見至尊面陳於是承珪乃為捷改名中正俾詣登
聞始得召見即授捷許州散掾留止京師尋授神武
將軍致仕仍給全俸遷高州刺史康州團練使前後
責^貢藥金銀累巨萬數輝彩絕異不類世寶常時賜臣
下天慶觀金寶牌即其所鑄金也然中政亦不敢妄
費唯周濟貧乏崇奉仙釋而已今汀州開元寺乃其
施財所建也卒贈鎮南軍節度使此近右所未有也
見青箱雜錄

雪中芭蕉

書畫之妙當以神會難可以形器求也世之觀畫者
多能指摘其間形像位置采色瑕^疵而已至於奧理
冥^冥造者罕見其人如彦^遠如^遠畫評言王維畫物多不問
四時如畫花往往以桃李芙蓉蓮花同畫一景子家
所藏摩詰畫袁安卧雪圖有雪中芭蕉此乃得心應
手意到便成故其理入神^迴得天意此難可與俗^人論
也謝赫云衛協之畫雖不該備形妙而有氣韵凌跨
群雄曠代絕筆又^歐陽文忠盤車圖詩云古画画意

不畫彩梅詩詠物無隱情忘形得意知者寡不若見詩如見畫此真為識畫也

黃梅出山圖

王仲至閩吾家畫最愛王維畫黃梅出山圖蓋其所圖黃梅曹溪二人氣韻神檢皆如其為人讀二人事迹還觀所畫可以想見其人

按樂圖

國史譜言客有以按樂圖示王維維曰此霓裳第三疊第一拍也客未然之引工按曲乃信此好奇者為之凡畫奏樂止能畫一聲不過金石管絃同用字何

曲無此聲豈獨霓裳第三疊第一拍也或疑舞節及他舉動指法中則有奇聲可驗此亦不然霓裳曲凡十三疊前六疊無拍至第七疊方謂之疊自此始有拍而舞作故曰樂天詩云中序擘手騷初入拍中序即第七疊也第三疊安得有拍但言第三疊第一拍即知其妄也或說嘗有人觀畫彈琴圖曰此彈廣陵散也此或可信廣陵散中有數聲異他曲如撥攏之類是也

沈括論畫

畫牛虎皆畫毛唯馬不畫毛予嘗以問畫工工言馬毛細不可畫子難之曰虎毛更細何故却畫工不能對

大凡畫馬其大不過盈尺——此乃以大為小所以毛
細而不可畫鼠乃如其大自當畫毛然牛毛亦是以
大為小理亦應見毛但牛虎深毛馬淺毛理有別故
名筆為小牛小虎難毛但略描拭而已若務詳密翻
成冗長約略拂拭自有神觀迥然生動難可與俗人
論也若畫馬如牛虎之大者理當畫毛蓋見小馬無
毛遂亦不慕此庸人襲迹難可與論理也又李成畫
山上亭館及塔^樓之類皆仰畫飛簷其說以為自下
望上如人平地望塔簷間見其椽桷此謬論也大抵
山水之法^{蓋以}大觀小如人觀假山耳若同真山之法以
下望上只合見一重山豈可重重悉見兼不應見
其溪谷間事又如屋舍亦不應見中庭及後^其卷中事
若人在東立則山西便合是遠境人在西立則山東
却合是遠境似此如何成畫李君蓋不知以大觀山
之法其間折高折遠自有妙理豈在折屋角也畫工
畫佛身光有遍圓如^扇者身側則光亦側此大謬也
渠但見雕木佛耳不知此光常圓也又有畫行佛光
尾向後謂之順風光此亦謬也佛光乃定果之光雖
叔風不可動豈常風能搖哉

已上四條見筆談

皇朝類苑卷第五十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皇朝類苑卷第五十三

書畫技藝

字訛

古文自變隸其法已錯亂後轉為楷字愈益訛舛殆不可考如言有呂口為吳無口口為天按字書吳字本從口從天笑音換非天字也此因固近世謬從楷法言之至如兩漢篆文尚未廢亦有可疑者如漢帝以隱語名東方朔云先生來來解云來來棗也按棗字從東音刺不從來此或是後人所傳非常當時語如卯卯金刀為劉貨泉為白水真人此出於緯書乃漢人之語按劉字

從_音而從金如栢留駢皆从_音非卯字也貨從貝
真乃從_貝亦非一_貝不知緣何如此字書與本史所
記必有一誤也

韓偓墨蹟

唐韓偓為詩極清麗有手寫詩百餘篇在其四世孫
奕處偓天福中避地_復泉州之南安縣子孫遂家焉慶
曆中子邁南安見奕出其_手迹字極醇勁可愛後數
年奕請闕獻之以忠臣_{之後}得司士叅軍終於殿中丞又
子京師見偓送_晉光上人詩亦墨蹟也與此無異

畫佛圖光

名畫錄吳道子嘗畫佛_圖留其_圖光當大會中對萬衆
舉一揮_圖中運規觀者莫不驚呼_家畫象為之自有法
但以肩倚壁畫臂揮之自然中規其筆畫之粗細則
一指拒壁以為準自然均勻此無足竒道子妙處不
在於此徒驚俗眼耳

晉宋人墨跡

晉宋人墨迹多是吊喪問疾書簡唐貞觀中搜求前
世墨蹟甚嚴非吊喪問疾書迹皆入內府士大夫家
所存皆當日朝廷所不取者所以留傳至今

鯉魚當脇一行三十六鱗鱗有黑文如十字故謂之鯉文從魚里者三百六十也然井田法柳即為一里恐四代之法容有不相襲者

沈括論書

予從子遼善學書嘗論曰書之神韻雖得之於心然法度必資講學嘗謂世之作字分制無法凡字有兩字三字四字合為一字者須字字可拆若筆畫多寡相近者須令大小均停所謂筆畫相近如殺字四字合為一當使乂木几又四者大小皆均如步字乃二字合當使止與少二者大小長短皆均若筆畫多寡相遠亦不可牽強使停寡在左則取上齊寡在右則取下齊如口從金此多寡不同也則取上齊如從未從又及從口從胃三字合者多寡不同則叔當取下齊喟當取上齊如此之類不可不知又曰運筆之時嘗使意在筆前此古人之良法也

樂毅論

王羲之書舊傳唯樂毅論乃羲之親筆書於石其他皆紙素所傳唐太宗裝取二王墨迹唯樂毅論石本在後隨太宗入昭陵宋梁時耀州節度使温韞發昭陵得之復傳人間或曰公主以偽本易之元不

曾入壙本朝入高紳學士家皇祐中紳之子高安世
為錢塘主簿樂毅論在其家予嘗親見之時石已破
缺東後獨有一海字者是也其家數十餘年安世在
蘓州石已破缺為數片以缺東之後安世死右不知
所在或云蘓州一富家得之不復見今傳樂毅論皆摹本
也筆画無復昔之清勁義之小楷字於此殆絕遺教經之類皆非其
比也

霜花紙

致政王侍郎子融言天聖中歸其鄉里青州時滕給
事步為守盛冬濃霜屋皆成百花之狀以紙摹之
其家尚餘數幅天下良工画壽聖寺壁為一時妙絕
画凡二十八人皆殺之同為一坎瘞於寺西廂使天
下不復有此筆其不道如此至今尚有十餘堵其間
西廊迎佛舍利東院佛母壁最奇妙神彩皆欲飛動
又有鬼母佛——二壁差次其餘亦不甚過人

世之摹字者多為筆勢牽掣失其舊蹟惟當橫摹之
然不問其點畫惟舊蹟是循猶未盡其妙也

散草隸

古人以散筆作隸書謂之散隸近歲蔡君謨又以散
筆作草書謂之散草或曰飛草其法皆生於飛白亦

自成一家見筆談

画廳

淳化甲午李順亂蜀張乘崖鎮之偽蜀僭侈其宮室規模皆王建孟知祥乘其弊而為之公至則盡損之如列郡之式郡有西樓前有堂堂屏乃黃筌画雙鶴花竹怪石甚衆名曰雙鶴廳南壁有黃氏画湖灘山水雙鷺二般画妙格冠於兩川賊鋒既平公自壞屋畫置画為一堂名曰畫廳見湘山野錄

辨画絹

唐彦猷侍讀詢弟彦範詔俱擅一時才雅之譽彦猷

知書好古彦範文章氣格高簡不屈疎秀比六朝人

物尤精翰墨遣一小札札必一華成妙管忽一客携黃

筌梨花卧鶴於花中歛羽合目其態逼真彦猷蓄画

最多開筵蜀之趙昌唐之崔彛數名花較之俱所不

及題曰錦江釣叟黃筌筆彦猷償其半因暫留齋中

少玩其縮色晦淡酷類繡彦猷訝其圖角有巨印徐

潤揭而窺之乃和買絹印彦範知世故大咲曰和買

始於祥符初因王勉知潁州歲大飢出府錢十萬緡

與民約曰來年蚕熟每貫輸一繡謂之和買自爾為

例黃筌唐末人此後入矯為也遂還之不受其誣也

見玉壺清話

書字肥瘦

唐初書字得晉宋之風故以勁健相尚至褚薛則尤極瘦硬矣開元天寶已後變為肥厚至蘓靈之輩幾於重濁故老杜詩云書貴瘦硬方有神雖其言為篆字而發亦似有激於當時也正元元和已後柳沈之徒復尚清勁唐宋五代字學大壞無足_觀者其間楊凝式國初李建中妙絕一時而行草結字亦主於肥厚至李昌武以書著名而不免於重濁故歐陽永叔評書曰書之肥者譬如厚皮饅頭食之未必不佳而世命之為俗物矣亦有激而云耳江南李後生_主鄒之

曰真卿之書有楷法而無妙處正如叉手並脚田舍漢耳 見東軒筆錄

蜀人善畫者

蜀有孫太古知微善畫山水仙官星辰人物其性高介不要隱于大面山時時往來導江青城故二邑人家至今多藏孫畫亦嘗畫於成都今壽寧院十二曜絕精妙有先君題記在焉又有李懷襄者成都人亦善山水又能為水石翎毛其嘗所居及寢處皆置筆雖夜中酒醒睡覺得意時急起畫於地或被上運_遲明模寫之則優於平居所為也又有趙昌者漢州人善

畫花每朝晨露下時遶檻欄諦玩手中調彩色寫之
自號寫生趙昌人謂趙昌畫染成不布彩色驗之者
以手捫摸不為采色所隱乃真趙昌畫也其為生菜
折枝果尤妙三人者平生至意精思一發為畫故其
為士而能名於世又有王有者漢州卒也州將每令
趙昌畫則遣有服事供應久知其畫遂亞於昌其為
人亦清潔有巧思非卒之流輩也見東齋記事

葉子格

葉子格者自唐中世以後有之說者云因人有姓葉
號子青者撰此格因以為名此說非也唐人藏書皆
作卷軸其後有葉子其制似今策子凡文字有條檢
用者卷軸難數卷舒故以葉子寫之如吳彩鸞唐韻
李印彩選之類是也散子格本條檢用故亦以葉子
寫之因以為之名耳唐世士人宴聚盛行葉子格五
代國初猶然後漸廢不傳今其格世或有之而人無
知者惟昔楊大年好之仲侍制簡大年門下客也故
亦能之大年又取葉子歌名紅鶴皂鶴者別演為鶴
格鄭宣徽歌章邵公得象皆大年門下客也故皆能
之子少時亦有此二格後失其本今絕無知者見歸田錄

投壺格

司馬溫公既居洛每對客談詩賦文或投壺以娛賓
公以舊格不合禮意更定新格以為傾邪險詖不足
為法而舊圖為奇箭多與之笑如侍干帶劍之類合
皆廢其美以罰之顛倒反覆不忠之大者奈何以為上
倒中之類今當盡廢壺之笑以明順逆火抵以精密
者為工偶中者為下使夫用机微倖者無所措手足

此以見公之雖間燕嬉戲之中亦不忘於正也

致政王侍郎霜花紙融言天聖中歸其鄉里青州時勝給
事涉為張僧繇畫壁屋瓦皆成百花之狀以紙摹之
其家尚餘數幅
保定軍東北數里曰路曠一小寺殿後照壁舊有畫

王祁公家書畫

王祁公家有晉諸賢墨迹唐相王廣津津有所寶永存珍

秘閣刻間立本畫老子昇西升經唐人畫鎖王真公

家褚遂良書唐太宗帝京篇 太宗見錄錄東末贊步輦

圖錢文禧書畫最多有大令黃庭經李邕禠蹟錢宣

靖家王維草堂圖周安惠家王獻之洛神賦蕪侍郎

家魏鄭公諫太宗圖楚樞密有江都王馬王尚書仲

儀有回文織錦圖以上皆錄見者近人有收漢相遇

沛圖者畫蹟頗佳而有僧為觀者所指翌日並加僧

以幅巾見退朝錄

李無惑

李無惑同安人善小篆為翰林待詔蓋自斯公陽水之後未見其比徐鉉鄭文寶查道高紳申革牽葛端皆江東人善篆莫能及也其勁健端好又過於陽冰士大夫家藏之以為寶錢塘人吳皓供奉造筆尤妙世莫能及常蓄無惑常書藏教一百管語人曰結死當絕筆無惑後為常叅官宰邑歲常寄萬一錢市大筆於皓無惑今已死其小篆固無能嗣之者

僧擇仁

永嘉僧擇仁善畫松其初遍求名家畫相松采其所長而學之有善畫松者身朽皮者布枝柯者畫者根石者擇仁盡得其意一夕夢吞數百條龍自是遂臻於神妙絕酒嗜每醉揮墨於粉堵絹之上醒乃添補之千形萬狀絕於竒怪曾飲飲酒永嘉市肆醉甚顧新泥壁取戒盤布濡墨洒其上來日少增修為任狂根枯林析善畫者皆服其神

董羽

董左人善畫水太宗作端拱樓命羽四壁畫龍水羽極其精思凡半年而畢羽時為翰林藝學衣綠意望恩賞太宗與宮中嬪御登樓皇子尚幼遙見畫

壁驚畏呼哭不敢亟視今_巧塹之卒不獲賞

朱文濟

朱文濟者金陵人善鼓琴為待詔性冲澹不好榮利
專以絲桐自娛太宗令待詔蔡裔_裔增琴為九絃阮為
七絃文濟執意以為不可後蔡裔以為增之善太宗
曰古琴五絃而文武增之今有何不可文濟曰五絃
尚有遺音_益茲以二絃實無所闕上怒斥出從裔增
琴阮絃令文濟撫之辭以不能上愈怒面賜蔡裔緋
衣文濟班衣上獨衣_緣欲以此激之又遣裔使劍南
兩川獲千緡裔甚富足而文濟受貧困殊不以為念
上又嘗置新琴阮於前令撫之旁設緋衣金帛賞賚
物以動其意文濟終守前說上令文濟及裔齋琴
阮遣中使押送相府召近臣同聽文濟不得已取琴
中七絃撫之丞相問曰此新曲何名文濟曰古曲風
入松也上嘉其有終亦賜緋衣濟風骨清秀若神仙
中人上令供奉僧元藹寫其真留禁中

李成

營丘李成字咸熙磊落不羈喜酒善琴好為歌詩而
尤善畫山水周樞密使王朴與之友善召至京師將
以處士薦之會朴卒乾德中陳守大司農衛融以鄉

里之舊延之郡齋日恣飲死于酒子覺仕至國子博士直史館贈成光祿丞葬於後儀之魏陵鄉宋翰林白為之誌成畫平遠寒林前所未有氣韻蕭洒烟林清曠筆勢脫穎墨法精絕高妙入神古今一人真畫家百世師也雖昔栢王稱繼季維李思訓之徒亦不可同日而語其後燕貴翟院深許道寧輩或僅得一跡語全則遠矣考白所作成誌則成未嘗仕也而歐陽文忠公以為成仕至尚書郎按白與成同時人又與成子覺同列於朝其所紀宜不妄又不知文公以何為據也正當以誌為當

翟院深

翟院深營丘伶人師李成山水頗得其體一日府宴張樂院深擊鼓為節忽停槌仰望鼓聲不續左右驚愕太守問之對曰適樂作以有孤雲橫飛淡行可愛意欲圖寫凝思久之不知鼓聲之失節也太守咲而釋之

歐陽文忠公

歐陽文忠公文章道羨天下宗師凡世俗所嗜無一留意獨好古石刻自岐陽之鼓岱山鄒嶧之篆下及漢魏以來碑刻山崖川谷荒林破塚莫不皆取以為

集古錄因具石木軸而藏之撮其大要別為目錄并
載可以正史學之闕謬者以傳後學跋尾多公自題
復為之序請君謨書之真一代絕筆也公之守毫_毫余
主蒙城簿嘗得閱之

孔仁讓

杭州有雕木匠孔仁讓一時之絕手嘗於杭州菩提
寺造千手千眼大悲觀音像既畢度置千手不能盡
凡數日沉思如醉一夕沙門語之曰何不分形於寶
焰之上仁讓豁然大悟如其置列焉特為奇妙後又
於明州開化寺造一軀如其法千手之制取於襄州
画像凡五百手各執物器五百手結印本神迹也

皇朝類苑卷第五十四

書畫技藝

陳文惠

陳文惠公善八分書變古之法自成一家雖點畫肥重筆力勁健能為文字謂之堆墨八分凡天下名山勝處碑刻題榜多公親迹世或效之而莫能及也

喻浩

開寶寺塔在京師諸塔中最高而制度甚精都料匠喻浩所造也塔初成望之不正而勢傾西北人怪而問之浩曰京師地平無山而多西北風吹之不百年



當正也其用心之精蓋如此國朝以來木工一人而已至今木工皆以喻都料為法有木經三卷行于世傳浩唯一女年十歲每臥則交手於胸為結諦狀搆如此逾年撰成木經三卷今行於世者是也

吳正肅

藏書畫者——多取空名偶傳為鍾王顧陸之筆見者爭售此所謂耳鑿又有觀畫而以手摸之相傳以為色不隱指者為佳畫此又在耳鑿之下謂之揣骨聽聲歐陽公嘗得一古畫牡丹叢下有一貓永林知其精粗丞相正肅吳公與歐陽公姻家一見曰此正午牡丹也何以明之其花披哆而色燥此日中時花也貓眼黑睛如練此正午貓眼也中有帶露花則房歛而色澤貓眼早暮則睛圓日高漸狹長正午則如一線耳此亦善求古人筆意也

高益之

相國寺舊畫壁乃高益之筆有畫象工奏樂一堵最有意人多病擁琵琶者誤撥下絃象管皆發四字琵琶四字在上絃此撥乃掩下絃誤也予以謂非誤也蓋管以發指為聲琵琶以撥過為聲此撥掩一絃則聲在上絃也益之布置尚能如此其匠心可知也

宋迪

度支員外郎宋迪工畫尤善為平遠山水其得意者
有平沙雁落遠浦帆歸山市晴嵐江天暮雪洞庭秋
月瀟湘夜雨烟寺晚鍾漁村落照謂之八景好事者
多傳之往歲小姚村陳用之善畫迪見其画山水謂
用之曰汝画信工但少天趣用之深服其言曰嘗患
其不及古人者維正在於此迪曰此不難耳汝當先求
一敗牆張絹素訖倚之敗牆之上朝夕觀之觀之既
久隔素見敗牆之上高平曲折皆成山水之像心存
目想高者為山下者為水坎者為谷缺者為澗顯者
為近晦者為遠神領意造恍然見其有人禽草木飛
動往來之象了然在目則隨意命筆默以神會自然
境皆天就不類人為是謂活筆用之自此画格日進

徐鉉

江南徐鉉善小篆映日視之畫之中心有一縷濃墨
正當其中至於曲折處亦當中無有偏側處乃筆鋒
直下不倒側故鋒嘗在畫中此用筆之法也鉉嘗自
謂吾晚年始得端呼畫隔隔之法凡小篆喜瘦而長隔
區之法非老筆不能也

徐熙黃筌

國初江南衣布徐熙偽蜀翰林待詔黃筌皆以善畫
著名尤長於畫花竹蜀平黃筌并二子居寶^{居實}弟惟亮
皆隸翰林院圖畫擅名一時其後江南平徐熙至京
師送圖畫院品其畫格諸黃畫花妙在賦色用筆極
新細殆不見墨迹但以輕色染成謂之寫生徐熙以
墨筆畫之殊草草略施丹粉而已神氣迥出別有生
動之意筌惡其勝己言其畫粗惡不入格罷之熙之
子乃效諸黃之格更不用墨筆直以粉色圖之謂之
沒骨圖工與諸黃不相下筌等不能復瑕疪遂得齒
院品然其氣韻皆不及熙遠甚

鄭工部

鄭工部文寶在江南師徐鉉騎省小篆嘗篆千字文
以示鉉其字字不必出一中指之中騎省嘗曰篆難
於小而多於大鄭子小篆李陽冰不及大篆可無尔
見湘山野錄

陳康肅

陳康肅公堯咨善射當時無雙公亦以此自矜嘗射
於家圃有賣油翁瞻而視之久而不去見其發矢十
中八九但微頷之康肅問曰汝亦知射乎吾射不亦
精乎翁曰無他但手熟耳康肅忿然曰尔安敢輕吾

射翁曰以我酌油知走乃取一葫蘆置於地以錢覆其口徐以杓酌之潛自錢孔而入錢不濕因曰我亦無他惟手熟耳康肅咲而遣之此與莊生所謂解牛斲輪者何異

二

陳克咨善射百發百中世以為神常自號小由基及守荆南四其母馮氏夫人問汝典郡有何異政克咨云荆南當要衝日有宴集克咨以弓矢為樂坐客罔不歎焉母曰汝父教汝以孝輔國家今汝不矜行仁化而專一夫之伎豈汝光人之忠耶杖之碎其金魚

見滬水燕談

射覆

丁文果司天監丞無他學惟善射覆太宗時以為娛一日置一物器中令射之果乃課其經曰蘓二華：山中採花雖無官職一日兩衙啟之乃數蜂也又令壽王即取一物令射之課曰有頭有足不石不玉欲要縮頭不能入腹啟之乃壓書石龜也即日賜緋并錢五萬見玉壺清話

感融

感融或謂之感戎漢書謂之格五雖止用數棊兵行

道亦有能否徐得古善移遂至無敵其法以已常欲
有餘裕而致敵人於險雖知其術止如是然卒莫能
勝之

造弓

余伯元善射自能為弓其弓有六善一者往躰少而
勁二者和而有力三者又射力不屈四者寒暑力一
五者絃聲清實六者一張使止尤弓往躰少則易張
而壽但患其不勁欲其勁者妙在治筋凡筋生長一
尺乾則減半以膠湯濡而流之復長一尺然後用則
筋力已盡無復伸弛又揉其材令仰然後傳角與筋

丙法所以為筋也凡弓節短則和而虛虛為過曰節

長則健桂謂祀稍牌木長則本強而不來節節得中則

和而有力仍弦清聲實凡弓初射當天寒則勁強而
難挽射久天暑則弱而不勝矢此膠之為病也凡膠
欲薄而筋力盡強弱任筋而不任膠此所以射久乃
不屈寒暑力一也弓所以為正者材也相材之法視
其理不因矯揉而直中繩則張而不跛此弓人之所
當知也

板印書籍

板印書籍唐人尚未盛為之自馮瀛王始印五經已

後典籍皆為板本慶曆中有布衣畢昇又為活板其
法用膠泥刻字薄如錢唇每字為一印火燒令堅先
設一鉄板其上以松脂蠟和紙灰之類冒之欲印則
以一鉄籠置鉄板上乃密布字印滿鉄籠為一板持
就火場之藥稍鎔則以一平板按其面則字平如砥
若止印三二本未為簡易若印數千百本則極為神
速常作二鉄板一板印刷一板已自布字此印者總
畢則第二板已具更至用之瞬息可就每一字皆有
數印如之也等字每字有二十餘印以備一板內有
重複者不用則以紙貼之每韻為一貼木格貯之有
奇字素無備者旋刻之以草火燒瞬息可成不以木
為者文理有疎密沾水則高下不平兼與藥相粘不
可取不若燔土用訖再火令藥鎔以手拂之其印自
落殊不沾污昇死其印為予群從所得至今寶藏

筭術

筭術求積尺之法如芻萌芻童方池冥谷整堵驚臚
圓錐陽馬之類物形備矣獨未有隙積一術古法凡
筭方積之物有立方謂六幕背方者其法再自乘則
得之有整堵謂如土墻者兩邊殺兩頭齊其法併上
下廣折半以為之廣以直高乘之又以直高為勾以

上廣減下廣餘者為股勾股乘弦以為斜高有芻童
謂如覆斗者四面皆殺其法倍上長加入下長以上
廣乘之倍下長加入上長以下廣乘之併二位法以
高乘之六而二隙積者謂積之有隙者如累碁層壇
及酒家積罌之類雖似覆斗四面皆殺緣有刻缺及
虛隙之處用芻童法求之常失於數少予思而得之
用芻童法為上行下行別立下廣以上廣減之餘者
以高乘之六而一併入上行假令積罌最上行各十二
罌行行罌相次先以上二行相次率至十二當十壺
行也以芻童法求之倍上行長得四併入下長得十
六以上廣乘之得二十乘之又得三百一十二併二倍
上長得四十六以下廣乘之得三百一十二併二倍
得三百四十四以高乘之餘二千七百八十四重列
下廣十二以上廣減之餘二千七百八十四重列
併入上行得三千八百九十四六而一得六百四十四
九此為罌數也芻童求見實方之積隙積求見合角
不盡益出履畝之法方負曲直盡矣未之會圓之術
羨積也

凡負田既能折之須使會之復負古法惟以中破圓
法折之其失有三倍者予別無析會之術置圓田徑
半之以為弦又以半徑減去所割數餘者為股各自
乘以股除弦餘者開方除為勾倍之為割田之直徑
以所割之數自乘退一位倍之又以圓徑除所得加
入直徑為割田之弧再割亦如之減去已割之數則
再割之數也

假令負田徑十步欲割二步以半徑為
弦五步自乘得二十五又以半徑減去

所割一步餘三步為股自乘得九用減弦外有十六
開平方除得四步為勾得入為所割直徑以所割之
數二步自乘為四倍之盈數無可除只用四尺加入
負徑除今員徑十已足盈數八步四尺也再割亦依
此法如員徑二十步求得圓徑八步折半乃所謂以圓
之徑除此二類皆造微之術古書所不到者漫志于此

造舍之法

造舍之法謂之木經或云喻浩所撰凡屋有三分去
自梁以上為上分地以上為中分階為下分凡梁
長幾何則配桷幾何以為椽等若楹一丈一尺則階
基四尺五寸之類以致承拱椽桷皆有定法謂之中
分階級有峻平道荷輦十二人前二人曰前竿次二
人曰前條又次曰前脇後一人曰後脇又後曰
後條末後曰後竿輦前隊長一人曰車習後一人曰
報賽前竿平射後竿平肩為曼道前竿垂手後竿平
肩為平道此之謂下分其書三卷近歲上木之上益
為嚴善舊木經多不用未有人重為之亦良工之一
業也

綴術

審方面勢覆量高深遠近莫家謂之專術專之象形
如繩木所用量斛也求星辰之行步氣朔消長謂之

綴術謂不可以形察但以筭數綴之而已北齊祖暅
有綴術二卷

曆術

淮南人衛朴於曆術一行之流也春秋日蝕三十六
諸曆通驗密者不過得二十六也惟一行得二十七
朴乃得三十五惟莊公十八年一蝕古今筭皆不入
蝕法疑前史誤耳目夏仲康五年癸巳歲至熙寧六
年癸五凡三千二百一年書傳所載日蝕凡四百七
十五象曆考驗雖各有得失而朴所得為多朴能不
用筭推古今日月蝕但口誦乘除不差一筭凡大曆
悉是筭數令人就耳一讀即能暗誦旁通曆則縱橫
誦之嘗令人寫曆書寫訖令附耳讀之有筭一筭者
讀至其處則曰此誤某字其精如此 乘除皆不下
照位運籌如飛人眼不能逐人有故移其一筭者朴
自上至下手猶一遍至移筭處則撥正而去熙寧中
撰奏元曆以無候簿未能盡其術自言十得六七而
已然已密於他曆 見沈括筆談

蹴鞠

蹴鞠以皮為之中寔以物蹴踘蹋為戲樂也亦謂為
毬焉今所作牛羸胞納氣而張之則善跳躍然或俚

俗數少年簇圍而跳之終無墮地以失蹴為耻以不
墮為樂亦謂為築毬鞠也就乘方之故事習蹴鞠乃
習將之道後交鞠為木角者見其圓轉自若似
其間不無法度形勢故有著蹴鞠二十五篇也 臯
賦詠 又霍去病穿城蹋音鞠穿地作鞠室也士
之言謂之論今有步打徒打不徒則馬打大有制規
制禮格用意奇巧取其精練者為上今聖精敏此藝
置供御打毬供奉亦猶唐有後圍大小毬官也然時
習之不為常好也矣

二

顏師古注霍去病傳去病穿城蹋鞠云鞠以皮為之
寔以毛毼鞠而戲也顏謂鞠乃如此至晚唐已不同
矣婦氏子弟嘲皮日休云八片尖斜砌作毬火中煬
了水中揉一包閑氣時常在惹踢招拳卒未休國朝
士人柳三復最能之下晉公亦好烏作詩叙述曰背
裝花屈反口易膝白打大蕪斯又曰進前行两步踉脚
立多時初柳為進士欲見晉公無由會晉公蹴後圍
柳往之毬果併出柳即挾取左右以告晉公亦素
聞柳名即召之柳曰欄懷所素業首戴毬以入見晉
公再拜者三出懷中詩又再拜每拜轉輒至背臂間

既起復在樸頭上晉公大奇之留為門下客世傳毬
最賤藝天下萬事皆弟子拜師獨毬弟子學毬或富
貴子弟而善毬者率多賤人每勞賜以酒必拜謝而
去是師拜弟子也術不可不慎此亦可喻大云見劉
貢父

圍碁

一

圍碁傳物志曰堯造圍棋以教子丹朱或云舜以子
商均愚故作圍碁以教之也其法非智不能能有高
下臨局下子則見其智愚也孟子曰奕秋通國之善
奕者使奕秋誨二人奕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奕秋之
為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
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為是其志弗若歟曰
非然也注奕人名秋是謂其智弗如也曰非也以其
志不致也楊椎方書閔中之東西翼耳奕即碁也今
碁品以國手為極何謂國手耶孟子云奕秋通國之
善奕者也此言一國之內更無敵者也如南朝以羊
玄保為逸品梁武帝同之然南北國局狹故言通國
也若孟子時六國也若天下一統殊無抗敵可稱為
天下絕格也齊高弟子 曰華隨在淮陽破荻為片

縱橫以為棋局指點行勢遂至名品東漢馬融著賦
焉今皇帝善奕可稱絕格也何助凡諸道進禁者皆
稱國格及賜待御也 盡 二道三道焉御製局
角國勢教卷班行

二

小說唐僧一行曾算碁局都數凡若干局盡之子嘗
思之此固易耳但數多非世間各數可能言之今畧
舉大數凡方二路用四子可交八千十一局方三路
用九子可變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局方四路用十
六子可變四千三百四萬六千七百一十一局方五
路用三十五子可變八千四百七十二億八千八百
六十萬九千四局碁局上下字號之手指碁局取勢
相繫隨多者為負排之上族下寬名入勢也宋帝嘗
謂淮道鞠彈碁為一絕而朝盛行太平與國中宣問
能者進者并碁子上習未久而極其妙焉見贊寧
要言

彈碁

西京雜記云漢元帝好蹴鞠為勞求相類而不勞者
遂為彈碁之戲子觀彈碁絕不蹴鞠頗與擊鞠相近
疑是傳寫誤耳唐薛嵩好蹴鞠劉錡勸止之曰為樂
甚衆何必乘危邀頃刻之歡此亦擊鞠唐書誤述為

就鞠彈碁今人罕為之有譜一卷盡唐人所為碁局
方二尺中心高如覆盂其巔為小壺四角微隆起隱
詩曰玉作彈碁局中心最不平謂中央高也白樂天
詩彈碁石局上最妙是長斜長斜謂^林角斜彈一發過
半局今譜中具有此法柳子厚斜碁角二十四碁者
即此戲也漢書注云兩人對局黑白子各六枚與子
厚所記小異如奕子古局用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
道黑白碁各百五十亦與後世法不同

算術多門如來一上驅塔因重因之類皆不離乘除
惟增減一法稍異其術都不可用乘除但補虛就盈
而已假如欲九除者增一便是八除者增二便是但
一位一因之若位數少則頗位數多則愈繁不
若乘除之有常算然術不患多學見簡即用見繁即
變不膠一法乃為通術也

皇朝類苑卷第五十五

忠孝節義

范文正

一

景祐中范文正公以言事觸宰相黜守饒州到任謝表云此而為郡陳優優布政之方必也立朝增蹇蹇匪躬之節天下歎公至誠許國始終不渝不以進退易其守也

二

范文正公輕財好施尤厚於族人既貴近郭買良田

數千畝為義田以給群從之貧者擇族之長而賢者一人主其出納人日食米一升歲衣絲一匹嫁娶喪葬皆有賂給聚族人僅有口公歿逾四十年子孫賢至今奉公之法不敢廢弛 並見渙水燕談

歐陽文忠公

歐陽文忠公在蔡州屢乞致仕門下生蔡承禧因開言曰公德望為朝廷倚重且未及引年豈容遽去也歐陽荅曰某平生名節為後生描畫盡惟有速退以全節豈可更俟驅遂乎承禧歎息無以荅既而以太子少保致仕 倦遊襍錄

陳喬

陳喬仕江南為門下侍郎掌樞密後主之稱疾不朝喬豫其謀及王師問罪誓以固守時張治為喬之副常言於後主苟社稷失守二臣死之城陷喬將死後主執其手曰當與我同北歸喬曰死之即陛下保無恙但歸咎于臣為陛下建不朝之謀斯計之上也掣其手去入視廳內語二親僕曰共縊殺我一僕不忍解所服金帶班之遂自徑後主求喬不得或謂張洎者已詣北軍矣喬既死從吏撤屍而瘞之明年朝廷嘉其忠詔改葬後見其屍如生而不僵掘得屍

以手加額上如所覩者見楊文公談苑

劉溫叟

國初御史中丞劉溫叟博學博厚動必由禮義父諱
岳叟終身不聽絲竹嘗令子和藥有天靈蓋溫叟見
之然亟令致奠瘞于郊外五代士人鮮蹈禮義
溫叟篤行為世所推

馬遂

慶曆末妖賊王則盜據貝州賈魏公鎮北門倉卒發
兵圍之未有破賊之計公日夜憂思有指使馬遂者
白公曰堅城深池不可力取願得公一言手殺元兇
餘黨可說而下也公壯其言遣行丁寧囑之曰壯士
立功名在此行也遂至城下浮渡濠水呼守城者垂
匹練縋身以上見賊偶坐為陳朝廷思信尔能束身
出城公為尔請於朝尔不失富貴若守迷自固天子
遣一將提兵救尔不日城陷血膏斃肉飽犬羸悔
無及矣辭甚激切賊不答遂度終不能聽乃復白曰
公有密旨願屏左右以語賊令左右引避遂急擊賊
仆地扼其喉幾死左右兵至遂被殺聞者莫不義之
是時翰林鄭毅夫方客魏特為之作傳出澠水燕鼓

趙師旦曹覲

儂賊破邕州偶江漲遂乘桴沿流入番禺時贊善大
天趙師旦知康州到任始一日賊既逼境諭官屬吏
民使避謂曰吾固知斯城不可守守城而死乃監兵
洎吾之職耳若曹無預禍賤既至率弱卒不滿百禦
之半日城陷趙與監兵皆死之士卒得免者無一
先是一日趙方出其妻藏於山谷道士求一子棄草
中賊去比三復歸視之尚生人謂忘家之感有曹覲
者以太子中舍知封州賊既至乃易服遁去未十餘
里為賊所擒賊酋謂曰汝乃好罵我南人作交者今
日猶不拜耶曹竟不屈至挽積薪燔死子時本路
至漕運者與曹有舊仍依師旦事勒書於石朝廷贈
覲太常少卿子孫弟姪洎女子受官賞命服者數人
趙贈衛尉少卿一子得殿直趙使君之事嶺外率知
之康人為之立祠堂至今祭祀不絕

劉潛

劉潛以偶州臧官推知鄆州平陰縣事一日與客飲
驛亭左右忽報夫人暴疾潛馳歸已不救矣潛抱母
一慟而絕其妻見潛死復撫潛屍大號而卒時人
之曰子死於孝妻死於義孝義之事併集于家並見
錄

徐積

山陽徐積仲車博學志行父石少亡積終身不登山
行遇石必避嘗冒暑道遇奔喪者輟馬以遺之徒行
還家年僅四十勉從母命作詩賦一舉登第久之喪
母哀毀過人鄉里化之葬其母助葬者數千人

支漸

資州資陽縣支漸熙寧中喪母既葬廬墓日三號慕
窮行縻步負土成坎有雙白鶴徘徊松上狐狸馴側
觀漸上土又有異鳥一目如丹每漸哭鳥亦悲鳴夜
有一狐狸環呼故側如巡警狀久之有群鳥翔集中
一白鳥獨日至又有五色雀萬餘隨漸行哭七日而
去年七十每號慟涕淚流如雨日食脫粟不盥手洗
足所衣苴麻碎爛不易鬚髮蓬亂久皆斷落見者為
之悽惻隣舍子勾氏自娶棄其父母觀漸至行感愧
迎其親侍奉不衰漸後卒八十餘與其王妻氏皆康
寧漸白髮再黑四齒脫復生步履輕健飲食如少年
人以為至孝之盛 神宗詔賜漸粟帛付之史官元
祐八年范祖禹奏乞優與旌獎以助孝治詔為資州
助教 出澠水燕談

朱壽昌

司衆少卿朱壽昌方在襁褓而所生母被出及長仕於四方孜孜訪尋不逮治平中官至正郎矣或傳其母嫁為關中民妻壽昌即棄官入關中得母於陝州士大夫嘉其孝行多以歌詩美之蘓子瞻為作詩序且譏激世人之不養者李定見其序大恚恨會定為中丞劾執嘗作詩謗訕朝廷事下御史府鞠劾時至不測賴上保之止黜為黃州團練副使軾素喜作詩自是結舌不敢為一字

鍾離君

予為兒童時嘗聞祖母集慶郡夫人言江南有國曰有縣令鍾離君與隣縣令許君結姻鍾離女將出適買一婢以從嫁一日其婢執箕帚治地至堂前熟視地之穴處惻然泣下鍾離君適見怪問之婢泣曰幼時我父於此穴地為毬窩道我戲劇歲久矣而穴處未改也鍾離君驚曰而父何人婢曰我父乃兩政前縣令也身死家破遂落民間而更賣為婢鍾離君遽呼牙僧問之後質於老吏具得其實是時許令子納采有日鍾離君遽以書抵許令而止其子且曰吾買婢得前令之女吾特怜而悲之羨不可久辱當輟吾女之奩篚光求婚以嫁前令之女也更俟一年別為

吾女嘗辦嫁資以歸君子可乎許君荅言曰蘧伯玉
恥獨為君子君何自尊仁義願以前令之女配吾子
然後君別求良 以嫁君女於是前令之女卒歸許
氏祖母語畢歎曰此等事前輩之所常行今則不復
見矣余時尚幼恨不記二令之名姑書其事亦足以
激天下之義也 見東軒筆錄

魯簡肅

仁宗在東宮魯簡肅公宗道為諭德其居在宋 門
外俗謂之浴堂巷有酒肆在其側號仁和酒肆有名
於京師公往往易服微行飲於其中一日真宗急召
公將有所問使者及門而公不在移時乃自仁和肆
中飲歸中使遽先入白乃與公約曰上若怪公來遲
當託何事為對幸先見教莫不異同公曰但以寔告
曰然則當得罪公曰飲酒人之常情歎君臣子之大
罪也中使嗟歎而去 真宗果問使者具如公對真
宗問公何故私入酒家公謝曰臣家貧無器皿酒肆
百物具備賓至如歸適有鄉里親客遠來遂與之飲
然臣既易服市人亦無識臣者 真宗笑曰卿為
臣恐為御史所憚然自此奇公以為忠實可用大晚
年為章獻明肅太后言群臣可大用者數人公具一

也後章獻皆用之廬陵歸田錄

趙延嗣

趙隣幾好學善著述太宗朝權知制誥逾年卒子東之亦有文前以職事死塞上家極貧三女皆幼無田以養無宅以居僕趙延嗣者久事舍人羨不忍去竭力營衣食以給之雖若不避如是者十餘年三女皆長延嗣未嘗見其面一日至京師訪舍人之友謀嫁三女見翰林白楊侍郎徽之發聲大哭具道所以二公驚訝曰吾徒披儒衣冠且與舍人友而不能恤舍人之孤不迨汝遠矣即迎三女京師求良士嫁之三女皆有婦延嗣乃去徂徠先生石守道為之作傳以勵天下云

于今儀

曹州于今儀者市井人也長厚不忤物晚年家頗豐富一夕盜入其家諸子擒之乃隣舍子也今儀曰尔素寡過何苦為盜盜曰迫於貧耳問其所欲曰得十千足以資衣食如其欲予之既去復呼之盜大惧語之曰尔貧甚夜負十千以歸恐為邏者所詰留之至明使去盜大感愧卒為良民鄉里稱君為善士君擇子姪之秀者起學堂延名儒以誨之子及姪傑傲

皆登進士第令為南曹令旌

姚栖霞

唐正元中調卒戍邊河中府永樂縣姚栖霞之父語其兄嗣未立無往某幸已有子請代兄行遂戰歿塞上時栖霞方三歲後其母再嫁栖霞鞠於伯母如事其母伯母亡栖霞葬之又招魂葬其父廬於墓次終身哀慕不衰縣令蘓轍以俸錢買開阡刻石表之河中尹渾瑊上其事詔加優賜旌表門閭名其鄉曰孝悌社曰節義里曰敬愛栖霞生岳岳生君儒君儒生師正自岳至師正四世廬墓五世孫厚六世孫雅七世孫文八世孫敬真九世孫直十世孫宗明慶曆初未府奏自栖霞十世同居顯有孝行仁宗詔賜旌表復其徭役十一世孫和用十二世孫士明十三世孫德自和用至德又三世自慶曆至今又五十餘年而其家孝友姚氏世為農無為學者不甚富田數十頃聚族百餘口子孫躬耕農桑僅給衣食歷三百餘年無人異辭者經唐末五代干戈亂離而子孫保守墳墓骨肉不相離散求之天下未有也永樂熙寧初隸河東余元祐中知河東以狀列於府乞持檄奏下其事史官重加旌表特免戶役錢以旌孝

慕以勵風俗狀下尚書不報 見渾水燕談

莫節婦

翰林朱昂嘗撰莫節婦傳大為人倫之勸即婦少婦
周謂謂紹州人布衣謁 太祖召便殿試時務大稱
上旨擢贊善大夫當天造之初凡所任人處置從便
符彥卿暴恣不法除謂為屬邑永濟縣令俾絕之彥
卿聞其來魂胆俱喪韃橐郊迎謂但揖於馬上 境
上教強盜劫財傷人彥卿受賂縱之使逸謂出令敢
有藏盜者斬不數日獲之解府即時斬決以按具奏
太祖大壯之興國二年詔移副廣南羅延旨為轉運
使以定嶺寇時奔命赴道不得與莫別後委寄繁劇
嶺塞馳走不還於家二十六年父欲奪莫嫁之泣莫
謂曰吾夫豈碌碌久因者耶貧守死以俟之父不
敢強莫執禮事舅姑益謹閨閭有法家素貧莫歲事
蚕績得絲則機而為杼軸勤儉自營生計漸盛子長
築館於外置書令師教之後產業益豐舅姑將老選
美丘夫為壽坎松檟茂密盡得其制又為其夫創上
腴田數百頃水竹別墅高閣相望然 在路之脩高
節以莫二十六年間畢 婚二家皆清望之族殆謂
婦俱已皓首勸夫 老于家林焉

張誠

鄆州須城縣楊村民張誠者其家自緜至誠六代同居九百一十七口內外無間言衣裳無常主旦日家長坐堂上率子弟而分職事罔不祇勤張氏世無冠冕者不讀書耕田捕漁為業無蓄積歲給一歲而能人人孝弟友順六世幾二百年百餘口無一日少異亦可尚也

曹修古女

曹修古明道初為御史知雜上書乞章獻太后還政謫守興化軍暴疾終於官家貧死之日無衣以斂郡之寮屬若吏民之賢者莫不號慕歎惜相與出錢帛數十萬贖其家曹女年始笄泣語其母曰先人忠節名聞天下不幸以直言謫死且君子不家於喪安可受此以浼我先人之全德哉哭不已謝而遣之吏民固請卒不受一錢其純孝高識如此曹建安人四御史之一也見渾水燕鼓

衛融

衛融字明遠太原劉崇相國劉鈞助李筠融為王師所擒太祖責謂何故贊成劉均助李筠對曰犬各吠非其主臣四十口為劉氏溫衣羹食不忍負之

陛下縱不殺臣臣豈為陛下用臣今得路必走河東
太祖怒以鉄槌擊其首遣曳出戮之融 聲曰大丈夫
夫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 太祖謂左右曰此
忠臣也命釋之召於御座前以萬金良藥親傳其瘡
賜襲衣金帶鞍馬既而太祖欲放融歸乃先遣融為
書以諭均 周先遜等即遣融去不報 授融太
府卿賜第京師

崔翰

崔翰京兆人 鎮安軍節度克高陽關都部署召還
以疾留京師疾間請見 上曰臣以身許國不願死

於家 太祖壯之便令之仕翰驍勇有方畧所至立
功公少時不修小節頗愛飛鷹走太夫人性嚴嘗不
勝怒舉杵槌投之中足流血由是折節從學及貴母
已亡捫其痕輒哭

史吉

康定初夏虜寇延州永平寨主監押欲引兵匿深山
侯虜去復歸指揮使史吉帥所部數百遮戟門立於
馬前曰寨主監押欲何之二人以謀告吉曰如此兵
則完矣如城中百姓芻糧何此往還之迹何可掩異
日為有司所劾吉為指揮使不免於斬願先斬於馬

前不然不敢以此兵從行也寨主監押慙惧引營而
返虜至圍城吉帥下拒守數日而虜去朝廷以寨主
監押完城各遷一官吉曰幸不喪城寨者論功乎後
官至團練女為郭進夫人亦有明識進善治生家甚
富夫人嘗規之曰我與公俱老所衣食能幾何子孫
皆有官位望不輕胡為多藏以敗名也

任福

任福字祐之開封人少時頗涉書史咸平中應募補
殿前諸班以材力例選為列校凡六遷至遙嶺刺史
寶元初夏州趙元昊始絕朝貢朝廷選班直諸校有
勇幹者除



皇朝類苑卷第五十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皇朝類苑卷第五十六

忠孝節義

將帥才畧

忠孝節義

柳仲塗

河東先生柳仲塗少時縱飲酒肆坐側有書生接語
乃以貧不能葬其父母將謁魏守王公裕欲求資以辦
事先生問費幾何曰得錢二十萬可矣先生曰子姑
就舍吾且為子謀之罄其貲得白金百兩錢數萬以
遣遺之遺議者以郭代公之義不能遠過渾水燕談

苑死婦阿毛



愍說者不知何人所撰偶一弊冊中錄之云熙寧丙辰四月二十六日襄州通衢一苑婦阿毛其夫楊金配隸房陵既苑死本州請陳願負夫骨歸葬故鄉遭時大疫遂斃于道嗚呼棘門之匹婦豈不知改從於人免凍餒以苟餘生乎翻能以義藏中悍然不憚數千里之遠負夫骨以歸此節婦義女之為及斃于道天乎福善助順之理信所以難忱也膏梁士俗之家夫始屬曠已欲拓括奩結橐求他耦而適者多矣宜將何理以殛之 玉堂嘉話

馮守信

馮守信事 真宗為步軍指揮 會郊禮其弟欲以其子冒為守信子取高蔭守信曰吾自行伍主上拔擢至此每愧無以報稱奈何欺之耶是歲并己子無所蔭以明於弟無所愛

田元均

慶曆中田元均帥秦鳳喪其父乞解官奔喪 仁宗累降手詔又遣中使勉諭元均既託葬記邊事求見上曰陛下以孝治天下方邊隅無事而區區之心不得自從因泣下 上視其貌乃許終喪其後富韓公以宰相丁母憂 仁宗詔諭數十竟終喪乃起蓋大

臣終喪自二公始 通水燕談

相州部民張某

張洎言典相州日有部民張某殺一家六人詣縣自陳縣上州洎語之曰某家之姻貧困常取息少有所負被其詬辱我熟見而心不平思為姻家報仇幸畢其志然所恨七口而遺其一使有噍類私仇已報願公執法洎曰殺人一家寧無黨乎對曰某既出身就死肯復連及同謀又曰汝何不亡命對曰姻家即某鄰苟不獲盜豈得安堵又曰汝不即死何就縲紲曰我若滅口誰當辨吾姻之不與謀又孰與暴其事於天下等死死義可乎洎曰吾將聞上赦汝之死曰殺人一家而苟活且先王以殺止殺若殺人不誅是殺人終無已豈願以一身亂天下法哉連死為幸洎嗟歎教四卒案誅河朔間無不傳其事者

楊文公說苑

龔穎

龔穎卽武人先仕江南歸朝為侍御史嘗憤臣盧絳殺其叔慎義又害其家後絳來 陛見舞蹈次穎遽前以笏擊 而踏之 太祖驚問其故穎曰臣為叔父復讎非有他也曰因俯伏頓首請罪極言絳狼子野心不可畜 太祖即下令誅絳義穎而赦之

劉溫叟

劉溫叟父名岳終身不聽樂不遊嵩峯每赴內宴聞
鈞奏回則號泣移時以謂若非君命則不至于是此
與唐李賀父名晉肅賀不敢舉進士事頗相類並青
箱襍
記

張蘊

咸平中契丹舉國入寇南至淄青淄川小郡城壘不
完刺史吏民咸欲棄城奔於南山兵馬監押張蘊按
劍厲声曰今何去城隍委府庫大眾一潰更相剽奪
敵殺未至而民已殘矣刺史若出吾當斬以徇由是無
敢動者後為環州馬嶺鎮監押雖處窮塞猶建孔子
祠刻石為記慶曆中范文正公適其地書其碑陰以
羨之蘊二子揆揆投以文學才行有名于世皆登侍從

劉輝

鉉山劉輝俊敏有詞學嘉祐初連冠國庠及天府進
士四年崇政殿試又為天下第一得大理評事簽書
建康判官喪其祖母乞解官以嫡孫承重服國朝有
諸叔而嫡孫承重服者自輝始輝哀族人之不能為
生者買田數百畝以養之四方士人從輝學者甚衆
乃擇山谷勝處以處之縣大夫易其里曰義榮社名

王達

王達^達屯田郎中李曇僕夫也事曇久親信之既而去
曇應募兵以選入^捧捧^日目軍十餘年會曇以子學妖術
妄言事父子械繫御史臺獄上怒甚治獄方急曇
平生親友無一人敢問之者^達達旦夕守臺門不離給
飲食候信問者四十餘日曇坐貶南思州別駕仍即
時監防出城諸子皆流嶺外^達達追送之防者逼之^達達
曰我主人也豈得不送之乎曇河朔人不習嶺南水
土其從者皆辞去曰某不能從君之死鄉也數日曇
感患自死旁又無家人達使母守其屍出為之治喪
事朝夕哭如親父子見者皆為流涕殯曇於城南佛
舍然後去嗚呼達賤隸也非知有古忠臣烈士之行
又非矯節求令名以取祿士也獨能發於天性至誠
不顧罪戾以救其故主之急於終始無僇如此豈不
賢哉嗚呼彼所得於曇不過一衣一飯而已今世之
士大夫因人之力或致位公卿已而故人臨不測之
患屏手側足戾自^目窺之猶惧其禍之延及已也若畏
猛火遠避去之或從而擠之以自脫敢望其憂恤極
救耶彼雖巍然衣冠類君子哉稽其行事則此僕夫
必羞之凍水紀聞

潘盜謝福

此條檢野錄不得

皇祐四年五月廣原儂智高率衆陷邕又將襲廣
至梧州有潘盜者棄妻子儒衣常持一大篋行坐獨
語南粵謂愚為盜儂賊聞其異台而問曰吾形貌如
何盜曰汝一賊耳他無所類又問曰梧州幾日可陷
曰百年亦不可陷又曰吾欲據此城以為南粵如何
曰汝將斬首豈能有粵耶賊遂害之一日城西有人
疾呼曰城中將士宜無懈賊計窮矣明日當燒西門
急備水以滅之問曰汝何人曰虎翼兵謝福也先為
賊虜今不忍負國故以死告語罷賊殺之明日果以
硫黃聚草燒西門賴水撲滅賊乃解去 湘山野錄

將相才畧

曹武惠

曹武惠彬始生周歲日父母以百玩之具羅于席觀
其所取武惠左手持干戈右手取俎豆斯須取一印
餘無所視後果為樞密使相卒贈濟陽王配饗帝食
雖兼領將帥不以爵祿自大造門者皆降廡而揖不
名呼下吏吏之稟白者雖劇暑不冠不與見俄江南
西蜀二國諸將皆相載而歸惟公但圖史衾席而已
為藩師帥途中遇朝紳必引車迴避過市戢其傳呵戒

導吏云馬不得越十輪恐墜過市并怒仁性清慎無
撓強記善談論清白如寒儒宅帑無十日之蓄至坐
武帳正衣冠綈紵素而已征幽州偶失律于涿鹿素
服待罪趙叅政昌言請案朝廷察之止責右騎衛上
將軍未幾趙叅政自延安還因事被劾於尚書省久
不許見時公方復樞密使三杭疏力雪之方許朝謁
士論歎服天禧三年授使相拜制未久而卒清玉壺話

二

曹彬事 太祖時將討金陵責後主稱疾不朝之罪
以彬長者令為統帥終全其城彬累遣告城中大

軍決取十一月二十七日破城宜早為之圖後主將
遣其愛子清源郡公仲寓入覲至仲冬下自日晷
期仲寓將出彬屢遣督之言郎君到寨即四面罷攻
終惑左右之言以為堅壘如此天象無變豈可討計曰
而取蓋敵人之言豈足為信但報言行李之物未備
宮中之宴餞未畢將以二十七日出彬又令懇言至
二十六日亦無及矣果以是日城陷整軍成列至其
宮城門後主方閉門奉表納降彬答拜為之盡禮先
是宮中預積薪後主誓言若社稷失守當携血屬以
赴火既見彬諭以歸朝俸賜有限費用至廣當厚

自齊齊裝既歸有司之籍財無及矣遺遣後主入治裝裨
將梁迴田欽祚皆力爭以為苟有不虞咎將誰執術
但咲而不答迴等切諫彬曰非尔所知觀煜神氣懦
天女子之不若豈能自引決哉煜果無他彬遣五百
人為搬致輜重登舟有一卒負籠下道旋彬立命斬
之負擔者罔敢既蛇後主既失國殊無心問家計既
升舟隨軍官吏入觀官屏幃凡硯什器皆設不動所
費特鮮矣後賈黃中知州因領賓客歷覽宮內見一
斜門封鎖甚固即召官吏同啟鎖視之得金寶受用
物言直三百萬緣城之隔也有淨德尼院近四十餘
象皆宮中人出家者也城危亦積薪于院庭後主悔
之約如有不虞宮中舉火為應當皆焚死是日浙兵
縱火淨德遙現其焰起一院四十人皆赴火死無一
人肯脫者楊文公設苑

三

曹冀王彬前後受命帥師征討諸國凡降四國立江
南西川廣南湖南也未嘗殺一無辜功名顯著為諸
將之首諸子皆賢令瑋琮璨繼領旄鉞陶弼觀王画
像有詩曰蒐兵田四解降王縛教子三登上將壇其後
少子玘追封王爵實生尤先光獻慈聖太后輔佐仁宗

母像儀累朝聖功仁德天下懷慕以至濟陽生享王爵
子孫昌盛近世無比非元功陰德饗報深厚何以至
此維漢馬唐郭殆無以過嗚呼盛哉澠水燕談

四

曹武惠王彬國朝名將勲業之盛無與為比嘗曰自
吾為將殺人多矣然未嘗以私喜怒輒戮一人其所
居堂室弊壞子弟請加脩葺曰時方大冬墻壁瓦石
之開間百蟲所蟄藝不可傷其生其仁心愛物蓋如此既
平江南田詩閣門入見榜子稱奉勅江南幹當公事
回其謙恭不伐又如此

辛仲甫

太祖問趙韓王儒臣中有材勇兼人者何人趙以辛
仲甫為對曰仲甫材勇有文頃從事於郭崇矣教其射
法後崇文及師之膽辨寵博縱橫可用遂召見時
太祖方以武臣戡定寰宇更不暇他試使令武庫以
為新漆勁弓令射仲甫輕挽即圓破的而中又取堅
鎧令擲之若披單衣太祖大稱愛仲甫奏曰臣不
幸本學先王之道願致陛下於堯舜之上臣惟遇
昌時陛下止以武夫之藝試臣一弧一矢其誰不
能上慰之日果有奇勲用鄉非晚後歷楊險易雍熙

三年叅大政公嘗為起居舍人使契丹虜主曰中朝
黨進者真驍將也如進輩有幾虜所以固矜者以為
進本虜族中國無也公對若進輩鷹犬駕材耳行伍
中若進者不可勝數虜主少沮以意致執中之卒曰
兩朝以誠講好今渝約見逼臣有死而已嘗笑李陵
輩苟生甘耻于羶酪之城無足取也契丹厚賂遣之
度其志必不可奪也

折御鄉

折御鄉淳化中拜永安節度使府州總管契丹萬餘騎
忽入寇御鄉一擊遂敗斬五千級獲馬千匹擒司徒
舍利數十人虜中號為突厥太尉 太宗大賞之自
後世襲其爵子孫世為府州總管治其郡夏_慶倚中立
常言嘉祐中為麟_州公牒至府其州時乃御鄉回世
孫不類胡種雖為雲中北州大族風貌_貌龐厚揖讓和
雅其子弟_具太粗知書留_中州凡數日出圖史器玩琴
樽弧矢之_具其雖中州縉紳家止于是耳信乎文德之
遐被秣_北數馬于庭雖上閑殆少歲仲春縱遊_北于燕
山孕_北歸于滙任自產其種必溼_北注也然其牝罕有歸
者

馬太尉

真宗車駕在澶洲大將王超擁兵十萬屯真定逗留
不進馬太尉知節移書詔讓復辭以中渡無橋徒涉
為患公命工度材一夕而就始肯出兵知節全義之
子七歲父卒 太祖軫念曰真羽林孤兒也召入內
送國子學列青衿之子間御賜今名彼後果有立統
三十餘為樞密使咸平初帥秦虢為善政秦質老酋
支屬二三十輩殆二紀公恚遣歸諸蕃懷感終其任
不敢犯邊水泉銀緋累歲不發歲課不除主吏破產
鞭朴累世公三奏悉已之知延州虜人將謀入鈔值
上元令大張燈累夕大開諸門虜不測即皆引去

李士衡

李士衡少時有一俠者遺一劍囑之曰若他日發迹
在於劍記之後為秘書丞知劍州王均亂成都陷漢
州進攻綿不下因趨劍門士衡預度寇至城不必能
守縱金綿帛居民保劍閣焚其倉庫厚募軍卒之流迸
者得數千人賊果至公與監軍裴臻據關禦之倉庫
既焚救夕大冰雪均衆食敗槽木皮臻與再戰斬凍
餒者三千級墮崖壑者無筭賊宵遁保益州馳奏既
上除士衡度支員外郎臻義崇果使公果因劍發迹以
至貴顯逮卒亦失之

雷宣徽

雷宣徽有終李順亂為峽漕調發兵食規畫戎事大有紀律至廣安軍賊勢充斥公瀕江之南樹柵一夕陰晦賊衆掩至鼓譟舉火公安坐意氣若賊既合公引奇兵出其後擊之賊驚亂赴水火死者無筭遷右諫議知益州寓佛舍度賊必至命左右重閉召士人嚴更警備初夕間道而出賊圍寺壞惟得擊柝者公喜施子豐於宴犒費不足則傾私帑給之奉身止銅鞍勒而已頗涉道困因讀史廢書流涕曰功名者貪夫之釣餌橫戈開邊拔劍討叛死生食息之不顧及其死也一棺既萬事已已悲夫景德初卒

王顯

王顯 太宗在藩與周瑩為給事侍赤脚道者相顯曰此兒須為宰相但無陰德耳及長 太宗愛之曰尔非儒家奈寡學問他日富貴不免面墻取軍誠誠三篇令誦之咸平三年以使相出帥定州便宜從事忽一旦道士過刺為謁破冠褐自称鄴都觀主咲則曰角至耳乱鬢若剛鬣謂顯曰昨日上帝牒蕃魂二萬至未籍見未敢收於冥籍死于公之手者公果殺之則功冠於世然減公筭十年二端請裁之顯謂風狂叱起

後日契丹引數萬騎獵於威虜軍境而梁門也會雨虜弓皆皮弦緩弱不可用顯引兵勁襲大破之梟名將王貴輩十五輩獲偽羽印林二組組斬二萬級築京觀於境上露布至闕朝以樞相詔歸赴道數程而卒

楊信

楊信高陽人忠朴善御士卒開寶三年為散指揮解居直大內之北一夕終夜忽夢巨龜銜救叩其寢信驚起披衣曰大廷必有警果太祖開玄武門急召信入禁中擒叛黨杜庭等十九人陰以姓名授之離明盡為信所捕上擒至便殿不用吏鞠鞠面詰得實悉戮於市信忽患瘡太祖惜其善撫轄以重兵之柄委之雖不能語而申呵紀律嚴肅有度有女童曰玉奴者天賦其慧善揣信意凡奏事及指揮軍律賓客語論但回顧女奴盡掌其字悉能代信語輕重緩急便否避就坐盡協其意病將革忽能語太祖親幸其第信力疾扶於榻感步叙謝音詞明徹至死猶叩頭乞嚴邊備無忽邊障信泣太祖亦泣之翌日卒賜端玉小珎為含並玉壺清話

皇朝類苑卷第五十七

將師才略

田重進

田重進范陽人不識字忠朴有守太宗在藩邸以酒餌賜之拒而不受使者曰晉王使汝重進曰我只知有官家誰能喫他人酒食乎太宗極許之後鄭文寶出漕陝右上囑付曰田某先帝宿將男毅宣力鄉善待之

李繼隆

李繼隆善馳駟日走四五百里征江南往來覘兵勢

中途遇虎射殺之與吳人戰流矢中額曹賈堅不傷
太祖欲使用謂曰昇州平時獻書來當厚賞汝時軍
中內侍教皆伺城陷爭來獻捷事會有機時當入奏皆
不願行繼隆奏曰金陵破在旦夕上問安知對曰臣
在途中遇大風天地晦冥城破之兆也翌日捷至
太祖名謂曰果如汝所料是夜城陷均其賞在獻捷
之上遂除莊宅使

曹武毅

曹武毅翰魏人也曹武惠彬真定人也二曹皆著名
謂之同宗翰有宏傑偉特之度能詩有玉關集領金

吾曰當直 太宗詔與語笑曰曾覽鄉詩曾因國難
披金甲不為家貧賣寶刀他日燕山磨峭壁應定光
勒大名曹頗佳朕每愛之翰因叩謝征幽州為東路
總管善風角一夕角聲逆風至帳翰促令探甲曰寇
至之兆也未幾果然大敗其寇於城下從征幽州率
以部分攻城忽得一蟬翰曰水物自陸接失依據也
而足多有救又蟹者解也其將班師乎果然其精敏
率如此 並玉壺清話

范文正

仁宗時西戎方熾韓魏公琦為經略招討副使欲五

路進兵以襲平夏時范文正公仲淹守慶州堅持不
可是時尹洙為秦州通判兼經略判官一日將魏公
命至慶州約范文正公以進兵范公曰我師新敗士
卒氣沮當自謹守以觀其變豈可輕兵深入耶以今
觀之但見敗形未見勝勢也洙歎曰公於此乃不及
韓公也韓公嘗曰大凡用兵當先置勝敗於度外今
公乃區區過慎公所以不及韓公也范公曰大軍一
動萬命所懸而乃置於度外仲淹未見其可洙議不
合遽還魏公遂舉兵入界而師次好水川元昊設伏
全師陷沒大將任福死之魏公遽還至半途而亡者
父兄妻子號於馬首幾千皆持故衣帟招魂而哭曰
汝昔從招討出征今招討歸而汝死矣汝之魂識亦
能從招討以歸乎既而哀慟聲震天地魏公不勝悲
憤掩泣駐馬不能前者數刻范公聞而嘆曰當是時
難置勝敗于度外也

東軒筆錄

曹瑋

曹侍中將薨 真宗親臨視之問以後事對曰臣無
事可言固問之對曰臣二子璨與瑋材器有取臣若
內舉皆堪為將上問其優劣對曰璨不如瑋已而果
然瑋知秦州嘗^出巡城以城上遮箭板太高台主者令

下^卑之主者對曰舊如此久矣瑋怒曰舊固不可改耶
命遣^牽出斬之僚佐以主者老將語^詰兵事罪小宜可赦
皆諫瑋瑋不聽卒誅之軍中懾伏西蕃犯塞候騎報
虜將至瑋方飲啗自若頃之報虜去城數里乃起貫
戴以帛僵身令數人引之身停不動上馬出城望見
虜陣前有僧奔馬往來於陣前檢校瑋問左右曰彼
布陣乃用僧耶對曰不然此虜之貴人^也瑋問軍中誰
善射者衆言李超瑋即呼超指示之曰汝能取彼否
對曰憑太保威靈願得十五騎^裹送至虜陣前可以
取之瑋以百騎與之敕曰不獲而返當死遂至虜陣
前騎左右開超射之一發而斃於是虜鳴笳嘯而遁
瑋以^大文軍乘之虜衆大敗出塞窮追俘斬萬計改邊
鑿壕西蕃由是惴伏至今不敢犯塞每言及瑋則加
手於頂呼之為父云瑋在秦州有士卒十餘人叛赴
虜中軍^吏更來告瑋方與客^客奕棋不應軍吏亟言之瑋
怒叱之曰吾固遣之去汝再三顯言^{之何}耶虜聞之亟歸
告其將盡殺之^{凍水記聞}

尹繼倫

端拱中或言威虜軍糧運而不續虜乘其虛將欲窺
取朝廷急遣天府李繼隆發鎮定卒萬餘護送芻粟

數千輜重得實其廩虜謀報之率精銳萬餘騎邀於中道時尹繼倫為沿邊都巡檢領步騎千巡徼邊野忽當虜鋒蔑視而不顧競欲前掠繼倫謂麾下曰虜氣銳於進吾當捲甲啣枚掩其後以擊之貪蛇勇行必忘其尾豈虞我之至耶遂飽秣馬飲膳餌其夕懷短兵嘿逐其後至唐河天未明虜騎去我軍將近遂釋鞅會食罷將戰舉兵一塵如拉枯折朽干越且舉七方食短兵擊一折一臂乘馬先遁一皮室擊死皮室者虜相也紛分飛潰亂自相蹂踐窺伺之意遂已繼倫面色黎黑胡人相誡曰黑大王不可當後淳化中著作孫崇諫陷虜北歸太宗召見面詰虜廷事崇諫備奏唐河之役上始盡知之歎曰奏邊者忌其功不狀其實以昧朕非卿安知邊加防禦使

許驥

許驥知益州歸首奏乞預為劍外之備上怪問之驥曰臣解付時實無鋒警富民浮窳易擾難安以物情料之但恐在嘯不測聚既而非久李順果叛時皆服其先見

張鑑

李順叛朝廷王繼恩討之既平除張尚書詠知益州

繼恩等素失督御之畧師旅驕很詠密奏乞命近臣
分屯師旅以殺其勢朝廷命張鑑徃之 上召對後
苑門鑑雖進士本出將家奏曰成都新服軍旅未和
聞使命遽至 易戎伍慮有猜惧變生不測乞假臣
安撫之命臣至披彼自措置 上嘉納果以川峽分為
益梓利夔四路代還拜諫議 並王壺清話

武行德

武行德太原榆次人身長八尺餘絕有膂力以負薪
自給里人號為一各谷榮晉祖在鎮州日因出獵行德
方入城鬻薪避道左晉祖見其魁岸駐馬問之怪所
負薪異於常令左右數人不能舉竒其材因留帳下
後至節帥中書令國初終太子太傅

呼延贊

呼延贊以武勇為衛士直長自言受國恩深誓不與
契丹同生徧刺其體作志赤心殺契丹字塗以黑文及
其唇內亦刺之鞍韉兵伏戎具什物皆作其字或刺
繡雕刻朱墨為之召善點之卒橫劔于膝呼其妻責
以受重祿無補報當黥面為字以表感恩之意苟不
然者卒斷其首舉家皆號泣以為婦人黥面非宜願
刺臂許之諸子及僕妾亦然嘗迺一舉子亟走不敢

還顧贇曰是家必與我異卒不留之矣贇作破陣刀
降魔杵鞭幘頭兩旁有刃皆重數十斤烏騅馬緋抹
額慕尉遲鄂公之為人自稱小尉遲母姓李拜鄭州
靈王像為舅自稱甥甥以奈子病割股肉以為羹食之
數子亦有膂力日夕課其擊劍馳射槍鬪蹶張撓撓強
持箠挺相擊撻殆無完膚幼子絕百疇服襪襪持登
城樓擲于地不死人問其故曰聊試其命耳為忠佐
都軍頭每至直舍中內侍近臣多環繞之贇取佩刀
刺股出血召從吏濡墨為書奏言乞捍邊殺虜內侍
或戲曰何不割心明忠贇笑曰我非愛死但契丹未
滅徒曆虐擲其軀耳出刺保州奏太宗曰臣服飾奇
異所過多觀者壅遏願勅刺郡縣發卒遮列清道上笑
而不許至團練使領軍頭

郭進

郭進少以壯勇依漢祖於太原開國歷列刺史團練使
國初選洛州防禦使為西川山巡檢以鎮太原進御軍
嚴而好殺部下整肅每帥師入晉境無不克捷太
祖因遣卒戍西山必語之曰汝輩當謹奉法我猶救
汝郭進殺汝矣嘗擇御龍官三十人隸麾下押陣頭
與晉人戰多退進劊斬十餘人奏至上方御便殿

問武厲聲曰御龍宮千百人中始選擇得二三而郭
進小違節度遽殺之誠如此壘種健兒亦不足供矣
潛遣中使諭進曰恃其宿衛親近驕倨不稟命戮之
甚得宜矣進感泣由是一軍精勇無敵上為治第令
廳堂悉用甌瓦有司言親王公主始得用此

上曰進事國盡忠我得之豈不似吾子有何不
可哉 太祖征太原北戎自石嶺關入援進大破之
獻俘行在暴於城下并人喪氣遂約降以功高負氣
監軍田欽祚所為不法進屢以語侵之欽祚心銜之
因誣以他事進不能甘自^縊死 太宗^微檄知之黜欽
祚終其身不復用楊文公談苑

曹太尉

曹太尉瑋知秦州立遵內寇是時公方灼艾才數壯
猝起應敵指揮號令及事定灸瘡愈癥大數寸盖用
力氣使然也曹公在邊藩部有過惡者皆平定之每
以餞將官為名出郊而兵馬次序以食品為節若曰
下某食即某隊發比至水飯則捷報至矣大帥料敵
當如此東齋——紀事

又

喃嘶囉唐吐蕃贊普之後據邈川之宗奇城盡有河

隍之地祥符中用番僧立導之策將衆十萬穿古渭州入寇時曹瑋以引進使知秦州領騎卒六千守伏羗城聞賊已過畢利城瑋率諸將遮渭逆之遂合戰於三都谷賊軍雖衆然器甲殊少在後者所持皆白楛毛連以備刼虜而已瑋知其勢弱不足畏欲以勢凌之自引百騎穿賊陣出其後亦高指揮軍中鼓譟夾擊賊大潰斬首三千級明日視林簿間中傷_及投崖死者萬計瑋之威名由是大震唵氏自此衰弱矣

楊無敵

楊業麟州人倜儻任俠以射獵為事所獲比同輩嘗倍謂人曰我他日為將用兵亦如用鷹犬逐雉兔耳仕太原劉氏至建雄軍節度頻立戰功國人號為無敵太原平太宗得之甚喜釋縛授_大將軍數月權為防禦使以其知邊事俾為三交部署知代州虜寇雁門北日南鄉業從後擊之虜大敗以功遷雲州觀察使雍熙中副潘美進討自雲應路以王侁劉文裕監其軍連拔雲應寰朔四州次築乾_朋會_政溝大軍不利班師詔四州民遷於內地虜齊妃耶律漢寧北皮室五押惕隱衆十萬餘後陷寰州業謂美等曰賊盛未可戰朝廷止令取四州民令保願兵出大石路

先遣告雲朔守將俟大軍離代州即雲州之衆先出
我師次應州虜必悉衆來拒即令朔州吏民岔入石
碛谷分強弩千人規谷口騎士援于中路三州之衆
萬全矣旣沮之曰今精兵數萬何畏懦如此趨雁門
北川中鼓行而往可也文裕亦贊成之業曰不可必
敗之勢也旣曰使君素號無敵逗撓不戰豈有他志
乎業泣下曰業非愛死也但時有未利殺傷士衆而
功不立今君責業以不死當為諸君先死耳即部帳
下騎兵數百人自石帳路趨朔州將行泣謂美曰業
本太原降將當死上不殺寵以爵祿委我以兵柄顧
願立尺寸功為報豈可縱虜不擊而懷他志哉今諸
君責以避敵當先死於虜因指陳家谷口曰公于此
張步兵分強虜為左右翼為援業轉戰至此以步兵
擊之不然無遺類矣美如其言與旣等陳於谷口自
寅至巳旣使人登托羅臺望之以為虜寇遁走欲爭
其功領兵離谷口美不能制乃泐灰河而西南行二
十里聞麾業兵却走業暮至谷口蒼望見無人撫膺
大哭再率帳下決戰身被十數創業撫下有恩時從
卒尚百餘人業謂曰汝等各有父母妻子倘鳥獸散
尚有得還報天子者毋與我俱死軍士皆泣不肯去

其子延昭^玉死之業獨手足^刃百餘人後就擒太息曰上
遇我厚為奸臣所逼致敗何面目虜中求活哉遂不
食三日而死天下冤之聞者為流涕 上聞之旣文
裕並除名配隸諸州厚贖^賻業家錄其五子詔褒贈業
太尉大同軍節度使業子延朗驍勇為邊將有威名
戎人畏之楊文公談苑

崔翰

太原既平劉繼元降隨奎與將凱旋而三軍希賞諸
將遽有平燕之請未敢聞之崔翰者晉朝之名將也
奏曰當峻坂走丸所至必順此若不取後恐噬臍上
然之故鑿奎北伐功將集而班師因振旅徐還无何至
金臺驛王師失利間或南潰者數千驛騎上遣翰以
兵追之奏曰願乞 陛下不問奔走之罪臣願請單
騎獨往可携之歸 上許之翰箠馬獨往追及之楊
鞭大呼曰諸君不須苦耳何傷^息處主上天鑒處置
將明君久負堅執銳衛駕遠征一旦小忿豈不念父
母妻子憶恋之情耶 上特遣吾邀尔輩同還宜知
幾速及衆稍遂聽收身而還夜半至營各分部直雞
犬亦不鳴 上喜密解金帶賜翰曰此朕藩邸時所
繫者 玉壺清話

又

崔翰風儀偉秀有勇為天武左輔主儀太宗親征太原而講武於西京時殿前都將楊信失音不能言指揮非便命翰代之翰執金鼓周旋進退軍容甚整上悅遣中使密以金帶賜之曰此我藩邸時所服者因謂左右曰若崔翰者必不事晉朝矣蓋言晉政多門武經廢紊也後為殿前都虞侯侯從平晉陽時軍士立功未行賞賚遂有平燕之議諸將莫敢言翰曰此一事不可再舉乘破竹之勢取之甚美上信然之既而范陽班師至金臺驛中黃門閻承翰馳奏大軍不整南面而潰上令翰率衛士十餘人止之翰請單騎徑往苦諭衆補稍乃定不戮一人上甚嘉之後遷領節鎮

張文定

皇祐末渭州熟戶反增秦州戍兵甚多事平張文定悉分屯於永興涇原環慶三路期以有警急則召之以負芻糧謂之下番兵關西震聳方平仍釋書言伏乞發京畿禁軍士指揮赴本路樞密使張昇言於上曰臣等在秦鳳邊人言虜欲入寇者前後甚衆皆無事寔今事未可知而發京畿兵以赴之驚動遠近

非計也請少須之 上從之數日方平復奏諒祚已
引兵西去擊董糧矣諒祚尋復為董糧所敗築堡於
古渭州之側而還

侍其淵

儂智高圍廣州轉運使王罕嬰城拒守都監侍其淵
晝夜未嘗眠久之將士疲極有裨將誘士卒下城欲
其之開門降賊未許過之謂士卒曰汝曹降賊必驅汝為
奴僕負擔歸其巢穴朝廷又誅汝父母妻子不若併
力完城豈惟保汝家亦將受賞矣士卒乃復還登城
罕夜寢於城上淵忽來撼徐而覺之曰公勿覺驚公隨
身有弓弩手乎罕曰有乃與罕帥弩手二十餘人叩
至一處俯見賊已踰壕蟻附登城將及堞矣城上人
皆不覺淵指示弩手使射之賊乃走急壕外及賊退淵
終不言裨將謀叛之事熙寧中致仕介甫知其為太
特出除一子官給全俸淵年八十餘氣志安強范杲
夫以為陰德之報云

劉吉

劉吉江右人有膂力尚氣事後主為傳詔承旨忠於
所奉歸補供奉官以習知河渠利害委以八作之務
太平興國中河大決吉護之與丁夫同甘苦使者至

訪吉不獲甚怒乃著皂幘頭短布褐獨負二三囊土
為先道戒從使勿言使者密訪得之白太宗太宗厚
賜之內侍^石金振者領護河堤性尤苛急自謂石爆
烈言其性多暴怒也居常侵侮吉吉默然不校一日
與吉乘船皆役至中流吉語之曰君恃貴近見凌已
甚我不畏之當與君同見河伯耳遂蕩舟^欲覆之金振
號哭搏頰求哀乞命乃止自是不復敢侵吉其父本
燕冀人自受李氏恩常分祿以濟其子孫朔望必詣
其第求拜後主是李氏子^自孫^姓雖童^釋禪必拜之執臣僕
之禮後遷崇儀使其刺字謁吳中故舊題僧壁驛亭
但稱江南人劉吉示不忘本也有詩三百首^目為釣
鼈集徐鉉為之叙其首篇贈隱者有一箭不中鵠立
湖歸釣魚之句人多誦之以其塞決河有方路人目
為劉跋^名江震河上

王隱

王隱本期門健步隸皇城司太平興國中河大決調
發緣河丁夫數十萬塞之將下大槌^捷合堤口日遣健
步數輩往來偵報將合龍門几健步兩輩至上台問
云河決已塞水復故道隱續至言其不然且云初秉
時頗見津流未斷恐尚煩聖念上怒令拘之少頃報

至果水勢猛暴斷大健捷復南注數郡 上召隱慰諭
立小校自是或補擬親從列校必首記其名蒙超擢
至道初東宮建擇親衛指揮使二人已得劉尚讓闕
一名 上曰王隱忠直不妄語可以補之後至侍衛
步軍都指揮使保順軍節度使隱無他能由一言之
不欺其人主而克享世福况積德者乎

張繼能

內侍張繼能嘗為鎮戎軍鈐轄初涇原州自唐以來
陷於獯項徙治平涼縣繼遷之叛李繼隆繼和建議
城古原州以保障內屬藩郡併力禦賊是為鎮戎軍
以隆和知軍事幾七八年繼能為鈐轄題詩於廳事
日夜聞磧外鈴聲苦曉聽城頭角調哀不是感恩深
似鐵誰人肯向此中來繼能讀書有識畧忠直好談
論知治體令為大都內領郡 並楊文公談苑

王德用

真宗上仙時雖仲春而大雪苦寒莊獻太后詔賜坐
日衛士酒獨王德用所轄禁旅不得飲后以問德用
德用曰衛士荷先帝恩德厚矣今率土崩心安忍縱
飲矧嗣君尚少未親萬幾不幸一夫酗酒奮臂往呼
得不動人心耶后大嘆賞自是有意大用

龐莊敏

皇祐五年儂智高陷二廣詔樞密副使狄青督諸將討之言事者以青武人不可專用請以文臣副之仁宗以問龐莊敏公曰向者所以王師屢敗由天將不足統一偏裨人人自用故遇敵輒逃劉平以來敗軍覆將莫不由此青勇果有智略善用兵必能辦賊願勿憂仁宗乃召行營諸軍皆受青節制賊平處置民事則與孫冕河余靖共議及捷報至上喜謂莊敏曰嶺表平殄皆卿之功也

王武恭

王武恭公德用寬厚善撫御其不狀貌魁偉而面色正黑雖匹夫下卒閭閻小兒相公而外至遠夷君長皆知其名識與不識皆稱曰黑王北虜常呼其名以驚小兒其為我狄畏服如此皇祐末仁宗以為樞密使而以富韓公為宰相是冬契丹使至公與射使者曰天子以公為樞密使以富公為相得人矣上聞甚喜

狄武襄

狄武襄公青初以散秩為延州指揮使是時西邊用兵公以材勇智略頻立戰功常被髮面銅具馳突賊

圍狄人畏懾無敢當者公識度弘遠士大夫翕然稱之而尤為韓魏公范文正公所深知稱為國器文正授以春秋漢書曰將不知古今匹夫之勇不足尚也公於是博覽書史通究古今已而立大功登輔弼書勲史策配饗宗廟為宋名將天下稱其賢公初為延州指揮使後顯貴天下猶呼公為狄天使並澠水燕談

二

狄青初為延州指使與西賊大小二十五戰帶銅面具被髮出入行陣間凡八中箭累至泾原路招討副使上未識其面欲召見之會戎寇邊急上令圖其

形以進後為樞密使是時予為諫官人有相侵夜吟漢似胡兒胡似漢改頭換面揔一般只在汾河川子畔以青汾河人面有刺字不肯滅去又姓狄為漢人此敵為是人作也為不疑矣欲予言予應之曰此唐太祖殺李君羨事上安忍為敵適以啟君臣疑心耳東齋記事

三

狄青之征儂智高也自過桂林即以辨色時先鋒行先鋒既行青乃出帳受衙罷命諸將坐飲酒一卮小餐然後中軍行率以為常及頓軍崑崙關下翌日將

度閔辰起諸將立甚久而青尚未坐殆至日高親吏
疑之遽入帳周視則不知青所在諸將方相顧驚但
俄有軍候至曰宣徽徽傳語諸官請過閔喫食方知青
以已微服同先鋒度閔矣

皇朝類苑卷第五十七

皇朝類苑卷第五十八

將帥才略

秦再雄

武陵辰陽澧陽清湘邵陽五州各有蠻獠保聚依山
阻江迨十餘萬在馬希範周行逢時數出寇邊以至
圍逼辰永二州殺掠民畜歲歲不寧 太祖既下荆
湖思得通蠻情習險扼而勇智可任者以鎮撫之有
辰州獠人秦再雄者長七尺武健多謀在周行逢時
屢以戰鬪立功蠻黨服之 太祖召至闕下察知可
用而以一路之事付之起蠻酋除辰州刺史官其一



子為殿直賜予甚厚仍使自辟吏屬盡予一州租賦
再雄感戴厚恩誓死報効至州日訓練士_土兵得三千
人皆能披甲渡水歷山飛塹捷如猿猴又選親校二
十人分使諸蠻以傳朝廷懷綏之意莫不從風而靡
各得降表以聞太祖大喜再召至闕面加獎激再雄
伏地流涕嗚咽不勝改辰州團練使又以其門客王
允成為本州推官再雄盡瘁邊圉故終 太祖之世
無蠻貊之患五州連袤數千里不增一兵不費帑庫
而邊境妥妥由神机駕馭用一再雄而已

魏能楊延朗

虜犯澶淵傳潛堅壁不戰河北諸郡城守者多為蕃
兵所陷或守城或棄城出奔當是時魏能守安肅軍
楊延_朗昭_朗守廣信軍乃世所謂梁門遂城者也二軍最
切_近虜境而攻圍百戰不能下以至賊退出界而延朗
追躡轉戰未嘗衄敗故時人目二軍為銅梁門鉄遂
城蓋由二將善守

王觀文

王觀文韶如為建昌軍司理叅軍時蔡樞密提點
江西刑獄一見知其必責顧待甚厚數年蔡知慶州
王調官閔中遂謁蔡於慶陽且言將應制科欲知西

事未蔡遂以前後士大夫之言及邊事者皆示之
其間有向寶議洮河一說王悅之以為可行後主掌
秦州机宜遂乞復洮河故地朝廷命韶兼管幹蕃部
自是其謀侵廣歆進取蘭州鄯廓知秦州李師中以
為不可而言事者亦多非沮朝廷令王克臣乘驛馳
其事克臣亦依違兩可既而郭達等又劾韶侵盜官
物興起大獄俾蔡確推劾蔡明其無罪自是君相之
意斷然不疑不數年克青唐武勝城熙河取洮岷壘
岩岩為熙河一路由上意不疑所致也

翟守素

翟守素北海人太宗時以客省使憲州刺史往征
梅山洞夷人值霖雨弓弩箭筋角鮮弛守素令削木
為弩平旦敵奄至衆弩盡發賊走平其巢穴

李仲貴

李仲貴益州人五路討繼遷為麟府州濁輪寨路都
部署得對因言賊居砂磧磧逐水草便於戰鬥利則進
不利則退今五路齊入彼聞兵勢不能接戰歆追則
人馬乏將守則地無堅壘賊若未平仲貴等何顏復
見陛下太宗喜出御劔賜之後果無功追念其
言命為并代副都部署並東軒筆錄

王漢忠

王漢忠字希傑徐州人真宗嘗曰漢忠知書好學帥臣不易得也累為保靜軍節度使每行師詰旦必焚香祝曰願軍民無犯吾令違者一毫無貸故所部無盜賊性剛果不務小節好為詩慕賈島李洞之體以故群帥不悅後為邠寧環慶部署坐違詔無功責為左屯衛上將軍襄州

郭遵

康定元年三月癸酉韓琦奏昨者夏虜寇延州有西路都巡檢使侍某閣門祇候郭遵從劉平與賊戰跨馬舞二劔以出大呼云欲鬪將者乎問諸將無敢過敵者遵獨請行自上馬舞二鉄簡與賊格鬪賊應手腦碎餘衆遂却頃之遵又橫大鏹刀率百餘人進陷虜陣至其帳前而還凡三出入所殺者幾百人遵馬倒為賊所害聞賊中皆嘆服其勇也乞優賜褒贈及錄其子孫詔贈遵果州團練使母妻皆封郡君諸子悉除供奉官侍禁殿直兄弟以差拜官

文潞公

樞密直學士明鎬討貝州久未下上深以為憂問於兩府叅知政事文彥博請自往督戰入年正月丁丑以

彥博為河北宣撫使監諸將討貝州時樞密使夏竦
惡鎬所請多從中沮惟恐其功成彥博奏今在軍中
請得便宜從事不申覆上許之閏月庚子朔克貝州
擒王則初彥博至貝州與明鎬督諸軍築距圍以攻
城旬餘不下有牢城卒董秀劉炳請穴地以攻城彥
博許之貝州城南臨御河秀等夜於岸下潛穿穴棄
土於水晝匿穴中城上不之見也久之穴城自教場
中出秀等以褐袍塞之走白彥博選敢死二百命指
使將之啣枚自穴中入有虞候楊遂請行許之遂白
軍士中有病歎者數人不可去請易之從之既出穴
登城殺守者垂絙以引城下之又城中驚擾賊以火
牛突登城者不能拒登城者願引却楊遂力戰身被十餘鎗
援鎗賊牛牛却走至村舍官軍追圍之則猶著花幘
頭軍士爭趨之部署王信恐則死無所辨以身覆其
上遂擒之蠻吉死於亂兵不知所在彥博請斬則於
北京夏竦奏言所獲賊魁恐非真遂檻車送京師於
馬市董秀劉炳並除內殿崇班

种世衡

初趙元昊既陷安遠寨門塞朝廷以州堡寨多徒分
兵力其遠不足守者悉棄之而虜盜內侵為邊患大

理寺簽書保大軍節度判官事种世衡建言州東北
工_二百里有故寬州城修之來_東可通河東運路北可以
扼虜要衝詔從之命世衡率兵董其役且城之城中
無井鑿地百五十尺始遇石而不及泉工人告不可
鑿衆以為城無井則不可守世衡曰安有地中無水
者耶命工鑿石而出之得石屑一器酌百錢凡過石
數重水乃大發既有_清且甘城中牛馬皆足自是邊城
之無井者效之皆得水詔命其城曰青澗以世衡為
內殿承制知城事

二

世衡字仲平放之兄子世_衡少尚節以蔭補將作監主
簿累遷太子中舍嘗知武功縣用刑嚴峻杖人不使
拘繫之使自凭欄立磚上受杖杖垂畢足或落磚則
更從一數之人亦從_服其威信或有追呼不使人執帖
入鄉村但以片紙榜縣門云追某人期某日詣縣庭
其親識見之驚惧走告之皆如期而至

三

後通判鳳翔知州王蒙正章獻太后姻家也嘗以私干
世衡不從乃誘王和謙使詣闕訟寃而陰為之內助
世衡坐流賓州章獻崩龍圖閣直學士李絃_絃奏雪其

罪復衡尉寺丞後知澠池縣葺館舍計什器乃至砧
血曰匙筋無不備客至如歸由是聲譽大振自見縣旁
山上有廟世衡葺之其梁重大衆不能舉世衡乃令
縣幹剪髮如手搏者驅教對於馬前云欲詣廟中教
手搏傾城人隨往觀之既至而不教謂觀者曰汝曹
先為我致廟梁後然觀手搏衆欣然趨下山共舉之
須臾而上其權教皆如此類

四

初至青澗城逼近虜境守備單弱芻糧俱乏世衡以
官錢貸商旅使致之不問所出入未幾倉庫皆寔以
教吏民習射雖僧道婦人亦習之以銀為射中的者
輒與之既而中者益多其銀重輕如故而的漸厚且
小矣或爭徭役優重亦使之射中者得優處或有
過失亦使之射射中則釋之由是人人皆能射士卒
有疾者常使一子視戒以不愈必治之撫養羗屬親
人入其帳得其懽心爭為之用寇至屢破之部落待遇家人
有功者或解所服金帶或撤席上銀器以遺之比數
年青澗城遂成富強於延州諸寨中獨不求益安運
芻糧

五

洛苑副使如青澗城世衡為屬吏所訟不法事按驗
皆有狀郵延路經略使龐公奏世衡披荆棘立青澗
城若一一拘以文法則邊將無所措手足詔勿問頃
之世衡徙知環州將行別龐公拜且泣曰世衡心腸
鉄石也今日為公下淚矣

六

慶曆三年春范文正公巡邊至為環慶經略使知環
州以屬羗多懷二心密與元昊通以种世衡素得羗
屬心而青澗城已完因奏徙世衡以鎮撫之有牛奴
訛素屈強未嘗出見州官聞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
帳慰勞部落是日雪深三尺左右曰奴訛兇許難信
且道險不平世衡曰吾方以信結諸胡可失期耶遂
冒雪而往既至奴訛尚寢世衡蹴起之奴訛大驚曰
吾世居此山漢官無敢至者公乃不疑我耶帥部落
羅拜皆感激心服

七

胡酋蘓慕恩部落最强世衡皆撫而用之嘗與恩飲
出侍姬以佐酒既而世衡起入內室潛於壁隙窺之
慕恩竊與侍姬戲世衡遽出掩之慕恩慚俱請罪世
衡咲曰君欲之耶即以遺之由是得其死力諸郡有

貳者使慕思討之無不克

八

世衡以嘗罪怒一番落將杖其背僚屬為之請莫能
得其人杖以奔趙元昊甚親信之得出入樞密院歲
餘盡伺得其機事以歸衆乃知世衡用為間也

九

環原之間屬羗有明珠滅藏康奴三種最大素號橫
滑撫之則驕不可制攻之則險不可入嘗為原州患
其北有二州通于下慮三川之間有古細腰城慶曆
四年叅知政事范文正公宣撫陝西命世衡與知原

州蔣偕共城之世衡先遣人誘說夏虜以故未及出
兵爭之世衡以錢募戰士晝夜板築旬日而成乃召
三種酋長諭以官築此城為汝禦寇三種既出其不
意又援路以絕因而服從世衡在後所得疾明年正
月甲子卒屬羗朝夕聚哭其柩者數日青澗環州吏
及屬羗皆画像事之八子古診詠謔所記宜

十

初洛苑副使种世衡在青澗城欲遣僧王嵩入趙元
昊境為間召與之飲謂曰虜若得汝考掠求實汝不
勝痛當以實告耶嵩曰誓死不言世衡曰先試之乃

縛僧於庭而掠之數百嵩不屈世衡曰汝真可也時
元昊使其妻子之元弟寧令之舅蘆野利旺榮及劉浪凌
公將左右廂兵公最用事世衡使嵩齋為民服書詣
旺榮且遺之棗及画龜旺榮鎖嵩囚地牢中且丰歲
會元昊欲復歸中國而先耻自言乃釋嵩囚使旺
榮遺邊將書遣教練使李文貴送嵩還曰向者种
洛書意欲更求通和耶邊將送文貴及嵩詣延州時
龐公為經洛略使已奉朝旨招納元昊始遣文貴往來
議其事奏嵩除三班借職

王罕

王罕儂智高犯廣州罕為轉運使出巡至梅州聞之
而還仲簡使人問道以蠟丸告急且台罕從者絕
數人問曰圍城何由得入曰城東有賊所不到處可
以夜縋而入罕曰不可進至惠州廣民躍擁馬求救曰
賊圍城十縣人皆及相殺掠死傷蔽野罕曰吾聞之
先父曰凡有大事必先詢識者而後行之無人則詢
老者也乃召耆老問之對曰某家客戶十餘人今皆
亡為賊矣請集客以衛其家罕曰賊者多於莊客何
以禦之乃召每村三大戶與之帖使人募壯丁二百
人又帖每縣尉募弓手三千人以自衛捕得暴掠者

十餘人皆自要斬之又牒知州知縣縣令皆得擅斬
人一夕鄉村肅然罕為募民驍勇者以自隨得三千
人船百餘隻製旌旗鉦鼓長驅而趨廣州蛮兵數十
人來逆戰却之蛮皆斂^斂兵聚於城西乃開南門作樂
而入罕不視家登城子死於賊人之手而不哭樹鹿
角於南門之西以拒蛮自是南門不復閉矣几糧用
皆自南門而入東關主簿黃固^{取拋村新}知州待其渊罕以
其忠勇與之共守蛮衆數萬皆所掠二廣之民也使
之晝夜攻城為火車順風以焚西門^時六月城上人不
能立軍校請罕下城少休息罕欲從之渊奮劔責軍
校曰汝曹竭力拒敵則猶可以生若欲潰去縱不為
賊所殺朝廷亦當族汝全部欲何之罕乃^止正士氣百
倍蛮軍不能克而退提刑鮑軻率其孥欲過嶺北至
雄州蕭勃^留屈之乃^日自^日述一奏又召罕至雄州計事罕
不來又奏之諫官李允奏罕只在廣州端坐及奏罕
退走圍解罕^降一官信州監視軻^{受罕}賞不自言黃固當圍
城時最輸力已而唐^磨勘有不足亦得罪^淵成功亦不錄

任福

康定元年秋夏虜寇保安軍鎮戎軍九月二十日環
慶路部署知慶州任福謀襲夏虜白豹城及骨咩^等族

以牽制虜勢使來路巡簡任政華沙寨主胡永錫擊
骨咩族使鳳川寨監押殿直劉世卿將廣神虎二指
揮會莘沙又使淮安鎮都監劉改監押張立將立超
而谷寨與寨主簿等共擊近寨諸族期以二十日丑時
俱發福以十六日夜閉門後授諸軍甲十七日未明
出兵城門非從行兵無得輒出一人聲言巡邊是日
宿業樂鎮十八日夜入柔遠寨十九日擣設柔遠諸
蕃部禁止毋得出城密部分諸將使注泊都監王懷
政次白豹城西斷神樹移來路北都巡檢范全攻其
東斷金湯之路柔遠寨主潭嘉震攻其北斷葉市之
路供奉官王慶走馬承受石全攻其南擊賞渥等族
駐泊都監武美主入城闢敵福以大軍駐於城南照
管策應是日引兵柔遠寨置蕃官等於福馬前而行
凡七十里二十日丑時至白豹城各分部時攻城外
時克之悉焚其偽置李太尉衙置酒稅務倉草場及
民居室四十里內禾稼積衆諸將分被族帳四十一
擒偽署張團練殺首七人斬獲二百五十餘級虜牛
馬羊橐駝七千餘頭器械三百餘事印記六面偽宣
敕告身及蕃書五十通軍士死者一百六十四人以范
全及蕃官巡檢趙明為殿而還

范雍

知延州范雍奏前日趙元昊恣衆入寇陷金明寨執
都監李彬父子遂攻安遠寨永平寨安遠最居極邊
賊斫壞兩重門攻第三重門監押侍禁卽元吉繼下
軍士斫退賊兵復奪得城門拒守數日賊遂合衆屯
於州城之北三川口列十餘寨二十三日賊分兵出東
西之城後及兩城之關呼噪謙射城上人城上諸軍發
矢石擊賊死者甚衆遂不敢攻賊引兵退其守城將
佐鈐轄盧守勤等謹條以其功狀乞超資酬賞以勵後來
又奏栲栳寨主殿直高益監押殿直韓遂安遠寨主供
俸官蔡詠奉職曹度借職王懿皆死於賊卽元吉及
寨門寨主供奉官高延德權押右侍禁王繼元永平
寨主左侍禁郭延珍權監押右侍禁王懿皆有拒守
之功詔死事者優與贈官仍賻錢絹錄其子孫元吉
遷西頭供奉官閣門祇候充安遠寨主

王吉

一

慶曆初趙元昊圍麟州二十七日城中無井掘地以
貯雨水至是水渴知州苗繼先柏指泥以塗膏橐積備大
箭賊有謀者潛入城中出告元昊城中水已竭不通

二日當破元昊望見塗積曰城中無水何假塗積斬
謀者解圍去麟州之圍苗繼先問募吏民有能通信
求援於外者通引官王吉應募繼宣問須幾人從行
吉曰今虜騎百重無所用重處請諸髡髮衣服挾弓矢費
糧詐為胡人夜縋衣而出遇虜問則為胡語答之兩晝
夜然後出虜寨之外支詣府州吉急府州遣將兵救之吉復問道入城中皆呼萬歲及圍解語除言奉
職本州指使

二

吉嘗從都監元凱及中貴人將兵數千人卒遇虜數
萬騎中貴人惶恐以手帛自經吉曰官何志不得死
何不且令王吉與虜戰若吉不勝死未晚也因使其
左右數人守中貴人曰貴人有不虞當盡斬若屬因
將所屬先登射殺虜大將虜衆大奔衆軍乘之虜墜
崖死者萬餘人奏上凱自侍禁除禮賓使本路鈐轄
吉自奉職除禮賓副使王吉嘗與夏虜戰其子文宣
年十八從行戰罷不見文宣其麾下請入虜中求之
吉止之曰此為王吉之子而為虜所獲尚何以求為
頃之文宣繫二首以至吉乃喜曰如此真子也吉每
與虜戰所發不過一矢即捨弓肉袒而入手殺一教
人然後返及其張弓挾矢之時直往抱之使彼無以

拒我則成擒矣吾前後數十戰未嘗發兩矢也時又有張節與吉齊名皆不至顯官而卒

趙延進

趙延進屯定州契丹入寇與崔翰李繼隆將兵八萬太祖賜八陣圖使按圖從事歸次蒲城虜大至翰等按圖布陣相去各有百步衆惧無鬪志延進曰不如合而擊之違令而獲利不猶愈於辱國乎遂改為二陣三戰大破之獲人馬牛羊鎧甲數十萬遷右監門衛將軍並澠水紀聞

鄭工部

朝廷議城古威州遣訪鄭文寶奏曰欲城威州不若先建伯魚青門清遠三城為頓師之地俟秦民稍蘓開營田積邊粟脩五原故寨之地黨項之首豪為我鷹犬若尔則不獨措安西河亦可緩服河湟此定邊之勝策也朝廷從之建興三城之後費緡粟數千萬計西民苦之一夕盡為山水蕩去又奏減解池鹽價損課二十萬緡貶藍山枝江長壽三縣令累年方卒復工部員外郎玉壺清話

二

鄭工部文寶為陝運時賊遷欲侵靈武朝廷患之詔

鄭便宜經度西事鄭前後自環慶親部尉粟越翰海
七百里入靈武者十二次諸羗之語皆通曉鄭知靈
武必不可守故叅校史傳作河西隴右圖進呈極言
乞棄靈武朝廷方遣大將王超援之又力諫 太宗
太平之時慎毋開邊疲弊百姓 太宗閱奏極怒撫
以他事坐擅議監禁及建營田以積石廢壘築為清
遠軍三過貶彬州藍山令王超援兵方至環州靈武
果沒遂班師李順梗蜀隴賊趙包聚徒數千附之鄭
知之趨棧以進分兵夜襲斬其魁殲餘黨嘗又輕車
使蜀至渝涪聞廣武卒謀亂自雲安飛小楫下峽數
百里一夕擒之所舉如神然 太宗終怒藍山任滿
更移枝江京山二縣 牢落五六年方復湘山野錄

唵嘶囉

寶元二年二月甲寅保順軍節度使邈川大有領唵

嘶囉遣使李波末裏瓦等入貢方物四月辛酉朔癸

亥樞密院奏唵嘶囉前妻今為_{尼已}庄子有二子曰瞎毡

磨毡唵嘶囉再娶喬氏女今為妻詔唵嘶囉前妻賜

紫衣師號及法名今妻賜邑號瞎毡磨毡自請奮擊同奏

夏虜乞朝廷遣使監護乃降詔命從之八月辛丑詔

屯田負外郎劉渙往秦州至邈川以來東幹當公事渙

知
晉州——自言請使外國故也
凍水紀聞
楊文公謨苑

皇朝類苑卷第五十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皇朝類苑卷第五十九

知人薦舉

呂申公

呂申公累乞致仕

仁宗倚眷之重久之不允他日

復叩於便殿坐上度其志不可奪因詢之曰卿果退

當何人代申公曰知臣莫若君 陛下當自擇 仁

宗再三問之申公遂引陳文惠公堯佐曰 陛下欲二字旁注

用英俊經綸之林林則臣所不知必欲圖任老成鎮靜百

度固知天下良善苦無如陳某者 仁宗深然之遂大

拜後文惠公極懷薦引之德無以形其意因撰燕詞一

闕携觴相館使人歌之曰二杜社良辰千家庭院翩翩
又見新婦燕鳳凰巢穩許為隣瀟湘煙暝來何晚亂
入紅樓低飛綠岬画梁時拂歌塵散為誰歸去為誰
來主人思重珠簾捲申公聽歌醉咲曰自恨捲簾人
已老文惠應曰莫嫌調鼎事無功老於巖廊蘊藉不
減湘山野錄

章卹公

寶元中河東關漕使堂上議難得可任者章卹公言
聞縉紳間說文彦博者磊落有稱時呂許公曰恨不
識也召來試面詢之明日召至堂上許公都不交一

談但睥睨不已卹公強問其鄉曲從次第因問河東
事曰某鄉里無所不知卹公喜之文退許公嘆曰此
大有福人何所任用不可遂自殿中侍御史差委明
年就遷待制不出十年出將入相趙康靖公錄

陳恭公

真宗時或薦梅詢可用者上曰李沆嘗言其非君
子時沆之歿二十餘年矣歐陽文忠嘗問蘇子容曰公等皆是後進
雖貴顯而養春時時六衰故學士王平甫撰胥公神道碑
略曰諸孤幼甚歸於閩州公平日澆濯相踵而材勢
大顯者無一人相助獨米鄭公卹其家甚厚蓋茲事

容曰是陳恭公事見第
八卷李文靖事今脫
去教十字公等以下是
胥內翰事見湘山野錄
中已下脫去百餘字
按目錄上尚有姜遵產
高保寅二人亦脫去
胥內翰
宋鄭公序省試良玉不琢

陳文恭
公事第
八卷中
有脫
誤故不
增入
姜遵產
知人題
事見宋
水紀聞

賦流為擅場時太宗胥內翰偃考之酷愛必謂非二宋不能作之奈何重疊押韻一韻有瓌奇擅名及而無刻畫之名之句深惜之密與自改擅名為擅聲凌瑋之於第一殆發試卷果鄭公也胥公等二於凌進故天聖明道間得譽於時若歐陽

南宮誠

馮大叅當世公始求薦於武昌會小宗者庸繆寡鑒堅欲黜落又欲置於末級時鄂倅南宮誠監試當拆封定拳大不平奮臂力主之須俾魁送小宗者理沮不免以公冠於鄉版果取大魁釋褐除荆南倅南宮遷譚倅以詩寄謝曰嘗思鵬海隔飛翮曾得天風送羽翰思比丘山何以戴心同金石欲移難幾年空歎音題絕子里長思道羨義懽每向江陵訪遺治邑人猶指縣題看箋云江陵縣額即君臨治時親墨也並湘山野

錄

孫叅政

孫叅政抃為御史中丞薦唐介吳中復為御史人或問曰聞召君未嘗與二人相識而遽薦何也孫荅曰昔人耻呈身御史今豈求識面臺官也後二人皆以風力稱於天下孫晚年執政嘗嘆曰吾何功以輔政唯薦二臺官為無媿耳

盧士倫

張待問為淄川長山縣主簿縣有盧伯達者與曹侍中利用通婚復憑世蔭大為一邑之患累政憚其勢

莫敢與之校張一日承令乏適會伯達以訟至庭即
教其累犯杖之未幾伯達之姪士倫來為本路轉運
使衆皆為張危之或勸以自免而去張曰盧公果賢
者安肯銜隙以害公正之吏乎了不嬰意一日士倫
巡按至邑召張語之曰君健吏也吾叔父賴君懲之
今變節為美矣為發薦章而去並東軒筆錄

和凝

和魯公凝梁貞明三年薛廷珪下第十三人及第後
唐長興四年知貢舉獨受范魯公質程文語范曰君
文合在第一輒屈第十三人用傳老夫衣鉢時以為
榮其後相繼為相當時有贈詩者曰從此廟堂添故
事登庸衣鉢盡相傳澠水燕談

孫宣公

宋尚書祁為布衣時未為人知孫宣公夔一見竒之
遂為知己後宋舉進士驟有時名故世稱宣公知人
公嘗語其門下客曰近世謚用兩字而文臣必謚為
文皆非古也吾死得謚曰宣若戴足矣及公之卒宋
方為禮官遂謚曰宣成其志也廬陵歸田錄

張乖崖

轉運黃虞部好舉時才之士垂崖公勸曰大凡舉人
須舉好退者廉慎知耻若舉之則志節愈堅少有敗
事莫舉奔競退者能曲事諂媚求人知己若舉之必能
矜才好利累及舉官故不少矣其人既解奔競競又何
須舉他忠定公語錄

二

張尚書鎮蜀時承旨彭公乘始冠欲持所業為贄求
文鑒大師者為之容鑒曰請君遇旌旄遊寺具欄柳
懷文候之老僧先為持文奉呈果稱愛始可出拜蓋
八座之性靡測一日果來鑒以彭文呈之公默覽殆
遍無一語褒貶都擲於地彭公大沮後將赴闕臨期
託鑒台彭至語之曰向示盛編心極愛嘆不欲形言
者子方年少若老夫以一語獎借必凌忽自墮惰故擲
地以奉激他日子之官亦不減老夫而益清近留鉄
緡鈔二百道為縑緡之助勉之後果盡然湘山野錄

三

蜀中士子舊好古文不事舉業迨十五年無一預解名
者景德元年李昉與同門生張及張達詣州請解先
於承引司通百姓名桑梓狀云公列云入試一日前
陳桑梓二拜旁小註云不得唱昉與同却入客次具

欄卻各贄事業十卷啟狀一通開公坐所衣朝服輒履
客將著衫韡遣接事業公過開啟狀迴報公承見示
至業未試公來謝尋差節度使推官常宿充試官試
官申乞差監試官判云知州親監一日前承引司復
桑梓狀判云亦免桑梓客將至上廳客禮及試日公
送牌印付通判廳曰今為國家試舉人如有生事則
報來臨試時始問常宿曰今日試何題目對曰試上
善若水賦秋風生桂枝詩公曰詩題陳熟改試朝日
蓮詩次日又問曰今日試何論對曰試禹稷之功公
曰禹稷之功王者事業州郡豈合問他吾曾見州郡
中策舉人問國家時務事此亦非宜乃改試文行孰
先論公曰祇此亦可見二三子於文行中所存之心
也三人俱獲解送鹿鳴筵前三日公率郡僚各賦送
三秀才應舉詩公首唱五言古調詩并序曰益都去
帝鄉四千里平昔英俊於進趨更賦之餘例乏資
生之計鄉老之薦教響久絕今年華陽邑大夫以三
進士為請試官誦其文閭里稱其行又嘉其迹忘遐
濶心戀明皇有以彰遠人既又吾君德澤流被於無
窮也近世取鹿鳴之付以貢士斯筵之啟迨若是乎
舉送官老不勝酒亦醉且嘉因啟詩以將之眾君子

辭學先鳴請為賡歌之詩云公詩見本集是歲仍奏
給三人驛券赴京西川士子目為盛事方奮起身鄉
榮之志忠定公語錄

王沂公

王沂公曾當國屢薦呂許公夷簡是時明肅太后聽
政沂公奏曰臣累言夷簡才望可當政柄而兩宮終
未用以臣度之太后之意不欲其班在樞密使張昞
之上且且是一赤脚健兒豈容妨賢如此太后曰固
無此意行且用夷簡矣沂公曰兩宮既已許臣臣請
即令宣召學士草麻太后從之及許公大拜漸興沂
公不叶

呂許公

仁宗以西戎方熾歎人才之乏凡有一介之善必致
錄之杜丞相衍經撫閣中薦長安布衣雷簡夫才器
可任遽命賜對於便殿簡夫辨給善敷奏條列西事
甚詳仁宗嘉之即降旨中書令檢真宗召种放
事是時呂許公當國為上言曰臣觀士人夫有口才
者未必有寔効今遽薦之以美官異時用有不周即
難於進退莫若且除一官徐觀其能果可用遷擢未
晚仁宗以為然遂除耀州幕官簡夫後累官至員外

郎三司判官而才實無大過人者

王化基

鞠詠為進士以文受知於王公化基及王公知杭州詠擢第釋褐為大理評事知杭州仁和縣將之官先以書及所作詩寄王公以謝平昔獎進今復為吏得以字文相樂之意王公不答及至任略不加禮課其職事甚急鞠大失望於是復異其相知而專脩吏幹矣其後王公入為參知政事首以詠薦人或問其故答曰鞠詠之才不患不達所憂者氣峻而驕我故抑之以成其德耳鞠聞之始以王公為真相知也

軒筆錄

李文靖

寇萊公與丁晉公始甚相善李文靖公為相丁公尚為兩制萊公曰屢以丁某薦而公不用何也文靖答曰今已為兩制矣稍進則當國如斯人者果可當國乎寇曰如丁之相公自度終能抑之否文靖曰唯行且用之然他日勿悔也既而二公秉政果傾軋竟如文靖之言 倦遊襟錄

朱翰林

太宗詔卿士舉賢良翰林朱公昂舉陳彭年陳彭年

家貧無贄緡可投之備入削奏乞終任不願上道杜
龍囿鎬力刀秘閣所刊章奏曰朱公端介厚重不妄舉
人况彭年寔有才譽幼在江左已為名流所重乞不
須召備試請問可也乃以本官直史館 玉壺清話

王章惠

王章惠公隨知揚州許元以舉子上謁自陳世家乃
唐許遠之後章惠率同僚上表薦其忠烈之家乞
朝廷推恩而通判已下皆不從章惠遂獨狀薦之朝
廷以為郊社齋即元有材謀曉錢穀為江淮置制發
運判官以至為使凡十餘年號為能臣終天章閣侍
制涑水紀聞

謝諫議

一

謝泌諫議居官不妄薦士或薦一人則焚香捧表望
闕再拜而遣置所薦雖少而無不顯者泌知襄州日
張密學逸為鄧城縣令有善政鄧城去襄城渡漢水
纔十餘里以暇日多乘小車從數吏渡漢水入鄧城
界以觀風謠或載酒邀張野酌吟嘯終日而去其高
逸樂善如此張亦其薦也 東軒華錄

二

謝泌名知人少許可平生薦士不過數人而後皆至
卿相每發薦牘必焚香望闕再拜曰老臣又為
陛下得一人王文正公即其所薦士也倦遊襍錄

三

謝史館泌解國學舉子黜落甚衆群言沸搖懷覽以
伺其出泌如知潜由他道授史館宿教日太宗聞知
咲謂左右曰泌職在考校豈敢濫收小人不自揣分
反怨主司然因須避防又問曰何職官驛道雄偉都人敬避左右奏曰惟臺省知稭呵擁難
近遂授知稭以避擲覽之患公深慕玄虛朴素恬簡
病革盥沐衣服材焚香端坐而逝首不少欵

王文正

一

上宣諭曰聞趙安仁在中書絕不親事每奏對亦未
嘗有一言可罷之王文正公對曰趙安仁居常有體
有進擬皆同列議定方敢取旨臣每見臨時變易於
上前者皆迎合陛下之意安仁無異謬是有執守
上曰能如此朕不知也卿可諭以委任之意更合宣
力公乃語趙趙曰上誤有拔擢以不才罷去且矣使
與衆人騁辨以合上意安仁不敢為也公喜曰吾
適保安仁於上前不誤知人矣

二

王文正公一旦病謁告不入政府議知制誥盛度改
諫議大夫知開封府 上曰更問王某如允當入文
書來中書座具 聖語問公公曰度必不樂此任政府
召問之度曰幸以文進不願親吏事中書以度意聞
上曰曰王某銓量才品直是精當必使人各得其所
向道須問王某度此命遂罷

三

叅知政事李公穆之子行簡為將作監丞不復仕進
杜門燕居而有儒雅之舉譽一日 上召對賜坐撫御
之改太子中允賜錢三百萬初令中使出召不知居
處上曰去中書問王某時人方知公言之 並召臣
道事

四

真宗時王文正旦為相賓客雖滿座無敢以私干之
者既退旦察其可與言者及素知名者使吏問其居
處數月之後召與語從容久之詢訪四方利病或使
疏其所言而獻之觀其才之所長密籍記其名他日
其人復來則謝絕不復見也每有差除旦先密疏三
四人姓名請於上上所用者輒以筆點其首同列皆
莫知明日於堂中議其同列事爭欲有所引用旦曰當

用某人同列爭之莫能得及奏入未嘗不獲可同列
雖疾之莫能間也丁謂教毀旦於上上益親厚之曹
瑋久在秦州累章求代上問旦誰當代瑋旦薦樞密直學士李
及上即以及知秦州衆議皆謂及雖謹厚有行檢
非守邊之才不足以繼瑋楊億以衆言白旦旦不答及
至秦州將吏心亦輕之會有屯駐禁軍白晝掣婦人
銀釵於市吏執以聞及方坐觀書召之使前略加詰
問其人服罪及不復下吏亟命斬之復觀書如故將
吏皆驚服不日教譽達於京師億聞之復見旦具道
其事謂旦日向者相公初用及外廷之議皆恐及不
勝其任今及材器乃如此信乎相公知人之明也旦
笑曰外廷之議何其得也夫以禁軍戍邊白晝為盜
於是主將斬之事之常也烏足以為異政乎旦之用
薦者其意非為此也夫以曹瑋知秦州七年羗人讐
服邊境之事瑋處之已盡其宜矣使他人徃必矜其
聰明多所變置變壞瑋之成績旦所以用及者但以
及重厚必能謹守瑋之規模而已矣億由是益服旦
之識度涑水記聞

皇朝類苑卷第六十

廣知博識

論地動儀

地動儀候地震之器也。續漢書張衡字平子作此儀也。以精銅鑄之。其器圓徑八尺。形似酒罇。中有都柱。旁行八道。施闕發。外有八龍首。啣銅丸。每龍作一蟾蜍。仰首張口而承之。機闕巧制。皆鑄中龍首。以置九州地分。如過某分州地動。則龍啣之。凡而墜蟾蜍口。中乃鑑。然有聲。司候者占視之。知某州分地震也。當有九落。久無奉報。未幾龍石地震也。此法久亡。更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無補續矣又按張衡靈憲云元氣剖判清濁異位地
定於內而體於陰地有九域山川聖人始紀綱而後
經緯也春秋元命苞曰天左旋地右轉也河圖云地
恒動不常譬如人在大舟上開牖而坐舟行覺矣詳
其地右動非震也旅行而動亦人所不知者也若舟
中不窺崖開牖而坐定不知舟行也張衡竊物理之
極致焉何其右旋地道壅塞之時乃氣凌此州之分
機關素經則為之動焉如人中息氣晝夜從頭至
足周身一萬三千五百息其會寸口其或營行壅滯
不通行處便成癰癩瘡疤時譬之丸落處也故漢翼
奉云人氣尚逆則感天地天變見星氣日蝕地變見
奇物震動所以然者陽動其精陰陽之形猶人之有
五臟六體五臟象天六體象地臟病則氣色發於面
體病則穴中動於_貌也又易云天地之數五十有五
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或曰為張衡得以匿思而
作為傳習乎通_日厥疑有三必難盡驗也一如嶺表
兼海中洲渚頻動居人以為常也此儀可驗則揚州
之分日：時：落丸也二張衡不教子孫_後復無述焉
三於國家無大利也故不行於代矣

論取火

古法用火隨時不同人免疫氣矣或曰火是一氣豈
同水有山井兩川不同也通曰火以木為母：本有
異故也周書月令有改火之文終而復始也鄒子曰
春取榆柳之火蓋食榆柳之火也孟夏取棗杏之火
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櫟冬取槐檀也此乃四時
五取也以季夏取桑柘則益脾也或曰古之取火必
以所利者何通曰火亦氣也久食此氣五臟迭休囚
王相是以春宜榆柳之氣冬宜槐檀之氣則百疾不
生苟此道不行人嬰逆氣犯乎厲也此改火之法豈
可輕易漢武置別火官令丞專掌司四時取火之事
也此五常之世設五行之官火官之職司四時五變
之術是以共工祝融為火正焉或曰火之為氣可堪
食乎通曰火以食為氣人之食熟豈非食乎故易有
水火既濟則水本寒為火之奪彌久成熟矣人利於
熱則成濟用焉豈不見熱勞薪為味：必不正若正
則荀公不別矣又有誤以巴豆木入爨令人泄痢不
止其如乾糞苑草晁炊爨令物味惡是火官不得不重
慎歟昔并州之俗為介之推禁火此疑古人託以鬼
神為名得以盡禁然後用鑽燧出之得變新象也并
州之俗又成太過冷食斯久民有餒死者故魏武明帝

出罰令甚嚴故止周舉為荊州刺史移書介推止禁
三日後國家賜群臣火泂之為禮式焉令太宗應
乎火德若按法取之則宜於清明日賜百官餘四時
唯取食耳供其太官御膳用之其利深博哉

論正朔

昔者皇王受命必改正朔示不相泂而華人視聽之
故一日天統謂周以十一月建子為正天始施之端
也二曰地統謂商以十二月建丑為正地始化之端
也三曰人統謂夏以十三月建寅為正人始成之端
也蓋三者法天地人故曰三統也觀古之三統循環
終始文質不同用捨有異其如秦變周制以十月建
亥為正此三統之外除三才外為法何耶所以後代
史家為閏秦者猶十二月外加一月歸餘于終爾漢
高祖得天下以滅學坑儒之後尚行秦制至孝武帝
方用夏正必用夏后氏之正者故孔子曰行夏之時
左傳夏數得天也至唐武后永昌元年以十一月建
子為歲首後復用夏正肅宗上元元年用建子為正
三年還以今正月為歲首矣並湘山野錄

論太平

帝王受命化成乃登岱封勒成頌以紀太平之功焉

太平者天下之人家給民足路無攸歎時康穀稔物
無疵癘刑罰措置之謂也故太階六符相對而平正
乃曰太平也唐太宗即位與群臣議而行王道霸道
耶有言宜行帝王道封德彝沮其議帝王之道行之
之遲效請以霸道魏杜堅請行王道數年之間天下
治太宗曰恨封德彝不見今日之太平也今 聖上
初即位以此紀年號俾紀致其太平也替寧要言

蛇雉遺卵千年而為蛟龍

唐陸倕續水經嘗言蛇雉遺卵於地千年而生為蛟龍
屬漢武帝元封中潯陽浮江親射蛟於江中獲之乃
是也其蛟出殼之日害於一方洪水漂蕩吳人謂之
發洪余少時嘗遊杭州新西城之伊山目擊此事方晚
忽茂草中一雌雉飛起丈餘翅翼零亂又復入草中
數四次不絕久而不出余竊怪之雜草往觀果一巨蛇
雌雉蟠結糾纏津沫狼籍須斯雉驚而飛蛇入草始驗
倕之說不証玉壺清話

見龍

張洎使高麗方泛舟海中因問舟人龍可識乎對曰
常因雲起多見垂尾於波瀾間動搖伸縮良久兩大
作未嘗見其全體及頭足也洎因冠帶焚香祝以見

真龍時天晴霹忽有龍見於水際少頃漸多以至彌望轟然無數洎甚震駭良久而沒楊文公談苑

氏族

士人以氏族相高雖從古有之然未嘗著盛自魏氏銓總人物以氏族相高亦未嘗專任門地惟四夷則全以氏族為貴賤如天竺以刹利婆羅門二姓為貴種其餘皆為庶姓如毗舍首陀是也其下又有貧四姓如工巧純陀是也其他諸國亦如是國主大臣各有種姓苟非貴種國人莫肯歸之庶姓雖有勞能亦自甘居大姓之下至今如此自後魏據中原此俗甚行於中國故有八氏十姓三十六族九十二姓凡三世公者曰膏梁有令僕者曰華腴尚書領護而上者為甲姓九卿方伯者為乙姓散騎常侍大中大夫者為丙姓吏部正員外郎為丁姓得入者謂之四姓其後遷易紛爭莫能堅定遂取前世仕籍定以博陵崔范陽盧隴西李滎陽鄭為甲族唐高宗時又增太原王清河崔趙郡李通謂已姓然地勢相傾互相誹詆各自著書盈編連簡殆數十家至於朝廷為之置官議定而流習所徇扇以成俗雖固勢不能排奪大率高下不等通有百家皆謂之士族此外悉為庶姓婚

宦皆不敢與百家齒隴西李氏乃皇族亦自列在第三其重族望如此一等之內人如崗頭盧澤底李土門崔靖恭王^楊之類自為鼎族其俗至唐末方漸衰息^{筆談}
記里鼓

西京記云記里鼓者車上有二層皆有木人行一里則下層擊鼓行十里則上層擊鍾其機法皆妙絕焉隨開皇九年平陳得此車法得而用焉今公亮重修此車古制或記里鼓也今皇朝蘇弼重脩焉

銅渾儀

司天監銅渾儀景德中曆官韓顯符所造依倣劉曜時孔挺晁崇斛蘭之法失於簡略天文院渾儀皇祐中冬官正舒易簡所造乃用唐梁令瓚僧一行之法頗為詳備而失於難用熙寧中予更造渾儀并創為玉壺浮漏銅表皆置天文院別設官領之天文院舊銅儀送朝服法物庫收藏以備講求

魚尾鵠吻

漢以宮殿多災術者言天上有魚尾星宜為其像冠於屋以獲之今亦一有唐以來寺殿^{觀舊}守^有為飛魚形尾上指者不知何時易名為鵠吻狀亦不類魚尾

磁石指南栢指西

方家以磁石磨針鋒則以指南然常微偏東不全南也水浮多蕩搖指爪及盃唇上皆可為之運轉尤速但堅滑易墜不若縷懸為最善其法取新纊中獨縷以芥子許蠟綴於針腰無風處懸之則針常指南其中有磨而指北者予家指南北者皆謂之磁石之指南猶北栢之指西莫可原其理

筆談

金雞放赦

杜鎬言肆赦樹金雞不知起於何代關中東風俗傳云宋孝王問司馬膺之後魏北齊赦日樹金雞事膺之曰按海中星占云天機星動為有赦蓋王者以太雞為度隋書刑法志北齊赦日令武庫設金雞及鼓於關門右搗鼓千聲宣鼓建金雞或云起於西涼呂光未知孰是究其旨蓋西主兌兌為澤金者巽之神巽為號令故合是二物制其形揭于長竿使人覩之也

楊文公談苑

延州五城

延州今有五城說者以為舊有東西二城矣河立對高萬興郡始展東北南三關城子因讀杜甫詩曰五城何迢迢隔河水延州秦北戶關防猶可倚乃

知天寶中已有五城矣

石油墨

鄜延境內有石油舊說高奴縣出脂水即此也生於水際沙石與泉水相襟憫而出土人以雉尾裛之乃探入缶中頗似淳漆然之如麻但烟甚濃所需帷幕皆黑予疑其烟或可用試掃其煤以為墨黑光如漆松墨不及也遂大為之其識文為延州石液者是也此物後必盛行於世自予始為之蓋石油至多生於地中無窮不若松木有時而竭於齊魯間松林盡矣漸至大行京西江南松山大半皆童矣造煤人蓋

未知石烟之利也石炭煙亦大墨人衣予戲為延州詩云二郎山下雪紛紛卓旋立窮廬學塞人化盡素衣冬未老石煙多似洛陽塵

鹽南風

解州鹽澤之南秋夏間多大風謂之鹽南風其勢發屋拔木幾欲動地然東與南比不過中條西不過席張鋪北不過鳴條縱廣止於數十里之間解鹽不得此風不冰蓋大溷之氣相感莫知其然也又汝南亦多大風雖不及鹽南之厲然亦甚於他處不知緣何如此或云自城北風穴山中出今所謂風火者已夷矣而

汝南自若了知非有穴也方諺云汝州風許州蔥其來素矣

跳兔

有兔

契州北境跳無形皆兔也但前足總寸許後足幾一尺行則用後足跳一躍數尺止則蹶然仆地生於契丹慶州之地大漢中予使虜日捕得數兔持歸蓋爾雅所謂覺兔也亦曰蛩蛩巨驢也

螾

螾螾之小而綠色者北人謂之螾即詩所謂螾首蛾眉者也取其頂深且方也又閩人謂大蠅為胡螾亦螾類也

白雁謂之霜信

北方有白雁似雁而小色白秋深則來白雁至則霜降河北人謂之霜信杜甫詩云故國霜前白雁來即此也

淤田

熙寧中初行淤田法論者以謂史記所載涇水一石其泥數斛且糞且溉長我禾黍所謂糞即淤也予出使至宿州得一石碑乃唐人鑿六陟門發汴水以淤下澤民獲其利刻石以頌刺史之功則淤田之法其

來蓋久矣

大陸

予奉使河北邊太行而北山崖之間徃々遇螺蚌殼
及石子如鳥卵者橫亘石壁如帶此乃昔之海濱今
東距海已近千里所謂大陸者皆濁泥所湮耳堯殛
鯀於羽山舊說在東海中今乃在平陸凡大河漳水
滹沱涿水桑乾之類悉是濁流今關陝以西水行地
中不減百餘尺其泥穢東流皆為大陸之土此理必
然

淮泗不入江

唐李^翱為東南錄云自淮沿流至於高郵乃泝至於
江孟子所謂汝決漢排淮泗而注之江則淮泗固嘗
入江矣此乃禹之舊迹也熙寧中遣使按圖求之故
道宛然但江淮已深其流無復能至高郵耳

雁蕩山

温州雁蕩山天下奇秀然自古圖牒未嘗有言者祥
符中因造玉清宫伐山取材方有人見之此時尚未
有名按西域書阿羅漢諾矩羅居震旦東南大海際
雁蕩山芙蓉峰龍湫唐僧貫休為諾矩羅贊有鴈蕩
經行雲漠漠龍湫宴坐雨濛々之句此山南有芙蓉

下芙蓉

峰驛前瞰大海然未知雁蕩龍湫所在後因伐木始見此山頂有大池相傳以為雁蕩下有二潭水以為龍湫又有經行峽宴坐峰皆後人以貫休詩名之也謝靈運為永嘉守凡永嘉山水遊歷殆遍默不言此山蓋當時未有雁蕩之名予觀雁蕩峰皆峭拔險怪上聳千尺窮崕巨谷不類他山比皆包在諸谷中自嶺外望之都無所見至谷中則森然干霄原其理當是為谷中大水衝激沙土盡去惟石巋然挺立耳如大小龍湫水簾初月谷之類皆是水鑿音之穴自下望之則高巖峭壁從上觀之遠與地平以至諸峰之頂亦低於山頂之地面世間溝壑中水鑿之處皆有植土龕岩亦此類耳今成臯陝西大澗中立土動及百尺迥然聳立亦雁蕩具體而微者但此土彼石耳既非挺出地上則為深谷林莽所蔽故古人未見靈運所不至理不足怪也

屯羅島

嘉祐中蘇州崑山縣海上有一船桅折風飄抵岸船中有三十餘人皆衣冠如唐人繫紅鞋角帶短皂布衫見人皆慟哭語言不曉試令書字字亦不可讀行則相綴如雁行久之自出一書示人乃唐天祐中告

授屯羅島首領陪戎副尉制又有一書乃是上高麗
狀亦稱屯羅島用漢字蓋東夷之臣屬高麗者船中
有諸穀惟麻子大如蓮的蘓人種之初歲亦如蓮的
次漸小數年後只如中國麻子時贊善大夫韓正彥
知崑山縣事召其人犒以酒食罷以手捧首而輟意
如若惟感正彥使人為其治梳梳舊植船上木不可動
工人為之造轉軸教其起倒之法其人又喜復捧首
而輟

珠輦國入貢撒殿

熙寧中珠輦國使人入貢乞依本國俗撒殿詔從之
使人以金盤貯珠跪捧於殿檻之間以金蓮花酌珠
向御座撒之謂之撒殿乃其國至敬之禮也朝退有
司掃撒珠得十餘兩分賜是日侍殿閣門使副內臣

歲首畫鍾馗於門

歲首畫鍾馗於門不知起自何時皇祐中金陵發一
塚有石誌乃宋宗慈母鄭夫人宗慈有妹名鍾馗則
知鍾馗之說亦遠

雀舌茶芽

茶芽古人謂之雀舌麥穎言其至嫩也今茶之美者
其質素良而所植之木又美則新芽一發便長寸餘

其細如針惟芽長為上品以其質幹土力皆有餘故也如雀舌麥類者極下材耳乃北人不識誤為品題予山居有茶論嘗茶詩云誰把嫩香名雀舌定知北客未曾嘗不知靈草天然異一夜風吹一寸長

焦核荔枝

閩中荔枝核有小如丁香者多肉而甘土人亦能為之取荔枝木去其宗根乃火燔令焦復種之以大石抵其根但令旁根得生其核乃小種之不復芽正如六畜去勢則多肉而不復有子耳

子方蟲

元豐中慶州界生子方蟲方為秋田之害忽有一蟲生於土中狗蝎其啄有鉗千萬蔽地遇子方蟲則以鉗搏之悉為兩段旬日子方蟲皆盡歲以大穰其虫舊曾有之土人謂之旁不冑

養鷹鷂法謂之味漱

養鷹鷂者其類相語謂之味漱味音以漱有凌反三館書有味漱三卷皆養鷹鷂法度及醫療之術

芋梗治蜂螫

處士劉易隱居王屋山嘗於齋中見一大蜂冒於蛛網蛛搏之為蜂所螫墜地俄頃蛛鼓腹腹欲裂徐徐

行入草蛛噬芋梗微破以瘡就噬處磨之良久腹漸消輕躁如故自後人有為蜂螫者按芋梗傳之即愈

油煎蛤蜊

宋明帝好食蜜漬鮓

一食數升鮓鮓

乃今之烏賊腸也如何以蜜

漬食之大業中吳郡貢蜜蟹二千頭密擁斂四甕又何嗣嗜糖蟹大抵南人嗜鹹北人嗜甘魚蟹加糖蜜蓋便於北俗也如今之北方人喜用麻油煎物不問何物皆用油煎慶曆中群學士會於玉堂使人置得生蛤蜊一簣令饗人烹之久且不至客訝之使人檢視則曰煎之已焦黑而尚未爛坐客莫不大咲予嘗過親家設饌有油煎蛤魚鱗鬣虬然無下箸著處主人則捧而橫嚙終不能咀嚙而罷

烏脚溪

漳州界有一水號烏脚溪涉之者皆如墨是數十里間水皆不可飲飲則病瘴行人皆載水自隨梅龍圖公儀官州縣時公牒至漳州素多病預憂瘴癘為害至烏脚溪使教人肩荷之以物蒙身恐為毒水所需兢惕過甚睢盱矍鑠忽墜水中至於沒頂乃出之舉體黑如崑崙自謂必死然自此宿疾盡除頓覺康健無復昔之羸瘵言羸又不如何也並筆談

皇朝類苑卷第六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皇朝類苑卷第六十一

廣知博識

北嶽

北嶽常山今謂之大茂山者是也半屬契丹以大茂山分脊為界嶽祠舊在山下石晉之後稍遷近裏今其地謂之神棚今祠乃在曲陽祠北有望嶽亭新晴氣清則望見大茂祠中多唐人故碑殿前一亭中有李克用顯名云太原河東節度使李克用親領騎步五千萬問罪幽陵回師自飛狐路却歸雁門今飛狐路在茂之西自銀冶塞北出倒馬關度虜界却自石門子

冷水鋪八餅形梅回兩寨之間至代州今此路已不通惟此寨西出承天關路可至河東然路極峭狹太平興國中車駕自太原移幸常山乃由土門路至今有行宮在

海子園

鎮陽池苑之盛冠於諸鎮乃王鎔時海子園也鎔嘗館李正威於此亭館尚是舊物皆甚壯麗鎮人喜大言矜大其池謂之潭園蓋不知昔人謂之海子矣中山人常好與鎮人相雌雄中山城北園中亦有大池遂謂之海子以壓鎮之潭園余熙寧中奉使鎮定時薛師正為定帥乃與之同議展海子直抵西城中山王塚悉為稻田引新河水注之清波瀾漫數里頗類江鄉矣並筆談

兩盤治益井

陵州益井共深五百餘尺皆石也上下甚寬廣獸中間稍狹謂之杖鼓腰舊自井底用栢木為幹上出井口自木幹垂綆而下方能至水井側設大車絞之歲久井幹摧敗屢欲新之而井中陰氣襲人入者輒死無緣措手手惟候有雨入井則陰氣隨雨而下稍可施工雨晴復止後有人以木盤滿中貯水盤底為小竅醜水

一如雨點設於井上謂之雨盤令水下終日不絕如此數月井幹為之一新而陵井之利復舊

曝槩

室猷宋公著鹵簿記云曝槩不能得其始徧問諸儒無知者予後十餘年方始得其義故顏之推說云江左有陂槩以首大如陂故云宋景文筆記

字學

一

唐宋末文籍亡散故諸儒不知字學江南惟徐鉉徐鍇中朝郭恕先此三人信不博也鍇為說文繫傳恕先作

鱗

汗簡佩鱗時蜀有林氏作小說然狹於徐郭太祖

朝句中正亦頗留意予頃請刻篆楷二體九經於國學予友高敏之笑之

二

李陽冰深於篆隸而名作冰音疑故叅政王公堯臣但

讀陽冰予曰陽冰無義唯陽冰有不治治之語

三

周大臣王朴名朴平豆反而自謂樸案說文朴無樸音俗以朴為樸耳

四

唐玄宗改尚書古文作今字學者始不識古文予見
秘閣學士校書有此音字以墨點其處曰疑已上宋
記

百藥枕

益州有藥市期以七月七日四遠皆集其藥物多品
甚凡三服而罷好事者多亦為之淳化中有右正
言崔邁任峽路轉運邁苦多病素有栢枕方合齊萬
錢市遍而藥百餘品各少取置栢枕中周環鑽穴以徹
其氣卧數月得癩疾鬚眉盡落投江水死說者以為
藥力薰發骨節間疾氣

濕紙化為茵

錢若水言壬午年洛中大水室廬多汗漚大師師之第
屋木猶在者視書屋牀榻尚在無復卷冊悉化為茵
熟視尚有墨痕文字若可識蓋楮之變也並楊文
公談苑

疥有五德

世言疥有五德不上面仁也善得於人義也令人兩
手楷擦禮也生指隙骨節罅節間知也癢必以時信也予嘗
患此自十一歲至於十九歲方愈今六十有六復患
知五德為最詳故錄之

皂荚壞錢

鐵礎以鍛金銀雖百十年不壞以推皂莢則一夕破
碎鞭以策馬愈久而愈潤澤堅勁以擊猫則隨節折
裂矣並東齋記事

葉縣石刻

汝州葉縣大井洞忽有得一石上刻四句云葉邑之陰
汝頴之東茲有國寶永藏其中葉人大感謂之神石
置於縣祠中享禱日盛貪夫至有浚井掘田願求此
國寶者累歲不已忽一客因遊仙島觀北極殿有一
礎為柱者壓柱稜外鐫四句猶可見曰賦世永筭享
國巨庸子賢而嗣命考而終其客徐以廟中神石之
句合之其韵頗協量之復長短無差白色宰取其礎
觀之乃唐開成中一中銘即將墓誌爾安礎時欲取其
方因裁去餘石棄井中後得之遂解復或焉湘山野錄

熊館

山民云熊於山中行數千里悉有踰伏之所必在石
巖枯林之中山民謂之熊館惟虎出百里外則迷失
道路

慎火木

酉陽雜俎云廣州有慎火木三四圍慎火本草一名
景天俗亦名護火以盆植之置屋上其花紅白細

錯如錦子嘗兩至番禺段成式所謂慎火乃降火本
木耳又名龍骨其餘葉枯慎火斷之有白材著人肌
膚遂成瘡痛亦無花蓋不識者誤傳也並但遊錄

未厥

歐陽公記陶尚書詩語未厥兵不曉其義予謂今人
呼禿尾狗為厥尾衣之短後者亦呼曰厥然則此兵
正謂其末賤耳但今人不以未厥相連言之其義則
是也不然亦不可以對卑凡字

何樓

世人語虛偽者為何樓似是汗沽濫之稱其實不然國

初京師有何家樓其下賣物皆行濫者故入以此目
之今樓已廢語又相傳俳優人言河市樂說者謂起
石駙馬在京都其家樂甚盛詠後謂南市中樂人故得此
名其實不然唐元和燕吳行投記其中已有河市字
大都市不隸名軍中在河中市者散樂名也

音韻之學

昔音韻之學自沈約為四聲及天竺梵學入中國其術
漸密觀古人諧教有不可解者如玖字有字多與李字
協則慶字正字多與章字平字協用如詩或群或友
以燕天子彼留之子貽我珮玖投我以木李報之以

瓊玖終三十里十年維耦自今而後歲其有君子有
 穀貽孫子陟降左右令聞不已膳夫左右無不能止
 魚麇于留鯉鯉君子有酒旨且有如此極多又如孝
 孫有慶萬壽無疆黍稷稻粱農夫之慶維其有章矣
 是以有慶矣則篤其慶載錫之光我田既臧農夫之
 慶萬舞洋洋；孝孫有慶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
 朋乃終有慶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
 餘殃班固東都賦彰皇德兮侔周咸永延長兮膺大
 慶如此亦多今廣運中慶一音然知詩之未見君子
 憂心柄一既見君子庶幾有臧誰秉國均卒勞百姓
 我王不寧覆怒其正亦是柄正與寧平協用不止慶
 而已恐別有理也筆談

二

殽字呼閑切韻也當在山字韻劉夢得一杯前膳不
 殽趙勰有吞舩酒膳殽之句而禮部不收唐韻六無
 何也漢臯詩話

三

今之姓胥姓雍者皆平聲春秋胥臣漢雍齒唐雍陶
 皆是也蜀中作上聲去聲呼之蓋蜀人率以平為去
 出筆談

瓚

今人謂事之陳久為瓚本緣五代時有馬瓚者為使
幕官其人魯慇有所聞見他人已厭熟而已覺以為
新奇而道之故時人見以似者輒號為瓚云 宋景文
公筆記

老杜詩

一

杜子美和裴迪早梅詩有還如何遜在揚州之句注
云梁史何遜傳不見揚州事蓋遜早梅詩云兔園標
物序驚時最是梅銜霜當路發應雪擬寒開枝橫却
月觀花遠凌風臺應知早飄落故逐上春來 漢
詩鼻

二

老杜云長銚長銚白木柄我生託子以為命黃獨無
苗山雪盛短衣教挽不揜脛往時儒者不解黃獨是
何豢改為黃精學者承之以予攷之蓋黃獨是也本
草緒魁注黃獨肉白皮黃色巴漢人蒸食之江東謂之
土芋余求之江西謂之上土卯煮食之類芋魁云 後山
詩話

三

往年有人於洞庭湖中得一石刻一詩云蛟室圍青
草龍堆隱白沙護江蟠古木迎棹舞神鴉破浪南風
正收帆畏日斜雲山千萬疊底處上仙槎或特問諸

作者云此老杜詩也近有管城士大夫家藏本唐題
杜東美一卷皆子美詩其中一首云聞惠子過東溪
因置一送惠子白驢瘦歸溪惟病身皇天無老眼空
谷滯斯人崖密松花熟山盃竹葉春柴門了生事黃
綺采永稱臣今子美集中所無而用字亦多不同如故
園楊柳今搖落何得中愁曲盡生作却盡生意味遠
矣

卽謁詩

余亡友李秉彝史叟嘗謂余曰家藏唐卽謁詩八十
篇甚工謁選於吏部中榜此詩曰有能通此者當先

注官衆無間言如李太白云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
曾經照古人世以為工矣謁詩云不知天上月曾照
幾多人造語尤更省力今欲借傳因循不果此事不
載於唐書野史小說中皆未嘗見之唐文藝傳中有
卽說無卽謁也李希聲詩話

僧贊寧

一

僧錄贊寧有文學洞古博物著書數百卷王元之馬
偁徐騎省鉉疑則就質焉二公皆拜之柳仲塗開因
曰余頃守維揚揚郡堂後萊園繞雨陰則清醊夕起觸

近則散何耶寧曰此燐切力振火也兵戰血或牛羊馬
血著地則疑結遂為此氣雖千載不散柳邊拜之曰
掘之皆斷鎗折鏃乃古戰地也因贈以詩中有空門
今日見張華之句

二

江南徐知諤為潤州節慶使溫之少子也美姿度喜
畜竒玩蛩商得二鳳頭乃飛禽之枯骨也綵翠奪目
朱冠紺毛金嘴如生正類大雄鷄廣五寸其腦平正
可為枕諤償錢五十萬又得畫牛一幅畫啗草欄外
夜歸卧欄中知諤獻後主煜煜持貢闕下太宗張後
苑以示群臣俱無知者惟僧錄贊寧曰南倭烏和海
水或減則灘磧微露倭人拾方諸蚌胎脂中有餘浹數
滴者得之和色著物則晝隱而夜顯沃焦山時或風撓
飄擊忽有石落海岬得之滴水唐色染物則晝顯而
夜晦諸學士皆以為無稽寧曰見張騫海外異記後
杜鎬檢三館書目果見於六朝舊本書中載之並湘
錄山野

三

徐常侍鉉在江南日嘗直澄心堂每襪被入直至飛虹
橋馬輒不進裂鞍斷轡箠之流血掣繯却立鉉遺書

於餘杭沙門輦寧荅曰下必有海馬骨水火俱不能
毀唯漚以腐糟隨毀者於是鉉劇之去土文餘宋得
巨獸骨脰而上長五尺膝而下長三尺脰骨石斷柱
積薪焚三日不動以腐糟終漚之遂爛焉楊文公
談苑

能萬卷

餘杭能萬卷者浮圖之真儒介然持古人風節有與
學著典類一百二十卷天禧中秘閣求書王冀公欽若
特請附焉冀公尤所禮重其居延慶寺在大慈塢時
儒皆抱經授業師居嘗喜閱唐韻諸生嘗竊笑一日
出題於法堂曰楓為琥珀賦其韻曰脂入於地千載
成琥珀諸生皆不諭因請之不說凡月餘檢經史殆
百家會聚小說俱無見者閣筆以聽教師曰聞諸君
笑老僧酷嗜唐韻茲事止在東字韻第三板請詳閱
諸生檢之果載楓字注中云黃帝殺蚩尤棄其桎梏
變為楓木脂入地中千年化為琥珀始敬此書又有
云松液入地為琥珀者唐李嶠詠琥珀詩有曾為老
茯苓本是寒松液蚊蚋滿其中千年猶可覲之句未
知孰是余頃見琥珀中蚊蚋數枚凝結在內信嶠詩
不誣湘山野錄

錢昱獻王長子也讀書強記在故國與贊寧僧錄迭
舉竹數束得一事抽一條昱得百餘條寧倍之昱著
竹譜三卷寧著笋譜十卷昱輕便美秀 太祖受禪
伯父倣遣持貢入閣賜後苑宴射時江南使者已先
中的令昱解之應弦而中賜玉帶旌賞之歸朝願以
刺史求試乞換臺閣送學士院試制誥三篇格在優
等改秘書監尤善吏牘 太宗取閣閣深愛之謂左右
曰諸錢筆札多學浙僧亞栖書體格浮軟其失乃俗
獨此兒不類以御書金花扇及行草急就章賜之後
南郊當增秩 上曰丞郎德星象昱王孫也操檢無
守不宜應之授郾團蓋惜名器也

杜文正

長安一巨塚壞得古銅鼎狀方而 是古文十六字
人莫知曉命句中辨其篆曰此禹迹文也其詞曰
岐豐錫公秦之幽宮鼎藏於中命杜鎬攷其事曰武
王克殷都於豐鎬以雍州為王畿及平王東遷洛邑
以岐豐之地賜秦哀公墓中正有字學篆隸行草盡
精與徐鉉校定說文又同

楊文舉

吳楊文舉撰雍熙廣韻遂直館 太祖神主藏太室

西壁及篆字寶遂賜金紫益州華陽人也

陶尚書

乾德三年再郊范魯公質為大禮使以鹵簿青油隊
舊有甲騎盡取於武庫磨鍾鎧堅厚精明可畏謂於禮
容有所不順陶穀尚書為禮儀使出意絕之以青綠
畫黃絕為甲紋青布裹之緣青絕為下裙絳皮為絡
長短至膝如珂紋銅鈴逸前膺及後鞞至今用焉穀
本姓唐避晉祖諱易之明博該敏尤工曆象時為晉
虜勢方熾謂所親曰五星數夜連珠於西南已累
大明吾輩無怪左衽之憂有真主已在漢地觀虜帳
騰蛇氣纏之虜主必不歸國未幾德光薨於漢又字
東起芒侵於北谷曰胡雖非久相吞噬安能亂華後
皆盡然

竇仁惠公

一

竇禹鈞生五子儀儼侃偁倍相繼登科馮瀛王贈禹
鈞詩有靈椿一枝老丹桂五株芳時號五龍昆仲材
業儼儼尤著儼為禮部侍郎 太祖欲相之趙韓王
自慙寡學忌儼該博極引薛居正叅大政以塞之弟
儼素文蘊六學為周世宗所重判太常寺校管籥鐘鼓

辨清濁上下之類分律呂還相生之法去京房清宮一
筦調之三年方合天律又善樂章九絃之阮七絃之
琴十二絃之箏二十五絃之瑟三漏之簫八漏之箎
十七筦之笙二十三筦之簫皆立譜調按通而合之
器雖異而均和不差編於歷代樂章之後曰大周正
樂譜樂寺掌之依文教習尤善推步星曆與盧多遜
楊徽徽之同在諫垣預謂二公曰丁卯歲五星當連珠
於奎主文又在魯分自此天下始太平二拾遺必
見之老夫不與也果至乾德丁卯歲五星連珠於奎
太宗時鎮克海致仕於家八十三終謚仁惠公玉壺清話

二

此條檢中山詩話
不得第一卷太
祖聖訓而字句不
同

太祖欲改元謂宰相等曰今改年號須古來未有者
時宰相以乾德為請且言前代所無三年正月平蜀
蜀宮人有人掖廷者問太祖因開其奩且得鑑皆字
云乾德四年鑄大驚曰安得四年所鑄乎出鑑以示
宰相皆不能對乃召學士陶穀問之儀寶儀奏曰蜀少主曾
有此號鑑必蜀中所鑄太祖大喜因歎曰作宰相
須是讀書人自是大重儒臣矣劉貢父詩話

胡秘監

夏英公鎮襄陽遇大赦賜酺宴詔中有致仕高年各

賜束帛時胡秘監旦瞽廢在襄英公依詔旨選精縑
十疋贈之胡得縑以手捫之笑曰寄語舍人何寡聞
至此奉還五疋請檢韓詩外傳及服虔賈誼諸儒所
解束帛箋義賁於丘園之義自可見証英公檢之果
見三代束帛束脩之制若束脩十脰之脯其寔一束
也若束帛則奉其帛屈為二端五疋遂見十端表王
者屈折於隱淪之道也夏亦少沮湘山野錄

二

楊庶幾攷言胡秘監旦退居襄陽鑿大硯以著漢春
秋書成奠其硯每大臣名士薨卒必作傳以記其善
惡然世不傳庶幾亦有所述春明退朝錄

韓溥

韓溥長安人唐相休之裔孫溥學善持論詳練臺閣
故事多知唐朝氏族與人談麀可聽為近世肉譜

王貽孫

王貽孫字象賢溥之子太祖嘗問趙普拜禮何以
男子跪婦人不跪徧問禮官無有知者貽孫曰古詩
云長跪問故夫即婦人古亦跪也唐太后朝始拜而
不跪普問何出所對曰太和中幽州從事張建章渤
海國紀以溥藏書萬卷貽孫遍覽之

劉吉

劉吉護治京東時決時張去華任轉運使巡視河上方會食坐客數十人鱠鯉為饌去華顧謂四座曰南人在水鄉多魚為食殊不厭其腥也意若輕鄙南士吉奮然對曰運使本進士狀元曾不讀書何自彰其寡學尚書禹決九州有魚鱉使民鮮食淮夷蠙珠暨魚易始之九二庖有魚又有繫庖氏儀以畋以漁蓋取諸離周官人掌以時獻為梁辨魚物供玉膳脩詩載嘉魚：藻九罭之篇小雅云庖鱉膾鯉張仲孝友國風云豈其食魚必河之魴又曰誰能烹魚漑之釜鬻戴記云水潦降不獻魚鱉魚鱉不中殺不粥於市居山者不以魚鱉為禮三月天子乘舟薦鮪於寢廟孟秋天子食稻與食魚又食魚者去乙孔子魯人去云魚餒不食趙盾晉人魚餐餐田文齊人其上客皆食有魚子產鄭人而人獻生魚子公亦鄭人染指於鼎公父文伯魯人羞鱉致客怒而出大舜漁於雷澤呂望釣於渭濱又何必皆南州之人况今大官之盛饌宗祀之備物皆薦是品而周旋販鬻閭閻啖食其濟民食廣矣何談之容易去華色沮不能酬其言楊文公談苑

皇朝類苑卷第六十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皇朝類苑卷第六十二

風俗雜誌

辰州硃砂辰砂嘉者出夔峒錦州界狹獠峒老鴉井其井

深廣十丈高亦如之欲取必聚薪于井俟滿火燎之

石壁迸裂入火者既化為烟氣矣其偶存在壁者方

得之乃青石色頑石有砂處即有小龕中坐白石牀

如玉牀上乃生丹砂小者如箭鏃大者如芙蓉先如

玉磬可鑿研之如猩血砂泊林人者重七八兩至十

兩小者五六兩者亦有赤色如箭鏃者帶石得自工

中非此之比也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骨羹

真宗時有人奉使交趾以骨羹配籠餅而食羹中血皆如皂筴子雖味不甚佳莫知其何以致然洎回苦求其法乃取牛脾滷而去其皮耳

華清宮

故華清宮在綉嶺之下山半有玉蘂峰天末入聖米予為學子山之嶺所謂朝元閣者峰側有夾柱柱作玉母之像雖有小損腐之處而丹青未甚暗昧其御階夾以蓮花千條次則一石柱端有孔相傳云開元天寶中貫以紅錦緜紐宮女攀板而上慶曆中再游詢王母之像失之久石柱孔已為庸道士燒為灰而塗壁矣嶺之陰溫泉湧流嶺之南有丹霞泉者極寒測予嘗夏與盥于彼

又

唐華清宮今靈泉觀也七聖殿之西隅十數步間有皂筴一枝合數人抱條頗相瘁相傳云明皇泊泊貴妃共椎植干此每歲結實以有十數英合歡者京兆尹命老卒數十人守視之移接于他枝則不復合歡也杜太監植嘗言南方無好羊洎麥惟魚稻為佳故南人嗜之北方魚稍不多而肉麵為佳故北人嗜之易地

則皆然不必相非咲也

白石碑

江陵北四十里有白石碑驛其西有踈陂東有鴨陂
白碑亦當作陂澤之陂也蓋駘驛側數里有後梁宣明
二帝墓唐相蕭蕭嵩為其祠立碑于駘之北因此人以
陂為碑誤也

虎畏橐駝

天禧中有武臣赴官齊州北境時河水漸退葭
芟阻深武臣以橐駝十數頭負橐篋肩署宵征有虎
蹕于道橐駝既見鳴且逐之虎大怖駭棄三子而走
後卒獲其子而鬻之

石魚

隴西有地名魚龍出石魚掘地取石破而得之多鄉
洎鯀亦有數尾相隨者如以漆描画鱗鬣稍直燒之
尚作腥魚：龍古之阪澤也豈非魚生其中乎顏塞
漸久而土凝為石鼓故破之有魚形今衡州有石魚無
異隴州者杜甫詩有水落魚龍夜山空鳥鼠秋正謂
隴州也

沸沙

荆江自湖口而面上有沸沙船行而抗屹然而止其下即

沙水湧沸舟子無以施其力俄頃即至埋溺為蘆蒂
五七番置油米其上焯焯之船下乃得行

石燕

零陵出石燕舊傳遇雨則飛嘗見同午年謝郎鴻云向
在鄉中山寺為學高巖石上有如燕狀者目以筆識
之石為烈日所暴忽有驟雨過所識者往墮地蓋
寒熱相激而迸落非能飛也予向過永州有人贈一
石板上亦有燕形者在焉土人呼為燕窠

陽朔石峰

桂州左在右山皆平山地拔起數百丈竹木翳鬱石如

黛染陽朔縣也尤最在佳四面峰巒駢立政故陀沈水部彬嘗

題詩曰陶潛彭澤五株柳潘岳河陽一縣花兩處是
如陽朔好碧蓮峰裡住人家

南海啖栢柳

南海地氣暑濕人多患胸中痞滯故常啖栢柳日數
十口加以勃萋藤洎規灰同咀之液如硃色程思孟
知番禺凡左右侍史啖栢柳者悉驅枝之或問其故曰
我惡其口唇如漱血耳

蟻鮓

嶺南暑月欲雨則朽壤中白蟻蔽空而飛入水翅脫

即為蝦土人遇夜於水次東燭蟻見火光恣投水中
則以竹篾漉取搏之如合俸每搏一兩以豚齏糝
之為鮓號天蝦鮓又有大赤蟻作窠于木稍有數升
器者取其卵并蟻以糝泊薑鹽釀為鮓云味極辛辣

杭人好飾門窓竹器

熙寧八年淮浙大旱米價翔湧人多殍飢杭人素輕
夸好美潔家有百子千必以大半飾門窓其竹器荒黝
既甚驚之不能售多斧之為薪列賣于市往是金
漆薪

木饅頭

木饅頭京師亦言有之謂之無花果狀類小梨中空既
熟色微紅味頗甘酸食之大發瘴嶺南尤多州郡待
客多取為茶牀高飮故云公筵多飮木饅頭或謂嶺
南諸州刻木作饅頭狀成刻字云天大中祥符年一牒
造三十隻談者之過也並錄

嶺南人相呼

嶺南風俗相呼不以行第唯以各人所生男女小名
呼其父母元豐中余任大理承斷賓州奏案有民韋
超男名首即呼韋超作父首韋邀男名滿即呼邀作
父滿韋全女名挿娘即呼韋全作父挿韋庶女名睡

娘即呼帝庶作父睡妻作媼睡

閩人稱呼

閩人謂子為囡謂父即罷故願况有哀閩囡一篇曰
囡生閩方閩吏得之乃絕其陽為臧為獲致金滿屋
為髡為鉗如視草木天道無知我罹其毒神道無知
彼受其福即罷別囡吾悔生汝及汝既生人勸不舉
不從人言果獲是苦囡別即罷心摧血下隔天絕地
及至黃泉不得在即罷前蓋唐世多取閩童為閩奴
以進之故况陳其苦若以諷焉並青箱
禮記

西域山水

昔人文章用北狄事多言黑山黑山在大漠之北今
謂之姚家谷族有城在西南謂之慶州予奉使嘗帳宿
其下山長數十里土石皆紫黑似今之磁石有水出
其下所謂黑水也胡人言黑水原下委高水曾逆流
予臨視之無此理亦常流耳山在水之東大抵北方
水多黑也色故有盧龍郡北人謂水為龍盧龍即黑水
也黑水之西有連山謂之夜來山其山極高峻契丹
墳墓皆在山之東南麓近西有遠祖射龍廟在山之
上有龍舌藏于廟中其形如劍山西別是一族尤為
勁悍惟啖生肉血不火食胡人謂之山西族北與黑

水胡南與達鞞鞞接境見筆談

洛陽貢花

洛陽至京大驛舊未嘗進花李文定公留守始以花
進歲差府板校二人乘駟馬晝夜馳至京師所進止正姚
黃魏紫三四朶用菜葉實籠中籍覆上下使馬上不
動搖亦所以禦日氣又以蠟封花蒂可數日不落迄
今貢不絕出澠水燕談

海仙花

胸山有花類海棠而枝尤在長花尤密惜其不香無子
既開繁麗袅娜如曳錦帶故淮南人以錦帶目之王
元之以其名俚命之曰海仙而為詩曰春憎芍窈教
無子天為妖嬈不與杏又曰錦帶為名太平卑俗為君
呼作海仙花

一 硯

南唐後主留心筆札所用澄心堂帛李廷珪墨龍尾
石硯三物為天下之冠自李氏之亡石龍尾名不復
出嘉祐中校理錢仙芝知歙州訪得其所乃大溪也
李氏嘗患溪深不可入斷其流使由他道李氏亡居
民若溪之回遠道之如昔石乃絕仙芝移溪還故道

石乃復出遂與端溪並行

二

淄州淄州川縣神童山石門澗有石若有青金色異相維其文如銅屑或曰即自然銅也理極細密范文正公早居長白山往來于此常見其石皇祐米末鎮青遣石工取以為硯極發墨頗類歛石今東方人多用之或曰范公石然不耐久則石乃断裂並澆水

三

余為兒童時見端溪硯有三種曰岩石曰西坑曰後厯石色深紫觀乎而潤幾於有水叩之聲清遠石上有黝青綠間暈員小而緊者謂之鸚鵡眼此乃岩石也揀于水底最為上人貴重又其次則石色亦赤呵之乃潤叩之聲清但不清遠亦有鸚鵡眼色紫綠慢而大此乃西坑石土人人不甚重又其下者青紫色向明側視有碎星光點如沙中雲母石極慢乾而少潤和之聲重濁亦有鸚鵡極大而偏斜不緊謂之後厯石土人賤之西坑硯三當岩石之一後厯硯三當西坑之一則其品價相懸可知矣自三十年前見士大夫亦得端石岩硯者予觀皆西坑石也迩來士大夫所收者又皆後厯石也豈惟世與岩石雖西坑者亦

不可得見矣而東軒筆錄

四

唐彦猷清簡寡慾不以世務為意公退一室蕭然終日默坐惟吟詩臨書烹茶試墨以度日此嘉祐中守青社得紅絲石於黑山琢以為硯其理紅黃相間文如林木或如月暈或如山峰或如雲霞花卉石自膏潤浮泛墨色覆之以匣至數日不乾彦猷作硯錄品為第一以謂自得此石端溪龍尾皆置不復視矣

墨

蕭陽蔡君謨嘗許李超易水人唐末與子庭珪渡江

謂

至歙州以其地多美松因留居以墨名家本姓奚江南賜姓李氏珪或為邾弟庭寬庭實男承宴承用皆有聞易水江南又有朱君德柴成務李文遠張遇陳濟著名當時其著製有劍脊圓餅握墨進貢墨供堂墨面多為龍紋其幕有宣府字或止云宣城著姓氏或別州有今人間亦有傳者仁宗嘉祐中宴近臣於群玉殿嘗以墨賜之曰新安香墨其後翰林諸君承賜者皆庭珪雙脊龍樣尤為佳品

鱈魚

咸平中陳文惠公謫居潮州時潮人張氏子濯于江

邊為鰐魚食之公曰昔韓吏部以文投惡溪鰐魚為吏部遠徙今鰐魚賊人則不可赦矣乃命吏督漁者網而得之鳴鼓告其罪戮之于市圓其形為之贊至今人多傳之鰐火者數丈或玄黃或蒼白似龍而無角類蛇而有足睥目利齒見之駭人卵化山谷間大率為鰐者十二三其餘或為鼃或為龜也喜食人畜其令必以尾卷去如象之任鼻也

法相院矮檜

亳州法相禪院矮檜高絕數尺偃亞蟠屈枝葉茂盛不可圖狀唐大中年李待價石記云圓蔭三丈餘距

今又百餘年廣袤五六丈為一郡之珍玩土人目其寺曰矮檜真廟祀老子嘗駐蹕其下今御榻尚在故陸子履詩曰先王玉座親臨地故老于今涕泫然

慈航院

通州狼山廣教寺在唐為慈航院在江中山上昔人有詩曰飛米靈鷲嶺化作寶陀山山前後乃江海相接處舟出三山間水湍礙石率多覆溺者有僧率其徒操楫以護之舟免觸石之患故有慈航之名近年江水南徙山之前後皆為陸田後人有詩曰昔年航底浪今日馬蹄痕皆紀實也

瓊花

揚州后土廟有瓊花一枝潔白可愛歲久木大而花繁俗目為瓊花不知實何木也世以為天下無之唯此一株孫冕鎮維揚使訪之山中甚多但歲苦樵斧野燒故木不得大花不能盛遂不為人貴孫傷之以詩曰可憐遐僻地常化燎原灰近京師亦有之或曰乃李文饒所賦玉藥花也並滄水燕談

二

揚州后土廟有瓊花一株或云自南唐所植即李衛公所謂玉藥花也舊不可移徙今京師亦有之李學士談叢

茶一

建茶盛於江南近歲製作尤精龍鳳團花最為上品一斤八餅慶曆中蔡君謨為福建轉運使始造小團以充歲貢一斤二十餅所謂上品龍茶者也仁宗皇帝尤珍惜雖輔相未嘗輒賜唯郊祀致齋之夕兩府各四人并賜一餅宮人剪金為龍鳳花貼其上人人分嘗之以為至寶不敢碾試時有嘉客出而傳玩歐陽文忠公云茶為物之至精而小團團又其精者也

滄水燕談

二

建州陸羽茶經尚永_未知之但言福建等十二州未詳
往、有之其味極佳江左近日方有蠟面之號李氏
別令取其乳作片或號曰京挺的乳及骨子等每歲
不過五六萬斤訖今歲出三十餘萬斤凡十品曰龍
鳳茶京挺的乳石乳白乳頭金蠟面頭骨次骨龍茶
以供乘輿及賜執政親王長主餘皇族學士將帥皆
得獻_鳳茶舍人近臣賜京挺的乳館閣白乳龍鳳石乳
茶皆太宗令坐江左乃有研膏茶供御即龍茶之
品也丁謂北苑茶錄三卷備載造茶之法今行於世

楊文公
談苑

三

蠟茶出於_劍福建草茶盛於兩浙之品日注為第一自
景祐以後洪州雙井白芽漸盛近歲製作尤精囊以
紅紗不過一二兩以常茶十數斤養之用辟暑濕之
氣其品遠出日注上遂為草茶第一_{青箱歸田錄}
_{禱記}

取碑碣為塔材

長安故都多古碑石景祐初莊獻太后遣中使建塔
城中時姜遵知永興盡力于塔悉取碑碣以為塔材
漢唐公卿墓石十七七八楊大年談苑叙五行德金
石厄事宋有天下百餘年長安碑刻再厄矣惜哉

威州

唐李衛公維州吐蕃得之號曰無憂城景祐中或以其與維州名相亂郵置文字率多往來住滯乞改其名仁宗曰此足以威西戎乃改曰威州

西溪寺石

華陰楊褒好古博物家雖甚貧而書畫奇玩充實中橐家姬數人布裙糲食而歌舞絕妙故歐陽公贈之詩曰三脚木牀坐調曲蓋言褒之貧之也褒皇祐中宿華州西溪寺夜闌燈滅於閣下有光燁然旦起視之石也詢寺僧云西溪華下勝處郡僚宴集之地每以此石鎮肉耳至夜褒移至他處光復在焉意其蘊玉因求得之輦至都下使玉工視之以為然剖之得玉徑數寸溫潤純粹光彩燦然工人驚曰至寶曰今王府中未有其比會朝廷求良玉琢鎮國寶褒因獻之遂以為璽鎮國華州軍額朝廷以名與璽同乃改曰鎮潼軍亦異也余叔父博士早為華州幕官故知其詳或以為褒所獻琢為蒼璧未知孰是

浣水燕談

烏魚骨毒牡丹

洛陽牡丹歲久蟲蠹則開花稍小園戶以硫黃簪其穴蟲死花復盛大其園戶相妬則以烏魚骨刺花樹

皮中及花中必死蓋牡丹忌烏魚骨耳

陳太丘碑

熙寧中余為毫之蒙城主簿聞鄆縣北睢水之陽漢太丘長陳寔廟前有祭中即立碑詢土人云無有也一日泮濑過其地與邑令丹陽姚存詢得之已為村人斲為石橋脚矣方跌在水洩目卑至祠下石五段字正隸皆訛缺不可讀僅有一二存者獨碑陰故吏姓名差完其東數里復得漢富春丞張君墓碑二目教吏磨墨模本將以獻歐陽公以助集古未果而公薨至今以為恨

小為正隸附篆為流水芙蓉茂林叢竹又為孤雲野鶴下有老人倚杖岸情逍遙其間似非世間人有飄逸不可扳之高致蓋昔之高人逋客能自致於寂寞之鄉有足以寓意寫懷者未嘗遺物鑑以寄一時之遠耳豈良工巧冶所能知也附隸亦為禰花皆古簡不可識元豐初終南仰盤良翁得其一而小者小巖士家南陽賈黯大年求得之一日相遇于臨淄阿育寺出二鑑示客請命而為一使二鑑不相去遂并以歸大年鳳凰隻頭南金裝陰陽合配日月兩相會白玉芙蓉匣翠羽瓊瑤帶同心人心相親照心照胆保

千春煉形巧冶營質良工如珠出匣似月停空當戶
馮翠對臉傳紅綺窗綉幌幌俱含影中

羽陽宮瓦

秦武公作羽陽宮在鳳翔寶雞縣界歲久不可究知
其處元祐六年正月直縣門之東百步居民崔氏濬
池得古銅瓦五皆破獨一首完而徑四寸四分瓦面
隱起四字曰羽陽千歲篆字隨勢為之不取方正始
知即羽陽舊址其地北負高原南臨渭水前對群峰
形勢雄壯真勝地也武公之初年距今千有七百餘
年矣吳武公游景叔方總秦鳳刑獄摹刊于石置之岐
陽憲臺之瑞豐亭以貽好事者

椰子木

椰子木生安南及海外諸國木不如椶櫚大者高百餘
尺天花葉白如千葉芙蓉一本花不過數十實不過三
五顆其大如斗至乾熟差小外有黃毛軟皮中有殼
正類椶櫚故有人戲為詩曰百果之中尔最尊椶櫚
應是次雲孫佺期亦有題椰子詩曰叢生雕胡首圓
實椶櫚身殼上有二穴芽出穴中殼肉類蘿菔皮味
苦而肉極甘脆啻人甚珍之中有汁大者一二升啻
人謂之椰子酒飲之得醉交州記以為漿者是也治

消渴塗髮立黑皮煮汁止血療吐逆肉益氣去風
並泥水
燕談

皇朝類苑卷第六十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皇朝類苑卷第六十三

風俗雜誌

屏

屏之類不一生邕管之西及交趾者角文如屨實理
燥少溫潤來自船上生大食者文如茱萸理潤如綴
光彩綵瑩徹甚類犬鼻若傳以膏甚有花文而尤異者
曰通天屏或如日星或如雲月或如葩花或如山水
或成飛走或成魚龍或成神仙或成宮殿至有衣冠
眉目衣杖履羽毛鱗角完具若繪畫然為世所貴其價
不貲莫知其所以然也或以屏愛一物玩之久則形

潛入角中是又不可以理推之者其文有正挿者有
倒挿者有腰鼓挿者其類不一方具其在角未解也雖
海人亦未知其為異也故波斯以象牙為白暗犀角
為黑暗以其難別識也犀之有通天花文又者自顧其
影則怖常飲濁水不欲照見其角也海人之取犀也
多於山麓植木如列羊棧久則木朽犀前足短止則
依木而立朽折犀倒不能自立因格殺之犀歲亦退
角培土埋僻處海人偵知為木角易取之西域謂犀
為竭伽角為毗沙拏言一角也澠水燕談

唐人飲酒喜以令為罰韓吏部詩曰令徵前事為白
傳詩云醉翻襪衫拋小令今人以絲管歌謳為令者
即白傳所謂大都欲以酒勸故始言送而繼承者辭
之搖首按按舞之屬皆却之也至八遍而窮斯可受矣
其舉故事物色則韓詩所謂耳近歲有以進士為舉
首者其黨人意侮之會其人出令以字偏旁為率曰
金銀釵釧鋪次一人曰絲緯綢絹綉至其黨人曰鬼
魁魁魁魁俗有謎語曰急打急圓慢打慢圓分為四
段送在窠前初以陶元瓦乃為令耳劉貞父詩話

酒今謂飲酒有舞手者遠起于堯民也既醉以酒浩
然陶情不覺鼓腹手舞蓋無事醉飽樂極則然也嘗
聞風俗聞問言飲酒欲勸無由自醉得飲則沉湎矣乃
有說舞手即解之時欲以酒屬前人則舞手招之前
人辭之則舞手拂焉又以手作期刻之勢以恤其不
飲前人不作叩頭之狀如是則有招也拂也期也
刻也而後机巧生焉以四字合為章段伺其手舞不
及樂拍不合律者皆為犯酒家令也主者以分数罰
之然詩中稱取彼兕觥觥又云不醉無歸不醉而出是
不親也其來不近矣東漢賈景仲著酒令九篇始形
載籍然終尋求未見唐高宗鄧弘慶以平素有精為
令始也及天寶以來海內無事京師人家多聚飲樂
歌令新奇故穆宗好教技觀教坊樂問丁不公著曰比
聞公卿去底俗為酣燕皆極歡娛亦可為慰公著曰
此事誠不可嘉且言賓燕之禮不繼以淫前代名士
或清設雅論詠歌獻酬不至于亂天寶之末風俗奢
靡沉醉諠譁由是官務多廢聖心求理安得不勞神
慮帝深嘉其言後皇甫松撰醉鄉日月一卷言醉樂
如入壺中天也亦無舞手飲禮之法次有崔端已
著庭萱譜令之所出象有旋然也言萱草一名忘憂

也謂姐折姐解體怒怒其放縱則忘憂也然則賈逵濫觴于其前皇崔波瀾於其後梁元帝宴集屬不二為酒令規曰江左以來未有此舉蕭琛傳語謂為知言也吳都賦曰李里讌巷飲飛觴舉白曰犯今者罰之詩曰振振鷺々於下鼓淵々醉言舞干胥樂兮贊寧要言

探珠

嶺南雜錄曰海灘之上有珠池居人探而予市予嘗知容州與浦密近頗知其事珠池凡有千餘處皆海也非在灘上自某縣岸至某處是某池若靈瀨滌囊材田場條樓斷望皆池名也悉相接在海中但因地名而殊矣斷望地接交趾界產大珠而蛋戶往採之多為交人所掠海水深數百尺以上方有珠往々有大魚護之蛋亦不敢近倦遊錄

又

劉銀據嶺南置兵數千人以採珠為事目曰媚川都再推以石礮其足入海至五七百尺溺而死者相屬也久之珠璣充積內府所居殿宇梁棟簾箔率以珠為飾窮極華侈及王師入城一火而盡藝祖詔廢媚川都黥點其壯者為軍老者放歸田里仍詔百姓不得以採珠為業於是俗知務農矣澠水燕談

鴿寄書

古詩云袖中有短書欲寄雙飛燕詩意以燕春去秋
來似可寄書故偶然耳今人則馴養鴿家通信皆非虛言
也攜雖至外數千里縱之輒能還家蜀人以况事至京師
者以鴿寄書不旬日皆達及賈人船浮海亦以鴿通
信陸机機使黃耳寄書此殆不然自洛至吳更歷江淮
犬何能浮水必從舟楫犬豈能喻意涉事水也若此犬
通神不可測度則不從言說耳或者陸氏有奴名黃
耳因此以為真狗也劉貢父詩

俗謂州都事簡者為道院

江陰軍北距大江地僻鮮過客將迎之煩所隸一縣
公事絕少通州南沮江東北瀕海士大夫罕至居民
以葢魚自給不為盜賊訟稀事簡仕宦二州者最為
安逸故士大夫謂江陰為浙江道院通州為淮南道
院滄水燕談

仕宦嶺南

嶺南諸州多瘴毒歲閏尤甚近年多選京朝官知州
及吏部選授三班使臣生還者十無二三雖然免死
亦多中嵐氣容色變黑數歲發作頗難治療舊日小
縣及州郡官率用土人攝官蒞之習其水土後言事

者以為輕遠任朝廷可其言稍益俸入加以時養貧
冒之徒多亦願往雖喪軀亦不悔也

舉子投贄

國初襲唐末士風舉子見先達先通箋啟刺字謂之
請見既與之見他日再投啟事謂之溫卷或先達以
書謝或有稱譽即別裁啟事委曲叙謝更求一見當
時舉子之先達者其禮如此之恭近歲舉子不復行
此禮而上官亦鮮有延譽後進者澠水錄

又

先公嘗言近日舉子多紫衣皂衫乘馬以虎豹皮裝
飾鞍韉謁見士大夫並不以箋啟為先容往往仍不
具欄鞞甚無謂也吾不敢以遠事言之只記後唐明
宗朝公卿大僚皆唐室舊儒務以禮法相尚其時進
士明經皆衣紵布欄衫藍鉄帶着靴乘驢鞞角木不
施鞞韃重帶書筒照袋書筒乘啟狀照袋貯筆每見
硯帛墨照見前製說
公卿門並數步外下馱整衣冠歛樸然後躬趨門下
求執事者通箋啟刺字請見既得他日復投啟事謂
之謝見又數日如袖文卷授以執事閣者不更求見
又數日復投啟事謂之溫卷大都見不可教則黷
黷則見待之禮懈矣或大僚有書題詩卷他處聞有

稱譽之言則別裁啟事委曲叙感方不可更求一見當
時進士各以所業止投一卷至兩卷但于詩賦歌篇
古調之中取其最精者投擲兩行卷號曰雙行謂之
多矣故桑魏公維翰只行五首賦白少李棋相愚只行
五首但取大名以至大位豈必以多為貴哉裴說補
闕只行五言十九首苦吟至來秋復行舊卷人有譏之者
裴曰只此十九首者今尚未有人見知何暇別行卷
哉譏者以為知言故兵部侍郎祐狀元轍之子其父
與桑魏公同年祐既幼孤文章有天才祐纒弱冠以啟
投桑公其文約數千字桑公一見大驚賞由是教價
溢于軍下輩以此言之益知慙心慙貴常當文愈以見不在
多行之驗也明宗晚年重榮為群小所悞稱兵向闕
洛下其驚憂句餘日方寧靖猶市肆未開居人閉門不敢
出時有舉子數人乘驢開著大袴白衫戴皂紗帽往
來于通衢間居人見無不咲之是知敦尚儒雅乃升
平之美事耳問闕之際猶以此卜治亂况他事乎李
士談叢

一 泉水

河中府舜泉坊二井相通所謂匿空勞出者也祥符

中真宗祀汾陰駐駟蒲中車駕親臨賜名廣孝泉井
亦名其坊御製贊紀之蒲瀕河地鹵泉鹹獨此井甘
美世以為異

二

皇祐中范文正公鎮青龍與僧舍西酉洋溪中有醴
泉湧出公創亭泉上刻石記之其後青人思公之德
目之曰范公泉環石古木蒙密塵迺不到去市塵絕
數百家而若在深山中者自是幽人逋客往來賦詩
鳴琴烹茶其上日光玲瓏珍禽上下真物外之趣似
非人世間也歐陽文忠公劉翰林貢父及諸名公各
賦詩刻石而文公乃屬唐武公蘓卿篆石榜之亭中
最為營兵住處元祐中青守以其地與民為水碓稍
復完葺

三

青州城西南皆山中貫洋水限為二城先時跨水植
柱為橋每歲六七月間暴漲水與柱鬪率常壞橋州
以為患明道中夏英公守青思有以得之會得守城
廢卒有智思疊巨石固其岸取大木數十相貫駕為
飛橋無柱至今五十餘年橋不復壞慶曆中陳希亮
守宿州以汴橋尾塊常損官舟害人命乃法青州所

作飛橋至今沿汴皆飛橋為往來之利俗曰虹橋

四

齊州城西張意諫議園泉有金線泉甃方地廣袤文
餘泉亂發其下東注城壕中澄徹見底池心南北有
金線一道隱起水面以油滴一隅則線文遠去或以
杖亂之則線輒不見水止如故天陰亦不見齊為東
方名郡而張氏濟南盛族園池乃郡之勝遊泉之出
百年矣士大夫過濟南至泉上者不可勝數而無能
究其所以然亦無一人題咏獨蘓子瞻有詩曰槍旗
携到齊西境更試城南金線竒然亦不辨泉之所以
有金線也並出澠水燕談

五

雍熙二年鳳翔秦岐山縣周公廟有泉湧舊老相傳
時平則流時亂則竭安史之亂其泉竭至大中年復
流賜號潤德泉後又涸今其泉復湧澄甘瑩潔 太宗
嘉之湘山野錄

芋蘿蔔

江東居民歲課程藝初年種芋三十畝計省三十斛
次年種蘿蔔二十畝計益米三十斛可知蘿蔔消食
也尔雅葵蘆葩郭璞注葩宜為蒹蘆蒹菁屬紫花大

根俗呼雷葵更始敗掖庭中宮女數百人幽閉殿門
內掘庭中蘆葍食之今蘿蔔也

小窰李

許州小窰出好李太常火卿劉蒙正有園在烏多植
之每遣人負擔歸京師以遺貴要竊得嘗之絕大而
味嘉所謂嘗知也並楊公
談苑

蓬莪茂

嶺南青姜根下如合棒其旁附而生者狀如姜徃々
如大芋南人取其中者乾之名蓬莪朮北人則呼為
蓬莪茂字書亦無茂字名之為朮乃是有土人病淺痢
者取青姜磨酒煮服之多愈蓋蓬莪朮和氣耳

魚

河豚魚者有大毒肝與卵人食之必死每至暮春柳
花飛墜此魚大肥江淮人以為時珍更相贈遺齋其
肉襟蘭蒿荻芽淪而為羹或不甚熟亦能害人歲有
被毒而死者南人嗜之不已嶺南有五齋魚五百石斜
紋被色如虹或云與蛇為牝牡春時食其卵亦能殺人
嚼其肉襟蘭必致嘔洩又有抱石魚狀類科斗生急
灘石上凡廬陵南康韶人皆取食之釀鮓淪羹以
為奇味今之通遠軍乃古渭州之地渭源出焉中有

水蟲類如鳥作覓之聲見者即以挺及擊之多化為石可以為礪石曰覓石長尺餘直一二千兵及經其磨者青光而不繡亦奇物也

菩薩石

嘉州峨眉山有菩薩石人多採得之色瑩白若太山狼牙石上饒水晶之類日光射之有五色如佛頂圓光出楊文公談苑

鳳凰

南思州北甘山壁立千仞有瀑水飛下猿狖不能至鳳凰巢其上彼人呼為鳳凰山所食以魚蟲遇大風雨或飄墜其雛小者猶如鶴而足差短南人截取其嘴謂之鳳凰盃古詩謂鳳凰生于丹穴即南方也蓋此禽出塵寰之外能遠羅弋以為羽族之長者以其智能遠害逢時而出也本朝嘗集清遠合歡之樹

鳩鳥

至和中予赴任邕至金城駟一郵置早膳聞如以手答腰鼓者問郵卒曰何處作樂曰非也乃鳩鳥禁蛇耳並出倦遊襍錄

物性相感

金橘產於江西以遠難致都人初不識明道景祐初

始與竹子俱至京師竹子味酸人不甚喜後遂不至
金橘香清味^美置之尊俎間光彩灼爛^燦如金彈丸誠
珍果也都人初不甚貴其後因溫成皇后尤好食之
由是價重京師^余世家江西見吉州人甚惜此果其
欲久留者則于菜豆中藏之可經時不変云橘性熱
豈性涼故能久也凡物有相感出于自然非人智慮
所及皆因其舊俗而習知之今鄧唐間多大柿其初
生澀堅寔如石凡百十柿以一楂櫬置其中^楹楹亦
可則紅熟爛如泥而可食土人謂之烘柿者非用火
乃用此耳淮南人藏盞酒蟹凡一器數十解以皂莢
半挺置其中則可經藏不沙至于薄^荷醉猫死猫引
竹之類皆世俗常知而翡翠屑金人氣粉屏此二物
則世人未知者余家有一玉罌制作甚古而精巧始
得之梅聖俞以為碧玉在潁州時常以示僚屬坐有
兵馬鈴轄鄧保吉者真宗朝老內臣也識之曰此
寶器也謂之翡翠云禁中寶物皆藏宜聖庫中有翡
翠盞一隻所以識也其後予偶以金環於罌腹信手
磨之金屑紛々而落如硯中磨墨始知翡翠之能屑
金也諸藥中屏最難搗必先鎊屑乃入衆藥中搗之
衆藥篩羅已盡而屑^屏獨存偶見一醫僧元達者解

犀為小塊子方一寸許以極薄之帛裹置於懷中近
肉以人氣蒸之候氣薰蒸決冷乘熱投^曰中急搗應
手如粉因知人氣之能粉犀也然今醫^{工皆}皆莫有知者

沉香木

沉香木嶺南諸郡悉有之瀕海諸州尤多余連枝崗
嶺相接數千里不絕葉如冬青大者合數人抱木性
虛柔山民或以創節廬或為橋梁為飯甑尤佳有香
者百無一二蓋木得水方結香多在折枝枯幹^{中式}
為沉或為箋其黃熟自枯死者謂之水盤今南息^恩高
竇等州惟產生結香蓋山民入山見山木之曲幹斜

枝必以力折之成^坎經年得^雨兩水所漬遂結香復鋸

取之刮去白木其香結為班點亦曰鷓鴣班燔之極
清烈^沈汎之良者惟在瓊崖等州俗謂角沉乃生木中
取者宜用薰衣黃沉乃枯木中所得者宜入藥用依
木皮而結謂之青桂氣尤清山中歲久不待^剝剝而
精者謂之龍鱗亦有削之自卷咀之柔韌者謂之黃
蠟沉尤難得並出倭遊襍錄

又

嶺南雷州及海外瓊崖中多香樹山中夷民折采賣
與人其一樹出香三等曰沉香曰箋香曰黃熟香沉

箋皆二品曰爇結曰生結爇結者樹自枯爛而得之
生結者伐仆之久爛脫而剔取黃爇有三品曰莢曰
箋其破者為黃散香夷民率以香樹為槽以飼鷄犬
不如爇爐向蒙蒙

此行有脫誤

麝裂臍狨羴牛斷尾

公嘗言商汝山多群麝所遺屎嘗就一處雖遠近食
必還走之不敢遺迹也所慮為人獲人反以是求得
必掩群而取之麝絕愛其臍每為人所逐勢且急即
自投高岩^{舉爪}裂出其香就繫而死猶^拱四足保其
臍李商隱詩云投巖麝退香許渾云尋麝殺生香是
也狨類鼠而大尾長而金色生川峽深山中人以藥
天射殺之取其尾以擲之惡其為身患杜甫詩云狨
擲寒條馬見驚蓋輕捷善緣木猿猴之類也羴牛出
西域尾長而脰短中國以為纓人或射之亦自斷其
尾^{尾蓋左氏所謂雄雞自斷其尾}而莊周以牛白頰猪之亢鼻與自痔病者巫祝不
以遼河乃無用之為大祥也

鼃變為鶉

至道二年夏秋間京師鬻鶉者積于^市諸門皆以大
車載而入鶉終直上^二錢是時雨水絕無鼃聲人有得
於水次者半為鶉半為鼃^{知鶉}乃鼃之變也列子天瑞篇

曰鼃變為鶉張湛注云事見墨子斯不謬矣又田鼠變為鶉鶉蓋物之變非一揆也

猩猩

猩猩南中獸山海經云如豕而人面汲冢周書云狀如黃狗人面頭如雄鷄鄜元水經云形如黃狗而面目端正善與人言聲音妙麗如婦人對語聞之無不酸楚其血可以染紬素尤為絕好太宗平嶺南求得猩猩：如鷄雄鴨而大取其血以染色如溼丹與傳記所載不類

鸕鷀捕魚

士人劉克博觀異書杜甫詩有家、養烏鬼頰、食黃魚世之說者皆謂夔峽間至今鬼有戶乃夷人也其主謂之鬼主然不聞有烏鬼之說又鬼戶老夷人所稱又非人家所養克乃按夔州圖經稱峽中人謂鸕鷀為烏鬼蜀人臨水居者皆養鸕鷀鷀繩繫其脛使之捕魚得魚則倒提提出之至今如此予在蜀中見人家養鸕鷀鷀使捕魚信然但不知謂之烏鬼耳筆談

病瘦

夫頸處險而瘦今汝洛間多而浙右閩廣山嶺重阻人鮮病之者按本草海藻昆布主瘦瘤注云凡海菜

皆療瘤結氣青苔紫菜六然蓋瀕海之邦食其惟錯之味能療之也

上厚水深無病

公嘗言春秋傳曰土厚水深居之無病言其為^高燥子往年守郡江表地氣卑濕得痔漏下血之疾垂二十年不愈未嘗有經日不發景德中從駕幸洛前年從祀汾陰往還皆無恙今年退卧穎陰濱嵩少之麓井水深數丈而絕甘此疾遂已都城土薄水淺城南穿土尺餘已沙濕蓋自武牢已西接秦晉之地皆水土深厚罕發痼疾

白鹿洞藏書

江州廬山白鹿洞李氏常聚書籍以招徠四方之學者有膳田數十頃給之選大學中庸者授以他官領洞事以職教授自江南北為學者爭湊焉常數百人厨廩置給太平興國初洞主明起諫議以田入官而齒仕籍得蔡州褒信簿既乏供餽學徒日散室廬隳壞因而廢焉

建州多佛刹

人言吾鄉建州山水奇秀江淹為建安令以為碧水丹山夷木珍草皆平生所至愛不覺行路之遠即吾

邑也而岩谷幽勝土人多創佛刹落々相望偽唐曰
州所領十一場縣後分置邵武軍割隸劍州今所管
六縣而建安佛寺三百五十一建陽二百五十七浦
城一百七十八崇安八十五松溪四十一閩隸五十
二僅千區而社牧江南絕句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六
朝帝州之地何足為多也並楊文公談苑

少虞自幼喜禱覽家居摘諸史禱記關於風化者
纂成此編題曰 皇宋事實類苑始於本朝祖宗
聖訓終于風土禱志摛六十三卷少虞不敏豈敢
有著述但傳舊而已考之歲月越十四寒暑更俟

博洽君子訂焉紹興戊寅九月日江少虞志